金元戲曲

【第六卷】

王季思 主編

書名題字：彌松頤
責任編輯：彌松頤
劉國輝
張福海
裝幀設計：李吉慶

3250000473803

全元戲曲

第八卷

王季思 主編

人民文學出版社
一九九九年·北京

(京)新登字 002 号

本书得到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出版资助
本书系全国高校古籍委员会科研经费资助项目

本书辑校者(按姓氏笔划为序)

王季思　吴国钦　林　建　师　飚　康保成
黄天骥　黄仕忠　董上德　郑尚宪　欧阳光
薛瑞兆　罗斯宁　苏寰中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全元戏曲:第 8 卷/王季思主编 . -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2

ISBN　7 - 02 - 002362 - 2

Ⅰ. 全…　Ⅱ. 王…　Ⅲ. 古代戏曲 - 剧本 - 中国 - 元代 - 全集
Ⅳ. I23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8)第 18684 号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100705　北京朝内大街 166 号)
中国纺织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字数 529 千字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22.75　插页 1
1999 年 2 月北京第 1 版　　1999 年 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1—5000
定价 38.50 元

目録

無名氏作品

陶淵明東籬賞菊……一
程咬金斧劈老君堂……三三
魏徵改詔風雲會……六〇
長安城四馬投唐……九二
徐茂公智降秦叔寶……一二九
賢達婦龍門隱秀……一五六
招涼亭賈島破風詩……一八〇
李嗣源復奪紫泥宣……二〇五
壓關樓疊掛午時牌……二三四
立功勳慶賞端陽……二六四
尉遲恭鞭打單雄信……二八五
趙匡胤打董達……三〇四

穆陵關上打韓通陣……三二七
楊六郎調兵破天佑……三五七
焦光贊活拿蕭天佑……三八七
八大王開詔救忠臣……四〇七
梁山五虎大劫牢……四四八
梁山七虎鬧銅臺……四七〇
王矮虎大鬧東平府……四九九
宋公明排九宮八卦陣……五一九
張于湖誤宿女真觀……五五四
清廉官長勘金環……五八三
觀音菩薩魚籃記……六一〇
呂翁三化邯鄲店……六二八
時真人四聖鎖白猿……六五二
徐伯株貧富興衰記……六七八
像生番語罟罟旦（殘折）……六九五
楚金仙月夜杜鵑啼（殘折）……六九八

風風魔魔紙扇記（殘曲）……七〇二
火燒阿房宮（殘曲）……七〇三
張順水裏報冤（殘曲）……七〇四
藍關記（殘曲）……七〇五
藍采和鎖心猿意馬（殘曲）……七〇七
拂塵子仁義禮智信（殘曲）……七〇九
望思臺（殘折）……七一〇
唐三藏西天取經（殘折）……七一四

第八卷

無名氏作品

陶淵明東籬賞菊

劇目説明

此劇年代疑不能明。傳世版本有脈望館抄校明内府本。王季烈《孤本元明雜劇》收入此劇。本劇引用陶氏詩文逸事，俱有根據，文辭亦典雅可觀，似出明初朱權、朱有燉等藩邸文人之手，姑以存疑收。現以《脈望館抄校本古今雜劇》本爲底本，參校王本。

第一折

（沖末扮檀道濟領張千上，云）肅振兵威氣量洪，每施巧計立奇功。欽承重任專戎務，夙夜區區報聖躬。小官姓檀名道濟，祖居檀丘人也。自幼頗習儒業，博通經史。方今晉朝天下，謝聖恩可憐，先徵某爲江州刺史之職。因某指劃奇計，頗立戰功，累官至鎮軍建威參軍。夫爲將者，唯三略最通於道，可以立功而保身，非孫吴之比也。蓋孫吴之書，知有權詭而已，可用之於危，不可用之於安；可用之於暫，不可用之於久。然其利近而效速，後世談兵者必先焉。若夫三略之書，則其旨遠而理深，柔和而德化，則在兵戈而無傷，在太平而無蹶，可謂〔一〕善始善終，非三略而無以爲也。今訪得潯陽隱士陶淵明，有經天緯地之文章，定亂除危之謀略。璿玉致美，不爲池隍之寶；桂椒信芳，而非園林之實。豈其樂深而好遠哉？蓋云〔二〕殊性而已。故無足而至者，物之藉也；隨踵而立者，人之薄也。若乃巢由之抗行，夷皓之峻節，菁華隱没，芳流歇絶。今之作者，人自爲量，而首路同塵，輟塗殊軌，豈所以昭末景，泛餘波。淵明弱不好弄，長實素心，學非稱師，文取指達，在衆不失其寡，處言每見其嘿。少而貧苦，居無僕妾，井臼弗任，藜菽不給，母老子幼，就養勤匱。惟田生致親之議，悟毛子捧檄之懷。初辭州府，後又召爲主簿。此人道不偶物，棄官從好，遂乃解體世紛，結志區外〔三〕。定迹深

棲。於是乎灌畦鬻蔬，爲供魚菽之祭；織絇緯蕭，以充糧粒之費。心好異書，性樂酒德，簡棄煩促，就成省曠，殆所謂國爵屏貴，家人忘貧者歟。好廉克己之操，行矩無愆，有詔徵聘，〔四〕此人堅意不就職，甘分親耕於野，以給日用。方今之世，得此人爲官，誠乃生民有福也。某數次尋訪，奈此人胸次高傲，不以富貴移其心，不以聲名奪其志。累造其門，稱疾偃卧，不肯放參。某以言勉之曰：『賢者處世，天下無道則隱，有道則仕，今子生於文明之世，何自苦如此？』此人言曰：『何敢望賢，志不及也。』某饋粱肉而歸。今經數載，適聞此人言曰：『聊欲絃歌，以爲三徑之資。』觀此言有爲官之意。某今一不負朝廷之委託，一不屈隱逸之大才，小官則今日奏知聖人，便行徵聘淵明，走一遭去也。具奏臨朝不暫停，淵明素日有聲名。薦賢舉善存忠信，方顯男兒志節清。（下）（正末扮陶淵明上云）小官姓陶名潛字淵明，乃潯陽柴桑人也。荆妻翟氏，犬子五人。俺曾祖陶侃，曾授當朝大司馬之職。小生平日之間，酷好詩書，博通經史，沉静簡默，不慕榮利，鎮日以酒自娛，一飲必醉。幼稚盈室，瓶無儲粟。當日親老家貧，曾起爲州祭酒，自辭而歸。後又召爲主簿，小生不曾就職，情願耕耘於野，以給日用。今日早晨間也，小生去那打稻場中執料去者。況值這暮秋天氣，好一派秋景也呵。（唱）

【仙吕·點絳唇】天淨〔五〕雲收，曉霜清晝。鳴疏柳，蕩漾金飈，喜的是農富秋成後。

【混江龍】我將這年光窮究，轉雙輪鳥飛兔走不停留。恰纔見春花似錦，早梧桐葉落歸秋。方纔個緑鬢朱顔青春子，不覺的暗中白了少年頭。光陰彈指，歲月如流，韶華

易老，暮景云周。上古時鴻荒混沌，無極而太極玄幽。伏羲時巢居穴處，神農時開闢田疇。軒轅時制衣冠舟車綱索，鑄九鼎辨風俗財貨通流。五帝時傳聖統德稱堯舜，三王時美疆封至大成周。戰國來尚縱橫朝更暮改，至〔六〕楚漢誅暴秦大業歸劉。魏蜀吳三分鼎足，傳大統晉世悠悠。朝中宰相，金屋王侯，秦宮衰草，漢闕荒丘。功名逝水，勳業浮漚。似這等流光迅速轉頭空，則不如醉蓬窗一枕黃昏後。我伴的是山妻稚子，瓦鉢磁甌。

（云）我來到這打稻場中，此時正是秋景時候。你看這柴草成堆，新稻滿地，怎生不見做活的人來也？（淨扮沙三同伴哥上）（沙三云）我做莊家貌美，人人都叫我做油嘴。把別人攛掇的去做活，我躲在柳樹底下調鬼。（伴哥打扮科，云）這廝是個行院莊家。（沙三云）小可人乃沙三是也。這個是伴哥。俺兩個都與這陶先兒家傭工做活。如今正是秋成時候，我這主人家，還有些稻子不會上囤，柴草没會堆垛哩。俺去見陶先兒去來。（伴哥云）沙三，俺兩個與這陶先兒家做活，好便好，則是聽不上他那酸文假醋的，動不動便是詩云子曰兒，那個耐煩那？（沙三云）可便是，我也聽不上他。咱兩個見他去，看他説甚麽。（二人做見科，沙三云）陶先兒支揖，俺兩個來了也。（正末云）你兩個怎生這早晚纔來，可不道懶惰難成事，風流不立身。想俺祖公公陶侃，爲廣州刺史之時，每日早晨間，運一百個甓子於齋外，至晚間運入齋内，恐怕縱放了身體，後果爲征西大將軍，都督荆襄四州諸軍事。似你二人，與人家傭工做活，當的

早起晚眠，方能度日，怎生這早晚纔來也？（伴哥云）哥，我說麽，那裏聽的他咬文嚼字的。（沙三云）主人家，你不要這麽瑣瑣碎碎的，我們兩個弟兄，昨日晚夕，在我們丈母家喫滿月酒，多喫了一杯兒酒，所以今日來遲了些兒。主人家休怪，恕我沙三之罪也。（正末唱）

【油葫蘆】自古道成人的不自由，您可休信口謅。（伴哥云）不說謊，委的昨日多喫了兩杯兒酒，來遲了些兒，可便也罷了。（正末唱）你做着個雇工人勤力最爲頭，則要你耕耘處不放閒蓬柳，你則合挑新畦埧壠不停手。（沙三云）有甚麽活，教我們做些兒罷，不要這麽嘮〔七〕叨了。（正末唱）你灌蔬園親桔槔，種麥麻滚碡軸。端的是細鋤鉋，勤努力，頻耕耨，方能够衣蓋體，飯充喉。

（沙三云）謝指教，謝指教，如今着俺二人做甚麽生活？（正末云）如今秋成時候，你將那打下的稻子，與我囤將起來，把那些柴草，與我堆垛的好着。這個是一年的過活哩。（沙三云）理會的。伴哥，方纔主人家說，將那稻子囤將起來，柴草堆垛的好着，俺兩個做生活去來。（伴哥云）可又來，有甚麽生活做便罷了，那裏聽的上他那之乎者也的。（二人做堆垛柴草〔八〕科）（正末唱）

【天下樂】這的是那富足莊農米麥熟，倒大來清幽。（沙三云）我說老先兒，據着你如此般大才，何不出仕爲官去，可在這裏做莊家，有甚麽好處？（正末云）你那裏知道那，（唱）休得要誇強口，我則待趁西風五陵年少遊。（伴哥云）老先兒，你這做莊家，有甚麽快活處？（正末

唱）凝秋霜紫蟹肥，出新醅酒滿篘，到大來千自在，百自由。（云）沙三、伴哥，你將那糧食堆放的好着，看有甚麽人來？（沙三云）老先兒，都堆垛的停當了就是。如今下盆傾甕瀉的大雨，可也不怕。看有甚麽人來？（淨家僮引俠兒五人上）（家僮云）逐朝來往走田園，兩腳如梭世不閒。早起晚眠聽使令，思量只爲二文錢。小人家僮的便是。俺主人家稻場上堆垛糧食哩，有他的這小哥兒每要來看，他的母〔九〕親着他跟着我，見他父親去，你不去便罷也。（大俠云）我乃陶儼是也。這四個兄弟，乃是陶俟、陶份、陶佚、陶佟。有俺父親在場中堆垛糧食，我們着家僮引着，看俺父親去來。（家僮同衆俠做見科，云）老爹，這小哥兒每啼天哭地的，要來看你，家裏奶奶着我送他來也。（正末云）這孩兒每誰着他來，你來做甚麽那？（家僮云）哦，我纔則說來，是家裏奶奶着我送他來。（正末云）好無道理也，偌老遠的，你將這孩兒每引將來。（家僮云）他要來，誰要引他來，又不是我的兒子。（正末云）小生家道寒微，有這數子愚頑，怎生是好也？（家僮云）老爹也，這大哥可是如何也？（正末唱）

【那吒令】若論着長子呵，懶攻書好遊。（沙三云）這二哥可是如何也？（正末唱）若論着次子呵，豈尊賢敬友。（沙三云）老先兒，這三哥到好個資質也。（正末唱）若論着三子呵，不知個八九。（沙三云）這四哥和五哥還小哩。（正末唱）這兩個小業廝，不識個香和臭，則待要覓菓尋榴。

（云）我對着村壠之間，何不作詩一首，以寬懷抱也。家僮將紙筆來者。（家僮做將紙筆科，云）紙筆〔二〕在此。（正末做作詩科，云）我詩寫就了也。（家僮云）老爹也，你既寫就了，你表白一遍咱。（正末念科，云）白髮被兩鬢，肌膚不復實。雖有五男兒，總不好紙筆。阿舒已二八，懶惰故無匹。阿宣行志學，而不愛文術。雍端年十三，不識六與〔二〕七。通子垂九齡，但覓梨與栗。天運苟如此，且進杯中物。（家僮云）老爹，俺奶奶說來，着你把大哥二哥學的書，背他一背哩。（正末云）兀那陶儼，你過來，你讀甚麼書哩？（大俠云）父親，你孩兒讀的是《孝經》。（正末云）你讀到那一章上，試念來我聽。（大俠做念科，云）曾子曰：『若夫慈愛恭敬，安親揚名，則聞命矣。敢問子從父之令，可謂孝乎？』子曰：『是何言歟，是何言歟？昔者天子有爭臣七人，雖無道，不失其天下。諸侯有爭臣五人，雖無道，不失其國。大夫有爭臣三人，雖無道，不失其家。士有爭友，則身不離於令名。父有爭子，則身不陷於不義』。（正末云）孩兒也，你省的書中意麽？（大俠云）孩兒也不知道，父親試說一遍咱。（正末唱）

【鵲踏枝】從父令是何由，從君令是何由？冒斧當戈，諫爭如流。父有〔三〕爭子士有爭友，他每都雖貧賤不苟貪求。

（大俠做拜科，云）多謝了父親。（正末云）陶俟孩兒過來，你讀甚麼書來？（二俠云）父親，你孩兒讀的是《論語》。（正末云）你讀到那一篇上，背念來我聽。（二俠做念科，云）《里仁第

四》，子云：『里仁爲美，擇不處仁，焉得智？』（正末云）孩兒也，你省的書中意味麽？（二俠云）您兒不知道，父親試説一遍者。（正末唱）

【寄生草】處仁邦隨王化，居惡黨成下流。豈不聞三移孟母非虛謬，鶴隨鸞鳳冲霄透，蓬生麻内枝梢秀。豈不聞三人行必有我師焉，則要你擇其善者爲親友。

（二俠做謝科，云）多謝了父親。（使命上云）親授天符下玉京，一封丹詔自持行。皇恩四海霑恩命，風雨調和樂歲登。小官高密是也。幼專儒業，頗習詩書。自擢甲第以來，累官至司空之職。今有江州刺史檀道濟，奏知聖人，訪得潯陽隱士陶淵明，有經天緯地之才，補完天地之手。聖人大喜，就封爲彭澤縣令。可早來到也。問人來，就在這村莊裏住。家僮報復去，道有天朝使命至也。（家僮報科，云）理會的。老爺，外面有天朝使命至也。（正末云）呀呀呀，使命至也，我索接待去。（使命云）兀那陶淵明，望闕跪者，聽聖人的命。（正末跪科）（使命云）今有檀道濟，保汝賢能，封你爲彭澤縣令，則今日促裝起行，走馬到任，不可延遲也。（正末云）大人，小生才疏性懶，不堪任職也。（使命云）賢士，朝廷聖命，你敢違宣抗敕也？（正末唱）

【六幺令】怎敢道違宣召，惹罪尤，這其間去就難留。（使命云）淵明先生，宣你爲官。着那佳人捧臂，壯士擎鞭，喫堂食，飲御酒，可不受用也。（正末唱）你道是女貌嬌羞，我則道樂意忘憂。不愛他麒麟殿萬載名留，把名繮利鎖都參透，題起來膽戰心愁。（使命云）

陶先生，俺聖人寬仁厚德，納諫如流，你因何畏懼。忠臣不怕斧鉞之誅也。（正末唱）利名場志不甘生受，怕的是金瓜鐵鐧，闊劍長矛。（使命云）陶先生，爲官者腰金衣紫，奢華受用，你在這村鄉裏，有何樂處也？（正末唱）我則待休休遊遊，他道是御酒金甌。淺酌低謳，錦袋吴鉤，拜相封侯，喫的是美甘甘肥羊法酒。呀，這塌兒無所求。（使命云）據先生松柏之操，歲寒之心，所欲何事也？（正末唱）我則待納被蒙頭，一枕鼾鼾。樂林泉縱意淹留，將《離騷》魯史閒窮究，共田翁樵子相酬。趁閒身落魄依園囿，受用足緑槐風細，更和這翠柳陰稠。

（使命云）陶淵明先生，你聽了聖旨也，則今日走馬到任，不可延遲也。我回聖人話去也。奉命傳宣到異鄉，徵才聘德豈非常。知君堪任當推舉，表得清名萬古香。（下）（正末云）使命去了也。家僮請將夫人出來者。（家僮云）奶奶有請那。（卜兒上云）持身荆布甘貧賤，井臼親操保節名。妾身翟氏是也。與我夫主同耕於野，不忘耒耜之功。我正在家中織絢緯蕭，有陶大人在稻場上，説有天朝賜命，宣他爲官，我須索走一遭去。可早來到也。不必報復，我自己過去。（見科，云）陶大人，喜得美除也。（正末云）大嫂，你在家與幼子五人，整理家事也。（卜兒云）陶大人，翟氏謹領也。（正末云）我則今日收拾行裝，辭别妻子，去彭澤爲縣令去也。（卜兒云）陶大人，你這去做官，未知幾時回來也？（正末唱）

【尾聲】收拾起舊犁鋤，畢罷了村朋友，暫别了覆短牆堤邊五柳。（沙三云）老爺，你今

日爲官也，我們都跟去走一遭，也得些錢物也。（正末唱）噤聲！我則待獨立清名萬古秋。（云）豈不聞國以民爲本，民以衣食爲本，衣食以農桑爲本也。（唱）我則待勸農桑職業當脩，審荒垢開闢田疇。（云）陶儼，您子母每守着這田園，也够你用度也。（唱）則要您謹守田園莫妄求。哎，兒也，常則是書不釋手，言不虛謬，則要你龍門一躍占鰲頭。（下）

（卜兒云）陶大人去了也。俺子母每在家，理料家事。孩兒，俺一同回家去來。長天鎮日掩柴扉，犬吠深垣鷄亂啼。今日夫爲彭澤令，甘貧守節樂怡怡。（同倈兒、家僮六人下）（沙三云）我說伴哥，倒看不出陶先兒來，終日家這麽之乎者也的，朝廷宣他爲官去了。俺兩個還在這裏，依舊做農。論我沙三，也讀了些書兒，講的顛倒爛熟的。（伴哥云）沙三，你讀的是那幾本書，你數一數我聽。（沙三云）《百家姓》，《千字文》，《大學》，《小學》，《毛詩》，《禮記》，《春秋》，我五經四書，一覽貫通。（伴哥云）沙三，你謅之又謅，我則聞的春秋出孔子聖人，後來孟子他便通五經，尤長於詩書。我則說孟子雖通五經，則是詩經書經熟哩。你說你五經四書，一覽貫通，我且問你，《千字文》上一句史魚秉直，可是怎麽說？（沙三云）你問我史魚秉直，我說與你：子曰子曰，先生死也。你買棺材，我買紙也。（伴哥云）不是了。（沙三云）不是了，我就問你怎麽講？（伴哥云）我不知道。（沙三云）傻弟子孩兒，我也不知道。我說咱們纔見那陶先兒有才學，我氣不過，逗你耍子。俺如今把這詩云子曰都丢開，偷些稻子，換些酒兒，俺兩個打上三壺去來。因陶潛廣有才能，俺兩個一對棍精。偷稻子換了酒喫，若醉了

打丁利丁。（下）

校　記

〔一〕『謂』底本作『爲』，從王本改。　〔二〕『云』底本筆誤作『之』，從王本改。　〔三〕『區外』二字底本無，從王本酌補。　〔四〕『有詔徵聘』四字底本無，疑脱落，從王本酌補。　〔五〕『淨』底本作『静』，從王本改。　〔六〕『至』底本作『生』，從王本改。　〔七〕『嘮』底本作『杓』，從王本改。　〔八〕『柴草』底本作『糧草』，據上文改。　〔九〕『母』底本作『父』，從王本改。　〔一〇〕『筆』底本作『將』，今據上文改。　〔一一〕『與』底本作『有』，從王本改。　〔一二〕『有』字底本無，今據曲律及文義補。

第二折

（淨扮外郎上云）青衣藍縷破頭巾，每日跟官受苦辛。若是有人來告狀，只憑説謊騙金銀。小人姓張名智，當着這彭澤縣的吏典，人口順，都叫我做張外郎。若論我，半個字也不識，若説道抵換官物，盜使印信，東誆西騙，天下絶魁。但是選將來的縣令老爺，都和我打做一家。也是我這會兒星辰不順造物低，如今選將這個陶老爺來，好個慨古東西。官司裏錢物，分文不取，只是依公合道，清廉正直。自從到任，有兩個月多，我就不曾賺〔一〕一個錢兒，性兒又

利害。今日清晨早間，打掃的廳堂乾淨，縣令大人敢待來也。（正末扮孤引祗候皂隸上，云）小官陶淵明是也。自從檀道濟舉薦，加小官爲彭澤縣令，光陰迅速，可早八十日也。你看這四海紛紛，中原雲擾，何日得平定也。（唱）

【南吕·一枝花】我則見煙迷白玉樓，霧鎖黃金閣。宮花空向日，渠柳盡蕭條。暮暮朝朝，積儹成愁容貌。我正是志高來福不高，幾時得殄除了胡虜戎羌，平定了中原雲擾。

（云）方今晉朝傳統，綱紀崩摧，五胡僭亂！甚日清平也。（唱）

【梁州第七】我一心待相伴着詩朋酒友，我其實不愛您紫綬金貂。今朝這黑沉沉宦海風波惡，朝爲卿相，暮處兒曹。蜂蟻作陣，燕雀爭巢。實坯坯舞劍輪刀，亂紛紛不辨清濁。您您您，有那等假撇清巧語花言，是是是，喬公道爭頭鼓腦，來來來，乾支刺做大粧幺。荒荒炒炒，則我這樂閒心是有天知道。不是我心慷慨，志驕傲，都只爲玉璞空勞獻楚朝，因此上捺不住粗豪。

（云）可早來到這衙門中也。吏典都來全了也不曾？（外郎云）老爺，六房吏典，都來全了，止有縣丞老爺没曾來哩。（正末云）祗候人門首望着，若縣丞老爺來時，報復我知道。（祗候云）理會的。（淨扮縣丞上云）小子生的躁暴，論錢財分文不要。日頭紅坐起早衙，喚張千即時放告。我也不看詞訟情由，也不管清紅白皂。我東首裏弔起張三，西首裏拶着原告。干連人

胡敲亂打，炒蛤蟆一齊都叫。且休題罪犯高低，我則圖衙門裏熱鬧。學兒是這彭澤縣一個縣丞，近日選將這個陶縣令來，十分兜搭，我試見他去。兀那祗候人，報復去，道學兒來了也。（祗候云）理會的。嗻，報的老爺得知，有縣丞老爺來了也。（正末云）道有請。（祗候云）理會的。有請。（見科）（淨云）老大兒支揖，學兒來了也。（正末云）既然同僚來了，俺陞聽坐衙咱。（淨云）老大兒，咱們如今既是同僚，廝商廝量的，你也放些和氣。衙門裏舊例，出產的錢量兒，拿些兒家去，怕做甚麼那？（正末唱）

【隔尾】你道是庫中金帛如山嶽，你教我潤屋肥家足富饒。（云）爾俸爾祿，民膏民脂，下民易虐，上蒼難欺。（唱）豈不聞天綱恢恢有昭報。覿黃金草茅，建清名聖朝，則我這義膽忠肝上天曉。

（淨云）老大兒，你也忒古慤，但是縣令大兒來做官，都帶將家小來，喫的用的，都是衙門裏的，你怎麼這等好難爲人也？（正末云）我雖做着這個縣令，則是應有的俸祿，我盤用一半，留一半上庫公用。既然這等，兀那吏典，這扶持我的從人，有幾個也？（外郎云）但有來的縣令老爺，都是二十名皂隸，除了四名答應老爺，別的都納銀子與家裏奶奶買菜喫。（正末云）哦，別的縣令使二十名從人。當該司吏，如今與我退了十七名，我只用三名，着兩個扶侍我，送一個家去，與吾兒陶儼作伴。將紙筆來，我寫一封書去。（外郎云）紙筆在此。（正末寫科，云）我寫就這書也。祗從人，將着這書呈，送這隸候家去。吾兒旦夕之費，自給爲難，今遣此

隸候，助爾薪水之勞，此亦人子，可善遇之。叫那從人過來，我分付他。（祗候云）老爺分付，小人理會的。〔三〕（正末唱）

【牧羊關】你伴吾兒脩〔三〕書史，就〔四〕明師莫憚勞。你教他禮賢才善與人交。侍萱親你教他夏清冬溫，守儒風峨冠布袍。理《舜謨》，習《堯典》，溫六藝，誦《離騷》。休教他仗父兄心嬌惰，則要他守乾乾莫縱驕。

（云）兀那從人，我吩咐你的話，你牢記者。（祗候云）理會的。（正末云）祗候人，你直至我五柳莊去，疾去早來者。（祗候云）理會的，則今日便往潯陽五柳莊上走一遭去。縣令親差豈敢違，持書前去若星飛。前途路遠心忙急，送至家鄉得信回。（正末云）祗從人去了也。吏典有甚麽合行的文書，將來我看。（外郎遞文書科，云）這紙文書，是上司下來的，有當今聖人的命：所在郡縣，各舉孝廉一人，量才進用。（正末云）哦，這紙文書是舉孝廉的。兀那吏典人等，便與我城市山林，採訪賢士，這舉孝廉非同容易〔五〕也。（淨云）老先兒，我也不會讀書，我則聽的那打談的說，武王立天下，尋訪着孟津老姜，人所皆知，不知老先兒知也不知哩？（正末唱）

【隔尾】感吾皇至德如天道，尋訪賢才輔聖朝。厚禮卑辭降丹詔，讚成周渭老，播清風卞毛。則他這忠節名兒四方曉。

（外郎云）這一紙文書，是勸農桑的，這是不要荒了田土也。（正末云）方今聖人親訪賢士，偃

武脩文，愛民如赤子，復勸以農桑，禁之以奢糜，使黎民不飢不寒，永享雍熙之治也。（淨云）老大兒，怎麽是農桑，學兒不知，大兒細說一遍咱。（正末唱）

【賀新郎】聖明仁德似湯堯，特地來勸課農桑，則要您務經營合道。託當今遵典謨施仁孝。見如今躬耕在帝郊，供蠶事聖母親繅。則要您百姓每常溫飽，不違時莫逍遥，常則是麥盈積米穀如山嶽。謝神天處處風雨時，樂昇平户户足豐饒。

（云）這紙文書要緊，便與我行於該管地方，勸課農桑，再行稽考。你再有甚麽文書，將來我看。（外郎云）老爺，這一紙文書，是本郡刺史，遣督郵至，稟的老爹知道。（正末云）這督郵來便罷也，你稟我怎的？（淨云）老大兒，你恰好不知道，這督郵是刺史老爺差來的官。老大兒，你是個縣令官兒，應束帶見之，行禮接待去。（正末云）噤聲！我豈爲這五斗粟，折腰於鄉裏小兒也。（唱）

【紅芍藥】聽說罷烈火上心苗，不由人忿怒難消。（淨云）老大兒，你我本是個小官兒，該與他行禮，你可惱的是些甚麽？（正末唱）則我這青雲志氣素英豪，斗粟縈身懶折腰。（外郎云）就與他行個禮兒，也罷了。（正末唱）則我這疏狂性豈屈下僚。（淨云）我說這個縣令官兒，做着也够了，你還要做甚麽大官那？（正末唱）湫洼處怎養鯨鰲，青鸞失志趁鴉巢，棟梁材不隱蓬蒿。

（淨云）老大兒，似你如今錦繡宫袍，峨冠博帶，美酒堂食，紅園翠遶，你直待要怎的也。（正

末唱）

【菩薩梁州】不戀你這宮袍，不戀你這宮袍。不簪你這烏帽，不戀紅圍翠遶。甘心守陋巷得志簞瓢。（淨云）放着官兒不做，可要去簞瓢陋巷，熬薑受淡，我看你也不是一個有福的。（正末唱）聽不上搖唇鼓舌絮叨叨，正良臣佞士難同爵。不圖您金紫銀青樂，拜別了紫綾卓。急流〔六〕抽身向草茅，倒大來志氣清標。

（外郎云）似老爺這等攀今攬〔七〕古的，正好做官哩，可怎麽棄職而歸也？（正末云）我情願納下我這靴笏襴袍，則今日回我那五柳莊去也。（唱）

【尾聲】酌別了堂堂官府高縣纛，去我那小小衡門謁故交。靴芒鞋，着布袍；冠葛巾，繫紵絛；弄瑤琴，品玉簫；共山翁，伴野樵；執絲竿，釣巨鰲。綠水青山景物饒，稚子山妻任歡笑。趁紫蟹紅蝦時正遭，賞紅葉黃花遶四郊。把酒友詩朋鎮日邀，分韻詩題清興高。出水魚鮮五味調，村釀新醅渾帶糟。閒採黃花莫憚勞，醉飲狂歌風落帽。忙倩家僮扶策着，疏柳柴門帶月敲。喜秋清樂意逍遙，常則是弄月摶風，快活到老。（下）

（外郎笑科，云）你看他真個就去了。則做了八十日官兒，如今可怎麽了？（淨云）呸，你好不濟事！他去時着他去，有我哩。憑着我們兩個，這縣裏多少事來不弄壞了。縣令方纔八十日，只因性急就辭官。今番管事輪着我，豈不聞拔了蘿蔔地皮寬。（同外郎下）

校記

〔一〕『賺』底本作『撰』，從王本改。　〔二〕此段文字略顯零亂，王本改動尚未盡妥，姑仍其舊。

〔三〕『脩』底本作『收』，從王本改。　〔四〕『就』底本作『援』，從王本改。　〔五〕『容易』底本作『易』，今據文義補。　〔六〕『急流』底本作『忽流』，今改。　〔七〕『攬』底本作『覽』，從王本改。

第三折

（外扮王弘上云）總制江州委任隆，練兵祐國勸桑農。赤心輔佐專吾職，仰報皇朝盡厥躬。小官王弘是也，幼習儒經，頗諳武事。方今晉室，謝聖恩可憐，加某爲江州刺史之職。某平日之間，厚於賓客，信於朋友。今訪得五柳莊陶淵明先生沉靜簡默，不慕榮利，有古君子之風，某欲往見之，爭奈此人胸次高傲，恐一時不肯放參。某想來他有個同堂故友，是龐通之，和他交往甚厚，某則今日往龐通之家中，央浼他同會淵明先生一會，討論古今，笑談一會，乃平生之願也。禮士親賢急訪求，卑辭枉駕會儒流。相逢談笑情舒暢，半紙功名水上漚。（外扮龐通之引琴僮上，云）衡門鎮日無車馬，茅屋時聞烏亂啼。一首新詩歌未徹，比鄰呼我了殘棋。小生姓龐名通之，本貫潯陽人也，幼習儒業，涉獵群書，癖性疏懶，無〔一〕意功名，隱居柴桑里，以農耕爲業。小生有一故友，是陶淵明。此人廣覽詩書，博通今古，曾爲彭澤縣令，辭職而

歸，簞瓢陋室，以詩酒文章自娛，與小生爲林下友。今日無甚事，琴僮柴門首覷者，有人來時，報復我知道。（琴僮云）理會的。（王弘上云）暫辭五馬三公府，來訪山間林下人。小官江州刺史王弘是也，今欲與陶淵明一會，訪得龐通之與他交的甚厚，小官一人一騎，敬來探望他，令人接了馬者。問人來則這個便是龐通之家中。家僮報復去，道有江州刺史王弘，在於門首。（琴僮云）理會的。報的大人得知，有江州王刺史在於門外。（龐通之云）呀呀呀，小生是個寒儒，這王刺史管領着俺這一郡的軍民，偌大的官位，我須索接待去。（見科，云）早知大人枉顧，只合遠接，接待不着，勿令見罪也。（王弘云）久仰尊兄大名，如雷灌耳，今日特來拜謁，乞勿見拒也。（龐通之云）小生才疏德薄，敢勞大人下降，真乃蓬蓽生輝也。（王弘云）不敢不敢。今有一事相煩：小官欲會淵明一面，訪知先生與淵明至厚，今特來拜謁，倘不棄轉達淵明先生，得會一面，決不忘先生之德也。（龐通之云）不敢不敢。大人不棄微賤，下降寒儒，雖赴湯火，亦不敢辭。但此人胸次高傲，恐一時不肯放參，尊意將如之何也？（王弘云）小生正爲此來，望先生裁處也。（龐通之云）小生有一計：這陶淵明嘗往廬山遊玩，此時正是秋暮間天道，青山綠水，紅葉黃花，他必然遊玩去也。到來日小生預備酒肴，在於半路栗里之間，邀之飲酒間，大人走到跟前，做一個不期而會，他方不嫌疑也。（王弘云）此計大妙。到來日先生整治酒肴於半路，邀之飲酒間，小官相遇一會。不必賜茶，小官回去也。樂志清閒智轉增，世間良友讚賢英。來朝林下逢賢士，談笑春風樂世情。（下）（龐通之云）王大人去了也。下次小的每，疾忙收拾酒肴，到來日栗里之間，邀請淵明一會。收拾齊整者。收拾肴饌與

瓊漿，王弘敬意訪賢良。黃花滿眼堪宜賞，邀請淵明醉一場。（下）（正末引家僮上，云）小生陶淵明是也。自休官以來，以詩酒自娛。此時正是重陽天道，今往廬山登高，賞玩一遭。你看這一川紅葉，三徑黃花，是好秋景也呵。（唱）

【正宮·端正好】一天灝氣淨〔三〕浮雲，滿川清露澄秋水。蕩金飈輕透羅衣，新涼偏喜遊人意，值佳節重陽日。

【滾繡球】你看那綻蘆花恰便是柳絮垂，墜楓林紅雨飛。碧荷枯翠盤無力，秀清霜禾黍成實。則聽的韻悠悠砧杵敲，冷颼颼風力微。聳吟肩一天爽氣，趁良時莫負佳期。因此上不求蝸角蠅頭利，則和那紅葉黃花作故知，鷗鷺忘機。

（云）可早來到栗里之間也。你看那青山綠水，紅葉黃花，是好秋景也。我將這菊花採的滿盈書案，只是無酒也。（龐通之引琴僮挑酒樽食罍上）（龐通之云）小生龐通之是也。可早來到這栗里也。兀的不是淵明，淵明支揖。（正末云）龐先生，幸得此間相會，尊兄因何至此也？（龐通之云）閒知淵明每逢重陽之日，遊玩廬山，小子略備酒肴與尊兄共飲數杯，以賞重陽佳節。（正末云）多謝尊兄盛意也。（龐通之遞酒科，云）家僮將酒來，仁兄滿飲此杯。（正末接酒飲科）（家僮云）走到這裏，正採了菊，想酒喫，撞見酒肉，好造物也。（正末唱）

【倘秀才】感吾兄傳杯進食，我和你林下友情如膠漆。（龐通之云）淵明。你自休官以來，所爲何事也？（正末唱）傾蓋歸來無所爲，花前三杯酒，燈下一枰棋，是吾生樂矣。

（正末飲酒科，云）家僮將酒來，我與龐先生回一杯先生滿飲此杯者（王弘上云）今日宴賞重陽節，要會高才大德人。小官江州刺史王弘是也。與龐通之約下，在栗里之間，欲會淵明一面，可早來到也。兀的不是二人正飲酒哩，我向前相見咱。（見科，云）龐先生支揖哩。（龐通之云）呀呀呀，王大人至此也，你與淵明先生相見咱。（王弘云）此位是那個淵明先生？（龐通之云）則這個便是潯陽五柳莊上陶淵明先生。（王弘云）呀呀呀，久仰先生大名，如雷灌耳，今幸一會，實乃小官之萬幸也。（正末云）大人尊姓，所居何職也？（王弘云）小官姓王名弘，忝任江州刺史也。（正末云）喜得美除也。（王弘云）先生之名，遍滿天下，今幸一遇，皆賴龐先生相攜。這龐先生與吾乃同窗故友，如不相棄，借先生的酒，王弘的手，與淵明先生奉一杯。家僮將酒來。（王弘遞酒科，云）淵明先生，滿飲此杯。（正末云）陶潛有何德能，敢勞刺史遞酒也。（王弘云）先生之德，禮當王弘家聊備蔬酌之敬。奈偶爾一會先生。俺今日宴於龍山，登高應節，正是長天寂靜無塵垢，碧色秋雲樂歲亨也。（正末唱）

【叨叨令】宴龍山斟菊酒，登高會敞羅幃，收紈扇浮雲霽。（王弘云）陶先生，你看那雁寫長空，寒蟄鳴砌，一派秋光，俺正當喜樂無窮，沉醉而歸也。（正末唱）你看那寫長空來征雁，聲嘹嚦，助秋光，蛩韻切，鳴階砌。兀的可不喜殺了人也麽哥。我直喫的月兒東，紅日落，醺醺醉。

（龐通之做遞酒科，云）家僮將酒來，我與王大人遞一杯，大人滿飲此杯。（王弘云）龐先生，

小官多擾盛設也。（龐通之云）蔬食薄味，不堪供用也。（正末云）二位先生，俺在此對景開懷，看有甚麽人來？（外扮顏延之引祗候上）（顏延之云）參理戎卒職所當，公心不苟豈非常。每因好静求閒退，豈慕功名紙半張。小官姓顏名延之，幼習儒書，頗諳武事，今爲劉柳後軍功曹之職。某平昔之間，有一故友，乃潯陽柴桑里五柳莊陶淵明。此人讀書尚禮，不慕榮利，與小官爲金石之交。某今日過潯陽，探望淵明，走一遭去。來到這栗里之間，兀那山坡下，叢菊之中，有數人飲酒，莫非敢是淵明麽？我向前看咱。（見科，云）兀的不是淵明，小官正欲登府拜謁，不料此處相逢，不期而會也。（正末云）仁兄間別無恙也。與二位仁兄先生相見，這位是江州刺史王大人，這位是龐通之先生。（顏延之見科，云）二位尊兄恕生面也。（王弘云）不敢不敢。（正末與顏延之遞酒科，云）家僮將酒來，仁兄滿飲此杯。（王弘云）陶先生，今日與顏先生偶然間相遇，正是他鄉遇故知也。（正末唱）

【白鶴子】 間別來經數載，夢魂裏故人稀。（王弘云）衆位先生，趁此景之美，菊蕊堆金，茱萸墜錦，當賞重陽也。（正末唱）趁着這撒黃金菊花天，宜共把香茱佩。（龐通之云）今日是重陽節令，滿目黃花，得會公等數人，乃千載之奇遇也。（正末把菊置酒中科，云）你看這砌邊黃菊，我採得這一枝，散於酒中。我與顏大人奉一杯，仁兄滿飲此杯。（顏延之云）不敢不敢，遇此佳景，堪可忘懷稱意也。（正末唱）

【白鶴子】 趁黃花滿眼開，飲數盞莫辭推。共戲馬上高臺，逐白髮書生意。

（顏延之云）對着這紅葉黃花，正好飲幾杯也。（正末把菊科，云）花也，我和你數載忘情，心同膠漆也。（王弘云）陶先生，此菊花比並那繁花之媚。可是不同。繁花之媚，乃出春間，焉有奇異，難比菊花也。（正末唱）

【紅繡鞋】花也，則爲你不與那繁花爭媚。（王弘云）陶先生，比桃李可是如何也？（正末唱）花也，則爲你不同他桃李爭輝。（王弘云）陶先生，自古道璿機玉衡，非爲池隍之寶；桂椒信芳，非爲園林之實。此菊花有君子之風，因此先生深愛也。（正末唱）花也，你端的有君子之心淡淡若寒灰，花也，我和你心相愛，我和你似陳、雷。花也，我和你意相合魚共水。

（家僮云）我倒笑了，放着官兒不做，則是愛這菊花，不知有甚麼好處？（王弘云）古語云，此菊花乃君子者也，有冷淡之趣，以此先生重之。請問先生，此菊花再有何好處也？（正末云）大人，問此菊花的好處，大人不嫌絮煩，小生試說一遍咱。（王弘云）乞望先生鑒教，小官洗耳願聞也。（正末唱）

【快活三】人藥餌神農費品題。（王弘云）哦，此菊花神農皇帝嘗百草時，就入於藥餌。可治何病也？（正末唱）清人目，最當宜。（王弘云）哦，這菊花清人眼目。可再有何好處也？（正末唱）當年甘谷作服食，致令的入聖境，超凡世。

（王弘云）南陽有菊潭，又有甘谷泉，人飲其水，皆得益壽延年。有此許多好處。淵明先生俺

對着這菊花橫飲幾杯咱。（正末云）衆位大人，豈不聞古詩云：『人世難逢開口笑，菊花須插滿頭歸。』將這菊花每人簪一枝，以應佳節也。（正末同王弘、龐通之、顏延之做簪菊花科）（正末云）花也，我爲你棄了靴笏襴袍，辭了彭澤縣令，不爲你別。（王弘云）先生爲菊花之意，含蓄多矣。敢問先生，爲這菊花，可有幾樁也？（正末唱）

【鮑老兒】我爲你棄功名撇了俸給，因此上不戀彭澤官位。（王弘云）先生，此花應節而開，不失其候，遊人愛賞，三徑霜寒，堪詠堪題也。（正末唱）則爲你應候開時遶徑蹊，偏稱俺遊人意。愛的是秋香晚節，霜叢露蕊，玉盞金杯。他在那窗前户右，籬邊三徑，堪詠堪題。

（顏延之云）淵明先生愛菊者，爲有相得之意。媚色嬌花，乃易壞難久之物，惟此花堅操篤行，有隱逸之風，故先生愛焉。俺今日幸遇諸公，莫辭杯酒，先生滿飲此杯者。（正末云）仁兄，小生醉了也。（淨家僮云）不喫罷，再歇會兒，倒在這裏，我則扶不動你，看你怎麽家去？（正末唱）

【古鮑老】想人生百年能幾，感諸公置酒設筵席，玩青山錦屏四圍。（龐通之云）蔬食薄味，不成管待也。（正末唱）擺紅蝦碧藕件件齊，見放着黃鷄嫩，紫蟹肥，則這蓴魚膾。咱剖金橙真味美，漉新酒不惜巾幘，一任他紅日西山墜。

（王弘云）對着這三徑黃花，都要沉醉而歸，大開懷抱也。（正末云）家僮將琴來，我撫一曲，

以適酒興也。（淨家僮做遞琴科，云）呵呵，我倒笑了，一個琴上又無絃，可彈些甚麽？老爹，琴在此。（王弘云）淵明，可怎生這琴上無絃，何以作聲也？（正末云）豈不聞但識琴中趣，何勞絃上聲。（做弄琴科）（唱）

【柳青娘】長天似水，撫瑶琴弄金徽。靠着這顛崖怪石，歌南風少人知，則這新腔古調理趣微。傳心事相如已矣，奏流水還憶鍾期，則這對秋光乘佳興，乘佳興賞東籬。

（王弘云）淵明，你看那楓林古木，紅葉黄花，四面週圍，恰便似錦妝成的一般，是好景致也。（正末唱）

【道合】黄葉紛飛，黄葉紛飛，深紅淡紫錦成堆。遶週圍滿山滿山如鋪翠，綵雲綵雲添佳麗。齊斟上茱萸酒盈杯，賞龍山排筵會。採黄花金英綴，把菊把菊常相對。呼僮斟酒莫教遲，把菊把菊常相對。西山影落紅輪墜，共飲徘徊，醉已忘歸。收拾樽罍，這喫的倩人扶。冰輪出，冰輪出玉玉玉山頹。

（顏延之云）淵明，今日對秋光開懷歡笑，古人道勝事難逢，何不吟一首詩以賞重九佳辰也。（正末做醉科，云）小生醉了，吟不的這詩也。（顏延之云）先生太謙也。（正末做吟詩科，云）我亂道〔三〕幾句咱：故人賞我趣，挈壺相與至。班荆坐松下，數斟已復醉。父老雜亂言，觴酌失行次。不覺知有我，安知物爲貴。悠悠迷所留，酒中有深味。（顏延之云）好佳作也。（正末云）我醉了！家僮，你扶着我，回我那五柳莊去也。（淨家僮做扶科，云）我教你少喫，你

不聽我說，直喫的這麽鼻塌嘴歪的，可怎麽了？（正末唱）

【耍孩兒】趁西風有意乘鶴背，上青天雲程萬里。（做落帽科）（淨家僮云）吊了帽子了！我看你没有帽子，怎麽家去。（龐通之做拾帽戴上科，云）淵明風落了帽也。（正末唱）狂來落帽爲詩魔，況人生有限之期。今朝尚想明朝醉，趁着這三徑黄花望眼迷。不是我心偏僻，愛則愛秋容慘淡，花萼清奇。

（顔延之做贈錢科，云）淵明先生，我和你今日相别，又不知何年相會，這的是二萬錢，聊助詩酒之費，萬乞笑留是幸也。（正末云）多謝了仁兄。家僮將這二萬錢，都付與賣酒人家，以給日費也。（淨家僮云）真個是個傻瓜，二萬錢都與了賣酒的，也不留幾個與我們買條兒糖喫。（正末唱）

【尾聲】感仁兄賜萬錢，盡歡娱日已西。前合後偃酩酊醉。（帶云）衆大人勿罪也，（唱）我直睡到日轉蓬窗恁時節起。

（淨家僮扶下）（王弘云）淵明去了也。今日得遇一面，果然胸襟灑落，篤信存仁，有君子之風，信不虚矣。龐先生多擾盛席，另日酬謝。顔大人，俺同一去來。淵明氣量果清奇，愛菊能詩衆所知。黄花紅葉真堪賞，共樂秋光事事宜。（同顔延之、龐通之、家僮下）

校記

〔一〕『無』底本作『不』，從王本改。　〔二〕『淨』底本作『靜』，從王本改。　〔三〕『亂道』底本作『論道』，今據文意改。

第四折

（檀道濟上云）奉敕傳宣出禁城，徵才聘德事非輕。賢良舉世無常有，因此芳名萬古清。小官檀道濟是也。某平日之間，親賢信友，舉善薦賢，前者在聖人前，曾保奏潯陽隱士陶淵明，聖人就封爲彭澤縣令。不期淵明在彭澤縣，止做了八十日官，辭官封印，願歸田裏。小官想來，此人乃廟堂之器，棟梁之材，怎肯屈於下僚。今日小官又奏知聖人，聖人言曰：『此人有如此大材，何不早説，爾今即便直至淵明家中，加官賜賞，以養終身，以彰國家作養人才之道。』就差小官親爲使命，小官不敢久停久住，則今日齎着詔書，直至潯陽，褒賞淵明，走一遭去。賢才抱德隱田園，格古通今衆所傳。今番詔取爲官後，保祚皇圖億萬年。（下）（正末引淨家僮上，云）小生陶淵明是也。自從辭官之後，每日伴着那酒友詩朋，參今酌古。如今對著這暮秋天氣，你看這紅葉紛飛，好一派秋景也。（唱）

【雙調・新水令】遍郊園桑葉錦妝成，亂紛紛不分苔徑。填合了陶令宅，平鋪了子雲亭。揮去還盈，紅葉兒則被你擸掇殺賞秋興。

（云）家僮，你聽的寒蛩唧唧，塞雁呀呀，是好清幽也。（淨家僮云）老的也，甚麽寒蛩寒蛩，直要窮的怎麽也。（正末唱）

【駐馬聽】露冷風清，雲外呀呀寒雁鳴。田廬幽淨，悠悠促織韻秋聲。西風絡緯映疏欞，家家砧杵相連併。心自省，趁花朝月夕當嘉慶。

（云）家僮，你看這秋光滿眼，我和你去那東籬下遊玩一遭去來。（淨家僮云）飯也没的喫，還要遊玩哩，没奈何官差跟着他。（共做行科）（正末云）來到這東籬下也。你看那黃花遍野，丹桂芬芳，是好秋景也。（唱）

【喬牌兒】蕩香風丹桂零，綻黃金菊花盛。滿東籬秋色連三徑，對長天開畫屏。

（云）趁着這東籬之下，叢菊之中。家僮，你取些酒果來，賞玩一會，以應佳節也。（淨家僮云）要酒果，那裏得那酒果來？前番那個顏老爺，留與你二萬錢，你都與酒店裏，成日家醉而復醒，醒而復醉，一會子都喫了了。你如今問我要酒，又無錢買，又賒不出來，那裏生那酒來？没有酒，没有酒。（正末云）你便與我當去。（淨家僮云）拿甚麽當去？有的則是沿身的衣服，如今當了，着我披着樹皮走？（王弘同龐通之引琴僮挑酒果上）（王弘云）秋色秋光望眼迷，攜肴載酒賞東籬。爲尋知己酬佳節，拚卻酩酊飲數杯。小官王弘是也，這位是龐通之先生。時遇三秋之景，喜

的天色晴朗，同龐通之送酒與陶淵明去，對菊飲數杯。家僮挑着酒肴，俺一同去來。（龐通之云）王大人，俺送酒與陶淵明去，可不知他在家不在家也？（王弘云）俺一同去來。（做見科，云）兀的不是淵明，淵明支揖。（正末云）二位尊兄，敢勞下降也。（龐通之云）淵明，今日節遇重陽，黃花滿眼，俺二人特來送酒也。家僮排下酒肴，將酒來。（家僮云）酒在此。（龐通之做遞酒科，云）淵明，借王大人的酒，龐通之手，你滿飲此杯。（正末做接酒科，云）敢勞仁兄送酒，何以克當也！（唱）

【水仙子】白衣送酒意非輕，（龐通之云）蔬食薄味，不堪所用也。（正末唱）同賞黃花樂歲登。（王弘云）俺今日盡醉方歸也。（正末唱）向東籬共飲乘佳興，喜三秋風露景。（王弘云）淵明，無甚麽好菜蔬，請用些兒也。（正末唱）見放着洗愁煩酿酒香馨，甜膩膩紅菱白芡。香馥馥龍團鳳茗，美甘甘綠橘〔二〕黃橙。

（王弘云）淵明，你看這東籬之下，叢菊盛開，俺正好飲幾杯也。（正末云）二位尊兄，雖然這東籬下菊花盛開，都不如這一叢菊花，委的盛茂也。（王弘云）陶先生，此菊栽培，秉中央之氣，灌溉宜時也。（正末唱）

【折桂令】則他便秉中央正氣而生，戊己精華，后土威靈。（王弘云）這菊有迎霜之色。欺芳顏桃李之容，助詩人之佳趣，入藥餌清心，因此先生懷故也。（正末唱）另巍巍傲露迎霜，獨芳孤操，吐萼含英。則你便助詩狂東籬暮景，益仙翁服餌延齡。（王弘云）先生，因菊有

傲三秋之茂，惡艷陽而喜淨景之時也。（正末唱）只因你玉潔冰清，因此與爾同情。則被你牽了我肝腸，引了我魂靈。

（龐通之云）王大人，你觀淵明酷愛此花，有何故也？（王弘云）龐先生，王弘愚昧，不能會其淵明之意，望先生雅談一遍，王弘試聽也。（龐通之云）王大人不嫌絮煩〔二〕，聽小生試說一遍也。（王弘云）尊兄說一遍，王弘洗耳願聞也。（龐通之云）大人不知，淵明有經濟之才，臺閣之器，不以富貴移其心，不以聲譽奪其志，不慕榮利，不事生產，甘處於林泉之下，蔬食布衣，飲酒必醉，非嗜於酒，乃寄形於酒也。以予論之，乃人中之君子也。此菊花有嬌媚色，重紫輕紅，不與夭桃並艷，不向桃李爭芳，直待於九秋天氣，萬木蕭森，挺露欺霜，堅持節操，與孤松並秀，向叢竹同芳，是花中之君子，以此淵明志氣相會，因而愛之。（王弘云）尊兄，此乃確論也。淵明，小官曾聞先生所著《五柳傳》，倘不見外，願聞一遍咱。（正末云）小生胡言亂道，不足挂齒也。（王弘云）先生不必太謙，願聞一遍咱。（正末云）先生不知何許人也，亦不詳其姓字，宅邊有五柳樹，因以爲號焉。閒靖少言，不慕榮利。好讀書不求甚解，每有會意便欣然忘食。性嗜酒，家貧不能常得，親舊知其如此，或置酒而招之。造飲輒盡，期在必醉，既醉而退，曾不吝情去留。環堵蕭然，不蔽風日，短褐穿結，簞瓢屢空，晏如也。常著文章自娛，頗示己志。忘懷得失，以此自終。贊曰：黔婁有言：不戚戚於貧賤，不汲汲於富貴，其言茲若人之儔乎？酬觴賦詩，以樂其志，無懷氏之民歟？葛天氏之民歟？（王弘云）好

佳作也！有太古之風，有聖賢之量，文辭灑落，氣量雄偉，真乃雄才也。（正末唱）

【川撥棹】論文辭豈當稱，我則待傳布家聲，表記門庭。閉茅廬煙消火冷，五柳莊隱姓名。

（龐通之云）淵明，已知平日所作文字甚多，再有何文章，願聞一遍，以開胸腋也。（正末云）小生自從休官後，作一篇《歸去來辭》，尊兄不嫌絮煩，願言請教也。（龐通之云）小生洗耳願聞。（正末云）歸去來兮，田園將蕪胡不歸？既自以心爲形役，奚惆悵而獨悲。悟已往之不諫，知來者之可追。實迷途其未遠，覺今是而昨非。舟遥遥以輕颺，風飄飄而吹衣。問征夫以前路，恨晨光之熹微。乃瞻衡宇，載欣載奔，僮僕歡迎，稚子候門。三徑就荒，松菊猶存。攜幼入室，有酒盈樽。引壺觴以自酌，眄庭柯以怡顔。倚南窗以寄傲，審容膝之易安。園日涉以成趣，門雖設而常關。策扶老以流憩，時矯首而遐觀。雲無心以出岫，鳥倦飛而知還。景翳翳以將入，撫孤松而盤桓。歸去來兮，請息交以絶遊。世與我而相違，復駕言兮焉求？悦親戚之情話，樂琴書以消憂。農人告余以春及，將有事於西疇。或命巾車，或棹孤舟，既窈窕以尋壑，亦崎嶇而經丘。木欣欣以向榮，泉涓涓而始流。善萬物之得時，感吾生之行休。已矣乎，寓形宇内復幾時，曷不委心任去留，胡爲乎遑遑欲何之？富貴非吾願，帝鄉不可期。懷良辰以孤往，或植杖而耘耔。登東皋以舒嘯，臨清流而賦詩。聊乘化以歸盡，樂夫天命復奚疑。（龐通之云）好清新言語也！淵明端的所言信行，所行合言，真乃信義之士也。（正末唱）

【七弟兄】我則待隱形自盈樂吾生，恐田園將蕪迷歸徑。想昨非今是自相驚，短柴扉雖設常關定。

（檀道濟上云）親傳恩命至潯陽，野宿風餐苦路長。褒賢養士施恩澤，萬古流芳姓字香。小官檀道濟是也。奉聖人的命，直至潯陽五柳莊上，陶淵明宅中，加官賜賞，走一遭去。可早來到也。令人接了馬者。家僮報復去，有天朝使命至也。（淨家僮報科，云）理會的。老爺你還喫酒哩，有天朝使命至也。（正末云）呀呀呀，裝香來，俺自接待去。（檀道濟云）淵明，且不要施禮，小官奉聖人的命，特來與你加官賜賞也。（正末唱）

【梅花酒】呀，感吾皇聖主明。（檀道濟云）只因你抱德懷才，不慕榮利，聖人大喜，以此降敕褒獎也。（正末唱）量菲薄何能，蒙恩澤非輕，誠顯耀門庭。（檀道濟云）是小官在聖人前保奏你來。（正末唱）感仁兄憐故友，齎丹詔離神京，冒風霜踐路程。（檀道濟云）淵明，似你這等博古知今，不肯爲官去，你所欲何事也？（正末唱）我則待伴山翁樂閒情，訪村叟共楸枰，着草履杖枯藤。看一帶曉山青，玩數朶野雲生。飲村酒兩三瓶，拚着個醉而醒。

（檀道濟云）淵明，聖人加你爲官，廕子封妻，瞻汝終身也。（正末唱）

【喜江南】呀，仰賴着當今仁聖意真誠。褒賢崇士播清聲，不勝惶懼至屏營。見如今太平，願吾皇萬壽永遐齡。

（檀道濟云）淵明，你望闕跪者，聽聖人的命。則爲你博學廣文，含雅量篤信存仁。樂清閒不圖榮利，守節操養性脩身。愛黃菊東籬三徑，飲村酒每日醺醺。住茅屋蕭然環堵，伴簞瓢志樂天真。因此上吾皇見喜，齎丹詔獎勵家門。封你爲本處府尹，你妻爲賢德夫人。進陶儼本縣儒士，食廩膳養贍其身。賞附郭良田萬頃，賜御酒百甕長春。今日個加官賜賞，望天朝拜謝皇恩。（同下）〔三〕

題目　檀道濟舉善薦賢

正名　陶淵明東籬賞菊

校記

〔一〕『橘』底本作『菊』，從王本改。

〔二〕底本無『煩』字，從王本補。

〔三〕『（同下）』原缺，依例補。

程咬金斧劈老君堂

劇目說明

此劇載《脈望館抄校本古今雜劇》，與同書所載《魏徵改詔風雲會》《長安城四馬投唐》《徐茂公智降秦叔寶》三劇同屬敷演隋唐之際李世民與李密爭霸的戲劇，其主要關目、人物及語言、風格均相類似，應出於同一時代演史家的系列作品。

此四劇《録鬼簿》及《太和正音譜》均未著録，寫作年代殊難斷定。其中《老君堂》劇脈望館本末有明人董其昌跋語：『是集余於内府閲過，乃係元人鄭德輝筆，今則宜置鄭下。』但今本《老君堂》劇即係趙琦美録自内府本，上面並未署作者姓名，與董跋所云不符；而且孫楷第《述也是園舊藏古今雜劇》一書對脈望館本的授受源流、收藏經過，考訂極爲詳盡，蓋由趙琦美而錢謙益、錢曾、季振宜、何煌、黄丕烈、汪士鍾、趙宗建、丁祖蔭，其間並未經董氏收藏，今存董氏所有著作也未見有關此書的記載。因此，僅僅根據董氏一條來歷不明的跋語，就將此劇歸屬鄭德輝名下，殊難成立。

元代敷演隋唐興替故事的戲劇相當流行，如關漢卿有《尉遲恭單鞭奪槊》、《唐太宗哭魏徵》等

劇，尚仲賢有《尉遲恭三奪槊》劇，楊梓有《功臣宴敬德不伏老》劇。說話方面，有關隋唐興替故事的篇名雖未能保存下來，但明清兩代出現的大批長篇講史小說，如羅貫中的《隋唐兩朝志傳》、熊大木的《唐書志傳通俗演義》、袁于令的《隋史遺文》、諸聖鄰的《大唐秦王詞話》、褚人穫的《隋唐演義》以及清代乾隆年間問世的《說唐全傳》等，它們在由文人加工定型之前，必然要經歷一個民間長期流傳、世代積累的過程。因此，有關隋唐興替故事的長篇小說雖出現在明清兩代，但它在宋元時期就已經在民間廣爲流傳了。元代王惲贈講史女藝人高秀英的《鷓鴣天》詞下片云：『由漢魏，到隋唐，誰教若輩管興亡。百年都是逢場戲，拍板門錘未易當。』（《秋澗先生大全文集》卷七六）從中即可看到宋元間說唐故事盛傳於民間之一斑。

這四個雜劇語言本色，風格質樸，關目較粗疏。四劇均自明內府抄本移録，未見明刻本流傳。每本均爲四折二楔子。從以上幾方面，可以看出它們是早期民間藝人的手筆。

這四個雜劇還不同程度地保存了一些元代的特殊用語。例如，《老君堂》劇楔子高熊白：『巴都兒來報大王呼喚，不知有何將令？』『大小巴都兒，擺開陣勢。來者何人？』『巴都兒』，又作『拔都』、『八都魯』、『拔突』等，是蒙古語『勇士』的音譯；《智降秦叔寶》劇第一折元吉白：『老大兒，早則我走的快哩，若遲了一步，連我也哈剌了。』『哈剌』，即蒙古語『殺死』之意。本是漢人，卻使用蒙古語，這正是元劇中特有的現象。另外，這些劇中還保存了一些元代特有的官名制度。如《魏徵改詔》劇第三折，稱掌管刑獄方面案牘的吏員爲『刑房司吏』。案司吏是元代設置在路總管府、府、州、縣和録事司等地方基層官衙中主管案牘的吏員，如『……建康路刑房司吏陳文

奎』（《元典章》附《典章新集》）陳即在路總管府中任刑房司吏，負責刑獄方面的案牘，雜劇的描寫與歷史記載是吻合的。在雜劇裏，該腳色與徐茂公有一段對白：『（茂公云）兀那廝，你是甚麽人？（淨云）小人是令史。（茂公云）怎生喚做令史？（淨云）小人這衙門裏，官人得的銀子官人使，外郎得的外郎使，因此上喚做令史。』這裏所説的『令史』、『外郎』均是元代對衙門書吏的稱呼，這些都可以視爲這些劇作於元代的證明。

這些雜劇中存在不少頌聖的文字。例如，《智降秦叔寶》劇第一折〔天下樂〕曲：『文官每顯智能，武將每能用武，託賴着聖明朝萬乘福。』《魏徵改詔》劇第一折〔混江龍〕曲：『明聖主睿算神謀安社稷』、『見如今萬萬歲明聖主咸稱頌』；第四折〔太平令〕曲：『國朝安雍熙宇宙』及房玄齡白：『萬國來朝賀聖明』。這些曲白中的『聖明』、『國朝』、『明聖主』等語，顯含有歌頌明朝的用意。根據以上情況綜合分析，這四個雜劇很可能是明人據元人舊本潤色加工而成，故暫將其收入本書中。

《程咬金斧劈老君堂》今存《脈望館抄校本古今雜劇》本、王季烈《孤本元明雜劇》本，隋樹森《元曲選外編》據王本移録，僅訂正了個別文字。今即以脈望館本爲底本，用其他二本參校。

楔　子

（冲末扮劉文静引卒子上，云）晝夜憂心輔國朝，開基創業建功勞。太平時序風光盛，腰掛金魚着錦袍。小官劉文静是也。自從隨侍大唐，數載之間，三鎖晉陽，得歸帝業。謝聖人可憐，加小官爲大司馬之職。昨日行文，頒行天下。自俺大唐建國以來，各處都歸伏了，惟有洛陽王世充，殺了俺大唐使命，點聚雄兵，虎視咸陽，要與俺征戰。今日早朝，御筆點差秦王唐元帥爲掛印總兵，袁天罡、李淳風爲諫議大夫，馬三寶、段志玄爲前部先鋒，擇日長行。左右門首覷者，等衆大人來時，報復我知道。（卒子云）理會的。（袁天罡同李淳風上）（袁天罡云）幼小曾將周易占，坎離坤兑匹乾天。雖無喚雨呼風法，永保華夷天下安。小官袁天罡是也。此位是李淳風大人。自扶立唐帝，官封司天臺上大夫之職。正在私宅看書，劉文静大人有請，不知有甚事，須索走一遭去。可早來到也。令人報復去，道俺二人來了也。（卒子云）理會的。（做報科，云）報的大人得知，有袁天罡、李淳風在於門首也。（劉文静云）道有請。（卒子云）二位大人有請。（袁天罡、李淳風見科）（劉文静云）您二位大人少待，等衆將來時，報復我知道。（馬三寶、段志玄上，云）匣中寶劍逼人寒，袋内雕弓每上絃。不念自身披甲苦，驊騮何得離雕鞍。某馬三寶是也。此位將軍是段志玄。自扶立唐朝以來，官封俺二人殿前金吾大將軍

之職。今有劉文静大人來請，須索走一遭去。可早來到也。令人報復去，道有俺二人來了也。（卒子云）理會的。（做見科）報的大人得知，道有馬三寶、段志玄在於門首。（劉文静云）道有請。（卒子云）理會的。二位大人有請。（做見科）（劉文静云）將軍略等片時，等唐元帥敢待來也。（正末扮秦王上云）某乃秦王李世民是也。在府中正坐，令人來報，有劉文静有請，須索走一遭去。可早來到也。令人報復去，道有唐元帥來了也。（卒子云）理會的。報的大人得知，有唐元帥來了也。（劉文静云）道有請。（卒子云）理會的，有請。（做見科）（正末云）劉文静，請某有何事也？（劉文静云）元帥，小官奉聖人的命，因有洛陽王世充，殺了俺使命，點就人馬，要來與俺交戰。某今奉聖人的命，教元帥爲總兵官，袁天罡、李淳風爲諫議大夫，隨軍伍勾當；着馬三寶、段志玄爲前部先鋒，同領馬步禁軍十萬，剿殺敵兵，作急就行。見有敕命在此也。（正末云）謹尊上命。隨征將士，跟某點人馬去來。（唱）

【仙吕・賞花時】〔二〕準備着馬到成功定太平，統領雄兵遠去征。一個個顯才能，威名耿耿，穩情取得勝也赴神京。

（同衆將下）（劉文静云）衆將都去了也。小官回聖人的話，走一遭去。兵動列征旗，將軍顯武威。興兵施戰討，共立錦華夷。（下）

校記

〔一〕調名上『仙呂』二字原缺，今補。

第一折

（外扮李密引卒子上，云）自小從來看武經，相持廝殺有聲名。只因攘攘刀兵起，獨占金墉一座城。某乃李密是也。祖居京兆府人氏。生而英勇，自小豪傑。如今隋帝失政，今六十四處煙塵，豪傑並起。某建立金墉城，我麾下有二士三賢五虎七熊八彪，兵有百萬，將有千員，自號魏王。誰想李淵三鎖晉陽，在咸陽爲君。說他調兵來征伐俺洛陽，惟恐侵犯俺金墉城地方，着人請軍師徐茂公〔一〕去了。等他來時，報復某知道。（卒子云）理會的。（外扮徐茂公上云）頗觀三略六韜書，布陣排兵廣運謀。輔佐魏王爲宰相，安邦定國顯奇術。小官姓徐，雙名世勣，字茂公，本貫曹州離狐縣人也。輔佐金墉，隨侍李密，封某爲軍師之職。正在私宅中閒坐，有魏公令人來請，須索走一遭去。可早來到也。令人報復去，道有徐茂公來了也。（卒子云）理會的。有茂公來了也。（李密云）道有請。（做見科）（李密云）茂公，你來了也。請你來有一件軍情大事，你知麽？（徐茂公云）主公，既是這等，差程

咬金領三千人馬，以巡綽邊境爲由。便是唐童來呵，有何難哉也。（李密云）小校喚將程咬金來者。（卒子云）理會的。程咬金安在？主公呼喚你哩。（程咬金上云）髮黑鬚黃眼似金，搠搜容貌賽天蓬。手中持定宣花斧，不怕英雄百萬兵。某姓程，雙名咬金，字知節，祖貫東阿縣人也。某幼習韜略之書，隨侍魏王，保守金墉。今大王呼喚，不知有甚事，須索走一遭去。可早來到也。不必報復，我自過去。（做見科，云）主公呼喚程咬金，有何事商議？（李密云）如今有李淵，差唐童爲帥，調兵來攻洛陽，惟恐侵犯俺邊境，你聽軍師將令，你小心者。（徐茂功云）程咬金，你如今領三千人馬，往邊界上哨者，倘有別處來打細的人，與我拿將來者。（程咬金云）奉軍師將令，某今日整點人馬，巡綽邊境，走一遭去。雄兵點就出金墉，威風赳赳鎮邊庭。若遇敵兵來犯境，活捉歸來見茂公。（李密云。（李密云）程咬金點人馬去了也。軍師，俺後堂中飲酒去來。二士三賢播四方，七熊五虎賽關張。何時掃蕩狼煙靜，方顯英雄大魏王。（同下）（正末同衆將、天罡上）（正末云）某唐元帥是也。奉父王命，同衆將來取洛陽。可早來到。北邙山下安了大營。聞說此山歷代名賢，葬于此處。天罡先生，果然不虛也呵！（天罡云）元帥，是好山勢也！（正末唱）

【仙呂·點絳唇】蕩蕩邙山，望中嗟嘆，遶着這週圍看：盡都是坵塚摧殘，埋没了多少英雄漢！

【混江龍】則見那園荒碑斷，漫漫松柏翠煙寒。倒塌了明堂瓦舍，崩損了石器封壇。

辨不出君臣賢聖塚，看不盡碑碣蘚苔斑。我則見山花簇簇，山水潺潺，惟生荆棘，不見芝蘭。荒涼境界少人行，狐踪兔跡縱横亂。嘆世人百年歸土，爭名利到此一般。

（云）你衆軍校看守着營寨，等我看一看北邙山去。（天罡云）元帥切不可出營去，面容上帶着有一百日大災，決休去也！（正末云）不可擋吾，決要看去！（唱）

【油葫蘆】忽聽先生發語間，説咱面帶着低運顔。你把那先天周易細循環，將我那五行四柱從頭算，年災月值依經按。陰陽不順情，若順情有禍難。吉凶之事從天限，若論那生死事有何難。

（天罡云）元帥不聽我之言，定遭縲絏之中也，那時悔之晚矣！（正末云）聖人道算甚麽命，問甚麽卜？欺人是禍，饒人是福。聽我告訴一遍者。（唱）

【天下樂】常言道禍福無門人自攀，休也波奸、天數關。論先生算吾非妙罕，把一心放正行，你不必再阻攔。我可便雖愚癡，非懦懶。

（天罡云）元帥，怎生不聽我的言語？（正末云）不妨事，各歸本帳，休管我也。（衆將勸科）

（天罡云）既是元帥不依，俺衆將各回本帳去來。寶帳騰騰殺氣威，中軍元帥有神機。且回本帳營中去，來朝禍福見真實。（正末云）衆將去了也。左右牽馬來，輕弓短箭，善馬熟人，百騎往北邙走一遭去。（唱）

【那吒令】寶雕弓慢彎，駿龍駒備鞍；紫絲繮輕挽，白玉帶緊拴。急飛身上鞍，把鎮

鄉款彈。挽紅絨縱駿騮，轉山麓臨溪岸，不覺的早到前山。

（云）兀那小校每，等衆將來議事，則説我睡哩。（卒子云）理會的。（正末唱）

【鵲踏枝】把門人謹牢擱〔三〕，切莫要漏機關。我如今一探賊情，二去盤桓，不一時踐征塵便返。則要您在軍中堅守營盤。

（卒子云）俺元帥去偷觀金墉城池去了，着俺牢守營寨。無甚事，俺回帳房中去也。（下）（正末云）來到山邊，並無一個鳥獸，再往山後觀看去也。（唱）

【寄生草】呀，恰轉過山峰畔，又來到闊澗灘。只見那青松檜柏侵霄漢，怪石峻嶺難模範。週圍四下都觀看，只見枯墳野塚倒石碑，荒涼古道飛寒雁。

（做看科）（外扮白鹿上跑科了）（正末云）可是奇怪也，兀的不是隻白鹿！不免趕將去。我拈弓在手，着箭！（唱）

【幺篇】忙縱馬臨邊塞，拽雕弓身慢翻，則俺那驊騮心急嫌蹄慢，將白鹿便往山後趕，放雕翎的的相侵犯。轉山坡不見去如飛，霎時間風過休驚散。

（見射箭科）（白鹿帶箭下）（正末云）白鹿中了吾一箭，不見了，兀的不是座城池！好是蓋造的好也！（唱）

【金盞兒】我則見柳陰繁，映河灘，遶城池一帶依平岸，則見那戍樓高聳接雲間。門排金甲士，橋豎赤旗旛，金牌書大字墉府魏都關。

（程咬金上云）馬跨驊騮疾似風，宣花月斧手中輪。忽聽城外軍情事，急出城來探事情。某程咬金是也。奉魏王的命，着我巡綽邊境。遠遠的見一個人走，不知是那裏來的？不免去拿將來問他。（正末云）兀的不城內一個將軍來了也！可怎生是好？我縱馬逃難去也。（唱）

【幺篇】見一人急高呼驟征騁，慌的我兜戰馬疾回還。心忙意急將人盼，那將軍銀盔鳳翅逞威顏。他那裏縱心追吾緊，我這裏叉手告人難。見一座神堂高廟古，且閃在這其間。

（云）原來是老君堂，不免進去。這是老君聖像，尊神與某金鞭指路，聖手遮攔。我將門關上，神靈保護某者。（程咬金趕到科，云）是一座老君堂廟。此人躲在這廟裏，他也逃不出命去，必然出這廟來；我在此樹邊掩映着，等他出來時，着他死於斧下。（秦叔寶上，云）某乃秦叔寶是也。有程咬金趕着一人，往這老君堂去了，我趕上看是何人也。（做見科）（程咬金云）叔寶將軍，我追趕着一人，往這老君堂來，今在此務要生擒活拿。我用斧劈開這廟門，看是甚麽人？（正末云）將軍饒性命。（程咬金做劈門科，云）我也不認的你是何人，你喫吾一斧。（秦叔寶用鐧架住斧科，云）程將軍不可傷其性命，可斟酌行。（程咬金云）既然叔寶勸我，且饒他一斧。小校將此人執縛定，拿至金墉城，見俺魏王去來。（秦叔寶做背科，云）兀那犯邊的將軍，你端的是何人也？（正末唱）

【尾聲】我便是唐國一藩臣，今日個誤把金墉犯。便好道禍臨身悔之已晚，恨不聽天

罡言語攔。鳳凰雛落在籠樊。惹愁煩，甚日將師班。把我那蓋世英雄一筆删。也是我一時間性情上疏散，倒做了機謀中破綻，看何時逃難離邊關。（同秦叔寶下）

校　記

〔一〕茂公：即徐勣，字懋功，隋末唐初人，後賜姓李。王本、隋本並據正史改爲『楙功』。宋元話本、劇本中爲講説易明，或閲讀易曉，每改正史中人名，如蒯通爲蒯文通，潘美爲潘仁美，徐懋功爲徐茂公，表現宋元通俗文學的特徵，應仍其舊。以後各劇均同改，不另出校。

〔二〕『攌』，原作『攌』，誤，今正。攌，木栅。引伸爲拘繫，與此處意正同。

第二折

（外扮劉文静引卒子上，云）小官劉文静是也。自從唐元帥與衆將征伐洛陽去，未見回來。左右門首看者，若來時，報復我知道。（卒子云）理會的。（袁天罡同衆將上，云）某袁天罡是也。俺衆將星夜來到咸陽，火速臨朝，先見劉文静去。可早來到也。令人報復去，道有俺衆將來了也。（卒子報科）（劉文静云）着進來。（卒子云）着進去。（做見科）（劉文静云）衆大人，馬上索是辛苦也！怎生不見元帥來？（天罡云）兵到北邙山下，我算元帥有一百日大災，元帥

不聽私出去，被李密差程咬金拿將去了也。（劉文静云）大人放心，我與李密有親，我務要去金墉城，見了李密，親自取元帥，走一遭去。左右將馬來。急驟驊騮奔外邦，心忙不憚路荒涼。若還到的金墉地，管教元帥赴咸陽。（下）（袁天罡云）大人不可去，我算他也有一百日大災，他也不可去。（下）（李密引卒子上，云）某乃李密是也。誰想唐秦王侵犯我國，被程咬金拿將來，如今下在南牢。令人門首看者，看有甚麽人來？（劉文静上云）小官劉文静是也。自從離了咸陽，不覺到了金墉，不免進城見魏王去。可早來到也，令人報復去，道有咸陽使命來到了也。（卒子云）喏，報的大王得知，有咸陽使命劉文静來了也。（李密云）着他過來。（卒子云）理會的。着你過去。（劉文静做見科）（李密云）你不是劉文静？（劉文静云）小官是也。有敕諭在此。（劉文静念云）唐君敕諭魏王座前：今有秦王領兵，剿殺天下羣雄，不想誤犯洛陽邊境被獲。今差使臣前去，將千金之資請罪，放還本國，惟王鑑之。（李密聽念畢怒科，云）你這廝，你因與我關親，你歸唐王，各事一主，敵國之臣，怎敢大膽！左右與我拿着這廝，下在南牢中去。（卒子做拿科）（下）（李密云）叵奈無知大不良，倚親來此惱吾腸。二人下在南牢内，管教永不到家鄉。（下）（外扮徐茂公上云）鼎鼎調和理庶民，安邦定國立功勳。爲臣輔弼行忠孝，堪作凌煙閣上人。小官姓徐，雙名世勣，字茂公是也。幼而習文，頗知韜略之書。因豪傑並起，某先隨翟讓起義於瓦岡，因除翟讓，後佐於魏王李密手下。見今魏王手下，有雄兵百萬，戰將千員。其中有二十三賢（一）五虎七熊八彪，據於金墉城，此處糧多草廣。奉魏王之命，大赦囚犯之人。差小官同魏徵、秦叔寶，往牢中放罪人去。領敕到衙，等他

二人來時，同共開詔。小校門首覷者，等魏徵、秦叔寶二位大人來時，報復我知道。（卒子云）理會的。（外扮魏徵同秦叔寶上）（魏徵云）小官姓魏名徵字玄成。小官幼習儒業，頗看詩書。因天下羣雄並起，小官同徐茂公等，今佐於魏王李密麾下。俺這金墉城魏王，多招將士，廣結英雄，積草屯糧。俺魏王領兵，與孟海公相持去了，教俺同徐茂公、秦叔寶二位大人，固守城池。不想殺了孟海公，得了滄州。今差使命來，教俺大赦金墉城的囚犯，着小官同往牢中，釋放罪人去。今領敕書到衙門，同共開此詔書去。可早來到也。小校報復去，道某來了也。（卒子云）理會的。（報科，云）喏，報的大人得知，有魏徵、秦叔寶來了也。（徐茂公云）道有請。（卒子云）理會的，有請。（衆見科）（秦叔寶云）看了詔書內，此一句單說着唐元帥、劉文静的事。我有一句話，敢說也不敢也？（徐茂公云）將軍有話，但說不妨。（秦叔寶云）我想唐家國坐咸陽，人心拱服。這唐元帥上應天命，下合人心，兵行得勝，馬到成功。被程咬金趕到老君堂，某見有異相。我想俺魏王所行之事，閉塞賢門，有功不賞，有罪不罰，暗誅賢士，天不降祥，乃義禮不辨，望大人每詳之。（徐茂公云）公言者當也。左右人牢中取出唐元帥、劉文静來。（正末云）某唐元帥是也。自離了咸陽，悔不聽袁天罡之言，果遭他人之手。劉文静，誰着你來也？（劉文静云）爲元帥之苦，避死貪生，何爲忠臣也。恰纔叫俺每，不免走一遭去。（正末云）有何人搭救俺也呵！（唱）

【中吕·粉蝶兒】俺如今度日如年，遭縲絏心中嗟怨，悔不聽賢相之言。自爲我看金

墉尋白鹿，怎生敢相犯？他將我拿到廳前，下南牢不由人分辯。

（劉文靜云）元帥，休要惱怒，權且奈心也。（正末唱）

【醉春風】不由咱心內惱淚珠垂，也是咱時運蹇，不信那賢臣言語，受恓惶悔時節晚、晚。恨不的駕霧騰雲，臂生兩翅，飛出獄院。

（做見科）（徐茂公云）如今魏王大恩赦罪，內說南牢二子，〔三〕不放還鄉。你二人休想還鄉也！（正末唱）

【上小樓】聽說罷愁眉淚眼，則是望恩官方便。我如今犯法違條，擾亂邊疆，罪可當然。忙跪下三位官，將詔書更變。（徐茂公云）俺若救了你便來報讐也。（正末唱）咱非敢再興兵又來交戰。

（魏徵云）你不是等閒人，俺如今救了你，到後來有大望也。（秦叔寶云）良禽相木而棲，賢臣擇主而佐。聞說唐君德勝堯舜，欽文敬武。天下紛紛，以有德而伐無德，以有仁而伐不仁。如今望二位大人主意也。（正末唱）

【十二月】則是望恩官可憐，若道是放我回旋，到的那咸陽裏，久後拜謝明賢。

（徐茂公云）快休動人馬也。（正末唱）

【堯民歌】呀，咱每怎敢報銜冤，到來朝一一訴三賢，險些兒一命喪黃泉，多謝恩官救咱言。今也波年，今年得凱旋，異日見恩官面。

（魏徵云）此言決不可漏泄。『不』字出頭，改個『本』字。（徐茂公云）大妙大妙，一字抵萬金之價。左右人開了枷鎖，您二人路上小心仔細，俺三人改詔書放你還邦也。（正末云）謝了三位恩人。（唱）

【耍孩兒】今日個多承賢士恩難斷，救得俺時間倒懸。回朝親奏玉階前，不忘了施恩德改詔哀憐。我自想英魂〔三〕喪在金墉地，豈知道今朝還帝輦。忙把征途〔四〕踐。此恩此德，肺腑難言。

（徐茂公云）元帥記着俺三人也。（正末云）我切切在心，亦不敢忘也。（唱）

【尾聲】俺如今拜別了即便還赴家鄉朝御前，何朝見得恩官面。若要是歸到咸陽，避甚麽路兒遠。（下）

（秦叔寶云）今日改詔救了秦王，乃魏徵大人之功也。若是魏王見責，俺三人一面承當，各歸本府去來也。公門之處好脩行，三人改詔放英雄。俺如今欺公爲主施恩義，人生何處不相逢。（同下）

校記

〔一〕『三賢』二字原缺，據前文補。　〔二〕『南牢』原作『征牢』，從王、隋本改。

〔三〕『英魂』原作『芳魂』，從王、隋本改。　〔四〕『征途』原作『行途』，今改。

楔　子

（外扮蕭銑同蕭虎、蕭彪領卒子上）（蕭銑云）泰山頂上刀磨缺，北海波中馬飲枯。男子三十身不立，枉作堂堂大丈夫。某乃大將蕭銑是也。因隋失其政，天下豪傑併起，各佔〔二〕封疆。某聚集軍馬數萬，獨占江南九郡之地。某麾下有兄弟二人，乃是蕭虎、蕭彪是也。又有一員大將，乃是高熊，此人十分英勇。不期李密占了金墉城。又聞的李淵領着他子父兵獨占天下，在此咸陽，自稱大唐神堯高祖。他不忿天下豪傑之心，今要併吞天下。今着唐童爲帥，領大勢人馬，來征俺江南。某想來，有雄兵百萬，戰將千員。兄弟每，量唐童何足道哉也！（蕭虎云）尊兄在上，既然唐元帥領兵征俺江南，必然運機對敵，俺隨後發兵，拒敵大唐，有何不可。（蕭銑云）兄弟，大唐將勇兵雄，可用意剿殺他也。（蕭虎云）大王，俺這裏百萬雄兵，都是好漢，量唐元帥到的那裏也！（蕭銑云）二兄弟蕭彪，你可小心與唐將相持，着志者！（蕭彪云）大王，俺二將緊跟着哥哥出馬，分勝敗定在今朝也。（蕭銑云）兀那小校，與我喚將大將高熊來者。（卒子云）理會的，高將軍安在？（淨扮高熊上云）我做將軍古怪，廝殺相持無賽。常川吊下馬來，至今跌破腦袋。某乃大將高熊是也。十八般武藝，無一件兒是會的，論文一口氣直念到蔣沈韓楊，論武調隊子歪纏到底。在教場裏豎蜻蜓耍子，巴都兒來報大王呼喚，不知

有何將令。小學生跑一遭去。可早來到也。（卒子做報科，云）理會的。喏，高將軍來了也。（蕭銑云）着他過來。（卒子云）理會的。着你過去哩。（做見科，云）老元帥，小人劍甲在身，不能打腿，喚小將有何事？（蕭銑云）高熊，喚你來不爲別，今有大唐領大勢軍馬，與俺拒敵，說他每十分英勇，你可與他拒敵，小心在意者。（高熊云）得令。奉大王將令，統領十萬雄兵，親爲合後，殺唐兵走一遭去。大小三軍，聽我放屁，未曾上馬，先喫一醉，不穿鐵甲，披着錦被，撞見唐兵，和他對壘，射將箭來，舒着大腿，丟了殘生，黃泉做鬼。十萬兵擺列刀槍，一個個跨上綿羊。遇相持準備逃命，夾迴馬跑到良鄉。（下）（蕭銑云）高熊與唐兵交戰去了也。兩個兄弟，咱領大勢軍兵，整搠人馬去接應，與唐兵相持廝殺，走一遭去。雄兵百萬列槍刀，個個威風殺氣高。若還撞見唐兵將，決定斬首不相饒。（同下）（劉文静上云）近來脱離金墉難，復爲唐朝股肱臣。小官乃劉文静是也。自從搭救主公，不期李密將某也囚入南牢，多虧魏徵改詔放秦王並某還邦。今李密兵敗勢傾，奉大唐聖人的命，着秦王親自爲帥，統兵十萬，南征蕭銑。某爲前哨，先在此清風嶺等候。塵土起處，唐元帥敢待來也。（正末同秦叔寶、段志玄上）（正末云）某乃秦王李世民是也。多虧魏徵改詔，放某還鄉。今李密亡家喪國，某奉父王聖命，着某南征蕭銑，掛印爲帥。某同此三將，乃秦叔寶、段志玄等，領兵到此金沙灘，某先差馬三寶在清風嶺截殺賊兵。二將軍看俺這唐兵，是好威勢也！（秦叔寶云）元帥，俺這唐兵人強馬壯，耀武揚威，真個是將勇兵驍也！（段志玄云）元帥，俺唐兵旌旗千里，殺氣冲霄，量蕭銑何足道哉！（正末云）遠遠的不是劉文静的

旗號至近也。（劉文静見正末下馬科，云）元帥，小官劉文静前哨軍馬在此謹候也。（正末云）大小三軍，擺開陣勢，蕭銑敢待來也。（蕭銑同蕭虎、蕭彪上）（蕭銑云）大小三軍，擺的嚴整着。（蕭虎云）元帥，小將每知道，蕭彪你合後着。（蕭彪云）我知道了。（正末云）來者何人？（蕭銑云）某乃大將蕭銑是也。你來者何人？（正末云）某乃大唐元帥秦王是也。兀那蕭銑，及早下馬受降。（蕭銑云）量你到的那裏！（正末云）操鼓來。（衆將一齊戰科）（正末唱）〔三〕

【仙呂·賞花時】〔三〕我與你縱馬横刀去戰敵，殺氣騰騰映日起，助陣鼓凱春雷。（秦叔寶鐧打倒蕭虎科，云）蕭虎喫吾一鐧着！（蕭虎中鐧科）（下）（正末唱）恰便似鞭伏了盜跖，（段志玄云）蕭彪喫吾一劍！（蕭彪中劍科）（下）（正末唱）龍泉下鮮血染錦征衣。（蕭銑云）你殺了我兩個兄弟，更待幹罷，我和你決戰九千合！（正末云）二將靠後，某單戰蕭銑。（蕭銑云）操鼓來。（正末唱）

【幺篇】再交馬刀迎畫桿戟，輕展猿猱斬逆賊。（蕭銑云）唐童是英勇，我近不的他，我逃命走了罷。（正末唱）殺的他七魄散五魂飛。（云）蕭銑喫吾一刀！（蕭銑中刀科（四））（下）（卒子報科，云）俺元帥刀劈了蕭銑，得了勝也！（正末唱）見小校登時間報喜，今日個敲金鐙齊唱着凱歌迴。（同下）

（淨扮高熊上云）某乃高熊是也。某領着十萬雄兵，與大唐家交戰，故意截住唐元帥迴路。大

小巴都兒，擺開陣勢。來者何人？（馬三寶引卒子上，云）某乃唐將馬三寶是也。奉唐元帥將令，差某領三萬精兵，在此清風嶺接應。聞知元帥得勝還營，有蕭銑手下餘黨未退，截俺唐兵迴路，遠遠的塵土起處，不是賊兵至也。（淨高熊云）某乃江南大將高熊是也，故來截你迴路。你見我手中的鉞斧麽？我和你決戰九千七百六十四合半，纔顯我老高的手段也。你來者何人？（馬三寶云）某乃唐將馬三寶是也。（二將做戰科）（高熊云）花腔邊鼓擂，雜彩繡旗摇。衆將齊吶喊，二騎馬相交。（高熊云）這馬將軍十分英勇，我敵不住他，我虛劈一斧逃命，走了罷。（馬三寶做槍刺科）（高熊倒科，云）我死也。（下）（馬三寶云）誰想高熊截俺唐兵迴路，被某槍刺高熊，剿殺了賊兵敗將，班師迴還，回元帥話去來。叵奈高熊覓戰爭，故來截路當唐兵。被吾槍刺賊兵死，得勝迴朝奏聖君。（下）

校記

〔一〕『佔』原作『位』，從王、隋本改。　〔二〕『正末』二字原無，今補。　〔三〕調名上『仙呂』二字原缺，今補。　〔四〕『科』字原缺，今補。

第三折

（外扮李靖上云）得勝班師報捷迴，秦王立國展兵機。陣前一戰誅蕭銑，青史書名萬古題。某乃軍師李靖是也。聞知唐元帥南征蕭銑，一鼓而下，得勝班師迴國。我使的一個報喜的探子去了也，這早晚敢待來也。（正末扮探子〔二〕上云）一場好廝殺也呵！（唱）

【黃鍾・醉花陰】百萬天兵喊聲炒，自古無今番戰討。憑虎略顯龍韜，奉命興師，有道伐無道。則一陣定唐朝，聽小校從頭（做見科，云）報、報、報，喏。（唱）說這遭。

（李靖云）好探子也，從那陣面上來，看他那喜色旺氣，錦襖偏宜錦戰裙，金環雙襯滲青巾。陣前察探軍情事，專聽來人仔細陳。俺唐兵與蕭銑兩家對住陣，怎生相持廝殺來？你喘息定，慢慢的說一遍。（正末唱）

【喜遷鶯】我則見密排軍校，明晃晃劍戟槍刀。英豪、征塵籠罩，骨刺刺的旌旗雜彩搖。殺氣飄，如虎豹，征人勇烈似蛟龍，戰馬咆哮。

（李靖云）好廝殺也！那壁廂蕭銑、蕭虎、蕭彪出馬，俺這廂唐元帥、秦叔寶、段志玄三將臨陣，好相持也！六員將頓劍搖環，六匹馬踢跳彎牛，六軍勇衝圍破陣，六人戰膽戰心寒。六般兒滲人兵器，似那六天兵降下天關。六沉槍闊劍巨斧，六丁神混戰人間。六員大將，怎交馬耀

武揚威，兀那探子，你慢慢的再說一遍。（正末唱）

【出隊子】六員將雄如虎豹，逞英雄秦叔寶，皮楞鐵鐧將難逃。蕭虎登時該命夭。（云）俺段志玄，（唱）劍斬蕭彪陣上倒。

（李靖云）俺秦叔寶仗着唐元帥的威風，鐧打死蕭虎，段志玄顯大將的英雄，劍斬了蕭彪，好相持也！叔寶英雄不可當，全憑鐵鐧保封疆，打翻蕭虎難逃命；更有將軍段志玄，劍斬蕭彪魂魄散。陣前蕭銑大開言，單搦秦王雙戰鬬，今朝目下定江山。俺秦叔寶、段志玄殺番了蕭虎、蕭彪，那蕭銑在陣前厲聲高叫，搦（三）俺元帥怎生相持，探子你慢慢的再說一遍者。（正末唱）

【刮地風】惡狠狠蕭銑軍前施躁暴，搦元帥比並低高。俺秦王聽罷呷呷笑，縱馬輪刀，垓心內顯耀英豪，陣面上並不相饒。見畫戟來鋼刀去，怒氣相交有百十合不定交，要辨個清濁。俺元帥刀起人頭落，呀，敢血淋漓錦戰袍。

（李靖云）俺元帥與蕭銑戰到百十合上，見蕭銑筋弛力盡，馬困人乏，望元帥虛刺一方天畫桿戟來，俺元帥舉起雁翎刀，立誅了蕭銑。則見金盔倒偃，兩腳登空，倒於馬下。元帥英雄播四方，能文善武世無雙。南征蕭銑功勞大，刀劈賊徒定萬邦。天下豪傑皆上表，威鎮乾坤罷刀槍。真爲白玉擎天柱，堪作黃金架海梁。唐元帥立誅了蕭銑，怎生殺敗殘兵將，你慢慢的再說一遍。（正末唱）

【四門子】俺元帥斬將驅軍校，殺殘兵無路逃。把城郭收，將軍士又招，下江南遠征真一掃。府庫又封，臣子又朝，一處處歸降順了。

（李靖云）俺唐元帥誅了蕭銑，有賊將手下餘黨，圍住秦王，俺元帥託賴聖人洪福，剿殺敗殘兵將，好英雄也！文武雙全將相才，氣沖牛斗卷江淮。江南地面屬唐國，天下諸侯上表來。後有高熊截住俺元帥歸路，不期馬三寶敵住，槍刺死高熊，平收一國。見今四海咸寧，萬民樂業，真乃太平之世。探子你再說一遍。（正末唱）

【古水仙子】呀呀呀，萬方寧仰聖朝，納土稱臣皆上表。美美美，風雨調和，軍民安樂。見見見，四夷人來進寶，太平年五穀豐饒。將將將，十八處擅改皆盡剿，俺秦王謹奉尊君詔。是是是，平蕭銑定唐朝。

（李靖云）俺唐元帥平定了江南，探子無甚事，自回本營中去。（正末唱）

【尾聲】四海稱臣萬民樂，建立下蓋世功勞。萬萬載願吾皇登大寶。（下）

（李靖云）探子去了也。俺聖朝軍馬得了勝也。這的是真天子百靈咸助，方顯大將軍八面威風。（下）

校　記

〔一〕此處原缺『扮探子』三字，今據文意補。

〔二〕『搦』原作『奈』，據下文正。

第四折

（冲末扮殿頭官引卒子上，云）五夜漏聲催曉箭，九重春色醉仙桃。旌旗日暖龍蛇動，宮殿風微燕雀高。小官乃殿頭官是也。今日早朝，飛報軍情來，奏説俺唐元帥爲觀看北邙山，教魏王李密所獲；聖人差劉文静爲使，賫敕與李密講和去。不想李密將此二人，都下在南牢。今聞的李密收了滄州，殺了孟海公，赦此一城罪犯之人。不想詔書内一應囚犯俱放了，則不放俺唐元帥等二人。有劉文静所央魏徵等改了詔書，將俺唐元帥等二人釋放了。今又奉命征伐江南，剿殺了蕭銑等，又得了人馬糧草無數。今全功得勝。奉聖人的命，着小官傳與該衙門安排筵宴，犒勞大小衆將，就差一使命，前去加官賜賞，小官在此帥府等候。小校門首覷着，若唐元帥等來時，報復我知道。（卒子云）理會的。（正末同秦叔寶、段志玄上）（正末云）某乃唐元帥是也。平定江南已迴，今日班師。秦將軍，俺入朝見聖人去來。（秦叔寶云）遥望京師不遠，今已得勝還朝。大小軍將，是好威風也呵！（正末唱）

【雙調·新水令】立誅蕭銑靖邊庭，託賴着一人有慶。班師迴帝輦，領將到神京。報捷連聲，臨帥府聽宣命。

（云）可早來到帥府門首也。小校報復去，有秦王等下馬也。（卒子云）理會的。喏，報的大人

得知，有唐元帥等下馬，見在府門首也。（殿頭官云）道有請。（卒子云）理會的。大人有請。（做見科）（殿頭官云）唐元帥於國有功，與衆將甚是辛苦也。（正末云）老宰輔治朝綱不易也。（殿頭官云）元帥，似此智勇妙算，名揚天下，實乃國家磐石之固。（正末云）大人，非某之能，託賴尊君洪福，並二位將軍之能也。（秦叔寶云）老宰輔，此一場非俺二將之能，仰賴元帥虎威。（段志玄云）老大人，俺二將殺了蕭虎、蕭彪，總不如元帥戰敵賊首，立誅蕭銑，今日定了太平也。（殿頭官云）元帥，一來尊君洪福，二來元帥謀略過人，今日得了勝也！（正末唱）

【沉醉東風】奉敕旨征南遠行，奸邪蕭銑排兵。無徒蕭虎強，怎比秦瓊勝，則一鐧喪了殘生。頗奈蕭彪尋戰爭，（云）被俺段志玄，（唱）寶劍斬安邊定境。

（殿頭官云）元帥之能，不在諸葛武侯之下，量蕭銑到的那裏也！（正末唱）

【掛玉鈎】蕭銑英雄武藝能，方天戟橫持定。出馬開旗吶喊聲，我刀過處無迴頸。有似那斬蔡陽，霎時誅讒佞。將他那百萬貔貅，一掃皆平。

（殿頭官云）元帥少待，小校就請李靖軍師，將那收復了李密手下衆將官，都與我拿將來者。（卒子云）理會的。李靖軍師，大人有請。（李靖同卒子拿程咬金上，云）小官李靖是也。今有魏王李密手下大小衆將，盡皆歸降俺大唐。內有一人，乃是程咬金。此人當日將俺秦王主公拿至金墉城，多虧魏徵改詔，放俺元帥還邦。今日程咬金投降，未知秦王尊意，怎生決斷？小官

將程咬金執縛定，拿見秦王去。可早來到帥府門首也，小校報復去，有李靖軍師來了也。（卒子云）理會的。報的大人得知，有李靖軍師等來了也。（殿頭官云）道有請。（做見科）（李靖云）大人，俺元帥平定了江南，深有汗馬之功勞也。（正末云）軍師真乃扶持社稷股肱之臣也。（李靖云）不敢不敢。小官此一來有一事啟知元帥。（正末云）軍師有何事？（李靖云）如今李密手下大小衆將，盡皆降俺大唐。內有一將，乃是程咬金。某想此人手持宣花斧，追趕元帥，拿至金墉城。誰想今日程咬金投降，將此人執縛定了，拿來見元帥，見在帥府門首也。（做拿見科）（正末云）着他過來。（卒子云）理會的。左右人拿將過去。（李靖云）元帥，則他便是程咬金。（程咬金云）大王，小將乃亡家之臣，前者不可追襲大王，小將有彌天之罪。今日投降，小將情願納頭受死於大王斧鉞之下也。（正末云）軍師衆大人聽者：爲人臣者當以盡忠報國。程咬金追某至老君堂，此人當時盡忠於魏王，未識某矣。今來投唐，某肯念其前讐，豈不聞桀犬吠堯，非堯不仁，皆各認其主。某今將程咬金將軍舉入朝中，必當重用。我親釋其縛也。（正末解程咬金繩科）（程咬金云）感蒙大王赦臣萬死，大王若納微臣爲將，我捨一腔熱血，盡忠竭力，報大王不殺之恩。（正末云）程將軍但放心，某奏過尊君，必有重用，封官賜賞也。（程咬金做拜謝科）（殿頭官云）左右人抬上果桌來者。（做遞酒科）（殿頭官云）元帥滿飲此杯。（正末云）某也飲酒，老宰輔同軍師與衆將，今日與某正當龍虎風雲會。（殿頭官云）欽賜筵宴，慶功飲酒，正當其禮也。（正末唱）

【川撥棹】開玳筵慶功成，勸金杯飲醁醽。文武公卿笑語歡聲，樂陶陶方歸畫庭，獻烹鳧佳饌馨。

（殿頭官云）剿殺天下羣雄，天下太平，方今四海晏然也。（正末唱）

【梅花酒】見如今太平、戰爭、盡皆寧，千邦萬國來朝正。金枝玉葉永延齡，風調雨順年豐盛。

（李靖云）皆託文武之能也。（正末唱）

【七弟兄】呀，文臣每盡調鼎，武將每操兵，是處咸亨，法正官清。願吾皇聖壽安，萬萬歲祝遐齡。三邊靜，四海清，靈芝現，醴泉生，慶雲燦，景星明。

（殿頭官云）皆因是聖天子洪福齊天，文武每保安社稷，皆豐稔之世也。（正末唱）

【收江南】呀，託賴着聖朝天子重群英，賢臣良將輔朝廷，中原清宴賀昇平。幸倉廒滿盈，保皇圖一統萬年興。

（外扮使命冲上云）雷霆驅號令，星斗煥文章。小官乃天朝使命是也。奉聖人的命，着某直至元帥府，加官賜賞走一遭去。可早來到也。唐元帥裝香來，並大小衆將，望闕跪者，聽聖人的命，加官賜賞也。（正末同衆將跪科，云）大小衆將，謹聽敕旨。（使命云）您聽者：因李密侮慢朝綱，金墉城積草屯糧。唐元帥偷觀入境，程咬金各佐主追趕秦王。斧劈在老君堂内，秦叔寶鐧架住真表忠良。袁天罡算百日之難，虧魏徵改詔書釋放還鄉。王世充兵敗李密，有蕭銑不

順大唐。聖敕封秦王爲帥，統雄師征討南方。仗洪福立誅蕭銑，破奸邪展土開疆。奉聖命加官賜賞，排御宴犒勞非常。加秦王繼承後位，秦瓊等位至都堂。扶社稷萬年一統，保皇圖帝道遐昌。（同下）〔一〕

題目　唐秦王誤看金墉府

正名　程咬金斧劈老君堂

校記

〔一〕『（同下）』原缺，依例補。

魏徵改詔風雲會

劇目說明

此劇今存《脈望館抄校本古今雜劇》本，王季烈《孤本元明雜劇》據以移録。關于此劇的年代，可參見《程咬金斧劈老君堂》劇劇目説明。今以脈望館本爲底本，用王本參校。

第一折

（冲末扮唐元帥領卒子上，云）隋世紛紛起戰爭，區區四海結英雄。除危定亂扶明主，則某是文武雙全李世民。某姓李字世民，祖公公大元帥李虎，祖父唐國公李炳，我父乃是李淵，先爲太原留守。因爲隋失其政，以此天下豪傑並起，有六十四處煙塵，十八處僭號興兵。是那十八處？江南蕭銑、遼東李密、幽州劉季真、洛陽王世充、揚州宇文化及、梁州李軌、虢州朱燦、

蘭州薛舉、明州竇建德、夏州梁師都、饒州林士弘、湖州沈法興、袞州徐圓朗、鄧州李子通、滄州孟海公、齊州輔公祏、山後劉武周、洛州劉黑闥。某自興義兵以來，大破宋老生，收伏了長安。某手下有雄兵百萬，戰將千員。別處軍兵也不打緊，則有這江南蕭銑、洛陽王世充、金墉城李密，某今先要收伏洛陽王世充，後破李密。某今聚衆將來商議此事，小校與我喚將劉文靜來者。（卒子云）理會的。劉文靜安在？（外扮劉文靜上云）文習孔孟修仁德，武演孫吴智略能。爲臣盡節存忠孝，永坐都堂享太平。小官劉文靜是也。幼習先王典教，長而頗知經史，曾爲太原府行軍司吏。因李密作亂，隋主將李密親族，盡皆殺壞，某被擒於太原繫獄。因李世民撥亂反正，交結英豪，自三鎖晉陽之後，四方賢俊，望風而至，先得了長安。主公手下有雄兵百萬，戰將千員。今日唐元帥聚俺衆將，不知有甚事？須索走一遭去。可早來到也。小校報復去，道有劉文靜來了也。（卒子云）理會的。唤你來別無甚事，今各處草云）着他過來。（卒子云）理會的。着過去。（唐元帥云）劉文靜，唤你來別無甚事，今各處草寇未定，別處軍兵，都不打緊，止有這洛陽王世充、金墉城李密，這兩處兵多將廣。某今要領兵收伏洛陽，若得成功，因勢而破李密，如破竹之勢。特唤你來商議也。（劉文靜云）元帥，此計大妙。趁今番俺軍兵氣壯，將士英雄，若統兵征伐，有如翻掌。雖然如此，也要與衆將商議者。（唐元帥云）文靜你正合某心。小校與我唤將段志玄、元吉來者。（卒子云）理會的。段志玄、元吉安在？（二淨扮段志玄、元吉上）（段志玄云）馬鞁雕鞍將掛袍，終朝每日跚高橇。休言十載寒窗苦，買賣歸來汗未消。某乃段志玄是也。這個是三將軍元吉。論我這們個將軍，

騎的劣馬，拽的硬弓，聽的上陣，就要推風。沒有買賣，新房裏賣葱。正在山頂兒上打盹，有唐元帥聚俺衆將，不知有甚事，須索走一遭去。可早來到也。小校報復去，道有三將軍同段志玄，在於門首也。（卒子云）理會的。喏，報的元帥得知，有三將軍同段志玄來了也。（唐元帥云）着他過來。（卒子云）理會的。着過去。（二將做見科）（段志玄云）元帥，劍甲在身，不能施禮，喚俺二將那廂使用？（唐元帥云）今日聚您衆將來，不爲別，今有洛陽王世充，與李密兩家，臨俺相近。我今要統領軍兵，收伏洛陽王世充，後襲李密，您衆將意下如何？（元吉云）哥哥，既然要收伏洛陽，您兄弟願爲前部先鋒。（段志玄云）我老段也走一遭去。（唐元帥云）既然如此，小校與我請將軍師李靖來者。（卒子云）理會的。軍師，元帥有請。（正末李靖上云）某姓李名靖字藥師，祖居京兆三原人氏。幼習儒業，長而頗看經史。有某嫡舅，乃是韓擒虎，見某資貌魁秀，每日與某講論兵甲之書。歎曰：『真乃棟梁之才也』！高祖定京師，引某爲三衛，累次呈言獻策，言聽計用。每回臨陣，無不幹功。加某爲行軍總管，兼攝行軍長史，軍政亦與焉。今謝聖恩可憐，拜某爲軍師之職。今日唐元帥陞帳，須索走一遭去。想俺這爲臣子的，則要個盡忠報國也呵！（唱）

【仙呂·點絳唇】慷慨英雄，待時而動，皇家用。風虎雲龍，端的是作柱石可便爲梁棟。

【混江龍】博得個官高禄重，都則要敬於事上要攄忠。咱人要立身行道，顯祖揚宗。

明聖主睿算神謀安社稷，俺大將軍龍韜虎略展疆封。見如今萬萬歲明聖主咸稱頌，都是那一時英俊，播一個萬古清風。

（云）可早來到也，小校報復去，道有李靖來了也。（卒子云）理會的。喏，報的元帥得知，有軍師來了也。（唐元帥云）道有請。（卒子云）理會的。有請。（正末做見科，云）元帥，今日聚俺衆將，有何事商議？（唐元帥云）軍師請坐。今日聚衆將來，不爲別，因爲各處草寇作亂，別處不打緊，則有這李密、王世充兩家，虎拒於中原。某今要親率三軍，先收伏洛陽王世充，後破李密。軍師意下如何？（正末云）元帥要領兵收伏洛陽王世充，後破李密。元帥，這洛陽與金墉城臨境相接，李密手下雄兵百萬，戰將千員，又有二士三賢五虎七熊八彪，則怕急難收伏。不如咱且按兵，少待天時人事，那其間起軍征伐，也未爲晚矣。（唐元帥云）軍師，想隋失其政，豪傑並起，各霸州郡城池。今日俺兵多將廣，若不征伐，恐落他人之後也。（正末唱）

【油葫蘆】則這煬帝巡遊海宇中，盜賊起似蟻蜂。見如今那豪傑吞併亂縱橫，則他那六十四處征塵動，十八處無名草寇將軍卒統。若論着爲總戎，端的是要奮勇。（唐元帥云）似此何時得定也？（正末唱）都不如施仁發政恩威重，那的可也伐無道撫安寧。

【天下樂】纔能够一統山河百二雄，衆水朝也波東，文軌同。恁時節君臣際遇成大功。（唐元帥云）軍師，咱爲人臣者，將何以報聖朝之恩也？（正末唱）君使臣以禮，臣事君要盡

忠，自然的保皇圖天地永。

（唐元帥云）住、住、住，軍師既然說爲臣要盡忠，俺爲臣者當以盡忠，盡心竭力，捨死忘生。我要收捕洛陽王世充，征伐李密，軍師百般攔當，可是爲何也？（正末云）元帥，李靖豈不知盡忠之理！爭奈元帥你這氣色不甚好，況兼元帥今年命運，不可移動，我觀元帥的容顏氣色，不可遠行也。（唐元帥云）軍師道我面色之氣不甚好，可是那些兒帶着？軍師試說一遍者。（正末云）元帥不信，聽李靖慢慢的說一遍者。（唱）

【那吒令】我這裏對主公論一個始終，論始終斷一個吉凶，斷吉凶在你那面容。（唐元帥云）面容上可是帶在那裏？（正末唱）五嶽上有滯色，敢九州上無光瑩，則您那災晦重重。

（唐元帥云）可再有何氣色也？（正末唱）

【鵲踏枝】青氣更貫雙瞳，赤色更鎖眉峰，更和那金貴天庭，黑氣如虹。（唐元帥云）這氣色應在幾時也？（正末唱）則他那一百日驚憂也怕恐。（唐元帥云）某好歹要去。（正末唱）你堅心待戮竇擒充。

（元吉云）哥哥，你爲元帥，自做個主張，聽這等言語！可不道一福能壓百禍也。（段志玄云）老三，正是這等說。聽他怎的，憑着我老段坐下槍，手中馬，（卒子云）顛倒了。（段志玄云）呸！顛倒了，我要怕他，就是蜜蜂兒養的。（唐元帥云）軍師，這陰陽術數，也不可深信也。

（正末唱）

【寄生草】我言語可便無虛謬，不脫空，元帥你施恩布德可便相知重。又不是巧言令色相譏諷，又不比阿諛諂佞相搬弄，你則待要深入敵陣有災危，則不如堅壁固守休移動。

（劉文靜云）元帥，既然軍師這般說，則怕元帥有失。小官劉文靜，願與元帥同共走一遭去。

（正末唱）

【醉中天】則你個文靜要相隨從，則你那面色一般同。使不着你暴虎憑河勇氣冲，你可便悔後成何用。（劉文靜云）爲臣子當以竭力盡忠，豈怕生死也。（正末唱）你道是竭力堅心盡忠，我可也則恐怕生哀痛。

（劉文靜云）軍師，這風鑒相面，也不可信，我便去也無傷。（正末唱）

【金盞兒】我觀氣色，察形容，你有去路，少來踪。你道是人論風鑒言無中，豈不聞堯眉八彩，舜目有重瞳？則是這文王胸四乳，漢祖準高隆。元帥那雄威天日表，果然道安天下，定寰中。

（元吉云）軍師，你休這般說。如今元帥要去，你說面色不好，不可去。假似那王世充同李密領兵來呵，你也說面色不好，不和他廝殺。想當初俺在太原起義兵，東蕩西除，南征北討，收伏了宋老生，得了長安，那其間也不曾着人相面。今日俺兵多將廣，虎視天下諸侯，到今日也

可纔相面。此言不可信，老李休要胡説。（唐元帥云）軍師，這陰陽術數，也不可殢於面上。我如今要成大功，軍師，你也當不住我。劉文静，軍師説你也面色不好，你不必去，與軍師緊守長安。某今親自爲帥，着三將軍元吉爲先鋒，段志玄爲合後，則今日統領十萬雄兵，先收李密，後破王世充。某這一去，必然得勝也。（正末云）既然元帥堅意的要去，三將軍，你爲先鋒，聽我一計，則要你小心必勝。若粗心有失，你則休離元帥寸步。則要你小心在意者！（元吉云）軍師放心，放着我哩，不道有失。若輸了夾着馬先跑。（正末云）元帥，你去則去，小心在意者。（唱）

【尾聲】則要這將帥顯崢嶸，軍校施威猛。排隊伍前遮後擁，颼颼旌旗日色籠，左右哨合後先鋒，盡豪雄，氣吐長虹。若是你得勝也先將飛報通。（唐元帥云）憑着我兵雄將勇，這一去覷敵兵一鼓而下也。（正末唱）則要你看虛實戰功，常言道寡不能敵衆，則要你鋪謀定計建奇功。（同劉文静下）

（唐元帥云）三將軍，你領三千軍馬爲前哨；段志玄，你領三千軍馬爲後哨，則要您小心在意者。（元吉云）得令。大小三軍，聽我發放：人披人甲，馬披馬甲，有甲的披甲，無甲的披上兩塊板闊，兩頭着繩子繪住，看那弟子孩兒每怎麽拉把把。忙牽細狗背雕鞍，桑木匾擔在腰間。撞見敵兵則一下，能可折下打不彎。（下）（段志玄云）三將軍去了也。某領三千人馬爲合後，走一遭去。大小三軍，拿着燒餅，涼水泡飯，肚裏頭疼。但若着陣，您推裝風，我也害

病，則管發昏。敵軍過去，起來便行。騎着快馬，先報頭功。出衆超群段志玄，今爲合後到軍前。若還贏了則情殺，輸了望家一道煙。（下）（唐元帥云）二將去了也。某則今日點就三軍，親自爲帥，收捕李密，走一遭去。到來日三通鼓罷，拔寨起營。但犯違令者，按軍令必當斬首。頭頂金盔腕懸鞭，驅兵領將數千員。殺氣騰騰籠宇宙，旌旗颭颭陣雲煙。不弱韓侯擒項羽，勝如孫子斬龐涓。拿住敵兵必殺壞，血濺東南半壁天。（下）

校記

〔一〕『正末』二字原無，今據文意補。

楔子

（外扮李密領卒子上，云）祖代簪纓姓字香，雄威奮〔一〕勇定封疆。戎兵百萬千員將，積粟如山鞏洛倉。某乃李密是也，在隋爲大將之職。因爲隋失其政，煬帝東巡，豪傑並起，某從翟讓起兵於瓦崗。爲因翟讓不仁，某殺了翟讓，遂領其衆。某在此金墉城，聚雄兵百萬，戰將千員，內中有二十三賢五虎七熊八彪。此處糧多草廣，四方饑民，望風而至。某自號大魏王，在此金墉城，虎據於洛口。今日無甚事，小校轅門首看者，但有緊急軍情事，報復我知道。（卒

子云）理會的。（卒子做急報科，云）可不早説。喏，報的元帥得知，今有唐元帥，領百十騎人馬，在於西門外觀看俺城池哩。（李密云）叵奈李世民無禮，他怎敢偷觀俺城池，更待干罷！小校與我喚將程咬金來者。（卒子云）理會的。程咬金安在？（外扮程咬金上云）泰山頂上刀磨缺，北海波中馬飲枯。男兒三十名不立，〔三〕枉做堂堂大丈夫。某乃大將程咬金是也，見佐於魏公李密手下爲將。今有魏公呼喚，不知有甚事，須索走一遭去。可早來到也。小校報復去，道有程咬金來了也。（卒子云）理會的。喏，報的元帥得知，有程咬金來了也。（李密云）着過來。（卒子云）理會的。着過去。（做見科）（程咬金云）元帥喚某有何事？（李密云）喚你來不爲別，叵奈唐元帥李世民無禮，他無故領兵，偷觀俺金墉城。我撥與你五百軍馬，你去城北截殺，務要擒拿將來。小心在意者！（程咬金云）得令。某點就五百軍馬，擒拿唐元帥，走一遭去。某親身疾便領三軍，雄威赳赳敢施呈。全憑手内宣花斧，生擒虎將顯功能。（下）（李密云）程咬金去了也。小校與我喚將裴仁基來者。（卒子云）理會的。裴仁基安在？（外扮裴仁基上云）虎將雄威運六韜，全憑武藝建功勞。提刀定亂扶仁主，萬古名揚姓字高。某乃大將裴仁基是也，佐於魏公手下，爲安虎上將軍。今有魏公呼喚，不知有甚事，須索走一遭去。可早來到也。小校報復去，道有裴仁基來了也。（卒子云）理會的。喏，報的元帥得知，有裴仁基來了也。（李密云）着他過來。（卒子云）理會的。着過去。（做見科）（裴仁基云）元帥呼喚小將有何事？（李密云）喚你來不爲別，因爲唐元帥李世民無禮，偷觀俺金墉城，某撥與你五百軍馬，出東門擒拿唐元帥去，則要你成功而回也。（裴仁基云）得令。某則今日統領

五百人馬，擒拿唐元帥走一遭去。傳令親身疾便行，東門哨瞭戰敵兵。軍前略展英雄手，活捉唐童李世民。（下）（李密云）裴仁基去了也，小校與我喚將蔡健得來者。（卒子云）理會的。蔡健得安在？（外扮蔡健得上云）馬鞁雕鞍將掛袍，將軍呵手捻弓鞘。休言十載寒窗苦，怎比征夫半日勞。某乃大將蔡健得是也，見佐於魏公手下爲將。今日魏公呼喚，不知有甚事，須索走一遭去。可早來到也。小校報復去，道有蔡健得來了也。（卒子云）理會的。喏，報的元帥得知，有蔡健得來了也。（李密云）着過來。（做見科）（蔡健得云）元帥呼喚小將，那廂使用？（李密云）蔡健得，喚你來不爲別，爲因唐元帥無故領兵偷觀俺金墉城，我撥與你五百軍馬，出西門擒拿唐元帥，小心在意者（蔡健得云）得令。某領五百軍馬，出西門擒拿唐元帥，走一遭去。人又英雄馬又奔，擁身飛上寶雕鞍。領兵若遇交鋒處，不捉唐童誓不還。（下）（李密云）蔡健得去了也，小校與我喚將王伯當來者。（卒子云）理會的。王伯當安在？（外扮王伯當上云）三尺龍泉萬卷書，皇天生我意何如。山東宰相山西將，彼丈夫兮我丈夫。某乃王伯當是也，佐於魏公手下爲將。今有魏公呼喚，不知有甚事，須索走一遭去。可早來到也。小校報復去，道有王伯當來了也。（卒子云）理會的。喏，報的元帥得知，有王伯當來了也。（李密云）着過來。（卒子云）理會的。着過去。（做見科）（王伯當云）元帥喚某，有何事商議？（李密云）王伯當，喚你來不爲別，今有唐元帥領兵來，偷觀俺城池，更待幹罷！某今撥與你五員虎將，各領五百軍馬出城，四面邀截，務要擒拿住唐元帥！則要你成功而回也。（王伯當云）得令，則今日領五百軍馬，擒拿唐元帥，走一遭去。五虎分兵四面抄，橫槍勒馬逞英豪。

遇敵略展雄威力，活捉唐童見聖朝。（下）（李密云）小校，與我請將秦叔寶來者。（卒子云）理會的。秦叔寶安在？（正末扮秦叔寶上云）某姓秦名瓊字叔寶，佐於魏公李密麾下爲將。今有元帥呼喚，不知有甚事，須索走一遭去。可早來到也。小校報復去，道有秦叔寶在於轅門首。（卒子云）理會的。喏，報的元帥得知，有秦叔寶來了也。（李密云）道有請。（做見科）（正末云）元帥喚某，有何事商議？（李密云）秦叔寶，今有唐元帥李世民欺吾太甚，某今差您五虎將，各領五百人馬，五下廂埋伏，務要擒拿將李世民來！我撥與你一百軍馬便行中路，小心在意，務要成功也！（正末云）得令。則今日領着一百騎人馬，擒拿唐元帥，走一遭去。（唱）

【仙呂·賞花時】俺如今領將驅兵五下裏排，唐元帥難脫這天羅地網災。喊聲起鬧垓垓，憑着俺這英雄可便氣概，穩情取活拿得他這個世民來。（下）

（李密云）五虎將都去了也，這一去必然成功也。若拿將李世民來，某自有個主意。他舉意興心領士卒，偷觀哨瞭探實虛。若將世民擒拿住，我着那唐朝拱手納降書。（下）

校　記

〔一〕『奮』原作『忿』，音同致誤，今改。

〔二〕『男兒』原作『男子』，今據習慣用語改。

第二折

（唐元帥同元吉跚馬兒領卒子上）（唐元帥云）出師遣將興戈甲，大率雄兵擺戰圖。某乃唐元帥是也。離了長安，統領十萬雄兵，收捕李密。離洛陽十數里地，安營下寨。則説李密在金墉城裏住，某今日領着百十騎人馬，與兄弟三將軍，觀看李密城池，走一遭去。（元吉云）元帥，遠遠的望見李密城池，元帥，你看一座好城池也！（唐元帥云）是好一座城池也！（段志玄慌上云）兀的不是唐元帥和三將軍哩，你還不走哩！（唐元帥云）兀的不是段志玄。段志玄，你這般慌怎的？（段志玄云）元帥，不好也，咱走。（唐元帥云）怎麽不好了？（段志玄云）我見元帥三將軍來了，我隨後來接應元帥，不想李密四面八方，放出軍來。元帥，咱走了罷。（唐元帥云）李密家軍兵在那裏？（段志玄云）兀那後面塵土起處，軍馬來了也。（元吉云）好個不長進的！不妨事，放着我哩。（唐元帥云）咱休走，擺開軍兵，看是何人？（正末扮秦叔寶跚馬兒領卒子上云）大小三軍，擺開陣勢者。（唱）

【越調·鬬鵪鶉】我可便帥領中軍，調督着東西南北。旗按中央，分布着青紅白黑。殺氣征塵，遮天映日。爲將要知進退，分正奇，全憑着虎略龍韜，謹依着天文地理。

【紫花兒序】那元帥鋪謀定計，衆將校耀武揚威，唐元帥受困遭危。他一來是偷觀城

壘，二來是打探虛實。相欺，他正是剔蝎撩蜂尋鬬敵，便索緊緊的隄備。憑着俺將勇兵強，我直着他瓦解星飛。

（段志玄云）元帥，兀的不敵兵至也！（正末云）來者何人？（元吉云）元帥，我與他打話。兀那來的將軍，某乃不是別人，唐元帥手下三將軍元吉是也。你是何人？（正末云）某乃魏公手下秦叔寶是也。你那唐元帥，不得無禮，你怎生偷觀俺城池也？（唐元帥云）兄弟，你過來，我與他打話。兀那秦叔寶將軍，你認的我麽？（正末云）你是何人？（唐元帥云）你不認的我，則我便是唐元帥李世民。我也多聽的說你這個名兒，你若肯背暗投明，降了俺主人呵，我去聖人跟前保奏過，將你重重的賜賞加官，不強似你在李密手下爲將也。（正末唱）

【小桃紅】我這裏聽說罷憤氣吐虹霓，他小覷俺如兒戲。（唐元帥云）將軍，這背暗投明，古之常理也。（正末唱）你教我背暗投明弃仁義，你可都便休題。你今日自撞入虎窟龍潭內，遮莫你身添二翼，肩生六臂，則除是就地潑天飛。

（唐元帥云）將軍，你不如投降了俺主公罷。（正末云）唐元帥，咱兩個交戰來。（元吉云）哥哥，你壓着陣，我與段志玄兩個交戰，我着他就跑。（段志玄、元吉戰正末科）（正末云）衆軍操鼓來。（唱）

【鬼三臺】戰鼓凱，催兵騎，銃炮響，驚天地，不弱如大會垓埋伏着陣勢。（程咬金領四將上）（程咬金云）唐元帥少走，有某久等多時。（唐元帥云）他軍兵勢大，如之奈何？（正末唱）

你原來將寡與兵微，怎生和俺對敵。他那裏筋弛力盡尋空隙，俺這壁人強馬壯乘勢追。（唐元帥同二將慌下）（程咬金云）你走了，更待幹罷！（正末唱）直趕到海角天涯，則恐怕陰陵路迷。

（程咬金云）唐元帥走了也，不問那裏趕將去。（五將做趕科）（唐元帥慌上云）某乃唐元帥是也。亂戰之間，將我那馬又失了，如之奈何？後面趕的至近，兀的一個神堂古廟，我入的這廟門來，是個老君廟。老君上聖，金鞭指路，聖手遮攔。我且在此處潛躲者。（正末上云）趕着唐元帥，看着往這老君廟裏去了。小校接了馬者，我與你親自拿去。（唱）

【黃薔薇】趕到這老君廟裏，大踏步走上階基。躧亮槅虬樓粉碎，誓撞見如何躲避。（唐元帥云）可怎生是好？（正末唱）向前去扯住錦征衣，掣龍泉三尺劍光飛，斷摟頷倒偃了紫金盔。（唐元帥云）將軍，怎生縱放我，此恩异日必當重報。（正末唱）你說甚兵機，着我便輕放了你。（唐元帥云）將軍，怎生放我出這廟門，逃性命去，可也好也。（正末云）休道我不放你去，我便放了你，你也逃不出去。（唐元帥云）可怎生逃不出去？（正末唱）你覷，這其間那廟門外七重圍。

（唐元帥云）將軍，怎生饒我這一命者。（正末云）罷、罷、罷，我見你是個仁德之人，我不殺你。（唐元帥云）則怕有別的將軍來。（正末云）不妨事，我自有個主意。（程咬金同裴仁基、蔡健得、王伯當上）（程咬金云）秦叔寶趕的唐元帥入這廟裏去了，衆將圍了這廟。左右接了

馬者，我入這廟來。（做見唐元帥科，云）好也囉，秦叔寶剗的與他說話哩！唐元帥少走，喫吾一斧。（正末做着鐧架住斧科）（正末唱）

【調笑令】金蘸斧便劈，鈹楞鐧緊迎敵，鈹楞鐧緊迎敵。呀，迸萬道金光霞彩飛。（程咬金云）叔寶將軍，你怎生架住我斧那？（正末唱）着人腦蓋天靈碎，唬的他似醉如癡。（程咬金云）你怎敢侵犯俺這邊境，更待幹罷！（正末唱）你道他侵犯邊境有罪累，也須要審問個虛實。

（程咬金云）你過來，我一斧將他劈爲兩半。秦叔寶，你怎生道順着唐元帥，你敢有二心？更待幹罷也！（正末唱）

【耍廝兒】程咬金無些見識，（程咬金云）秦叔寶，你原來有二心也！（正末唱）這秦叔寶有甚私弊！他是個遊魚病虎，落在網裏，他能變化，快施威，怎的支持。

（程咬金云）秦叔寶，我要成功，你兩回三次當住，我見了魏公，敢不道的索放了你哩！（正末唱）

【聖藥王】你則是參將的權，我須是元帥職，你道我兩回三次當攔住。（程咬金云）我將他挫屍萬段。（正末唱）將你那怒氣息，和你言就裏，將他去面縛輿櫬獻京畿，那其間誅斬有何遲。

（程咬金云）您三位將軍都在此，叔寶將軍有二心，更待幹罷，我和你見魏公去來。（正末云）

住、住、住，將軍息怒，三位將軍在此，當日魏公差俺五員將，擒拿唐元帥來，不曾教俺殺壞他。這唐元帥的父親，與俺魏公是八拜交的朋友，他是元帥姪子之輩，倘若咱殺了他，魏公見怒，如之奈何？咱如今將他活拿到魏公跟前，那其間生死存亡，在於魏公，可不好那？（裴仁基云）叔寶將軍說的是。將唐童執縛定了，拿去見魏公去來。（卒子拿唐元帥科）（唐元帥云）罷、罷、罷，我悔呵遲了也，當初不聽李靖之言，果有今日之危也。我本意當初襲世充，驅兵領將作元戎。我似那病虎投崖難舒爪，魚遭鐵網怎翻騰。（下）（王伯當云）今日俺五虎將成功也，見魏公去來。（正末云）咱魏公跟前獻功去來。（唱）

【尾聲】傳號令軍政司牢監繫，用劍戟槍刀緊圍，準備着凱還報捷獻俘囚，恁時節賜賞封官可兀的那場喜。（下）

（程咬金云）三位將軍，俺見元帥獻功去來。驅兵領將顯英雄，軍前一陣見輸贏。將兵疾便差飛報，五將今朝建大功。（同下）

楔子

（正末扮李靖領卒子上，云）某乃李靖是也。自從唐元帥領兵收捕李密去了，未知勝敗如何。小校轅門首覷者，若有軍情事，報復我知道。（元吉同段志玄上）（段志玄云）路上怎敢消停

住，則怕後面趕將來。某乃段志玄是也。俺二人跟着元帥領兵將捕李密，被李密家軍馬擒拿將元帥去了，俺兩個剛剛的逃出個命來。俺見軍師去來。（元吉云）你還説嘴兒哩，後面追兵來了，走、走、走！（段志玄云）住、住、住，老三咱慢慢的走。（元吉云）則怕後面趕將來。（段志玄云）你且住，咱把這軍兵見見數，也好回軍師話。（元吉云）俺唐元帥也被他拿將去了，那裏顧的那軍兵，咱折到有太半人馬，如之奈何？（段志玄云）不妨事，見軍師去來。可早來到帥府門首也。小校報復去，道有三將軍元吉同段志玄來了也。（卒子云）理會的。喏，報的軍師得知，有元吉同段志玄來了也。（正末云）着他過來。（卒子云）理會的。着過去。（做見科）（正末云）三將軍勝敗如何？（元吉云）不枉了做那軍師，好委的妙哉。（正末云）你説甚麽？（元吉云）我説道早知則依着軍師，不去倒好來。俺唐元帥領兵到那裏安了營寨，唐元帥道，您兩個守着營寨，則説李密一座好金墉城，我去看一遭去。我當不住，我也跟着元帥去。委的一座好金墉城。他放出軍馬來，將俺圍住，亂戰之間，不知唐元帥那裏去了。我那哥哥也！（正末云）段志玄，你因何不領兵接應去？（段志玄云）軍師不知，剛唐元帥去了，我隨後領兵接應將去，不想李密家手下五員將，各領軍馬，四城門放出來，俺二人和他交鋒，他那壁五員將，戰着俺這壁兩個，能狼怎敵衆犬？俺兩個和他廝殺了一日，被他那壁軍來的多了，唐元帥不知那裏去了。軍師不要愁他，他好歹住幾日來也。（正末云）噤聲！你剗的還戲説哩，不知唐元帥那裏去了，要你兩個做甚麽！小校將這兩個執縛定，見聖人去來。（元吉云）軍師可憐見，不干俺兩個事，當初俺兩個勸元帥不要去，都是劉文静攛掇的唐元帥去來。（正

末云）且住者，你二人且一壁有者，小校喚將劉文静來者。（卒子云）理會的。劉文静安在？（劉文静上云）事有足詫，物有固然，小官劉文静是也。自從唐元帥去了，至今音信皆無，未知輸贏勝敗。今日軍師呼喚，須索走一遭去。可早來到也。小校報復去，道有劉文静來了也。（卒子云）理會的。喏，報的軍師得知，有劉文静來了也。（正末云）着他過來。（卒子云）理會的。過去。（做見科）（正末云）劉文静，你見這三將軍麽？（劉文静云）呀，三將軍、段志玄，您二將來了也，唐元帥勝敗如何？（元吉云）你還問唐元帥哩！俺元帥到的那裏，未曾與王世充交鋒，先看李密家金墉城。不想李密知道了，差五員將開放四城門，放出軍馬來，早是俺兩個，若是别人呵，這其間也被他拿將去也。老劉可不干俺兩個事，都是你着元帥去來。（劉文静云）如今唐元帥在那裏？（元吉云）被李密五虎將拿將去了也。（正末云）劉文静，你聽的麽？我當初不要元帥去，你將元帥擡掇的去了，今日更待干罷！這樁事都在你身上。（劉文静云）軍師放心，若與王世充交鋒，唐元帥有失，可也難保；李密和小官關親，因爲煬帝天下尋問，李密親屬都要殺壞了，小官爲因是他親，將小官下在太原獄中。若不是唐元帥興起義兵，放了小官，險被李密連累了我性命。有此之恩，我今親自到於金墉城，李密若見了小官，必然放唐元帥回國也。（正末云）劉文静，你用多少人馬？（劉文静云）小官不用多，則用十數騎人馬够了。小官不敢久停久住，則今日便索長行也。（正末云）劉文静，你這一去，小心在意者。（劉文静云）小官這一去，李密必然放唐元帥還國也。（正末背科，云）我觀劉文静面目，也有一百日之憂。（正末看劉文静科，云）劉文静，你放心去，我已自安排定了也。（正末唱）

【正宮・端正好】則爲他逞粗豪，到今日遭危難，則要你保護的人馬平安。今日個扶危救困休辭憚，疾便的牽戰馬上雕鞍，也不用排隊伍列旗幡。若是你功成後免摧殘，若還你有失所，那其間惹愁煩。哎，將軍也今日個方顯你這英雄漢。（下）

（劉文静云）則今日領着十數騎人馬，便索長行。忙呼軍士莫消停，疾便驅馳晝夜行。親身若到金墉地，管教元帥早回程。（下）

第三折

（李密領卒子上，云）部下雄兵如猛虎，活拿唐童李世民。某乃魏公是也。叵奈唐元帥無禮，他無故領兵，偷觀某城池，更待干罷！某着五虎將，與唐元帥交鋒。不想衆將果然將唐元帥拿將來了。某想見今十八處軍兵，某都皆不懼，惟有長安唐公手下兵多將廣。唐公幼小時，某與他曾爲八拜交朋友。我今將唐元帥留在此處，可爲質當，我着唐公正目不敢將某視之。等某將各處軍馬收伏了時，那其間自有個主意。小校便分付軍卒，將唐元帥下在南牢，着人好生看守者。（卒子云）理會的。（李密云）小校門首看者，若有軍情事，報復我知道。（劉文静上，云）小官劉文静是也。自離了長安，來到此處，可早至府門首也。令人接了馬者。小校報復去，道有唐公手下差一人，乃是劉文静，在於門首。（卒子云）喏，報的元帥得知，有劉文静在於門

首。（李密云）是劉文静，着他過來。（卒子云）理會的。過去。（見科）（劉文静云）魏公數年不見，小官有一拜。（李密云）劉文静，你因何而來？（劉文静云）小官奉俺唐公命，有唐元帥東征洛陽王世充，因打此處過，不會敬來拜見大元帥，有失叔姪之禮。元帥怎生看唐公舊交之情，小官劉文静忝賴微親，望元帥寬恕者。（李密云）可知唐公差你來見我，你與我關親，故着你來。想您唐元帥領兵，侵犯俺境界，偷觀俺城池，覷某如草芥。既他無尊敬之心，我有何舊交之面。劉文静，你也來的好，您唐元帥獨自一個也心悶，正無一個做伴的哩。小校將劉文静拿去南牢裏與唐元帥作伴去。（卒子做拿劉文静科）（劉文静云）好也，兀的不買了一個饒一個，連我也回去不的。也好，李靖軍師也，端的你那陰陽有准也。則爲他驅兵領將統戈矛，偷觀城寨惹閒愁。我當初是非只爲多開口，今日做煩惱皆因強出頭。（下）（李密云）小校將劉文静下在南牢中也不會？（卒子云）下在南牢中了也。（李密云）某所懼者乃是唐公，今日將他這二人質當在此，某覷各處諸侯，易如翻掌。爭利圖強百戰餘，雄兵浩大有征夫。拘將二將監囚住，我着那唐公拱手納降書。（下）（外扮孟海公上云）幼小會將武藝習，六韜三略有誰及。驅兵領將除殘暴，赳赳威名天下知。某乃大將孟海公是也。某手下有雄兵四十萬，戰將有千員。因爲隋失其政，豪傑並起，見今十八處軍馬，遞相征伐。某虎視着這滄州渤海郡。今有李密無禮，他倚仗他兵多將廣，霸住金墉鞏洛三倉，數次領兵，侵擾俺這鄰境，更待干罷！某今日差人下將戰書去，單搦李密與某交戰，別辨個贏輸。說與下書之人，小心在意，疾去早來。驍勇雄兵齊奮力，個個施逞顯武藝。三軍圍住金墉城，試看今番擒李密。（下）（李密領卒

子上，云）胸襟浩氣冲牛斗，萬卷兵書腹内藏。某魏公是也。自從將唐元帥擒拿在此，不想他後差劉文静來，某連劉文静也囚於南牢中，將此二人，永爲質當。某着唐公不敢正目而視之。某覷各處諸侯，易如翻掌。小校門首覷者，若有軍情事，報復我知道。（卒子云）理會的。（做報科，云）可不早説。喏，報的元帥得知，今有滄州孟海公，下將戰書來索戰哩。（李密云）叵奈孟海公無禮，量你何足道哉！則今日領四十萬大軍，某親自爲帥，留下魏徵、徐茂公，着他二人緊守城池，休教有失。某則今日擒拿孟海公，走一遭去。親身爲帥顯英雄，鳴金擊鼓助威風。今朝若到滄州郡，放心我活捉滄州孟海公。（下）（孟海公跚馬兒領卒子上，云）某乃孟海公是也。不想李密親自領兵來與某交戰，大小三軍，擺開陣勢，兀那遠遠的，敢是李密家軍兵來了也。（李密跚馬兒領卒子上，云）某魏公李密是也。可早來到這滄州也。大小三軍，擺開陣勢。來者何人？（孟海公云）某乃大將孟海公是也。你來者何人？（李密云）某乃魏王李密是也。你及早下馬受降。（孟海公云）這廝無禮也，敢誇如此大言。小校操鼓來！（做戰科）（孟海公云）李密家軍馬勢大，不中，走、走、走！（下）（李密云）這廝走了也。更待干罷，不問那裏趕將去！（下）（孟海公慌上云）某孟海公是也。可怎生是好？與李密廝殺了一日一夜，到的天明，被李密將某滄州城也賺了，某如今領着些敗殘軍，不問那裏，潛藏躲避去也。密排甲馬干戈動，舉意興心全得勝。今番大敗總輸虧，今日個將少兵微怎敵衆。（下）（李密領卒子上，云）歡來不似今朝，喜來那逢今日。某魏公李密是也。今爲滄州孟海公領兵，與某拒敵，不想被某則一陣，殺退了孟海公，又得了滄州。某自興兵以來，端的是旗開得勝，馬到成

功。皆因是某雄威勢大。雖然如此，某則要並除天下羣雄。我今脩一封書，差小校便往金墉城，說與魏徵和徐茂公知道，言某自到滄州，則一陣大破孟海公，得了滄州。我書上寫着，但是牢中不問輕重罪囚，如書到盡皆赦免。小校你將的書去。（卒子云）理會的。（做接書科）（李密云）小校你回來，你看我却忘了，上寫着牢中輕重罪囚，盡皆赦免。南牢中可有唐元帥和劉文靜，我要將他兩個永爲質子，不放他還邦。（做展開書科，云）左右將筆來，我去這書背後寫一行：『南牢二子不放還邦。』〔二〕小校你說與他二人，則依着我的將令行，不可有失。（卒子云）理會的。則今日將着書呈，不敢久停久住，便索長行也。（下）（李密云）小校去了也。誰想某則一陣，得了滄州，一壁廂安排筵宴，犒賞三軍，某且回後帳中去。威風赳赳統三軍，到此今朝一戰功。凱歌得勝班師日，大破滄州孟海公。（下）（徐茂公引卒子上，云）少年金帶掛吴鈎，鐵馬西風塞草秋。全憑匣中三尺劍，坐中往往覓封侯。某姓徐名勣字茂公，幼而習文，頗知韜略之書。因豪傑並起，某先隨翟讓起義于瓦岡，因除翟讓後，佐於魏公李密手下。見今魏公手下，有雄兵百萬，戰將千員，某中有二士三賢五虎七熊八彪，〔三〕虎據於金墉城，此處糧多草廣。今因孟海公作亂，魏公親自爲帥，統領四十萬雄兵，征伐去了。元帥的將令，着某與魏徵大夫，緊守城池。俺二人每日在帥府中辦事。左右門首看者，若魏徵大夫來時，報復我知道。（卒子云）理會的。（正末扮魏徵上云）小官姓魏名徵字玄成，魏州曲城人也，幼習儒業，頗看詩書。因豪傑並起，某佐於魏公李密手下。今有魏公領兵東征孟海公去了，留下小官與徐茂公看守城池。想小官幼習儒業，螢窗雪案，尋師訪友，苦志勤學，甫能得

今日崢嶸。又遇此紛紛士馬，何時得定也呵！（唱）

【南吕·一枝花】我幼年間習文養性情，今日個演武施心量。脫離了螢窗積凍雪，又在這虎帳冒風霜。咱用舍行藏，雖不去陣面上驅兵將，終日在帳幄中將謀計掌。則願得一統乾坤，免致的羣雄擾攘。

【梁州第七】雖不似朝御殿密排干羽，我則待要挽銀河淨洗戈槍。則這稱臣拜舞在金階上，你看我調和鼎鼐，燮理陰陽，盡忠報國，論道經邦，寫丹書千載留芳，播清風萬古名揚。我、我、我，則待學行公正姬旦興周，是、是、是，則待學施威武吕望翦商，來、來、來，試看我這一個秉忠誠伊尹扶湯。自思這場，唐元帥今日遭羅網，要縱放，便休想。赤緊的獄訟謳歌歸大唐，俺魏公使不着你馬壯人強。

（云）可早來到也。小校報復去，道有魏徵大夫來了也。（卒子云）理會的。喏，報的大人得知，有魏徵大夫來了也。（茂公云）道有請。（卒子云）理會的。有請。（做見科）（茂公云）大夫來了也。大夫請坐。（正末云）茂公有坐。（茂公云）大夫，自從俺元帥去之後，不知信息如何？（正末云）小校着守城軍校四門牢守，則怕軍前有人來時，報復我知道。（正卒子上云）自家是魏公手下的手將，奉魏公的將令，差我帶書來，與魏徵、徐茂公。某須索見大人，走一遭去。可早來到也。小校報復去，道有魏公軍前，差一小將，持一封書，來見二位大人。（卒子云）理會的。喏，報的大人得知，有魏公差一手將，持書來見。（茂公云）着他過來。（卒子

云）理會的。過去。（做見科）（正卒子云）小將是魏公差來，寄一封書與二位大人得知，俺元帥到的滄州，則一陣殺退孟海公，奪了滄州。元帥賞軍犒勞了，然後班師回城也。（正末云）俺元師得勝也。（唱）

【四塊玉】聽道罷喜氣揚，歡情暢，聽的將孟海公擒拿靖邊疆，今日個旗開馬到雄威壯。（茂公云）俺元帥這一遭，端的威名廣大，四海皆揚也。（正末唱）削平的虜寇寧，撫循的黎庶康，給散與那軍士賞。

（正卒子云）二位大人，俺元帥說與二位大人，把南牢中一應犯罪之人，輕重盡皆饒免。有書呈在此。（下）（茂公云）將書來我看。（做看書科，云）大人，你看書中意，說道元帥得了滄州，殺退孟海公，犒賞了軍士，安撫了黎民，選日回程。說與魏徵和徐茂公，將南牢中一應犯罪之人，盡皆饒免。（正末云）元帥如此大德，左右喚將刑房司吏來者。（卒子云）理會的。刑房司吏安在？（淨扮刑房司吏上云）自小攻書學文墨，指望爲官身榮貴。頭一考在丘八房，第二考在户房内。我如今見在刑房爲吏典，蕭何律令都不會。外名喚做糊突蟲，小名喚做全不濟。小子姓全名慢字不濟，在這刑房做着吏典。今日正在司房裏看百家姓，有堂上兩個大人呼喚，不知有甚事，須索走一遭去。（卒子云）你快過去見大人去。（淨云）你不要慌。（做見科）（茂公云）兀那廝，你是甚麽人？（淨云）小人是令史。（茂公云）怎生喚做令史？（淨云）小人這衙門裏，官人得的銀子官人使，外郎得的外郎使，因此上喚做令史。（正末云）兀那廝，

你將那南牢中一應犯罪之人的文卷，並一應罪人，都與我打點出來。（淨喚科，云）理會的。兀那南牢裏看監的，將一應犯罪的人，都放出來，大人請他喫茶哩。（衆囚上，跪科）（茂公云）兀那外郎，你一個個律那花名說着與他那罪過。（淨做點名科，云）哈三、耿五、李六、迴得明、鄒世傑、世不來、便不去，都有了也。二位大人，判個斬字，都殺了罷，省的在這裏打攪，我也要家去喫三鍾哩。（正末唱）

【罵玉郎】今日個寬恩饒免從天降，疾便的喚押獄問刑房。（云）張千，（唱）你將那沉枷鐵鎖都開放，遮莫是犯滿徒發遞流，不問那該笞杖。

【感皇恩】呀，遮莫是斬絞殘傷，都與我盡放還鄉。（淨云）大人，可是放那幾樣罪人？（正末唱）拖租稅免徵收，欠糧草休輸納，倒驛馬不賠償。不問是監臨主守，不問是庫務倉場，着他每還職事，無罪責不追贓。

【採茶歌】從今後舉賢良，整綱常，恁時節太平天下共天長，四海聞知皆感荷，萬民歡忭樂寧康。

（茂公云）兀那犯罪之人，俺魏公元帥將令，將您這一應犯罪之人，盡皆饒免，着您各自寧家去也。（衆謝科）（下）（淨云）上告二位大人，止有南牢內兩個囚人，不曾放出。（茂公云）你可不早說，便着放出。（淨云）張千去南牢裏，拿出那兩個囚人來。（張千拿唐元帥、劉文靜上）（唐元帥云）某乃唐元帥是也。悔不信李靖之言，果有此禍。自從將某擒拿在南牢，

可早一百日光景也。有劉文静前來，也連他下在南牢。今日聽知的元帥將令，將南牢下一應罪人，盡皆饒免。有魏徵大夫和徐茂公呼喚，須索走一遭去。（劉文静云）元帥這一呼喚，必然放咱還邦也。俺見大人去來。（做見科）（茂公云）大夫，可是他這二人？（唐元帥云）大夫，多蒙元帥寬恩也。（正末唱）

【賀新郎】我見他威風赳赳貌堂堂，端的是一表非俗，真個有貴人儀像。他那裏躬身叉手在庭階上，施禮罷端詳了半晌，我見他貌威嚴凛凛軒昂，險摧折了擎天白玉柱，枉埋没了架海紫金梁。（茂公云）大夫，是好兩員虎將也。（唱）也是他時間受困懷惆悵，有如那飢鷹權附人，他若是飽後便飛颺。

（唐元帥云）二位相公，既然有叔父如此恩惠，怎生早放俺二人回還，可也好也？（茂公云）住、住、住，你二位將軍，不知俺二人在此，則依着元帥將令行。（唐元帥云）魏公寫着道罪無輕重，盡皆饒免。南牢下則遺下俺二人，未曾饒免哩。（劉文静云）二位相公，元帥的將令，賞罰縱放，事同一體也。（正末唱）

【紅芍藥】你道是賞罰縱放要斟量，使不着你意急心忙。你又不比户婚田土與爭桑，酒後也鬬毆相傷。（唐元帥云）當初是我一時間不是，二位相公，怎生方便者。（正末唱）你不合侵犯他邊界上，因此上引鬬起這軍馬刀槍。（茂公云）大夫，你將那元帥書上寫的字樣，着他二人看。（正末云）你二人試看這書者。（唱）後面有大字兒一款自參詳，寫着道不放你

便還邦。

（唐元帥云）二位相公，俺這一番不能够還國，再不能回長安也。（劉文静云）二位相公，怎生做個計較，可也好也。（茂功云）二位將軍休心困，看大夫怎生做個主張也。（正末唱）

【菩薩梁州】他將我哀告的恓惶，茂公道是由咱主張。我擱着這筆尖兒暗想，（做尋思科，云）好、好、好！（唱）我將這『不』字改做『本』放還邦。（唐元帥云）多謝了大夫也。（茂公云）大夫，若魏公來發怒，則怕不中麽？（正末唱）俺魏公發怒我承當。（茂公云）大夫，你可怎生支對也？（正末唱）是他那親身書寫分明朗。（茂公云）這般呵可以也。（正末唱）有顯證不須強，誓做下昧己瞞心這一場。（云）若魏公見了這書呵，（唱）我着他不敢自聲揚。

（茂公云）您二位將軍，便索回去，小心在意者。（唐元帥云）我若到的長安，見了主公，言過此事，此恩必當重報也！（茂公云）二位將軍，既然得脫，快逃你那性命，則怕俺元帥得知呵，使人來趕，你快出城去！（正末云）兩個將軍，於路小心在意者。（唐元帥云）理會的。多虧二位大人也。（正末唱）

【尾聲】你去那高山峻嶺頻凝望，密樹深林緊躲藏，若撞見讐人怎輕放。你到長安故邦，設筵會共君臣每宴享。（唐元帥云）二位大人，此恩異日必當重報也！（正末唱）你將這改『不』字的恩人慢慢想。（同下）

（劉文静云）嗨，元帥，早是遇着魏徵大人，改過字樣，若不是他呵，俺豈得還邦！（唐元帥云）罷、罷、罷，有恩的是魏徵、徐茂公，此恩必當重報；有讐的是程咬金那匹夫。俺二人也不索消停，便索出城去也。（劉文静云）元帥，咱行動些兒。則得出了這城門，暗轉間道，不分星夜的行將去也。（唐元帥云）劉文静你見麽，兀的遠遠的征塵起處，不有軍馬來也，則怕是李密家軍馬來呵，如之奈何？（外扮殷開山領卒子上，云）幼習吕望六韜文，胸中磊落志經綸。雄威盡節扶明主，輔佐唐皇顯姓名。某大將殷開山是也。奉俺軍師李靖的將令，着某領一萬雄兵，在此接應唐元帥，未知幾時迴還也？（唐元帥云）劉文静，兀的不是軍馬至也。（劉文静做看科，云）元帥，兀的不是殷開山。（殷開山做見科，云）兀的不是唐元帥。（做見科，云）元帥，我奉着軍師的將令，領一萬軍馬，特來接應。元帥索是驚恐也。（唐元帥云）殷開山，我險些兒不能够見您也。這一場多虧了魏徵和徐茂功二位大夫也。（劉文静云）元帥，咱行動些，則怕李密得知，差人來趕，可怎了也。（殷開山云）元帥請上馬，這裏不比他那金墉城，這裏是張兵野戰之地也。（唐元帥云）我當初悔不聽軍師之言，今日果有這場驚恐。我當初領將驅兵收洛陽，誰知到此有災殃。若非魏徵施巧計，俺二人怎能性命得還邦。（同下）

校記

〔一〕『南牢』原作『征牢』，誤，王本已改，今從。

〔二〕『三賢』二字原缺，據上文補。

第四折

（淨元吉同段志玄領卒子上）（元吉云）帥鼓銅鑼一兩聲，轅門裏外賣燒餅。聽的敵兵來索戰，唬的營中肚裏疼。某乃元吉是也。今奉軍師將令，聽知的俺唐元帥回來也，安排下筵席，等待唐元帥。知他幾時回來？（段志玄云）三將軍，茶飯都完備了也。（元吉云）令人請軍師去了，這早晚敢待來也。（正末扮李靖上云）某乃李靖是也。今有唐元帥回還，某差殷開山領兵接應去了。某觀了氣色，唐元帥今日必然到也。分付二將，在元帥府安排慶喜的筵席，等待唐元帥。某須索走一遭去。（唱）

【雙調·新水令】祥雲晚日照龍樓，拂天香瑞煙兩袖。金壺斟壽酒，果桌列珍饈。今日個宴享公侯，聽一派樂聲奏。

（云）令人報復去，道某來了也。（卒子云）理會的。喏，報的將軍得知，有軍師來了也。（二將做接科）（元吉云）早知軍師來到，只合遠接，接待不着，勿令見罪。軍師，今日筵席都安排了也，未知唐元帥幾時回來也？（正末云）兩個將軍，筵席都有了麽？（段志玄云）都有了也，則等唐元帥來，嚼食耍子。（正末云）您二人轅門外遠接，這早晚敢待來也。（元吉云）理會的。（唐元帥同劉文静、殷開山上）（唐元帥云）歡來不似今朝，喜來那逢今日。某唐元帥是

也。自從將某囚在南牢中，可早一百日光景。多虧了魏徵、徐茂公，放某回還。今日來到這長安也，須索元帥府見軍師去來。（劉文静云）元帥，兀的軍師又差人來接元帥哩。（淨做見科）（元吉云）哥哥來了也，我道你不要去麽。（殷開山云）都是你來。（段志玄云）軍師着俺來遠接元帥，則怕路上有狼。（唐元帥云）軍師在那裏也？（元吉云）在元帥府安排下筵席，等待元帥哩。（唐元帥云）左右接了馬者。（段志玄報科，云）報的軍師得知，唐元帥下馬也。（正末做接科，云）元帥煞是驚恐也。（唐元帥云）此一場多虧了軍師也。（正末唱）

【雁兒落】元帥早解開心上憂，展放眉間皺，歡從額角生，喜向腮邊透。

（唐元帥云）我險些兒不能够見軍師衆將之面也。（正末唱）

【掛玉鈎】恰便似殷紂將文王羑里囚，險落在他人彀。你便似大海鰲魚脱釣鈎，誰縱放？誰收救？（唐元帥云）多虧了魏徵大夫也。（正末唱）我這裏叙間别，勞台候，爭些兒有命難逃，有國難投。

（唐元帥云）軍師不枉了，你端的是陰陽有准，禍福無差。軍師看某面色，道某有一百日之憂，不可去。某堅心要去，不合觀看李密家金墉城。誰想李密知道，差五虎將領兵出城，與某交戰。元吉和段志玄大敗虧輸，將某趕至一老君廟。叵奈程咬金無禮，將斧三遭劈將來，若不是秦叔寶將鐧架住那斧呵，那裏取我這個性命來？將某下在南牢。不想劉文静後來，也將他下在南牢，到今整整的一百日也。若不是魏徵改詔，我永不得還國。有恩的是秦叔寶、魏徵大夫、

徐茂公，有讐的是程咬金那個匹夫。此恨痛入骨髓也！（正末唱）

【川撥棹】聽了他說緣由，面帶着百日憂。你則待擅動戈矛，忙鞴驊騮，顯威風英雄赳赳，做先鋒爲帥首。

（元吉云）元帥，你那一日不看他那金墉城也罷，都是你惹的禍。（正末唱）

【七弟兄】望金墉便走，遇着那寇讐，他和你做敵頭，你兵微將寡難挑鬬，他那裏人強馬壯逞擻搜，得空便心急忙馳驟。

（唐元帥云）則是程咬金那匹夫無禮也。（正末唱）

【梅花酒】呀，老君堂緊趁逐，他前後搜求。似潑水難收，你魂魄悠悠。程咬金斧便劈，秦叔寶鐧臨頭，你可便怎措手？南牢內廝幽囚，時運蹇志難酬，詔書上要存留，險些兒喪荒坵，險些兒喪荒坵。

【喜江南】呀，若不是魏徵用計怎干休？放還邦國到神州。今日個風雲慶會賽成周，六府孔脩。從今後，煙塵虜寇盡平收。

（唐元帥云）這一場多虧了軍師也。（正末云）將酒來，我與元帥遞一杯慶喜酒者。（做遞酒科，云）元帥滿飲一杯。（元吉先接酒飲科）（劉文靜云）元吉將軍，元帥不會飲哩，你怎敢倒先喫？（元吉云）你那裏知道，我先喫個壓驚的鍾兒。（正末云）元帥滿飲一杯。（唐元帥做飲酒科，云）慢慢飲酒，看有甚麽人來。（外扮房玄齡上云）高鳥相良木而棲，賢臣擇明主而佐。

某乃房玄齡是也。今奉聖人的命，因唐元帥無事還國，皆是李靖軍師並衆將之功，着某去元帥府加官賜賞去。可早來到也。不必報復，我自過去。您衆將望闕跪者，聽聖人的命：聖明主整頓華夷，衆文武肅靖邊陲。唐元戎南征北討，統雄兵奮勇迎敵。捨殘生於家爲國，仗英雄定亂除危。李藥師運籌帷幄，觀氣色善識兵機。唐元帥總督軍將，選英雄文武參隨。賜金銀表裏鞍馬，衆將士蔭子封妻。李藥師爲行軍總管，授軍師掌握權威。今日個風雲慶會，共祝讚萬歲天齊。望闕謝了恩者。（衆云）感謝天恩。（正末唱）

【沽美酒】玉階前謹頓首，玉階前謹頓首，金殿上拜宸旒，舞蹈揚塵三叩頭。我這裏躬身叉手，動簫韶，八音奏。

【太平令】則願的享國祚天高地厚，掌皇圖萬載千秋。邊塵靜清寧烽堠，國朝安雍熙宇宙。一齊的讚祝進酒，滿斟着玉甌，萬萬歲齊天聖壽。

（房玄齡云）文官把筆清寰宇，武將提刀定太平。一人有慶安天下，萬國來朝賀聖明。（同下）

題目　秦王脫難金墉城

正名　魏徵改詔風雲會

長安城四馬投唐

劇目説明

此劇今存《脈望館抄校本古今雜劇》本，王季烈《孤本元明雜劇》據以移録。關於此劇的年代，可參見《程咬金斧劈老君堂》劇劇目説明。今以脈望館本爲底本，用王本參校。

楔　子

（冲末王世充領卒子上，云）三尺龍泉萬卷書，皇天生我意何如？山東宰相山西將，彼丈夫兮我丈夫。某乃王世充是也，乃王學之子。爲某文通三略，武解六韜，因爲隋失其政，天下豪傑並起，某在此洛陽，聚雄兵百萬，戰將千員，自稱鄭王，久鎮於洛陽。叵奈李密無禮，他在此金墉城，聚雄兵百萬，自號魏王，數次侵犯我邊境。我如今要與他交戰，爭奈此人糧多將廣，

無計可敵。某手下有一員上將，乃是單雄信。此人文武雙全，足智多謀。喚將單雄信來，與他商議。小校請將單雄信來者。（卒子云）理會的。單雄信安在？（單雄信上云）幼小曾將武藝習，南征北討要相持。臨軍望塵知敵數，對壘嗅土識兵機。某乃單雄信是也，幼而習文，長而習武，某智勇雙全，今佐於洛陽王世充麾下爲上將。今有元帥呼喚，不知有甚事，須索走一遭去。可早來到也。小校報復去，有單雄信在於轅門首也。（卒子云）理會的。喏，報的主公得知，單雄信來了也。（王世充云）道有請。（卒子云）理會的。有請。（做見科）（單雄信云）元帥，呼喚小將，有何事商議也？（王世充云）將軍，喚你來別無甚事，叵奈李密無禮，他倚仗着兵多將廣，數次侵犯俺邊境。我今欲要與他交戰，爭奈俺這裏缺少糧草，難與他拒敵。請將你來，與你商議，有何妙策也？（單雄信云）元帥，量李密何足道哉！小將有一計，元帥脩一封書，差一使命前去，先問李密借糧草。他若見了元帥書呈，他必然借與糧草。若得了糧草呵，那其間領兵與他交戰，未爲晚矣。（王世充云）單雄信，你說的差了也。俺如今要與他交鋒去，他如何肯借與俺糧草那？（單雄信云）元帥，某有一計，可是這般。（做打耳喑科）（王世充云）此計大妙！便差使命，將着某的書呈，直至金墉城，問李密借糧草走一遭去。略施巧計定機謀，龍韜虎略有誰如。若將糧草施軍校，方顯英雄大丈夫。（同下）（李密領卒子上，云）少年錦帶〔二〕掛吴鈎，鐵馬西風塞草秋。全憑匣中三尺劍，坐中往往覓封侯。某乃大將李寬之子李密是也。因爲隋失其政，某同翟讓起義於瓦岡，聚衆數萬。後翟讓身亡，衆將扶某爲主。某在此金墉城，脩蓋鞏洛三倉，自號魏王之職。某文通三略，武解六韜，寸鐵在手，有

萬夫不當之勇。某手下雄兵百萬，戰將千員。其中有二士三賢五虎七熊八彪，某屯糧可有十年之盛。今日在於元帥府理事，小校轅門首覷着，若有軍情事，報復我知道。（使命上云）雷霆驅號令，星斗煥文章。小官王世充手下使命是也。奉俺元帥的來令，將着書呈至金墉城，見李密元帥。可早來到也。小校報復去，有洛陽王世充，遣一使命持書，來見元帥。（卒子云）理會的。喏，報的主公得知，有洛陽王世充，差使命至此也。（李密云）着他過來。（卒子云）理會的。過去。（使命見科）（李密云）那廂來的使命？（使命云）小官是王世充手下使命，持書來見元帥也。（李密云）將書來某看。（使命云）書在此。（做看書科，云）使命且一壁有者。（使命云）理會的。（李密云）既然王世充問某借糧，小校與我請將程咬金來，某與他商議此事也。（卒子云）理會的。程咬金安在？（淨扮程咬金上云）馬兒不喫草，把他來瘦了。某乃大將程咬金是也。十八般武藝，無有不拈，無有不會。上的馬去，番番不濟。正在窩鋪裏打盹，有小校來報，元帥呼喚，須索走一遭去。可早來到也。小校報復去，有程咬金在於門首。（卒子報科，云）理會的。喏，報的元帥得知，程咬金來了也。着他過來。（卒子云）理會的。過去。（淨程咬金見科，云）喚咬金那裏使用？（李密云）喚你來別無甚事，今有王世充，差一使命，持書前來，問某借糧。請你來商議，借與他好，不與他好？（淨程咬金云）元帥有甚麽事，咱這裏有的是糧，借與他些糧，圖他些利錢，可不好。（李密云）你也說的是，再做個計較。小校請將徐茂公來者。（卒子云）理會的。徐茂公安在？（徐茂公上云）神機妙策人難料，帳下常驅百萬兵，某姓徐名勣字茂公，祖居曹州離狐人也。幼而習文，長而習武，文武兼濟，

佐於李密手下爲上將。元帥呼喚，須索走一遭去。可早來到也。小校報復去，〔三〕道有徐茂公在於門首。（卒子報科，云）理會的。喏，報的元帥得知，徐茂公來了也。（李密云）着他過來。（卒子云）理會的。過去。（做見科）（李密云）茂公，喚你來別無甚事，今有洛陽王世充，差一使命來問某借糧。我與程咬金商議，此人言説與他，你意下如何也？（茂公云）元帥，敢不可與他也。（李密云）茂公，你不知這王世充，他是我姪子之輩，你看這書上，寫着『辱姪問尊叔大魏王前借糧』，況兼俺這金墉城，離洛陽不遠，兩家相和可不好。俺這裏鞏洛三倉，無數的糧米，他借的我多少也。（茂公云）元帥，這的是他的計策，不可借與他糧也。（李密云）茂公，你家裏兒女没米喫，你看着爭忍。俺明日缺少糧草，我不信他不還我也。（茂公云）他來借糧，試探主公心腸。倘若借與他糧，他別處起軍來，〔三〕悔之晚矣！（李密云）茂公無禮！我要借與他糧，你堅意不肯，必有他意。將茂公貶在黎陽，不用此人，速退！（茂公云）誰想此人不聽某之言，他久後悔之晚矣也！我忠心主意要興兵，逆耳忠言不肯聽。今朝貶上黎陽去，久以後死在他人掌握中。（下）（李密云）茂公去了也。（淨程咬金云）量他一個，打甚麽不緊，放着我哩。（李密云）喚那下書的來。（使命見科〔四〕）（李密云）你去説與吾姪，我借與他十萬糧。（使命云）謝了元帥。小官回王世充話走一遭去。〔五〕（下）（李密云）使命去了。憑着某手下兵多將廣，虎視天下英雄，有何懼哉！軍兵浩大列千層，胸中韜略顯威名。天下英雄聞吾怕，雄威久鎮金墉城。（下）（王世充領卒子上，云）某乃王世充是也。昨差使命前去金墉城，問李密借糧，未知肯借不肯借？小校門首望者，若來時，報復某知道。（使命上

云）小官使命是也。奉元帥命，差某問李密借糧，此人欣然而許，借與俺十萬糧，都至了也。回元帥話，走一遭去。可早來到也。小校報復去，有使命回來了也。（卒子報科，云）理會的。喏，報的主公得知，使命來了也。（王世充云）着他過來。（卒子云）理會的。過去。（使命見科）（王世充云）借糧一事如何？（使命云）主公，果然此人並不推辭，借糧十萬，都至此也。（王世充云）有了糧也！李密也，正中吾計。單雄信的是也！便差人下將戰書去。因爲你打拆了周公廟宇，神人見怒。故託一夢，助我神兵十萬，約定來日申時交戰。（使命云）小官願下戰書去。（王世充云）你小心在意，疾去早來也。（使命云）我出的帥府門來，不敢久停久住，便索下戰書，走一遭去。（下）（王世充云）使命去了也。小校說與三軍，聽吾將令：甲馬不得馳驟，金鼓不得亂鳴。不得交頭接耳，不得語笑喧嘩。但凡違令者，必當斬首。便好道兵者國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某憑着神鬼之兵，必然得勝，覷李密一鼓而下。我運用神機使鬼兵，各施英勇顯神通。焰焰烈火衝天砲，靄靄旌旗蕩彩雲。萬馬千軍皆奮勇，三頭六臂盡施呈。人人騎着金睛吼，個個跨着錦毛熊。擒拿彼將如翻掌，剿殺敵兵似掃塵。拿住李密親殺壞，放心還營齊和凱歌聲。（下）（李密領卒子上，云）某乃李密是也。今日無甚事，在於帥府理事。小校門首覷者，看有甚麼人來？（使命上云）小官王世充手下使命是也。今奉俺元帥將令，着某下戰書去。來到轅門首也。小校報復去，有王世充手下使命在於門首。（卒子云）喏，報的元帥得知，有使命在於門首。（李密云）着他過來。（卒子云）理會的。過去。（使命見科，云）小官奉俺元帥將令，着某持一封書，來見元帥。（李密云）將書來我看。

（做看書怒科，云）叵奈王世充無禮也！我好意助糧十萬，與你共拒這天下英雄，你倒領兵征伐某來，更待干罷！使命，某已知道了，來日交兵，你自先回。（使命云）某不敢久停久住，回元帥話走一遭去。（下）（李密云）小校與我喚將柳周臣、賈閏甫、王伯當來，某與他商議此事也。（柳周臣、賈閏甫上）（柳周臣云）寒窗書劍十年客，智勇干戈百戰場。金榜雷霆驅號令，一天星斗煥文章。小官柳周臣。這位將軍是賈閏甫。元帥呼喚，不知有甚事，須索走一遭去。（做見科）（柳周臣〔六〕云）元帥，呼喚俺二將，有甚事也？（李密云）喚您來別無甚事，今有洛陽王世充，下將戰書來，要征伐俺，喚您來商議。還少誰哩？（柳周臣云）則少王伯當未來哩。（李密云）與我喚將王伯當來者。（卒子云）理會的，王伯當安在？（正末上云）某魏王手下上將王伯當是也。因見隋失其政，天下豪傑並起。俺元帥在此金墉城，聚軍二十萬。此處糧多草廣，爭奈俺將勇兵強。今日元帥聚俺衆將，不知有甚事，須索走一遭去。不必報復，我自過去。（做見科，云）元帥喚俺衆將，有何事也？（李密云）喚您來別無甚事，今有洛陽王世充，遣使命來借糧，得糧之后，他倒要來征伐俺，喚您衆將來商議。（正末云）元帥，咱不可借與他糧。（李密云）不聽茂公之言，我悔之晚矣。（正末云）茂公言者當也。（李密云）前事難悔。（正末云）當此一日，誰說借與他這糧來？（李密云）是程咬金說來。（正末云）既然今日事已往了也，可不道兵來將敵，水來土堰，喚程咬金來，咱同共定計，與他交戰，有何不可也。（李密云）王伯當，你也說的是。小校與我喚將程咬金來者。（卒子云）理會的，程咬金安在？（淨程咬金上云）某大將程咬金是也。元帥呼喚，不知有甚事，須索走一遭去。可早

來到也。不必報復，我自過去。（做見科，云）元帥喚某有甚事商議也？（李密云）程咬金，你來了也。當此一日，你教我借與王世充糧十萬，他得糧之后，今領兵要來征伐俺。你有何計策，與他拒敵也？（淨程咬金云）不妨事，放着我哩。我與他拒敵，則今日我便索長行也。（正末云）住者，程咬金，那王世充下將戰書來，搦俺申時交戰，〔七〕晚間廝殺哩。（淨程咬金云）元帥你放心，憑着我一人一騎，我與他拒敵，則今日點就三千人馬，拔寨而起，與王世充交戰走一遭去。（下）（李密云）王伯當，俺點就本部下人馬，着柳周臣、賈閏甫爲左右二哨，王伯當護軍都尉，某親自爲帥也。（正末云）元帥放心，此一去則要小心在意者。（唱）

【仙呂・賞花時】〔八〕一壁廂傳令編排隊伍齊，一個個奮勇爭先敢戰敵。催戰鼓列旌旗，直等到申時可便對壘。（云）元帥放心，（唱）準備着人和他這個凱歌回。（下）（李密云）匝奈王世充無禮，下將戰書來，要與俺交鋒，則今日點就本部下人馬，與王世充交戰，走一遭去。大小三軍，聽吾將令：到來日兩下裏三軍混戰，四壁廂衆將爭功。叫一聲連天喊殺，衆兒郎撲人垓心。人英雄惡如太歲，馬咆哮勝似蛟龍。則見那刀又砍、斧又劈、槍又刺、戟又搠，廝琅琅玎璫亂響；則見那箭又射、鐧又丟、撾又打，撲碌碌蕩散三軍。殺的那敗殘軍東西下亂走，馬失群南北裏驚奔。殺的那先鋒將癡獃難戰，合後軍怎的逃生。恁時節喜孜孜鞭敲金鐙，韻悠悠添喜悅齊唱凱歌聲。此一去威風赳赳統干戈，兩陣之間戰千合。時間略展英雄手，我着他屍橫千里血成河。（下）（柳周臣云）元帥去了也。想當此一日，俺元帥借與他

十萬糧，指望兩下相和。誰想此人心懷奸佞，暗使巧計，下將戰書來，要與俺相持，量他何足道哉！則今日點就人馬，與王世充交戰，走一遭去。大將軍專聽號令行，衆軍兵披掛便當征。吹毛劍打磨雙刃快，出白槍勾引月華明。夾銅斧起時傷心鏡，狼牙棒落處碎天靈。坐的是七重圍金頂蓮花帳，更壓着周亞夫屯軍細柳營。（下）（賈閏甫云）某奉元帥將令，著某爲左右二哨，統領三軍。量王世充兵微將寡，俺元帥手下兵多將廣，人強馬壯。則今日點就軍馬，與王世充交戰，走一遭去。骨刺刺雜彩摇征旗，〔九〕撲蓼蓼畫鼓震天雷。明晃晃槍刀如流水，密匝匝人馬朔風疾。苦淹淹屍横遍郊野，哭啼啼父子兩分離。喜孜孜鞭敲金鐙響，笑吟吟齊和凱歌回。（下）（淨程咬金躧馬兒上云）某乃程咬金是也。奉俺元帥將令，單搦洛陽王世充與某交戰。三軍擺開陣勢，看有甚麽人來？（單雄信躧馬兒上云）某乃大將單雄信是也。奉俺元帥的將令，單搦李密交戰。塵土起處，來者何人？（淨程咬金云）某乃程咬金是也。你來者何人？（單雄信云）某乃王世充手下大將單雄信，是你爹爹。（淨做應科，云）我不聽的。（三科了）（單雄信云）小校操鼓來。（做調陣子科）（淨程咬金云）我近不的他，我與你走。（下）（單雄信云）近不的某，走了也。我不問那裏趕將去。（下）

校記

〔一〕『錦帶』原作『金帶』，趙琦美校改，今從。　〔二〕『小校』二字原缺，依例補。　〔三〕此句欠通順，疑有缺文。　〔四〕『科』原作『住』，依例改。　〔五〕此句『話』下原衍一『那』字、『遭』字下

〔六〕『柳周臣』三字原缺，今據文意補。　〔七〕『搦』原作『奈』，缺一『去』字，均據文意删補。　〔八〕宮調名『仙呂』二字原缺，今補。　〔九〕『摇』原作『抹』，王本已改，今從。誤，今正。

第一折

（李密同正末、柳周臣、賈閏甫躧馬兒領卒子上）（李密云）大小三軍，擺開陣勢。王伯當，某聽的王世充差單雄信爲先鋒，某先拿了單雄信，後拿王世充，未爲晚也。（正末云）元帥，若論相持交鋒呵，量那單雄信不爲難哉，憑着俺元帥手下兵多將廣，量他何足道哉！（李密云）大小三軍，擺的嚴整者。（正末唱）

【仙呂・點絳唇】憑着俺猛將千員，士卒勇健，相征戰。則聽的發喊連天，將武藝可便從施展。

【混江龍】這一場其心不善，他準備着申時對壘要爭先。（李密云）俺軍校每人人奮勇，個個威風，務要擒拿王世充也。（正末唱）軍士每開弓蹬弩，掛劍懸鞭。恰日色濛濛纔正午，早征旗颭颭影斜偏。則見那槍林劍洞如銀練，則聽的鑼鳴動地，鼓響喧天。（李密云）天色晚也，可怎生不見敵軍來也？（正末云）元帥，兀的不軍馬來了也。（單雄信躧馬兒領卒子上，云）某乃大將單雄信是也。你來者何人？大小三軍，擺開陣勢者。（李密云）

某乃魏王李密是也。你來者何人？（單雄信云）某乃王世充手下大將單雄信是也。（李密云）量你個無名的小將，何足道哉！操鼓來。（做調陣子科）（正末唱）

【那吒令】他那裏便惡哏哏門旗前索戰，我這裏便氣昂昂刀橫如月偃，撲鼕鼕兩陣間征鼙凱助戰。麻林般槍去刺，驟雨般齊發箭，昏鄧鄧殺氣遮天。

【鵲踏枝】不刺刺驟征騀，他那壁喊聲喧，登時間地慘天昏，霧靄雲煙。（單雄信云）大小三軍，天色晚了也，兀的不天兵至此也。（天兵鬼力戴臉子拿槍刀齊上）（做戰科）（李密做見天兵慌科，云）兀的不鬼兵來了也！不中，三軍與我倒回干戈，我與你走、走、走！（同衆下）（正末云）兀的不亂了陣也。（唱）俺這壁鬧垓垓軍兵便跚踐，不分個人鬼相連。

（云）亂戰中間，不見了元帥，不問那裏，尋元帥去來。（下）（單雄信云）李密見天兵來，害慌逃命走了也。更待干罷，不問那裏趕將去。（下）（柳周臣上云）某乃柳周臣是也。正與單雄信交戰，誰想鬼兵助陣，俺大敗而輸，三軍各逃性命，不見了元帥。兀的不是軍馬來也！（李密上云）某乃李密是也。我當初不可拆毀周公之廟，今日鬼兵與他助陣，俺大敗虧輸。軍馬不知所向也。（做見柳周臣科）（李密云）兀的不是柳周臣。（柳周臣云）廝殺了一夜，尋不見元帥，王伯當不知去向。兀的不有人來也。（正末上云）廝殺了一夜，軍兵大敗，元帥不知在於何處？（做見科）（李密云）兀的不是王伯當。（正末云）兀的不是元帥。（做下馬科，云）元帥，伯當亂軍中來往，殺了一夜，尋不着元帥也。（李密云）當初不聽茂公之言，今有失軍兵

之禍也。（正末云）我說甚麼來，咱當初不可借與他糧，被他一陣，破俺雄兵百萬也。（賈閏甫冲上云）某乃賈閏甫是也。亂軍中不見了元帥，不知去向，可在那裏？急回來，被單雄信占了金墉城也，元帥又不見。（正末云）來者何人？（賈閏甫云）兀的不是王伯當。（正末云）兀的不是賈閏甫。（賈閏甫云）伯當，元帥在於何處？咱金墉城被單雄信領兵占了也。（李密云）賈閏甫，咱金墉城被他占了，失了老營也，如之奈何？誰想他則一陣，破了俺百萬雄兵。我如今待要與他相持來，爭奈缺少軍馬，您衆將有何計策也？（正末唱）

【金盞兒】你待要聚英賢，報讐冤，俺如今交鋒正中他機見。你待要相持廝殺怎回旋，將俺這百萬軍都耗散，衆軍校痛哀憐。（李密云）被他申時一計，破俺百萬雄兵也。（正末唱）非是那世充能施計，誰着你不聽俺茂公言。

（柳周臣云）不妨事，更待干罷！咱如今到黎陽，調將茂公並那十萬軍來，與單雄信交戰，務要擒拿了單雄信也。（李密云）柳周臣，想當初我不聽他之言，將他貶上黎陽，如今着人去請，他如何肯來也。（柳周臣云）元帥，徐茂公既然不肯來，咱別國借起軍來，與單雄信交戰，未爲晚矣。（李密云）柳周臣，你差矣，俺大將則怕死之無名，我寧死也不去別處借軍去。（正末云）元帥，你又不肯別國借軍，你至死也不肯見茂公，見如今咱慌慌無所歸之處，可怎生是了也？（李密云）則有一處好借軍去也。（正末云）元帥說則有一處可去，元帥，伯當不知可是何處也？（李密云）咱四人可以投唐公去，可不好？（正末云）元帥，你要投唐去，你敢則有

去路無歸路也。（李密云）我怎生則有去路無歸路？（正末云）想當日元帥差五虎將擒拿唐元帥，拿住囚在南牢一百日。若不是魏徵改詔放了呵，豈有他性命來？此恨痛入骨髓。元帥，你失利也，可要投唐公，元帥，你正是飛蛾投火也。（柳周臣、賈閏甫同云）元帥不可去也。（李密云）您不去呵，我自投唐去。（正末云）住、住、住，元帥，咱生死存亡，則在一處。豈有此理，元帥久以後，則怕悔之晚矣。（李密云）您衆將放心，都在我身上。我知唐公有四海之心，俺則今日投唐去來。（正末唱）

【尾聲】你今日不信伯當言，你這一去怎見那唐公面？想着那一百日幽囚他的大冤。你道是先與唐公爲昆仲禮，你可甚相交在未遇之先。恨無言。枉了您怒氣冲天，你將這逆耳忠言不聽諫。若到那長安地面，借的那雄兵來索戰，報俺那申時一計那讐冤。（下）

（李密云）則今日俺四人投唐，走一遭去。金墉城鎮守邊疆，王世充定計借糧。申時計散了雄兵，罷罷罷不得已四馬投唐。（下）

第二折

（李靖上云）帥鼓銅鑼一兩聲，轅門裏外列英雄。一寸筆尖三尺劍，同扶社稷保乾坤。某姓李

名靖字藥師〔二〕，見在唐公手下爲軍師。自李密四馬投唐，聖人的命，封李密爲刑山公，賜獨孤夫人。又賜宅一所，手下將各依舊職。今有唐元帥西征薛舉得勝，班師回程。聖人的命，就差李密爲館伴使，直到十里長亭，接待唐元帥去。着使命疾去早來。（下）（李密同柳周臣、賈閏甫領卒子上）（李密云）某乃魏國公李密是也。自從俺四馬投唐，謝聖恩可憐，封某爲刑山公，他弟兄三人，各依舊職。又賜宅一所。今日無甚事，在於私宅中閒坐。小校門首覷者，看有甚麼人來？（唐使命上云）小官使命是也。奉聖人的命，差小官直至李密宅中走一遭去。可早來到也。報復去，有使命至此也。（卒子報科，云）理會的。喏，報的主公得知，有使命至此也。（李密云）裝香來，道有請。（做見科）（使命云）邢山公聽聖人的命：爲二公子世民西征薛舉，得勝而回。聖人的命，着你去昆明驛爲館伴使，接待二公子唐元帥去也。（李密云）小校安排筵席，管待使命大人也。（使命云）小官不必飲酒，回聖人的話，走一遭去。（下）（李密云）賈閏甫，則怕二公子懷挾舊讐，如之奈何也？（賈閏甫云）唐公子不是此等之人也。（李密云）柳周臣，賈閏甫，說與王伯當，你三人跟着某，直至昆明驛，接待唐元帥走一遭去。（下）（館驛子上云）小人是這昆明驛館驛子。今日邢山公大人來接待唐元帥，打掃的館驛乾淨，這早晚敢待來也。（李密同正末、柳周臣、賈閏甫上）（李密云）某乃邢山公李密是也。今奉聖人的命，差某接待二公子唐元帥去。王伯當、柳周臣、賈閏甫，您近前來，這一遭爲館伴使，到那裏見了唐元帥，則怕他襲舊事，怎了也？（柳周臣云）元帥，俺到的館驛中，見了唐元帥，做小伏低便了也。（正末云）俺到長安，多蒙唐公厚賜，端的是好寬大也呵。（賈閏甫

云）若不是元帥，豈有今日也。（正末唱）

【正宮·端正好】自金墉戰爭時，俺四馬投唐後。謝唐公納諫如流，封元帥邢山公列坐諸官右，俺手下衆官職，皆依舊。

【滚繡毬】今日個命元帥爲館伴，咱在昆明驛去等候。（李密云）他若是襲舊事，怎了也？（正末唱）你見他呵，則索卑辭禮厚。（李密云）我是他叔父，怕他怎的也。（正末唱）赤緊的他掌西征生殺權謀。您雖然是叔姪，他軍權見在手。（李密云）我則謙讓些便了。（正末唱）你這言語再思然後，既唐公不念前讐，你放些個春風和氣將他來待，免的咱一度可喜兩度醜。（李密云）阿好煩惱人也。（正末唱）不索多憂。

（李密云）可早來到也。（做見科，云）兀那館驛子，與我喚的廚子來，買一隻好肥羊。（館驛子云）理會的。廚子安在？（廚子上云）是那個喚我？（館驛子云）是我喚你哩。（廚子云）喚我做甚麼？（館驛子云）李元帥着你買羊哩。（做見元帥科）（李密云）兀那廚子，你與我買一隻好羊去。（廚子云）這兩日羊得買。（李密云）怎麼得買？（廚子云）大尾子的綿羊，則用的十五貫〔三〕鈔買一隻。（李密云）小校與他十五貫鈔，買一隻羊來。（廚子云）着誰買呢？（李密云）着你買。（廚子云）這兩日羊貴了，我先安排二十七樣菜蔬。（李密云）那二十七樣菜蔬？（廚子云）我先安排一樣薑醋韭、炒韭、腌韭。（李密云）才三樣菜。（廚子云）都有了也，可是三九二十七樣。（李密云）都有了也。左右門首覷者，若唐元帥來時，報復我知道。

（卒子云）理會的。（殷開山上云）泰山頂上磨刀缺，北海波中飲馬枯。男兒三十名不立，枉作堂堂大丈夫。某乃唐元帥手下前部先鋒殷開山是也。奉唐元帥將令，說李密爲館伴使，着俺衆將十羞李密。某先去驛中見李密去，三軍慢慢的行。（卒子報科，云）元帥，唐元帥軍馬來了也。（李密云）俺離了館驛，遠遠接將去來。（李密躬身云）不才李密，接待不着，元帥恕罪也。（正末唱）

【倘秀才】見靄靄雲迷了宇宙，早殺氣遮籠了日頭，密匝匝闊劍長槍列左右。躬着身慌接待，他惡哏哏逞擻搜，向前去問候。

（李密云）那壁敢是唐元帥麽？（殷開山云）我不是唐元帥，我是唐元帥手下先鋒殷開山。你是誰？（李密云）我是邢山公李密，奉聖人的命，來接唐元帥。（殷開山云）兀那李密，你聽着，當初你未降唐之時，我和你是敵國；你如今降了唐也，你可是俺唐家臣子。你可放些謙恭，休要驕傲。自思昔日爲敵國，誰想今爲一殿臣。好將謙讓扶明主，休得矜驕傲慢人。小校行動些，俺往館驛中去來。（殷開山做入館驛科）（李密云）王伯當、柳周臣、賈閏甫，你近前來，兀的不氣殺我也！（柳周臣云）元帥不可躁暴也。（正末云）元帥息怒，兀的不又有軍馬來也。（馬三寶上云）匣中寶劍碧光寒，跨下征駝劣性奔。全憑威武平天下，輔佐唐朝萬載安。某乃唐元帥手下大將馬三寶是也。奉元帥的命，說李密在昆明驛爲館伴使，着俺衆將羞他去。大小三軍，慢慢的行。（李密云）那壁敢是唐元帥麽？（馬三寶云）我不是唐元帥，我是他手

下大將馬三寶。兀那李密，你聽者：你降了俺唐家，封你爲邢山公之職，立一人之下，坐萬人之上，你可盡心報國，休要傲慢於人。你聽者：俺唐朝聖主量寬洪，封你邢山大國公。你若是赤心報國行忠正，他日書名史册中。小校，俺入館驛中去來。（做入驛中科）（李密云）王伯當，兀的不氣殺我也！（賈閏甫云）元帥息怒，咱則索做小伏低也。（柳周臣云）兀的不又有軍馬來也。（外扮段志玄上云）執鋭披堅受苦辛，南征北討立功勳。扶持聖主爲名將，萬載千秋享太平，某乃大將段志玄是也。奉俺唐元帥將令，有李密在昆明驛做館伴使，教俺羞李密去。可早來到也。三軍與我行動些。（李密云）那壁來者，敢是唐元帥麽？（段志玄云）我不是唐元帥，我是唐元帥手下大將段志玄。李密你聽者：你既做唐臣要盡忠，休生驕傲逞英雄。若還不聽忠言勸，他日須當落彀中。小校，館驛中去來。（做入驛科）（李密云）王伯當，我忍不的了也，兀的不氣殺我也！（正末云）元帥息怒，可不道忍一時之氣，免百日之憂也。（李密云）兀的不氣殺我也！巨奈唐童小賊無理，他記舊日之讐一遭，他今日可羞我數遭，更待干罷！（賈閏甫云）元帥不可躁暴也。（柳周臣云）元帥不可，則索做小伏低也。（正末云）今番可是唐元帥，好是威風也呵。（李密云）這等氣我怎受的他也。（唐元帥同虞世南躧馬兒上）（唐元帥云）隋世紛紛起戰爭，區區四海結英雄。除危定亂扶明主，則我是文武雙全李世民。某乃唐元帥是也。西征薛舉，得勝而回。某差人報與俺父親，俺父親就差李密，在昆明驛爲館伴使。巨奈李密無禮，當日某私看金墉城，他差程咬金斧劈開老君廟，將某拿至金墉城，與劉文静下在南牢，一百日之災。若不是魏徵改詔，某豈有今日。不想李密被王世充破了他一百萬

雄兵，今日四馬投唐，在俺父親手下。這匹夫有何面顏與某相見？某差十員上將，先去羞辱李密去，吾不殺他。大小三軍，擺開隊伍，慢慢的行者。（正末唱）

【滾繡毬】我見他貌堂堂威勢雄，喜孜孜志氣酬，他笑吟吟裊絲鞭，將玉驄來緊驟。俺邢山公你則索袖手低頭。（李密云）早知元帥來到，只合遠接，接待不着，勿令見罪也。（正末唱）他統雄兵見勢豪，你時衰也慢誇口。你但放個耐心兒忍受，是做的潑水難收。俺這裏躬身施禮可便往前接。（唐元帥看科，云）三軍與我行動些。（唐元帥入館驛科）（正末唱）他那裏拍馬加鞭將玉勒兜，可是他並不回頭。

（李密云）王伯當、柳周臣、賈閏甫，您看波，我接他，他推看不見我，下馬入館驛裏去了。我如今過去，誰先施禮？（柳周臣云）元帥先施禮。（李密云）我是他叔父，我先施禮？（賈閏甫云）元帥，咱如今見在他麾下，元帥先施禮。（正末云）元帥息怒，咱去館驛中，參見他去來。（李密云）我依着您，過去與他相見。（李密做拜見科）（唐元帥做受禮科，云）拜我者何人？（李密云）小官邢山公。（唐元帥云）俺父親手下沒有這邢山公。（李密云）我是四馬投唐的李密，官封邢山公。（唐元帥云）免禮請起。（李密云）令人抬上果桌來者。柳周臣將酒來，我與元帥遞一杯酒。元帥鞍馬上勞神，元帥滿飲此杯也。（唐元帥云）將酒來，你也飲一杯。（李密云）理會的。令人接了盞者。（唐元帥云）則說李密有蘇張之才，某不會見，我着他吟一首詩我看。邢山公，說你文學有蘇張之才，某不會見，你作一首詩我看。（李密云）元帥

指甚爲題？（唐元帥云）單指亭前那園竹子爲題。（李密云）左右將紙墨筆硯來。（做寫科，云）元帥，詩就了也。（唐元帥云）將來某看。詩曰：老竹蒼蒼節大堅，等閒小輩莫摧殘。瀟瀟雨灑深秋月，驚的邪魔心膽寒。（唐元帥怒科，云）這匹夫無禮，他不伏我之心，説老竹中用，小竹不中用。虞世南將紙筆來，我也回他一首。（做寫科，云）某也吟一首。詩曰：蒂落根枯老更衰，荒村折桿伴塵埃。若還留得青青笋，不用丹青鳳自來。（李密云）這匹夫有不忿我之心，我再吟一首。詩曰：小笋全無君子節，初生豈有化龍時。消疏緑葉飛池畔，出土微尖更不知。（唐元帥怒云）虞世南，你看這匹夫無禮，吾不如他。我再回他一首。詩曰：根梢無蔭葉將殘，損卻園林棲鳳難，欲使小童持長劍，採來堪作釣魚竿。（李密云）兀的不氣殺我也！（虞世南云）兩個元帥則飲酒，休題舊事。（正末云）住、住、住，元帥吟詩半日，不會行酒，小官遞一盞酒也。（唐元帥云）王伯當，你遞一盞酒某飲。（正末做遞酒科）（唱）

【脱布衫】我這裏笑吟吟滿捧金甌，他醉醺醺猛地凝眸。我可撲的連忙跪膝，（唐元帥云）王伯當，免禮，免禮。（正末唱）他口聲聲免勞台候。

【小梁州】元帥那文武雄威貫九州，馬到處一鼓平收。神謀睿算運機籌。擒賊寇，率衆將統戈矛。從今後，邊塵寧息無征鬬，治黎民樂業歌謳。據元帥濟世才施寬厚，於家爲國，端的是分破聖人憂。

（唐元帥做喜科，云）王伯當再將酒來某飲。（正末又遞酒科）（唐元帥云）酒够了也。（做醉

科）（外扮鷄鳴了）（唐元帥云）聞竹園内走出一隻矇鷄，忽欲啄粟〔三〕，他呼那伴兒，並無一個，正比李密一般。他百萬軍兵，千員猛將，被王世充都破了。今日四馬投唐，在此館驛中，他有不伏我之心。我指鷄作詩一首，我譏諷他，看他知麽。邢山公你見麽。（李密云）我見是一隻矇鷄啄粟。（唐元帥云）詩曰：鷄老毛疏嘴又長，續步那曾見日光。低頭啄粟長無飽，何須賣弄出羣芳。時乖枉自爭閒氣，運去難施嘴距長。六稍折盡飛不遠，若見鷹雛一命亡。（李密云）這匹夫無禮，他把鷄比我，更待干罷，我也還他一首。詩曰：性樂孤獨身自行，腹懷五德伴閒庭。發意遠飛嫌路窄，興心猛叫恨遲明。占場每日三番鬬，曉來須鳴七八聲。倘若睜開雙鳳目，須教天下看蒼生。（唐元帥云）虞世南，你看李密這匹夫無禮，他吟詩有背唐之心，我和你見俺父親去來。（虞世南做拿詩科，云）兩個元帥休鬧，您故挾舊讐，相對吟詩，則怕不中也。（唐元帥怒科，云）這匹夫無禮，想俺父親怎生虧負着你來。着這匹夫喫吾一劍！（柳周臣做勸科，云）元帥不中。（正末唱）

【笑歌賞】他、他、他、你、你、你則管裏無收救，您、您、您詩句裏相機鬬，我、我、我、我緊廝攔，見、見、見怒無休，來、來、來我向前來緊揪住征袍袖。

（唐元帥云）李密，你想俺父親，怎生虧負着你？您來投唐，俺父親加你爲邢山公，賜與你仁安宅，又賜與獨孤夫人與你爲妻。你今日要背唐，這匹夫好無禮也！（正末云）元帥，邢山公

酒後一時間信口吟詩，望元帥恕罪者。（唐元帥云）大小三軍，跟着某見俺父親去來。筵前不必巧支吾，跨馬登程踐路途。今番見父叮嚀奏，來朝決斬潑無徒。（同下）（李密云）王伯當，這氣我如何受得！（正末云）似此怎生與他相處？（李密做掣劍科，云）柳周臣、賈閏甫，您兩個獻出關之計，有計而生，無計而死。（賈閏甫云）元帥息怒。唐元帥手下有李靖軍師，小人有甚計，瞞的過他也。（李密云）好也要出關，歹也要出關去。（柳周臣云）元帥，小人有出關之計。若到朝中，見了聖人，元帥則說往黎陽招安徐茂公並那十萬軍馬去。過了潼關，到的黎陽，見了茂公，借起軍來，與唐元帥相持，可也未爲晚矣也。（李密云）此計大妙。咱如今便回去見唐公去來。（正末云）元帥，當初我與你說甚麽來，咱不可來投唐也。（唱）

【尾聲】俺到黎陽先把軍兵就，你待要剔蝎撩蜂惹戰鬬。勸着時越不瞅，你待與唐家做對頭。一個記新羞，一個懷舊讐，你便要出潼關不肯休。他若是統領的軍兵趕來鬬，我則怕你將少兵微，你可便做不迭手。（下）

（李密云）你衆將跟着某，見唐公走一遭去。（同下）

校記

〔一〕『師』原作『施』，趙校已改，今從。

〔二〕『貫』字原缺，王本校補，今從。

〔三〕『啄粟』原作『誤粟』，據下文唐元帥詩改。下同

楔　子

（李靖領卒子上，云）八卦陰陽扶社稷，六爻搜盡鬼神機。貧道京兆三原人氏，〔二〕乃李靖是也。知天文，曉地理，審氣色，辨風雲。今在唐元帥麾下爲軍師之職。叵奈李密無禮，他在昆明驛與唐元帥吟詩，有背唐之心。他進表章，要往黎陽尋徐茂公去。他正意使出關之計，前往嵩州去，借起軍來，要與唐元帥交鋒。量你何足道哉！今日貧道在於元帥府定計，先領兵前去埋伏。令人門首覷者，若元帥來時，報復我知道。（卒子云）理會的。（唐元帥同殷開山、段志玄、馬三寶上）（唐元帥云）某乃唐元帥是也。叵奈李密無禮，他在昆明驛與某相對吟詩，他有背唐之心。他在聖人跟前説過，前往黎陽尋徐茂公，一同來投唐。某料此人是出關之計，他必去借軍來與某交戰。量他到的那裏！某往元帥府，與軍師商議，擒拿此賊，有何不可。來到帥府門首也。令人報復去，道唐元帥至此也。（卒子報科，云）理會的。喏，報的軍師得知，有元帥來了也。（李靖云）道有請。（卒子云）理會的，有請。（做見科）（李靖云）元帥請坐。（唐元帥云）軍師，今有李密前往黎陽尋徐茂公去，我想此人是出關之計，他必借起軍來，要與吾交鋒，軍師有何計策也？（李靖云）元帥，貧道安排定了。着小軍言説元帥領兵南征蕭銑去了，李密必然〔三〕他來日出城。今日元帥先行，領雄兵十萬，離桃林縣二十里遠，埋伏軍

馬，與他交戰。元帥先行，看計行兵。（唐元帥云）得令。大小三軍，聽吾將令，則今日跟着某，擒拿李密，走一遭去。先去桃林暗下營，速離帥府便登程。軍師後遣英雄將，我共翦奸邪破魏公。（下）（李靖云）殷開山，我與你四萬兵，你爲先鋒，過的潼關，左右埋伏，與李密交戰，你看計行兵。（殷開山云）得令。頭頂金盔腕懸鞭，驅兵領將數十員。拿住三軍必殺壞，血濺東南半壁天。（下）（李靖云）段志玄，你近前來，我撥與你三千軍馬，你行左哨，看計行兵。（段志玄云）得令。忙牽跨下追風騎，若論武藝我爲魁。來朝看某英雄處，不殺無徒永不迴。（下）（李靖云）馬三寶，你近前來，我撥與你三千軍馬，你爲右哨，看計行兵。（馬三寶云）得令。右哨編排隊伍齊，千軍隊裏顯雄威。得勝鞭敲金鐙響，班師齊唱凱歌迴。（下）（李靖云）衆將都去了也。（卒子云）都去了也。（李靖云）這一去必然得勝而回也。他主意興兵惡戰爭，你枉使雄心喪自身。我安排捉將挾人智，必教李密送殘生。（同下）（淨扮盛彥古領卒子上，云）馬鞁雕鞍將掛袍，上陣長使雁翎刀。有人問我名和姓，買賣歸來汗未消。某乃大將盛彥古是也。領兵三千，鎮守潼關。昨日唐元帥至此，調俺哥哥盛彥師，南征蕭銑去了。今日無甚事，小軍兒門首看者，看有甚麽人來。（李密同正末、賈閏甫、柳周臣上）（李密云）吾乃李密是也。領五百軍前往黎陽，尋徐茂公去。柳周臣，你的計策，今日果然離了長安。說話中間，來到潼關。上有三千軍，兩員上將，乃是盛彥師、盛彥古，俺招安他合兵一處，若奪得城池，便招軍買馬。聚兵十萬，與唐元帥交鋒，未爲晚矣。某到的關下也。小校報復去，說有邢山公至此也。（報住、做見施禮科）（盛彥古云）早知大人來到，只合遠接，接待不着，勿令見

罪也。（李密云）你是誰？（盛彥古云）大人不知，小人是把潼關大將盛彥古。（李密云）你哥哥盛彥師那裏去了？（盛彥古云）昨日唐元帥調俺哥哥南征蕭銑去了也。（李密云）你這關上有多少軍？（盛彥古云）我這裏有三千軍。（李密云）你點軍去。（盛彥古云）大人點軍做甚麼？（李密云）我有用處。（盛彥古云）大人點軍那裏去？（李密云）盛彥古，我不瞞你說，吾要與唐元帥交鋒。久後得勝，我着你爲大將之職，你意下如何？（盛彥古怒喝科，云）你放屁！我是唐元帥手下大將，你來這裏說說我，你快走，我不點軍與你。（李密云）這匹夫好無禮也！（做掣劍殺淨科）（淨下）（李密云）殺了盛彥古也。王伯當你點軍去。（正末云）理會的。（做掣劍科，云）大小三軍，聽吾將令：若順俺元帥者，萬事罷論，若不順者，盡皆斬首也。（卒子云）俺都順了元帥也。（正末云）元帥，三軍都順了咱也。（李密云）既然都順了俺也，不可在此，將馬來，大小三軍，跟着某出關去來。（殷開山領卒子上，云）某乃殷開山是也。奉俺唐元帥將令，着某在此等候李密。大小三軍，擺開陣勢者。（柳周臣云）元帥禍事了也，前有唐兵來了也！（李密云）王伯當，你爲先鋒，出馬去迎敵唐兵去，小心在意者。（正末云）得令。（正末做出馬科，云）敵軍慢來。（殷開山云）李密慢來。吾奉唐元帥的將令，我這裏久等多時也。（做調陣子科）（殷開山云）我近不的他，我與你走。（正末云）這廝走了也，不問那裏趕將去。（唱）

【仙呂・賞花時】〔三〕初出潼關建大功，他步陣行兵前路等，遮莫你排隊伍列英雄，我

恰纔旗開施勇。（帶云）三軍跟着我去來。（唱）我直要擒拿了他這個敗殘兵。（下）（李密云）王伯當殺敗了殷開山也，不問那裏，趕將去來。（同下）

校　記

〔一〕『京兆三原』原作『西川成都府』，趙校改，今從。按李靖爲京兆三原人，見新舊《唐書》本傳。

〔二〕『必然』下疑有缺文。　〔三〕宮調名『仙呂』二字原缺，今補。

第　三　折

（柳周臣、賈閏甫上）（柳周臣云）某乃柳周臣是也。這個將軍乃是賈閏甫。俺李密元帥，過了潼關，有王伯當殺敗了殷開山，俺奪了桃林縣，招軍半月，俺元帥聚軍十萬。昨日元帥領軍出去，與唐元帥迎敵去了，俺二人在此鎮守。今日不敢久停久住，俺二人各領三千軍馬，接應元帥，走一遭去。（下）（唐元帥同衆將領卒子上）（唐元帥云）無端奸佞侵邊界，敢戰英雄定亂危。某乃唐元帥是也。叵奈李密無禮，他到潼關，殺了盛彥古並獨孤夫人，點軍出關，戰敗殷開山，他奪了桃林縣，招軍十萬。某差馬三寶、段志玄，與他交戰去了。有軍師説，奪了桃林縣，拿了柳周臣、賈閏甫。某領兵與李密、王伯當大戰一晝夜，殺了李密十萬雄兵，片甲不

回，則走了李密、王伯當。更待干罷！大小三軍，傳着某的將令，各路追襲，不問那裏，擒拿李密，走一遭去。統領精兵志氣強，臨軍決戰顯英昂。縱然李密千般勇，管取今朝一命亡。（衆下）（李密慌上云）不聽好人言，必有恓惶事。自從出關，至桃林縣招軍十萬，與唐兵交鋒。昨日大戰一場，一晝夜破某十萬大兵，片甲不回。某撞出陣來，躲在這密林中，權時歇息者。可不知俺那王伯當在於何處？（正末上云）某乃王伯當是也。與唐兵大戰一晝夜，某衝了一十三陣，俺元帥不知在於何處也？（唱）

【商調・集賢賓】我則見愁雲暗暗遮了太虛，殺氣罩天隅。血污了征袍鎧甲，盡折了戰將征夫。殺的來地慘天昏，無一個手下軍卒。則那邢山公不知道在何處居，我在這亂軍中不住的高呼。則見那征旗遮日影，殺的那鮮血滿溝渠。（李密云）這言語的好似王伯當，我喚一聲：王伯當。（正末唱）則聽的呼咱名目，我在這陣前失了征騶，可着我用手忙扶。

（云）兀的不是元帥。（李密云）兀的不是王伯當。（認住哭科）（正末云）元帥，王伯當會勸元帥來，休要投唐，元帥不信，今日歸着於何處也！（李密云）伯當聚軍十萬，與唐兵大戰一晝夜，俺又輸了也，怎生是好？（正末云）元帥怎生失了馬也？（李密云）伯當，俺臨陣時失了馬，怎生與他交戰？（正末云）元帥放心，伯當步戰唐軍。（李密云）伯當，咱則今日往邢州借軍去來。（唐元帥領衆將卒子上）（唐元帥云）大小三軍，休着走了李密、王伯當者。（李密

云）伯當，軍馬圍住俺也，咱撞陣殺將出去。（唐元帥云）大小三軍，四面八方圍了者，休教走了李密、王伯當。（正末唱）

【醋葫蘆】望東去唐元帥手搭着槍，望西去殷開山横擔着斧，望南去段志玄忿氣夯胸脯，望北去劉弘基〔二〕怒將刀刃舉，衆將圍住，俺可便忘生捨死撞軍卒。（唐元帥云）大小三軍，李密是一枝孤兵，若劍上殺了他呵，俺也不爲英雄，務要生擒活拿，才顯大將軍謀略也。（李密云）王伯當，俺不問那裏，撞將出去來。（同正末下）（唐元帥云）李密與王伯當走了也。更待干罷！衆將跟着某不問那裏趕將去。（下）（山神領鬼力上，云）休説空中無神道，霹靂雷聲那裏來？小聖乃邢公山山神是也。吾神受人間香火祭祀，但有往來人等，都來吾神廟裏燒香。今日無甚事，在於廟中，看有甚麽人來？（樵夫上云）我是這邢公山下人家，每日上山打柴去。今日上山打柴走一遭去，看有甚麽人來？（李密同正末上）（正末云）元帥，來到這深山之中，迷踪失路，前有闊澗攔路，不知往那裏去？（李密云）可怎生得個指路兒的人來呵，可也好也。（正末云）兀的不是個樵夫，俺問他去。兀那樵夫，這個是甚麽山？（樵夫云）這山是邢公山，這澗是斷密澗。（正末唱）

【幺篇】我這裏聽道罷，按不住嗔忿怒，我這裏掣龍泉寶劍砍村夫。（做殺樵夫科）（樵夫死科）（下）（李密云）伯當，你爲甚麽殺了他也？（正末唱）元帥則這個邢公山斷密澗天對付，我真心兒扶助，不由我滿面氣長吁。

（云）元帥，俺往這澗邊廂去來。（李密云）好波，咱走、走、走。伯當，你見麽，一座山神廟，咱買卦去來。山神土地，吾乃李密是也。我與唐元帥交戰，若還得勝呵，與我三個上上；若不得勝呵，與我三個下下。（做擲杯珓兒科）（李密云）嗨，披鱗的曲蟮，帶甲的泥鰍，無禮。與我三個下下，不合神道。量你個泥神，有何當緊處。我若不得勝呵，萬事罷論；我若得勝回還，我打拆了這廟宇。伯當，望前走、走、走。（下）（山神云）叵奈李密無禮，你逃災躲難，到於此處，倒毀罵吾神，更待干罷！你妒我爲冤，我妒你爲讐。吾神指與唐兵來殺李密，方稱吾神平生願足。（下）（黎山老母上云）〔三〕初分天地有吾形，始判三才顯至靈。位居紫極神霄境，道講玄元禮玉清。老身乃黎山老母是也。生於混沌之先，列於紫霄之上。今因下方唐世封疆，君聖臣賢，崇文重武。有魏王李密，不遵天命，讐殺不絶，生民有倒懸之苦。吾曾賜與李密寶劍一口，着他戒其三事：一者勿殺陰人，二者不許反唐，三者勿割鹿肉。收其此劍，必有安身之法，保全本國邦寧。若犯此三戒者，必喪其身。誰想此人不遵三戒，殺了獨孤夫人，反了唐朝，先犯二戒。老身化做一貧婆，在此斷密澗左側，等候李密，他若來時，我自有個主意。遠遠的不來了也。（李密同正末上）（李密云）伯當，我三日三夜，水米不曾到口，遠遠的一個婆婆，覓一口涼漿喫也好也。（做見科，云）婆婆兒，有涼漿覓些兒喫也。（老母云）將軍，老身無有涼漿，止有一塊鹿肉，奈無刀切，問將軍暫借匣中寶劍，切此鹿肉奉呈也。（李密做與劍科，云）我與你劍。（老母云）有了劍也。兀那魏王：你聽者，我非凡人，乃上界黎山老母一化。當初與你劍時，着你戒其三事：一不許殺陰人，二不許反唐，三不許切鹿肉。

爾今三事皆犯，必遭亡身之禍。你聽者：逆天心欺侮唐朝，兵敗也有路難逃。犯三戒亡家喪國，我收寶劍徑上青霄。（下）（李密云）王伯當，不想賺了我這劍去了也。嗨，伯當，罷了我也。如今無歸着，你學昔日西漢大將呂馬童，你將吾首級，你請功受賞去。（正末云）主公，我當初說甚麽來？（李密云）伯當，這一場都是我帶累你，投唐去也是我來，借糧也是我來。三晝夜水米不曾到口，我如今筋弛力盡也，似無那活的人也。你將吾首級，請功受賞去罷。（正末云）元帥着伯當將首級請功受賞去，得了大官，久以後史書內萬代罵名不朽也。（唱）

【幺篇】我死呵則是你手下的臣，你死呵須是我的主。由他每殺則殺斬則斬碎了身軀。（云）元帥，想伯當在金墉城，（唱）我當初爲官受職做宰輔，（帶云）今日元帥有難也，（唱）俺可便死活則在一處。不由我悲悲切切淚如珠。

（唐元帥領衆將上，云）大小三軍，與我圍住李密、王伯當者。李密、王伯當，你及早投降也。（李密云）伯當，唐軍圍住俺，怎生與他交戰？（正末云）元帥，你則在這澗邊等着，我獨當走，喫吾一槍。（李密云）我死也。（做倒在澗科）（下）（正末云）可怎生不見了俺元帥？我殺出陣去，元帥在澗中，元帥你掙扎着些。（唐元帥云）王伯當，你元帥已自死了也，你若肯投降俺，不失大將之職也。（正末云）豈有此理！一馬不鞴兩鞍，雙輪豈碾四轍。我至死也不降唐！（唐元帥云）王伯當，你真個不降唐？大小衆將，發箭射死者。（正末云）我至死也不降

唐也！（唱）

【幺篇】我則見忽忽的弓拽開，淙淙的箭似雨。我則恐怕箭射着元帥的屍首，我這裏護着身軀，好教我勤王救駕無是處。（唐元帥云）王伯當，你失君臣之禮也。（正末云）俺君臣在亂軍之中，怎不救主，出於無奈，臣該萬死，臣欺吾君也。（唱）講不的君臣禮數。（唐元帥云）你久以後不能够立廟陞堂也。（正末唱）立廟不立廟待何如。

（唐元帥云）既然他不降唐，大小三軍發箭。（衆做發箭科）（正末云）罷、罷、罷！（唱）

【尾聲】我如今一命休，他那裏發金簇。（唐元帥云）你肯降唐呵，重重的封官賜賞也。（正末唱）便封官一品待何如？今日個興亡至此是天對付，我怎將清名來展污。我這裏勇身跳澗捨身軀。（下）

（唐元帥云）王伯當死了也。着令人下澗去，焚化了他兩個屍首，埋在澗中。有如此忠臣，他至此也不忘其主。李密當初笑霸王，誰知今日疊屍亡。古來多少英雄將，那個忠臣似伯當。虞世南，你與我招安魏徵去。（虞世南云）奉元帥將令，招安魏徵，走一遭去。（下）（唐元帥云）盛彥師，你去黎陽〔三〕，招安徐茂公去。小心在意者。（盛彥師云）奉元帥將令，招安徐茂公，走一遭去。（下）（唐元帥云）今日得勝還營，大小三軍，聽吾將令：則今日拔寨而起，班師回程。李密今朝一命虧，伯當疊屍世罕希。馬離山澗敲金鐙，人望長安賀凱回。（下）

校記

〔一〕『劉弘基』原作『劉弘急』，音誤，今改。弘基，唐初名將。

〔二〕『黎山』原作『離山』，趙校改，今從。下同。

〔三〕『黎陽』原作『離陽』，趙校改，今從。下同。

第四折

（徐茂公領卒子上，云）文習孔孟脩仁德，武演孫吴運六韜。坐籌帷幄知機策，臨軍決勝顯英豪。某徐茂公。自從某諫當魏王元帥，不聽某言，貶上我黎陽催運糧草。誰想元帥果中單雄信之計，被他申時一陣，殺敗一百萬大軍，又被單雄信占了金墉城，衆將失散。聽知的元帥並王伯當、賈閏甫、柳周臣，都往長安投唐公去了。近有程咬金，被王世充殺敗，無所歸處，領着敗殘軍，來至黎陽，見了某欲待領這十萬軍尋元帥去。聽知的元帥又出潼關來了，未知虚實。某着程咬金打探信息去了，可怎生不見程咬金來？小校轅門首覷者，若來時，報復我知道。（淨扮程咬金上云）馬兒不喫草，把他來瘦了。自家大將程咬金是也。自從在洛陽城外，被王世充申時一陣，將俺一百萬大軍，殺的片甲不回。元帥並衆將，都失散了。近聞的魏王元帥並王伯當、賈閏甫、柳周臣，都去投唐去了。茂公着我打探事情去。有人來報，説俺元帥又出潼

關來了。有李靖軍師並唐元帥，領大兵追趕將來。我不敢久停久住，報與軍師茂公去。不必報復，我自過去。（做見科）（茂公云）程咬金，你打探事情如何？（淨程咬金云）軍師，禍事了也！俺元帥四馬投唐，不想元帥背唐公，又出潼關。唐公差李靖軍師並唐元帥，領大軍追趕將來，不知俺魏王元帥並衆將在於何處，來報軍師知道也。（茂公云）似此怎了！俺魏王這一陣出潼關來，必然輸在唐兵之手也。（淨程咬金云）軍師，俺如今點就軍兵，去接應俺元帥去來。（茂公云）如今不知俺元帥在於何處，俺如今領着軍，可往那裏去的是？俺如今別着人去探元帥信去，一壁廂整搠軍馬。（盛彥師領卒子上，云）某乃盛彥師是也。奉唐元帥將令，領兵追趕李密，至邢公山斷密澗，殺了李密，亂箭射死王伯當。今有李密手下故將魏徵並衆將，投了唐公也。只有徐茂公、程咬金，領十萬軍在黎陽。今奉唐元帥將令，着某招安徐茂公、程咬金。可早來到也。兀那小校，報與你徐茂公，你說有盛彥師領兵至此，着您那徐茂公出來打話也。（淨程咬金云）禍事了也！有盛彥師來，着元帥與他打話去。（茂公云）盛彥師，他是唐元帥手將。我與他打話去。（做見科）（茂公云）盛彥師，你如何領兵來？（盛彥師云）徐茂公，你劃的推不知哩。你那李密並王伯當、柳周臣、賈閏甫，四馬投唐來，俺主公加他做邢山公，賜宅一所，手下將各還舊職，重賞加官。不想你那李密，背義忘恩，出了潼關，又殺了我兄弟盛彥古。奉聖人的命，差唐元帥並李靖軍師，某爲先鋒，領大勢雄兵，追趕到邢公山斷密澗，被某槍刺死李密，亂箭射死王伯當了也。（茂公云）是真個？哎喲元帥，則被你痛殺我也！（茂公做哭科）（淨哭科）（茂公云）元帥也，你聽我勸諫呵，豈有今日之禍也！（盛彥師云）

有你元帥手下衆將，都投了唐也。如今魏徵也降了唐也。我奉俺唐公的命，着某招安你來。你若投降唐呵，不失你公侯之位也。（茂公云）住、住、住，自古忠臣，豈佐二主！我斷然不降唐也！（盛彥師云）茂公，雖然如此，可不道高鳥相良木而棲，賢臣擇明主而佐。背暗投明，古之常理。你見麽？俺大勢軍兵在此，量你這十萬軍兩員將，到的那裏！你再尋思者。（茂公云）將軍，你也說的是。雖然背暗投明，我不曾和俺程咬金將軍商量哩。（盛彥師云）你去商議去。（淨程咬金云）茂公，你如今要降唐去，你則去，我可去不的。想當初唐元帥，因觀俺城池，奉俺元帥將令，着俺五虎將擒拿唐元帥，被某趕至老君廟，劈了唐元帥一斧。若不是秦叔寶着鈹楞鐧架住了呵，那裏取唐元帥的性命來。他想着那般舊恨，如今我投唐去，則是飛蛾投火去哩！你去則去，我則去不的也。（茂公云）你想着舊日之讐不敢去，我如今與盛彥師商議去。（對盛彥師云）〔二〕將軍，住、住、住，則這一件，俺魏王手下衆將，都降了唐也，只有我共程咬金二人在此。俺也要降唐去，則是這程咬金與您唐元帥有讐，則怕您唐元帥記舊恨，所以他不敢投唐。不爭我獨自領兵降唐去，程咬金與某是一殿之臣，撇下他歸於何處？所以不肯投唐去也。（盛彥師云）你爲怕唐元帥記恨舊讐，你因此不肯投唐。將軍放心，唐公豁達大度，納諫如流，他怎肯記你舊讐。便有些好歹呵，都在我身上。你若肯去，必然有加官賜賞也。（茂公云）既然這般，開放城門，請將軍入城來。（做請入城科）（盛彥師云）將軍不必久住，俺則今日便往長安去來。（茂公云）則今日就領十萬軍馬投唐，走一遭去。俺元帥不能納諫任忠良，斷密澗底恨天亡。今朝統領諸軍校，背暗投明歸大唐。（同下）（唐元帥同衆將

領卒子上）（唐元帥云）歡來不似今朝，喜來那逢今日。某乃唐元帥是也。奉聖人的命，因爲李密背義作亂，命某爲帥，李靖爲軍師，盛彥師爲先鋒，領大勢軍兵，追趕李密，至邢公山斷密澗，斬了李密，衆將悉皆歸降，遂平李密舊境。近有李密手下一將，乃是魏徵，此人有經綸濟世之才，補完天地之手，如今也歸了唐也。聖人大喜。則有李密手下徐茂公，領十萬軍兵在於黎陽，某着盛彥師招安徐茂公去了，不想徐茂公也順了大唐也。聖人的命，着某在此安排筵宴，一來犒賞將士，二來就封李密手下新投唐的將軍。筵宴安排完備了麽？（馬三寶云）元帥，筵宴都完備了也。（唐元帥云）理會的。與我請將李靖軍師來者。（卒子云）理會的，軍師有請。（李靖上云）某乃軍師李靖是也。今與唐元帥領兵追趕李密，至邢公山斷密澗，誅了李密，手下衆將，盡皆歸順俺大唐。今有盛彥師，又招安的徐茂公來了。今日安排筵宴，犒勞衆將。唐元帥有請，須索走一遭去。可早來到也。報復去，道有軍師李靖來了也。（卒子報科，云）喏，報的元帥得知，有軍師來了也。（唐元帥云）道有請。（卒子云）理會的。有請。（李靖做見科，云）元帥，賀萬千之喜。今日平定了中原，天下太平也。（唐元帥云）俺託賴着聖人洪福，這一場多虧了軍師用計也。（李靖云）非李靖之能，皆賴衆將之功也。（唐元帥云）某今奉聖人的命，今日犒賞三軍並衆將。今有李密手下一人，乃是魏徵，此人新來降唐，今日着某就加官賜賞。馬三寶，與我請將魏徵來者。（馬三寶云）理會的。（正末扮魏徵上云）某乃姓魏名徵字玄成，魏州曲城人也。先佐於魏王李密手下。因爲王世充申時一陣，破俺一百萬雄兵。俺元帥四馬投唐，唐公又封俺元帥邢山公之職。不想俺元帥背義忘恩，出潼關聚衆作亂。

有唐元帥領兵追趕，被盛彥師槍刺死邢山公，箭射死王伯當，衆將盡皆歸降。某見唐公有漢高之量，我親至長安，投降大唐。今日唐元帥請俺衆將，想俺邢山公倚恃豪強，不聽忠言，致令有今日之禍也。便好道禍福無門，惟人自招。信有之也呵。（唱）

【雙調・新水令】他則待逞雄威，行霸道，做侯王。封他做邢山公，將他〔三〕那壯心失望。他正是饑時親附人，飽後便飛揚。他則待倚恃剛強。誰承望，斷密澗一身喪。（見馬三寶云）將軍，道有魏徵來了也。（馬三寶云）報的元帥得知，有魏徵來了也。（唐元帥云）道有請。（馬三寶云）元帥有請。（正末做見唐元帥科）（唐元帥云）〔三〕恩人，想昔日囚某在南牢，若非恩人改詔放回，俺家豈有今日，皆足下之恩也。（正末云）非魏徵之事，皆元帥之威福也。（唐元帥云）想李密不聽忠言，空有你二士三賢五虎七熊八彪，不能任用，喪身失命也。（正末唱）

【甜水令】他從來馳騁矜驕，兇頑殘暴，奸滑莽撞，絕仁義，失綱常，空有那二士三賢五虎七熊八彪郎將，拒忠諫不用賢良。

（李靖云）想李密空有霸王之勇，不能任用賢良，撫養軍士。他今日背義作亂，以受刑戮，如今梟首級於雲陽，以戒後人也。（正末唱）

【折桂令】則落的梟首級在鬧市雲陽，不能够建業成功，立國安邦。恰便似失路陰陵，別姬垓下，自刎烏江。世撞入天羅地網，使不着他舌劍唇槍。悔恨投唐，盼望黎陽。

怎當那盛彥師定計埋伏，賈閏甫失意逃亡。（李靖云）這一場都是盛彥師之功也。（正末唱）（唐元帥云）小校門首覷者，等盛彥師來時，報復我知道。（盛彥師同徐茂功、淨程咬金上）（盛彥師云）茂公軍師少待，我先見元帥去。可早來到也。左右那裏報復去，道有盛彥師來了也。（卒子報科，云）喏，報的元帥得知，有盛彥師來了也。（唐元帥云）道有請。（卒子云）理會的。有請。（做見科）（唐元帥云）呀、呀、呀，將軍鞍馬上勞神也。將軍招安的徐茂公如何？（盛彥師云）元帥，徐茂公領十萬軍，都來投唐來也。茂公見在帥府門首。（唐元帥云）好、好、好，這一場皆是將軍之功。（盛彥師云）不敢，皆託元帥之威福也。（唐元帥云）道有請。（卒子云）理會的。有請。（做見科）（茂公云）元帥，小臣領十萬軍，來投元帥麾下也。（做拜科）（唐元帥做扶科）（唐元帥云）茂公，李密早聽你諫當呵，可也不落在王世充之計也。（盛彥師云）程咬金來見元帥來。（做拜科）（唐元帥做扶科，云）拜我者何人？（淨程咬金云）小將程咬金，特來投唐也。（唐元帥做怒科，云）你是那程咬金，匹夫也，今日也有相見的日子。想當日某因觀金墉城，李密着人趕至老君廟。被這匹夫一斧劈開老君廟，望某一斧劈將來。若不是秦叔寶將鈹楞鐧架住了他那斧呵，這其間那得某性命來。此恨痛入骨髓！你如今可來投唐。更待干罷！刀斧手那裏，與我推出去，斬訖報來。（程咬金慌科，云）徐茂公也，你送了我也。（茂公同盛彥師跪下勸科）（盛彥師云）元帥命某招安程咬金，他本不肯降唐，恐記舊讐。某與徐茂公曾言說，元帥寬仁厚德，敬賢重士，豈肯記舊讐，並不挾冤。今日

不爭元帥殺壞了此人，可顯得俺二人言而無信也。（唐元帥云）您請起，我斷然不饒這匹夫。（正末云）元帥，程咬金的罪犯，當日奈兩國交鋒，元帥豈不聞昔日漢高祖滅楚之後，封大功臣二十餘人，衆將爭功不決，未得行封，各有不安之意。高祖問留侯曰：『似此如何得定？』留侯曰：『陛下要衆將心伏，陛下平生所憎者，羣臣共所皆知。最恨者何人？』高祖曰：『我所恨者乃雍齒也。數嘗窘辱我。』留侯曰：『欲要衆將心伏，先封雍齒什邡侯，則群臣皆喜。雍齒尚且封侯，俺衆將皆無患矣。』又有一將，乃是丁公，是項羽首將。因在彭城交戰，楚軍追趕沛公，丁公領兵回還，放了沛公。有此之恩，故來請見。高祖曰：『丁公不忠，使項羽失天下也。』斬了丁公。高祖曰：『使後爲人臣無傚丁公也。』元帥，這的是咬牙封雍齒，滴泪斬丁公。此高祖之量也。不爭元帥要斬了程咬金，有失天下之望。小官不敢自專，乞元帥尊鑑不錯也。（唐元帥云）既是賢士這般，您都請起。程咬金，我不記你舊讐，我親自與您衆將遞一杯酒。將酒來，軍師滿飲一杯。（李靖云）元帥，衆將，某飲酒也。（唐元帥云）魏徵，想當日漢高皇，怎生斬丁公來？你試説一遍者。（正末唱）

【雁兒落】想當初斬丁公痛感傷，封雍齒懷惆悵。一個他通人情在陣面前，一個他存志節在沙場上。

（李靖云）便好道：君聖臣賢，國祚永久也。（正末唱）

【得勝令】呀，常言道忠孝的享榮昌，叛逆的受災殃。這的是斷大義施綱紀，正人倫

訓典常。自古賢良，麒麟閣圖儀像，史記內傳揚，博一個清名萬古香。

（唐元帥云）您衆將望闕跪者，聽聖人的命：您本是開國功臣，立大唐多有功勳。李靖爲行軍長史，拜尚書執掌三軍。盛彥師爲行軍總管，則爲你斬李密顯耀英雄。程咬金佐李密時爲五虎，今日個新降唐封你爲昭勇將軍。馬三寶爲行軍司馬。徐世勣爲安虎將軍，爲你有文武全才，賜姓李總管軍兵。魏玄成忠直能諫，順天道背暗投明。封你爲太子洗馬，更拜爲尚書左丞。段志玄爲行軍總管，享榮華共樂昇平。武將每肅靜邊境，文官每忠正廉能。今日個加官賜賞，一齊的望闕謝恩。（同下）〔四〕

題目　邢山公忠臣盡節

正名　長安城四馬投唐

校記

〔一〕此句原缺，據文意補。　〔二〕『他』原作『俺』，據文意改。　〔三〕『唐元帥』三字原無，王本校補，今從。　〔四〕『同下』二字原無，依例補。

徐茂公智降秦叔寶

劇目說明

此劇今存《脈望館抄校本古今雜劇》本，王季烈《孤本元明雜劇》據以移録。關於此劇的年代，可參見《程咬金斧劈老君堂》劇劇目說明。今以脈望館本爲底本，用王本參校。

第一折

（冲末外扮殿頭官領卒子上，云）輔佐江山捧御章，調和鼎鼐正綱常。事君竭力遵王道，萬古留傳姓字香。小官乃殿頭官是也。自因隋室亂政，諸侯各霸其地，侵占疆封，煙塵並起，擾亂黎民。俺大唐聖人起義於山西太原府，與劉文静共謀三鎖晉陽之後，未及三載，先取隋朝故地，獨占長安，改爲雍州京兆府。俺大唐聖人有三個公子，惟有西府秦王李世民英雄，掛印爲帥，收六十四處煙塵，十八處擅改年號。有金墉城李密無禮，他被王世充用神師計破了他百萬

兵，無處投奔，與部下三將，來降俺聖人，還封他爲魏國公之職。不期此人別生逆心，暗出關中。俺秦王與衆將追趕至斷密澗邊，李密與王伯當疊屍而亡。他手下多有文武賢臣，三賢二士五虎七熊，盡皆各散。有徐茂公、魏徵來降唐，聖人大喜，着小官在此相府排宴，慶賀功臣。令人請衆官人去了，這早晚唐元帥敢待來也。（外扮唐元帥上云）刀馬威嚴出衆雄，剿除惡逆靜煙塵。扶持社稷安天下，保助唐朝建太平。某乃李世民是也。本貫河東太原人氏，父乃唐公李淵。自因隋朝亂政，天下縱橫。某十八歲同父起義，白旄黃鉞，平定兩京，收天下僭亂煙塵，剿四海奸雄賊子，成其大業，獨霸長安。加某爲西府秦王之職，掛印爲帥，統百萬雄兵。某征進了孟海公，破了李密。有李密手下許多賢臣，文武四散，各處投奔。有徐茂公、魏徵等來降唐。俺聖人大喜，着某率領衆將，在相府慶賀。又有太原府軍馬，未知勝負如何？某先見大人去。可早來到也。小校報復去，道有某來了也。（卒子云）理會的。喏，報的大人得知，有元帥來了也。（殿頭官云）道有請。（卒子云）理會的。有請。（做見科）（唐元帥云）大人，某來了也。（殿頭官云）元帥且少待，衆將來時，一同慶賀。這早晚敢待來也。（房玄齡、李靖同上）（房玄齡云）紫綬金章覲早朝，大廷瑞靄曉霞飄。衣冠濟楚儒風大，穩步青霄姓字高。小官姓房雙名玄齡，本貫河東人也。這位宰輔，姓李名靖字藥師，乃京兆三原人也。自因隋室之亂，俺大唐聖人起兵於山西太原府。小官以應義旗之始，定社稷，安天下，剿煙塵，功居第一。謝聖人可憐，加小官爲吏部尚書之職。今有唐元帥東征李密回來，朝見聖人。有徐茂公、魏徵來降。今日着俺文武，在相府慶賀。大人，俺行動些。（李靖云）房玄齡，小官想來，俺

大唐聖人，剋除禍亂，破滅奸邪。因邢山公李密在前之讐，俺唐元帥統兵追趕，大敗而亡，衆將四散，各處投佐。今徐茂公等來降唐，此人乃賢哲之士。今有大人擺設筵宴，俺走一遭去。可早來到也。小校報復去，道有房玄齡、李靖來了也。（卒子云）理會的。喏，報的大人得知，有房玄齡、李靖來了也。（殿頭官云）道有請。（卒子云）理會的。有請。（二人見科）（李靖云）大人，俺二人來了也。（殿頭官云）二位大人來了。且少待，等衆將來時慶賀也。（房玄齡云）大人，徐茂公、魏徵，他二人在後面便至也。（殿頭官云）小校望者，若他二人來時，報我知道。（卒子云）理會的。（外扮徐茂公上云）棄假投真本性清，只因隋室亂疆封。赤心報國施忠孝，輔佐華夷立大功。小官姓徐雙名世勣字茂公，本貫曹州離狐縣人也。因隋朝亂政，天下荒荒，煙塵各處，侵擾邊疆。小官與魏徵，同佐魏王李密麾下爲將。只因王世充定計來借糧，小官苦諫，李密不聽，將小官趕在黎陽收糧草。後來果然中計，在斷密澗而亡。有唐元帥數次來招安小官。今已降唐，我爲參軍之職。今日聖人之命，在相府安排筵宴，須索走一遭去。可早來到也。小校報復去，道有徐茂公來了也。（卒子云）理會的。喏，報的大人得知，有徐茂公來了也。（殿頭官云）道有請。（卒子云）理會的。有請。（做見科）（徐茂公云）大人，小官來了也。（殿頭官云）宰輔來了也。（唐元帥云）徐茂公，怎生魏玄成不見來那？（徐茂公云）元帥，此人便至也。（殿頭官云）天色早哩，唐元帥少待，等魏徵來時行酒。這早晚敢待來也。（正末扮魏徵上云）小官姓魏名徵字玄成，鉅鹿曲陽人也。自隋室交雜，天下離亂，小官投於唐朝。今因王世充興兵，聖人遣將征伐。大人呼喚，須索走一遭去也。（唱）

【仙呂・點絳唇】憑着我腹內詩書，徑投明主，能扶助。一心將社稷平扶，堪作擎天柱。

【混江龍】往常在偏邦憂慮，今日我扶持真主正心術。憑着我胸懷星斗，腹隱權術，我將這日月兩輪安宇宙，保助的唐朝四海盡無虞。一個個肱股行忠恕，端的是氣冲牛斗，胸捲江湖。

（云）可早來到也，小校報復去，道有魏徵來了也。（卒子云）理會的。喏，報的大人得知，有魏徵來了也。（殿頭官云）道有請。（卒子云）理會的。有請。（正末做見科，云）大人，唐元帥，小官來了也。（殿頭官云）魏徵，你來了也。今有唐元帥，誇您文武將帥，好生英傑。想你在李密手下，不能成其大事。你今日既降了俺大唐，可要你盡心竭力，輔佐家邦。今日聖人命小官排宴慶賀您新降的宰輔也。（正末云）大人，你放心也。某今日既降於麾下，同元帥掃蕩煙塵，何足道哉。（唱）

【油葫蘆】俺須是報國存忠大丈夫，他每卻領士卒，成功之日顯機謀。（唐元帥云）宰輔若肯盡忠於國，掃蕩奸邪，聖人自有重職加封也。（正末唱）我則待忠心要上功勞簿，大人便準備着賜賞千鍾祿。（殿頭官云）今日筵宴都預備下，聖人命，着小官與你作慶也！（正末唱）謝大人多用心將筵宴鋪，不由人歡天喜地無推故，放開懷沉醉飲芳醑。

（殿頭官云）小校擡上果桌來者。（卒子云）理會的。（做擺酒科）（殿頭官云）唐元帥行一杯酒

者。（唐元帥云）小校將酒來，我行一杯酒。（把盞科，云）這杯酒大人飲。（殿頭官飲科，云）小官飲。（唐元帥云）再將酒來。這杯酒新降的二位宰輔徐茂公、魏玄成請過者。（徐茂公云）不敢，這杯酒從李藥師大人來。（李靖云）茂公休如此，俺是一殿之臣，不須計懷也。（徐茂公飲科，云）不敢，小官飲。（殿頭官云）這杯酒魏徵來。（正末云）不敢，房玄齡請過者。（房玄齡云）宰輔，今日歸於天朝，俺同謀共計，與聖人去邪歸正也。（正末唱）

【天下樂】我與你便忙向前來施禮數，金杯內香也波浮，謝皇恩多賜福。（唐元帥云）聖人招賢納士，敬爲您新降宰輔，故擺此宴也。（正末唱）元帥道招賢納士能用武，文官每顯智能，武將每能用武，託賴着聖明朝萬乘福。

（唐元帥云）酒便慢慢的飲，看有甚麼人來。（淨扮元吉上云）緊行路上騎慢馬，不如我倒走將來。若還撞着王世充，一准家裏就做齋。自家元吉是也。俺大唐聖人命，着我去并州守把去。我剛拜罷了印，不想王世充領大軍，叩城來索戰，着我和他交戰。老子也，他手下許多將帥圍住我，我慌了，三十六計，走爲上計，則情望家跑。今日回長安，說有大人都在相府裏喫酒，我就這裏報知，可不好。可早來到也。小校報復去，道有你大叔來了。（卒子云）理會的。喏，報的大人得知，有元吉將軍來了也。（殿頭官云）着他過來。（卒子云）理會的。過去。（元吉云）都不來接我，也罷，我過去。（做見科，云）衆老大兒每，都在這裏嚷酒，你倒喫的自在。（唐元帥云）元吉，你在太原并州，怎生回來了？（元吉云）你還都不知道哩，如今有洛陽王

世充，領大軍圍了并州城，我和他廝殺，險把我命也丟了，因此上棄了城回長安，報唐元帥知道。（殿頭官云）王世充敢這等無禮也！（唐元帥云）這王世充兵叩太原，必然手下招了些將帥，倚仗破李密之強，敢覷俺大國那。（元吉云）我說您喫一日酒了也，着一個替我遞一杯如何？罷、罷、罷，我自家嚷幾鍾罷。（做飲酒科）（正末云）此人好粗魯也。（唱）

【金盞兒】走將來氣撲撲大高呼，這將軍端的何名目？（元吉云）我在下是元吉，你不認的我，拿酒來我喫，拿下飯來我嚷。（正末唱）則道是鴻門會樊噲不尋俗，你在那軍中常忍餓，今日在筵上忒狂圖。（元吉云）你休笑我，我一頓喫三斗米的飯哩。（正末唱）你道是頓飯三斗米，全不會上陣數合餘。

（殿頭官云）魏徵，如今王世充圍住并州，他手下有何名將，敢來欺壓俺上國那？（正末云）大人不知，王世充今新收了秦叔寶、單雄信等數員名將，俺這裏須索興師大舉，當要用心也。太原乃河東之屏障，若有疏失，怎了？（殿頭官云）這秦叔寶有何英雄，你說一遍者。（正末云）聽我說一遍者。（唱）

【寄生草】秦叔寶能對壘，單雄信有智謀。會排兵布陣般般固，安邦定國樁樁富，挾軍捉將人人拒。（唐元帥云）若叔寶有這等英雄，俺可難與他拒敵。（唱）俺則索使能臣先去請投降，索強似忘生捨死迎敵去。

（殿頭官云）既是這等，魏徵，你無甚事，回秦府掌領公事去。我便着唐元帥掛印，徐茂公爲

軍師，領大小衆將迎敵他去。（李靖云）唐元帥這一去，定然成功也。（正末云）大人説的是。小官無甚事，回秦府去也。（唱）

【尾聲】則要你儹的那糧草萬餘多，顯您那英雄處，則願的數處將軍盡伏。託賴着聖主仁寬德不孤，方信道良將機謀。（唐元帥云）魏徵，你掌領秦府之事，務要用心也。（正末唱）分付我用心術，誰敢道膽大心粗，則要你一倍溫添萬倍餘。（徐茂公云）魏玄成你放心，我同元帥這一去，務要破了王世充也。（正末唱）不怕他敵軍間阻，他若是知其名譽，則要您一腔鮮血保皇圖。（下）

（殿頭官云）魏徵去了也。唐元帥不想設宴，有元吉前來報太原聲息，此事不可怠慢也。（元吉云）老大兒，早則我走的快哩，若遲了一走，連我也哈剌了。我明日也跟唐元帥走一遭去罷。若不去，則説我怕他哩。（唐元帥云）你跟我去，務要成功也。（殿頭官云）則今日唐元帥掛印，徐茂公爲軍師，元吉做合後，就帶牛進達等數員唐將，十萬大軍，救了太原，破王世充人馬，成功而回也。（唐元帥云）某得令。軍師茂公，俺便去整點人馬去來。（徐茂公云）元帥，俺如今會合衆將，整搠人馬，此事不宜遲慢，便可救太原去來。（唐元帥云）軍師説的是。衆大人恕罪，俺去整搠人馬去，魏徵管領秦府等事。茂公，俺去來。旌旗浩蕩出都城，戈甲層層壓塞兵。大軍來至并州境，放心也活拿洛陽王世充。（同下）（房玄齡云）大人，魏徵回去了，俺也回去來。（李靖云）房玄齡，今日這邊庭軍馬之事，俺索同大人去聖人行回話，走一遭去。

（殿頭官云）李靖說的是，俺三人回聖人話去來。聖命親差誰敢停，太原餘孽惱吾心。大唐軍馬離城去，鞭敲金鐙凱歌聲。（同下）（元吉云）他每都去了也，今日着唐元帥爲將，救太原，俺也再走一遭去。今日傳令敢消停，太原人馬王世充。若還一齊殺將至，丟了兵器一陣風。（下）

第二折

（外扮楚王領卒子上，云）馬跨征騀踢跳奔，征旗擺列照天關。隋朝亂政干戈起，各霸州城宇宙間。某乃楚王劉燦是也。自因隋朝之亂，天下縱横，英雄各據其地。吾之先祖，乃大漢劉淵之後。自因晉末隋興，天時不順，圖王霸業，豪傑各占一方，某統兵久鎮郢川之地。有大唐聖人起義於山西太原，已成大業，獨霸長安。某與他乃親戚之邦。有唐元帥着人來說，有洛陽王世充軍圍太原，殺退元吉，着某解救。某想來治病先治其根，行兵必須正本。某不往太原與他交戰，領兵直至洛陽索戰，單搦王世充，此乃圍魏救趙之計。〔二〕大小三軍，跟我去來。大將英雄武藝全，旌幢麾蓋蕩狼煙。今朝直至西京地，不動槍刀救太原。（同卒子下）（外扮王世充領卒子上，云）祖代爲官鎮洛陽，英雄出衆豈尋常。兵屯百萬驅長隊，天下豪傑惟某強。某乃洛陽王世充是也，先祖乃王學士之後。自從隋朝之變，俺英雄各據其國。爲因魏王李密無禮，占

住金墉城，手下聚雄兵猛將。某推問他借糧，施神師之計，大破李密。他手下衆將，各處離散，有秦叔寶等數員上將，佐某手下。今日領大軍圍住并州，猶恐唐兵來救，怎生迎敵？又有楚王劉燦圍洛陽索戰，可怎了也？先請陸德明、程咬金來商議，〔二〕這早晚敢待來也。（外扮陸德明、程咬金上）（陸德明云）滿腹詩書通九經，縱横妙策顯奇能。投降鄭主施謀略，輔佐江山立大功。小官陸德明是也，祖居西洛人氏。這位大人乃是程咬金。俺原是魏王李密之臣，只因不聽俺勸諫，以致傾敗，俺都投於洛陽王世充麾下。原來此人非其大成君子，專以小人之行，小官心中有些疑惑。今日兵圍太原，着某爲軍師。程咬金，俺見大王去來。（程咬金云）陸德明，想俺同叔寶投世充，指望此人寬仁容衆，不期今日兵圍太原，聚俺商議。可早來到也。小校報復去，道有俺二人來了也。（卒子云）理會的。喏，報的大王得知，有陸德明、程咬金來了也。（王世充云）道有請。（卒子云）理會的。有請。（二人見科）（陸德明云）大王今日喚俺二人，有何事也？（王世充云）您二人來了。今有楚兵圍洛陽，我軍在并州，怎生與他拒敵也？（陸德明云）大王，這楚兵圍洛陽，是救太原之計也。（王世充云）此事怎生計較，等叔寶衆將來，共同商議。這早晚敢待來也。（淨扮蘇威上云）我做將軍實妙，上陣不用旗號。若還撞見軍馬，一准望家便遶。自家王世充手下大將蘇威是也。我們大王全憑着我，若靠我廝殺，一世也成不的。但是那裏喫酒耍子，我去便好。今日正在後帳閒坐，聽的説大王聚俺衆將，我走一遭去。可早來到也。小校報復去，道有蘇大叔來了也。（卒子云）理會的。喏，報的大王得知，有蘇威來了也。（王世充云）着他過來。（卒子云）理會的。過去。（蘇威云）不

來接我也罷，我過去。（做見科，云）大王今日請我來，那裏要一遭去？（王世充云）蘇威，你且少待，等秦叔寶來時，俺同共商議。這早晚敢待來也。（正末扮秦叔寶上云）某姓秦名瓊字叔寶，本貫河東太原人也。幼習戰策，武藝過人，一對熟銅鐧，天下無對。先佐李密手下爲將，自因金墉戰敗，魏王身亡，俺衆將各處四散。某與程咬金等投降於洛陽王世充麾下，拜某爲上將。今領兵困并州太原，前者殺敗唐兵數陣。大王今日陞帳，某須索走一遭去也。（唱）

【正宮・端正好】曉兵機知韜略，保封疆處處堅牢。兩陣前若見秦叔寶，殺的他個個無着落。

【滾繡毬】非是我誇己高，自道好，許多躁暴，殺敵兵難走難逃。不怕他軍將多，智量巧，誰敢來與咱比較，縱然他會使槍刀。我將這皮楞鐧舉英雄死，不是我好鬬偏爭將禍招，端的是頗有些英豪。

（云）可早來到也。小校報復去，道有某來了也。（卒子云）理會的。喏，報的大王得知，有秦叔寶來了也。（王世充云）道有請。（卒子云）理會的，有請。（正末見科，云）大王，某秦瓊來了也。（王世充云）衆將來全了也，聚您來不爲別，如今俺圍住并州，有楚王劉燦在洛陽城下，一日三遭索戰，俺可怎生與他拒敵？（正末云）這個打甚麽不緊也。（唱）

【倘秀才】他那裏兵微將寡，忙打聽虛實歹好。（王世充云）我先使李均實、田留安，望洛陽打聽楚王的人馬去了也。（正末唱）他若是打聽回來俺戰交。（陸德明云）秦叔寶，俺這件事，

你可用意者。（正末唱）非獨主，衆量度，用心的計較。

（外卒子慌上報科，云）可不早說！喏，報的大王得知，有唐元帥領十萬雄兵，來救太原。（下）（王世充云）衆將聽的麽，如今有唐元帥救太原來，這兩處兵臨，可先敵那一處去的是？（正末云）大王，這個容易。既然唐兵至，某去迎敵去，李均實、田留安打聽了事情回來，再做計議。（蘇威云）秦叔寶，你去不的，我走一遭去。（正末云）我便怎生去不的？你便怎生去的？（蘇威云）想你初離了李密，新降於俺大王，心腹未見，便怎麽着你去！（正末云）這廝說的好不公也！（唱）

【脫布衫】則我這忠直性不錯分毫，領雄師要戰千遭。你怕我有二心爭長競短，氣的我腹中焦躁。

（程咬金云）將軍，既蘇將軍作疑你有歹意，依着某，你便不行兵也罷。（正末唱）

【小梁州】他是個無禮人心腹有甚好，在俺上要展輕薄。（蘇威云）我說的是好話，你倒怪我。（正末唱）何消見怪使心苗，聽我便叮嚀道：你疑我笑裏暗藏刀。

（王世充云）秦叔寶你休閒鬧，您二將少不了都用，你走一遭去。（正末唱）

【么篇】大王用俺驅軍校，穩情看得勝旗摇。（王世充云）你可着志者。（正末唱）試看我戰這遭，成功效，急來回報，會衆將列佳肴。

（王世充云）今日着陸德明爲軍師，秦叔寶，你領三千人馬爲前部先鋒，着蘇威做元帥，其餘

將軍，您自選用，前去迎敵唐兵，小心在意者。（正末云）衆將恕罪，則今日我領人馬戰唐兵去也。陸德明，您慢來也。（唱）

【尾聲】我將這三千人馬安排了，若把唐兵廝撞着，亂紛紛兩陣交，將唐兵破滅了，那其間纔顯英雄智謀好。（下）

（王世充云）秦叔寶整點人馬去了也。陸德明爲軍師，全在於你，今敵唐兵，務要成功也。（陸德明云）大王你回去，小官知道。整搠了人馬，明日與唐兵交戰也。（王世充云）某回大營去也，您小心在意，我自有重賞加官。大唐軍來救并州，遮青霄旗號爲頭。秦叔寶今日交戰，管情取殺盡方休。（同下）（程咬金云）蘇元帥，你也整搠人馬去，來日俺迎敵唐兵。（蘇威云）你每慢來，我去整點人馬，先與大唐交戰一場，我去也。今日出陣莫疑猜，諸般兵器兩邊排。若還撞見唐家將，一准連命不回來。（下）（程咬金云）他每都去了也。陸德明，恰纔這蘇威無禮，反説叔寶無能，想俺英雄屈沉埋没，軍師怎生計較？（陸德明云）程咬金，你放心，想俺幾人同佐魏王麾下，今各扶其主，明日若唐兵來，我自有個主意，你近前來。（做打耳喑科，云）可是恁的。（程咬金云）我知道了也，俺且回去來，明日看叔寶與唐兵交戰，俺再做計較也。（陸德明云）你説的是，俺且回本寨中去來。俺本是立國賢良，來投鄭輔佐洛陽。若見了唐營人馬，再商議拱手投降。（同下）

校　記

〔一〕『趙』字原作『韓』字，誤。今改。下同。

〔二〕『程咬金』原作『程知節』。按：程知節，本名𪗋金，爲隋末瓦崗起義的傳奇人物。民間通俗文藝中其名多作『咬金』。爲保持民間文藝原貌，並與《魏徵改詔風雲會》、《程咬金斧劈老君堂》、《長安城四馬投唐》等劇統一，今改爲『咬金』。下同。

楔　子

（外扮馬三寶、牛進達、劉弘基躧馬兒領卒子上）（馬三寶云）剋除禍亂定中華，刀馬熟嫺力轉加。煙塵並起侵州縣，博取清名萬代誇。某乃大將馬三寶是也。這兩位將軍，乃牛進達、劉弘基。唐聖人皆封俺總管之職。俺奉主公之命，着俺同唐元帥來救太原戰王世充，說他手下多有英雄好漢豪傑。唐元帥大軍在後，俺爲前隊。兩個將軍，人馬將近太原不遠也，俺行動些。（牛進達云）馬三寶，某料王世充何足道哉，說他手下多有英雄猛將。俺近太原也，俺三軍擺布的嚴整者。（劉弘基云）牛進達，俺想洛陽草寇，怎敢擾亂并州之境。兀那塵土起處，還是俺的人馬。三軍擺的嚴整者，看有甚麽人來。（淨元吉上云）今日臨邊上，擒拿王世充。我便全不濟，則是靠別人。自家元吉是也。我在太原被王世充殺敗，我到長安說了，今日同唐元帥衆將一同救并州。兀的不是衆將哩。（馬三寶云）元吉將軍來了也。遠遠的不有人馬來了，俺

擺開陣勢者。（淨蘇威躧馬兒領卒子上，云）叵奈叔寶無道理，着我前後没處尋。自家蘇威是也。叵奈叔寶無禮，我和他兩個約下了一處走，他不知那裏去了。兀的不是唐兵，來者何人？（馬三寶云）某是唐朝總管馬三寶、牛進達、劉弘基、元吉，你來者何人？（蘇威云）我是元帥蘇威，和你要一會麽。（馬三寶云）小校操鼓來。（做調陣子科）（蘇威云）秦叔寶又不見來，我贏不的他也，走、走、走！（下）（劉弘基云）他輸了也，且不要追趕。兀的不又有人馬來了也。（正末躧馬兒領卒子上，云）某乃秦叔寶是也，領兵迎敵唐兵。蘇元帥不知何處去了。兀的不是唐將，您慢來，有某久等多時也。（馬三寶云）來者何人？（正末云）某乃大將秦叔寶是也，量您何足道哉！（元吉云）叔叔也，遇着他，你們三個靠前些，我先跑了罷。（劉弘基云）三軍操鼓來。（做調陣子科）（正末云）量您到的那裏也！（唱）

【仙呂・賞花時】（二）您這些英勇的將軍小覷人，不知咱家忒性緊。（馬三寶云）將軍名不虛傳，此人是好武藝也。（正末唱）我着您個個命在逡巡，鋼起處殘生可也不存。（牛進達云）俺不可戀戰也，俺走了罷。（馬三寶云）説的是，走、走、走！（同下）（正末云）您走的那裏去！三軍跟我回去來。（唱）我可便殺敗了可兀的衆將軍。（同卒子下）

校記

〔一〕宮調名『仙呂』原缺，今補。

第三折

（唐元帥同徐茂公領卒子上）（唐元帥云）自離大國長安內，不覺驅兵到太原。某乃唐元帥是也，這位是軍師茂公。只因王世充領兵，犯俺太原，殺敗元吉回朝。聖人命着某掛印爲帥，軍師茂公，元吉爲合後，並數員唐將，來救太原。王世充着陸德明爲軍師，蘇威做元帥，叔寶做先鋒，迎敵俺唐兵。某在長安，先着人去楚王劉燦處求救，保太原之地。楚王回道，他已領一枝人馬攻洛陽去，乃圍魏救趙之計，着王世充心下自驚。有馬三寶衆將前去交戰，未知輸贏勝負也。（徐茂公云）元帥，馬三寶衆將若遇叔寶，必然交戰。待衆將來，小官問他。這早晚敢待來也。（馬三寶、牛進達、劉弘基、元吉同上）（馬三寶云）聞名叔寶英雄輩，雙鐧寰中世上無。某乃馬三寶是也，這幾位將軍是牛進達、劉弘基、元吉。奉元帥將令，前隊行軍，不期遇着秦叔寶軍馬。俺與他交戰數合，此人武藝熟嫺，不敢戀戰，見元帥去。（牛進達云）將軍，俺見唐元帥去來。小校報復去，道有俺衆將來了也。（卒子云）理會的。喏，報的元帥得知，有馬三寶、牛進達、劉弘基、元吉來了也。（唐元帥云）道有請。（卒子云）理會的，有請。（做見科）（唐元帥云）您衆將來了也。遇着世充人馬來麽？（馬三寶云）俺遇着秦叔寶，來與俺交戰。此人英雄，俺不會戀戰，回來了也。（元吉云）元帥，若不是我走的快，連命也丟了。不要惹他。（唐元帥云）似此怎生拒敵也？（徐茂公云）元帥，據叔寶之勇，不可力敵。您依

我一計，他若來索戰，你堅壁不出。我將元帥一封書去，說叔寶等來降。意下如何？（唐元帥云）軍師，你去呵，則怕有失，怎了也？（徐茂公云）無妨。這陸德明乃世充公子之師，他與徐世勣是舊交，這李均實、田留安、程咬金，都是小官布衣之交。元帥將書來，小官只今便往也。（唐元帥云）這書我寫了也。軍師此一去，早早兒回來也。（徐茂公云）衆將恕罪，元帥緊守營寨，不要與他交戰，小心在意者。小官更改了衣服，便索長行。持書呈離了唐營，秦叔寶蓋世英雄。若見他一席共話，穩情取罷戰收兵。（下）（馬三寶云）元帥，軍師去了也，俺回去來。（唐元帥云）您衆將休散了，跟我同回大寨，共飲數杯，待茂公來，再商議行軍之事也。四海亂天下荒荒，輔唐朝保助家邦。徐茂公今離營寨，穩情取秦叔寶拱手來降。（同下）（陸德明領卒子上，云）叵奈蘇威實無禮，言談語話不尋常。小官陸德明是也。俺衆將自投降王世充之後，他重用蘇威，將俺傲慢。我有心與衆將商議，擇日降唐去，不曾與叔寶計較停當。此人昨日出師，得獲全勝。我今日安排酒肴，請他慶功，我着言語中勸他降唐，未知他可是如何？又有田留安、李均實往洛陽打探事去了，不見來到。若來呵，俺一同降唐去。着人請去了，小校門首望者，若有軍務事，報我知道。（卒子云）理會的。（李均實、田留安上）（李均實云）親奉元戎將令差，只因唐府叩城來。〔二〕洛陽回遇知心友，免得非危橫禍災。某乃李均實是也，這個是田留安。俺都是魏王李密故將。自李密身死，俺各分投向。某等五人降王世充，不想徐茂公等降了唐元帥。今日在路上相遇，正要招安叔寶。某洛陽打探回來了，田留安，這一樁事，俺先見陸德明去來。（田留安云）將軍說的是。可早來到也。小校報復去，道有俺二將

來了也。（卒子云）理會的。喏，報的陸大人得知，有李均實、田留安來了也。（陸德明云）道有請。（卒子云）理會的，有請。（二人見科）（陸德明云）您二將打探事情如何？（李均實云）陸大人，楚王圍城稍退也。俺路上撞着徐茂公，要來見大人。（陸德明云）他在何處？（李均實云）他便至也。（陸德明云）小校門首覷者，若有人來，報復我知道。（卒子云）理會的。（徐茂公上云）小官徐茂公是也。奉元帥將令，來說叔寶等衆將。今日路上遇着李均實、田留安，小官說與他。今日更改了衣服，扮做個先生，見陸德明去。可早來到也。小校報復去，道有一先生徐世勣來見。（卒子云）理會的。喏，報的大人得知，有一先生徐世勣來見。（陸德明云）道有請。（卒子云）理會的。有請。（徐茂公見科，云）哥哥，一別許久，受小生兩拜。（陸德明云）茂公請起，此一來有何故也？（徐茂公云）哥哥，小生與田留安、李均實所言之事，如若衆弟兄勸叔寶降唐呵，皆不出王侯之位也。（陸德明云）小官得知也。我今日請他飲酒，等他來時，你親自見他一面。（徐茂公云）哥哥，這裏有書一封在此，哥哥收了者。（做遞書科）（陸德明云）我收這書，等叔寶來當面打開看。小校望者，這早晚敢待來也。（正末扮秦叔寶同程咬金上）（正末云）某乃秦叔寶是也，這位是程咬金。俺迎敵唐兵，得勝回還，有軍師陸德明，請某與衆將慶功。程咬金，休着軍師動心，俺行動些。（程咬金云）將軍，俺見陸德明大人去來。（正末云）累累征戰，幾時是那定交的時分也！（唱）

【中呂・粉蝶兒】若論俺對壘迎敵，與軍中多曾出力。想着那無禮的蘇威，他將我死

花白忙攔當，恐怕我心生奸計。（程咬金云）若不是將軍手策，衆唐將委實難敵也。（正末唱）若不是自顯雄威，這其間士卒每，不存不濟。

【醉春風】今日個與俺慶功勳，方纔心上美。衝軍撞陣俺偏能，倒大來喜、喜。（程咬金云）俺慶罷功，務要與唐將見個輸贏。（正末唱）要見輸贏，平分勝敗，各圖興廢。

（云）可早來到也。小校報復去，道有某與程將軍來了也。（卒子云）理會的。喏，報的大人得知，有秦叔寶、程咬金來了也。（陸德明云）茂公，你且在壁衣後面者。（徐茂公虛下科）（陸德明云）道有請。（卒子云）理會的，有請。（正末同程咬金見科）（正末云）大人，某來了也。（陸德明云）秦將軍鞍馬上勞神，今日排這筵會，賀前征之勞，勿嫌輕視也。（正末云）不敢不敢。（唱）

【迎仙客】雖有那汗馬勞，何消你便列筵席。（陸德明云）小校將酒來。（卒子云）理會的。（陸德明把盞科，云）秦將軍滿飲一杯。（正末唱）高捧着紫金杯紫金杯，可便忙進禮。（田留安云）將軍飲過酒，俺與你計較大事也。（正末唱）不知是爲何因，說就裏，則要您句句真實。（陸德明云）則要你依着我，便好說也。（正末唱）赤緊的不解您其中意。

（陸德明云）且將酒止了者。秦叔寶，小官想來，這世充非有德之人，大唐乃明聖之主。將軍，曾聞昔日徐文遠至東都，見王世充，必先下拜。或有人問曰：『文遠先在李密手下，常有傲慢之心。今見世充而先拜之，何也？』文遠曰：『魏王李密能容賢士敬君子，世充小人，能殺故

人。我如何不先拜。』文遠之言，衆所皆知。將軍爲何不決大事，異日功名不遂，悔不及矣。則不如早早降唐，將軍意下如何？（正末云）依着我的心，既降了王世充，又投那唐元帥，做甚麽來！（唱）

【紅繡鞋】依着我休生疑忌，盡忠心惟有天知。（程咬金云）豈不聞高鳥相良木而棲，賢臣扶明主而佐也。（正末唱）高鳥相良木去同棲，至如俺投降去，他那裏信音稀，怎生着我領三軍，心去急。

（陸德明云）你心下要降，則爭他無有書呈來。（做拿書科，云）秦叔寶，你看這書是那裏寄來的？（正末云）程咬金，你念這書者。（程咬金云）大唐秦王世民端肅書。奉大德秦將軍麾下：愚聞明鏡所以照形，往事所以知今。昔微子去殷而入周，韓信棄楚而歸漢，周勃迎代王而廢少帝，霍光尊孝宣而背昌邑。觀之存亡廢興之事，故能成之。方今世充之亂，全在將軍。今若歸唐，必居重任，同清宇宙，共濟生民，垂名竹帛，標姓凌煙，豈不美哉！今遣茂公持書謹請。年月日秦王世民奉書。（正末云）好是奇怪也。（唱）

【十二月】聽罷了書中所爲，寫的來句句端的。我怕不明投唐主，赤緊的家小難爲。（李均實云）叔寶若肯降，我和田留安願取家小去。（正末唱）怕不待心生志氣，取的這家小忙回。

（云）別的不打緊，則一件要緊也。（陸德明云）可是那一件？（正末唱）

【堯民歌】呀，不見他茂公親自取吾回。（陸德明云）徐茂公，你不出來做甚麼！（徐茂公上云）叔寶將軍，小官在此久等也。（正末唱）唬的我滿身遍體汗淋漓。（徐茂公云）小官徑來請將軍來。（正末唱）多蒙下顧謹依隨，明早陣上納降旗，休也波疑。軍師自理會，俺可便齊到您唐營內。

（徐茂公云）衆位將軍，既然明日要降，俺大唐聖人，理當預備筵席也。（正末云）李均實、田留安，您二位將軍，取家小去，我點人馬，明日早降唐去也。（李均實云）得令。（正末唱）

【尾聲】到明朝降大唐，盡忠心要正直。軍師急早回唐帝，你道俺及早來降大唐國。（下）

（陸德明云）秦叔寶去了也。茂公如何，小官數句話，薦此人降唐也。（徐茂公云）多虧衆人之功。小官回唐元帥話去也。李均實，您取了家小，早些兒來也。（李均實云）俺知道了也。（徐茂公云）誰想今日衆將歸降，明日陣上相遇。小官回去也。陸德明謀略無及，一席話說透相知。若叔寶歸降大國，穩情取大軍而回。（下）（田留安云）李均實，俺去洛陽取五家老小去來。（李均實云）則今日便索長行也。取家族星夜慌慌，降大唐顯耀恩光。今得了大將叔寶，穩情取四海皆降。（同下）（程咬金云）軍師，你明日早去唐營中等俺與叔寶陣上降唐，俺去來。（陸德明云）你說的是，到明日我不來陣上，早往唐營去，您是必早些兒來也。因世充不辨清渾，衆弟兄共議同心。取家族親臨帝輦，五員將背暗投明。（同下）

校　記

〔一〕『叩』原作『扣』，誤。今改。

楔　子

（唐元帥同徐茂公躧馬兒領卒子上）（唐元帥云）歡來收得英雄將，掃蕩奸邪建大功。某乃唐元帥是也，這位是軍師茂公。昨日持書招安秦叔寶，此人許説，今日陣上來降唐。有陸德明先來了，只有他衆將不見來。茂公，則怕此人有翻悔麽？（徐茂公云）元帥放心，他若有翻悔呵，小官埋伏下衆將，必中某之計也。兀那遠遠的，敢是王世充人馬來了，三軍擺開陣勢者。（王世充同蘇威躧馬兒領卒子上）（王世充云）今日唐兵來索戰，必然暗密有機謀。某乃王世充是也，這個是元帥蘇威。那日行兵，敵大唐人馬，多虧叔寶贏了一陣。今日唐兵來索戰，楚王在洛陽又緊，怎生是了也？（蘇威云）我們不濟事，等秦叔寶來，着他與唐兵交戰去，他後面敢待來也。（正末同程咬金躧馬兒上，云）〔一〕某乃秦叔寶是也。昨日約下茂公，今日降唐去。程咬金，把人馬催動些。（程咬金云）我知道。可早來到也。兀的不是大唐人馬也。（徐茂公云）兀那將軍慢來，俺久等你多時也。（正末云）程咬金，俺離了這營盤者。（同程咬金躧馬兒

過一邊科）（正末拜科，云）大王恕叔寶之罪，今日陣前故來辭你，俺兩個降唐去也。（王世充云）叔寶，你爭忍棄了我降唐那！（正末云）也是某無奈也。（唐元帥云）王世充，某饒你一命。若不退兵，速離太原呵，你見麽，四下裏人馬鐵桶相似也！（王世充云）罷、罷、罷，則今日便退了兵，兩家罷戰，我回洛陽去也。（正末云）您休慌，某並無歹心也。（唱）

【仙呂・賞花時】〔二〕我這裏叉手當胸忙説開，從此今番再不來。（程咬金云）大王恕罪，俺去也。（王世充云）煩惱殺我也，您怎生都降了唐也！罷、罷、罷，三軍倒干戈，棄了太原，俺回去來。（同蘇威下）（正末唱）他那裏不住的淚盈腮，也要你心中布擺，須是俺要見也那事明白。

（同程咬金下）（徐茂公云）元帥如何？太原兵也退了，又收了衆將，俺回去來。（唐元帥云）不想今日收了秦叔寶等衆將，退了太原人馬，王世充倒戈而回，俺同回去來。兩陣上各説原因，王世充士馬難存。倒干戈忙回西洛，今日個救太原都建功勳。（同衆下）

校　記

〔一〕此句内『程咬金』三字原缺，王本已補，今從。

〔二〕宮調名『仙呂』原缺，今補。

第四折

（殿頭官領卒子上，云）平收海内煙塵定，破盡奸邪頃刻間。小官乃殿頭官是也。方今大唐聖人在位，文賢武勝。只因并州太原府，乃是俺故國家鄉，着元吉鎮守。不想洛陽王世充領兵來圍住太原，逼元吉東歸。聖人命唐元帥掛印，並軍師茂公數員唐將，前救太原。不期世充手下秦叔寶英雄，日不移影，敗唐將數十餘員。多虧茂公用計，一封書智將叔寶歸降，〔二〕王世充退兵回洛陽，與楚王劉燦交戰去了。今大小衆將班師，聖人着小官在此帥府排宴，一來與秦王慶功，二來加封叔寶等官位。筵宴已定，小校望者，若衆將來時，報復我知道。（卒子云）理會的。（唐元帥同徐茂公上）（唐元帥云）平收猛將臨京兆，智得英雄進大都。某乃唐元帥是也，這位是軍師茂公。俺同共救太原去，多虧軍師用智，降了秦叔寶等一文四武，今日班師回京。軍師，有大人在帥府排宴，與俺慶功，可早來到也。（徐茂公云）元帥，衆將便至也，俺見大人去。可早來到也。小校報復去，道有唐元帥與小官來了也。（卒子云）理會的。喏，報的大人得知，有唐元帥同軍師來了也。（殿頭官云）道有請。（卒子云）理會的。有請。（二人見科）（唐元帥云）大人，某來了也。（殿頭官云）唐元帥，爲你多有功勳，今日與你慶賀。軍師且少待，衆將來時，一同慶賀。（徐茂公云）大人説的是，這早晚敢待來也。（陸德明同程咬

金上）（陸德明云）興心主意降唐室，勸諫忠良立大功。小官陸德明是也，這位是程咬金。自因茂公請俺降唐，我勸叔寶衆將歸降，王世充退了兵。俺見了聖人，今日在帥府排筵，加官賜賞。程咬金，俺行動些。（程咬金云）大人，俺那一日在陣前辭了王世充，他也有些傷感。今至京師，帥府排宴慶功，可早來到也。小校報復去，道有陸德明、程咬金來了也。（卒子云）理會的。喏，報的大人得知，有陸德明、程咬金來了也。（殿頭官云）道有請。（卒子云）理會的。有請。（二人見科）（程咬金云）大人，俺來了也。（殿頭官云）二位大人少待，等衆將來時行酒。這早晚敢待來也。（牛進達、劉弘基、馬三寶同上）（馬三寶云）奉令四下埋軍隊，不想兵卒退太原。某乃馬三寶是也，這二位是牛進達、劉弘基。俺同唐元帥救太原去，今收了秦叔寶，都皆成功。着俺退於四面埋伏，不想世充倒干戈而回。今日回城也。（牛進達云）可早來到也。小校報復去，道有俺三將來了也。（卒子云）理會的。喏，報的大人得知，有三位將軍來了也。（殿頭官云）道有請。（卒子云）理會的，有請。（三將軍見科）（劉弘基云）大人，俺三將同唐元帥得勝回還也。（殿頭官云）三位將軍且少待，還有衆將未來哩，這早晚敢待來也。（淨元吉上云）今日來帥府，好酒喫十瓶。廝殺全無用，枉自送殘生。自家元吉是也。因唐元帥救太原，全靠別人成了功也。今日喫慶賀酒，我走一遭去。可早來到也。小校報復去，道你大叔來了也。（卒子云）理會的。喏，報的大人得知，有元吉將軍來了也。（殿頭官云）着他過來。（卒子云）理會的。過去。（元吉做見科，云）衆老大兒，您都閒坐着哩。拿酒來，我們喫了罷。（殿頭官云）你且一壁有者。（三）衆將少誰哩？（程咬金云）大人，有李均實、田

留安去洛陽取俺五家老小去了，有叔寶便至也。（殿頭官云）小校覷者，叔寶來時，報復我知道。（卒子云）理會的。（正末扮秦叔寶上云）某乃秦叔寶是也。自因見了茂公書呈，次日降唐，多蒙唐元帥敬愛如兄。今有大人在帥府，與俺慶功排宴，須索走一遭去也。（唱）

【雙調・新水令】秉忠心一徑早投降，再不去替別人領兵驅將。拜辭了王世充，投明主賀君王。憑着我志節忠良，今日個際會大筵上。

（云）可早來到也。小校報復去，道有秦叔寶來了也。（卒子云）理會的。嗏，報的大人得知，有秦叔寶將軍來了也。（殿頭官云）道有請。（卒子云）理會的。有請。（正末做見科，云）大人，秦瓊來了也。（殿頭官云）秦將軍鞍馬上勞神，今日降了唐，俺便是一殿之臣也，可要你着志者。（正末云）大人放心也。（唱）

【沉醉東風】捨一命當先便往，領三軍自有斟量。我若是見了功，爭名望，憑着我狀貌堂堂。（唐元帥云）據將軍英雄，天下聞名也。（正末唱）怎敢道天下聞名惟某強，託賴着吾皇受享。

（殿頭官云）看有甚麼人來？（李均實、田留安上）（李均實云）全憑英勇力，取的家小回。某乃李均實是也。俺洛陽取回家小來了。田留安，俺見大人並衆將去來。（田留安云）李均實，若不是俺二將呵，這老小也取不將來。小校報復去，道有李均實、田留安來了也。（卒子云）理會的。喏，報的大人得知，有李均實、田留安來了也。（殿頭官云）道有請。（卒子云）理會

的，有請。（衆做見科）（李均實云）元帥，俺二將取回家小來了也。（唐元帥云）好、好、好，秦將軍，你歡喜也，家小來了也。（正末云）託賴元帥虎威也。（唱）

【雁兒落】聽的道家族盡數往，這的是喜事從天降。不消我終朝盼信息，何勞的每日常頻望。

（田留安云）秦將軍，投至的俺保將這老小來，也非同容易也。（正末唱）

【得勝令】呀，你是個名將有參詳，英雄處敢承當。保的這老小離了別地，則俺這弟兄每歸大唐。（李均實云）將軍，俺若見些小功效，纔顯俺有手策也。（正末唱）若顯俺高強，擒的那幾個能征將。（程咬金云）不要負了俺的大名也。（正末唱）將俺這名揚，端的是英名播四方。

（殿頭官云）唐元帥，你行一杯酒者。（唐元帥云）小校將酒來，與新降的將軍行一杯酒。（把盞科，云）這杯酒大人先請。（殿頭官云）小官飲。（唐元帥云）再將酒來。這杯酒叔寶將軍飲。再將酒來，俺衆將都飲一杯。（衆將做接酒科）（正末云）元帥索是用意也。（唱）

【沽美酒】酒斟着白玉觴，不由人喜聲揚，我可也拚卻今朝醉一場。（唐元帥云）新降的將軍聽者，等俺破劉武周去，都要用意也。（正末唱）破周去舒心願往，賣弄些好刀槍。

【太平令】方顯俺英雄膽量，捨殘生大戰在當場。坐下馬誰人敢當，鞍上將無人侵傍。（唐元帥云）託賴聖人之德，俺衆將好歹要建功者。（正末唱）呀，託賴着聖皇，紀綱，文武

氣長，則願的普天下軍民歸向。

（殿頭官云）您大小衆將，都望闕跪者，聽聖人的命，與您加官賜賞。您聽者：隋室亂天下荒荒，四海内各占封疆。太原城先朝舊業，王世充擾亂村坊。仗手下文強武勝，秦叔寶雙鐧高強。徐茂公施謀用智，一封書拱手來降。各罷兵干戈寧静，衆將軍武藝非常。秦叔寶封胡壯公之職，陸德明加紫綬金章。李均實、田留安二將，取家小直到洛陽。今日個加官賜賞，一齊的拜謝吾皇。（同下）〔三〕

題目　唐元帥興兵救太原

正名　徐茂公智降秦叔寶

校記

〔一〕『將』字原缺，據文意補。

〔二〕『有者』二字原缺，王本已補，今從。

〔三〕『（同下）』原缺，依例補。

賢達婦龍門隱秀

劇目說明

此劇現存《脈望館抄校本古今雜劇》本，王季烈《孤本元明雜劇》據以移録，並在個別地方作了文字上的校訂。

此劇《録鬼簿》及《太和正音譜》均未著録，故其所出年代不詳。元代雜劇中，敷演薛仁貴故事的劇作有張國賓《薛仁貴衣錦還鄉》和《太和正音譜》著録元無名氏《摩利支飛刀對箭》二劇。此劇與上舉元代二劇均有薛仁貴與高麗國大將蓋蘇文戰鬬之關目，所異者此劇詳於薛妻柳氏家居賢德，《飛刀對箭》則詳於薛臨陣戰功，《衣錦還鄉》則重在描寫薛與父母妻子團圓。從内容上看，三劇互有聯繫，互有側重，而無牴牾相悖之處，可見此劇的創作年代應與元代二劇相去不遠。

此劇曲辭本色樸質，風格與元人相近。賓白中保留了大量元人習語，如稱老者爲『孛老』、老婦爲『卜兒』；一向爲『一了』、攛掇爲『搬調』、料理爲『執料』、穩穩地爲『穩拍（拍）』等。明人雜劇中保留有個別元代習語並不奇怪，但元人習語大量地、廣泛地存在於劇中，説明此劇出於元人之手的可能性是很大的。

此劇以脈望館本爲底本，用王本參校。

楔　子

（冲末蓋蘇文領卒子上）（蓋蘇文云）山高海闊碧天低，道路崎嶇景物稀。堅壁城池習武士，高關隘口列旌旗。某姓蓋名蘇文，官封摩利支。俺海東有一十六國，可是那十六國？是新羅國、卯日國、扶桑國、分定國、洛離國、門神國、大漢國、小漢國、三漢國、日本國、蝦蟆國、毛人國、百濟國、女直國、丁香國及平奠高麗國。十五國與大唐年年進貢，歲歲稱臣，則有俺這平奠高麗國不順大唐。可是爲何？俺這高麗國地方萬里，帶甲百萬，某將十五國進貢大唐的寶物，盡皆被某奪下，大唐必然領兵，與某相持。若來時，某領兵與他拒敵。高麗屯兵氣勢雄，善能敵戰慣交鋒。英才將士誰人比，壓盡唐朝鄂國公。（下）（薛仁貴上云）昔年祖貫住龍門，久住田園爲庶民。耕種鋤鉋於隴畝，工農辛苦爲家貧。小人姓薛名仁貴，絳州龍門鎮人氏。因爲家貧，在柳員外家年作生理。時遇冬寒天道，將次夜晚，在這草鋪中歇息者。（做睡科）（正旦領淨梅香上，云）妾身柳迎春，俺父親是柳員外，家中鉅富。妾身焚燒夜香，行至後院，則見草鋪中卧着一個白額虎！我再仔細看者，忽然不見，卻是一個人睡着。我試看者，原來是薛仁貴，身上十分單寒。我觀此人雄壯，久後必然發達。妾身脱下這一件紅綿襖，蓋覆於薛仁貴

身上，你好生睡一覺。梅香，咱回繡房中去來。（梅香云）姐姐，他是男子漢，俺是女人家，管他做甚麽。姐姐，天色晚了也，歇息去來。（正旦唱）

【仙呂・賞花時】〔二〕他則待惜愛榮華疏與親，誰肯待別辨賢愚假共真。這薛仁貴一身貧，常在這桑間內隱，都道是個農民。

（梅香云）姐姐看他便長進，我看他不得發達。（正旦唱）

【幺篇】端的是草有靈芝木有椿，禽有鸞凰獸有麟。必出衆，更超羣，爲君子先從務本。則俺絳州人誰識大將軍。（同下）

（薛仁貴做醒科，云）誰人將紅綿襖蓋在我身上。正是天氣寒冷，我脱下這粗布衣服蓋定。天色將曉，我做活去者。白晝農工愁夜間，冬天凛凛怯衣單。誰人賜我紅綿襖，冒雪湯風且禦寒。（下）

校　記

〔一〕宮調名『仙呂』二字原無，今補。

第一折

（淨梅香上云）我做梅香濟楚，服侍小姐受苦。白日掃牀疊被，到晚來和煤搬土。妾身是這柳員外家的梅香。昨夜共小姐焚燒夜香，不知小姐有何緣故，脫下一件紅綿襖，蓋在薛仁貴身上。若是員外知道，我身上也不便。報知員外，走一遭去。（下）（柳孛老兒、卜兒、大末、大旦上）（柳孛老兒云）本貫鄉村住絳州，深耕淺種廣成收。閒時拍手遥遥望，處處桑麻不斷頭。老夫柳員外是也，祖居絳州人氏，嫡親的五口兒家屬。婆婆李氏，所生一兒一女。兒孩兒柳大，媳婦張氏，女孩兒是迎春。爲我廣有家財，人皆以員外呼之。俺家又有個年作後生。時遇冬寒天氣，無甚事，俺在此閒坐，看有甚麽人來。（淨梅香上云）來到也。我報知員外去。（見科）（孛老兒云）梅香，你此一來有何事也？（梅香云）有事不敢不報，無事不敢亂言。昨宵晚間，與小姐燒香。小姐脫下一件紅綿襖，蓋在薛仁貴身上，不知有何緣故？梅香特來報知。我若不説，老員外久後知道，梅香身上不便也。（孛老兒云）是真個？你與我喚過迎春來者。（梅香云）理會的。姐姐，父親喚你哩。（正旦上云）妾身柳迎春。前廳上父親呼喚，不知有甚事，須索走一遭去。想這莊農人，秋收冬藏，倒大來好是艱辛也！（唱）

【仙呂·點絳唇】秋令將殘，黍禾收辦，無停慢。終日愁煩，湧並把家私幹。

【混江龍】光陰有限，恰重陽已過早冬寒。輕移蓮步，行過雕欄。我則見雲縹渺鳥棲瓊樹裏，雪瀰漫人在玉壺間。卻又早羊角風剪鵝毛散，又早則新鋪玉瓦，不見青山。

（云）梅香，報復去，道有迎春來見。（梅香云）理會的。報的老員外得知，有小姐來了也。（孛老兒云）着孩兒過來。（梅香云）小姐過去。（做見科）（正旦云）父親，喚您女孩兒有何事也？（孛老兒云）迎春，你昨宵那裏去來？從實的說。說的是，萬事罷論；說的不是呵，我不道的饒了你哩！（正旦唱）

【油葫蘆】我昨宵寶鼎焚香夜已闌，見一個獸中王真是罕：輝輝白額剪刀斑，卻原來是閉金睛不見星光燦。我則見吐銀鬚乍列瓊針散，收牙爪鼾睡中，卧身軀已寢間。唬的我驚吉利不敢孜孜看，霎時間不見了錦斑斕。

（孛老兒云）俺家中怎生有這大蟲來？你休說謊，你從實的與我說。（正旦唱）

【天下樂】原來是鼾睡白衣玉一彎，風也波寒，衣袂單，不由我脱綿衣可憐惜分間。〔二〕

（孛老兒云）他是個年作的後生，你可怎生與他蓋上衣服來？（正旦唱）題起來意不寧，說着呵心未安，也是我積陰功德行儹。

（孛老兒云）這言語說不過。梅香，與我喚將薛仁貴來者。（梅香云）理會的。薛仁貴，老員外喚你哩。（薛仁貴上云）每日奔波只爲貧，且將勤力事耕耘。男兒若得風雷信，平步青霄建大勳。自家薛仁貴是也。員外呼喚，不知有甚事，須索走一遭去。（做見科，云）員外喚薛仁貴

有何事幹？（孛老兒云）兀那薛仁貴，你解開衣服我看，你那着身的紅綿襖兒，是誰人與你來？（薛仁貴云）小人昨夜寢睡間，不知何人與我蓋着件紅綿襖。我見天色寒冷，穿在身上來。（孛老兒云）這衣服是我女孩兒迎春的。我待將你拷打來，家醜事不可外揚。我看你也是個好漢，我如今將迎春與你爲妻，則今日離了我這門者。（薛仁貴云）理會的。（正旦唱）

【那吒令】這一場漏洩呵，是小梅香話訕；這一場恥辱呵，把迎春指攀；這一場帶累呵，將薛仁貴硬趕。恩顧情惹是非，風流罪着科犯。羞的我落色無顏。

（梅香云）本是你與他這件衣服來，你待說甚麼那。（正旦唱）

【鵲踏枝】你將俺慢輕看，痛傷殘。我見他褪後趨前，卻原來送暖偷寒。送的我無限期愁眉淚眼，省別離廢寢忘餐。

（孛老兒云）您兩個此一去，再休上我門來。出去！（薛仁貴云）誰想有這一場事。小姐，依從父親說，俺則今日便索離門也。（正旦唱）

【寄生草】急煎煎有去無歸路，愁切切回期絕往還。受用那冷清清疏籬寒舍貧家產，空滴滴清灰冷灶誰曾慣，黑漫漫苦海無邊岸。我情願做個喜孜孜齊眉舉案老成妻，陪伴着個雄赳赳忠心報國英雄漢。

（孛老兒云）迎春，則今日便跟着薛仁貴去。（大旦云）依着父親母親，你兩個快出去，再休上俺家門來！要一根折針斷綫，也不與你。出去，出去！（薛仁貴云）小姐，既然父母兄嫂趕俺

出去，所事不與，似此怎了也！（正旦唱）

【六幺序】他每也都心狠，一個個改面顏。（大旦云）離了家門，凍死餓死，也不管你。出去！（正旦唱）暫時間似隔關山，我道來父母情關。（大旦云）休説你哥哥嫂嫂心狠，你兩個自知禮虧也。（正旦唱）兄嫂無干，一家兒覷我如閒。可不道爐中有火休添炭，越搬調越起愁煩。你榮華着我遭殘患，便着俺時間辛苦，目下艱難。

（大旦云）你去、你去，你哥哥不是那不伶俐的，則管説甚麽。（正旦唱）

【幺篇】兄長又癡頑，家嫂又心奸，全無些仁義相看，蔽隱遮攔。你暮寢朝餐，我穿破飯寒；你穩拍安閒，我受辱摧殘。你今日斷手足將咱外趕，他把妻兒似倚欄。（大旦推正旦科，云）你出去！我關上這門，隨你門外説去。（正旦唱）你待把門户牢關，親戚相看，怎能够恁時節扶立江山。你無情無義將咱訕，有一日運至非難，那其間榮華富貴成官宦，憑着他扶持社稷，平定江山。

（薛仁貴云）都是我帶累小姐，到我家中，你怎生受的那艱難苦楚也！（正旦云）薛仁貴，你放心也。（唱）

【尾聲】我若是勤謹志偏真，勞苦心無憚。我今日不得已誰將咱掛眼。嗟嘆，人生在天地間，有榮枯得失機關。（薛仁貴云）憑着我滿腹兵書戰策，久後必然爲官也。（正旦唱）定兇頑憑着你義膽忠肝，武略成名天下罕。（薛仁貴云）我但若爲官，不在人之下也。（正旦

唱）展羽翼何須慵懶，奮牙爪時開危難，有一日起蟄龍春日撼天關。（下）

（薛仁貴云）誰想有這一場事，柳員外將我同小姐趕將出來。罷、罷、罷，還我那家中去也。每日傭工身不閒，誰知時下惹災愆。異日崢嶸騰達去，管教夫婦永團圓。（下）（孛老兒云）婆婆，女孩兒去了，你心中煩惱麽？（卜兒云）我擡舉了他一十八歲，他瞞着俺，卻暗將衣服與了薛仁貴，正好着他受苦去也。（孛老兒云）大哥，你妹子去了，你心中煩惱麽？（大末云）想妹子他的不是了，將衣服蓋在年作的身上，是何道理！正好着他受苦去。（孛老兒云）媳婦兒，你小姑兒去了，你心中如何？（大旦云）公公在上，那裏有這般道理，女孩兒家，將衣服與了年作的。正好着他受苦去。（孛老兒云）您一家兒一般的性兒。我一時間火性起來，趕的孩兒去了。他是嬌裏生，富裏長，那裏曾受那艱難苦楚。待幾日，我自有個主意。迎春孩兒，則被你痛殺我也！（哭科）（同下）

校記

〔一〕『惜』字原作『憐』，誤，今改正。

第二折

（房玄齡領卒子上，云）一片心懷家國恨，兩條眉鎖廟堂臣。堅心主意施公正，答報皇家爵禄恩。小官房玄齡是也。方今大唐聖人在位，八方寧静，四海晏然，華夷一統，天下太平。今有海東〔二〕一十六國，都順俺大唐，叵奈平奠高麗國無禮，將十五國進貢寶物，盡都邀截了，俺累歲與他交鋒，不能取勝。聖人做一夢，夢見高麗國一員將，手持五口飛刀，前來對敵，西北上見一白袍小將，用五枝連珠箭對了飛刀，殺敗高麗大將。聖人問曰：『將軍那裏人氏』？小將言曰：『乃絳州人氏。』被一陣風過，忽然驚覺，乃是南柯一夢。聖人的命，着老夫在元帥府，請徐茂公商議。令人門首覷者，若來時，報復我知道。（卒子云）理會的。（徐茂公上云）少年錦帶掛吴鈎，〔三〕鐵馬西風塞草秋。全憑匣中三尺劍，坐中談笑覓封侯。老夫姓徐名世勣字茂公，自立唐以來，累建奇功，官封軍師之職。今有房玄齡大人來請，不知有甚事，須索走一遭去。可早來到也。小校報復去，道有老夫來了也。（卒子云）理會的。喏，報的大人得知，有軍師來了也。（房玄齡云）道有請。（卒子云）理會的。有請。（做見科）（徐茂公云）大人請老夫有何事？（房玄齡云）軍師，請你來别無他事，今有聖人夜作一夢，夢見高麗國一員將，手持五口飛刀，對西北上見一白袍小將，用五枝連珠箭，對敵飛刀，殺敗高麗大將。問

其姓名，乃是絳州人氏。被一陣風過，忽然驚覺，乃是南柯一夢。奉聖人的命，着老夫在元帥府，請軍師商議此事，未知主何凶吉也？（徐茂公云）這夢非虛，可着總管張士貴，去絳州招擢義軍，必有應夢之人也。（房玄齡云）此計大妙。小校喚將張士貴來者。（卒子云）理會的。總管張士貴，大人有請。（淨扮張士貴上云）某乃張士貴，武藝般般會。一生好賴功，〔三〕則把別人累。某乃總管張士貴是也。某兵書不通，武藝不曉，若遇敵軍，得空便跑。若還趕上，伏低做小。今有大人來請，不知有甚事，須索走一遭去。可早來到也。不必報復，我自過去。（見科，云）大人恕罪，張士貴來遲。請小官來，有何事也？（房玄齡云）張士貴，請你來別無他事，今奉聖人的命，着你去絳州招擢義軍，征伐高麗，便索長行也。（張士貴云）則今日好日辰，辭別了大人，便往絳州，招擢義軍走一遭去。今朝奉命即便行，不分星夜到龍門。招軍買馬屯糧草，殺退高麗建大勳。（房玄齡云）張士貴去了也。軍師，俺二人不敢久停久住，回奏聖人走一遭去。上命親差不自由，緊馳驛馬驟驊騮。奉敕招擢英雄漢，應夢將軍出絳州。（同下）（薛孛老兒同卜兒、正旦上）（薛孛老兒云）急急光陰似水流，等閒白了少年頭。月過十五光明少，人到中年萬事休。老漢薛大伯是也，本貫絳州龍門鎮人氏。婆婆李氏。有個孩兒，喚做薛仁貴。媳婦兒柳氏。他是財主之家，看了俺柴門草户，少喫無穿，媳婦兒，你怎生受的這苦楚也！（正旦云）公公婆婆在上，既爲薛仁貴之妻，則可甘貧守分，理之當然也。（薛孛老兒云）媳婦兒，你雖有三從四德，你如何過的這艱難日月也！（正旦唱）

【中吕・粉蝶兒】則俺這家道清貧，度春秋自然營運。（薛孛老兒云）媳婦兒，依着你可是如何？（正旦唱）我甘心兒織紡殷勤，侍翁姑，居鄉里，孝行和順，定省晨昏，過光陰待時守分。

【醉春風】我如今節儉要勤勞，存誠知務本。我則願的父慈子孝，婦和夫休愁這窘、窘。都則要一意一心，一家一計，便有那一親一近。

（薛孛老兒云）媳婦兒，我如今年紀老了，又營運不的，似此貧薄消乏，如之奈何也！（正旦唱）

【迎仙客】閒時節靜巉巉坐草墩，悶來呵樂陶陶出柴門，手持杖藜消睡盹。（薛孛老兒云）媳婦兒，你着我消盹睡，如今遇着這等貧寒日月，冷淡生涯，我那裏得那睡來！（正旦唱）雖運時衰家業損，喜孜孜玩賞鄉村，端的是身樂得清閒分。

（薛孛老兒云）薛仁貴孩兒打柴去了，這早晚敢待來也。（薛仁貴上云）小人薛仁貴，擔着一擔柴，入絳州換些米糧，不想掛着榜文，有總管招擢義軍，我有心投軍去。且回家中，與父母說知去者。（做見科，云）父親，您孩兒賣柴去，回來了也。大嫂，有件好事，慢慢的與父母說知。（正旦云）薛仁貴，有甚麽事務，你說，怕做甚麽那？（正旦唱）

【紅繡鞋】見仁貴展腳步奔奔如振，縱身軀凛凛如神。驅馳受盡賣柴辛〔四〕，喜孜孜觀景物，笑吟吟說原因，則要你話從頭休諱隱。

（薛仁貴云）父親，如今絳州掛着榜文，有張總管招擢義軍，征伐高麗。您孩兒學成十八般武藝，待要投義軍去，則是父母年高，無人侍養也。（薛孛老兒云）孩兒也，如今你要投義軍去，俺兩口兒只看着你侍養，我也不敢主張，你問你母親去。（薛仁貴云）母親，您孩兒要投義軍去，母親意下如何？（薛卜兒云）休問我，問你媳婦兒去。（薛仁貴云）大嫂，我要投義軍去，你意下如何？（正旦唱）

【石榴花】你說道長街掛榜示明文，集聚許多人。有參謀總管大朝臣，要招擢義軍，革故從新。你學成武藝言忠信，你不可懶惰其身，合當報國從先進，豈不聞『將相出寒門』。

（薛仁貴云）大嫂，我如今可去也不可去？（正旦唱）

【鬬鵪鶉】不要你兩意推辭，則要你一言定準。（薛仁貴云）大嫂，憑着我胸中韜略，武藝皆全，這一去必然爲官也。（正旦唱）常言道百藝防身，你可便三思自忖。（薛仁貴云）則是父母年高，怎生度日也？（正旦唱）便休題父母年高活計貧，奈妻兒恰二旬，爲妻的治業成家，做男子的忠君報本。

（薛仁貴云）大嫂，你好生侍奉父母，我此一去投了義軍，得了官，你便是夫人也。（正旦唱）

【上小樓】你若是兵臨外闔，名傳遠郡，覷着那小國之邦，邊海之夷，率土之濱，他每都假做真，何足論。到那裏交鋒一陣，端的是去腥羶片時掃盡。

（薛仁貴云）大嫂，我此一去，爭奈家貧，無甚衣服，路上寒冷，怎生是好也？（正旦云）妾身邊有一領素練白袍，一條戰裙，你可試穿者。（做穿科）（正旦唱）

【幺篇】這一領香花般白戰袍，這一件銀絲般素練裙，我實意誠心，助貌添容，卻原來可體着身。在桑間爲餓夫，當義軍，則要你一時發憤，你如今仗雄威鎮天斡運。

（薛孛老兒云）罷、罷、罷，既然媳婦也着他去，孩兒也，你去的是。既是朝廷士民，當以盡忠報國。你得官不得官，則是早些兒回來，休着俺老兩口兒憂心。若到兩陣之間，則要你小心在意者。（薛仁貴云）父親母親放心，你孩兒知道了。則今日辭別了父母，便索往絳州投義軍去也。大嫂，用心侍奉一雙父母。不敢久停久住，便索投義軍走一遭去。發志堅心投義軍，不辭勞憚踐途程。若到邊庭施英勇，成功受賞改家門。（下）（薛孛老兒云）婆婆，孩兒去了也，可着誰人養活俺老兩口兒也？（正旦云）父母放心也。（唱）

【滿庭芳】公姑莫嗔，我真誠一念，孝侍雙親。（薛孛老兒云）孩兒也，你是那富貴之家閨女，休道你做不的生活，你便會呵，可做些甚麽那？（正旦唱）緝麻織布當營運，夏清冬溫，夜寢間安眠定穩，晝行間餐飯調勻。隨時分，慈顏若允，久已後改換舊家門。

（薛孛老兒云）既然媳婦兒有這等孝道之心，正是妻賢夫省事，子孝父心寬也。（正旦唱）

【耍孩兒】盡忠心消除了心頭悶，我如今着粗衣不施脂粉。我一身辛苦甘貧，等閒間無覓行雲。你若是一身擬把龍門跳，休道我一上青山便化身。咱評論，怎敢差一時半

刻，何敢望九烈三貞。

（薛孛老兒云）媳婦兒，你做些茶飯，我看田禾去也。（正旦唱）

【尾聲】我則願老者安，少者懷，一任他輕者清，濁者渾。俺男兒學成武藝把功名進，有一日博的個榮顯光輝證了本。（下）

（薛孛老兒云）誰想俺孩兒仁貴，堅意的要投義軍，此一去，必然發達也。老漢無甚事，看田禾走一遭去。眼觀旌節旗，〔五〕耳聽好消息。（下）

校記

〔一〕『海東』下原衍一『有』字，今删。〔二〕『錦帶』原作『錦袋』，誤，王本已改。今從。

〔三〕『賴』字趙校筆改作『攬』字，不從。〔四〕『辛』原作『薪』，趙校改，今從。〔五〕『旗』原作『事』，誤，王本已改。今從。

第三折

（房玄齡領卒子上，云）曾讀前書笑古今，恥隨流俗共浮沉。終期直道扶元化，敢爲虛名役片心。小官房玄齡是也。今有高麗國蓋蘇文作亂，遣總管張士貴絳州招擢義軍去了。令人若來

時，報復我知道。（卒子云）理會的。（張士貴上云）自家喚做張士貴，六韜三略全不會。聽的高麗來索戰，躲在帳房去盹睡。某乃張士貴是也。着我絳州龍門鎮招義軍十萬，今日回還，見大人走一遭去。可早來到也。報復去，道有張士貴來見。（卒子云）理會的。喏，報的大人得知，有張總管來了也。（房玄齡云）道有請。（卒子云）理會的。有請。（做見科）（房玄齡云）張士貴招了多少義軍？（張士貴云）招了十萬義軍。（房玄齡云）今奉聖人的命，三路分兵，征伐高麗，不可遲延怠慢。大唐赳赳顯英雄，人似長蛟馬勝龍。三路分軍威勢勇，爭先過海要征東。（下）（張士貴云）今奉大人的命，着我過海征東去。這義軍中有個薛仁貴，十八般武藝俱全。我兩個眼裏見不的他。我如今着他當先，統領人馬，爲前部先鋒。一了說碓搗的麻絮，當頭的受苦，但得功勞，都是我的。左右喚將薛仁貴來者。（卒子云）理會的。薛仁貴安在？（薛仁貴上云）某薛仁貴是也。有張總管呼喚，須索走一遭去。可早來到也。小校報復去，道有薛仁貴來了也。（卒子云）理會的。喏，報的總管得知，有薛仁貴來了也。（張士貴云）着他過來。（卒子云）理會的。過去。（做見科，云）大人，小人來了也。（張士貴云）薛仁貴，爲你把我這貴字犯了，我要殺壞了你。如今用人之際，且饒你這一遭。今日跟我征東去，你做前部先鋒，得了功勞，報我知道。撥與你五百軍馬，小心在意，得勝而回也。（薛仁貴云）得令。即今領五百人馬，便索長行。先鋒驍勇氣昂昂，對敵相持要顯揚。捨死忘生能敵戰，忠肝義膽定吾唐。（張士貴云）薛仁貴去了也。當先處着他抵對去，他若得了勝，我便成功受賞。則今日領兵，〔二〕與高麗國相持，走一遭去。大小三軍，聽吾將令。三通鼓罷，拔寨起營。今朝一

日領雄兵，大小軍卒要成功。聽的一聲信砲響，都在馬上念觀音。仁貴當先去廝殺，我便則推肚裏疼。得勝我便叨功賞，輸了推與薛先鋒。兩陣之間交鋒處，手慌腳亂没了魂。若是把我殺壞了，説與家裏便念經。（下）（薛孛老兒上）（薛孛老兒云）自從仁貴投軍去，家中度日甚艱難。老漢薛大伯的便是。自從孩兒投義軍去了，多虧了媳婦兒，好生的孝順。採桑養蠶，緝麻織布，早起晚眠，多多的辛苦。婆婆，我早間與你説知，着媳婦兒去他父親柳員外家，借些米糧去，你與媳婦兒説也不曾？（薛卜兒云）老的也，我就與媳婦兒説知了也。（薛孛老兒云）婆婆，你既與媳婦兒説知，咱看田禾去來。（同下）（柳孛老兒同卜兒上，云）自從孩兒去，不覺許多時。老夫柳員外是也。自從將女孩兒迎春，與了薛仁貴爲妻，不覺許多時光景。説薛仁貴投義軍去了，撇下他那一雙父母，和俺女孩兒，可着誰人侍養？今日無甚事，在家中閒坐，看有甚麽人來？（正旦上云）妾身柳氏迎春。夫主薛仁貴投軍去了，公婆着妾身問我爺娘家取些米糧。我待不去來，違了公公婆婆的命；我待去來，怎生見我那父母？我揣着羞臉兒，則索走一遭去也呵。（唱）

【商調・集賢賓】數年來受貧無慍色，節操性奇哉。爲夫的投軍雄壯，爲妻的守志清白。則爲這孝公姑勞苦饑寒，一時間運拙時乖。若是他建功勞顯揚傳四海，多管是天地安排。我如今正賢良無怨悔，效貞潔不疑猜。

【逍遥樂】我如今歸心無奈，我這裏行不到家山，望不見舊宅。我也是個嬌養的裙釵，

我如今受辛勤減盡人才。我做了個別離故鄉爲異客，這窮滴滴委實難捱。羞答答消疏了容貌，冷清清改變了朱顏，瘦懨懨憔悴了形骸。

（云）可早來到也。門首無人，我自家過去。（做見科）（柳孛老兒云）孩兒來了也。我聽的薛仁貴投義軍去了，則說你侍奉公婆辛苦也。（柳卜兒云）家中艱難，可怎生投義軍去了也。（正旦唱）

【梧葉兒】投軍的行忠孝，在家的有義哉，因饑窘受悲哀。雖奉雙親教，從容一徑來。〔三〕（柳孛老兒云）孩兒此一來，有何事也？（正旦唱）要開口又難開。（柳卜兒云）孩兒你說，怕做甚麽。（正旦唱）我如今問父母權時借索。

（柳孛老兒云）孩兒，你莫非要些米糧麽？（正旦云）爲因饑歉，公婆忍饑，有甚麽細米借幾升兒。（柳孛老兒云）既是這等，婆婆將細米來，着孩兒將的家去。若喫了這米，再來取。我待多與你些，家無壯士，則怕外人眼目。孩兒，你早些兒回去，則怕你那公婆盼望。休從前門去，則怕你哥哥嫂嫂撞見，你從這後角門兒裏去者。（正旦云）多謝了父母，您孩兒去也。（唱）

【村里迓鼓】這米呵正是晚秋香稻，勝似那暑天心愛。端的是精糧至寶真奇美，世之無賽。便有那瓊瑶玉璧，金銀珠翠，綾羅匹帛，這米呵逢歉時難將價買。

【元和令】慌慌行事不諧，急急走不寧奈。（大末同大旦冲上）（大末云）大嫂，俺前後執料

去來。（大旦云）俺執料去者。（做見正旦科，云）兀的不是柳迎春。你是個嫁出的人，來俺這家裏，有甚麽事幹？（正旦唱）原來是大賢良兄嫂撞將來，臉蠟渣無瑩色，不由我首摇身顫腳難擡。我見他惡狠狠變了面色。

（大末云）你偷了甚麽東西？我渾身上下搜他一搜，則怕他偷了俺家裏的東西。（大旦云）正是，搜他一搜，則怕偷了俺的銀兩東西。（正旦唱）

【上馬嬌】我則見兄又猜，嫂又乖，早難道做妹妹的盜了你家財？要了這數升細米妨何礙，我做甚麽來！（大旦云）你是個辱門敗户的。兀那迎春，你背着的是甚麽東西？（正旦云）嫂嫂，是父親母親與我的米。（大旦云）你家窮，來俺家裏討米來，没廉恥！（正旦唱）休這般劈面的厮搶白。

（大旦云）搶白搶白，你到來俺家偷米，倒説我搶白你，你那臉是千層樺皮，你也不羞！我奪了這米，一發羞你一羞。（做奪米科）（正旦云）你奪了我這米呵，（唱）

【遊四門】着俺那忍饑餓的公婆怎的捱？也是我年月日時衰，誰想俺嫂狠兄毒心意歹，全不想共根同蒂，連枝帶葉，（大旦推正旦科，云）出去，再休上我門來！（正旦唱）把我似乞兒般搶出門來。

（大旦云）我則關上這門，由着你説去。（正旦云）我出的這門來，怎生般見俺那公公婆婆的面也！（唱）

【後庭花】也是我貧窮緣分該，受孤寒苦痛哉。迷望眼乾坤大，誰想我不容身天地窄。不由我淚盈腮，兀的不乾劫着空寨。〔三〕我正是葉凋殘風雨衰，草枯焦霜雪飾，人低微誰舉擡，我貧薄怎掙扎。

【青哥兒】我則想着親着親看待，美情美情憐愛，把滄海明珠土暗埋。他若是顯耀英才，位至三臺，車馬横街，羅綺盈宅，畫戟朱門兩邊開，齊臻臻應難賽。

（大旦云）你去便去，絮絮聒聒的，説些甚麼。説到明日，也不開這門。去罷。（正旦唱）

【尾聲】做妹妹的受窘薄，做哥哥的逞豪邁。俺不得已韜光晦跡避狂乖。有一日超今越古傳四海，我道來否極生泰，那其間暖融融春景自天來。（下）

（大末云）妹子去了也，我見父母去者。（做見科）（大末云）父親，我來了也。（柳孛老兒云）孩兒，你從那裏來？（大末云）我從後院小腳門裏來，正撞見迎春女，手裏將着些米糧。他既是嫁出去的人，他來俺家裏來做甚麼着。我奪了他的米糧，趕將他出去了也。（柳孛老兒云）你怎生的將孩兒的米奪了，趕將出去了也？你這兩口兒，毒害的心腸，並無些親戚之義，劈手裏奪了米糧。如今薛仁貴投軍去了也，一雙公婆，年紀老了，又受饑寒貧困，他來討些兒米糧，你可怎生的奪將他的來了？兒也，你好狠毒也！那薛仁貴一生窘薄自甘貧，離鄉背井去投軍。遣趕迎春離門户，你這廝無恩無義亦無仁。（下）（大末云）不爭趕了妹子去，倒着父親罵了我這一頓。罷、罷、罷、罷，釃一壺兒黄米酒，俺自家納悶，喫三鍾兒去來。（同下）

校記

〔一〕『領』字原缺，王本已補。今從。　〔二〕以上二句，『雖』字、『從容』二字王校疑訛。

〔三〕『劫』原作『揭』，誤，今改正。

第四折

（淨張士貴領喬卒子上，云）某乃張士貴是也。自從與高麗家相持，多虧了薛仁貴，累建大功，我都賴了他的，則說是我的功勞。今日個兵至高麗城下，我出馬和他相持廝殺，走一遭去。大小三軍，聽吾將令：某來今日逞英豪，相持廝殺走一遭。若是陣前得了勝，一人賞你一塊棗兒糕。（下）（蓋蘇文躧馬兒領卒子上，云）某乃高麗大將蓋蘇文是也。今有大唐家軍馬臨城，不知那一員名將出馬。塵土起處，敢待來也。（張士貴躧馬兒領卒子上，云）某乃張士貴是也。領着人馬，與高麗家相持去。大小三軍，排開陣勢。來者何人？（蓋蘇文云）某乃大將蓋蘇文是也。你來者何人？（張士貴云）某乃總管張士貴是也。敢相持麽？（蓋蘇文云）交馬來。（做戰科）（張士貴云）我近不的他，逃命走、走。（下）（蓋蘇文云）這廝走了也。塵土起處，不知又是那一員名將出馬？（薛仁貴躧馬兒領卒子上，云）某乃薛仁貴是也。大小三軍，擺開陣勢者。來者何人？（蓋蘇文云）某乃大將蓋蘇文是也。（薛仁貴云）〔二〕某乃

白袍將薛仁貴是也。敢廝殺麽？（蓋蘇文云）交馬來。（做戰科）（蓋蘇文云）這匹夫武藝高強，我撇起飛刀來。（薛仁貴云）箭對了。（蓋蘇文云）飛刀起。（薛仁貴云）箭對了。（蓋蘇文云）三枝箭對了俺三口飛刀，近不過他，撥回馬逃命走。（下）（薛仁貴云）這廝走了也，不問那裏趕將去。（下）〔二〕（房玄齡領卒子上，云）起居每想忠君志，出入常懷報國心。小官房玄齡是也。因爲遼兵摩利支使五口飛刀，俺大將不及也。有龍門鎮薛仁貴，兩陣之間，射連珠箭，對了三口飛刀，殺敗蓋蘇文，高麗國拱手投降。原來是薛仁貴累建大功，被張士貴混賴了。本當見罪，免死爲民。封薛仁貴爲平遼公，衣錦還鄉，然後着老夫封官賜賞，走一遭去。乘駢直至龍門鎮，褒顯英雄志節高。（下）（薛仁貴領旦兒上）（薛仁貴云）威風赳赳盡忠良，馬到高麗拱手降。班師回程朝帝闕，方顯男兒當自強。某乃薛仁貴是也。自從息平高麗國，累建大功，謝聖恩可憐，封某爲平遼公之職。又將李元帥之女與某爲妻，着某衣錦還鄉。小姐，我在布衣之中，有前妻柳氏，在家侍奉公婆，經今數載。此一去則要你賢達有德，分個前後之禮也。（旦兒云）將軍，便好道糟糠之妻不下堂，貧賤之交不可忘。到家中參拜了公婆，然後可拜姐姐，你意下如何？（薛仁貴云）多謝了小姐。則今日收拾行裝，便索長行，還鄉拜望父母走一遭去。立功勳志氣軒昂，破遼兵平定邊疆。哭啼啼拜辭父母，喜孜孜衣錦還鄉。（薛孛老兒同卜兒上）（薛孛老兒云）歡從額角眉尖出，喜向腮邊臉上生。老漢薛大伯的便是。自從仁貴孩兒投軍去了。數年光景。不想孩兒平了高麗，累建大功，得了大官也。說今日衣錦還鄉，這早晚俺孩兒敢待來也。（薛仁貴同旦兒領卒子上）

（薛仁貴云）某乃薛仁貴是也。可早來到家門首也。令人接了馬者。小姐，俺過去見父母去者。（做見科，云）父親母親，您孩兒得了官也，受您孩兒兩拜者。（薛孛老兒云）好兒也，不枉了英雄好漢。這個是誰？（薛仁貴云）父親，你不知，這個是李元帥的女孩兒，與您孩兒爲妻。小姐拜父母者。（旦兒云）理會的。父親母親，受您孩兒四拜者。（做拜科）（薛孛老兒云）小姐，免禮免禮。喚咱媳婦兒來者。（正旦上云）妾身柳氏。自從賫發的夫主薛仁貴投義軍征高麗去，累有大功，爲官受爵。誰想有今日也呵！（唱）

【雙調・新水令】數年英雄仗天威，大唐朝將外邦寧謐。當日個陣前干戈息，馬到罷旌旗。今日個衣錦回歸，侵雲漢浩然氣。

（薛仁貴見科，云）柳氏，多虧你在家，勤勞織紡，侍奉一雙父母。今日爲官，你乃夫人也。這個是李元帥之女，敕賜與某爲妻。小姐你自拜見你姐姐者。（旦兒云）姐姐請坐，受你妹妹四拜者。（做拜科）（正旦唱）

【喬牌兒】誰正妻誰妾妻？（旦兒云）妹妹情願爲妾妻。（正旦唱）你做小，你伏低，着你堪爲姊妹同般輩。（云）結爲姊妹，便休題前後也。（唱）咱只要秉三從，明四德。

（柳孛老兒同卜兒上）（柳孛老兒云）老夫柳員外是也。俺女壻得了官也，我須索探望去。可早來到也。不必報復，我自過去。（做見科，云）薛仁貴，我說你不是個受貧的人也。（薛仁貴云）外父外母請坐，受您女壻四拜者。（做拜科，云）這個是李元帥之女，賜與我爲妻。小姐，

你拜見父親母親者。（旦兒云）理會的。（做拜科）（柳孛老兒云）小姐，請起請起。（大末同大旦上）（大末云）誰想薛仁貴做了官也，我把羞臉兒揣在懷裏，我探望他去。則怕我那妹子，想着我奪了他那米糧，他敢有些怪我麽。可早來到這門首也。兀的不是妹子，我一徑的望你來也。（大旦云）妹子，且喜薛仁貴爲了官也，我說他不是個受窘的麽。（正旦云）我是出嫁之女，你望我做甚麽？（唱）

【沉醉東風】你往日追之甚急，我今日恨也何遲。（大旦云）舊話休題了也。那一日和你哥哥喫了些兒早酒，逗你耍來。（正旦唱）那裏有尊兄親妹心，甚的是共乳同胞義？空着你在人間帶眼安眉。我本是個出嫁女，在你家裏走甚的，要了你那充饑窘一包兒細米。

（大末云）妹子，你休題舊話也。（壯王二上云）自家壯王二的便是。聽的說薛仁貴做了官也，我裝一瓶兒村酒，與大人慶喜，走一遭去。可早來到也。我自家過去。（做見科，云）大人且喜且喜，小人壯王二，裝了一壺村酒，一徑的來與大人慶喜。（薛仁貴云）多生受，謝了哥哥，一壁廂看酒肴。令人門首覷者，看有甚麽人來。（房玄齡躧馬兒領卒子上，云）小官房玄齡是也。可早來到絳州也，則這裏便是薛仁貴家。令人接了馬者，報復去，道有使命至此也。（卒子云）理會的。喏，報的大人得知，有使命至此也。（薛仁貴云）裝香來，俺接待大人去來。（做見科）（房玄齡云）某奉聖人的命，特來封官賜賞，與你渾家柳氏，旌表門庭也。（正旦云）量妾身有何德能也。（唱）

【雁兒落】俺龍門秀地基，虎將英雄輩。麟臺圖像新，鳳闕聲名貴。

（薛仁貴云）夫人，若不是某文武全才，豈有今日也。（正旦唱）

【得勝令】今日個平步上天梯，舞蹈拜丹墀。架海爲梁棟，擎天作柱石。清奇秀麗人中瑞。堪宜，英才天下魁。

【折桂令】今日個享榮華廕子封妻，郡邑崢嶸，門户光輝。我受天禄，恩榮天爵，身到天池。見如今得受用朱門畫戟，多虧了顯威風素鎧銀盔。俺如今跪在階基，遥望京畿，拜大國崇崇，讚唐室巍巍。

（房玄齡云）您一家兒望闕跪者，聽聖人的命：高麗國邀截無存，大唐朝招擢義軍。薛仁貴從軍驍勇，柳氏女婦道工勤。爲夫主功成名就，爲妻室行孝施仁。受天爵封妻廕子，旌門閭出衆超群。英雄士名傳萬古，賢達婦聲播龍門。薛仁貴兵馬元帥，一齊的望闕謝恩。（同下）〔三〕

題目　英雄士虎榜標名

正名　賢達婦龍門隱秀

校記

〔一〕『薛仁貴』原本誤作『蓋蘇文』，王本已改。今從。

〔二〕此句下王本原校記云：『此間疑有脱誤。』

〔三〕『（同下）』二字原無，今依例補。

招涼亭賈島破風詩

劇目說明

此劇今存《脈望館抄校本古今雜劇》本，王季烈《孤本元明雜劇》據以移録，並訂正了個別文字。

此劇創作年代不詳。劇中賈島潦倒時所抒發的懷才不遇的抱怨，頗類元人口吻。又劇中人物上下場詩許多和元劇如出一轍。劇中還引用了趙貞女思夫詩句，以及三國故事中有關人物的事蹟，如『誰肯學徐庶保南陽鳳雛？』、『誰肯似結交游魯肅周瑜？』，帶有早期民間創作的痕跡。今暫將此劇收入本書。以俟後攷。

今據脈望館本移録，用王本參校。

第一折

（冲末韓愈領祗從上，云）燮理陰陽一大儒，調和鼎鼐輔鑾輿。扶持正道行王化，贏得聲名貫帝都。小官姓韓名愈字退之，幼習儒業，頗看詩書。自中甲第以來，累蒙擢用，先拜吏部尚書之職。見小官廉能清正，節操堅剛，常盡於忠孝正直。今有聖人的命，開放選場，着天下書生，都赴京師應舉，着小官爲主司考卷。如今有各處的書生，都到此京師，各處安下。今奉聖人的命，恐有賢良方正，博學廣文的秀才，恐怕沉埋了他文學，以此上着小官更改了衣服，私行體察詳細。小官不敢久停，便索私行，走一遭去。親捧龍箋帝澤深，訪賢禮士細搜尋。文章才子公推舉，不負吾皇養士心。（下）（正末扮賈島騎驢上云）小生姓賈名島字浪仙，范陽人氏。幼習儒業，頗看詩書。聽知的開放舉場，小生待進取功名去。想我空學成滿腹文章，知他何日是我那發跡的時節也呵！（唱）

【仙呂·點絳唇】不遇文王，漫學呂望，空惆悵。五典三綱，吾道天將喪。

【混江龍】看蒺藜沙上，被東風拂地一般香。常思故國，久困他邦。萬里雷霆驅號令，抵多少一天星斗煥文章。我也曾囊螢映雪〔一〕，鑿壁偷光。胸懷浩浩，志氣昂昂。枉屈沉殺五陵豪氣的他這三千丈！我一身蹭蹬，浮世乾忙。

（云）想小生空有冠世文章，〔三〕不能够一官半職也！（唱）

【油葫蘆】我便似那學干禄無能莽子張，我是個真棟梁。茅檐燕雀鬬爭強，恰便似蝴蝶兒撞入蜘蛛網，恰便似蛟龍又被蝦蟆當。（云）自古以來，不則小生受貧也。（唱）有一個伊尹能，更和那姜吕望，他每都爲書生半點兒無虛妄。我則待朝聞道暮千場。

【天下樂】我道來『自古男兒當自強』，我可便參詳，空指望。誰肯道爲黎民『舉直錯諸枉』？我則待『用之則行，舍之則藏』。可不道『寒門出將相』。

（云）小生乘着一蹇驢，早間行至北邙山下，見一面詩牌，是孟郊先生作下兩句詩：『孟郊死葬北邙山，日月星辰斗角閒』。小生後續了兩句道：『天意文章渾斷絶，又生賈島在人間』。劈了大言牌，小生行至一山寺中安下。夜間一個和尚，敲門擊户。開去不見了，不開他卻叫。院中花池裏面有百鳥爭窩，攪鬧的小生一夜不得睡。我指此作了一聯：『鳥宿池中樹，僧敲月下門』。思慮中間，則是打盹。我在這驢背上，權且打盹者。（做盹科）（外扮陳皓古領祇從躧馬兒上，云）農事已隨春雨辦，差科猶比去年稀。矮窗睡足遲遲日，花落閒亭燕子泥。小官陳皓古是也。幼習儒業，頗看詩書。自中甲第以來，累蒙擢用，隨朝數載，頗有政聲。謝聖人可憐，除小官本處大尹之職。今日早朝已罷，還衙門中去。擺開頭踏，慢慢的行。（見正末做衝走科）（陳皓古云）令人，一個秀才衝撞着小官馬頭，與我拿近前來，我問他。（祇從云）理會的。兀那個秀才，你爲何衝着俺相公馬頭？你向前見俺相公去。（正末唱）

【醉中天】擺列着無語紅衙杖，簇擁着肥馬紫衣郎，你便是見世蕭何無這般氣象。（云）他是個甚麽官人？（祗從云）他是本處大尹相公。（正末唱）更做道大尹無謙讓，由你那自鬧呵咱家不慌。早做甚怒從心上，遮莫咱入陰司便見閻王。

（陳皓古云）兀那個秀才，你那裏人氏？姓甚名誰？因甚麽衝着小官這馬頭？你慢慢的說一遍。

（正末云）相公暫罷虎狼之威，小生范陽人氏，姓賈名島字浪仙。聽知的選場開，求官應舉，行於路途之中，偶然間衝撞着老相公馬頭，望相公寬恕者。（陳皓古云）我觀此人出語非俗。兀那秀才，你既有如此文章，可怎生還在布衣之中，想必你不肯屈脊於人麽？（正末唱）

【那吒令】我待要謁託人，無范堯夫伎倆；我待要結交友，無元伯義讓；如今這等養劍客，無孟嘗君的度量。韓信乞食在漂母前，呂蒙捌筆在長街上，伍員吹簫在吴國丹陽。

【鵲踏枝】何況我守寒窗，傲風光。（云）夜間山寺中安歇下，無鋪無蓋。便好道渾身是藝難遮冷，滿腹文章不當饑。（唱）我則道凍裂皮膚，餓斷饑腸，悄然間心頭自想。（云）相公，自古來不則賈島受窘也。（唱）當初孔宣聖在陳蔡絶糧。

（陳皓古云）如今聖人開放選場，着天下文章之士應舉。憑你這等文學，愁甚麽官不做也。（正末唱）

【寄生草】早是我離鄉黨，我如今赴選場。我則待布衣走在金階上，立身圖畫麒麟上，

幾時得功名標寫在凌煙上？我遶東京千里洛陽城，恰便似鳳凰飛在梧桐上。

（陳皓古云）小官觀此人有大志。兀那秀才，你既是秀才，何不作詩一首也。（正末云）相公指甚爲題？（陳皓古云）單指着你怎生衝着小官馬頭，便是題目也。（正末云）詩就了也。（陳皓古云）你就表白一遍者。（正末云）遊山玩水兩三回，爲念風光意懶歸。誤騎蹇驢衝大尹，且從寰海待風雷。（陳皓古做下馬科，云）左右接了馬者。呀、呀、呀，賢士端的好高才也！（正末云）小生不敢。（陳皓古云）敢問賢士，平昔間做甚功課也？（正末云）小生有做下的萬言長策在此。（陳皓古云）賢士不知，如今聖人開放選場，任用賢才。賢士有如此般高才，博學廣文，小官如今將賢士萬言長策，聖人跟前保舉過，教宣命請你入朝爲官，你意下如何也？（正末云）多謝了相公。（陳皓古云）賢士休往別處去，且在此妙香寺中安下。等我聖人跟前保奏過，可來請賢士爲官也。（正末云）多謝了相公也。（唱）

【尾聲】當殿脫白衣，平地登金榜。及第在一時半晌。聖明主如今開選場，我賽蘇秦衣錦還鄉。自斟量何顯文章，得志也男兒當自強。你看我列朱衣兩廂，擺骨朵衙杖，那時節笑談間奪的狀元郎。（下）

（陳皓古云）不想小官到此，相遇着這個秀才，乃是賈島。此人有經綸濟世之才，補完天地之手。我着此人權在這妙香寺中安下，我將着此人萬言長策，往聖人跟前保奏過，着此人爲官。可是爲何？便好道舉善薦賢，必有安身之處。看此人胸中志氣吐凌雲，他那腹內文章絶比倫。

呈言獻策將賢士薦，我直教披袍秉笏見明君。（同祇從下）

校記

〔一〕『映雪』原作『積雪』，今改。案映雪讀書爲古人勤學的典故。《文選》南朝梁任彥昇《爲蕭揚州薦士表》：『至乃集螢映雪，編蒲緝柳。』唐李善注引《孫氏世録》：『孫康家貧，常映雪讀書，清介，交游不雜。』

〔二〕『冠世』原作『貫世』，王本已改，今從。

第二折

（外扮秀雲長老領淨行者上）（長老云）明心不用優花撚，見性何須貝葉傳。日出冰消原是水，回光月落不離天。貧僧乃妙香寺中秀雲長老是也。貧僧在此妙香寺中住持。今奉聖人命，開放選場，着天下秀才都赴京師應舉，多有在貧僧寺中安下。近間有一書生，姓賈名島字浪仙，他也來應舉。有本處陳大尹相公，使人送將這個秀才來，在此安下，貧僧每日齋食管待。則説此人博學廣文。今日無甚事，我着行者請將賈秀才來，在此經閣上閒攀話者。行者，則在門首，若賈島來時，報復我知道。（正末上云）小生賈島，自到此寺中，可早數日光景也。前者有陳大尹相公，將的小生萬言長策去了，不見音信。多虧這秀雲長老，每日齋食管待。恰纔行者來

請，須索見長老走一遭去。行者報復去，道賈島來了也。（行者云）理會的。（做報科，云）師父，有賈秀才來了也。（長老云）道有請。（行者云）理會的。有請。（見科）（長老云）秀才來了也。（正末云）長老，多有攪擾也。（長老云）秀才，管待不着，恕貧僧罪也。秀才請坐。貧僧久聞足下大名，有伊吕之才，冠世文章。今大尹相公要舉薦先生，據着足下滿腹文章，覷富貴如同翻掌也。（正末云）陳大尹將的萬言長策去了，未知如何。非賈島説大言，天下文章一石，小生獨攬九斗九升在懷。爭奈小生文齊福不至，便好道時也運也命也！（唱）

【南吕・一枝花】我如今半生陋巷居，枉受了十載寒窗苦。不能够紫羅襴白象笏，幾時得玉帶掛金魚？久困窮途，未立窮活路。莫不我五行差，無分福。那個似蕭何舉薦韓侯，誰肯學徐庶保南陽鳳雛？

【梁州第七】〔二〕端的便誰肯學管仲鮑叔？誰肯似結交游魯肅周瑜？我一朝得志登雲路，（云）教長老便道：你至如今不得已而爲之，你説大言。（長老云）據着先生文學，久後必然崢嶸。先生因何説此話也。（正末唱）非是我論黄數黑，者也之乎。不能够重裀而卧，肥馬輕車，一回家上心來空自躊躇，兀的不屈沉殺受困寒儒。（云）長老，小生應舉，有椿比喻也。（長老云）先生有何比喻？（正末唱）我、我、我，守寒窗似跌了彈的斑鳩，是、是、是，則我這窮身命恰便似水淹了的老鼠，來、來、來，我今日個跳龍門恰便似油甕裏的鮎魚。自家分福，可不道『書中自有黄金屋』。樂天理寸心欲，學得詩書空滿腹，知他

我命裏何如。

（長老云）先生言者當也。秀才，你權在此經閣上溫習你那功課，貧僧有施主家請我看經去，先生你少怪。行者一壁廂看齋食，管待先生也。（行者云）理會的。（正末云）長老你去，小生理會的。（長老云）你恕罪，我去施主人家走一遭去。（下）（正末云）小生在此經閣上看幾行書者。身子有些困倦，搭伏定書桌兒，權且盹睡者。（韓愈上云）龍樓鳳閣九重城，新築沙堤宰相行。我貴我榮君莫羨，十年前是一書生。小官韓退之是也。今因聖人開放選場，着天下秀才應舉，都赴京師。小官奉聖人的命，恐防考官有弊，沉埋了那等文學之士，着小官更改了衣服，私行體察一遭。來到這妙香寺中，我入的這山門，〔三〕兩廊佛殿前後，都是秀才安下。來到這經閣上。奇怪也，別的書生都在兩廊下佛殿裏安歇，惟有這個秀才在這經閣上，搭伏定桌兒睡着，傍邊放着一卷書。我試看者。好寫染也！端的是龍蛇之體，金石之句，好寫染也！（正末做醒科，云）你是何人也？（韓愈云）小生是一個書生。（正末云）你既然是個書生，既讀孔聖之書，必達周公之禮。你怎敢偷盜我的文卷？（韓愈云）小生恰纔見此書，不知甚麽文書？（正末唱）

【隔尾】你既爲儒士求科舉，這的是十三卷先賢古聖書。（韓愈云）小生是個應舉的秀才，恰纔到此也。（正末云）你也稱個秀才的二字，這包含天地謂之秀，走筆成章謂之才。（唱）你須是盜聽偷學莫疑誤，我罵你個匹夫，我須是白衣的宰輔，這文章我待要獻與當今聖明

主。

（云）兀那秀才，可不道人將禮樂爲先，樹將枝葉爲榮。真乃馬牛襟裾，爾退！（韓愈云）先生你恕罪，是小生的不是了。我出的這門來。此人好生無禮，敢毀駡小官這一場，不知此人姓甚名誰？怎生得一個人來，問他一聲，可也好也。（長老上云）貧僧恰纔施主家赴齋已回，早到山門首也。（見官人科，云）兀的不是老相公！貴腳來踏賤地。貧僧失於迎接。（韓愈云）和尚你休大驚小怪的。我别的都不問，你這經閣上這個秀才，姓甚名誰？（長老云）上告大人得知，此人乃是范陽人氏，姓賈名島字浪仙，因應舉在貧僧寺中安下。大人因何問此也？（韓愈云）此人是賈島。和尚你不知道，小官恰纔到此經閣上，看他那手卷，此人將小官毀駡了一場也。（長老云）大人可憐見，此人不認的是相公，怎生寬恕者。（韓愈云）和尚，我看你的面皮，我不怪他，你則回去。（長老云）貧僧理會的。（韓愈云）我出的這寺門來。雖然賈島語言相觸，看了此人内才外才相稱，可以重用。不敢久停久住，便去聖人跟前説過，必着此人爲官。可是爲何？聖朝輔佐必良才，野有賢人久困埋。今朝察訪當推舉，秉笏披袍拜御階。（下）（長老云）相公去了也。我來到這經閣上。秀才。（正末云）長老，你回來了也。（長老云）我回來了也。敢問秀才，你恰纔見甚麽人來？（正末云）我恰纔盹睡着，一個書生偷看我的文卷，被小生駡將去了也。（長老云）秀才你禍事也，恰纔你駡的那個秀才，他不是你一般的書生，他是吏部尚書韓退之，私行到此，正意看你的文章來，你怎生駡將他去了？（正末云）似

此怎了也！（唱）

【罵玉郎】也是我年災月值合遭遇，可着我空長嘆，自躊躇。則您這僧堂中不是求賢處，我恰纔罵宰輔，他那裏發忿怒，這罪過無輕恕。

【感皇恩】想着我千里程途，常好是運拙窮儒。好着我自埋怨，自感嘆，自思慮。（長老云）恰纔相公到此，你怎生毀罵他來？（正末唱）我見他一時到來，恰便似没嘴的葫蘆。（云）長老，是誰的不是？（長老云）你道是誰的不是？（正末云）是他的不是了。（長老云）怎生是他的不是了？（正末唱）誰着他不秉着白象笏，不戴着皂紗巾，不穿着紫朝服？

【採茶歌】我罵的他下街衢，褪身軀，疑怪他無言回首轉猶豫。想着我萬水千山來應舉，怎想我十年空費死工夫。

（做跪科，云）師父，你救我一命者。（長老云）秀才，你在此難停住，你改了你姓名，你去香爐山雲蓋寺中，你投奔我師兄慶雲長老去。我與你這一本金經，與你一封書，他若見了我這書，他必然收留你在那裏。你一路上小心在意者！（正末云）謝了師父。不敢久停久住，將着這本金經，直往香爐山雲蓋寺，投奔慶雲長老去。罷、罷、罷！（唱）

【尾聲】我便似喪家之犬無歸路，幾時得架上三封天子書。眼見的深山裏藏，野寺裏宿。我無處施文，那裏論武。眼見的沉埋了我滿腹詩書，遠離了我金帶紫羅襴白象笏。（下）

（長老云）賈島去了也。誰想他觸犯着韓退之，此人害慌了，私奔逃去了。賈島若到雲蓋寺中，見了慶雲長老，必然收留他也。則爲他時間故把言詞毁，故教文相惱心懷。貧僧指與菩提路，救出賢儒梁棟材。（同行者下）

校記

〔一〕宮調名『第七』二字原缺，今補。　〔二〕『山門』原作『三門』，今改。下同。

第三折

（韓愈領祗從上，云）萬里雷霆驅號令，一天星斗煥文章。小官韓退之。自從妙香寺中經閣上，見了賈島，看了文卷，將小官毁駡了一場。我對長老説知此事，將他駡我的罪都恕過了。因他有才學，小官在聖人跟前，保舉他爲官。又有陳皓古將着萬言長策，聖人前又説過了，教他爲官。不想此人毁駡了小官，他害慌也，私奔走了。聖人得知，差白侍郎將着聖語，教他隨處尋覓。爲何如此？因此人有經綸濟世之才，補完天地之手。見了此人萬言長策，聖心大喜，差白侍郎走馬便去，隨處尋覓賈島入朝，加官賜賞。令人説與侍郎，一路上小心在意，疾去早來。賈島才名衆所知，只因命蹇苦流離。一朝得志登雲路，四海聞名福禄齊。（下）（外扮慶雲長老

上云）澗水煎茶燒竹葉，袈裟零落任風吹。看經則在明窗下，花落花開總不知。貧僧是香爐山雲蓋寺長老，法名慶雲。自幼捨俗出家，今在此雲蓋寺住持。近間有一書生，姓賈名島字浪仙。此人因爲在妙香寺毁駡了韓退之相公，此人害怕，持着秀雲長老的書呈，投於貧僧，收在寺中，更改名姓，着他隱藏出家，喚做五戒。今日貧僧施主人家赴齋去，我如今喚出我大徒弟小志來，分付他。小志安在？（淨扮行者上云）我做釋門真和尚，女兒小廝擺兩炕。半夜三更吊下來，着我一五一十都數上。我是小志和尚，正在香積廚下燒火，有師父叫我，不知有何事？我見師父去。（做見長老撞頭科）（長老云）你怎麽撞將我來？（行者云）師父，徒弟不比你，你剃的個頭兒光光的，我是個帶髮的和尚，上面也有壁虱狗蚤，你徒弟頭重也，撞着師父，你休怪。（長老云）你看這廝。今日施主人家請我赴齋去，你和五戒，則在寺中，你將這山門閉上，怕有賓客至，你記在水牌上，等我回來看。（行者云）師父，你放心去，我知道了。（長老云）我去赴齋去也。（下）（行者云）師父去了也。五戒你出來。（正末上云）自家賈島的便是。自前者在妙香寺中駡了韓退之，多虧秀雲長老，與了我一本金經，教我來到這香爐山雲蓋寺中，見了慶雲長老，教我改了名姓，隱藏出家，喚名無本，又喚做五戒，每日打勤勞。今日師父往施主家赴齋去了，師父着我前後打掃的乾淨，恐怕有士客來。賈島，你好命薄也！我想先賢兩個古人，我學不的一個也呵！九日驅馳一日閒，〔二〕尋僧不見又空還。怪來詩句清入骨，〔三〕門對寒梅雪滿山。（唱）

【正宮・端正好】論賢才舉皐陶，採良相爲伊尹。（云）想着我騎驢衝着大尹時，（唱）題起入雍州城，喪膽亡魂。我如今一千年不敢往前進，剗的教我日遠長安近。

【滾繡毬】我不合發怒言罵宰臣，逞雄才不認人。須是我自做的有家難奔。剗的教我打勤勞掠地拂塵，衫袖黃披野雲，將掃帚手内存，點蒼苔落紅掃盡，兀的不屈沉殺咸陽筆掃千軍。往常時攀蟾折桂求身事，〔三〕今日個野草閒花作近鄰，感嘆傷情。

（見科）（正末云）行者問訊哩。（行者云）五戒，你來了也。師父的言語，教我和你在寺中打掃，教把山門緊閉着，但凡事你則依着我者。（正末云）我關上山門，看有甚麼人來？（白侍郎上云）雪窗螢火費辛勤，盡道文章可立身。一舉首登金榜日，官居極品作朝臣。小官白侍郎的便是。奉聖人的命，因爲賈島私奔，着小官持着聖語，隨處尋問此人。來到這香爐山雲蓋寺，一座好高山也！你看這山嵯峨嶮峻，萬仞千疊，向陽處花開似錦，背陰處臘雪猶存。這山根盤足底，頂接青天，枯松常惹亂雲纏，翠竹每依霞彩立。山雞共塒雞相鬬，〔四〕天河共澗水合流。採樵人背靠着嶔摩天，牧牛童手扳着挲羅樹。山尖湧出瑠璃塔，頑石常卧斑斕虎。松枯有如盤着龍，澗水渾如走着馬。石壁湧出個瀑布泉，恰便似玉壺倒瀉三江水。水流十字交加綠，雨打岩崖畢剥聲。恰便似青黛染成千塊玉，碧紗籠罩萬堆煙。且休説這山高，更有座好寺也！祥雲籠寶閣，瑞霧罩鐘樓。三聖殿瑠璃瓦上接青霄，舍利塔直侵雲漢。殿前有婆婆娑娑四五千株大夫松，殿後有斑斑點點六七萬竿青翠竹。〔五〕兩條石柱夾幡竿，牌上敕賜『菩提院』。

寺怕不好蓋造，未知裏面修行的人如何？我來到這山門前，可怎生關着這門？我與你擊户者。和尚開門來。（行者云）五戒，甚麼人喚門哩，我與你開門去者。（正末云）行者，未知甚麼人叫門哩？（唱）

【倘秀才】我謹奉着吾師教訓，錯猜做孔子顏回問仁。那裏有那白日『僧敲月下門』？莫非有賢居士，必定是個路行人。行者你出門去動問。

（行者做開門科，云）可塔撲支，師姑每接了門門者。（見科）（行者云）相公是那來的客官？（白侍郎云）小官乃是白侍郎，因經過此處，來您這寺院中遊玩散心。兀那小和尚，你喚做甚麼名字？（行者云）我不知道，他叫做五戒。（白侍郎云）你這個寺裏面，無一個好聰明的和尚答話。小官是朝中的白侍郎，這禿廝每見我無個禮數，這廝每不識個賢人，眼内無珠也。（正末云）行者，他是何人也？（行者云）你休問他，他是白侍郎也。（正末云）他是那白侍郎。我待回他兩句來，則怕此人認的我，我待不言語來，兀的不氣殺我也！（唱）

【滚繡毬】他道我不識人，無眼睛，〔七〕吾師行怎當這場惡問，則您這教門兒背義忘恩。（白侍郎云）兀那五戒，你説誰哩？行者，他是甚麼人。（行者云）他是我的師弟哩。（正末唱）聽的他問我姓名，爭些兒唬了我魂。他不轉睛把咱來廝認，我錯支刺進退無門。（白侍郎云）你藏頭行者不識人，腌臜和尚無眼睛。（正末唱）害饑時東洋海内尋兄長，你喫的飽時

由你去西出陽關別故人，來我行子曰詩云。（白侍郎云）小官看了這五戒，出言吐語非俗，我試再問他者。咸，你那長老何方去？（正末云）門徒請赴齋。（白侍郎云）何時歸故里？（正末云）不晚便回來。（行者云）五戒，好對好對。一個道『何時歸故里』？一個道『不晚便回來』。俺師父是個出家兒的和尚，他不回來，没的往姑姑庵裏做滿月去了不成也。（白侍郎云）兀那小和尚，你這寺內，怎生僧人稀少？（正末云）山下化瓦糧去了。（白侍郎云）這個是甚麼寺？（行者云）這的是雲蓋寺。（白侍郎云）既然雲蓋寺，何須化瓦糧？（正末云）雲遮菩薩頂，瓦蓋衆僧堂。（白侍郎云）兀那影壁高處，畫着兩般飛鳥，我着言語說他者。紅頂天邊鶴，相伴五色雞。（正末云）自己休誇會，飛起見高低。（白侍郎云）我金玉名裏出一題。你看那鶴穿松徑煙籠玉。（正末云）侍郎，你看那鶯立榴花火煉金。（白侍郎云）這廝我跟前敢應對，正是擔水向河頭賣。（行者云）你纔一擔也。（白侍郎云）你看槐角倒垂青蝎尾。（正末云）你看那枯松斜掛老龍腰。（白侍郎云）這廝無禮也，向我跟前調喉舌，正是擔水河頭賣。（行者云）大人可早兩擔也。（白侍郎云）此寺何年建？（正末不答科）（白侍郎背云）這廝不知道，我再問他。此寺何年建？（正末不答科）（白侍郎云）問僧僧不知。（正末云）階前折芳草，拂塵讀古碑。（白侍郎云）你這廝倒說的是。小官到此寺中，不見他那長老，我索回去者。（慶雲長老上云）貧僧赴齋已回也，到的這寺門首，兀的不是侍郎！相公，貧僧接待不着，勿令見罪也。（白侍郎云）長老，恰纔小官到此寺中，

問你那行者，說你施主人家赴齋去了。你那個五戒，他好生無禮也！（長老云）大人，他是個風魔的和尚，他不識個高下。請大人到方丈中，閒攀話者。（白侍郎云）好波。（做到方丈科）（長老云）五戒將齋食來。（行者云）教搗蒜煎茶蘸狗肉，着大人飽餐一頓去。（正末同行者擡桌科）（長老云）大人少罪，素齋不堪食用。（白侍郎云）小官正饑渴之際也。（正末唱）

【幺篇】坐間早待賓，廚中有熱人，更這般兩頭搬運。（云）行者，他是甚麼官人？（行者云）他是白大人。（正末唱）我則道他是個淨盤將軍，拿起箸手共勤，喫茶飯口共緊。看的俺這老和尚一雙眼運，不分個老少年尊。僧房中管顧三台客，他肚皮裏衝開五臟神。俺出家兒不喫腥葷。

（長老云）大人，請些兒齋食也。（白侍郎云）長老，够了也。（長老云）收了者。（行者云）理會的。（白侍郎云）長老，天氣暄熱，有何避暑去處也？（長老云）五戒，打掃了招涼亭，教大人避暑者。咱往法堂上穿過去者。（白侍郎云）好波。長老你先行。（做到法堂科）（白侍郎云）是好蓋造也！你看這壁子上，畫着這十大高僧，端的是畫的好也。（正末云）大人，既然畫的好，你何不作詩一首。（白侍郎云）這廝搦我哩。〔八〕長老將紙墨筆硯來，詩就了也。（正末云）你表白一遍者。（白侍郎云）壁畫經年久，人間絕往來。面塵何日洗，經卷幾時開？削髮無刀剃，袈裟用筆裁。休道無生死，牆倒是非災。（長老云）大人端的高才也！（行者云）三文錢一個。（長老云）甚麼三文錢一個？（行者云）你道是蒿柴。（長老云）你看這廝。（正

末云）大人好則好，都偷着古人的詩。（白侍郎云）這廝無禮也。你道我偷古人詩，我問你者：我這詩，那一句偷古人的詩？（正末云）相公一句句念，小僧一句句解與你聽。（白侍郎云）頭一句『壁畫經年久』。（正末云）住者，這個不是你的才，是丹青的詩。（白侍郎云）怎生是丹青詩？（正末云）我試表白者。丹青認是羲之手，筆法世間應少有。醉卧群仙在小舟，原來壁畫經年久。（白侍郎云）這第二句是『人間絶往來』。（正末云）是呂公貨墨詩。（白侍郎云）怎生是呂公貨墨詩？（正末云）我試表白者。只要長生不要財，塵中貨墨故沉埋。愚人不識真常道，所以人間絶往來。（白侍郎云）第三句『面塵何日洗』？（正末云）是趙貞女思夫詩。（白侍郎云）怎生是趙貞女思夫詩？（正末云）我試表白者。終日無言淚暗滴，良夫一去無消息。秦箏懶抱不待拈，卑妾面塵何日洗？（白侍郎云）第四句『經卷幾時開』？（正末云）是法明和尚愛酒詩。（白侍郎云）怎生是法明和尚愛酒詩？（正末云）我試表白者。法明和尚不會齋，爲憶耆卿句怎猜。因唱小曲並大曲，終朝經卷幾時開？（白侍郎云）第五句『削髮無刀剃』。（正末云）是獄囚罪人詩。（白侍郎云）怎生是獄囚罪人詩？（正末云）我試表白者。打家截道逞兇勢，戀酒貪怀添意氣。致命致令獄囚死，卻言削髮無刀剃。（白侍郎云）第六句『袈裟用筆裁』。（正末云）是誌公和尚啖鴿詩。（白侍郎云）怎生是誌公和尚啖鴿詩？（正末云）我試表白者。德行高僧姓怎猜，誌公啖鴿出塵埃。口中嘗着滋味别，染的袈裟用筆裁。（白侍郎云）第七句『休道無生死』。（正末云）是藤蘿遶樹詩。（白侍郎云）怎生是藤蘿遶樹詩？（正末云）我試表白者。藤蘿借桂長如此，正望千年盡終始。樹倒藤蘿有盡時，此生休道

無生死。（白侍郎云）第八句『牆倒是非災』。（正末云）是勸世詩。（白侍郎云）怎生是勸世詩？（正末云）我試表白者。早知命蹇少貪財，旋有金資禍到來。牆下勸君休停住，等閒牆倒是非災。（唱）

【倘秀才】我這裏破罷詩低頭暗哂，他那裏無一語將咱動問。從今後先生仔細吟，你將古句改爲新，你心中自忖。

（白侍郎云）好奇怪也！我吟了一首詩，他將小官的都破了。有甚麼難見處。這裏往來的名儒多，這廝與他磨墨添水，他都盜聽偷學的。他在我跟前使，他正是擔水向河頭賣。（行者云）大人，你可早三擔也。（長老云）來到這招涼亭子上也。行者你烹茶去。（正末云）我看了白大人的文學，則兀的是也。我取的這招風大扇來，我望着那侍郎搧，我看他說我甚麼？（正末做打扇科）（白侍郎背云）這廝無禮也。長老，你這裏是甚麼亭來？（長老云）這的是招涼亭也。（白侍郎云）既是招涼亭，何須用扇搧？（正末云）西川十樣錦，添花色更鮮。（長老云）好高才也！（淨又發科了）（長老云）此招涼亭上，觀看那瀑布泉的景致。自古過往官員名賢，到此無不留詩也。（白侍郎云）有甚麼詩章，將來我看者。（長老云）五戒，將吟下的詩牌來，着侍郎看者。（行者云）理會的。（做遞詩牌科，云）詩牌在此。（白侍郎云）我試看者。（做念科，云）穿山透嶺不辭勞，遠望纔知出處高。溪澗豈能留得住，終歸大海作波濤。這個是李白作的詩。長老，再有何人吟下的詩牌？（長老云）五戒，你再將詩牌來。（行者云）理會的。

（做遞科，云）詩牌在此。（白侍郎云）我試看者。這個是漢鍾離作的詩。瀑布瀑布非瀑布，費卻古人多少句。從上一道流下來，山上流來山底去。此詩未見好處。再有詩牌將來。（長老云）五戒，你再將詩牌來，教侍郎看。（行者云）理會的。（做遞科，云）詩牌在此。（白侍郎云）這是徐浩作的詩。瀑布瀑布千丈直，雷奔入江無暫息。萬古常如白練飛，一條界破青山色。（白侍郎云）此詩乃爲絶句也。（起風科）（白侍郎云）好陣大風也。（正末云）既然好大風，大人何不作詩一首也？（白侍郎云）這廝他又來了也，你將的紙墨來者。（正末云）我與大人磨墨。（做磨墨科）（白侍郎云）詩就了也。（長老云）大人，你就表白者。（白侍郎做念科，云）善聚亭前草，能開水上萍。動簾深有意，滅燭太無情。入寺鐘聲響，高樓送鼓聲。惟聞千樹吼，不見半分形。（長老云）大人好高才！此一首詩，有驚動鬼神之句。（正末云）師父，你說的差了也。（長老云）我怎麽差了也？（正末唱）

【幺篇】你道是一首詩驚動鬼神，則你這四聯對都傷着古人。當日個李太白飄然思出群，清新開府後，俊逸鮑參軍。不由我暗哂。

（長老云）五戒靠後，不得無禮也。（白侍郎云）五戒，你道小官偷古人的詩句，可是那句偷古？（正末云）怕大人不信，你一句句道，我一句句解。（白侍郎云）小官念，你便解。頭一句『善聚亭前草』。（正末云）住者，這的不是你的詩，乃是鮑遠茗篇詩。（白侍郎云）怎生是鮑遠茗篇的詩？（正末云）我解與你聽。古賢留得到如今，貴賤高低總用心。等閒善聚亭前

草，日暮羅幃拂繡衾。（白侍郎云）第二句『能開水上萍』。（正末云）這一句也不是你的詩，是李義山鵝鴨的詩。（白侍郎云）怎生是李義山鵝鴨詩？（正末云）我念與你聽。鵝鴨池中亂晚鳴，雌雄相並立沙汀。有時驚起青山影，總是能開水上萍。（白侍郎云）第三句『動簾深有意』。（正末云）不是你的詩，是薛能賞春詩。（白侍郎云）怎生是薛能賞春詩？（正末云）我念與你聽。翦綠裁紅鬬色新，東君別是一家春。誰知動簾深有意，半露酥胸惱故人。（白侍郎云）第四句『滅燭太無情』。（正末云）不是你的詩，是沈亞之的詩。（白侍郎云）怎生是沈亞之的詩？（正末云）我念與你聽。佳人才子意雙行，款脫羅衣立畫屏。嘆指鴛鴦交頸帶，風吹滅燭太無情。（白侍郎云）第五句『入寺鐘聲響』。（正末云）不是你的詩，是齊己出家的詩。（白侍郎云）怎生是齊己出家詩？（正末云）我念與你聽。幼小隨師好出家，不嫌粗糲布絲麻。早晨聽的樓頭鼓，日暮鐘聲向晚涯。（白侍郎云）第六句『高樓送鼓聲』。（正末云）不是你的詩，是郭希角聲詩。（白侍郎云）怎生是郭希角聲詩？（正末云）我念與你聽。畫角聲悠斷續鳴，自然音韻合簫箏。不須纖手調宮羽，解向高樓送鼓聲。（白侍郎云）第七句『惟聞千樹吼』。（正末云）不是你的詩，是張華秋蟬詩。（白侍郎云）怎生是張華秋蟬詩？（正末云）我念與你聽。雖然形狀不尋常，飲露餐風易隱藏。因走綠楊堤畔路，惟聞千樹吼斜陽。（白侍郎云）第八句『不見半分形』。（正末云）不是你的詩，是王幹霹靂詩。（白侍郎云）怎生是王幹霹靂詩？（正末云）我念與你聽。威靈助興有怒聲，掣電轟雷萬物驚。轟磕乾坤漲江海，教人不見半分形。（白侍郎云）好奇怪也！我觀這五戒出言非俗，破了小官這風詩。你有何才學，

你敢吟詩麽？（正末云）雖然五戒不才，也吟詩一首。無形無影透人懷，四季能吹萬物開。就地撮將黄葉去，入山推出白雲來。（白侍郎云）小官看了此人，不是個尋常的人。長老，這個敢不是你這寺中的人？五戒，你從實的説，萬事皆罷；你若不實説呵，你身上不便也。（長老云）罷、罷、罷，老僧也隱諱不住了也。大人，此人便是賈島也。（白侍郎云）誰是賈島？（長老云）則他便是賈島。（白侍郎云）我踏盡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工夫。原來你可在這裏！（正末云）小生事到今日也，我正是白玉隱頑石，黄金埋污泥。若人提掇起，重立上天梯。（白侍郎云）賈島，你爲何捨俗出了家？你説一遍，我聽者。（正末唱）

【脱布衫】平生志心不瞞人，老丞相偷看詩文。措支刺獨強性緊，是他自無言急忙趨褪。

（白侍郎云）賈島，你怎生連名姓也改了也？（正末唱）

【小梁州】我爲甚走入深山改姓名？我則是遠害全身。我爲甚棄儒投釋做僧人？怕鬧市餐刀刃，險做了屈死一冤魂。

【幺篇】我今日個蟄龍得遇風雷信，酬志也受困書生。我如今赴帝京，若得些薄官分，小生我一言難盡，恁時節答報你個大恩人。

（白侍郎云）賈島，你望闕跪者，聽聖人的命：將你已前的罪犯，盡皆饒免，着你星夜入朝去，聖人自有加官賜賞也。望闕謝了恩者。（長老云）賈島，你則小心着志者。（正末云）師父你放

心也。（唱）

【尾聲】咱人這貧窮富貴皆時運，也是我自己貪杯惜醉人，定害了吾師這一春。德不孤而必有鄰，有一日富貴榮華那時分，將我那受過的辛勤，（長老云）賈島你着志者。（正末云）師父放心也。（唱）我直要便證了本。（下）

（白侍郎云）長老，多謝齋食。不想到此寺中，尋着賈島。小官不敢久停久住，左右將馬來，則今日與賈島同往京師，走一遭去。爲訪賢良到處尋，口銜天語至禪林。相逢賈島同歸去，收採名儒抵萬金。（下）（長老云）賈島去了也。此人到的帝都，必然爲官也。老僧無甚事，且回方丈中去來。長日清齋無俗絆，蒲團寂靜坐終宵。（下）（行者云）賈島和俺師父都去了也，我無甚事，尼姑庵裏喫鍾閒茶去。暫離古寺閒遊蕩，尼姑寺裏且消愁。（下）

校記

〔一〕『驅馳』原作『區區』，從王本改。　〔二〕『人』原作『人』，形近致誤。今正。　〔三〕『身』，王本改作『伸』，不從。　〔四〕『塒雞』原作『日雞』，從王本改。　〔五〕『青翠竹』，王本改作『君子竹』，不從。　〔六〕『禮』原作『理』，從王本改。　〔七〕『眼睛』原作『眼斤』，從王本改。下同。　〔八〕『搦』原作『奈』，今改。

第四折

（韓愈領祇從上，云）舉善薦賢君子事，濟貧拔苦聖賢心。老夫韓退之是也。自從着白侍郎尋賈島去，不想隱藏在香爐山雲蓋寺。奉聖人的命，着小官在此加官賜賞。左右那裏，與我請將陳皓古來者。（祇從云）理會的。（陳皓古上云）小官陳皓古是也。自從見了賈島，着他在妙香寺中安下。小官將着此人萬言長策，獻與聖人。聖人大喜，就着人妙香寺中取賈島。不想此人爲觸犯着韓退之相公，此人害慌私奔了。聖人差白侍郎持着宣命，尋覓此人去了，今已尋訪回來。聖人的命，着韓退之在於驛亭中加官賜賞。相公有請，可早來到也。令人報復去，道有陳大尹在於門首。（祇從云）理會的。（做報科，云）報的大人得知，有陳大尹來了也。（韓愈云）道有請。（祇從云）理會的。有請。（見科）（韓愈云）相公來了也。（陳皓古云）小官來了也。（韓愈云）今訪賈島已回，奉命在此加官賜賞哩。（陳皓古云）小官理會的。（韓愈云）令人請去了，這早晚衆大人敢待來也。（正末同白侍郎上）（白侍郎云）萬卷詩書勤用力，一官榮耀顯家門。小官白侍郎是也。賢士今日崢嶸有日，奮發有時也。（正末云）誰想有今日也呵！（唱）

【雙調·新水令】若不是一封書飛下九天來，怎能够守寒窗否極生泰？受了那十個月驚怕苦，躲過那一百日血光災，今日個苦盡甘來。免了我身邊罪，跳出那九霄外。

（白侍郎云）可早來到也。俺見大人去來。令人報復去，道有小官同賈島來了也。（祇從云）理會的。（做報科，云）報的大人得知，有白侍郎同賈島來了也。（韓愈云）道有請。（祇從云）理會的。有請。（見科）（白侍郎云）大人，小官同賈島來了也。（韓愈云）賈島，你聽聖人的命，着你爲翰林院待詔。借着宰相的頭踏，教你誇官三日。謝了恩者。（正末云）感謝聖恩也。（唱）

【駐馬聽】玉殿金階，楊柳堤邊生緑苔。（白侍郎云）着你借宰相頭踏，誇官三日也。（正末唱）紫袍金帶，似蒺藜沙上野花開。今日個當今聖主用賢才，我這裏曲躬躬展腳舒腰拜。又不是梁棟材，謝天顏錯見將臣愛。

（韓愈云）賈島，這裏有你個大恩人，你要見麽？（正末云）可知要見哩。（陳皓古云）賈浪仙，你認的我麽？則我便是陳皓古。當此一日，是小官將着你萬言長策，保舉你爲官來。（正末唱）

【雁兒落】則爲我萬言唐漢策，恰便似三薦韓元帥。我便似雲中雁侶孤，（陳皓古云）我着人妙香寺請你，你怎生走了也？（正末唱）也是我愁無奈。

（陳皓古云）你可往那裏去來？（正末唱）

【得勝令】恰便似趙藁送曾哀，因此上一去不回來。（陳皓古云）你爲何走了也？（正末唱）則爲俺丞相把詩書看，因此上書生忒性乖。我說的明白。我不合跨蹇驢相衝大，因此

上逃災。也是我成人不自在。

（韓愈云）賈島，您望闕跪者，聽聖人的命：因你有班馬之能，贍天才埋沒經綸。守蘧鹽君子之道，受困苦奔走紅塵。恃驕傲故衝大尹，作新詩譏刺其人。詩句裏包藏錦繡，顯才華氣勢超群。懷濟世安民之策，有調和燮理之文。正授你國子祭酒，賜衣冠鞍馬金銀。白侍郎用心尋訪，見詩文方識其真。特賜與白金千兩，加陞爲正治上卿。陳皓古知賢薦舉，入翰林臺省安身。妙香寺長老善能養士，陞僧官永掌佛門。奉命都加官賜賞，一齊的望闕謝恩。（同下）〔二〕

題目　雲蓋寺侍郎雙鬬文

正名　招涼亭賈島破風詩

校記

〔一〕『（同下）』原缺，依例補。

李嗣源復奪紫泥宣

劇目說明

此劇今存《脈望館抄校本古今雜劇》本，王季烈《孤本元明雜劇》據以移録，並作了個別文字上的校訂。

此劇寫作年代不詳。劇中寫塞外荒涼景象及沙陀射獵生活，歷歷如繪。劇中用語以『好』爲『賽銀』、『父』爲『阿媽』、『酒』爲『打刺孫』，稱漢官爲『漢兒官人』等，均説明作者乃熟悉蒙元生活之人，同時又具有較高的漢文化修養（詔文寫得冠冕堂皇，與《賺蒯通》劇相似）。王季烈謂此劇爲『元人或明初人所作』，今以爲此劇當傳自元人，並經明初翰苑文人加工之作。

今以脈望館本爲底本，以王本參校。

第一折

（沖末外扮殿頭官領卒子上，云）瑞氣祥光罩鳳樓，蝦鬚簾捲控金鈎。雕梁紫燕雙雙舞，園内

蜂蝶對對遊。小官殿頭官是也。方今大唐聖人在位，千邦進貢，萬國來朝，君聖臣賢，文武忠孝。建都在雍州京兆府，四時美景真堪羨，八節光陰最可題。今因聖人大開學校，着天下文人秀士，都來應舉。內有一人，乃是曹州人氏，姓黃名巢字巨天。此人生的三尖五陋，牙生兩釬，〔二〕眼如碧靛，髭若金針。此人也來京師應舉。聖人親自考選秀士，見了黃巢生的醜叉，不會用他。不期黃巢到的本鄉，聚餓夫百萬，戰將千員，侵擾山東一帶。那裏申將文書來。今日早朝，聖人致怒。可着誰人掛印爲帥，前去征伐？有殿前太尉鄭畋，舉保沙陀李克用，刀馬精熟，他手下又有五百義兒家將，十分英雄，堪可前去破敵黃巢。聖人問誰人認的李克用？鄭畋言道，有吏部尚書陳景思，與李克用有一面之交，此人可去。着喬都幹、白首事他兩個領軍跟了去，就與李克用五百道空頭宣、五百面金銀牌、五馬金銀，加他做忻代石嵐雁門關都招討破黃巢天下兵馬大元帥。聖人就着小官將李克用的賞賜物件，整治停當了，在此府中，着令人請陳景思並鄭畋二位大人去了，不見到來。小校望者，等二位大人來到時，報復我知道。（卒子云）理會的。（外扮鄭畋上云）韜略精熟武藝通，幾番臨陣顯英雄。盔上紅纓如火滾，手中槍舉蟒舒身。某鄭畋是也，祖居鳳翔府人氏，官封殿前太尉之職。某文武兼濟，槍馬絕倫。長存立國英雄志，博得芳名萬古題。爲因黃巢作亂，侵擾州城，某在聖人前舉薦李克用，領兵前去破黃巢。就着吏部尚書陳景思，率喬都幹、白首事二人，領軍校圍着賞賜物件，宣李克用。有大人在府中請我，須索走一遭去。可早來到了。小校報復去，道有鄭畋來了也。（卒子云）理會的。哪，報的大人得知，有鄭畋來了也。（殿頭官云）道有請。（卒子云）理會的。有請。

（做見科）（鄭畋云）大人，小官來了也。（殿頭官云）大人來了，且少待，等陳景思來時，有事計議。這早晚敢待來也。（外扮陳景思上云）腹内包含孔孟才，胸藏錦繡捲江淮。輕舒手草龍蛇字，月中仙桂折將來。小官陳景思是也，祖居襄陽人氏。自中甲第以來，累蒙擢用。謝聖恩可憐，官封吏部尚書之職。小官公謹忠信，克己復禮，奉公守法，正直無私。爲因黄巢作亂，侵擾州郡，有太尉鄭畋，在聖人前舉保我領喬都幹、白首事，擡着賞賜，去沙陀取李克用去。今日大人在府中，着人來請我，須索走一遭去。可早來到也。小校報復去，道有小官來了也。（卒子云）理會的。喏，有陳景思來了也。（殿頭官云）道有請。（卒子云）理會的。有請。（做見科）（陳景思云）大人，小官來了，有何事計議？（殿頭官云）大人來了，且少待，等喬都幹、白首事他兩個來了呵，小官自有主意。這早晚敢待來也。（淨扮喬都幹、白首事上）（喬都幹云）他是白首事，我是喬都幹，一齊走將來，兩個一般扮。自家部將喬都幹的便是。這個是我姪兒白首事。若論在下爲人，膂力過人，性兒莽撞。但凡無事，街前去看。肚裏餓了，坐到炕上，七盆涼水，九碗幹飯，五甌苦茶，一碟鹹醬，三斤肥肉，把菜和上。吃的多了，肚中悶脹，斷氣身亡，撑死傻漢。我兩個正在家裏閒耍子兒，有大人在府裏使人一片聲的叫俺兩個，不知有甚麽事分付，俺須索走一遭去。（白首事云）我打你個傻弟子孩兒。（二）你那裏知道，今日大人這一叫俺，則怕要那裏閒耍去，帶俺兩個去。說話中間，可早來到也。小校報復去，道有你二位老叔來了也。（卒子云）理會的。喏，有喬都幹、白首事來了也。（殿頭官云）着他兩個過來。

云）老大兒，俺兩個來了也，有甚麽話説？（殿頭官云）您且一壁有者。陳景思大人，爲因黄巢作亂，有鄭畋大人，在聖人前舉薦你，着你領着喬都幹、白首事，擡着金銀牌賞賜等件，去沙陀地面，宣李克用來破黄巢。等成了功，另有加官賜賞。（鄭畋云）尚書大人，這秋天光景，正好去着李克用好行兵。（陳景思云）既是這等，兀那喬都幹、白首事，你兩個擡着賞賜，跟我沙陀宣李克用去來。（喬都幹云）我説老大兒，我兩個貼你一百個雙邊錢兒，你獨自個走一遭去罷。（陳景思云）你看這廝。大人，小官回去家中整治了鞍馬，着他兩個擡着賞賜，則今日就往沙陀宣李克用走一遭去。則今日便索離京，到沙陀開詔分明。李克用統領軍校，破黄巢壁上吹燈。（下）（殿頭官云）陳景思去了也。鄭大人，俺兩個如今就將那金銀等件，交付與陳景思了，俺回聖人的話走一遭去來。我與你就到朝綱，叩金鑾親奏吾皇。陳景思沙陀開詔，等他來再做商量。（下）（鄭畋云）殿頭官大人去了也。小官無甚事，回聖人的話走一遭去。因黄巢聚兵作亂，陳景思沙陀公幹。李克用大帥興師，救黎民免遭塗炭。（下）（喬都幹云）白首事，他們都去了，好没生的，着俺兩個擡着賞賜，往沙陀地面去，俺又不認的路，怎了？也罷，跟他走一遭去。俺兩個造物全低，擡着那賞賜東西。到沙陀有些爭競，一直兒跑到家裏。（同白首事下）（李克用領小番上）（李克用云）北塞風寒戰馬嘶，征夫猛烈敢相持。鼉皮鼓響排軍陣，滿川雲鎖皂雕旗。某李克用是也，祖居乃山後九州人氏。俺累輩扶持大唐。某爲征龐勳有功，聖人安排筵宴與我慶功，有太尉段文楚壓伏我，在我上首坐，論功行賞，被我則一拳，將段文楚迸落二齒。聖人欲待將我拿下，衆官叩頭作保，看我是有功之臣，貶我在這沙陀

地面，閒居歇馬。我手下軍屯十萬，將有千員。義兒英雄，人人等待相持；家將驍勇，個個捨死敢戰。俺這北番，五月寒風凛冽，炎天瑞雪彌漫。青氈帳幕風難透，鼠帽貂裘傲雪霜。今日無甚事，帳下聚義兒家將來，閒共一會話者。小番轅門首望者，等衆將來到時，報我知道。（小番云）理會的。（李存章、李存賢同上）（李存章云）凛凛身材九尺長，全憑匹馬一條槍。慷慨威風爲上將，廝殺相持世無雙。某李存章是也。這位將軍是李存賢。某平生猛烈，武藝熟滑，手中槍似無鱗蟒，鞭似烏蛇尾半截。恰纔圍場已罷，正在帳下閒坐，阿媽在帳下聚俺衆將，不知有甚事分付，俺須索走一遭去。將軍，俺去來。（李存賢云）將軍恰纔布下那個圍場，把那飛的鷹拿，走的犬趕，真個上畫也。說着話，可早來到也。小番報復去，道有俺二將來了。（小番云）理會的。報的阿媽得知，有李存章、李存賢來了也。（李克用云）着他兩個過來。（小番云）理會的。着過去也。（做見科）（李存章云）阿媽，您兩個孩兒來了也，有何事分付？（李克用云）您兩個孩兒來了，且少待，等衆將都來全了者，我自有個主意。這早晚敢待來也。（李思昭、李存虎同上）（李思昭云）頭上騰騰殺氣吐，手中能輪金蘸斧。臨軍捉將快如風，綽號英名短臂虎。某李思昭是也。這個將軍是李存虎。某慣臨大戰，多有功勞。手中斧明如皓月，盔上纓映日通紅。三日不在垓前戰，摩拳擦掌要相持。恰纔正在坡前射箭，聽的說阿媽在帳下聚俺義兒家將，不知傳甚麽將令，俺須索走一遭去。（李存虎云）將軍，阿媽這一向不曾聚俺，今日這一聚俺，必有事情，俺去來。說着話，可早來到了也。小番報復去，道有俺二將來了也。（小番云）理會的。報的阿媽得知，有李思昭、李存虎來了也。（李克用云）着

他兩個過來。（小番云）理會的。着過去也。（做見科）（李思昭云）阿媽，俺兩個孩兒來了，有何將令？（李克用云）您兩個小的來了，略等片時，待衆將都來全了者共議。這早晚敢待來也。（李存勗、李存彪同上）（李存勗云）頭頂銀盔晃太陽，身披鎧甲縷金裝。臨軍大戰施強會，全憑丈二點鋼槍。某李存勗是也。這位將軍是李存彪。我阿媽是李克用。某文武兼濟，兵書廣記，扶持帝業千年旺，保護吾皇萬載安。恰纔俺都在帳下閒共話哩，小番來報，說阿媽帳下聚俺衆將，不知有甚麽事計議，俺須索走一遭去。將軍，俺去來。（李存彪云）將軍，俺行動些，則怕衆將久等。可早來到也。小番報復去，道有俺兩個來了也。（小番云）理會的。報的阿媽得知，有李存勗、李存彪來了也。（李克用云）着他兩個過來。（小番云）理會的。着過去。（做見科）（李存勗云）阿媽，俺兩個孩兒來了也，有何將令？（李克用云）您兩個小的來了，且少待，等衆將都來全了者，我自有個主意。這早晚敢待來也。（安休休、薛阿灘同上）（安休休云）威風赳赳世間稀，全憑猛烈敢相持。忘生捨死安家國，博的英名萬載題。某安休休是也。這位將軍是薛阿灘。某苦志勤學，幼習兵機，克己忠心扶社稷，保佑唐朝萬載興。恰纔小番來報，說阿媽今在帳中傳將令，聚俺義兒家將，不知有甚事，俺須索走一遭去。薛阿灘，俺去來。（薛阿灘云）安休休說的是，則怕衆將久等。可早來到也。小番報復去，道有俺二將來了也。（小番云）理會的。報的阿媽得知，有安休休、薛阿灘來了也。（李克用云）着他二將過來。（小番云）理會的。着過去。（做見科）（安休休云）阿媽，俺兩個孩兒來了，有何將令？（李克用云）您兩個小的來了，略待片時，等衆將都來全了者，我自有個主意。這早晚

敢待來也。（淨扮康君立、李存信同上）（康君立云）我做將軍性兒好，但凡閒了山下跑。昨日撞見大蟲來，我把猛虎着口咬。自家康君立的便是。這個是我姪兒李存信。論我在下爲人，韜略不通，武藝不好，聽的廝殺，往家就趫。但凡有賞，我就先到，舒着右手，則情要鈔。他們上陣，我可冷落，這等平心，則有天道。俺恰纔兩個正在後帳中偷馬奶子吃，聽的阿媽聚衆將哩，俺須索走一遭去。李存信，俺見阿媽去來。（李存信云）我姪兒，你那裏知道，阿媽好待要那裏閒耍去，則怕帶俺兩個去。俺過去來。可早來到也。小番報復去，道有你二位老叔來了也。（小番云）理會的。報的阿媽得知，有康君立、李存信來了也。（李克用云）着他兩個過來。（小番云）理會的。着過去。（做見科）（康君立云）阿媽，俺兩個來了，則怕要那裏閒耍去，俺兩個跟阿媽走一遭去。（李克用云）您兩個且一壁有者。小番，還少誰不會來哩？（小番云）阿媽，止少李嗣源哥哥打圍去了，還不會來到哩。（李克用云）既是這等，小番望着，等儎佶烈孩兒來到時，報我知道。（小番云）理會的。（正末扮李嗣源上云）某李嗣源是也，小字儎佶烈，乃沙陀李克用手下義兒家將。自從跟着阿媽，在這北番威伏小國，無人可敵。俺阿媽有五百義兒家將，都是能征敢戰的。聞知有黃巢作亂，時遇冬間，今日下着這等大雪，打圍獵射回來，有小番打聽的宣命俺阿媽，未知虛實，須索見俺阿媽，說破黃巢去。好大雪也！（唱）

【仙呂·點絳唇】每日家雪降長天，滿川皆遍，梨花旋。恰便似柳絮飛綿，戰馬皆踏

踐。

【混江龍】都待要習弓演箭，一個個學成武藝最熟嫺。他每都能騎戰馬，出來的敢勇當先。俺這裏地冷天寒臨紫塞，沙陀風景近延邊。則俺這軍中正好開筵宴，俺這裏瓊杯高捧，肉滿筵前。

（云）來到也。小番報復去，道有某來了也。（小番云）理會的。報的阿媽得知，有李嗣源來了也。（李克用云）着他過來。（小番云）理會的。着過去。（做見科）（李克用云）兀那李嗣源，你去打圍獵射回來了也。（正末云）阿媽，您兒回來了也。（李克用云）李嗣源，你拿的那獐麂野鹿，都與我收在後帳裏去。你可怎生去那漫坡前，打這獐麂野鹿來？你說一遍，我試聽者。（正末云）阿媽聽您兒試說一遍。（唱）

【油葫蘆】人馬爭馳布列前，擺天羅地網圓，則俺這人人驍勇敢爭先。你試看那長槍磨的如銀練，則他那劍橫秋水寒光現。（李克用云）孩兒，你可也弓馬熟嫺也。（正末唱）我將那弓弩排，刃器懸，我則見飛鷹走犬疾如箭，擺列着番將數十員。

（李克用云）李嗣源，你布起那圍場，可是有那獐麂野鹿也無？你可怎生施謀定計布網張羅來？你說，我試聽者。（正末唱）

【天下樂】試看那野鹿獐麂有萬千，圍住在中也波間，離生靈不甚遠。取雕弓拽得秋月圓，中金鈕射透腔，喊聲高人語喧，你試看列威儀一望間。

（李克用云）兀那李嗣源，這等天道，正好打圍獵射也，可怎生領的人馬回來了？（正末云）阿媽不問呵，您兒並不敢說。您兒正打圍其間，有一個小番來報，道有聖人命宣召阿媽哩。我道是真是假？那小番言道，昨日奉元帥將令，着小番巡哨去來，聽的人說來。（李克用云）這事可也未知真假。（正末云）若有聖人的命宣俺阿媽呵，俺可索預備人馬，接待皇宣去也。（唱）

【那吒令】若天朝命宣，把軍卒調遣；果天命有言，列旌旗兩邊。可若是意專呵，聖人將俺可憐。父親你心意裏休把這沙陀戀，莫得遷延。

（李克用云）聖人想必知某手下有這五百義兒家將，人人敢勇，個個當先，因此宣命某剿除賊寇。果然有宣呵，您這五百個孩兒都索跟某去，我着您都皆陞進也。（正末唱）

【鵲踏枝】若到那聖人前，都着俺掌軍權。一個個耀武揚威，捨命當先。敢相持廝殺在陣前，衆敵兵喊殺連天。

（李克用云）既然聖人有宣命，可怎生還不見到來？您那一個敢去接宣命麽？（正末云）阿媽，您兒願去接宣詔去。（李克用云）既是這等，與他五百小番，則今日就去接宣詔，不要遲了將令也。（正末唱）

【寄生草】恰纔則傳將令，離了這沙塞邊。我則見狐裘皮襖人堪羨，氈簾重幕無心戀，我情受雕鞍駿馬咱心願。雕弓便向臂間懸，壺中取出穿楊箭。

（李克用云）李嗣源，你則今日收拾了器械，整點了你那五百個小番接天使去。則要你疾去早來，小心在意者！（正末云）則今日拜辭了阿媽，您兒便索接天使去也。（正末唱）

【尾聲】直接到千里界河邊，赳赳威風遠。領手下軍卒半千，對對旗幡映日鮮。就登程莫得俄延。可若是敢當先，便掌軍權，接應着天朝將士卒遣。先報與爹爹帳前。笑吟吟歡羨，准備着揚塵拜舞御階前。（下）

（李克用云）李嗣源領兵接天朝使命去了也。您衆將跟着我，後帳中安排筵席，等待使臣大人去來。離中原數十餘年，領雄兵鎮守北邊。破黃巢成其功效，叩丹墀拜謝天顏。（同衆下）（康君立云）李存信，爹爹領衆將後帳裏安排酒去了。無甚事，俺也回去來。明日個使臣來到，答刺孫把他犒勞。他們在帳中飲酒，俺廚房裏則情耍笑。（同下）

校　記

〔一〕『釬』原作『撼』，音誤。王本已改，今從。按『釬』謂戈柄下端圓錐形的金屬帽。

〔二〕『打』原作『把』，今改。『傻』原作『俊』，王本已改，今從。

第二折

（薛鐵山領小番上，云）戰馬頻嘶踏塞沙，帳前番使品胡笳。閒來山畔圍場罷，弓箭勤將虎鹿拿。某沙陀大將薛鐵山是也。某久居塞北，長在深番，長好圍場射獵，最喜走犬飛鷹。貂裘鼠帽，肥馬輕裘。黃沙一望靜無人，遥望青山千萬點。俺這裏北連着黑海，南近着高山，四時惟有雪紛飛，八節常聞風亂吼。我手下有數千小校，敢戰番兵。雖然在這沙陀賀蘭山畔，聞知有個李克用，説他手下有許多戰將，個個皆有武藝。我欲要投降去，未知如何？今日陞帳，等我兄弟賀回虎來，與他慢慢的商議。這早晚敢待來也。（賀回虎上云）雪下人聲沙塞幽，般般武藝最滑熟。皂旗招颭貂裘暖，名播乾坤數百州。某賀回虎是也。生居紫塞，長在深番沙漠。習射獵擺布圍場，演武藝擒獐捉鹿。英雄膽量誰人似，統領軍卒顯耀能。俺這裏沙陀地界，賀蘭山中。你看那老松偃蹇如蛟，怪石崔嵬似虎。無窮景物百十般，不盡遥山千萬里。我有個哥哥是薛鐵山，俺兩個手下有數千小校。今日他陞帳，須索走一遭去。可早來到也。小番報復去，道有某來了也。（小番云）理會的。報的將軍得知，有賀將軍來了也。（薛鐵山云）道有請。（小番云）理會的。有請。（做見科）（賀回虎云）哥哥，我來了也，有何將令？（薛鐵山云）兄弟你來了也，我無事可也不請你來。我聞知這沙陀地界有個李克用，説他有五百義兒家將，個個英雄，人人驍勇。我欲要投降他去，你心下可是如何？（賀回虎云）哥哥，你説的雖然有

理，可不道長別人威風，〔二〕滅自己志氣。俺又不曾見他甚麽武藝，便去投降，可也被他看的俺小可了，則不如尋他些征戰，然後降他，可也不滅了俺弟兄的銳氣。哥哥心下如何？（薛鐵山云）兄弟，你説的是。俺如今領着人馬，去山前打圍一遭去來。領小番便出山前，顯勇力施展英賢。不論那獐麂麋鹿，擒拿了致酒張筵。（同下）（陳景思領駝垛、喬都幹、白首事背敕書躧馬兒上）（陳景思云）塞北天寒飄瑞雪，三春九夏總相同。小官陳景思是也，這兩個是喬都幹、白首事。俺奉着聖人的命，爲因黄巢作亂，無人爲帥首，將着這五馬金銀，五百道空頭宣、五百面金銀牌，前往沙陀，宣取李克用，加他爲忻代石嵐雁門關都招討破黄巢天下兵馬大元帥。出離了長安，望這沙陀地面來。好是悽楚人也！你看那平沙漠漠，衰草紛紛，端實悽楚也！（喬都幹云）我説老陳，我想起你來，真個是夾腦風，没意思望這精空地裏走將來。〔三〕那裏尋他去？（白首事云）你不要嚷，依着我家去了罷，則推他不在了，家去了可不好？（陳景思云）你看這廝，是何言語。看了這塞北，端實一派淒涼的景物。我單指着這野景，我吟一首詩。詩曰：『沙陀塞北少人家，不種桑田不種麻。十里全無榆柳樹，三春那見杏桃花。幾番雨落皆成雪，滿面風來盡是沙。惟有盛冬偏寂寞，但聞枯木噪寒鴉。』（白首事云）好也，是也。我也作一首詩。你聽：『我的肚裏真個惱，領着駝垛又不少。想將起來你發風，依着老白往家跑。』好麽？你怎麽來的？（喬都幹云）你個傻油嘴，悄悄的我們慢慢的走。身上又冷，天陰了，兀的不又下雪了，我們慢慢的走了罷。（做走科）（薛鐵山、賀回虎領小番上）（薛鐵山云）雪添手内雕弓硬，霜助蹄輕戰馬奔。某薛鐵山。這個是我兄弟賀回虎。爲因我心中悶

倦，去山前打圍獵射走一遭去。看了俺這塞北沙陀之地，你看那老樹風搖影，凍雪又飄飛。俺往前去來。（賀回虎云）哥哥，你看兀那遠遠的一簇人馬，俺向前去來。（做見科）（喬都幹云）不好了，不知是那裏的人馬來了？你們靠前些，我先跑了罷。（薛鐵山云）兀那遠來的漢兒官人，你往那裏去？（陳景思云）將軍，我是大唐聖人遣來的吏部尚書陳景思，一徑來這沙陀，宣取李克用來。（薛鐵山云）原來是這等。這駝垛內，必然是金銀，小番下手搶。（小番做搶奪駝垛科）（陳景思云）將軍饒性命，〔三〕駝垛都與你將的去。你可姓甚名誰？（薛鐵山云）你問我，我是薛鐵山，這個是賀回虎。俺搶了這些行李，俺回去來。俺今日施展雄威，要採獵走過山溪。既得了許多物件，到帳中便見真實。（同衆下）（喬都幹云）怎麽了，着他都搶的去了，還不往家跑哩。（陳景思云）天也，來到這裏遇着番將，把金銀駝垛盡都奪的去了，怎生是好？俺如今可往那裏去的是？（白首事云）老叔叔，你看那山崦裏又有人馬來了，我則不敢惹他。（陳景思云）真個又有人馬來了，俺可往那裏躲去？（正末躧馬兒拿戟領番卒子上，云）某李嗣源是也。奉俺阿媽將令，着我領着小番，前來迎接天使，未知有也是無？俺這沙陀，四時惟雪降，九夏冷猶存。兀的不又降雪也！看了這沙陀地界，好是悽楚也呵！（唱）

【正宮・端正好】遍長空瓊花落，似撏綿扯絮飄飄。半合兒填滿了長途道，但聽的昏鴉噪。

【滾繡毬】將方天畫戟擎，把絲韁手搭着。顯胸襟使些智略，坐雕鞍寶鐙斜挑。寒風

撲面吹，平沙一望高。端的是去來的人少，不由人添上寂寥。猛聽的馬嘶林外疏煙地，休猜做宴罷秦樓月正高，心下量度。

（云）小番順着這山邊慢慢的行將去。（做見科，云）你看兀那遠遠的一個官人，不是俺這沙陀的人，他可怎生馬上那等煩惱？（陳景思悲科，云）天也，我可那裏歸着的是也！（正末云）好是奇怪也！（唱）

【倘秀才】我見他鞍馬上煩煩惱惱，因甚麽搥胸跌脚，多管是路上盤纏手内消。我這裏向前去問個根苗，自尋個計較。

（陳景思云）罷、罷、罷，要我這性命做甚麽，我拔出這劍來，自刎身亡也！（做拔劍科）（喬都幹做奪劍科，云）老叔，你死了，我那裏尋人去？（正末云）兀那官人，螻蟻尚然貪生，爲人何不惜命，你因何要尋自盡也？（唱）

【呆骨朶】想爲人但願長安樂，你因何攘攘勞勞？有甚麽難理的情由，在咱行拜告。

（陳景思云）將軍可憐，行李盤纏皆無了也，你放俺過去罷。（正末唱）我在馬上聽陳罷，不由我微微笑，則道是住沙陀的柳盜跖，不由我氣呸呸心上惱。

（云）兀那個官人，你有甚麽事，與我略説一遍，我試聽者。（陳景思云）將軍停嗔息怒，暫罷虎狼之威。我是天朝遣來的使命，我是吏部尚書陳景思。這兩個是喬都幹、白首事。俺奉大唐聖人之命，爲因黄巢作亂，着我將着五百道空頭宣、五馬金銀、五百面金銀牌，加李克用爲忻

代石嵐雁門關都招討破黃巢天下兵馬大元帥。恰纔遇着兩個番將，喚做甚麽薛鐵山、賀回虎，領着番軍，不由分訴，搶將去了。我似那觸角之羊，進退無門，以此上要尋自盡。說兀的做甚！我從頭一一訴明白，將軍心下莫疑猜。金銀牌面皆奪去，以此忙尋劍下災。（正末怒科，云）這兩個匹夫，好是無禮也呵！（唱）

【脫布衫】吐虹蜺萬丈餘高，我跟前施逞虛囂，這廝他在俺上揚威耀武，全不怕惹人恥笑。

（陳景思云）將軍，你爲何這等發怒也？（正末云）大人，小將劍甲在身，不能施禮也。（陳景思云）將軍，你是何人？（正末云）大人，某是李克用長子李嗣源。奉俺阿媽將令，徑來接待天使大人來。那兩個匹夫往那裏去了？（陳景思云）他往這大山裏去了，你可那裏尋去？（正末唱）

【小梁州】不怕他駕霧昇雲上九霄，馬到處便索尋着。我將那無徒的賊子首親梟，除強暴，捨命建功勞。

（陳景思云）將軍，那兩個人好生利害，則怕你近不的他，〔四〕可怎了？（正末云）大人，你但放心。（唱）

【么篇】你看我陣前便使胸中略，縱然他計有千條，憑着這膽量能，軍中號，殺的他無投無奔，方信道大將最英豪。

（云）天使大人，索是驚恐。衆大人跟着我去來。等見了我阿媽之時，我便去搜山尋那兩個匹夫去。（陳景思云）既是這等，多謝了將軍，俺一同跟你去來。（正末云）衆大人，俺去來。（唱）

【尾聲】將從前一事爹爹行告，尋覓賊徒難放饒。領軍卒用六韜，報皇恩輔聖朝，管情取獻一統山河太平表。（同下）

校記

〔一〕『長』原作『奬』，王本已改。今從。　〔二〕『精』原作『俊』，王本已改。今從。　〔三〕『饒』原作『嘆』，誤。王本已改。今從。　〔四〕『的』原作『過』，今改。

楔子

（李克用領小番上，云）大唐聖主恩寬廣，降敕傳宣到此來。某李克用是也。爲因李嗣源打圍去來，跟他瞭哨的小番，打聽將來，說有大唐聖人差使命宣我來，我就着李嗣源領着人馬，接待使命去了。今日某在帳下聚衆將來接待使命。小番望者，等衆將來到時，報復我知道。（小番云）理會的。（李存章、李存賢上）（李存章云）平沙漠漠山峰静，芳草茸茸澗水清。某李存

章是也。這位將軍是李存賢。爲因哥哥李嗣源打圍回來，報知阿媽，說有大唐聖人差的使命來宣阿媽，就着李嗣源哥哥，領兵接待使臣去了。今日阿媽在帳下，聚俺義兒家將，俺須索走一遭去。將軍，俺去來。（李存賢云）將軍，今日阿媽這一聚，俺則是接待使命大人。說着話，可早來到也。小番報復去，道有俺兩個來了。（小番云）理會的。報的阿媽得知，有李存章、李存賢來了也。（李克用云）着他兩個過來。（小番云）理會的。着過去。（做見科）（李存章云）阿媽，俺兩個來了，有何將令？（李克用云）你兩個來了，且少待，等衆將都來全了者，我自有個主意。這早晚敢待來也。（李思昭、李存虎上）（李思昭云）閒時山前擒猛虎，悶後雲中射皂雕。某李思昭是也。這位將軍是李存虎。因大唐聖人不知怎生，想起俺阿媽來，差使命來到這沙陀宣阿媽來。哥哥李嗣源領兵接使命去了。今日阿媽帳下聚俺衆將，有事計議，俺須索走一遭去。將軍，俺去來。（李存虎云）將軍，阿媽這一聚俺，則怕見李嗣源哥哥接使命去，不見到來，則怕着俺衆將接應將去，俺都走一遭。可早來到也。小番報復去，道有俺二將來了。（小番云）理會的。報的阿媽得知，有李思昭、李存虎來了也。（李克用云）着他兩個過來。（小番云）理會的。着過去。（做見科）（李思昭云）阿媽，俺兩個來了。（李克用云）您兩個孩兒來了，略等片時，待衆將都來全了者，有事分付。這早晚敢待來也。（李存勗、李存彪上）（李存勗云）朝餐乳酪冰生碗，夜宿氈車雪壓沙。某李存勗是也。這位將軍是李存彪。爲因李嗣源來稟阿媽，說有天朝使命來宣阿媽，不知爲甚麽，就着李嗣源哥哥接使命去了。今日阿媽在帳下聚俺衆將，俺須索走一遭去。將軍，俺去來。（李存彪云）將軍，俺行動些，則怕

衆將久等。可早來到也。小番報復去，道有俺二將來了也。（小番云）理會的。報的阿媽得知，有李存勗、李存彪來了也。（李克用云）着他兩個過來。（小番云）理會的。着過去。（做見科）（李存勗云）阿媽，俺兩個來了也。（李克用云）您兩個來了，且少待，等衆將都來全者，我自有個主意。這早晚敢待來也。（安休休、薛阿灘上）（安休休云）無限野田千萬頃，難尋樵爨兩三家。某安休休是也，這位將軍是薛阿灘。爲因阿媽差李嗣源哥哥接使命去了，不見回來。阿媽今日聚俺衆將，不知有何事分付？俺須索走一遭去。（薛阿灘云）將軍，俺去來。可早來到也。小番報復去，道有俺二將來了也。（小番云）理會的。報的阿媽得知，有安休休、薛阿灘來了也。（李克用云）着他兩個過來。（小番云）理會的。着過去。（做見科）（安休休云）阿媽，俺兩個來了，有何事計議？（李克用云）您二將來了，且少待，等衆將來全了者，我自有個主意。這早晚敢待來也。（淨扮康君立、李存信上）（康君立云）阿媽帳下聚會，俺兩個油嘴走一遭。自家康君立的便是。爲因有天朝使命來宣召俺阿媽，李嗣源哥哥接去了。今日阿媽在帳下聚衆將，俺須索走一遭去。（李存信云）康君立你不知道，阿媽請使命，必定安排酒。俺到那裏嚫他一頓酒肉。可早來到也。小番報復去，道有你兩個老叔來了。（小番云）理會的。報的阿媽得知，有康君立、李存信來了也。（李克用云）着他兩個過來。（小番云）理會的。着過去。（做見科）（康君立云）阿媽，俺兩個來了也，有甚麽話，説了罷，俺還要山前閒耍子兒去哩。（李克用云）您兩個且在一壁，等李嗣源接待天朝使命來，開讀宣詔。這早晚敢待來也。（正末同陳景思、喬都幹、白首事上）（正末云）某李嗣源是也。這三位是天朝使命陳景思、喬

都幹、白首事。爲因大唐聖人，着宣差大人宣俺阿媽，來到沙陀，被薛鐵山、賀回虎將宣敕金銀牌面等件，都搶奪的去了。等我見了阿媽，拿那兩個匹夫去。可早來到也。使命大人請。小番報復去，道有使命大人下馬也。（小番云）理會的。報的阿媽得知，有李嗣源同使命來了也。（李克用云）使命大人來了，俺接待去來。（衆做接科）（做見科）（李克用云）我道是誰，原來是陳景思大人。請。（陳景思云）不敢不敢。（李克用云）宣差，你記的我在上京爲留守官，俺兩個會一張紙上畫過字麽？（陳景思云）小官記的。（李克用云）陳景思大人，官居何職？（陳景思云）小官是吏部尚書。（李克用云）夠了也，二品職事了。（陳景思云）託賴元帥的虎威。（李克用云）宣差，聖人因甚麽宣我來？（陳景思云）今有黃巢作亂，侵擾山東一帶。奉聖人的命，着小官爲使命，與元帥五百面金銀牌、五百道空頭宣，並五馬金銀，內中有一道宣，是元帥的宣命。來到這裏，遇着兩員番將，他自言說他是薛鐵山、賀回虎，把宣敕金銀等件，強搶的去了。小官欲要尋個自盡，恰好遇着李嗣源來，救了我來見元帥。（李克用做怒科，云）這兩個匹夫無禮！聖人賞我的金銀，他怎敢搶的去了！更待干罷！李嗣源，還領你本部下人馬，就替我把那兩個匹夫拿將來，斬了者！（正末云）得令！您孩兒如今領軍，就拿那兩個匹夫，走一遭去也。（唱）

【仙呂·賞花時】 叵奈這兩個無徒說大言，惱的我髮乍冲冠怒氣轉。我直趕到大山前，把武藝軍中施展，你看我復奪了紫泥宣。（下）

（李克用云）李嗣源擒拿那兩個匹夫去了也。使命大人，俺且回後帳中飲酒去來。俺這裏武將英雄，託賴着大唐聖人。剿賊徒如同翻掌，放心破黄巢壁上吹燈。（同下）

第三折

（薛鐵山、賀回虎引小番上）（薛鐵山云）地寒氈冷貂裘重，紛紛雪降滿長空。某乃番將薛鐵山是也。這個是賀回虎。俺恰纔在山前打圍，正撞着大唐聖人差遣的天朝使命，賞賜李克用這幾扛金銀物件，被俺兩個都奪將來了。小番領着駝垛，往俺營中去來。（正末躧馬兒拿方天戟領小番上，云）某乃李嗣源是也。叵奈番將薛鐵山、賀回虎這兩個匹夫無禮，大唐聖人賞俺阿媽的金銀宣命，被他搶的去了，更待干罷！小番跟着我，擒拿此二人去來。（唱）

【越調・鬬鵪鶉】則俺這人馬彎奔，精神抖擻。人有那勇力拔山，馬勝似翻江猛獸。俺這裏將廣兵多，出來的英雄赳赳。擺列着銀纏槍丈八矛，一個個敢勇當先，殺人帥首。

【紫花兒序】手中戟彩旛飄掛，甲披着足色黄金，馬驟着千里驊騮。心懷謀略，統領戈矛。爲頭，不由我心中怒怎收，將他那虜掠的罪名難宥。若擒住那無禮賊徒，我將他性命難留。

（云）小番與我行動些，將人馬擺的齊整者。兀那一丟人馬，不知是那一枝人馬也？（唱）

【金蕉葉】不由我嗔忿忿追尋意久，催我這趵蹬蹬銀騌快走。舉手中直挺挺方天刃矛，殺的他亂紛紛急難措手。

（做見科）（薛鐵山云）賀回虎，後頭有軍兵趕將來了，小番擺住陣者。（正末云）趕上了也，小番將陣勢擺的嚴整者。兀那兩個匹夫，則我是李克用的長子李嗣源，你兩個姓甚名誰？（薛鐵山云）你問俺兩個？行不更名，坐不改姓，我是薛鐵山，他是賀回虎。（正末云）你這兩個匹夫無禮，大唐聖人賞俺阿媽的金銀，您怎敢搶將來？趁早兒受降，萬事罷論，綻口道個『不』字，一戟一個，將您都殺死了。（薛鐵山云）不怕你，我和你略鬬幾合。（做戰科）（正末唱）

【調笑令】你怎敢賣口，好着我怒難收。呀，我把你兩個無徒在此休。無神靈將您來遮救，殺的您人死方休。我見他兢兢戰戰心內憂，殺的他心血澆流。

（賀回虎云）他是武藝高強，不怕你，俺和你再鬬幾合。（做調陣子科）（正末唱）

【禿廝兒】不怕您當場戰鬬，惱的我氣堵咽喉。您似那鴟鴞飛在雲裏頭，遇皂雕緊追求，命也合休。

【聖藥王】我見他低了頭，慢了手，一時命喪怎存留。待要逃，怎的走，兩個無徒盡皆愁。殺的他半夜夢中憂。

（薛鐵山云）將軍端的英雄，俺敵不住，你也不必交戰了。兀的你見麽，那馬上駝的金銀物件，俺爆仗封頭不會打開，俺兩個則今日就降您阿媽去，將軍意下如何？（正末云）既是這等，俺就合兵在一處，您兩個跟着我見阿媽去來。（唱）

【尾聲】大唐朝聖主天公佑，俺軍兵精神抖擻。您兩個拜了阿媽，殺的那黃巢順風走。（同下）

第四折

（隨陸續上云）我做番將快騎馬，人家房上則偷瓦。若是閒了沒處去，階上打會髀殖耍。自家隨陸續是也。我們是李克用手下的小番。今日我們阿媽要請天使大人飲酒哩，我把那賽艮的哈打刺孫，都安排的停當了，則等俺阿媽來。這早晚敢待來也。（李克用領小番上，云）金牌宣詔奪將去，又被吾兒擒到來。某乃李克用是也。奉聖人的命，差天使陳景思，賫着五百道空頭宣、五百面金銀牌，路上撞着番將薛鐵山、賀回虎，被他奪將去了。某着李嗣源尋那匹夫去了。小番帳前望者，若來時，報我知道。（小番云）理會的。（李存章、李存賢上）（李存章云）沙陀地冷貂裘重，雪練羊皮欺露霜。某乃李存章是也。這個將軍是李存賢。奉聖人的命，差天使持着宣詔金牌，來宣俺阿媽破黃巢去。不想遇着番將薛鐵山、賀回虎，將宣詔金牌賞賜都奪

將去了。俺阿媽差俺李嗣源哥哥復奪去，就要擒了薛鐵山、賀回虎。哥哥去了，還不見到來。將軍，俺見阿媽去來。（李存賢云）將軍，俺哥哥這一去，必然擒拿了那兩員番將也。俺見阿媽去。來到帳下也。小番報復去，道某兩個來了也。（小番云）理會的。報的阿媽得知，有李存章、李存賢來了也。（李克用云）着過來。（小番云）理會的。着過去。（做見科）（李存章云）阿媽，您兒來了。今日聚將您兒來，有何將令？（李克用云）今日聚您來，別無甚事，我差李嗣源孩兒去了，還不見到來。您且一壁有者，等來時，俺再做個商議。這早晚敢待來也。（李思昭、李存虎上）（李思昭云）鼕鼕鼉鼓連天響，悠悠羌管斷人腸。某乃李克用手下大將李思昭是也。這位是李存虎。今日阿媽在帳前聚俺衆將，不知有甚事，俺見阿媽去來。（李存虎云）將軍，俺行動些，則怕阿媽久等。可早來到了。小番報復去，道有俺兩個來了也。（小番云）理會的。報的阿媽得知，有李思昭、李存虎來了也。（李克用云）着過來。（小番云）理會的。着過去。（做見科）（李存虎云）阿媽，您兒來了也，有何將令？（李克用云）孩兒每，您來了也，且一壁有者，等孩兒每都來全了時，我自有主意。這早晚敢待來也。（李存勗、李存彪上）（李存勗云）紛紛雪降梨花舞，漠漠平沙接遠天。某乃大將李存勗是也。這位將軍是李存彪。俺都是李克用阿媽手下的義兒家將。今日阿媽陞帳，不知有甚事？將軍，俺見阿媽去來。（李存彪云）將軍，今日阿媽聚俺，別無甚事，則是爲李嗣源哥哥接天使一事。可早來到也。小番報復去，道俺兩個來了也。（小番云）理會的。報的阿媽得知，有李存勗、李存彪來了也。（李克用云）着他過來。（小番云）理會的。着過去。（做見科）（李存彪云）您孩兒來

了。阿媽聚俺，不知有何將令？（李克用云）您且在一壁有者，等衆將都來全了時，某自有將令。（安休休、薛阿灘上）（安休休云）壺中長插狼牙箭，袋内時彎鵲畫弓。某乃沙陀李克用麾下上將安休休。這個將軍是薛阿灘。今日阿媽聚俺衆將，不知有甚事，須索走一遭去。（薛阿灘云）哥，阿媽今日陞帳，必有將令，俺見阿媽去來。可早來到營中也。小番報復去，道有俺兩個來了也。（小番云）理會的。報的阿媽得知，有安休休、薛阿灘來了也。（李克用云）着他過來。（小番云）理會的。着過去。（做見科）（李克用云）兀那安休休、薛阿灘，您二人來了也，且一壁有者。還少三兩個小的每未來哩，等來全了時，某自有將令。（淨扮康君立、李存信上）（康君立云）平日打圍能射獵，刺蝟皮做個好披肩。自家康君立是也，這個是我姪兒李存信。俺都是這沙陀李克用阿媽手下義兒家將。我們正在帳房裏踢毽子耍子兒，聽的阿媽呼喚，不知有甚事，俺見阿媽去來。（李存信云）我説康君立哥，我們阿媽這一聚俺，必定是那裏打圍耍去。前日打圍去，驚起個野雞來，被我一箭，連胸膛帶脇肢兜脖項，則一箭射個合撲地，他跳起來看了我一眼，帶着箭還走了。（康君立云）這個傻廝則説謊。來到了。小番報復去，説有俺兩個來了也。（小番云）理會的。報的阿媽得知，有康君立、李存信來了也。（李克用云）着他過來。（小番云）理會的。着您過去。（做見科）（康君立云）阿媽，俺兩個來了也。你敢要往那個山裏耍子去，着我們撮補你去，是也不是？（李克用云）你看這廝，一壁去。小番門首望者，等天使大人來時，便報復我知道。（小番云）理會的。（陳景思上云）自從來到元戎帳，惟有霜飛雪降多。小官陳景思是也。爲因兩個番將，是薛鐵山、賀回虎，他二將搶了我

領來的駝垛金銀牌面。我欲要尋個自盡，不期遇着李克用的長子李嗣源，他領將我來見了李克用，他去尋那兩個番將去也，不見回還。今日李克用着人相請，不知有何事，我索走一遭去。來到也。小番報復去，道有小官來了也。（小番云）理會的。報的阿媽得知，有陳大人來了也。（李克用云）道有請。（小番云）理會的。有請。（做見科）（陳景思云）元帥，小官來了也。連日多多攪擾，勿令見罪也。（李克用云）大人，你休這等說。俺這沙陀地面，無甚麽管待，有俺李嗣源尋那兩個番將去了，等他回來，我自有個主意。這早晚敢待來也。（喬都幹、白首事上）（喬都幹云）前日老喬心裏跳，爭些着人打破頭。自家是喬都幹。這個是我姪兒白首事。平白地着我兩個跟着陳景思，來這沙陀尋李克用。撞着兩個人，走將來不由分說，把許多東西都搶的去了。早是又遇着個李嗣源，他把我們都領將來，他就去尋那兩個人去了。今日有我們大人去他帳房裏去了，我也走一遭去。我姪兒，你跟我油嘴一遭去來。（白首事云）你個傻廝悄悄的，前日喫了那一驚，還有些頭痛哩，你又題起來，爭些兒把我又唬倒了。來到了。小番報復去，說有我兩個來了也。（小番云）理會的。報的阿媽得知，有喬都幹、白首事來了也。（李克用云）着他過來。（小番云）理會的。着過去。（做見科）（喬都幹云）老大兒，我老喬、白首事兩個來了也，你領俺兩個去西山角下，拿野雞要一會去來。（李克用云）你兩個且一壁有者，等李嗣源拿將那薛鐵山、賀回虎來了者慶功。這早晚敢待來也。（正末領薛鐵山、賀回虎、小番上）（正末云）某李嗣源是也。奉阿媽的將令，着我尋薛鐵山、賀回虎。去到賀蘭山畔，正遇着他兩個。略展了些武藝，他兩個拱手而降，駝垛金銀，並不曾打開。我領他兩個見

阿媽去來也。（唱）

【雙調・新水令】不是我陣前施展虎狼威，酬絶我吐虹蜺浩然之氣。丹心扶社稷，忠孝保皇基。英勇誰及？留名姓，史書内。

（薛鐵山云）小將軍，來到轅門首也。（正末云）可早來到了。小番報復去，道有李嗣源領的駝埰並兩個番將來了也。（小番云）理會的。報的阿媽得知，有李嗣源同兩個番將來了也。（李克用云）都着他過來。（小番云）理會的。着他過去。（做見科）（正末云）阿媽，您孩兒收伏了兩員番將，復奪將這牌面宣命金銀來了也。（李克用云）這兩個是誰？（薛鐵山、賀回虎跪下科）（薛鐵山云）阿媽，俺兩個是薛鐵山、賀回虎，今日願情歸降，爲馬前一小卒，休嫌俺武藝低淺也。（李克用云）既然您投降了，起來，一壁有者。將那宣敕請將下來，放在案桌上。（小番云）理會的。（做取敕書放在案桌上科）（李克用云）李嗣源，你怎生施展武藝，收伏他兩個來？你試説一遍，我聽者。（正末云）阿媽聽您孩兒説一遍者。（唱）

【雁兒落】我在那山前擺陣勢，施逞我胸中藝。則見他忙催駿馬，來走在當場立。（李克用云）可也多虧了你也。（正末唱）

【得勝令】呀，我從來心性最忠直，兵法盡皆知。唬的他不敢尋爭鬬，慌忙拱手隨。端的又不是爭名利，其實則願的凌煙閣上題。

（陳景思云）李克用，您衆將望闕跪者，聽我開宣詔。（李克用同衆跪科）（陳景思開詔科，云）

〔二〕詔曰：朕承天命，統御萬邦，太平寰海皆清。不意賊寇黃巢，聚衆作亂，侵擾山東。特遣吏部尚書陳景思，賫捧詔書，前來沙陀，加李克用爲忻代石嵐雁門關都招討破黃巢天下兵馬大元帥。賜五馬金銀，以爲賞軍之資；五百面金銀牌，與衆將臨陣懸帶，以旌武功；五百道空頭宣，待衆將有功者量加陞職。欽哉。元良之任，實託股肱。卿宜星馳電發，勿負朕懷。想宜知悉，故兹詔示。廣明年月日詔。望天闕謝了恩者。（李克用同衆謝恩科，云）感謝天恩。（陳景思云）元帥賀萬千之喜也。（正末云）阿媽，早則今日不負你當年之志也。（唱）

【落梅風】不負你當年志，今日個心上喜。領干戈我爲頭隊，破賊徒與皇家作柱石，方信俺頂天立地。

（李克用云）將駝垛並金銀牌等，行軍之時，唱名給散，放在一壁。小番抬上果桌來者。（小番云）理會的。（做擺酒科）（李克用云）一壁廂看熱酒來。宣差大人，俺今日一來慶喜，第二來就是與你洗塵，第三來與那新降的兩個小的並俺李嗣源孩兒慶功。您各依次序，都飲一杯也。（衆做飲酒科）（正末云）你看俺這衆多將校，一個個好是整齊也。（唱）

【川撥棹】我則見列樽席，設佳肴件件奇。你看那酒泛瓊杯，樂韻聲齊。拚醺醺開懷醉矣，樂陶陶心上喜。

（李克用云）俺今日飲罷酒，擇一個吉日良辰，便行兵去也。（正末唱）

【七弟兄】俺可也正宜軍起統旌旗，滅煙塵準備安邊地，保皇朝端的勝盤石，立芳名

萬代身榮貴。

【梅花酒】呀，一個個用武威。（李克用云）看了俺這裏衆小的每這等英雄，覷那黃巢有如兒戲也。（正末唱）看了那大膽強賊，怎敢胡爲。便見個真實，顯英才施妙策，呀，敢領軍卒去相持，我看的來省氣力。（李克用云）再看熱酒來，俺今日務要盡醉方歸也。（正末唱）氊帳外日平西，營寨内晚風微。

（李克用云）託賴聖人洪福齊天，俺衆將這一去，必然成功也。（正末唱）

【喜江南】呀，託賴着吾皇洪福與天齊，收成五穀樂雍熙，千邦納土盡來儀，一齊的讚禮，賀豐登四海罷旌旗。

（李克用云）您衆將飲罷酒也，一齊的都望闕跪者，就打開空頭宣，聽聖人與您加官賜賞。大唐朝宇宙清寧，萬萬載康泰興隆。文官要赤心報國，武將強絶滅煙塵。爲黃巢山東作亂，領餓夫侵擾州城。有鄭畋駕前舉薦，着我做掛印元戎。五百個義兒家將，一個個武藝精通。金銀牌每人一面，空頭宣各有加陞。薛鐵山、賀回虎二將，封您做保駕將軍。擺陣勢操演人馬，擇吉日便索行兵。擒彼將如同兒戲，破黃巢掌上觀紋。今日個筵宴已罷，一齊的拜謝皇恩。

（同下）〔三〕

題目　陳景思親自持丹詔

正名　李嗣源復奪紫泥宣

校記

〔一〕『科』字原無，今補。

〔二〕『（同下）』原無，依例補。

壓關樓疊掛午時牌

劇目說明

本劇現存《脈望館抄校本古今雜劇》本，王季烈《孤本元明雜劇》據以移録，並作了個別文字上的校訂。

本劇所出年代不詳。劇中所演李存孝事跡，正史中記載很少，宋代所刊殘本《五代史平話》涉及李存孝的也極少，然而元雜劇中李的故事卻大量出現。例如關漢卿有《鄧夫人苦痛哭存孝》劇、陳存甫有《十八騎誤入長安》劇、無名氏有《雁門關存孝打虎》劇等，説明這是一個元代劇作家熱心創作的題材，因此本劇極有可能爲元人所作。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本劇情節與關漢卿《鄧夫人苦痛哭存孝》劇有不少相似之處。例如，二劇李克用上場詩均爲：『番，番，番；地惡，人奔；騎寶馬，坐雕鞍。飛鷹走犬，野水青山。渴飲羊酥酒，飢餐鹿脯肝。鳳翎箭手中施展，寶雕弓臂上斜彎。林間酒闌胡旋舞呵，着丹青寫入畫圖間。』又如，二劇中康君立、李存信均爲淨扮，其聲口、表演亦都相似等。説明本劇與關劇創作年代相距不會太遠。據此今暫將本劇收入。

本劇以脈望館本爲底本，以王本參校。

第一折

（冲末扮黃巢領卒子上）（黃巢云）舞袖龍泉三尺長，腹中展轉氣昂昂。軍權落在吾黨手，殺人高似北邙岡。某姓黃名巢字巨天，曹州冤句縣人氏。某生的眉開一字，牙生兩釬，鬚若金針，眼如碧靛。左臂上有肉螣蛇，右臂上有碎肉塊，脊背有七星靨，胸前有八卦圖。某生的面黃肌瘦，眼嵌縮腮。幼年學成滿腹内文章，某往長安應舉。叵奈段文楚無禮，懸秤賣官，將某龍門點額，某不得爲官，忿怒而回。路逢一青衣道人，與吾一劍，乃是龍泉劍。某作詩一首：『扯了藍衫布裹頭，班朝無意卻封侯。馬前若得三千卒，撥亂唐朝四百州。』某仗劍直至香山，袒臂一呼，聚餓夫百萬，戰將千員。殺人八百萬，流血三千里。統軍在於華嚴川。叵奈李克用無禮，要屯軍在壓關樓，聚天下諸侯，要與某交戰，量他到的那裏！某先差孟截海領十萬雄兵，數員名將，與李克用相持廝殺，某然後統領大勢雄兵，接應孟截海走一遭去。統兵百萬鎮山川，人強馬壯列無邊。殺的他血水有如東大海，我着他認的英雄黃巨天。（同下）（李克用領番卒子上，云）番、番、番，地惡，人奔；騎寶馬，坐雕鞍。飛鷹走犬，野水青山。渴飲羊酥酒，飢餐鹿脯肝。鳳翎箭手中施展，寶雕弓臂上斜彎。林間酒闌胡旋舞呵，着丹青寫入畫圖

間。〔二〕某乃李克用是也。先父姓朱邪赤心，因征龐勳有功，御賜姓李，名曰國昌。先父爲幽州刺史，後封鎮武節度使。我父亡之後，某因帶酒打了段文楚，貶某在沙陀地面歇馬。今有黃巢反亂，聖人的命，取我來破黃巢，加某爲忻代石嵐雁門關都招討破黃巢兵馬大元帥。某領着五百義兒家將，大勢番兵，來到雁門關。收了一員上將，姓周名德威字鎮遠，此人文武兼濟。來到飛虎峪靈丘縣，又遇着一壯士，將牛來大小毒蟲，三拳兩腳打殺了。某問其故，此人姓安名敬思，某就收留了做義兒家將，加他爲十三太保飛虎將軍李存孝。某離河中府不遠，我如今要破黃巢去，則少一個前部先鋒。令人請的周將軍來者。（外扮周德威上云）臨軍望塵知敵數，對壘嗅土識兵機。雁門裏外聞吾怕，則我是文武雙全周德威。某姓周名德威字鎮遠，幼習韜略遁甲之書，不得已曾在這雁門關落草爲寇。不想遇着這沙陀大將李克用，某見此人有熊虎之威，箭射雙雕，某投降於麾下，加某爲番漢軍都總管。深感元帥大德，一見如故，某竭力盡心，贊成其事。如今要剿捕黃巢去，前至河中府不遠，不想元帥至飛虎峪，收了一員將軍，姓安名敬思。此人有打虎之威，元帥着他做義兒，改名李存孝。今日元帥陞帳，令人來請，須索見元帥去。小校報復去，道有周德威來了也。（卒子云）理會的。喏，報的元帥得知，有周將軍來了也。（李克用云）着他過來。（卒子云）理會的。着過去。（見科）（李克用云）周將軍，請你來別無甚事，我如今破黃巢去，則少個前部先鋒。我如今着存孝掛先鋒印，將軍意下如何？（周德威云）元帥則見此人有打虎之威，可不會見他武藝如何。（李克用云）周將軍言者當也。小校與我喚將存孝來者。（卒子云）理會的。存孝安在？（正末扮李存孝上云）某乃李

存孝是也。自幼父母雙亡。某姓安，乃是安敬思，在這雁門關，與鄧大户家牧放些群羊。不想沙陀李克用領兵前來，見某在飛虎峪三拳兩腳打殺個毒蟲，俺阿媽見某有打虎之威，就招安我爲義兒家將，加某爲十三太保飛虎將軍李存孝。今日阿媽陞帳，不知有甚事，須索走一遭去。存孝也，誰想有今日也呵！（唱）

【仙吕·點絳唇】我可便自幼攻書，二親亡故，無一塌安身處。與人家作婢爲奴，險些兒埋没殺俺這擎天柱。

【混江龍】今日個青雲得路，我如今立功勳，將名姓播皇都。（帶云）存孝則不你受貧，（唱）想當初太公垂釣，伊尹耕鋤。垂釣的皓首蒼顔安社稷，耕鋤的盡心竭力定寰區。你看我披堅執鋭，插箭彎弧，鞭懸竹節，劍掣鋸鋙。你看我施韜略，運機謀，知地理，曉天書。我舞長槍，排戈甲，將士卒驅，煞强如捻鞭梢，近水草，將群羊牧。但能够一官半職，愁甚麽駟馬高車。

（云）報復去，道有李存孝來了也。（卒子云）理會的。喏，報的元帥得知，存孝將軍來了也。（李克用云）着他過來。（卒子云）着你過去。（見科，云）阿媽，喚你孩兒那廂使用？（李克用云）存孝，我喚你來别無甚事，我如今要破黄巢去，正是用人之際。我問你自小間離了父母，你曾習學甚麽兵書戰策？謀略英勇，比古來那幾個上將？你説一遍，我試聽者。（正末云）阿媽，你孩兒幼小間，也曾習學兵書戰策來。阿媽，聽您孩兒説一遍者。（唱）

【那吒令】論權變不弱那斬莊賈穰苴，論謀略不弱那破匈奴亞夫，論英雄不弱那挾展雄子胥。憑着我武藝熟，我若把賊兵遇，殺上將似刈葦芟蒲。

（李克用云）孩兒也，你若見那黃巢，怎生施展你那武藝？你試說一遍者。（正末唱）

【鵲踏枝】上陣處整起彪軀，交馬處揝住征夫，滴溜撲摔下雕鞍，磕塔的揝住征服。我若把鞭梢來指處，將他那敗殘軍似電掃風驅。

（李克用云）我看了存孝，他外有卞莊之勇，內隱孫武子之書，這先鋒印，教他掛了者。（周德威云）住、住，元帥，看了這存孝將軍，這先鋒印可着他掛。則是一件，存孝將軍，你休怪小官說，自古及今，這元帥印便讓，先鋒印可爭。元帥，如今着存孝將軍托着這先鋒牌印，去這營中問三遭：『軍中赳赳，將內雄雄，有敢爭先鋒牌印的出來。』元帥，一個牛來大小大蟲，他猶然三拳兩腳打殺了，誰敢出來和他爭先鋒牌印？若無人爭呵，那其間存孝將軍掛這先鋒印，他做也做的氣長，又顯的元帥不棄舊憐新也。（李克用云）言者當也。存孝孩兒，你依着總管，將着這先鋒印，去軍中搦三遭，若無人出來與你爭先鋒牌印，你就掛了者。你搦去者。（正末云）兀那軍中赳赳，將內雄雄，有敢爭先鋒牌印的出來。（二淨康君立、李存信上）

〔三〕（康君立云）弓馬武藝都不濟，全憑口嘴爲活計。這個是說謊的李存信，則我是多嘴的康君立。俺兩個這個是李存信，我便是康君立。俺兩個弓馬上五烈不楪，早晚阿媽跟前，倒刺孛知赤伏侍，阿媽但見了俺兩個便喜歡。（李存信云）你不知道，如今有一樁事，前日阿媽新收

了的那安敬思，如今着他做義兒，今日就着他做前部先鋒，在營中拿着先鋒牌印，搦了三遭，無人敢爭。我想來，俺許多義兒家將，無一個做先鋒的，走將一個牧羊的來，倒做了先鋒，也顯的俺這裏無人。我如今和他爭先鋒牌印去。（康君立云）你要和他爭先鋒，你則是去那廝手裏納性命哩！他將牛來大的大蟲，三拳兩腳打殺了，量你到的那裏！（李存信云）我心裏不忿那個牧羊子做先鋒。（康君立云）你真個要和他爭先鋒，我與你使個反將之計。（李存信云）甚麼反將之計？（康君立云）我使一智。（李存信云）你可怎生智他？（康君立云）你如今見了阿媽，說過了和他爭，阿媽必然撥與你軍馬，着你兩個爭戰。我如今去那李存孝跟前下一篇說詞，我着他不敢還你手，你則管施展你那武藝。此計如何？（李存信云）你也說的是，你可仔細着。（康君立云）你休管我，我自有分曉。你過去見阿媽去，我這裏看着。（李存信云）我見阿媽去。小校報復去，道有李存信來見阿媽。（卒子云）理會的。（報科，云）喏，有李存信在於轅門首。（李克用云）着他過來。（卒子云）着過去。（李存信見科，云）阿媽，您兒來有說的話。（李克用云）你有甚麼話說？（李存信云）阿媽，怎生如今着這廝掛先鋒印？阿媽手下有五百義兒家將，裏面無一個掛這先鋒印的，倒着這個牧羊子做先鋒，也着天下諸侯，恥笑阿媽手下也無甚麼英雄好漢，着一個牧羊子做先鋒。您孩兒和他爭這先鋒印。（李克用云）這廝，你爭先鋒印則爭先鋒印，口口聲聲則說他是牧羊子、牧羊子。當初傅說也會板築，伍員也會吹簫，韓信也會乞食，樊噲也會屠狗。你既然要和他爭先鋒印，一人撥與你一百軍，與他篩鑼擂鼓，吶喊搖旗。若贏了的，便掛先鋒印；若輸了呵，我不道饒了你哩。（正末取兵器科，云）

小校，將我那兵器來。（康君立扯住正末科，云）李存孝，你認的我麽？（正末云）我不認的你。（康君立云）你不認的我，也怪不的你，你可也纔來，則我便是第十二個家將康君立是也。我没嘴没舌的好人，你和誰爭先鋒交戰？（正末云）我和李存信交戰。（康君立云）你和李存信交戰。嗨，兄弟也，你也有福遇着我。你自想麽，俺這五百義兒家將裏頭，偏别人不敢和你爭先鋒，他是阿媽的心愛的孩兒，阿媽無他呵，不喫酒，無他呵，不喫肉，阿媽若差他那裏去了，論年家不喫飯哩。你和他交戰，休説你贏了他，你那兵器但湯着他一個甲葉兒呵，你死無葬身之地。他的那武藝，料着也近不的你，你則是遮截架解，你休還他。你還有福遇着我。（正末云）阿媽將令，着俺兩個交戰爭先鋒印。哥哥，你若不説呵，您兄弟怎生知道他是阿媽心愛的孩兒。哥哥，你是誰？（康君立云）我恰纔不説來，則我是家將數中第十二個，本分老實、没言没語的康君立是也。你則牢記者。（正末云）哦，哥哥是康君立。多謝了哥哥。我知道，我待要贏了他來，則怕阿媽見罪，我則索饒讓他些。（康君立見李存信科，云）你則管放心殺那牧羊子。我和他説了，他不敢還手。（李存信云）我知道了也。存孝，來、來、來，咱兩個交戰幾合。（做戰科）（正末唱）

【寄生草】他將那槍來刺，我將這槍當住。他那裏誇強道會施英武，着俺那有恩有義的新尊父，我料那槍法武藝何足數。〔三〕他那裏斜敦正刺望咱侵，我這裏遮截架解將身護。

（李克用怒科，云）兩個住者！周將軍，你不枉了是足智多謀的人。我見這廝將牛來大小毒蟲，三拳兩腳打殺了，我心裏着他掛這先鋒印。早是將軍着他搦，不想這廝出來和他爭。恰纔看了李存信那槍，一五一十堆垛在他前心兩肋，他則是遮截架解。周將軍，這李存信他不會甚麼武藝，他則是早晚扶侍我。恰纔這小的，他尚且贏不的，如今那黃巢手下有的是那好漢，倘若有些疏失，可怎了也！兀那安敬思，你將我與你的鞍馬衣甲頭盔你都留下，你還去那鄧大户家牧羊去。（李存信云）如何？我道這牧羊子到不的我手裏，你則去放你那羊去罷。（周德威云）住、住、住，元帥息怒，恰纔小官見這二人交戰，存孝將軍不輸，他那武藝有哩，則怕其中有詐。（李克用云）有甚麼事？（正末云）阿媽，您孩兒有冤枉的事，可是敢說麼？（周德威云）如何，元帥，我道中間必然有詐。（李克用云）你有甚麼冤枉的事？正要你說哩。（正末云）您孩兒恰纔要與李存信爭先鋒印，不知那裏走將個哥哥來，他道：存孝，你怎生與他爭先鋒印，他是阿媽心愛的孩兒，阿媽没他不喫酒，阿媽没他不喫飯。你若是輕抹着他些兒，阿媽怒了呵，你死無葬身之地。您孩兒聽的說是阿媽心愛的孩兒，因此上不敢還他手。（李克用云）你記的他名字麼？（正末云）您孩兒不記的，他名字我忘了也。我試想者。（做想科，云）哦，他說是康君立。（李克用云）是誰？（正末云）是康君立。（李克用云）小校與我拿將康君立來者。（外做拿康君立科）（李克用云）兀那廝，你怎麼亂我這軍令也？（康君立云）阿媽，干我甚麼事，我又不曾說甚麼。（李克用云）小校，把這廝推出去，殺壞了者！（周德威云）住、住、住，元帥，咱未曾與黃巢交戰，先殺了一員上將，做的個於軍不利。怎生饒他項上一刀，

且着杖子上教道他。（李克用云）把那廝拿過來。我若不看着周將軍面皮，我殺了這匹夫。且寄頭在項，拋那槍頭槍鐏。小校與我脊杖六十者。（卒子云）理會的。（打科，云）四十、五十、六十。（李克用云）搶出去！存孝，你兩個再爭，今番贏了的，便掛先鋒印。（正末云）阿媽，您孩兒如今要與那李存信交戰呵，可是敢還他麽？（李克用云）我正要看你那武藝哩，怎生不敢還他？這五百個都是我的義兒家將，我則有一個親兒是李亞子。你休說與李存信交戰，便和我亞子交戰，我也要你還他。不妨事。（李存信云）阿媽，我贏了他，怎生又教我和他交戰？（李克用云）你和他再爭去。（李存信云）我這一遭不濟事了，我和你交戰來。（做戰科）（正末唱）

【金盞兒】我這裏騁彪軀，手輕舒，我將這飛撾不用忙那步，〔四〕我見他手忙也那腳亂強支吾。我一隻手揪住腰帶，一隻手按住胸脯，你比那斑斕獸少些氣力，你比那飛虎峪省些工夫。

（做活挾李存信科）（李存信云）不好了，我死也。（正末做摔李存信科，云）小校收了人者。（李存信云）不好了，那個救我一救兒！慢摔，看搶破我鼻子！（李克用云）周將軍，我爭些兒錯怪了存孝孩兒。把那廝搶出去！（搶出去科）（李存信出門科，云）我說我近不的他麽。（做見康君立科，云）兀的不是康君立。你爲我着你喫了這一頓打。（康君立云）都是爲你來。李存信，恰纔若不是周德威勸呵，那裏取我的性命。如今正是用他的時節，咱休和他爭競，久以

後平了賊寇，那其間阿媽每日喫酒飲宴，可用着俺兩個。俺務要着阿媽殺了這牧羊子，我就不爲人。罷、罷、罷，我如今纔後悔，打腫兩條腿。喫了這一頓，康君立我再也不多嘴。（李存信云）哥也，我也有這個心，你和我心裏則一般。無甚事，替你暖痛，喫酒去來。冤讐若不分明報，枉作堂堂大丈夫。（同下）（李克用云）存孝，則今日掛了先鋒印者。（外扮手將劉允上云）虎軀英雄四百州，今朝排宴壓關樓。諸侯若破黃巢後，永鎮乾坤萬萬秋。某乃河中府節度使王重榮麾下手將劉允是也。今奉王節度使大人的言語，差我持着請書，請李克用元帥，並他手下五百義兒家將，同到壓關樓赴會。須索走一遭去。可早來到也。小校報復去，道有河中府節度使王重榮差一手將，持書來見元帥。（卒子云）理會的。（報科，云）喏，有王重榮差一手將來見元帥。（李克用云）着他過來。（卒子云）理會的。着過去。（見科）（李克用云）你是那廂來的？（劉允云）元帥，小將是河中府王節度使差來的，敬請元帥赴壓關樓上飲宴，有書呈在此。（李克用做接書看科，云）我知道了也，你先回去，某隨後便來。（劉允云）我辭別了元帥，回俺王節度使大人話走一遭去。今朝請罷衆諸侯，絲鞭緊驟紫驊騮。小將今日先回報，來朝都赴壓關樓。（下）（李克用云）存孝並五百義兒家將，收拾戰馬，明日都跟着某，去壓關樓赴宴去來。（正末云）理會的。（唱）

【尾聲】則道我甘老在雁門關，誰承望發達在河中府。則今日平賊寇開疆展土。你看我擐甲披袍整虎軀，〔五〕憑着我滿腹中戰策兵書，你看我便領軍卒定計鋪謀，我看孟截

海賊兵如糞土，試看我揚威耀武。憑着我治安的心數，我則將那賊兵一掃盡歸伏。（下）

（李克用云）周德威，便說與我那五百義兒家將，明日都着他每披袍擐甲，隨着某去壓關樓赴宴，都要擺布的嚴整者。我正要威懾天下諸侯哩。（周德威云）小官理會的。我出的轅門來，兀那五百義兒家將，元帥的將令，都着您披袍擐甲，結束威風，明日都赴壓關樓飲宴，您得了令者。（衆應科）（見元帥云）元帥，傳了令也。（李克用云）周將軍傳了令也，到來日往壓關樓上赴會走一遭去。今朝一日統貔貅，颯颯旌旗不斷頭。槍刀燦爛魚鱗砌，來朝親赴壓關樓。（同下）

校記

〔一〕以上李克用上場詩末二句王本原斷句爲：『林前酒闌，胡旋舞阿者，丹青寫入畫圖間。』誤。按，此係一字至八字的寶塔詩體，末二句應爲八字。今改。其中『前』、『阿』、『者』三字，均據關漢卿《鄧夫人苦痛哭存孝》劇改正。〔二〕『康君立』原作『康均利』，誤。王本據《五代史》改。今從。〔三〕『料』原誤作『略』，王本已改。今從。〔四〕『飛撾』原作『煙撾』，所指不詳。第四折〔太平令〕曲云：『我將這手內飛撾不要』，今據此改正。〔五〕『擐』原作『貫』，音近致誤，王本已改。今從。

第二折

（淨扮孟截海領喬卒子上，云）六韜三略全不濟，兵書戰策我不知。聽的上陣去廝殺，撥回馬頭走如飛。某乃孟霸仙是也，綽名喚做孟截海，今佐於黃巢手下爲前部先鋒。今有李克用領兵，在於黃河岸邊安營下寨。我聽知的各處諸侯，都在河中府。則說李克用手下有五百義兒家將，好生的英勇。我手下有一員大將，乃是彭白虎，我着令人叫他來，先着他去打聽個聲息。令人與我喚將彭白虎來者。（喬卒子云）理會的。彭白虎安在？（淨扮彭白虎上云）朝爲田舍郎，暮登張子房。出的朝陽門，便是獐鹿房。自家孟截海手將彭白虎的便是。正在教場中耍杏核兒，元帥呼喚，須索走一遭去。報復去，有彭白虎來了也。（喬卒子云）理會的。喏，彭白虎來了也。（孟截海云）着他過來。（喬卒子云）着過去。（見科，云）元帥喚小將有何事？（孟截海云）彭白虎，喚你來別無甚事，今有李克用，領兵在黃河側邊安營下寨，聽知的各處諸侯，都在河中府。則說李克用手下有五百義兒家將，好生英勇。你先去打探個聲息，就搦他交戰，我隨後接應你去。（彭白虎云）元帥放心，我先領兵與他交戰去。大小三軍，聽吾將令。衆小校不須消停，一個個好鬬偏爭。我今日傳了將令，則要您記的叮嚀。也不許搖旗吶喊，也不許吹哱囉喇叭，暗着氣咬着下唇。殺將來休言語甘心受死，一了說有理的不在高聲。（下）（孟截海云）彭白虎去了也。大小三軍，聽吾將令。則今日與李克用相持廝

殺，走一遭去。我做大將實是能，狐朋狗黨逞英雄。左手將着粗棍棒，右手拼彈大木弓。馬跨懶驢追風騎，錐子扎着不肯行。頭戴十個渾鐵帽，身披鎧甲五十層。錦征袍穿上三十領，雲南氊衫裹上六十重。爲甚麽我穿的偌來厚？跌下驢來不害疼。他那裏領着的都是挾人捉將英雄漢，我手下領着些奸懶食饞一夥奶奶軍。（下）（王重榮領卒子上云）祖父艱辛立業成，子孫榮襲受皇恩。爲臣輔弼行肱股，保助皇朝享太平。小官河中府節度使王重榮是也。今因黃巢作亂，袒臂一呼，聚餓夫百萬，斫伐桑棗，虜掠人民。今奉聖人的命，調俺天下諸侯，都到河中府會合。有沙陀李克用，聖人封他爲忻代石嵐雁門關都招討破黃巢天下兵馬大元帥。別處的諸侯都來到也，則等李克用將軍來，方纔會合。昨日有人來報，說道李克用領本部下軍馬來至河中府，離城十里地安營下寨。小官就昨日差人前去，請李克用並他手下五百義兒家將都來。小官這裏有一座樓，名曰是壓關樓。這樓緊挨着這黃河。今日小官在此樓上安排酒肴，請李克用並天下諸侯飲宴。令人門首覷者，若衆大人來時，報復我知道。（王鐸上云）大將英雄得志秋，胸中韜略運機籌。官封極品安天下，威名赳赳鎮滄州。某乃滄州洪海郡晉國公王鐸是也。方今大唐僖宗在位，改爲廣明之年。今因黃巢作亂，奉聖人的命，調俺天下諸侯，共破黃巢，都到河中府取齊。某到了數日。今有此處節度使王重榮，在壓關樓安排筵宴，會俺衆官，須索走一遭去。可早來到也。左右接了馬者。小校報復去，道有晉國公至此也。（卒子云）理會的。（報科，云）喏，有晉國公來了也。（王重榮云）晉國公來了也，道有請。（卒子云）有請。（見科）（王鐸云）呀、呀、呀，節度使，數載不見，有失動問。今日有勞節度使治酒張筵，某何以克

當也。（王重榮云）將軍遠路風塵，請上樓。令人門首看者，再有大人每來時，報復我知道。（朱全忠上云）幼小會將武藝攻，深習呂望六韜文。背暗投明扶仁主，敕賜全忠顯姓名。某乃朱全忠是也。幼而習文，長而演武。先佐於黃巢手下，次後降唐。今謝聖恩可憐，御賜全忠二字。今奉聖人的命，着俺各處軍馬，都到河中府會合。今日某到此河中府，有節度使王重榮，在壓關樓安排筵宴，請俺衆將。可早來到也。報復去，道有朱全忠來了也。（卒子云）理會的。（報科，云）喏，有朱全忠大人來了也。（王重榮云）道有請。（卒子云）理會的。有請。（做見科）（王重榮云）節度使，鞍馬上勞神也，請上樓。（朱全忠云）節度使請。（王重榮云）令人門首覷者，元帥來時，報復我知道。（李克用同周德威上）（李克用云）某乃李克用是也。來到這河中府壓關樓將近也。周將軍，着那五百義兒家將，都在樓下擺列的嚴整者。（周德威云）得令。（李克用云）可早來到也。小番接了馬者。報復去，道有某來了也。（卒子云）理會的。（報科，云）喏，有李元帥來了也。（王重榮云）元帥下馬也。大人，俺接待元帥去來。（衆接科）（李克用見科，云）節度使，來了也。（王重榮云）元帥都來了也，請上樓。（上樓科）（李克用云）主人家王節使，這個便是周德威，新降了唐，官封番漢都總管。（王重榮云）呀、呀、呀，某久聞將軍大名，如雷貫耳，今日得遇尊顏，實乃小官之萬幸也。（周德威云）不敢不敢。（王重榮云）元帥、衆位大人請坐。小官在此樓上安排酒肴，請元帥並衆位大人飲宴。小校擡上果桌來者。（卒子云）理會的。（做擡果桌科）（王重榮云）將酒來。元帥滿飲此杯，元帥請。（李克用飲酒科，云）衆官人恕罪，某飲酒也。（飲酒科）（王重榮云）衆位大人，滿飲此杯。

（衆做飲科）（李克用醉科，云）酒且慢行。（做睡科）（朱全忠不忿科）（王重榮云）令人休大驚小怪的，元帥睡着了也。慢慢的看熱酒來，我與衆大人飲幾杯。（卒子慌上科，云）喏，報的元帥得知，今有孟截海索戰。（王重榮云）衆位大人聽的說麽，有孟截海來索戰。元帥帶酒歇息了，可怎生是好？（朱全忠起身喚李克用科，云）我多聽的人說，這李克用傲慢人。我就着這個機會，我唬他一唬。（做揪衣服科，云）元帥休推醉，你的本對，請你索戰哩。（又揪衣服科）（李克用云）你是何人？（朱全忠云）你不識我，則我是新降唐的朱溫，聖人賜全忠二字，則我是朱全忠。（李克用云）你是朱全忠，好個醜臉漢也。全忠全忠，你看俺唐朝官人每，好無分曉也，廝殺了一場，把個唐朝天下，兩隻手分付與了這個醜漢。（朱全忠云）元帥休推醉，你的本對孟截海索戰哩。（李克用云）你鬧做甚麽？怎生一個孟截海是我的本對？（朱全忠云）你不知他的名兒，且休說他武藝，他把東洋大海喝一聲，就截斷了哩。（李克用云）你看他波，那裏有個將軍，截斷東洋大海。朱節使，你長別人威風，滅自己志氣。他怎生是我的本對？假似他那葛從周、黃巢便與我做的本對。他強殺者波，他則是個前部先鋒，我怎生與他做本對？（朱全忠云）我怎生長他的威風？他的武藝本高，小官也曾和他在一處來，我也和他做不的本對，則除是你，方可做的對手。（李克用云）我也不和你爭競，你看那樓下面擺列的，都是我那五百義兒家將。我如今使個小的走將去，活拿將那孟截海來。你意下如何？（朱全忠云）怎生你着個小的去，拿將那孟截海來，敢是你家的人，你也忒誇大言也！（李克用云）住者，我如今要點一個去，我必然選那英雄好漢，能相持慣廝殺的去。周將軍，你去躧着那樓胡

梯，問三聲誰敢與孟截海交戰去。那小的每聽的廝殺呵，他必然爭着要去。若上樓來時，你着朱節使自家揀。你可休揀那好的去，朱節使，你則揀那囊的懦的，走將去活拿將那孟截海來，打甚麽不緊也。（朱全忠云）你忒河門海口，不要我揀好的，我不道的揀好的去哩。（李克用云）周將軍你問去。（周德威云）理會的。（做出門問科，云）我躧着這樓胡梯，兀那五百義兒家將，您聽者：元帥的將令，那一個好男子好漢，敢與孟截海交戰去？可是有也是無？（外扮李嗣源上云）幾度相持在戰場，威風赳赳顯剛強。沙陀數載聲名大，永保皇圖萬載長。某李嗣源是也。某深通兵書，廣看戰策，每回臨陣，無不建功。今佐於李晉王麾下爲義兒家將。正在樓下聽令，阿媽傳令，着與孟截海交戰去。我上的這樓來。（做見科，云）阿媽，您孩兒與孟截海交戰去。（李克用云）朱節度使，這個如何？（朱全忠云）這李克用是誇口，這一個將軍，與孟截海是做的對手，我不要他去。（李克用云）你且一壁有者，再叫一個來。（周德威叫科，云）五百義兒家將，誰敢與孟截海交戰去？（李思昭上云）跨下呼雷豹，手執開山斧。姓李名思昭，綽號短臂虎。某李思昭是也。十八般武藝無有不拈，無有不會，在於阿媽麾下爲將。正在樓下聽令，阿媽傳令，着與孟截海交戰，我上的樓來。（做見科，云）阿媽，您兒與孟截海交戰去。（李克用云）使這個小的去如何？（朱全忠云）這個將軍又不歹，我不要他去。（李克用云）你且一壁有者。周總管，再叫一個來。（周德威叫科，云）誰敢與孟截海交戰去？（安金全上云）征袍壯士敢當先，盡忠報國靜狼煙。出馬交鋒臨陣上，活挾大將離雕鞍。某乃大將安金全是也。正在樓下聽令，阿媽着去與孟截海交戰去，我上的樓來。（做見科，云）阿媽，

您兒與孟截海交戰去。（李克用云）節度使，着這個小的去如何？（朱全忠云）這個將軍又好漢，我也不要他去。（李克用云）再叫一個來。（周德威叫科，云）誰敢與孟截海交戰去？（孟知祥上云）靴尖能踢鐙，袖窄拽弓疾。鞭梢雲裏展，〔二〕軍馬雁行齊。某乃孟知祥是也。生居塞北，長在沙陀。正在樓下聽令，有孟截海索戰，阿媽呼喚，我上的樓來。（做見科，云）阿媽，孟知祥敢與孟截海交戰一遭去。（李克用云）朱節使，着這廝去如何？（朱全忠云）這個將軍又不歹，我也不要他去。（李克用云）再叫一個來。（周德威叫科，云）誰敢與孟截海交戰去？（石敬瑭上云）幼小曾將武藝習，南征北討慣相持。臨軍望塵知敵數，對壘嗅土識兵機。某乃石敬瑭是也。正在樓下聽令，阿媽問誰敢與孟截海交戰，我上的這樓來。（見科，云）阿媽，您孩兒與孟截海交戰去。（朱全忠云）這個將軍又好，不要他去。（李克用云）再叫一個來。（周德威叫科，云）誰敢與孟截海交戰去？（劉知遠上云）威鎮邊關氣象雄，排兵布陣按天文。帳前百萬英雄將，扶持社稷保乾坤。某乃劉知遠是也。生於紫塞，長在沙陀，頗習韜略，善用兵機。今佐於阿媽麾下爲將。正在樓下聽令，樓上問誰敢與孟截海交戰去，我上的這樓來。（做見科，云）阿媽，你孩兒去。（李克用云）朱節使，這個將軍如何？（朱全忠云）這個將軍又好，我也不要他去。（李克用云）再叫一個來。（周德威叫科，云）那個敢去與孟截海交鋒去？可是有也無？（正末上云）有、有、有，我敢去，我敢去！（唱）

【南呂・一枝花】遮莫你鬧垓垓發喊聲，急颼颼旌旗擺，撲鼕鼕鼙鼓擂，響璫璫戰鑼

飾，則我這胸捲江淮，雖然是虎瘦雄心在。〔三〕你看我仗英雄，憑戰策，我與你重結束插箭彎弓，你看我再戎裝披袍擐鎧。

【梁州第七】〔三〕聽的道廝殺呵，則我這精神可便抖擻；聽的道相持呵，我可便喜笑的這盈腮。（云）小校報復去，道有存孝來了也。（卒子報科，云）元帥，李存孝來了也。（李克用云）着他過來。（卒子云）過去。（見科，云）我上的這樓來。阿媽，您兒敢和孟截海交戰去。（李克用云）存孝，說孟截海名揚天下，好生英雄，則怕你近不的他麽。（正末唱）阿媽道孟截海軍馬聲名大，遮莫他拔山的氣勢，舉鼎的雄才，拿雲手段，握霧機謀，我和他戰千合，直着他力盡筋衰，殺的他手張狂頓項遮腮。遮莫是黑洞洞虎窟龍潭，遮莫他浪滔滔汪洋得這大海，遮莫他便雄赳赳弓弩齊排，憑着我威風氣概，問甚麽密匝匝鐵桶般連環寨。你看我勒住馬陣前搦，我可便覷的賊兵如小哉，不索疑猜。

（李克用云）朱節使，着他去如何？（朱全忠云）我則道李克用五百義兒家將都是這般英雄好漢，原來內中也有這般囊懦的小的。兀那將軍，我也不認的你，我說與你，那孟截海，休說他那武藝，且則說他喝一聲，將那東洋大海截住了，無人敢和他做的敵手。元帥，我要他去。（李克用背云）皇天可表，陸地方知。我着他揀個囊的懦的，他恰好揀了個好的去。存孝，我不曾點差你，可是你要去，則怕你贏不的他也。（周德威云）存孝，說那孟截海是一員上將，則怕你近不的他。（正末云）大人，你長他人威風，滅自己志氣。他那十八般武藝，他那一件

兒強似我那。（唱）

【哭皇天】憑着我打虎的威風大，挾人的膽氣乖，你道他能相持慣戰討，我覷的他如兒戲似嬰孩。兩陣上軍卒軍卒對擺，你看我戎粧結束，〔四〕驟馬橫槍，我在那陣門前陣門前可便顯些兒氣概。

（李克用云）你憑着些甚麼武藝也？（正末唱）

【烏夜啼】憑着我擒賊勇力，則我這胸中戰策，遮莫是銀山鐵壁連環寨，則我這馬到處陣勢衝開。把征腕勒住垓心搦，不鄧鄧忿怒盈腮，骨碌碌怪眼睜開，則我這點鋼槍搠透那廝三思臺，鐵飛撾打碎那廝天靈蓋。不是咱誇強奈，則我這粗豪氣勢，磊落的襟懷。

（李克用云）存孝，我撥與你五百軍馬，則要你成功也。（正末云）阿媽，要活孟截海，可要死孟截海？（朱全忠云）怎生便是活的？怎生便是死的？（正末云）要死孟截海，您孩兒走將去，則一撾打了項上頭，便是死的；要活孟截海呵，您孩兒兩陣之間，交馬處滴溜撲，活挾過馬來，獻與阿媽。意下如何？（朱全忠云）住、住、住，衆官人都在此處，那孟截海是一員上將，你要活拿將他來，你可也誇的口忒大了些兒。你來，我和你打個賭賽：你若是真個拿將那孟截海來，兀的你見麽，聖人賜與我這條玲瓏玉帶，我就輸與你。（正末云）周將軍，不枉了你那陰陽有准，禍福無差。你昨日算我，今朝日當卓午，得一條玉帶；今日叔父賭着這玉帶。

有甚麼難處！我走將去，便拿將來。（朱全忠云）假若拿將孟截海來，便贏了我這條玉帶；你若拿不將來呵，你輸與我甚麼物件？也要個賭賽。（正末云）我若拿不將來，將我這六陽會首，納在元帥跟前。（朱全忠云）既然這等，軍政司立了軍令狀者。（李克用云）存孝，則要你小心在意者！（正末云）阿媽，你放心也。（唱）

【尾聲】你看我驅兵領將魚鱗擺，我將那劍戟槍刀雁翅排。我仗英雄憑手策。遇敵軍兩陣開，逞彪軀持器械，不刺刺一騎馬到垓心，看那廝怎遮寨？一隻手揪住那廝寶帶，一隻手將虎筋絛來頓開，我可敢滴溜撲活挾過那先鋒他這個孟截海！（下）

（李克用云）周將軍，你撥與存孝五百軍去。（周德威云）小官理會的。（李克用云）節使，咱看存孝領兵去來。（同下）

校　記

〔一〕『裏』原作『一』，語意不明。今改。

〔二〕以上曲文『鼙』原作『頻』、『戎』原作『絨』、『擐』原作『絨』，王本已改。今從。

〔三〕宮調名『第七』原缺，今補。

〔四〕『戎』原作

楔　子

（彭白虎躧馬兒領卒子上，云）某乃彭白虎是也。大小三軍，擺開陣勢，看有甚麽人來？（正末躧馬兒領卒子上，云）某乃十三太保飛虎將軍李存孝是也。大小三軍，擺開陣勢者。（彭白虎云）來的將軍，及早下馬受降！（正末云）兀那廝，你敢廝殺麽？（彭白虎云）量你到的那裏，我把你則當一根草。（正末唱）

【仙呂・賞花時】我則見驟馬橫槍臨陣間，量你個賊將施威怎掛眼。撲鼕鼕催戰鼓，摩旗旛，我將這獅蠻帶緊拴，（云）你是何人？（彭白虎云）我是孟截海。（正末做活挾科，云）那裏去！（唱）我可便活挾過他這個寶雕鞍。（下）

第三折

（李克用同王重榮、朱全忠、王鐸、周德威衆將上）（李克用云）某李克用是也。我差存孝拿孟截海去了，可怎生不見來？主人家王節使，慢慢的行酒也，等存孝來時，報復我知道。（王重榮云）元帥，存孝將軍此一去，必然成功也。令人將酒來，我與衆大人行一杯酒。（李克用云）

且住者，等存孝拿將孟截海來飲酒。（王重榮云）令人遠遠的看者，存孝將軍敢待來也。（正末領卒子拿彭白虎上云）某乃李存孝是也。奉阿媽將令，着我與孟截海交戰。兩陣之間，活挾了孟截海。小校拿着那廝，去俺阿媽跟前獻功去也。（唱）

【越調·鬬鵪鶉】明晃晃劍戟槍刀，密匝匝齊排斧矛。馬如那出水蛟龍，人似那巴山猛獸。一個個擐甲披袍，一個個偏爭好鬬。非自誇敢強口，憑着我志氣昂昂，威風赳赳。

【紫花兒序】則我這旗開得勝，馬到成功。則今日奪了頭籌，殺的那人頭亂滾，鮮血澆流。休、休！殺的他喪膽亡魂措不的手，合是他死限臨頭。將這廝陣面上活挾，見阿媽細說緣由。

（云）可早來到也。左右接了馬者，令人報復去，道有存孝活挾的孟截海來了也。（卒子報科，云）喏，報的元帥得知，有存孝將軍下馬也。（李克用云）着他過來。（正末見科）（李克用云）存孝，勝敗如何？（正末云）您兒託賴着阿媽虎威，走將去把孟截海活挾將來了也。（李克用云）拿將那廝過來！（卒子云）理會的。（拿彭白虎見科）（彭白虎云）你拿我那裏去？（卒子云）見元帥去。（做見科）（朱全忠云）孟截海，也不想你今日輸在這個將軍手裏也。（朱全忠認不是科，云）我便道孟截海着你活拿將來了！（做笑科）（李克用云）節使，你和存孝打了賭賽，他拿將孟截海來，你怎生不與他玉帶？你又笑他，可是爲何也？（朱全忠云）怎生要我

的玉帶？知他是那裏拿的個敗殘軍來，假充做孟截海，我怎生與他玉帶？（李克用怒科，云）存孝，我着你拿孟截海，你怎生拿的個假的來？左右那裏，把這廝拿出去斬了者！（正末云）阿媽可憐見，您孩兒有說的話。他本人口裏說是孟截海，您孩兒聽的說孟截海，就拿將來了。（李克用云）小校，將那廝拿近前來。你是甚麽人？（彭白虎云）正好，殺這廝不多。（李克用云）怎生殺他不多？（彭白虎云）我上陣處有十個字：我是孟截海首將彭白虎。我則說了個孟截海，還不曾說出那首將彭白虎來，這廝就把我活挾將來了，可不該殺了這廝。（李克用云）匹夫，你也掙扎着些兒。小校，把這廝拿出去斬了者！（做斬了彭白虎下）（卒子云）元帥，斬了彭白虎了。（周德威云）元帥，不干存孝將軍事，可是這廝口裏說他是孟截海來，存孝將軍就活拿將來了。元帥息怒。（王重榮云）住、住、住，元帥可一件，恰纔這廝口裏他說是孟截海來，不干存孝事。不爭斬了存孝，做的個於軍不利也。（李克用云）若不看王節使、周將軍面皮，我斬了這匹夫多時也。且饒你這遭，寄頭在項。（卒子報科，云）喏，報的元帥得知，有黃巢手下孟截海又來索戰。（王重榮云）這廝又來索戰，元帥可着存孝去。（李克用云）存孝，你近前來。如今那真孟截海又來索戰，你還領五百軍去。你若今番拿的那孟截海來，將功折過；若拿不將來，二罪俱罰。（正末云）阿媽，您孩兒如今去又不認的他，假若又似彭白虎這般錯拿將來呵，怎了也？（王鐸云）元帥，我認的孟截海。（李克用云）王節使，你既然認的那真孟截海，你怎生領存孝去，可不好也？（王鐸云）元帥，存孝將軍恰纔言者當也。他本人說是孟截海，存孝將軍不得不拿。我看了存孝將軍，這等英雄好漢，端的世之傑矣。既然存

孝將軍不認的那孟截海，我與存孝將軍壓着陣。到兩陣之間，我指與存孝那真孟截海。若是拿將真孟截海來時，朱節使便輸與他玲瓏玉帶；若是拿不將那孟截海來，存孝將軍輸了你那項上頭。元帥意下如何？（李克用云）王節使，你這樓上有定南針麽？（王重榮云）這樓下有時辰牌。（李克用云）這早晚是甚麽時辰也？（王重榮云）我着人看去。下次小的每，看時辰多早晚了也？（外云）這早晚恰巳時正二刻也。（王重榮云）元帥，巳時正二刻也。（李克用云）你將那午時牌子來了。（王重榮云）令人將的那午時牌子來。元帥要這午時牌子何用？（李克用云）存孝，我與你這午時牌子將的去，你若是拿的真孟截海來，你便來掛這午時牌，將功折過；你若拿不將來，錯了我一時一刻，休道你拿的真孟截海來，你便拿的黃巢來時，我也斬了你。（正末云）您孩兒得令。（王重榮云）元帥，這軍令敢忒緊了麽？（李克用云）主人家，不妨事。將酒來，我與節使遞個上馬鍾兒也。（王鐸云）元帥，小官不必飲酒。存孝將軍，咱是有限次的人，快上馬去來。（正末云）去來。（同下）（李克用云）王節使，俺且下樓去來。（王重榮云）俺且下樓去來。（衆下）（淨孟截海躧馬兒領卒子上，云）某乃孟截海是也。叵奈李克用無禮，差他個無名之將，說道把彭白虎活挾將去了。大小三軍，擺開陣勢，兀那塵土起處，敢是李克用軍馬來了也。（王鐸同正末躧馬兒上）（正末云）王節使，我可不認的那個是那孟截海。（王鐸云）住、住、住，將軍，等我試看者。（做看科，云）飛虎將軍，你索小心在意者。你見那門旗下出馬的那個將軍，則他便是真孟截海，則要你成功者。（正末云）叔父，你放心。（叫云）你來者何人？（孟截海云）你且不要問我，你來者何人？（正末云）某乃十三太保飛

虎將軍李存孝是也。你莫非是孟截海麽？（孟截海云）則我便是孟截海。活挾了彭白虎，是你來麽？（正末云）然也然也。（孟截海云）三軍操鼓來。（做戰科）（正末唱）

【調笑令】喝一聲孟截海慢走，把征腕緊馳驟，把征腕緊馳驟，看存孝今番惡戰鬬。他將那三停刀把着相迤逗，見他那破綻處怎肯干休。我將這飛撾不用，揪住轡頭，敢着你目前間鮮血澆流。

【禿廝兒】俺這裏威風赳赳，難施展你武藝滑熟。我這裏揎拳捰袖怒怎休。不用我運機謀，當住咽喉。

（孟截海云）李存孝十分英勇，瞧空兒我與你走了罷。（正末唱）

【聖藥王】我這裏緊廝逐，殺的那馬褪後，敗殘的軍校死臨頭。我這裏揝住帶鞓，錦征袍手內揪，孟截海今日命何休，敢着你目下喪荒坵。

（挾住淨科，云）拿住賊將也！小校將這廝執縛了，獻功去來。（王鐸云）好飛虎將軍也！不枉了真乃英雄好漢！俺班師回程，見元帥去來。（正末唱）

【尾聲】穩情取唐家疆土還依舊，萬國千邦拱手。將這廝挾離了馬鞍轎，殺的那敗將殘軍望風兒走。（同下）

第四折

（李克用同王重榮、周德威、朱全忠領卒子上）（李克用云）主人家王節使，着那行酒的且住者，我趁此機會，我着那天下諸侯，直怕我到老也。衆官人在此，我如今行一個酒令，俺如今則行三巡酒，盞落歸臺，我便要活拿的孟截海來。先行頭一巡酒。（卒子云）理會的。（做遞酒科）（李克用云）再行第二巡酒也。（王重榮云）住、住、住，元帥，小官不才，也是個東家，這半日不曾遞杯酒。令人將酒來，一壁裏樓下安排果桌杯盤，犒勞元帥手下的衆將，我與衆大人慢慢的飲幾杯。將酒來，釃的滿者。（卒子斟酒科）（王重榮云）你看這廝，好無用，怎生釃這般冷酒，着元帥怎生飲將去？釃的熱着。（卒子云）理會的。（下樓科）（再上云）熱酒來了。（王重榮云）將酒來。（卒子斟酒科）（王重榮云）你看這廝，好無用也！頭裏釃的那酒冰冷，這一會兒釃的滾熱的，着元帥怎生飲將去？（卒子云）理會的。（下）（卒子再上云）酒來了也。（王重榮云）斟酒來。這般可不好。元帥，這半日不曾遞一杯酒，則道小官怠慢元帥，元帥滿飲一杯。（李克用云）將酒來，我飲也。（王重榮云）住、住、住，元帥，小官半日不曾遞一杯酒，兩次三番釃將酒來，着元帥疑惑，則道小官有歹意，我先喫個攝毒的盞兒。（李克用云）節使先飲也。（王重榮云）再將酒來，元帥請。（李克用云）我飲。（王重榮云）住、住、住，元帥遠遠而來，是一隻腳兒來也，可是兩隻腳兒來？小官也飲個雙鍾。（李克用云）好波，

你再喫。（王重榮云）再將酒來。（卒子云）理會的。（斟酒科）（王重榮云）元帥請。（李克用云）主人家王節使，世上好心的也則是你也。（做飲酒科）（王重榮云）小官不敢。（李克用云）你恰纔那裏是那酒冷酒熱，攝毒罰盞，你見我行了這個酒令，道三巡酒罷，落盞歸臺，便要存孝拿將孟截海來，你故意俄延着時辰，天下好心的則你也。（王重榮云）小官不敢。（李克用云）王節使，你家中有甚麽小的也？（王重榮云）不敢，小官家中止有一子，乃是王珂。（李克用云）衆大人不知，我劉夫人跟前則生的一兒一女，孩兒是李亞子，女兒是翠蘭，長年一十八歲。我就將我的女孩兒與你王珂爲妻，你意下如何？我就與你割了衫襟者。（王重榮云）元帥，等大事定了，平了草寇，那其間做親也不遲哩。（李克用云）你也說的是。（王重榮云）小官怎敢攀拜元帥做親家那。（周德威云）好、好、好，不枉了，正是門廝當，户廝對，小官親爲媒證。（李克用云）周總管說的是，等破了黄巢成親也。令人門首覷者，等存孝拿將孟截海來時，報復我知道。（正末同王鐸、卒子拿孟截海上）（王鐸云）好飛虎將軍，不枉了，端的是世之英雄也！（正末云）託賴着元帥虎威，一陣之間，活挾了孟截海，執縛定見阿媽去來。

（唱）

【雙調·新水令】凱歌回得勝繡旗摇，孟先鋒這一場怎施你那踴躍？恰纔撲鼕鼕征鼙響，骨刺刺繡旗摇，我扢搭的揝住征袍，提離鞍轎，將這廝索綁繩縛。誰敢道怠慢了分毫，我可敢飛身去將午時報。

（王鐸云）存孝將軍，早至壓關樓也。左右接了馬者，把那廝拿在樓下。小校報復去，道有存孝將軍拿的孟截海來了也。（卒子云）理會的。喏，報的元帥得知，有存孝拿的孟截海來了也。（李克用云）道有請。（卒子云）有請。（李克用云）王節使鞍馬上勞神也。（王鐸云）元帥，好飛虎將軍，端的是馬到處成功也。（李克用云）拿將那廝來者。（卒子拿孟截海見科）（李克用云）存孝孩兒，你怎生擒拿那孟截海來？說一遍者。（正末云）聽您孩兒說一遍者。（唱）

【沽美酒】撲鼕鼕的戰鼓敲，骨剌剌繡旗摇，我見他勒馬横刀氣勢惡，我在那門旗下望着，請元帥認了容貌。

【太平令】我將這手内飛撾不要，喝一聲陣門開二馬相交，舒猿臂施逞踴躍，活挾了飛身來報。將這廝綁着見了，午時牌掛了，節使則你那玲瓏帶今番我還要。

（朱全忠云）這的是聖人賜與我的玉帶，我怎生與你？（李克用怒科，云）朱節使，你怎生又不與他那玲瓏玉帶，你做個言而無信麽！（朱全忠云）罷、罷、罷，不枉了您父子每誇的好口。孟截海也，則被你送了我這條玉帶也！來、來、來，存孝將軍，我與你這玲瓏玉帶。（正末云）謝了節使。（李克用云）小校門首覷者，看有甚麽人來？（外扮使命陳景思上云）雷霆驅號令，星斗焕文章。小官陳景思是也。奉聖人的命，因爲李克用並衆諸侯，在壓關樓上飲宴，有十三太保飛虎將軍李存孝，與賊兵交戰，活挾了孟截海，得勝班師。聖人已知，着小官加官賜賞，走一遭去。可早來到也。報復去，道有天朝使命下馬也。（卒子云）理會的。喏，

報的元帥得知，有天朝使命下馬也。（李克用云）道有請。（卒子云）有請。（使命見科，云）衆將望闕跪者，聽聖人的命：着您五路行兵，李克用坐中軍，晉國公王鐸爲左哨，王重榮爲右哨，朱全忠爲後隊，飛虎將軍李存孝爲前部先鋒。若破了黃巢，聖人另有加官賜賞。望闕謝了恩者。（李克用云）感謝聖恩。（使命云）元帥並衆將鞍馬上勞神也。說你有個孩兒飛虎將軍，好生英勇，那個是飛虎將軍？（正末云）小將便是。（使命云）兀那飛虎將軍，奉聖人的命，着您五路行兵。你見了那黃巢，怎生和他相持廝殺，對壘迎敵？你試說一遍，小官試聽者。（李克用云）存孝，你怎生擒那孟截海，你試說一遍，大人試聽者。（正末唱）

【七弟兄】俺可便這遭戰討，都待要建功勞。雁行般密匝匝排兵校，魚鱗般齊臻臻列槍刀，惡狠狠擎鼓奪旗號。

（王重榮云）你可怎生施展英雄手段也？（正末唱）

【梅花酒】呀，俺若是廝撞着，施展我這龍韜，顯耀我這英豪。領前部先哨，那葛從周能布擺，五虎將逞粗躁。〔二〕俺這裏五路抄，人英勇，馬咆哮。急颼颼繡旗摇，響璫璫戰鑼敲。

【喜江南】呀，不弱如韓元帥十件大功勞。蕩征塵殺氣陣雲高，入長安親自斬黃巢。將賊兵盡掃，扶持着萬萬年千載大唐朝。

（使命云）此一事某盡知了也。李克用並衆將，望闕跪者，聽聖人的命：則爲那壓關樓上大開

筵，叵奈賊徒累犯邊。節使王鐸親壓陣，英雄存孝敢當先。出馬生擒孟截海，午時牌面應其言。飛虎將軍安社稷，全憑英勇定山川。五百義兒真虎將，克用威風四海傳。加官賜賞食天祿，永保皇朝萬萬年。

題目　李存孝活挾孟截海

正名　壓關樓疊掛午時牌

校記

〔一〕『躁』原作『操』，王本作『懆』，均誤。今改。

立功勳慶賞端陽

劇目說明

此劇今存《脈望館抄校本古今雜劇》本，王季烈《孤本元明雜劇》據以移録，並校訂了個別文字。

此劇寫作年代不詳。脈望館本附有穿關，另劇末有趙琦美跋語，云：『萬曆四十二年甲寅正月廿一日燈下校本。』嚴敦易謂『校本』實應作『校内本』（《元劇斟疑》卷下），故此劇係内府本無疑，亦説明此劇寫作年代是比較早的。此劇中最重要之關目爲御園中射柳捶丸，按射柳捶丸乃遼金習俗，《金史·禮志》云：『金因遼舊俗，以重五、中元、重九日行拜天之禮。……重五日質明，陳設畢，百官班俟於毬場樂亭南……行射柳擊毬之戲，亦遼俗也，金因尚之。凡重五日拜天禮畢，插柳毬場，爲兩行，當射者以尊卑序，各以帕識其枝，去地約數寸，削其皮而白之。先以一人馳馬前導，後馳馬以無羽横鏃箭射之，既斷柳，又以手接而馳去者爲上。斷而不能接去者，次之。或斷其青處，及中而不能斷，與不能中者，爲負。每射，必伐鼓以助其氣。已而擊毬，各乘所常習馬，

持鞠杖，杖長數尺，其端如偃月。分其衆爲兩隊，共爭擊一毬。先於毬場南立雙桓，置板，下開一孔爲門，而加網爲囊。能奪得鞠，擊入網囊者爲勝。……既畢，賜宴，歲以爲常。』這一習俗在元雜劇中曾被表現過，例如王實甫《四宰相高會麗春堂》中即有『射柳』的描寫；本劇及佚名作者《閥閱舞射柳蕤丸記》的描寫，則更爲具體詳細，雖經過作者的衍弄加工，但與記載是大致吻合的。而現存明代雜劇及傳奇中則未見有對這一習俗的描寫，這或可成爲此劇作於元代之一證。

另外，此劇中還保留了不少元代習語。例如，謂調唆爲『搬調』，謂不特別、不經意爲『不待(大)古』，謂對手爲『本對』，謂料理爲『執料』，謂一向爲『一了』，謂不行、不中用爲『慢帳』等。據此，暫將此劇收入本書，以俟後考。

今以脈望館本爲底本，用王本參校。

第一折

(冲末扮房玄齡領卒子上，云)隱隱祥煙罩鳳庭，丹墀齊列衆公卿。萬壽君王登寶殿，文武山呼萬歲聲。小官房玄齡是也，乃臨淄人氏。輔佐大唐，頗立功勳，官拜梁國公之職。方今聖人治世，四海咸寧，八方道泰。文有安邦之智，武有定亂之功。因爲都尉柴紹，征討北番吐谷渾有功，得勝班師。今奉聖人的命，安排筵宴，就於帥府，慶賀功勞。衆位功臣，共享太平之

宴。小校門首覷者，衆功臣來時，報復某知道。（卒子云）理會的。（外扮秦叔寶上云）虎將雄威鎮八方，堅心報國顯忠良。扶持宇宙爲梁棟，永保山河輔大唐。某姓秦名瓊字叔寶。立唐以來，苦征惡戰，累建功勳。謝聖恩可憐，加某爲胡壯公之職。今有柴紹征虜有功，奉聖人的命，安排慶功筵宴，犒勞功臣，某須索見房玄齡大人走一遭去。可早來到也。小校報復去，道有秦叔寶來了也。（卒子云）理會的。喏，報的大人得知，有秦叔寶來了也。（房玄齡云）道有請。（卒子云）理會的。有請。（做見科）（秦叔寶云）大人，秦叔寶來了也。（房玄齡云）將軍且少待，等衆位將軍來全時，一同宴會。小校門首覷者。（卒子云）理會的。（外扮尉遲恭上云）英雄敢勇逞威風，排兵布陣列西東。赤心報國行忠孝，出馬當先尉遲恭。某複姓尉遲名恭字敬德是也，乃朔州鄯陽人氏。先佐於劉武周麾下，次後降唐，累建功勳。謝聖人可憐，加某爲鄂國公之職。今有都尉柴紹征討有功，元帥府設慶功筵會，某須索赴會走一遭去。可早來到也。小校報復去，道有尉遲恭來了也。（卒子云）理會的。喏，報的大人得知，有尉遲敬德來了也。（房玄齡云）道有請。（卒子云）理會的。有請。（做見科）（尉遲恭云）大人，尉遲恭來了也。（房玄齡云）大人，尉遲恭來了也。（卒子云）理會的。有請。（做見科）（尉遲恭云）大人，尉遲恭來宗上云）慣戰相持則我強，祖傳累輩賣酥糖。前日睡着做個夢，半夜三更掉下牀。某姓李名煥字道宗，我幼習弓馬兵書，頗會做的院本，攻的雜劇。今日元帥府安排筵宴，與柴紹慶功，我何不走一遭去。可早來到也。小校報復去，道有李道宗來了也。（卒子云）理會的。有請。（李道宗云）老大人得知，有李道宗來了也。（房玄齡云）

大兒，我李道宗來了也。（房玄齡云）且少待。小校門首覷者。（卒子云）理會的。（外扮馬三保上云）腹隱經綸濟世才，機謀韜略在胸懷。忘生捨死忠良將，臨敵取勝繡旗開。某乃馬三保是也。幼而習文，長而演武，某文武兼濟，今佐於唐元帥麾下爲將。爲因柴紹平定番邦，有大功勞，今日設慶功筵會，須索走一遭去。可早來到也。小校報復去，道有馬三保來了也。（卒子云）理會的。（房玄齡云）道有請。（卒子云）理會的。有請。（做見科）（馬三保云）大人，馬三保來了也。（房玄齡云）將軍，還有數位未會來哩。小校門首覷者。（卒子云）理會的。（外扮段志賢上云）驟馬橫槍武藝精，臨軍對陣見輸贏。習演黃公三略法，廝殺相持顯姓名。某乃段志賢是也。幼習黃公三略法，常觀呂望六韜書。寸鐵在手，萬夫不當之勇。今佐於唐元帥麾下爲將。今日元帥府安排筵會，與柴紹將軍慶功，俺衆功臣赴會走一遭去。可早來到也。小校報復去，道有段志賢來了也。（卒子云）理會的。嗏，報的大人得知，有段將軍來了也。（房玄齡云）道有請。（卒子云）理會的。有請。（做見科）（段志賢云）衆位大人，段志賢來遲，勿罪也。（房玄齡云）不敢不敢。小校門首覷者。（卒子云）理會的。（二淨扮建成、元吉同上）（建成云）布陣安營不慣習，幾遭上陣怕相持。休言人敢違將令，掉下馬來搶了皮。某乃建成是也。兄弟是元吉。俺弟兄兩個，十八般武藝無有不拈，無有不會。我上的高杆，他調的百戲。如今元帥府裏安排筵會，與柴紹擡手，兄弟，我和你走一遭去。（元吉云）哥，我想柴紹，他有些甚麼才能？無過則是征討有功。偏他怎的高強，與他擡手，我不如那一個？我和你到那裏喫上三鍾酒，看他有甚麼話說。（建成云）

你說的是。可早來到了也。小校報復去，道有建成、元吉來了也。（卒子云）理會的。喏，有建成、元吉二位將軍來了也。（房玄齡云）道有請。（卒子云）理會的。有請。（做見科）（建成云）衆位大人恕罪，某來了也。（房玄齡云）且少待，柴將軍未曾來哩。小校門首覷者，若來時，報復某知道。（卒子云）理會的。（正末扮柴紹上云）某姓柴名紹字嗣昌，官封霍國公之職。自北番吐谷渾党項寇邊，奉命征討，得勝班師。今奉聖人的命，請衆將慶功飲宴。大人有請，須索走一遭去也呵。（唱）

【仙呂・點絳唇】見如今文武忠良，剿除奸黨，奪名望，播一個千載輝光，端的是四海民歡暢。

【混江龍】平定了北番党項，謝聖恩排宴捧霞觴。託賴着仁慈寬厚，德勝似虞舜堯唐。六十四煙塵皆頓息，十八處擅更年號靖邊疆。〔二〕今日個聖德天垂象，輔助的山河鞏固，社稷寧康。

（云）可早來到也。小校報復去，道有柴紹來了也。（卒子云）理會的。喏，報的大人得知，有柴將軍來了也。（房玄齡云）道有請。（卒子云）理會的。有請。（正末見科，云）大人，柴紹來了也。（秦叔寶云）大人來了也。（正末云）衆將軍勿罪也。（房玄齡云）將軍，今因你平定北番吐谷渾，有大功勞，奉聖人的命，大排筵會，請大小衆將慶功飲宴也。（尉遲恭云）將軍，今日設此筵宴，慶賀功勳，當今聖主，不負俺功臣也。（正末云）量柴紹有何德能，着大人如

此用心也！（唱）

【油葫蘆】託賴着聖德寬洪掌萬邦，慶功勳將軍士享。都則爲剿除邊寇定封疆。一個個開旗出馬驅兵將，端的是揚威耀武能開創。（房玄齡云）李道宗，你行一杯酒。（李道宗云）既然大人着小官遞酒，將酒來。（卒子斟酒科，云）理會的。（李道宗云）這一鍾酒我先喫，則怕有酒刺，我攝毒。（飲酒科，云）將酒來。這一鍾酒大人飲。（房玄齡云）將來小官飲。（飲酒科）（正末唱）高擎着琥珀濃酒斟着碧玉觴，這的是尊前有酒頻釃盪，擺列着水陸不非常。

（房玄齡云）您衆將休怪，這一鍾酒，柴將軍飲。（李道宗云）小官知之。（建成云）房玄齡，你差了，這一鍾酒該我喫，怎麽柴將軍喫？他大似那一個？（正末唱）

【天下樂】你那裏說是談非論短長，顯耀些高也波強，將閒話講。（元吉云）你有甚麽功勞？像我和建成，強在帳房裏，也會猜枚喫酒耍子來。〔三〕（正末唱）則你那排兵布陣都是謊。（馬三保云）將軍息怒。（建成云）論我的文武，誰學的我。（正末唱）論文呵無一能，論武呵難品量，那的是男兒當自強？

（李道宗云）將軍，你且飲過這一杯酒，如今人憔悴，氣好忍也。（正末云）大人勿罪。（做飲酒科）（房玄齡云）衆將都飲了杯。（遞酒科）（建成云）兀那柴紹，你征吐谷渾，偏我無功勞？（正末云）你有甚麽功勞？（段志賢云）將軍息怒，有大人在此。（建成云）我無功勞，你有甚麽功勞？（正末唱）

【醉中天】我也曾縱馬擒賊將，遇戰顯高強，我將那草芥平除定四方，我須是唐室興功將。則管裏誇稱自奬，則我這無虛誑，盡忠心報國無雙。

（李道宗云）柴將軍，你也少賣口，建成、元吉他兩個不言語，你則管絮絮叨叨，他也不是怕人的。我則要你兩家取和衷。不道我搬調你，我家養着好驢好馬哩。（房玄齡云）李道宗且靠後。（正末云）這兩個逆賊，好生無禮也！（唱）

【醉扶歸】這廝他出語無謙讓，好教我忿氣夯胸膛。我是個立國擎天真棟梁，我似那慷慨田文量。我和你定論甚文強武強，則你那豪氣有三千丈。〔三〕

（建成云）今有大人在此，我不和你爭強，時遇五月，蕤賓節屆，你敢和我捶丸射柳，比試武藝麽？（元吉云）哥，正是這等說，到端陽之日，和他比試比試。（正末云）量你到的那裏也！（唱）

【金盞兒】他那裏說行藏，逞顛狂，我和你軍前論武爲戎將，捶丸射柳定興亡。忙兜着坐下馬，緊勒住紫絲韁，你看我威風施智勇，豪氣志軒昂。

（房玄齡云）您二人休鬧，到來日奏知聖人，就在演武場中捶丸射柳，比試武藝，你意下如何？（建成云）大人明鏡，與孩兒做主。（房玄齡云）柴紹，你且回私宅中去。（正末云）某辭別大人，且回私宅去，到來日御苑中看比試武藝去也。（唱）

【尾聲】我與你離了玳筵前，〔四〕你看我耀武施才量。馬到處敵兵敗亡，我教你片霎須

臾拱手降。也不用劍戟刀槍，自顯揚，〔五〕則你那武藝平常。假若便演武論功戰一場，則聽那三軍鬧嚷，則我這箭無虛放，試看俺這列毬門金鼓振穹蒼。（下）

（房玄齡云）柴紹去了也。到來日奏知聖人，蕤賓節屆，御苑中射柳捶丸，比試高低。您衆將跟着我見聖人走一遭去。唐柴紹智勇誰及，因建成有失尊卑；時遇着蕤賓節屆，御苑中比試高低。（同下）（建成云）兄弟，到明日我和你爭氣着，勿要柴紹贏了。無甚事，且回家搗蒜拌螃蟹，喫酒去來。（同下）

校記

〔一〕『靖』原作『静』，形誤。王本校改。今從。

〔二〕『猜』字原缺，王本校補。今從。

〔三〕據文意，『你』字似當作『我』。

〔四〕『玳』原作『大』，王本校改。今從。

〔五〕『顯』原作『掀』，音誤。王本校改。今從。

第二折

（夫人領家童上，云）幔幕紗幮錦襯花，蘭堂畫閣足堪誇。簪纓玉珮隨朝列，大纛高牙將相家。妾身乃都尉柴紹夫人是也。我祖爲將相，報國安民，立功勳盡孝存忠，享富貴重裀列鼎。

妾身曾讀孔聖之書，頗看孫吳之略。俺夫主柴紹，征討番邦，有大功勳，今日去元帥府赴慶功筵會去了，未曾還家。家童門首覷者，若來時，報復我知道。（家童云）理會的。（正末上云）某柴紹是也。自從統兵征伐北番吐谷渾，得勝班師。奉聖人的命，安排筵宴，遣房玄齡宴享功臣。有建成、元吉不忿某，欲要薤賓之日，與某射柳捶丸，量你到的那裏也！（唱）

【中呂・粉蝶兒】想着這無義之徒，怎做的定乾坤玉堂人物。他則待壞人倫施展權術，那裏肯正綱常行道德。心生跋扈，巧用機謀，害賢臣轉生嫉妒。

【醉春風】我是個安社稷盡忠臣，今日個定乾坤能戰武。他向筵前忿氣逞奸邪，興心兒待阻、阻。憑着我義膽忠肝，赤心報國，保全黎庶。

（云）可早來到也。家童報復去，道有某來了也。（家童云）道，大人來了也。（夫人云）道有請。（家童云）有請。（正末見科，云）夫人，小官來了也。（夫人云）相公來了也。因何面上有怒色？莫非酒筵間有甚麼爭差也？（正末云）夫人不知，因酒筵間有建成、元吉不忿某之心，今時遇五月薤賓，在於御苑中與某爭論武藝，捶丸射柳。論此二人，好生無禮也！（夫人云）相公，你這般深思遠慮做甚麼？論你建立功勳，武藝不在他人之下也。（正末唱）

【紅繡鞋】似這般不平氣心中發怒，他則待逞權豪倚仗親屬。想着我便展土開疆盡匡扶，他則待生奸佞端的是厮妝模。我是一個困岩前如睡虎。

（夫人云）相公，你没來由和他爭競做甚麽？且息怒。（正末云）夫人說的是。家童門首覷者，看有甚麽人來？（家童云）理會的。（李道宗上云）自家李道宗是也。昨日酒筵間，有建成、元吉，他與柴紹論功，就於五月蕤賓，在於御苑中捶丸射柳。論起來柴紹武藝高，建成、元吉則是挑嘴。我如今先到柴將軍宅中，唬他一唬，至日建成好做手腳。可早來到也。家童報復去，道有小官李道宗特來探望。（家童云）理會的。報的大人得知，今有李道宗在於門首。（正末云）夫人且回後堂中去。（夫人云）理會的。我且回後堂中去也。（下）（正末云）道有請。（家童云）理會的。有請。（李道宗云）他不來接我。（見科，云）柴將軍，小官特來探望。（正末云）大人勿罪，酒筵間言語衝撞。（李道宗云）不敢。小官平日是個賴皮無用之人，酒便用的幾鍾，怎敢怪人。（正末唱）

【普天樂】咱須是一朝臣，你端的便行忠恕。冲天豪氣，胸捲江湖。（李道宗云）不敢不敢。（正末唱）論英才奪第一，盡心把唐朝助。你是一個立國安邦擎天柱，論行兵智勝孫吴。（李道宗云）不是你老子騙嘴，若論着我的本事，那裏數孫武子也。（正末唱）你正是班門弄斧，〔二〕誇稱你自己豪邁粗疏。

（李道宗云）柴將軍，别人也不曉的，你便知道，我的本事才學，不如那一個也。（正末云）家童看茶湯來。（家童云）買茶葉去了。（李道宗云）我前日喫了茶也。柴將軍，我有句話說。如今建成端陽之日，要和你捶丸射柳。我想起來，他的手段高，你可武藝低，我勸你且將就

些罷。（正末云）李道宗，你說的差了也。（李道宗云）我若說謊，我就喫山藥。（正末唱）

【上小樓】也不索將咱間阻，非是我便尋根拔樹，不是我好鬬偏爭，施逞豪強，膽大心粗。你看我列士卒，排隊伍。軍中相遇，我看他陣門前怎能擺布。

（李道宗云）柴將軍，你怎生近的那建成，他的武藝，還高似我哩！（正末云）李道宗，您怎生說這等言語？（李道宗云）我怎麽說差了？（正末唱）

【幺篇】我從來志氣高，覷建成不待古。遮莫是射柳奪標，論武施功，戰策誰如。你則待心意毒，小覷的無，心頭不慮，你看我便仗才能比着不做。

（李道宗云）柴將軍，我勸你忍事饒人些，則怕你敵不的他也。（正末云）你長別人威風，滅自己志氣。量那建成、元吉到的那裏也！（唱）

【快活三】向軍前能論武，也不索假支吾。你看我揚威耀武，定實虛，我則待萬古留名譽。

【鮑老兒】你看我插箭彎弓縱戰駒，愛的和他吶喊搖旗齊操鼓。誰敢相攔住？遮莫他拿雲握霧，呼風喚雨，呪水書符，你看我輪槍舞劍，開弓蹬弩，氣夯胸脯。

（李道宗云）你不聽我的言語，到明日有些差遲，休道我不勸你來。（正末云）李道宗，你則放心也。（李道宗云）有甚麽不放心處。（正末唱）

【尾聲】御苑中排士卒，賀蕤賓閱閱舞。（三）看軍前射柳施英武，名播乾坤萬萬古。（領

家童下）

（李道宗云）看了柴紹武藝高強，他兩個怎麽來的？我也勸不的他，且回家去。到端午之日，別人閒爭餓氣，我則管解粽喫酒。冷粽子多伴些蒜酪，嚥下去不要焦躁，再喝上兩碗涼水，停住食喫服瀉藥。（下）

校記

〔一〕『班』原作『搬』，誤。王本已改。今從。

〔二〕『閥』、『閱』二字原誤倒。按，元佚名作者有《閥閱舞射柳蕤丸記》劇，據此改正。

第三折

（馬三保領卒子上云）某乃馬三保是也。自從柴紹征虜回還，元帥府中設慶功筵會，有建成、元吉心中不忿，要與柴將軍比試武藝。房玄齡奏知聖人，時逢五月，節近端陽，御苑中捶丸射柳。某有心探望柴將軍去，使令人請段志賢去了，這早晚敢待來也。（段志賢上云）某乃段志賢是也。今有建成、元吉，因慶賀柴紹，有不忿之心，要比試武藝。某正在演武場中，令人來報馬三保將軍有請，須索走一遭去。可早來到也。小校報復去，道有段志賢來了也。（卒子云）

理會的。報的大人得知，有段志賢來了也。（馬三保云）道有請。（卒子云）理會的。有請。（做見科）（段志賢云）將軍，段志賢來遲勿罪。請某來有何事也？（馬三保云）請將軍來別無事，今有房玄齡奏知聖人，五月蕤賓節令，御苑中捶丸射柳，比試武藝。我想來建成、元吉乃權勢之人，恐防柴紹落於彀中，特請你來商議。（段志賢云）將軍，俺二人不避驅馳，探望柴將軍走一遭去，有何不可。（馬三保云）言者當也。令人將馬來，俺同到柴將軍宅上探望走一遭去。（同下）（正末領家童上，云）某柴紹是也。有建成、元吉，與某蕤賓之日，射柳爭功。量他到的那裏！今有李道宗勸某，他豈知某的戰策武藝也。（家童云）依着家童說，你料着不濟事，且儘讓他也罷。（正末唱）

【越調・鬬鵪鶉】憑着我武藝滑熟，相持對壘。時遇着節屆蕤賓，年豐助美。射柳奪標，施呈妙藝。堪恨那奸佞人潑逆賊，到來日躍馬施功，比並個輸贏得失。

【紫花兒序】你看我弓彎秋月，馬跨雕鞍，箭插金鈚。則我這英才豪氣，膽略雄威無及。非是我耀武揚威誇自己，我和他做一個本對。試看捉將挾人，搘鼓奪旗。

（云）家童門首覷者，看有甚麼人來，報復我知道。（家童云）理會的。（馬三保同段志賢上）（馬三保云）某乃馬三保是也。這位將軍乃是段志賢。今因建成、元吉與柴將軍鬧氣不和，時遇端陽，捶丸射柳，比試武藝。奉聖人的命，來日蕤賓，就於御苑中比射，贏了的自有封賞，輸了的面塗粉墨。今日無甚事，到柴將軍宅上探望走一遭去。可早來到也。家童報復去，道有

馬三保、段志賢特來探望。（家童云）二位叔請家裏來，我報復去。（做報科，云）報的大人得知，有馬三保、段志賢特來探望。（正末云）道有請。（家童云）有請。（正末云）某須索迎接二位大人去者。（唱）

【小桃紅】我這裏忙離坐榻下階基，俺今日這答兒重相會。（馬三保云）大人，小官與段志賢特來探望。（正末云）動勞二位大人也。（正末唱）我這裏急急相邀錦堂內。（段志賢云）小官一徑的來拜望。（正末唱）俺須是理當宜，唐朝一殿勳臣輩。（馬三保云）大人，俺是一殿之臣也。（正末唱）這的是忘懷知己，〔二〕交情深契，俺端的是即小的舊相識。〔三〕

（段志賢云）不敢不敢。（正末云）大人請坐。家童看茶湯來。（家童云）井上打水去了。（馬三保云）柴將軍，小官與段志賢一來探望，二來明日端陽節令，奉聖人的命，在御苑中着將軍與建成、元吉捶丸射柳，比試武藝。俺一徑的來與將軍說，則要你着志者。（正末云）二位大人，不是某說大言，量那建成、元吉到的那裏也！（唱）

【調笑令】我若是奮氣可便虎狼威，呀，試看我演武場中奪第一。賀端陽慶賞風雲會，取金標比論高低。我教那毬門虎將左右移，一齊的喊發春雷。

（段志賢云）將軍射柳之時，須索用心着志者。（正末云）二位大人放心也。（唱）

【禿廝兒】寶雕弓多曾論習，雕翎箭世上爲魁。若說着軍前論武能戰敵，我若是逞雄威可也無及。

（馬三保云）論將軍英武，寰中少有。則怕一時間有失機會，可怎了也。（正末唱）

【聖藥王】遮莫是槍共刺箭廝射，搖旗吶喊鼓聲催。我覷他智量輕，武藝低，我教他面塗粉墨走如飛，顯耀俺八面虎狼威。

（馬三保云）將軍，你則用心着志者。小官同段志賢告回也。（正末云）多謝了二位大人也。（唱）

【尾聲】到明日匹馬施才藝，試看俺御苑中相交共比。正值着太平佳節賀蕤賓，輔助着一統乾坤萬萬里。（下）

（馬三保云）俺二人且回私宅，到來日建成、元吉與柴將軍射柳，必然輸了也。量他到的那裏！（段志賢云）量建成、元吉怎生出的柴將軍之手也！（馬三保云）將軍說的是也。閒氣相爭論短長，捶丸射柳逞高強。建成、元吉休誇勇，怎比英雄柴嗣昌。（同下）（家童云）天色晚了，我家前院後執料去罷。（下）

校記

〔一〕『這』原作『知』，誤。王本已改。今從。

〔二〕『即』字王本改作『積』。不從。

第四折

（房玄齡領卒子上，云）詠和離騷楚屈原，〔二〕端陽佳節太平年。射柳捶丸施武藝，慶賞蕤賓五月天。小官乃房玄齡是也。今日是五月五蕤賓節令，慶賞端陽。奏知聖人，命武將公侯，在此御苑中捶丸射柳。射中柳、打過毬門者，賜宮花御酒；射不中柳、打不過毬門者，面塗粉墨。一壁廂安排筵宴。小校門首覷者，若衆位將軍來時，報復我知道。（卒子云）理會的。（尉遲恭、秦叔寶、馬三保、段志賢同上）（尉遲恭云）今日蕤賓節令，俺衆位將軍御苑中捶丸射柳走一遭去。可早來到也。小校報復去，道有尉遲敬德同衆位將軍來了也。（卒子云）理會的。喏，報的大人得知，尉遲敬德同衆位將軍來了也。（房玄齡云）道有請。（卒子云）理會的。有請。（做見科）（尉遲恭云）大人，衆將來了也。（房玄齡云）將軍，還有數位公侯未來哩。小校門首覷者，若來時，報復我知道。（卒子云）理會的。（淨李道宗、建成、元吉同上）（李道宗云）某乃李道宗是也。今日與建成、元吉二位將軍，去御苑中捶丸射柳去。你二位將軍，可要用心者！我和你大家爭一口氣，可也壓伏他別人。（建成云）將軍說的是。論柴紹的武藝，我也不數他。（元吉云）你放心，我和他比試，遮莫打過毬門，射中柳箭，他也聞知我的手段。月亮地裏強大蟲，我着他見我影兒也怕。（李道宗云）你說的是，不枉了好男子，着志者！來

到也。小校報復去，道有李道宗和建成、元吉三人來了也。（卒子云）理會的。喏，報的大人得知，有李道宗、建成、元吉來了也。（房玄齡云）道有請。（卒子云）理會的。有請。（做見科）（李道宗云）衆位將軍，俺弟兄三人來了也。（房玄齡云）則少柴將軍未來哩。小校門首望者，若來時，報復我知道。（卒子云）理會的。（正末上云）某乃柴紹是也。今日是蕤賓節令，奉聖人的命，着俺衆將都去御苑中捶丸射柳，須索走一遭去。看了這五月五蕤賓之日，是好熱鬧的節令也！（唱）

【雙調・新水令】今日個御苑中射柳顯英豪，你看我氣昂昂施逞踴躍。列毬門排士馬，有戎將美官僚，一個個怒氣衝霄。託賴着吾皇聖，萬民樂。

（云）可早來到也。小校報復去，道有柴紹來了也。（卒子云）理會的。喏，報的大人得知，有柴將軍來了也。（房玄齡云）道有請。（卒子云）理會的。有請。（做見科）（正末云）衆位大人，柴紹來遲，勿罪也。（房玄齡云）衆位將軍來全了也不會？（尉遲恭云）都來全了也。（房玄齡云）今日蕤賓節令，奉聖人的命，在此御苑中，你看那菖蒲似劍，艾葉如旗，榴花爭放，角黍堆金，艾虎高懸，靈符高掛，正當慶賞也。（建成云）小校把那菖蒲酒釃的熱着，我喫他幾鍾。（李道宗云）冷粽子蘸沙糖，正好喫幾個。（元吉云）你說的是。心上無閒事，怕甚麽冷粽子。（正末唱）

【沉醉東風】喜遇着端陽節，年豐物巧。楚三閭歌詠離騷，赤靈符以避凶，延壽縷驅

邪虐。玉盤中角黍堆高，共飲蒲觴享鳳朝，〔三〕萬萬載天長地老。

（房玄齡云）小校擡過楊柳瓶來。您衆將先射柳，次後捶丸。擺設金鼓旗旛。奉聖人的命，射中柳、打過毬門者，插宮花，飲御酒；射不中柳、打不過毬門者，面塗粉墨，當場羞辱。您施展武藝，各請上馬。（衆將做上馬兒科）（李道宗云）大人容禀，不是我奸狡，我指頭上生了個癤子，拽不開弓。（建成云）你好慢帳，正要爭氣哩，牽馬來。（正末云）俺衆將上馬，將弓箭來。（尉遲恭云）衆將用心着意者。（衆將做射柳科）（正末唱）

【雁兒落】俺這裏人人施勇驍，個個全忠孝。威風立武功，慷慨扶廊廟。

（尉遲恭云）着箭。（馬三保云）着箭。（段志賢云）着箭。（正末云）着箭。（外做打得勝鼓科）（正末唱）

【得勝令】呀，則聽的金鼓鬧鑊鐸，人語喊聲高，忙把征騀縱，款將金鐙挑。箭着處根苗，一點流星落，並不差分毫，將柳枝射中了。

（李道宗云）都射中了柳也。則有我三個哩，先着我射。放圓了馬，着箭。（做射不中科）（建成云）射不中。（李道宗云）不是這兩日手生了。（房玄齡云）小校將粉墨來抹了左臉。（卒子云）理會的。（做將粉墨抹淨左臉科）（元吉云）呸，羞殺人！你沒這個手段，不要射箭，辱沒殺人。（建成云）你過來，看我射。跑圓了馬，纔好放箭，着去。（做射不中科）（房玄齡云）建成也射不中。小校將粉墨來，抹了左臉。（卒子云）理會的。（做將粉墨抹淨左臉科）

（元吉云）呸，羞殺人！你還説他哩，鼻子上掛鈴鐺，響嘴。過來看我射。（李道宗云）我兩個則不濟了，你可仔細者。（元吉云）你放心，怎麽把我來比你兩個？我若射不着，不做漢子。且住，我把這馬肚帶再緊一緊。哦、哦，我上的馬去，衆人看我射柳。這馬有些起後，馬也，今日做漢子，全在你身上。衆將休眨眼，看我射箭。着去！（做射不中科）（房玄齡云）小校拿下去，將粉墨來抹了左臉。（卒子云）理會的。（做將粉墨抹淨左臉科）（建成云）元吉，可不道你強似我兩個。（元吉云）你兩個還怪我哩，一了説箭頭不快，弩折箭桿。（房玄齡云）衆將射了柳也，未曾捶丸哩。則要您用心者。（李道宗云）如今我先打毬門，這一樁可熟，料着你贏不過我。小校接了弓箭者，將棒來，看我打過毬門。馬也跑圓着，過去。（做打不中毬門科）（房玄齡云）小校拿下去，將紅硃抹了右臉。（卒子云）理會的。（做將紅硃抹淨右臉科）（建成云）這廝原來低答，這些兒也不會。將棒來，看我打過去。（做打不過毬門科）（房玄齡云）小校拿下去，將紅硃抹了右臉。（卒子云）理會的。（做拿紅硃抹淨右臉科）（元吉云）被這兩個羞殺人，辱没死我，打毬門也不會贏的。衆大人每看我打，你則準備着紅硃者。馬也你跑動些，過去。（做打不過毬門科）（房玄齡云）小校拿下去，將紅硃抹了右臉。（卒子云）理會的。（做將紅硃抹淨右臉科）（元吉云）呸！正是一窰兒燒出來的。（房玄齡云）衆將用心者，你見輸了的麽。（尉遲恭云）得令。將棒來，看衆將打毬。（正末云）大人放心也，量這的打甚麽不緊也。（唱）

【川撥棹】今日個聖明朝，衆群臣祝壽考。時遇着節序清高，射柳奪標，〔三〕列毬門英雄奮惡，施呈些手段好。

（馬三保云）衆將軍用心着志者。（衆將做一個個打過毬門科）（正末唱）

【七弟兄】我則見列着勢豪，共周遭，綵門深過處拋毬落。看軍前馳騁莫量度，有元吉建成唐柴紹。

【梅花酒】呀，我可便膽氣高，英勇難學，節氣堅牢，武藝精標。看毬門添氣色，全得勝建功勞。（建成云）恰好輸了我兩個也。（李道宗云）我不算哩。（正末唱）我則見意轉焦，分勝負不虛囂，塗粉墨意輕薄。

【收江南】呀，可又早毬門過處五魂消。（做打過毬門科）（做打得勝鼓科）（正末唱）則見這當朝文武笑聲高，他那裏無言低首面如燒。將前言罷卻，這的是傍人無語暗評跋。

（房玄齡云）李道宗、建成、元吉輸了也，將此三人饒免其罪。安排筵宴，與衆將賀節慶功。

您聽者：文武忠良贊聖君，捶丸射柳慶蕤賓。菖蒲似劍千祥現，綠艾如旗百福臻。弓開秋月穿楊柳，棒打星毬過綵門。建成元吉閒爭氣，僥倖奸猾李道宗。三人饒免俱無罪，衆將恩榮賜百金。太平寧靜居民樂，永賀吾皇萬萬春。（同下）

題目　施武藝捶丸射柳

正名　立功勳慶賞端陽

校　記

〔一〕『詠和』原作『詠賀』，王本校改。今從。

〔二〕此句下王本原校記云：『「朝」疑「閣」字之誤。』

〔三〕『射』原作『乍』，王本校改。今從。

尉遲恭鞭打單雄信

劇目說明

此劇今存《脈望館抄校本古今雜劇》本，王季烈《孤本元明雜劇》據以移録，並對個別文字作了校訂。

此劇創作年代不詳。尉遲敬德是唐代開國名將，也是民間傳説中最受老百姓歡迎的英雄之一。元雜劇中有關他的戲特別多。如關漢卿有《尉遲恭單鞭奪槊》、尚仲賢有《尉遲恭三奪槊》、鄭廷玉有《老敬德鐵鞭打李奐》（佚）、于伯淵有《尉遲恭病立小秦王》（佚）、屈恭之有《敬德撲馬》（佚）、楊梓有《敬德不伏老》等。此劇情節與關漢卿《尉遲恭單鞭奪槊》劇最爲相近，所異者唯敬德與單雄信交戰地點非榆科園，及敬德只是一鞭打傷單雄信，而無奪其棗木槊之事。另外，楊梓《敬德不伏老》劇第一折尉遲敬德白云：『想我主在御科園有難之時，我在澄清澗瓜馬。有軍士來報。某即剗馬單鞭，直趕至御科園。只見那單雄信將俺主公看看趕上。我就厲聲高叫：「咄，那單雄信，休得傷了我主！」其時那單雄信撇了我主，望某家刺一狼牙棗槊來，被我側身躲過，左手搭住棗槊，右手舉起水磨剛鞭，只一下，打得那單雄信吐血而走。』與此劇劇情全合。説明此劇與關、

楊二劇同是據民間傳說改編，其創作年代與關、楊二劇當不至相距太遠。另外，劇中稱『走』爲『牙不』，此乃蒙語，若明人所作，當不至如此。今暫將此劇收入本書中。

此劇未分折，無穿關，亦無趙清常氏校記，疑非據內府本轉録。此劇關目較緊湊，人物上下場詩較少，疑系經書會才人整理之本（或經坊刻本轉録）。

今以脈望館本爲底本，以王本參校。

第一折

（冲末王世充領卒子上，云）久聚英雄霸洛陽，聲名四海盡傳揚。方今天下獨爲號，豈料仁王立大唐。某乃王世充是也。精通三略，善曉六韜。因隋末英雄並起，各自成霸，一十八處。誰想大唐兵起於山西，建都在長安之地。秦王爲帥，領兵征討俺十八處。某今聞知剋伏了數處，目今便發兵來取俺這洛陽也，此事必須與單雄信共議。左右與某喚將單雄信來者。（卒子云）理會的。單雄信安在？（外扮單雄信上云）猛烈能征建大功，英雄赳赳定煙燧。手中鐵槊人皆懼，百萬軍中敢去衝。某乃單雄信是也。幼而能文，長而業武，〔二〕有百戰百勝之功，千敵千贏之勇。輔佐洛陽王世充手下爲將。今奉主公呼喚，不知有甚事，須索走一遭去。可早來到也。報復去，道有單雄信來了也。（卒子云）理會的。（做報科，云）喏，單雄信來了也。（王

世充云）着過來。（卒子云）理會的。着過去。（單雄信做見科，云）主公呼喚單雄信，有何事也？（王世充云）單雄信，某今請你來，別無甚事，今有大唐軍兵前來所取洛陽，必須要做個準備，與他拒敵也。（單雄信云）主公，則但放心。若是大唐人馬來犯洛陽，某自有退的他之計。（王世充云）左右與某喚將掠陣使來者。（卒子云）理會的。掠陣使安在？（淨扮掠陣使上云）爲將通謀略，命我把陣掠。見了英雄來，唬的魂離殼。某乃掠陣使是也。正在帳房裏泡冷飯喫，元帥呼喚，不知有甚事，須索走一遭去。可早來到也。不必報復，我自過去。（做見科，云）喏，在下掠陣使來了也。（王世充云）兀那掠陣使，則說你能辦哩。今有大唐軍兵來取俺洛陽，令你跟隨單雄信，打探軍情掠陣走一遭去。（淨云）着我掠陣，我便跟的老單去。若着我廝殺，其實不敢騙嘴，一定送了這條性命。（單雄信云）兀那廝，你則放心，則用你跟着某去來。點精兵俺顯能強，整戈甲敢戰大唐。單雄信今番施勇，立功勳保守洛陽。（下）（淨云）則今日收拾了盔甲，跟的單雄信掠陣走一遭去也。單雄信能誇大口，試看我英雄抖擻。贏了呵搶些旗旛，輸了時准定便走。（下）（王世充云）單雄信領兵敵大唐人馬去了也，此一去未知勝負若何？若得勝回來，某自有個主意。興士馬四海縱橫，衆英雄各霸疆封。大唐兵平除淨掃，看今番誰建奇功。（同衆下）（唐元帥領卒子上，云）虎略龍韜靖僭臣，於民治世理乾坤。方今重武賢文士，一掃狼煙滅萬軍。某乃唐元帥是也。方今之世，因爲僭臣作亂，起六十四處煙塵，十八處擅改年號。某與劉文静共謀，起兵於山西太原府，西取了長安故地，扶立父王爲神堯高祖，改年號武德元年。今父王之命，令某爲將，收這六十四處煙塵，十八處擅改年號。某

今剋伏了數處，今統大勢雄兵，與衆英雄將士，前來剋伏洛陽，到此安住了營寨。某今日陞帳，與衆將會議取洛陽之計。左右轅門首望者，若衆將來時，便來報某知道。（卒子云）理會的。（蔡允恭、蕭瑀、劉弘基、高士廉上）（蔡允恭云）用計傾心掌軍情，參謀決算辨輸贏。行兵共議元戎將，全報奇功賞善明。小官蔡允恭是也，官拜參軍之職。此三位將軍，乃蕭瑀、劉弘基、高士廉。今有唐元帥前來剋伏洛陽，今日陞帳，俺衆將須索赴帳下走一遭去。（蕭瑀云）參軍大人，這十八處僭稱之徒，若不是唐元帥用兵，焉能取其勝也。（劉弘基云）蕭瑀，元帥陞帳哩，俺赴帳下去來。可早來到也。報復去，道有蔡允恭、蕭瑀、劉弘基、高士廉來了也。（卒子報科，云）喏，有蔡允恭、蕭瑀、劉弘基、高士廉來了也。（元帥云）着過來。（卒子云）理會的。着過去。（見科）（高士廉云）元帥，俺四將來了也，一壁有者。（柴紹、張亮、王君廓、裴寂上）（柴紹云）剋伏煙塵起大兵，元戎用武最爲精。忠臣竭力成王道，一掃群徒四海清。某柴紹是也。此三位將軍，乃張亮、王君廓、裴寂。今有唐元帥征討僭號之徒，俺衆將皆有奇功，來到這洛陽，安營下寨。今日元帥陞帳，須索赴帳下走一遭去。（張亮云）柴紹，俺元帥剋伏十八處僭號之王，須得俺衆將輔佐，方得成功也。（王君廓云）三位將軍不必鬧論，俺早到帳下，見元帥去來。可早來到也。報復去，道有柴紹、張亮、王君廓、裴寂來了也。（元帥云）着過來。（卒子云）理會的。着過去。（見科）（裴寂云）元帥，俺四將來了也。（元帥云）裴寂，您四將來了也，且一壁有者。（李靖、張公謹、蘇定方、楊武威上）（李靖云）謀略

深通志氣高，習文演武逞英豪。臨敵決勝安天下，義膽忠心立大朝。某李靖是也。此三位將軍張公謹、蘇定方、楊武威是也。今有俺大唐元帥，統領精兵，來取洛陽，剋伏王世充。今日陞帳，須索赴帳下去來。衆將與元帥各處征討，不知用了多少機謀也！（蘇定方云）張公謹，想俺元帥乃天之所付真命，因此馬到處皆滅。可早來到轅門首也。報復去，道李靖、張公謹、蘇定方、楊武威來了也。（卒子云）理會的。（報科，云）〔三〕喏，有李靖、張公謹、蘇定方、楊武威來了也。（元帥云）着過來。（卒子云）理會的。着過去。（見科）（楊武威云）元帥，俺四將來了也。（元帥云）楊武威，你四將來了也，且一壁有者。（房玄齡、長孫無忌、曹儉、白顯道上）（房玄齡云）坐籌運智安天下，帷幄興師立大唐。六十四處煙塵靜，僭號稱王一統降。小官房玄齡是也。此三位大人，乃長孫無忌、曹儉、白顯道。今因唐元帥剋伏各處煙塵，率領俺文武官員，共議軍情，前來剿捕王世充。今日陞帳，須索赴帳下去來。（長孫無忌云）房玄齡，今日元帥必商議破王世充之計，全在大人一舉也。（曹儉云）長孫無忌言者當也，大人是個深謀遠略之人。可早來到轅門首也。報復去，道有房玄齡、長孫無忌、曹儉、白顯道來了也。（卒子云）理會的。（報科，云）喏，房玄齡、長孫無忌、曹儉、白顯道來了也。（元帥云）着過來。（卒子云）理會的。着過去。（見科）（白顯道云）元帥，俺四將來了也。（元帥云）白顯道，你四將來了也，一壁有者。（殷開山、程咬金、馬三寶、段志玄上）（殷開山云）銳武精強敢戰敵，陣前取勝若神威。四方殺盡群兇滅，穩得聲名御筆題。某乃殷開山是也。此三位將軍，乃程咬金、馬三寶、段志玄。今有唐元帥剿滅各處煙塵，前來剋伏王世充。今日陞帳，須

索赴帳下走一遭去來。（程咬金云）與元帥各處交兵，不知受了多少勞苦，方得靖滅賊臣也！（馬三寶云）三位將軍，不必延遲，俺來到這轅門首也。報復去，道有殷開山、程咬金、馬三寶、段志玄來了也。（卒子云）理會的。（報科，云）喏，有殷開山、程咬金、馬三寶、段志玄來了也。（元帥云）着過來。（卒子云）理會的。着過去。（見科）（段志玄云）元帥，俺四將來了也。（元帥云）段志玄，你四將來了也，且一壁有者。（正末扮尉遲恭同徐茂公、秦叔寶、郭孝恪上）（正末云）某複姓尉遲名恭字敬德。此三位將軍，乃徐茂公、秦叔寶、郭孝恪。想某先佐劉武周，自介休縣走馬降唐，深感元帥之恩，將某以爲心腹之用，當來盡心竭力輔弼。今俺元帥來取這洛陽，今日陞帳，軍師，俺赴帳下見元帥去來。（徐茂公云）尉遲恭，這洛陽王世充，打甚麽不緊，則說他手下有一個好單雄信也。（正末云）軍師，那單雄信則是狗黨狐朋，何足道哉也呵！（唱）

【仙呂·點絳唇】憑看我烏馬鋼鞭，敢爭敢戰，人曾見。見我那廝殺軍前，我可見顯耀處多經練。

（秦叔寶云）尉遲恭，你在介休縣，若不是軍師用智，今日降了大唐，方得忠臣之名也。（正末唱）

【混江龍】你題起那介休之縣，那的是軍師用智爲招賢。覷了這洛陽小將，則是些群黨狼煙。不是我賣口誇強施敢戰，我着他軍兵將校喪黃泉。不索你心生怨，試看這尉

遲奮勇，今日個安撫三邊。

（郭孝恪云）軍師，俺說話中間，可早來到轅門首也。（徐茂公云）報復去，道徐茂公、尉遲敬德、秦叔寶、郭孝恪來了也。（卒子云）理會的。（報科，云）喏，有徐茂公、尉遲敬德、秦叔寶、郭孝恪來了也。（元帥云）着過來。（卒子云）理會的。着過去。（見科）（徐茂公云）元帥，俺四將來了也。（元帥云）軍帥，你四將都來了也。想某與您衆將各處廝殺交鋒，盡皆平定了。今日來到這洛陽，務要你各盡忠心，擒捕了王世充也。（徐茂公云）元帥，你則放心也，某與衆將，務要一鼓兒剋伏了洛陽也！（正末云）元帥，覷這洛陽有何難哉，不必元帥費心勞力也。（唱）

【油葫蘆】則俺數載交鋒心意堅，苦相將有萬千。投至得征遼破密定狼煙，〔三〕受了些惡噉噉廝殺相征戰，經了些苦捱捱寒冷飢和儉。〔四〕（元帥云）尉遲恭，這王世充是個有機變的人也。（正末唱）王世充有變才，甚的是忠與賢？集聚着群徒惡黨成家眷，怎生去操軍士掌兵權。

（徐茂公云）尉遲恭，元帥的心，則要你衆將各用堅心，竭力成功也。（正末唱）

【天下樂】軍師道猶恐將軍心不堅，把忠孝雙也波全，這的是心意虔。我則洛陽城就將草寇翦，定息的四海安，〔五〕保扶的天下全。這的是穩拍拍列金階寶殿前。〔六〕

（元帥云）住、住，軍師，你與衆將既有竭力忠心，剋伏洛陽，某今聞知洛陽好景，你衆將則

在營中，某與軍師茂公看一遭洛陽景致去，有何不可！（徐茂公云）元帥不可去，這洛陽城上，常有瞭高的小軍，若見了元帥去，必報與王世充。王世充打甚麼不緊，他手下有一將，乃是單雄信，此人使丈二狼牙棗槊，世之無敵。則怕單雄信出來，難以與他拒敵也。（正末云）元帥，軍師所言是，不可去私看洛陽也。（唱）

【那吒令】元帥你掌重權，深謀智遠，元帥你號令行把軍卒命遣。不爭你觀洛陽私臨他地面，軍師便苦意攔，將元帥忠言諫，免不的衆將熬煎。

（元帥云）則說那洛陽好景致，某有心私看一遭去也。（正末唱）

【鵲踏枝】洛陽城景雖鮮，萬花開鬬爭妍。咱須是爲國於家，又不是賞玩芳天。統軍卒排臨陣前，那的是敢勇當先。

（元帥云）尉遲恭，你衆將則在這營內，某與軍師茂公，領輕騎五百軍，務要私看一遭洛陽，便回營中來也。（秦叔寶云）尉遲恭，既是元帥堅意要去看洛陽，則是小心在意者。（正末云）元帥既是要去看洛陽，軍師則要你小心在意保着元帥去也。（正末唱）

【寄生草】洛陽城非爲霸，王世充獨命權。有奇花異草堪留戀，北邙山荒塚千年變。〔七〕請軍師保領元戎見。但若是有軍兵出戰莫延遲，向唐營報俺親交戰。

（元帥云）軍師茂公則今日你便點輕弓短箭，〔八〕善馬熟人，俺二人私看一遭洛陽去來。點輕騎五百精兵，則今日便離大營。洛陽城私觀景致，放開懷慰某歡情。（與徐茂公同下）〔九〕（正

末云）衆位將軍，元帥與軍師茂公私看洛陽去了，某無甚事，親自洗我烏騅馬去也。（唱）

【尾聲】將我那黑戰騎喂添膘，準備着軍前戰，向一塔深波大泉，澡洗的他身輕蹄腳鮮。到來日若到軍前，全施展這征騀，緊馳驟當先，殺的那敵軍血染川。洛陽城那邊，單雄信他廝見，你看我展英雄大戰定烽煙。（下）

（秦叔寶云）尉遲恭洗馬去了也，俺衆將無事，後帳中商議軍情去來。定城邊良將施謀，取洛陽操練軍卒。來日向垓心決戰，先商議得勝兵術。（同下）

校記

〔一〕『業武』原作『逆武』，王本校改。今從。　〔二〕『云』字原缺，今補。　〔三〕『得』原作『德』，音誤。王本校改。今從。　〔四〕『捱捱』原作『握握』，形誤。王本已改。今從。　〔五〕『的』字原缺，依律補。　〔六〕『穩拍拍』原作『穩派派』，王本校改。今從。　〔七〕『邙』原作『忙』，王本校改。今從。　〔八〕『弓』原作『方』，王本校改。今從。　〔九〕『與』字原缺，今補。

第二折

（唐元帥同徐茂公領輕騎兵跚馬兒上）（元帥云）茂公，俺離了大營，來到這洛陽，看了一遭，

這洛陽真個好景致也。（徐茂公云）元帥，這洛陽是中興漢光武聖人興龍之地，可知好景致哩。（元帥做看科，云）茂公，你看這洛陽正西下那個密林，必然是王世充祖父的山林，山林中必有立的碑文，上面有他那出身入仕，某試看一遭去。（徐茂公云）元帥不可去，俺則看了這洛陽，無事還營中去來。（元帥云）茂公怕做甚麽。等我自看一遭去。（做走科）（茂公云）這事不可。您五百軍且回營中去，等我跟着元帥看一遭去。（衆軍下）（茂公做與元帥看科，云）元帥，不要走的慌速，則怕遇着單雄信，怎生與他拒敵也？（單雄信領淨跚馬兒上，云）掠陣使，你掠見唐元帥來？（淨云）單叔，小姪焉敢説謊，則往前行，便見唐元帥也。（單同淨走見科）（淨云）單叔，兀的不是唐元帥！（單雄信云）可知是唐元帥哩。唐元帥少走，你怎敢偷觀俺營寨？私觀俺軍卒？喫吾一槊！（元帥慌科，云），茂公，兀的不是單雄信來了也！這事不中。（下）（單雄信云）那裏去！（做追趕科）（茂公扯住單雄信袍袖科，云）哥哥，看着俺龍門山下結義之情，饒俺元帥性命，俺班師便回。（淨云）這個人好大面皮，好膽子，扯住俺單叔的袍袖。我説叔，你與他個毒手。（單雄信云）軍師茂公放手，俺兩人各扶了帝主，不顧你死我活，某要成功哩。（茂公做不放手科，云）哥哥，饒俺元帥性命，俺班師便回。（單雄信掣劍科，云）你真個不放手？（做割袍袖科）（下）（淨云）吒吒羞。（下）（徐茂公云）這事不中，單雄信割袍斷義，須索往唐營中取救軍去來。（下）（正末做跚剗馬兒拿鞭領卒子上，云）某尉遲恭是也。俺元帥私看洛陽去了，某今無甚事，前往澄清澗中洗馬，〔二〕走一遭也。（唱）

【中呂・粉蝶兒】則我這戰馬添膘，將軍卒崢嶸勇躍，定煙塵建立功勞。將我這水磨鞭烏騅騎緊隨緊靠，向垓心馳驟咆哮，〔三〕遇敵時聽他那嘶叫。

【醉春風】這些時鍘細草滿添槽，加料豆更喂飽，喫的來渾見膘旺忒奔乖，將馬來便澡、澡。又則怕來日交鋒，明朝逢戰，那會兒撒拗。

（卒子云）將軍，來到這澄清澗也。（正末下馬科，云）小校，來到這澄清澗也，你便牽着，等某自己洗這馬者。（卒子牽馬科）（正末拽衣服洗馬科，云）馬也，趁着這一澗好水，某親洗你者。（做洗科）（唱）

【紅繡鞋】趁着這流古今清泉一道，端的是碧澄澄，波浪滔滔。我這裏洗烏騅戰騎手中撩。（帶云）好水也。（唱）悠悠的勢不盡，風吹的岸煙飄，看了這映蘆汀堤畔草。

（云）小校，某洗了這馬也。你將這馬牽在岸上，控的乾了，回營中去。（卒子云）理會的。（做牽馬控科）（正末云）古人道：『馬乃將之司命。』爲將者若不是這一匹好馬，臨軍對陣，焉能得取勝也！（唱）

【滿庭芳】看了這烏騅是寶，將之司命，臨陣雄驍。（徐茂公跚馬兒上云）某乃徐茂公是也。單雄信追趕元帥至急，須索往營中取救軍去。（做見正末科，云）兀的不是尉遲恭也！某試喚他一聲：尉遲恭。（正末唱）是誰人將某高聲叫？我這裏要覷個分毫。（做見徐茂公科）（正末唱）原來是徐茂公慌慌惱惱。〔三〕（徐茂公云）尉遲恭，單雄信追趕着唐元帥哩！（正末唱）他道

是那單雄信賣弄雄驍，趕元帥即來報，猛然間聽了，便索去相交。

（云）軍師，單雄信怎生追趕着元帥哩？（徐茂公云）尉遲恭，單雄信追趕着元帥哩，你可去搭救元帥也。（正末云）左右將馬來，我去救元帥去來。（唱）

【上小樓】我恰才聽的道了，惱的我來胸中火燥。這廝他追趕元戎，施威雄勢要見低高。我和他廝遇着，相對着，不須吵鬧，穩情取水磨鞭，建些兒功效。

（做上馬科，云）軍師，你領的這小軍回營中去，某去救元帥去也。（徐茂公云）尉遲恭，單雄信戎裝冠帶，追着元帥走，你則這一匹刻馬單鞭，你可救的元帥麽？（正末云）軍師放心。

（唱）

【十二月】也不用花腔鼓敲，也不用綵繡旗摇，也不用鑼鳴喊起，也不用擐甲披袍。〔四〕尉遲恭從來性惡，我和他別個低高。（徐茂公云）尉遲恭，你還披掛了去者。（正末唱）

【堯民歌】呀，投至得營中披掛一回遭，則俺那元戎心内怎生熬。單雄信合是惡星照，〔五〕今番一命喪荒郊。休也波焦，看咱敵對着，救本主將功報。

（徐茂公云）尉遲恭，你疾忙行動者，則怕傷了元帥的性命也！（正末云）軍師，你則放心波。

（唱）

【尾聲】驟一匹刻馬行，持鋼鞭親去討。到垓心看我施謀略，則我這救主的忠心萬年表。（下）

（徐茂公云）尉遲恭救元帥去了。兀那小軍，你跟的某唐營中點大軍，接應尉遲恭去來。（卒子同下）

校　記

〔一〕『澄』原作『鄧』，王本校改。今從。下同。

〔二〕『咆哮』原作『跑踌』，王本校改。今從。

〔三〕『慌慌』原作『荒荒』，形誤。今正。

〔四〕『擐甲』原作『慣甲』，王本校改，今從。

〔五〕『照』原作『着』，王本校改。今從。

第三折

（正末跏馬兒持鞭上云）某尉遲恭是也。今唐元帥有難，軍師來報，某矣剗馬單鞭，〔一〕須索救元帥走一遭去。（唱）

【越調・鬬鵪鶉】我可便緊驟征騀，忙催我這戰馬。俺元帥遇難逢危，迭不的披袍擐甲。我如今剗馬單鞭，試看我今番保駕。遮末那單雄信武藝高，非是我敢自誇，你道是廝殺交鋒，我覷的如同作耍。

【紫花兒序】尉遲恭從來勇烈，盡忠心不懼忘危，建功勳豈憚征伐。則我這聲傳宇宙，

名播京華。掙達，見我這竹節鋼鞭跨下馬，戰敵兵心驚膽怕。〔三〕俺軍師他意急心忙，救元帥全仗咱家。

（云）軍師言道，單雄信追趕元帥甚急。可不知趕的那裏去了？某上這北邙山試看者。（做山上看科）（唱）

【金蕉葉】我上這北邙山週圍望者，不見俺唐元帥征騀戰馬。猛可裏迸一道黃塵地下，莫不是單雄信追來那答。

（元帥跚馬兒、單雄信領淨跚馬追趕上）（元帥云）單雄信追某甚急，可着誰人救我？（單雄信云）唐元帥少走，及早下馬受降！（正末見科，云）兀的不是單雄信追趕着元帥哩！催動我這坐下馬，搭救元帥者。兀那單雄信潑賊臣，勿傷我主！（單雄信見正末科，云）兀那廝，爾風魔九伯，劉馬單鞭，來意若何？（正末云）某尉遲恭是也。劉馬單鞭，特來救元帥。（淨云）這廝有些夾腦風。劉馬單鞭，來救他元帥。老單莫要理他，則追趕唐元帥去。（單雄信云）比及追趕唐元帥，某先殺這匹夫，後拿唐元帥。兀那匹夫，諒你到的那裏也！（正末怒科，云）單雄信焉敢發如此大言也！（唱）

【調笑令】聽的他自誇，下的我怒增加。呀，休笑我劉馬單鞭敢戰伐。（淨云）老單，料着唐元帥走不脫，俺如今先結果了這糊刷嘴，後趕唐元帥去。（單雄信云）尉遲恭，你說有何武藝來救唐元帥？（正末唱）尉遲恭立國功勞大，更那堪武藝熟滑。諒你這潑賊臣，我手裏

將命納，鞭着處血濺紅霞。

（單雄信云）這匹夫說大言，敢與吾交鋒麽？（正末云）兀那單雄信，與吾交戰來。（單雄信與正末交戰科）（元帥云）兀的不是尉遲恭與單雄信交鋒哩。得此空，便催動我這坐下馬逃命走。（元帥走下）（正末唱）

【禿廝兒】咱兩個相持廝殺，併輸贏人馬交雜。（單雄信云）着這匹夫喫吾一狼牙棗槊！（打正末科）（正末唱）他把那狼牙棗槊滿面打，我側身軀手中拿，鞭起處還他。

（單雄信中鞭科，云）哎約！某脊上中這廝一鞭也！口中吐血出，污了我這袍鎧也。（淨云）老單，唐元帥也牙不了，〔三〕你又着傷了，不走了等到幾時。（正末唱）

【聖藥王】這廝他筋力乏難掙扎，〔四〕中鋼鞭血污滿衣甲。（單雄信云）某矣負痛不能取勝也，須索逃命，走、走、走！（淨同下）（正末唱）見那廝畏懼咱催戰馬，潑賊臣負痛不能加，險一命喪黃沙。

（云）單雄信中某一鞭，逃命敗走了也。某今搭救元帥，須索見軍師去來。（唱）

【尾聲】託吾皇洪福天來大，馬到處將敵兵盡殺。單雄信死逃生，胡敬德功勞立不假。（下）

校記

〔一〕『矣』字疑衍。〔二〕『怕』原作『帕』，形近致誤。王本校改。今從。〔三〕『牙』原作『啞』，王本校改。今從。按『牙不』爲蒙語，即『走』、『行』之意。〔四〕『乏』原作『之』，『扎』原作『閘』，王本校改。今從。

第四折

（秦叔寶同衆將卒子上，云）某乃秦叔寶是也。今有唐元帥與軍師茂公，私看洛陽去了，未見回營。則怕遇着王世充的人馬交戰，可怎了也？（程咬金云）秦叔寶，若元帥遇着洛陽人馬，必有跟隨的軍兵來營中取救軍來也。（秦叔寶云）左右轅門首望者，若元帥回來時，報復俺知道。（卒子云）理會的。（徐茂公慌上云）〔二〕某來到這大營中門首也。左右，衆將安在？（卒子云）衆位將軍都在帳中哩。（徐茂公云）不必報復，等某自己過去。（見科）（殷開山云）兀的不是軍師來了也。（徐茂公云）衆位將軍，禍事了也！今有單雄信追趕着元帥甚急，有尉遲恭去劉馬單鞭，前去救元帥去了，未知若何也。（秦叔寶云）既是這等，俺何不點軍策應尉遲恭去來。（唐元帥上云）某好險也！若不是尉遲恭怎了？我來到這大營門首也。等某自己過去。（做

見衆將科）（徐茂公云）兀的不是元帥來了！（元帥云）軍師，如今尉遲恭刻馬單鞭，敵着單雄信，未知勝負若何也。（馬三寶云）元帥不必商議，俺去策應尉遲恭去來。（徐茂公云）衆位將軍，你且不必起寨，某料尉遲恭必然得勝回還。左右轅門首望者，若尉遲恭來時，便來報俺知道也。（卒子云）理會的。（正末上云）某尉遲恭是也。叵奈單雄信無禮，追趕着俺元帥。若不是軍師來報的某知道，可怎了！被某一鞭打中了單雄信，救了元帥。元帥到營中也不會，某須索回營中去也。（唱）

【雙調・新水令】不是我好相爭劣性逞能強，我是個冠乾坤英雄虎將。今日個單鞭立社稷，刻馬定邊疆。救了俺元帥身康。這的是烽煙靖，萬民望。

（云）可早來到轅門首也。左右報復去，道有尉遲恭來了也。（卒子云）理會的。（報科，云）喏，有尉遲恭來了也。（元帥云）軍師，尉遲恭來了也，着他過來。（卒子云）理會的。着過去。（見科）（正末云）元帥，尉遲恭得勝回來了也。（元帥云）尉遲恭，若不是你來敵住了單雄信，某的性命可怎了也！（正末云）元帥，若不是軍師來報，尉遲恭也不得知單雄信追着元帥走也。（唱）

【駐馬聽】恰才我洗馬在池塘，趁着那嫩綠垂楊，扯寶韁我可也猛然觀望，見軍師驟馬走飛慌，〔四〕報言追趕主人傷。尉遲聽罷心惆悵，欲鬧嚷，急慌忙，便須敵軍將。

（元帥云）尉遲恭，你與單雄信刻馬單鞭，怎生交戰取勝來？（正末云）元帥已自歸營中來了，

單雄信舉着棗槊，望某刺將一棗槊來，被某側身躲過，則一鞭打單雄信落馬，大敗而走也。（唱）

【落梅風】那廝他將吾拒，廝對攩。舉兵戈刺來心上，用鐵鞭落着脊背上，打的那單雄信五魂皆喪。

（秦叔寶云）元帥，看了尉遲恭如此英雄，真乃是虎將也，堪可與他重賞封官也。（正末云）元帥，單雄信此一中傷，回到洛陽，便不敢發兵出來與俺拒敵也。（唱）

【胡十八】他可便着重傷，把身喪，豈敢又動刀槍。洛陽城裏養金瘡，再不敢放蕩。〔五〕若臨敵戰場，尉遲恭鞭落處，單雄信怎遮當。

（元帥云）軍師，今日尉遲恭成了一件大功。等某回到朝中，啟知聖人，必有加官重賞。左右將二十兩白銀、兩付表裏來者，權與尉遲恭賀功也。（卒子云）理會的。（做拿砌末科，云）元帥，二十兩銀子、兩付表裏有了也。（元帥云）尉遲恭，你收了這銀子表裏者。（正末接砌末科，云）多謝了元帥也。（唱）

【殿前歡】我今日建功方，英雄四海姓名揚。開疆展土家邦旺，扶立堯唐。洛陽城展志剛，單雄信先魂喪，再不敢臨到上將。〔六〕加官賜賞，尉遲恭生死難忘。

（元帥云）衆將你聽者：某不合私觀洛陽，到城邊惹起刀槍。北邙山閒遊玩賞，馳戰騎纔到山傍。單雄信猛然相遇，起惡心要把吾傷。見軍師苦苦哀告，斷銀袍結義相忘。俺軍師投唐取

救，不承望遇見忠良。尉遲恭單鞭刻馬，催征騕保駕勤王。〔七〕到垓心奮勇交戰，將雄信鞭舉着傷。打的他吐血數里，回洛陽膽碎身亡。這一場奇功當賞，回朝中保奏吾皇。封國公赤心輔佑，立清名萬載稱揚。〔八〕（同下）〔九〕

題目　唐元帥私觀洛陽城

正名　尉遲恭鞭打單雄信

校記

〔一〕原文『慌』、『上』二字互倒，今正。

〔二〕『元帥』二字原無，今補。　〔三〕『冠』原作『慣』，音誤。王本校改。今從。　〔四〕『慌』原作『荒』，今改。　〔五〕『蕩』原作『黨』，王本校改。今從。

〔六〕『到』、『上』二字原互倒，王本校改。今從。　〔七〕『勤』原作『檠』，音誤。王本校改。今從。

〔八〕『稱』原作『人』，王本校改。今從。　〔九〕『（同下）』原無，依例補。

趙匡胤打董達

劇目說明

此劇爲元明之際佚名之作，現僅存《脈望館抄校本古今雜劇》本，上有趙琦美校筆。王季烈編入《孤本元明雜劇》，有所校正。

此劇寫宋太祖趙匡胤微時與惡霸董達等打鬬的故事，不見史載，當取材於民間傳說。劇中反映商人受惡霸欺負，要求報仇的心理，與元雜劇中反強暴的英雄傳奇劇相似。其次，劇作語言較粗糙，有較多元劇慣用語，除了劇尾兩句頌聖以外，沒有明初內府本充斥的頌聖之語，接近民間藝人的演出本，很可能是從元代流傳而來。今以脈望館本爲底本，以王本參校。

第一折

（冲末外扮鄭恩上云）好漢逞英豪，威風膽氣高。結識英雄輩，綽名獨眼蛟。某姓鄭名恩〔二〕，

年當弱冠，武藝熟嫺。一生勇烈，性好疏狂，能結四方好漢，不怕勢要權豪。某聞知趙司空長子，乃是趙匡胤，人皆呼爲趙大郎。此人英勇無雙，雄威第一，俺結義爲友，拜他爲兄。俺弟兄爲人，要去遊關西五路。來到此半途，哥哥前行，我方纔打發了些房宿飯錢，趕哥哥走一遭去。普天下英雄無數，大丈夫逼着不做。趙大郎獨眼鄭恩，共同遊關西五路。（下）

（正末扮趙匡胤上云）某姓趙雙名匡胤，乃司空趙弘殷之子，人皆呼爲趙大郎。幼年學成文武之藝，膂力過人，好結四方豪傑好漢，寰海馳名。我今辭別了一雙父母，同兄弟鄭恩，遊關西五路，來至半途，過了些孤村旅店，野水橫橋。鄭恩兄弟，隨後打發房宿飯錢，我先去前村等候者。趙大郎也，幾時是我崢嶸發達的時節也呵。（唱）

【仙呂·點絳唇】則我這性格寬仁，頗容方寸。我則待行忠信，結義良賓。指望待四海爲家分。

【混江龍】我如今少年英俊，更那堪平生膂力已過人。端的是忠誠豪邁，武藝絶倫。爲甚我一片丹心安宇宙，和我這兩隻妙手定乾坤。拂綽了四海三江悶，則爲我壯懷星斗，出衆超群。

（云）我在此等候兄弟，看有甚麽人來。（外扮柴榮推傘車上云）志氣冲牛斗，時乖運未通。推車尋運轉，何日顯崢嶸。某姓柴雙名世榮，隻身獨自販賣油傘度日。我有一姑夫，乃是郭彥威，見爲銅臺元帥，久鎮無虞。感蒙將軍不棄親故之情，脩書前來。某乘此機會，前往關西五

路，直至銅臺，投奔郭元帥去。將此油傘貨賣，權爲盤費。來到此半途，慢慢的行者。（正末云）遠遠的見一人，推着一車油傘，是一條好漢也。（唱）

【油葫蘆】我見他狀貌堂堂一條身，論儀容非受窘。可正是困鹽車騏驥陷泥津。則他那英材凜凜遭危困，更那堪威風赳赳皆相趁。雖然是一布衣，但昇騰七尺身，他可也非熊非虎合身奮，恁時節平步上青雲。

【天下樂】我正是見賢思齊意轉親，我欲待殷也波勤，相動問。未知他行藏用舍心意允，不由我意轉加，何勞的心上忖。我與你向前去問事因。

（云）此人是個英雄好漢，來的至近也。我向前問他一聲，有何不可。（做見柴榮云）敢問君子姓甚名誰？推着這車油傘，往那裏去？（柴榮云）君子，小人姓柴雙名世榮，貨賣這油傘，做些小本經紀，前往關西五路去也。敢問君子姓甚名誰？（正末云）我乃趙司空之子，乃是趙匡胤。我平昔好結四方豪傑，人皆呼爲趙大郎。同兄弟鄭恩，前往關西五路去，幸遇着君子。我見君子，必然是個雄才好漢，若不棄嫌呵，我與你做個兄弟。哥哥，你意下如何？（柴榮云）諒小人有何德能，有勞君子重意相待也？（正末做拜科，云）既爲昆仲，受您兄弟兩拜者。（柴榮云）不敢不敢，兄弟請起請起。（正末唱）

【醉中天】拂綽了淺土香街潤，我這裏叉手以躬身，更那堪展腳舒腰心意真。倣學那管鮑相和順，更和那膠漆陳雷意肯，范張般言信。我能可受驅馳遠路風塵。

（柴榮云）兄弟也，行人盼道路，不必久停。我推起這車兒，須索行動些。（正末云）我與哥哥牽着這車兒者。（做牽車兒科）（柴榮做推科）（二人各現形科）（柴榮現赤龍、正末現金龍科）（正末唱）〔三〕

【金盞兒】我這裏笑欣欣牽車輪，恰便似風團般一縷塵埃滾。（做回頭見〔三〕柴榮赤龍現科）（唱）我這裏回頭覷覷別辨個假和真，見赤光鱗彩現，必定是異於人。（柴榮做擡頭看正末金龍現科，云）好怪也，你看那趙匡胤，頭上一條金龍出現也。（正末唱）〔四〕問甚麽祥光金附體，爭知〔五〕俺眼下受孤貧。

（柴榮云）來到這柳陰直下，我放下這車兒歇息者。（正末云）哥哥，俺略等片時，鄭恩兄弟敢待來也。（鄭恩上云）哥哥好快走也，我急趕着趕不上。兀那柳陰直下，和那推車兒的說話，可不是俺哥哥？您兄弟來了也。（正末云）兄弟也，這個是柴榮哥哥，我拜義他爲兄，你拜哥哥幾拜者。（鄭恩做拜科，云）理會的。哥哥請坐，受您兄弟兩拜者。（柴榮云）不敢不敢，兄弟請起。敢問兄弟姓甚名誰？（正末云）哥哥，則他便是鄭恩。（鄭恩云）二位哥哥，則怕鄭恩早晚莽撞，衝撞哥哥，是必寬恕者。（柴榮云）量柴榮有何德能，着二位壯士錯敬也。（正末唱）

【醉扶歸】俺如今拜義無私遜，相識有緣因。倣學那玄德關張結義恩，則要咱早晚相親近。可正是君子人須當務本，博一個富貴臨官運。

（柴榮云）既然俺三人結爲昆仲，則今日同往關西五路去來。（鄭恩云）哥哥，俺去來。（柴榮推車科）（正末云）我牽着這車兒。（做牽車兒科）（鄭恩云）我與哥哥扶着車兒。（做扶車科）（正末唱）

【尾聲】俺如今無明夜上關西，避不的千里身勞頓，則要咱宿旅店途程步穩。則爲這活計生涯勞魂夢，你可也無明夜受盡艱辛。（柴榮云）似這等，幾時能發跡也！（正末唱）哥也，俺如今正青春，雖然豪氣常存，怎能够獨步青霄折桂新？俺如今藏身姓隱，有一日風雷有信，那其間錦衣含笑改家門。（同下）

校　記

〔一〕『某姓鄭名恩』原作『某姓鄭雙名忌恩』，從王校補。　〔二〕『正末現金龍科）（正末唱）』原缺，從王校改。　〔三〕『見』原無，從王校補。　〔四〕『（正末唱）』原作『（唱）』，從王校補。　〔五〕『爭知』原作『爭如』，從文意改。

第一折

（外扮董達、二淨扮單潮虎、歪蹄虎同上）（董達云）一對拳頭奪第一，兩隻腳板世無雙。英雄

好漢聞吾怕，好鬬相爭十數場。某乃護橋龍董達是也。這兩個兄弟，一個是單潮虎宋義，一個是歪蹄虎曹智。我平日之間，行兇撒潑，倚強凌弱，欺負平人。俺這當村裏，有一道河，我蓋了一座土橋。但是做買做賣推車打擔的人過，我要一文橋錢，便放他過去；若不留下橋錢，不放他過去。因此上喚我做護橋龍董達。過來過往的人，他也聞我這個名兒。兩個兄弟，您把着橋，我望幾個相識朋友去，我便來也。無橋錢的人，不放他過去。不論親疏不顧賢，往來客旅要橋錢。董達名姓人皆怕，不弱當時惡少年。（下）（單潮虎云）哥哥去了也。兄弟也，我和你去那酒店裏喫酒去來。（歪蹄虎云）哥説的是，等有過往的人來，他不敢不留橋錢。他也已知道我和你名兒，〔二〕且喫酒去來。（同下）（正末牽車，柴榮推車，鄭恩扶車同上）（正末云）哥哥，俺弟兄三人，來到這村坊店道，是好悽慘也呵。（柴榮云）兩個兄弟，您牽着這車兒，索是辛苦也。（鄭恩云）哥有甚麽辛苦？老的每常説：『不受苦中苦，難爲人上人。』（正末云）俺索行動些。（唱）

【越調·鬬鵪鶉】則被這途路艱難，受了些千辛萬苦。我則見景物蕭條，更和這山崖間阻。你看這野水橫橋，無一搭村莊店宿。我這裏急煎煎牽動車，哥哥你路漫漫用力舉，〔三〕拂不盡滿面塵埃，揩不乾汗流似雨。

【紫花兒序】我這裏困騰騰筋弛力盡，直挺挺難轉身軀，眼巴巴盼望前途。（柴榮云）你看這荒村瀟灑，旅店淒涼，是好幽哉也。（正末唱）看了這山村瀟灑，野店荒蕪，真乃是蕭

疏。恰便似一帶林巒水墨圖，不枉了堪描堪覷。（柴榮云）兄弟受如此奔波，大剛來爲些小名利而已。（正末唱）則爲俺奪利爭名，受些冷淡清虛。〔三〕

（鄭恩云）來到這河跟前也，一座土橋。哥，着氣力，俺推過橋去。（做推車過橋科）（正末唱）【金蕉葉】你將這把手兒親身自主，我將這繩套兒輕輕拽去。兄弟你扶着這車兒慢簇，我與你行過這橋來慢足。

（鄭恩云）過了橋也，俺趕途程去來。（同下）（賣酒的上云）俺家從來賣酒，不是小人高手，做了兩缸乾榨，酸的不敢上口。自家是個賣酒的。燒的鏇鍋兒熱，看有甚麼人來。（正末、柴榮、鄭恩推車兒同上）（正末云）哥哥，俺過了土橋也。兀的一個酒店兒，俺喫一杯酒去來。（鄭恩云）哥說的是，喫上三鍾，正好接力。（柴榮云）我放下這車兒。（正末云）兀那賣酒的，打二百錢的酒來。（賣酒的云）官人請坐，有酒喫多少，這二百錢酒買賣上橋了。（鄭恩云）大郎哥，你與哥遞一杯。（正末云）將酒來，哥哥滿飲一杯。（唱）

【小桃紅】我則見清光滑辣勝醍醐，是這瓦鉢香浮醁。我這裏雙手高擎猛觀覷，哥哥飲芳醑，先須一盞休推故。（柴榮云）動勞兄弟也。（正末唱）我這裏殷勤奉汝，也是咱情懷深處，俺如今不飲待何如？

（柴榮云）兩個兄弟滿飲一杯。（做飲酒科）（柴榮云）俺慢慢的飲酒，看有甚麼人來？（單潮虎、歪蹄虎同上）（單潮虎云）兄弟也，我和你在那橋上邊酒務兒裏喫酒，三個人推着一輛油

傘車，他也不留下橋錢，他推將過去了，這廝無禮也！他也走不遠，則在前面，我和你趕將去。（歪蹄虎云）哥，他正是作死哩，拿住那廝，不要饒他，爛羊頭一頓打。（單潮虎云）兀那酒店門首，可不是油傘車兒？必然在那裏買酒喫哩。兀那賣酒的，你叫那賣傘的出來，說有人問你買傘哩。（賣酒的云）理會的。老子也，怎麽走將他來了？他正是潑皮的頭兒，我叫賣傘的去。官人，門首有個人，問你買傘哩。（柴榮云）您且喫酒，我賣傘去。那位官人買傘？（單潮虎云）一條好漢也。兀那廝，這傘有主兒麽？（柴榮云）官人，怎麽無主兒？有主兒。（單潮虎云）你那傘兒有主，我這橋也有主兒，你怎麽不留橋錢，推將過來了？是您家的橋麽？〔四〕拿橋錢來！（柴榮云）官人，小人不知道要橋錢。小本經紀，賣了傘時，可送橋錢來。（歪蹄虎云）哥，和他說甚麽？打這村弟子孩兒！（單潮虎云）說的是。村弟子孩兒，你還不認的我哩！我兒也，作死也！（二淨做打柴榮科）（柴榮云）二位官人息怒，是小人的不是了。（歪蹄虎云）您還不認得我們哩，你聞我這個名兒麽？〔五〕我就打死你！（賣酒的云）不好了，則怕打殺了賣傘的怎麽了？我和他兩個人說去。二位官人，你還喫酒哩，有兩個潑皮好漢，打壞了你那賣傘的了。（鄭恩云）那廝是甚麽人？（正末云）俺出門看去來。（做見科）（正末云）住、住、住，二位官人，這賣傘的怎生衝撞着你來？你這般打他？（單潮虎云）兀那廝，你三個人推着車子往橋上過，不留下橋錢。你還不認的我哩，這橋是護橋龍董達的橋，我便是單潮虎宋義，這個是歪蹄虎曹智，趁早兒拿橋錢來。（正末云）兀的誰喚你哩？（單潮虎云）在那裏？（正末做一掌打倒淨科）（鄭恩做揪住歪蹄虎領子轉一遭，一拳打倒科）（正末

唱）

【調笑令】不由我忿怒，拳着處，血模糊。你可也不睹事班門學弄斧，這廝他奸頑霸占橋邊路。不由我氣夯胸脯，則我這拳沉痞重分付與，打的他死羊兒般倒在街衢。

（同鄭恩做打二淨科）（單潮虎云）我兒也，打的好，打的好！着人叫我哥哥來。（歪蹄虎云）我兒也，你尋死也，正是太歲頭上動土哩！叫家裏人來，打殺我了。（正末唱）

【禿廝兒】不由我胸中氣堵，他連聲兒短嘆長吁。我這裏身搖腳轉，尋些路數。他忙架解，怎潛伏，可早虧圖。

（做打科）（單潮虎云）打殺我了，打的我無處走。我兒也，好打好打。（柴榮云）兩個兄弟且息怒。（歪蹄虎云）老叔，你勸他一勸兒。（正末唱）

【聖藥王】哥哥你寬肺腑，休間阻。我教他亡魂喪魄，認個賢愚。憑着我六路全，膽氣粗，扭羊頭連併手揪捽，我教他目下喪身軀。

（做打倒淨科）（柴榮做扳住正末手科，〔六〕云）兄弟，放了他罷。（賣酒的扯住鄭恩跪科，云）老叔可憐見，打了家活，饒了他罷。（正末云）兀那廝，有甚麼好男子好漢，着他尋將我來。看俺哥哥面皮，且放你回去罷。（單潮虎云）呸，羞殺人，着他打了這一頓。歪蹄虎，我和你告董達去來。（二淨同下）（正末云）兀那賣酒的，還了你酒錢。哥哥，推着車兒，俺趕程途去來。（唱）

【尾聲】俺如今慢騰騰坦然行將去，諒這廝何足論數。則我這那吒社頗曾習，播清風萬萬古。（同下）

（賣酒的云）天也，怎麽了！不知那裏走將這三個賣傘的人來，打了這兩個潑皮的。若是董達來問要人時，着我那裏尋去？我今也不賣酒了，關了鋪兒，我賣粽子糖去也。（下）

校記

〔一〕『已』原作『一』，王本校改。今從。　〔二〕『漫漫』原作『波波』，王本校改。今從。　〔三〕〔紫花兒序〕曲中，『筋弛』原作『觔舒』，兩處『正末唱』原作『唱』，王本校改。今從。　〔四〕『麽』字原缺，王本校補。今從。　〔五〕『麽』字原缺，王本校補。今從。　〔六〕『扳住』原作『扮住』，王本校改。今從。

第三折

（董達上云）某乃董達是也。恰纔探望幾個相識朋友，喫了幾杯酒。在家中閒坐，看有甚麽人來。（單潮虎、歪蹄虎同上）（單潮虎云）兄弟也，打殺我也！我和你告哥去來。（歪蹄虎云）哥哥說的是，俺告哥哥去來。（做見科）（單潮虎云）哥哥，替我兩個做主，打殺我了！（董達

云）兄弟，甚麽人欺負你來？（歪蹄虎云）打死我了，不要說，晦氣。你和哥說。（單潮虎云）我兩個正在酒店裏，看見三個人推着一車油傘，他也不留橋錢，過橋去了。正在酒店裏喫酒，我兩個趕了去討橋錢，被那兩個人，護那推車兒的，往上哄一哄，把我一個滿天星，打了我一交，又把他一個桶勾子，跌了個狗喫屎，打的我碎屁兒直流，再怎麽做漢子？哥，你與我兩個做主。（董達云）是真個，你何不早說？〔二〕這廝每也走的不遠，你兩個跟着我，趕將去來。聽言忿怒夯胸脯，情理難容這匹夫。趕上三人無輕放，我着他跪膝連忙拱手伏。（同下）（店小二上云）買賣歸來汗未消，上牀猶自想來朝。昨日晚夕多了酒，〔三〕一夜連起七八遭。〔三〕自家是個店小二，開着一座客店。但是經商客旅，都來我這店裏下。打掃的店房乾淨，看有甚麽人來。（正末牽車兒、柴榮推車、鄭恩扶車同上）（柴榮云）兄弟也，方纔打了兩個無徒，則怕有人趕將來。（鄭恩云）哥，你但放心，則有我弟兄兩個着。（正末云）哥哥不妨事，諒他到的那裏。（唱）

【中呂・粉蝶兒】〔四〕則我這性格剛強，諒寬洪一衝一撞。我端的幼曾習闊劍長槍，更那堪志寬高心慈憫。但犯着決無輕放，豪氣軒昂，氣沖開九重天上。

（柴榮云）兄弟也，那兩個弟子孩兒，好生無禮也。（正末唱）

【醉春風】我可也堪恨那潑無徒，難揉心上癢。則是個喧檐燕鵲惱情懷，他將人來枉，枉。可正是虎困平川，蛟離滄海，空教我氣沖千丈。

（柴榮云）論兄弟的才能，久後必有崢嶸的日子。目下受窘，且待時守分也。（鄭恩云）哥哥，俺且去這客店中安去來。（柴榮云）我將這車兒推入這店來，放下這車兒。店小二，打掃一間乾淨的房舍，俺弟兄三人安歇。〔五〕（店小二云）老官兒，這間房兒乾淨，請安歇去。（鄭恩云）哥，你兄弟這衣服，把來展污了，我去那門首河裏洗一洗去。（正末云）我去沽一壺酒來，俺弟兄每喫三杯。（柴榮云）兩個兄弟休惹事，是必早些兒來。（正末云）理會的。我便來也。（同下）（柴榮云）兩個兄弟去了也，看有甚麼人來。（董達引單潮虎、歪蹄虎同上）（董達云）兄弟也，那廝每也快走，急趕着，趕不上了，則怕在這客店中。我人的這店門來。兀的不是一輛油傘車子？兀那賣傘的，在那裏？（店小二云）老子也，怎麼走將這個惡香火來？客官，有好漢董達尋賣傘的哩，你怎麼惹他來？（柴榮云）店小二，這人是誰？（店小二云）你還不認的他哩，則他便是護橋龍董達。（柴榮云）他這一來，必然報讐也。我試見他者。官人，喚小人做甚麼？（單潮虎云）哥，這廝正是那賣傘的。（歪蹄虎云）我兒也，你打的我好也。（董達云）兀那廝，你怎麼不與橋錢，又打了我兩個兄弟？更待干罷！來、來、來，好漢識好漢，將橋錢來！（柴榮云）官人，小人小本經紀，身邊無錢。（董達云）既然你無錢，將你那傘來與我，也是錢。（柴榮云）有、有、有，與官人一把傘。（董達云）與我一把傘，直多少？不要，少。（做丟傘科）（柴榮云）有、有、有，哥，再與你拿一把。（董達云）兩把傘直多少？不要，少。（做丟傘科）（柴榮云）哥，你可要多少？（董達云）我家人口多，一個人要一把傘。（柴榮云）哥，你家多少人口？（董達云）我家五十口人。（柴榮云）那得許多傘與你？（董達云）

你三個人來，那兩個那裏去了？（柴榮云）沽酒去了也。（董達云）兩個兄弟，我打這村子弟孩兒。（單潮虎云）我兒也，我正要報讐哩。（做打柴榮科）（歪蹄虎云）你頭裏也是這般打我來，如今我也這般打你。（做打科）（柴榮云）三位官人息怒，嘆性命。〔六〕（董達云）推倒這車子，跚碎了這油傘。（柴榮云）官人，小人是小本經紀，尋覓的多少？（單潮虎云）哥，這個人還本分，那兩個人無禮，是那個打我來，饒了這一個罷。（董達云）既是這等，饒了這廝。您兩個跟着我，尋那兩個去來。（同下）（柴榮云）誰想他推倒車子，跚碎了雨傘，可怎了也？這早晚不見兩個兄弟來。（正末拿酒壺上云）恰纔沽了一壺好酒，回店中見哥哥去來。（做見科）（正末云）哥哥，甚麼人推倒車子，跚碎了這油傘？（柴榮云）恰纔那廝兩個，跟着護橋龍董達，推倒車子，跚碎了油傘，將我毆打了一頓。他如今尋你和鄭恩去了也。（正末云）這廝無禮也。（唱）

【紅繡鞋】那廝也兇狠性，將人來欺誑。空着我惡哏哏氣夯胸膛。則他這小本經營礙何妨，則待行霸道將平人來痛着傷。他正是入天羅和地網。

（云）更待干罷！哥，你慢來，不問那裏，我趕那廝去。（下）（柴榮云）可怎了也？怎生不見鄭恩來？（鄭恩上云）我恰纔去河裏洗了衣服，回客店中去。哥，甚麼人壞了這油傘？（柴榮云）方纔護橋龍董達，推倒車子，跚碎了油傘，將我毆打了一頓。他領着人尋你去了。趙大郎趕將去了也。（鄭恩云）這廝無禮也，怎欺負着俺哥哥？〔七〕我如今趕將去，不用長槍闊劍

刀，自稱好漢顯英豪。趕上董達拳打死。放心，今日軸頭廝抹着。（下）（柴榮云）兩個兄弟去了也。我須索接應，趕將去。尋思輾轉怒增加，堪恨賊徒語話差。柴榮當把冤讐報，捨死忘生戰董達。（董達同單潮虎、歪蹄虎三人拿棍上）（董達云）兄弟也，我趕那兩個人趕不上，不知在那裏？俺則在這裏等者。那廝敢待來也。（正末慌上云）兀那董達，少走。（董達云）兀的不是那廝趕將來了也？（單潮虎云）打我的正是這個人，我見了他，就酥倒了。（正末唱）

【普天樂】遇着這個潑無徒，你今日合身喪。遮莫是天生弔客，鐵打的金剛。（董達云）兀那廝，你也合死。（正末唱）不由我忿氣生，世惱犯難遮擋。〔八〕遮莫是舞劍輪刀爭名望，天生的本性剛強。我將這芒鞋再整，更和這腿絣緊繫。忙拽起粗布衣裳。

（董達云）諒你到的那裏？兀的不又一個趕將來也。（鄭恩慌上云）兀那董達少走！您爹爹鄭恩來了也。（董達云）這匹夫好大膽也，休着走了這廝。（正末唱）

【快活三】則這個英雄的趙大郎，遮莫你挑鬬一千場，我是個喪門太歲不尋常，則你那禍害從天降。

（柴榮慌上云）兀那董達少走！兄弟也，我也趕將來了也。（董達云）又走將一個來了。（正末唱）

【鮑老兒】俺可也好鬬偏爭膽氣剛，則俺這昆仲行謙讓。我比那喝退曹兵不姓張，壓着那鞭督郵多雄壯。則我這胸懷浩浩，威風赳赳，志氣昂昂。也是你年災月值，時乖

運拙，命矣合亡。〔九〕

（董達云）某乃護橋龍董達是也，有合死的向前，我和你比並個高低也。（正末云）哥哥，我打這匹夫。（唱）

【十二月】我可也施呈些性莽，則我這拳去難當。遮莫你擎天手策，我跟前說短論長。則你那虛架子全然是謊，使不着手腳張狂。

（云）兀那廝，向前來。（董達云）兀那廝，打將來。（正末做揪領子打倒董達科）（正末唱）

【堯民歌】呀，則我這威名天下世無雙。可又早脊筋着地，卧在街傍。（鄭恩做打倒單潮虎科）（柴榮做打倒歪蹄虎科）（董達云）這廝是好漢也。（正末唱）來時節衝州撞府氣鷹揚，我這裏腳緊拳疾怎提防？（做打倒董達科）（董達慌云）這廝打的我慌，可怎了也？（正末唱）他那裏荒也波唐，看看一命亡，我見他掙命在階基上。

（做打死董達躺着科）（單潮虎云）不中，我逃命，走走走。（下）（歪蹄虎云）走了的還是便宜，逃命，走走走。（下）（正末云）哥，我打殺了董達也，俺奪了他的棍，打將出去。丟了油傘車，俺兄弟三人，身邊有盤纏，俺上關西五路去來。（柴榮云）則怕有人追趕俺麽？（鄭恩云）便趕將來，也不怕他。（正末同柴榮、鄭恩一人拿一條棍科）（柴榮云）鄭恩兄弟，我和你將董達的屍首擡在一壁。（二人擡屍首科）（鄭恩云）把這匹夫擡在一壁，董達我兒也，你便死了，可落了個好發送。（正末唱）

【尾聲】我爲人志不虛，怎容的疥犬傷。則俺這兄弟結義無偏向，着他每低首尋思慢慢的想。（同下）

校　記

〔一〕『何不』原作『不何』，王本校改。今從。　〔二〕『了』原作『鍾』，但字下隱見『了』字，從王校本復原。　〔三〕『一夜連起』原作『一連夜起』，王本校改。今從。　〔四〕『中吕』原作『中宮』，王本校改。今從。　〔五〕『三人』，王本校作『二人』，不從。　〔六〕『嘆』字旁趙校原注『看』字。〔七〕『欺負』原缺『欺』字，據文意補。　〔八〕『世』，趙校改爲『勢』，王本改爲『事』，並誤。『世惱犯』即『既惱犯』。仍從原本。　〔九〕『合』原作『何』，趙校改作『云』，均誤，從王本校改。

第四折

（淨扮董太公上云）我是村裏董太公，仁義禮智都不通，死乞白賴人皆怕，〔二〕一生則好撒酒風。老漢董太公的便是。我有個孩兒，是護橋龍董達，有名的好漢。那一個不怕他？我今日無甚事，在家裏閒坐，看有甚麼人來。（單潮虎、歪蹄虎同上云）走、走、走，可早來到也。（做見科）（單潮虎云）董太公，你還不知道哩，你家兒子董達，被三個好漢打死了。早是我兩個跑了，爭些兒也着他打死了。（董太公云）是真個？我的兒子，他打殺了，他還不認的我哩。

將那鍘草的鍘刀來，我便拿着，你兩個拿着棍，跟着我趕上那廝，一鍘刀一個，替我兒子報讐。跟的我趕將去來。（同下）（外扮趙老人上云）段段田苗接遠村，太公莊上戲兒孫。雖然只得鋤刨力，答賀天公雨露恩。老漢趙老人的便是，我在這前村裏居住，天色將晚也，看有甚麼人來。（正末同柴榮、鄭恩一人拿一條棍上）（正末云）哥，被俺打死了董達也。天色將晚，早尋個宵宿去處歇息也。（柴榮云）俺弟兄每行動些。（正末唱）

【正宮・端正好】天色漸昏黃，日暮西山落。盼村莊途路迢遥，更和這往來客旅行人少。則聽的宿鳥林梢噪。

（鄭恩云）兩個哥，董達那匹夫也，合死在俺手裏也。（正末唱）

【滾繡毬】那強賊膽氣高，逞奸頑當住橋，舒着手問別人強要，則爲這鄧通錢送的它命掩荒郊。我可也施躁暴，兄弟你顯勇驍，憑着這手眼疾，打的他命垂在血泊。（鄭恩云）哥哥平生正直，怎容的這等人也？（正末唱）則我這正直心節義堅牢。將俺這一車油傘全然壞，我可甚買賣歸來汗未消，枉受劬勞。

（柴榮云）兄弟也，來到這莊院裏，這一家兒是個大户人家，門首立着個老人家，俺這裏宵宿一夜，有何不可？支揖哩，老人家。（趙老人云）〔三〕三個官人恕罪，那裏來的？（柴榮云）俺是過路的人，天色晚也，特來覓一宵宿。（趙老人云）官人請家裏來。這臨街的這間房兒乾淨，與官人每安歇。（柴榮云）謝了老者。（正末唱）

【倘秀才】哎，你個老人家心腸最好，施惻隱憐貧敬老，更那堪濟救顛危志氣豪。你有養劍客寬洪量，我便似學雞唱志才高。（趙老人云）不敢不敢。（正末唱）非是我花言弄巧。

（趙老人云）客官喫些兒茶飯，安歇去。（柴榮云）不必喫茶飯，明日早行哩，俺歇息者。（趙老人云）客官每歇息，我前後執料去者。（下）（正末云）俺歇息者。（鄭恩云）兩個哥你歇息，天色有些暄熱，我關上這門，頭頂着大門，我歇息者。（衆做睡科）（董太公拿鍘刀、單潮虎、歪蹄虎拿棍同上）（董太公云）趕了一路趕不上，天色晚也。〔三〕俺去趙老人家覓個宵宿去。趙老人，開門來，來來來。（趙老人上云）甚麽人又喚門？我試看去。開開這門，原來是董太公，你這早晚那裏去來？（董太公云）有三條大漢，曾來你這裏覓宿來麽？（鄭恩做慌起身打聽科）（趙老人云）三個人在我這裏宵宿哩，你問他做甚麽？（董太公云）他把我孩兒董達打死了也，我一徑的趕將來報讐。他三個在那裏？（趙老人云）在這間房裏。（董太公云）休要大驚小怪的。明槍容易躲，暗箭最難防。有些朧朧的月兒，我輕輕的推開門，一鍘刀一個。你衆人圍了門，不要入來，則怕走了他。（鄭恩云）我開開這門，拿着這棍，立在這門背後等者。（董太公云）你圍着門，休要入來，我殺這匹夫，輕輕的推，驀入這門桯來。（鄭恩云）兀那老匹夫，少走，着去！（做一棍打死董太公科）（董太公云）我死也。（做倒科）（鄭恩云）我奪了這鍘刀，丟了這棍，兀那潑男女聽者：一個入來一個死，兩個入來一雙亡。（單潮虎云）

不好了，他又殺了董太公也。莊院裏人，都起來拿殺人賊！（做叫科）（鄭恩云）兩個哥起來，你好睡的着也！董太公來拿俺，被我打殺了那老匹夫。如今莊院裏人，圍了門户，要拿俺哩！（柴榮慌科，云）可怎了也？（正末做慌起身科）（正末唱）

【叨叨令】我這裏猛然聽不住高聲叫，恰便似夢迷中一枕蝴蝶鬧。不由我驚急裏扭轉身軀靠，我這裏整衣服便上紅塵道。（鄭恩云）哥哥疾快些。（正末唱）你可便唬殺人也波哥，你可便唬殺人也波哥。遮莫是困長圍自有脫身妙。

（鄭恩云）哥，你兄弟當先，仗這鋼刀，打將出他去。（正末同柴榮拿棍科）（正末云）打出這門來，一個來一個死，兩個來一雙亡。（柴榮云）兀那合死的向前來！（一人掌棍一條做混打科）（四）（正末唱）

【伴讀書】不由我心焦躁，論武藝天性好，咱如今鬬打相爭施功效。我和你劈牌定對爭強弱，則我這聲傳四海多名號。既遇着，怎肯道，是耽饒。

（單潮虎云）休着走了殺人賊！（歪蹄虎云）叫地方總甲，拿殺人的賊！（做打科）（正末唱）

【笑歌賞】他、他、他，棒着處痛怎熬，我、我、我，嗔忿忿施兇暴。您、您、您，輔助着休違拗，看、看、看，命怎逃。您、您、您，在今朝，來、來、來，須認的名匡胤皆稱趙。

（鄭恩云）哥也，這廝每怎生近的俺？（正末做打單潮虎、柴榮打死歪蹄虎科）（柴榮云）俺不

可久停久住，打散了人，逃性命走。則今日上關西五路去來。（正末唱）

【尾聲】這一場相爭賭鬬端實少，送的他命掩黃泉家業拋。惡黨兇徒智力消，好鬬偏爭災禍招。好賭貪財無下梢，一片欺心天不饒。則咱這奪利爭名未爲保。（同下）

校記

〔一〕『死乞』原作『死及』，據文意改。

〔二〕『趙老人』原作『趙老家』，王本校改。今從。

〔三〕『天色晚』原作『天色不晚』，依趙校删。

〔四〕『科』原作『个』，蓋音近假借。後又借用『介』字，以別於一個兩個之『个』。北劇稱科，南戲稱介，其實一也。王本校改。今從。

第五折

（外扮郭彥威引卒子上，云）威鎮銅臺志氣昂，名傳四海是忠良。選用英賢招虎將，雄師勇躍立家邦。某姓郭雙名彥威，幼習戰策，頗看兵書，文武雙全，名傳四海，攻城野戰，取勝常贏。某手下虎將數員，雄兵百萬，久鎮銅臺，官封元帥之職。某有一妻姪，乃是柴榮，此人性秉忠直，英雄好漢。數載間別，未能相見。某累次脩書前去，不想柴榮到來，又有二人，乃是趙匡胤、鄭恩。此三人膽量雄威，英才人物，實乃世之虎將。某任用三人，封官賜賞，今日排

筵慶賀，一壁廂安排酒肴。小校請趙匡胤、柴榮、鄭恩來者。（卒子云）理會的。三位將軍安在？元帥有請。（正末同柴榮、鄭恩上）（柴榮云）自從來到銅臺，見了郭元帥，不想重用俺三人。今日排筵慶賀，須索見元帥去來。（正末云）誰想有今日也。（唱）

【雙調・新水令】今日個跳樊籠平步上天梯，〔二〕誰承望宴銅臺虎賁相會。我則見旌旗龍射影，更和這軍士雁行齊。一個個狀貌雄威，不枉了名傳到鳳池內。

（鄭恩云）哥哥，俺三人見元帥去來。（柴榮云）可早來到也。令人報復去，道有柴榮等三人來了也。（卒子云）理會的。（郭彥威云）道有請。（卒子云）理會的。有請。（做見科）〔三〕（柴榮云）諒俺三人，有何德能，有勞元帥錯用也。（郭彥威云）三位將軍乃人中豪傑，志沖斗牛，氣吐凌雲，如此雄威，某必索重用也。（柴榮云）不敢不敢，諒俺有何才能。（正末云）感蒙元帥重意相待，何以克當。（唱）

【沉醉東風】俺須是貧居在顏回巷裏，今日個受恩榮列鼎而食；又無那韓侯將相才，倒有那捧轂推輪意，多謝你漢蕭何用盡心機。哎，你個大德英賢郭彥威，端的是寰海內名傳第一。

（郭彥威云）令人將酒來，柴將軍滿飲一杯。（柴榮云）元帥請。（做飲酒科）（郭彥威云）再將酒來，趙將軍滿飲一杯。（正末云）元帥請。（郭彥威云）將軍先請。（正末唱）

【川撥棹】元帥你捧金杯，列佳肴皆整齊。我這裏叙定尊卑，分論高低。誰敢道差遲

半米，向前來忙跪膝。

（郭彥威云）將軍請起，滿飲此杯。（正末飲酒科，云）理會的。（郭彥威云）再將酒來，鄭將軍滿飲一杯。（鄭恩云）元帥請，鄭恩不敢。（正末唱）

【七弟兄】我則見預備酒席盡希奇，你看這英雄虎士階前立。更有這珍羞美饌可堪食，試看這金波九醞清光味。

（郭彥威云）蔬食薄味，不堪管待也。（正末唱）

【梅花酒】元帥你性格實，名重京畿。志操金石，寬量無及。畫堂前品物張，孟嘗君性寬惠。〔三〕俺可也感大德，趙匡胤力輕微。鄭恩也得提攜，謝仁兄荷恩威。〔四〕

【收江南】呀，抵多少十年身到鳳凰池。九重春色醉如泥，布衣改換紫羅衣。享恩榮富貴，願吾皇聖壽與天齊。

（郭彥威云）三位將軍，望闕跪者，聽加官賜賞。（正末同衆跪科）〔五〕（郭彥威云）好漢聲名播四方，揚威耀武各爭強。〔六〕柴榮寰中爲第一，鄭恩國士世無雙。莫誇敢勇英雄將，怎比將軍趙大郎。官封帳前指揮使，賜賞加陞列畫堂。護國擎天白玉柱，安邦架海紫金梁。皇圖千載過堯舜，永保華夷聖壽昌。

題目　柴世榮販油傘

正名　趙匡胤打董達

校　記

〔一〕『樊籠』原作『凡籠』，王本校改。今從。

〔二〕『科』原作『个』，王本校改。今從。

〔三〕『寬惠』原作『寬爲』，王本校改。今從。

〔四〕『荷恩威』原作『賀恩威』，王本校改。今從。

〔五〕『科』原作『个』，王本校改。今從。

〔六〕『耀武』原作『輝武』，王本校改。今從。

穆陵關上打韓通

劇目說明

此劇爲元明之際的佚名之作，不見《録鬼簿》、《太和正音譜》著録，現存脈望館抄本，上有趙琦美的校筆。王季烈編入《孤本元明雜劇》時有所校正。

此劇寫趙匡胤、鄭恩等人打惡霸韓通等，與《打董達》情節略同，但關目較爲周密。全劇安排了三次武打，第一次是第一折鄭恩與高辛對打；第二次是第二折趙匡胤與石洪、白撾、胡搶對打；第三次是第三折趙匡胤與韓通對打，打了三場，韓通方認輸。此劇可説是較爲典型的武打劇。曲白中有不少元劇用語，如第四折以『急切裏』爲『急且裏』、以『不意』爲『不匡』，明劇很少用。此外，第一折結尾云『我看此人中珠模樣』，『中珠』爲元代武官高位之稱，《元史·兵志》：『萬户、千户、百户分上中下。萬户佩金虎符，符趺爲伏虎形，首爲明珠，而有三珠、二珠、一珠之别。千户金符，百户銀符。』內容和風格都較近似元劇。但結尾時頌聖之詞占了整整一頁，寫衆英雄都被朝廷加封爲大官，又有明初內府本的痕跡。今以《脈望館抄校本古今雜劇》本爲底本，參校王本。

第一折

（冲末扮韓通領淨白撾、胡搶上）（韓通云）拳打山東一地方，腳飛拳起世無雙。寰中好漢聞吾怕，方今之世把名揚。某乃韓通是也。本貫山東穆陵關人氏。自小之間，所好跌打爭交。一對拳打翻猛虎，兩只腳踢倒麒麟。三峰華嶽怒時推，四大神州都交手。〔二〕我這家眷，有百十餘口壯丁，我手下有數十個出名徒弟。滿郡大小，那一個不怕我？橫行四海，無有一個敢與我做的對手的也。（白撾云）師父，休說你出門去人怕你，我們上街走動，那個不怕俺？若走到酒店裏，整喫一日，一個錢也不與他，醉了纔家去。（胡搶云）你還說嘴哩。前日你少下酒錢着，他可問我討着，我惱了，把那賣酒的，則一拳打了他八跌。（白撾云）你這個謅弟子孩兒。打人一拳，喫一跌便罷了，怎麽喫了八跌？（胡搶云）你那裏知道，這個是各人的手段。（白撾云）也沒有。（韓通云）您不得知，如今世上，皆聞我的名兒，都說我是頭一個好漢。如今又聽的人來說，還有一個好漢，是甚麽趙大郎。說他遊遍關西五路，無一個近過他的，則說他是個好漢。我想來有他不顯我，有我不顯他。不知何年月日撞着他，務要比並個高低。您兩個跟我去喫酒去來。穆陵關則某非常，趙大郎滿郡稱揚。〔三〕若和他當場跌打，比並個誰弱誰強。（同下）（外扮登州李節度領卒子上，云）習武興文天下揚，驅兵領將定邊疆。鎮守海口迎蠻

處，管領山東一地方。某姓李名忠字伯通，祖居京兆長陵人也。先父李定公，曾爲樞密院統軍之職。俺乃唐氏宗支，流傳天下。某幼而習文，中年演武，多看孫吴韜略，深習吕望兵書。方今大周之世，豪杰英雄，各鎮其地。今某手下雄兵數萬，勇將百員，管領山東登州一帶，人民都皆樂業。今有京師趙大郎，同張光遠、羅彦威、鄭恩等，奉命收捕山東草寇，則怕他路往登州過。某在朝之時，我父與他父趙弘殷，乃一殿之臣，我又曾與他爲友，猶恐他同衆將來望某。小校與我喚將高辛來者。（卒子云）理會的。高將軍，大人呼喚。（淨扮高辛上云）我做將軍怕對壘，聽的廝殺就搗鬼。〔三〕諸般武藝全不通，平生則要閒説嘴。自家登州李節度手下部將高辛是也。論我的武藝，諸事不通，所樣不會。聽的廝殺，就尋鼓擂。我今日無甚事，正在馬房裏打筋斗耍子。有大人呼喚，不知有甚事，須索跑一遭去。可早來到也。我姪子你報復去，道有高辛來了也。（卒子云）理會的。大人，有高辛來了也。（李節度云）着他過來。（卒子云）理會的。着過去。（高辛做見科，云）大人，你叫我來爲何？（李節度云）高辛，我喚你來不爲别，今有京師趙大郎，征山東草寇去了。則怕路打這登州過來看我，你與我預備下酒席者。（高辛云）大人你没正經，有酒有肉，我們嚫耍子，又請别人怎的？他乾喫了你的。（李節度云）不可戲言，快整治下酒席。小校望者，有一切事，報復某知道。（卒子云）理會的。（外扮張光遠、羅彦威上）（張光遠云）幼年放蕩結相知，今日驅兵領帥旗。扶持周室除奸黨，保助江山立帝基。某張光遠是也。這位將軍，乃是羅彦威。俺自與哥哥趙匡胤弟兄每遊遍關西，結義了柴榮哥，方今周室聖人，乃是柴榮哥家，親封他爲天下兵馬大元帥，封趙大郎哥殿

前都指揮使。今有山東草寇生發，着俺二人，同趙大郎與鄭恩兄弟領兵去，一鼓而破也。（羅彥威云）哥哥，想俺弟兄四海聞名，誰不懼怕，今收伏草寇回還，哥哥在後面便至也。俺到登州，看望李節度去來。（張光遠云）俺哥哥一准也來此處探望。〔四〕可早來到也。小校報復去，道有京師張光遠、羅彥威，來拜見節度大人。（卒子云）理會的。（做報科，云）大人，有張光遠、羅彥威來見大人。（李節度云）道有請。（卒子云）理會的。有請。（二將見科）（張光遠云）大人，某張光遠，這個是羅彥威，俺路過登州，特來拜見也。（李節度云）二位將軍，遠路風塵，某聞的二位與趙大郎、鄭將軍，收捕草寇成功，因何不見趙大郎，在於何處？（羅彥威云）大人，俺哥哥與鄭恩後面便至也。（李節度云）二位將軍請坐，高辛準備酒肴，小校門首望者，若來時報復某知道。（卒子云）理會的。（正末扮趙匡胤同鄭恩上）（正末云）某趙匡胤是也。自與衆弟兄每，遊了關西一帶，今柴榮哥居於高位，封某爲殿前都指揮使，今同衆兄弟每征伐山東草寇已回。鄭恩兄弟，俺往登州望李節度去來。（鄭恩云）哥也，有張光遠、羅彥威兩個哥先行了，俺同走一遭去也。（正末云）俺去來。時遇春天，這登州地方近海岸，是好清涼也呵。（唱）

【仙呂·點絳唇】春暖花香，和風淡蕩。我則見東郊上，男女成行，處處閒遊賞。

（鄭恩云）看那雪浪銀濤，清波碧水，是好景致也。（正末唱）

【混江龍】我將這海邊遥望，浪滔滔綠水接天長。恰離了中華地界，早來到東魯齊邦。

（鄭恩云）哥的聲名，端的貫滿天下也。（正末唱）則他那四海英雄知我姓，見如今寰中壯士盡皆降，一個個將我多尊讓。論武呵敵絶諸國，論拳呵打遍村坊。

（鄭恩云）哥也，俺來到這登州帥府門首也。（正末云）令人報復去，説道趙匡胤來見大人。（卒子云）理會的。（做報科，云）報的大人知道，有一個趙匡胤來見大人。（李節度云）道有請。（卒子云）理會的。俺大人有請。（正末同鄭恩見科）（李節度云）呀呀呀，大郎，自京師一别，今日纔得相會，貴腳踏於賤地也。（正末云）大人，俺奉聖命，平了東路草寇，敬到此處探望大人來也。（李節度云）有勞驅馳，遠遠而來。這位是何人？（正末云）是我兄弟鄭恩，同我望大人來。（李節度云）多承，多承。大郎，想我家父與你令尊，都是一殿之臣，俺正是弟兄。令人安排酒果來，與二位將軍，一來慶破草寇之功，第二來俺敘情而飲也。（卒子做擺酒科，云）果桌擺停當了也。（李節度云）將酒來。（卒子云）理會的。（李節度做把盞科，云）趙大郎滿飲一杯。（正末云）大人，諒某有何德能，着大人如此用心也呵。（唱）

【油葫蘆】先父會同登廟廊。（李節度云）令尊去世已久也。（五）（正末唱）到如今歲月長。（云）休説俺父親，則看某矣。（唱）不覺的鬢邊添上曉蒼蒼。（李節度云）大郎有大將之才也。（正末唱）赤緊的功勳未入凌煙像，每日家樂陶陶醉在天街上。（李節度云）想大郎這等英雄，何愁不富貴也。（正末唱）空學的武藝熟，弓馬強，若將那煙塵掃盡將賊徒當，那其間天下把名揚。

（李節度云）論大郎的英雄，少不了官高極品也。（正末唱）

【天下樂】指望待位至三公姓字香，論武藝高也波強，我也會論講。非干賣口，情性兒狂。（李節度云）蔬食薄味，不堪供用也。（正末唱）酒淹的羅袖濕，設佳筵忒整裝。（李節度云）將酒來，大郎再飲一杯。（正末唱）我這裏謝仁兄將禮數講。

（李節度云）大郎，你與我是非常朋友，俺正是父交子往，今日相會，正好共談。令人請出夫人來。（卒子云）理會的。夫人，大人有請。（夫人抱病扶梅香上，云）倦插金釵着綺羅，懶臨鸞鏡畫雙蛾。不因病體懨懨害，豈爲愁花憔悴多。妾身姓趙，嫁的夫主姓李，是這登州道節度使。妾身近日忽感些疾病，一卧兒不起。正在房中閒坐，前廳上大人相請，不知有何事，須索走一遭去。說話中間，可早來到也。左右人報復去，說夫人來了也。（卒子云）有夫人來了也。（李節度云）道有請。（卒子云）理會的。夫人有請。（夫人呼喚妾身，有何事也？（李節度云）夫人，與此位大人相見者。（夫人云）大人萬福。（正末云）大人勿罪。（李節度云）夫人認的此位麽？（夫人云）大人，妾身不認的。（李節度云）乃是京都趙點檢長子趙大郎是也。俺父親與他令尊，一殿之臣，我與他有一面之交。此乃非常之人，故請夫人相見也。（夫人云）大郎休怪妾身不知，恕罪也。（正末云）好個有福的夫人也，敢問夫人高姓？青春幾何？（夫人云）妾身姓趙，年三十七歲也。（正末云）夫人既姓趙，某也姓趙，況兼又長某數歲，若夫人不棄，我情願拜爲姐姐，李大人就是姐夫，意下如何？（李節度云）大郎不

棄，願爲親故。（正末做拜科，云）令人將酒來，我與姐夫遞一杯。（唱）

【金盞兒】今日個宴高堂，我這裏捧霞觴，躬身叉手立在這庭階上。（夫人云）我有賤疾，喫不的酒。（正末唱）見姐姐容顏倦整不梳妝。（李節度云）大郎，你姐姐有些心中不悅，不能飲酒。（正末唱）莫不是風寒兼暑濕？（夫人云）不是風寒暑濕。（正末唱）多管是腹熱帶腸狂？（夫人云）也不是。（正末唱）我這裏低頭忙問候，姐姐你用意訴衷腸。

（云）接了盞者。（高辛背云）李節度無禮。一般的人，則敬趙大郎是好漢。我如今搬過他來，與他一拳，打倒了趙大郎，出我這口氣。（做打正末科）（鄭恩云）這廝無禮，打俺哥哥。（做打高辛科）（高辛云）哎喲，哎喲，打殺我也。我鬬他要來，你護他怎麽？好没臉也。（正末做勸科，云）鄭恩兄弟，你差了也。（唱）

【寄生草】看俺這親屬面，你不合就逞強，打的面容不似人模樣。他不敢歪談亂道人前強，則落的伏低做小忙謙讓。（高辛云）我又不會惹他。（鄭恩云）他要打哥哥來。（正末唱）豈不聞敬親不敢慢於人。（云）若不是這等呵，（唱）定教你頭青面腫難敵當。

（李節度云）鄭恩兄弟，且饒他這遭罷。（鄭恩云）鄭恩知道。（正末云）姐姐貴體不安，這穆陵關洪吉寺有個長老，他有一料藥，其效如神，可醫百病。我如今同鄭恩兄弟，親去討些藥來，若醫可了姐姐，也見的兄弟有誠敬之心也。（李節度云）夫人過來，俺謝了兄弟者。（正末云）您兄弟不必飲酒，時下就行也。（李節度云）兄弟說的是，等回來慢慢的飲酒，也不遲哩。

（正末云）姐姐、姐夫休怪，鄭恩兄弟，俺去來。（唱）

【尾聲】則今日離了登州城，目下親身往。若求得神醫藥方，穩情取夫人體自康。（李節度云）你可親自走一遭去。（正末唱）豈推辭卧雪眠霜，到他鄉不索商量。你看我越嶺穿林自去當。（鄭恩云）哥哥，俺往那裏去也？（正末唱）禮拜俺慈悲梵王，着夫人身安體壯，委的是靈丹妙藥世無雙。（同鄭恩下）

（李節度云）趙大郎去了也。二位將軍，再飲幾杯如何？（張光遠云）大人，俺酒够了也。（羅彥威云）大人，俺不必飲酒了。俺二人不往別處去，就在此處驛亭中，等待趙大郎回來，領兵上京師。張光遠哥哥，俺辭了大人，往驛亭中去來，大人恕罪也。（李節度云）二位將軍，等趙大郎回來，再排宴管待。今日蔬食薄味，二位休怪也，且回驛亭中暫歇者。（張光遠、羅彥威出門科）（張光遠云）誰想此處，趙大郎哥哥認義了李節度的夫人。俺二人就在此處，等候趙大郎取藥回來，一同上京去也。（羅彥威云）哥哥說的是，俺去驛亭中歇息去來。趙大郎武藝過人，來登州殺退賊兵。洪吉寺親身取藥，着夫人無事安存。（同張光遠下）（李節度云）不想今日遇見趙大郎來望，與同衆將軍到此處，認了我做姐夫。見夫人有些病證，他親自去穆陵關洪吉寺取藥去了。我看了此人中珠模樣，凜凜雄威，久後必然大發達也。小校收拾了果桌。高辛慢來。夫人，俺回後堂中去也。久鎮登州數十年，誰知今日遇英賢。匡胤久後登雲路，保助皇朝社稷堅。（同夫人、卒子下）（高辛云）他每都去了也。呸，甚麽造物，我正要喫一鍾耍

子，平白地走將他們四個人來，倒把我打了一頓，〔六〕可不是晦氣。罷罷罷，我家去也。俺在登州鎮守，每日街上閒走。仔細思量起來，不如自家喫瓶官酒。（下）

校記

〔一〕『交手』原作『教手』，王本校改。今從。

〔二〕『稱揚』原作『人揚』，王本校改。今從。

〔三〕『搗鬼』原作『倒鬼』，王本校改。今從。

〔四〕『一准』原爲『以准』，王本校改。今從。

〔五〕『令尊去世已久也』原作『令尊去逝以久也』，王本校改。今從。

〔六〕『倒』原作『道』，據文意改。

第二折

（淨扮石洪上云）跌打爭交我最強，每日喫酒罵街坊。路上若還遇好漢，就往家裏前後藏。自家是這山東穆陵關人也，姓石名洪，一個綽名叫做石杵頭。我拜本處好漢韓通爲師，學跌打拳棒，我是頭一個徒弟，管領着百十個小徒弟。每日上街行走，那個不怕我！前日在趙家店裏飲酒，少他些酒錢，那趙景中他問我討錢，在我跟前手之舞之的，着我打了一頓，險不打死了，再怎麽敢討酒錢？我今日再去他酒店裏喫一鍾去，等白撾、胡搶兩個兄弟來請，我在家等着

他，敢待來也。（白撾、胡搶上）（白撾云）今日拽拳無甚事，趙家酒店打三鍾。自家白撾，兄弟胡搶。俺是韓通的徒弟。今日拽拳丟跌已罷，師父喫酒去了，我兩個無甚事。我說兄弟，如今請了石洪哥，別處酒店慢帳。趙家酒店裏好酒，去他家喫一鍾去來。到石洪哥門首。無人報復，俺自過去。（做見科）（石洪云）兩個兄弟，你請我那裏喫酒去？（白撾云）石洪哥，俺兩個敬來請你，去趙家酒店裏喫酒去來。（石洪云）兩個兄弟，你不知我少他些酒錢，前日問我討，着我惱了，把那趙景中打了一頓，如今怎麽去？（胡搶云）哥，你放心，則有我兩個者，着誰敢討酒錢？則管放心喫去來。（石洪云）既然這等，你兩個跟着我，直到趙家酒店中喫酒走一遭去。我平日最好打拳，但喫酒不許討錢。若撞着別的硬漢，一頓打整睡五年。（同下）（外扮趙思同卜兒、店小二上）（趙思云）祖代名家播遠芳，宗枝極廣各居鄉。隨緣道路權時過，買賣辛勤日久長。老漢山東穆陵關人氏，姓趙名思。婆婆劉氏，有個孩兒是趙景中，媳婦兒是李氏。俺家祖輩官宦人家出身，我有個叔伯哥哥，乃是趙弘殷，曾爲殿前指揮使，早年辭世，有兩個孩兒，大哥趙匡胤，二哥趙匡義，有大哥襲他父親職事，〔二〕老漢想念他，不能相會。我這座酒店，不是老漢開，是我孩兒開着。這裏有幾個潑皮的人，內有一個石洪，少俺許多酒錢，俺孩兒問他討酒錢，他把趙景中打倒在家，不能動止。婆婆，你和媳婦兒看孩兒去。（卜兒云）老的也，想俺累輩官户人家出身，不得已也分在各處住坐，賣酒爲生。有石洪將孩兒打倒，誰與他報仇也？（趙思云）婆婆，孩兒滿身打壞了也，老漢年紀大了，怎生近的過他？且忍耐着，你回後面，着媳婦兒看孩兒。你熬些粥湯，着他食用去。〔三〕（卜兒云）老

的也，你看着酒店，我去後面看孩兒去也。石洪每日來相毆，終朝店裏來賒酒。孩兒被打在家中，未知酒錢何日有。（下）（趙思云）婆婆回後堂中看孩兒去了，店小二，你門首望者，但有一切人來，報復我知道。（店小二云）理會的。（正末同鄭恩躧馬兒上）（正末云）某趙匡胤是也。因在李節度宅上飲酒，認義了李夫人做姐姐。誰想李夫人有病，我說這穆陵關洪吉寺長老善能用藥，某自來討藥，相謝節度之恩。鄭恩兄弟，俺如今先到我叔父趙思家探望，見了叔父，後去尋長老討藥，未爲遲哩。（鄭恩云）哥，俺討藥就送了去，不必遲滯也。（正末云）既然這等，兄弟，俺行動些。（唱）

【正宮·端正好】腳忙行，休耽誤，則他那瘦伶仃命在須臾。見了那老禪林求得靈丹出，救了俺初結識的新親故。

（鄭恩云）若哥討一服藥，醫好李夫人呵，也顯的俺有敬心也。（正末唱）

【滾繡毬】則爲這藥一服，使的我心不舒。（鄭恩云）假似不遇這長老，可怎麼了也？（正末唱）假若是不遇呵，則我這敬心在何處？這件事要下工夫。到那裏休叫呼，不敢疏，使不的將他小覷。若得了妙藥靈術，將他那苦懨懨患病醫痊可，也見的雄赳赳將軍是丈夫，方顯俺無虛。

（云）兄弟，來到俺叔父門首也。小二哥，報復去，道有趙匡胤、鄭恩在於門首。（店小二云）理會的。（做報科，云）報的老官人知道，有趙匡胤在於門首。（趙思云）道有請。（店小二云）

有請。（正末同鄭恩做見科）（正末云）叔父，您孩兒多時不見，受某兩拜。俺兄弟怎麽不見也？（趙思云）趙匡胤，你休拜，你遠路風塵。肯分的你來。你兄弟不在了。我家中有些事，心中不耐煩。小二哥，看酒食管待兩個孩兒者。（正末云）鄭恩兄弟，你聽的我叔父說麽？他說家中有事，不知有甚麽事？我問他者。叔父家中有甚麽勾當？（趙思云）匡胤，你與鄭恩休管他，我自有事。看酒肴來，與你兩個拂塵。（正末云）鄭恩兄弟，蹺蹊殺我也。（趙思云）煩惱殺我也。（正末唱）

【倘秀才】我見他眼中藏恓惶淚珠，口角頭難言他那氣苦。空着我思量無事處。莫不是鄰家閒吵鬧，必定是買賣本虧圖。（趙思云）匡胤，你都猜不着，我別有些事。（正末云）若猜着呵，（唱）我與你做主。

（趙思云）你休管他，小二哥將酒來，我與匡胤遞一杯。（做把盞科，云）匡胤滿飲此杯。（正末云）先從兄弟鄭恩來。（鄭恩云）哥哥先請，兄弟不敢。（正末唱）

【呆骨朶】不由人心下生猶豫，數番家將我支吾。（趙思云）匡胤，你飲過酒者。（正末唱）我從來好酒貪杯。（正末云）叔父要說了呵，（唱）直喫的身軀卧土。（趙思云）你喫過酒，我就說。（正末唱）我恰纔聽說罷連忙飲，將你那冤苦從頭訴。不是這歹姪兒夸大言，就着我殺人呵敢自許。

（云）且將酒肴收了。叔父因何不說？（趙思云）你聽我說，俺這裏有幾個好漢，一個是石洪，

一個是白撾，一個是胡搶。他少下許多酒錢，你兄弟問他討去，不是罵便是打。前日把你兄弟打了一頓，今病在家中不能動止。石洪他終日來，喫了我許多的酒錢。渾有多少本錢，他每喫的無了也。因此上我心焦也。（正末云）是真個？他怎麽今日不來？（趙思云）不一時都便來也。（正末云）鄭恩兄弟，有這等無廉恥的人，兀的不氣殺我也！（唱）

【脫布衫】轉不過一口長吁，堪恨這無禮賊徒。平白地欠下人無數的這酒錢，故意的把人欺負。

（石洪、白撾、胡搶同上）（石洪云）自家石洪的便是。來到這趙家酒店裏也。前日打倒了趙景中，白撾、胡搶兩個兄弟，我們再去纏他去來。（白撾云）來到也。村弟子孩兒，拿酒來我們喫！（做打店小二科，云）你這個油嘴，怠慢我！（正末云）那裏這等嚷鬧？（趙思云）是那幾個無徒來了也。（正末云）我出去，看他每是甚麽人。（正末做見科，云）你是甚麽人？如常這裏攪擾？（石洪做瞅正末科，云）不干你事，我們是喫酒的，拿酒來我們喫。（石洪、白撾、胡搶做喫酒科）（鄭恩云）哥，幾個油嘴，量他打甚麽不緊。（石洪云）誰是油嘴？兩個兄弟齊下手，先打這廝！（白撾、胡搶做脫衣服科）（正末做拽衣服科，云）這廝好無禮也呵。（正末唱）

【醉太平】他那裏走將來忿怒，一個個脫了衣服。不經我手段不伏輸，遮莫你騰雲駕霧。〔三〕（打三淨科）（石洪云）這個人比趙景中不同，倒好手段，打殺我們也。兵馬司叫弓手來，

這裏打殺人也。（趙思慌云）罷罷罷，休要惹禍，打殺一個怎麽了？（正末唱）我着你今番去了絶回路，來朝准定知名目，時間着你命虧圖。（又打科）（石洪叫科，云）冤屈打殺人也！（正末唱）打的他連聲叫苦。

（鄭恩云）哥，不必勞力，我與他幾下，着他走了罷。（做打三淨科）（石洪云）又打將來了也。兩個兄弟，家去罷，一個也近不的他。又是這個來，好歹打殺一個在這裏。俺走了罷，走走走。（同白撾、胡搶下）（正末云）他每走了也。叔父放心，他再不敢來也。（趙思云）他都是好漢，他怎肯捨了這口氣，攪的俺酒也喫不成。我倒則愁他又領人來，可怎麽了也。（正末云）叔父但放心，我將這馬拴在這裏，等我洪吉寺討了藥來，那廝不來便罷，若來呵，我着他不得好回去。着兄弟好生將息身體者。（鄭恩云）叔父，他們若再來呵，我着他一個個頭青面腫的回去也。（正末云）兄弟，跟我討藥去來。（唱）

【尾聲】權時放了心間怒，他若是再領人來定狠毒。顯剛強賣智謀，施兇頑展嫉妒，打的他不敢爭頭。（云）兄弟，俺去來也。（唱）再來賭。（同鄭恩下）

（趙思云）趙大郎與鄭恩去了也。老漢正想念他中間，不期到來。他因征草寇，路過登州，認義了李節度夫人爲親，今往洪吉寺長老跟前討藥，來看老漢。不想石洪與那幾個潑皮，被趙大郎將石洪打的走了。他還猶閒，可他是韓通的大徒弟，則怕惹起禍來。店小二牽着馬，俺回後堂中去來。有石洪故惹非災，趙匡胤顯耀胸懷。拳起處如同翦紙，打的他再不回來。（同店小

二牽馬下）

校記

〔一〕『襲』原作『習』，王本校改。今從。

〔二〕『去』原作『處』，王本校改。今從。

〔三〕『遮莫』原作『者麽』，今改。王校已改『莫』字。

楔子

（外扮長老領行者上）（長老云）百衲衣穿不厭貧，閒將柏子當香焚。窗前靜坐無他事，一盞清茶一卷經。貧僧俗家姓趙，法名普惠，本貫是汴梁人氏。在這穆陵關洪吉寺做着個長老。貧僧幼年跟着師父出家，多曾辛苦。師父臨涅槃之時，傳與我一個秘密神方，不問遠年近日，風疾病症，並皆治之，如神效一般。我有個叔父，乃是趙弘殷。叔父跟前有兩個孩兒，都是我兄弟。大的是趙匡胤，學成十八般武藝，十分了得。〔二〕近日聽的奉聖人的命，剿除山東賊寇，則怕往這裏經過。今日無甚事，在方丈中閒坐。行者寺門首看者，若有人來，報與我知道。（行者云）理會的。（正末同鄭恩上）（正末云）某趙匡胤是也。自離了登州，與兄弟鄭恩，往

這穆陵關洪吉寺來。自前日見了叔叔，打了石洪，將馬寄下，可早數日光景也。（鄭恩云）哥，想前日在叔叔宅上，打了那石洪，諒他到的那裏也。（正末云）兄弟，俺說話中間，可早來到這寺門首也。一個小行者，我問他一聲。兀那行者，你師父在寺裏，你是那廂來的官人？（正末云）你報復去，說有京師趙匡胤，特來相望。（行者云）我知道。你則在這裏。（做報科，云）師父，寺門首有兩個人，一個說是趙匡胤，特來拜望師父來。（長老云）他說是趙匡胤，道有請。（行者云）理會的。有請。（正末同鄭恩做見長老科，云）哥哥，您兄弟一別許久，聞知哥哥在此，一徑來拜望哥哥來。（做拜科）（長老云）貧僧久聞兄弟大名，如雷貫耳，數載不能相會，不想今日此處相逢。我聞知兄弟領人馬，剿除山東草寇，勝負如何？這個兄弟是誰？（正末云）哥哥，您兄弟託哥哥福蔭，將草寇一陣皆除。這個是我兄弟鄭恩，還有兩個兄弟，張光遠、羅彥威，都在登州等候。哥哥，你兄弟有一樁事，敬來相煩。（長老云）兄弟，偌近遠的路程，有何事，但說不妨。（正末云）哥哥，您兄弟到登州，認義了個姐姐，乃是李節度的夫人，也姓趙。不想他染病許久，兄弟聞知哥哥有神效仙方，您兄弟敬來討藥來。（長老云）兄弟，這個易哉。且安排些齋食來，管待兄弟。（正末云）哥哥不必動勞。（行者云）齋食在此。（長老做讓坐科，云）兄弟請些齋食。（正末云）哥哥，齋食够了也。你則與了我這藥去，強如着兄弟喫這齋食也。（長老做拿藥與正末科，云）兄弟，藥已有了，你幾時去？（正末云）則今日便去也。（長老云）兄弟，你打穆陵關過也不會？（正末云）您兄弟正打穆陵關過來。（長老云）兄弟，你不會遇着好漢韓通麽？（正末云）您兄弟不會遇

着。（長老云）兄弟，你如今回去，若往穆陵關過去，你仔細那好漢韓通，他好生英雄，你小心在意者。（正末做辭長老科，云）哥哥，你但放心也。（唱）

【賞花時】穆陵關韓通我盡知，說好漢寰中他第一。（長老云）兄弟，此人十分的英雄，你小心些。（正末云）不妨事。（唱）我看他顯手段見個高低。若見了那無徒的逆賊，（長老云）兄弟，你若打了韓通，我直到登州，與你慶賀也。（正末云）鄭恩兄弟，俺去來。哥哥恕罪。（唱）我着他綽見我走如飛。（同鄭恩下）

（長老云）兄弟去了也。倘若真個打了韓通，我直至登州，與兄弟作慶，未爲晚矣。無甚事，我回禪堂中去也。趙大郎跌打多能，平草寇來到山東。若撞見韓通好漢，必定個見個輸贏。（同下）

校記

〔一〕『了得』原作『了的』，今改。

第三折

（趙思同卜兒、店小二牽馬上，云）韶華如箭催寒暑，過眼光陰疾如梭。老漢趙思是也。這個是我婆婆。自因俺這酒店中買賣大快，有本處石洪，少俺酒錢，將趙景中打倒了。不期有我

姪兒趙大郎，與鄭恩來到，不想石洪又來喫酒，俺趙大郎好漢也，一對拳如鐵砲相似，打的那廝疾走無門。雖然打退了，他是本處韓通的徒弟，此人是天下頭一個好漢，則怕他來怎了。有趙大郎同鄭恩，往洪吉寺取藥去了，將這兩匹馬寄在我這裏。婆婆，俺趙景中孩兒好了也不曾？（卜兒云）老的也，孩兒將息好了也，今日要出來，店中還要做買賣哩。（趙思云）店小二，你去請你哥哥來者。（店小二云）理會的。哥哥，父親呼喚你哩。（外扮趙景中上云）父母尊堂訓教身，隨緣過日立家門。男兒未遇遭磨難，且在鄉中隱姓名。某乃姓趙雙名景中。見今父母在堂。俺原非黎庶，祖輩名家，累受皇恩。今因俺家宗支極多，流落於各州府縣住坐，在此處賣酒〔二〕。這裏有數個潑皮的人，內有一個石洪，他十分利害，喫了我許多的酒，不還一文。我因索討酒錢，他將我打倒。不期有我哥哥趙大郎到來，將石洪打退了。哥哥將他的馬寄下，他往洪吉寺取藥去了。某不曾得見我哥哥。今日父親呼喚，我拜見去者。可早來到也。小二哥，報復去，道有我來了也。（店小二云）理會的。老官人，有大官人來了。（趙思云）着他過來。（店小二云）理會的。着過去。（見科）（趙思云）孩兒，你好了也，依舊還守此店中賣酒去。（趙景中云）父親、母親，您兒好了也。多虧了俺哥哥報了讐。小二哥安排下茶飯，則怕哥哥回來，我和他飲一杯酒。店小二，你望者，看有甚麼人來。（店小二云）理會的。（韓通領石洪、白撾、胡搶上）（韓通云）正想趙匡胤，不期他到來。某韓通是也。這個是我徒弟石洪、白撾、胡搶。我昨念着趙大郎，說的是天下頭一個好漢，不期來到俺這穆陵關上過，在趙家酒店中，那一日將石洪打倒。我想來，諒他到的那裏？今日俺尋他去。若尋着他，爛羊頭賞

他一頓。（石洪云）師父，我聞他的名，可不曾見他的面，我爲頭兒不認的他。後打聽他是那趙大郎，我就不曾展的爪，不得師父的手段，別人也近不過他也。（白撾云）你不要說。他在趙家酒店裏，俺正好打他。仗着師父虎威，我跌他兩個骨碌子。（韓通云）可早來到也。白撾，你叫他出來，我和他擂幾合。（白撾云）我知道。兀的那老趙老無知，你着那趙大郎出來，俺師父在這裏也。（趙景中云）父親，門首甚麼人吵鬧？我試看去者。（做見科，云）韓通哥，您來做甚麼？（韓通云）趙景中，不干你事，好漢不打當村人。是甚麼人打了俺石洪？這廝好無禮也！我非是與他報讐，我聞知趙大郎的名兒，說他是好漢，着他出來，我和他擂幾合，看誰是好漢。你着他出來。（趙景中云）壯士，俺哥哥不在家，往洪吉寺取藥去了也。（韓通云）你不要說謊，則怕他近不過我，躲在你家中，着他出來拜降了，我就饒了他。（白撾云）就是師父饒了他，我還要跌他兩個骨碌子。（趙景中云）他委實不在家了。（韓通見馬科，云）兩匹好馬也，我正要騎哩。石洪，你牽了他這馬去，我要。（趙景中云）壯士住了，這馬是我哥哥的馬，不是俺的。（韓通云）既然是他的，我不白要。着他在這裏等着，我牽了馬去，等他打的過，我纔還他這馬。俺去東莊上喫上幾碗酒，俺便來尋他。石洪，俺喫酒去來。（石洪云）和他說甚麼，俺一同去來。（韓通同白撾、胡搶牽馬下）〔二〕（趙景中云）這事怎了也，須索與父親說知去。（做見趙思科，云）父親，禍事也！（趙思云）孩兒也，有甚麼事？（趙景中云）恰纔韓通領着衆人，將哥哥馬奪將去了也。（趙思云）可怎了也？我料韓通必來尋鬧，奪了馬去，你哥哥回來，怎麼回他麼，他又是個不忍事的，定有一場大廝打也。店小二門首望者，但

有人來，報復我知道。（店小二云）理會的。看有甚麼人來。（正末同鄭恩上）（正末云）鄭恩兄弟，俺行動些，到俺叔父家討了馬，送與姐姐藥，俺便回家去也。（鄭恩云）哥哥，我想着那石洪，喫了俺一頓好打，則怕他又來俺叔父家來麼。（正末云）兄弟，這等人他曉的甚麼廉恥？不來便罷，若再來，我不道的饒了他也。（唱）

【越調・鬬鵪鶉】則我這腳起處難防，拳行時怎知。他若是不顧死還來，我着他羞歸故里。（鄭恩云）休說哥哥動手，則是我一個，也打的他不敢來。（正末唱）諒幾個一勇之徒，只不過求食爲嘴，有甚強與俺敵。（帶云）別的不打緊，（唱）若見那好漢韓通，我和他各施氣勢。

【紫花兒序】他若是經着我命喪，撞見我心慌，遇着咱魂飛。（鄭恩云）哥哥，不遇着韓通便罷，若遇着韓通，務要和他比並個高低也。（正末唱）遮莫是前街後巷，遇着那好鬬的相識，比並個高低。我笑那合死的韓通欺負誰，好着我心中生氣。不是我好鬬偏爭，則爲他惹事招非。

（云）兄弟，俺來到叔父門首也。店小二，報與叔父知道，說俺兩個來了也。（店小二云）你們又來了，前日惹的禍，還不會了的哩。報的老官人得知，有前日惹禍的那兩個將軍，又來了也。（趙思云）是趙匡胤和鄭恩來了也，道有請。（店小二云）有請。（正末同鄭恩做見科，云）叔叔嬸子，兩個姪兒來了也。（趙思云）匡胤、鄭恩於路辛苦。趙景中與你兩個哥哥廝見者。

（趙景中拜云）二位哥，受您兄弟兩拜者。（正末云）兄弟免禮免禮。（卜兒云）受他一禮，怕做甚麼那？（趙思云）店小二看酒來，與兩個姪兒拂塵。（正末云）不必飲酒。纔討了藥來，我要去送藥去也。鄭恩兄弟看馬來，俺送藥去。（趙思與卜兒背云）婆婆，可怎了？趙匡胤要馬哩。（正末云）叔叔與嬸子說甚麼？（趙思云）不曾說甚麼。（正末云）你若不與姪兒說，則怕誤了事也。（趙景中云）父親，你不說，我說與哥哥罷。自從你去討藥去了，有穆陵關上好漢韓通，他是石洪的師父，他打將來尋哥哥，尋不見，被他將馬牽的去了。他還要來尋你，要見個高低也。（正末云）是真個？這廝好無禮也呵！（唱）

【寨兒令】想那廝禮上虧，〔四〕忒胡爲。你牽的馬去呵，我騎甚的？將俺來平欺。情理無知，恨不得拿到我眼跟底。（鄭恩云）哥哥息怒，俺尋他去來。（正末唱）遮莫他能走能飛，假若是能戰能敵。對面兒若見了，審問的事真實，呸，就着他生死在眼前隨。

（趙思云）匡胤你且息怒，等俺喫上兩鍾酒，俺慢慢的尋他去來。（韓通、石洪、白撾、胡搶同牽馬上）（韓通云）某韓通是也。這個是我衆徒弟，頭裏去趙家酒店裏，尋趙大郎不在，牽了兩匹馬去。我在東莊上喫了幾碗酒，我務要尋見他。（石洪云）師父，則怕這早晚來了，着他喫一頓拳頭去。（白撾云）可早來到也。我問一聲：兀那趙景中，俺師父在這裏，快着你那好漢出來！（韓通云）徒弟每，您兩邊排開，休着走了他。着趙大郎出來，我是天下頭一個好漢，穆陵關上韓通，合死的與我比對來！（做拽拳科）（正末同鄭恩見韓通科，云）兀那韓通，

你既是好漢，如何敢盜人的馬也？（韓通云）趙匡胤，不是我盜你的馬，則要尋你比並個高低來。（鄭恩云）韓通，休說你強也，休說俺哥強。你可也知道我鄭恩的手段，我可不動手，你那好漢也休動手，你與我哥對跌對打，若是你贏了我哥，就將這馬輸與你，你就是天下頭一個好漢；若是你輸了呵，你可輸些甚麼？（韓通云）我輸這五十兩碎銀子與您。（鄭恩云）牽馬過來，將銀子來。哥哥，你用意者，這銀子和馬，已是俺的也。（韓通做吐架子科，云）來來來，你是好漢進來！（正末云）這廝好情理難容也！（做廝擂科）（唱）

【調笑令】看了他樣勢，忍不住笑微微。呀，諒你那無力形骸敢恁的？（韓通云）徒弟每，趙匡胤是好拳法也。（正末唱）不消的慌詐喬敵對，向前來便見真實。我跟前使不的閒料嘴。（做打倒韓通科）（唱）便着你目下相虧。

（鄭恩云）韓通輸了也。（韓通云）我不曾輸了，是這階沿石絆倒我也。〔五〕（正末云）不算，再和你打一場。（做廝擂科）（韓通云）來來來，再和你打一場！（正末唱）

【鬼三台】你可也初學的會，便敢來人前擂，就着你登時做鬼。你恰纔身趄倒在階基，〔六〕我使了無多氣力。我着你瘸臁跛臂骨離皮，頭青面腫似病疾，羞辱了好漢名聲，我着你今番後悔。

（做打倒韓通科）（鄭恩云）韓通輸了也。（韓通云）我不輸，是滑倒我也。不算不算，再打一場。（正末云）來來來，再和你打一場。（韓通云）這遭輸了，再也不敢掙扎，就輸了罷。（做

廝擂科）（正末唱）

【禿廝兒】拳起處無些面皮，腳撞着有甚支持？我正是逢對手，難放你。我從來忒忠直，可也端實。

【聖藥王】遮莫是舉鼎的威有氣力，我直着寰中壯士盡伏低。休動手，莫強爲，輕輕輪動一雙槌。（云）着去！（做打倒韓通科）（唱）管教你血淋漓。

（鄭恩云）韓通，你可輸了不曾？（韓通云）罷罷罷，我輸了也，與你這五十兩銀子。徒弟每跟我家去罷。（石洪云）好師父也，你原來精慢帳，不家去了等甚麽？（韓通云）出的這門來，羞殺我也！不想某被趙匡胤打了一頓，果然名不虛傳。我空學了這幾年拳棒，近不過此人。罷罷罷，讓他是天下頭一個好漢。衆徒弟每，俺已是羞慚了，〔七〕再不敢來他這酒店裏來了，俺家去來。穆陵關則我爲頭，趙匡胤跌打滑熟。讓他做爲頭好漢，還家去滿臉懷羞。（石洪、白撾、胡搶同下）（鄭恩拜正末科，云）哥哥，不枉了好男子！將韓通這等一個好漢，打的不曾粘的身，委實哥哥是天下頭一個好漢也。（趙思云）趙景中，拜你哥哥，不枉了好漢也。（趙景中拜科，云）若不是哥哥將這幾個無徒打敗了，着這個酒頭攪擾俺一世也。（趙思云）孩兒看酒來，與你哥哥道勞困者。（正末云）不必飲酒。鄭恩過來，拜辭了叔叔嬸子，俺去來，李夫人等着藥哩。叔父，將這五十兩銀子與你使用。鄭恩兄弟，俺去來。（唱）

【尾聲】則爲這穆陵關好漢今朝退，方稱了平生志氣。你則好村房內教些莊家，怎敢

和無對手英雄數番家比？（同鄭恩躧馬兒下）

（趙思云）他每都去了也。趙景中，今日誰想趙匡胤到來，將韓通打倒了，得了五十兩銀子，就與了老漢。這韓通是個好漢，再不敢來俺莊上攪擾。與俺除了一害，多虧了我姪兒，若不是他呵，誰人近的過他？都往登州去了。趙景中，你看着酒店。無甚事，婆婆，俺回後堂中去也。趙匡胤跌打爲魁，端的是手腳偏疾。打韓通與我除患，再不敢街上胡爲。（同卜兒下）（趙景中云）俺父親去了也。多虧了哥哥，與我報了讐也。恨無徒將我欺凌，我哥哥端的英雄。昨日將石洪跌倒，今日個又打韓通。（同下）

校記

〔一〕『賣酒』原作『飲酒』，據文意改。　〔二〕『牽』原作『見』，趙本校改。今從。　〔三〕『科』字原缺，依例補。　〔四〕『禮上虧』，王校改『上』爲『止』，不從。　〔五〕『階沿』原作『階簷』，王本校改。今從。　〔六〕『階基』原作『街基』，據文意改。　〔七〕『羞慚』原作『羞慘』，王本校改。今從。

第四折

（柴榮領卒子上，云）未遇之時走四方，胸中豪氣豈非常。大周一統江山定，掌領雄兵惟某強。某柴榮是也。自幼父母俱亡，某學成十八般武藝，廣看兵書。未遇之時，曾遊遍關西五路，遇

着趙大郎等衆弟兄，結爲交友。俺先投於李令公麾下。後因俺家親族郭威，掌領軍權，取俺衆弟兄入朝，都加封爲大官，封某爲兵馬大元帥，加趙匡胤殿前都指揮使，着他領兵剿除山東草寇。他與張光遠、羅彥威、鄭恩等領兵，到處一陣成功，今都在登州李節度處屯軍。某奉聖人的命，將着玄纁丹詔，與趙匡胤加官賜賞，就取李節度回朝。某則今日便索長行也。趙大郎武藝多能，憑膽量敢勇交鋒。破草寇望風而走，則一陣立取其功。（同下）（李節度領卒子上，云）自從匡胤取藥去，曉夜常懷情意深。某登州李節度是也。自因趙大郎等前去征山東草寇，路過登州來看某。我請他飲酒，說起我夫人姓趙，他就認義爲姐姐。見我夫人身子不快，他同鄭恩前往穆陵關洪吉寺取藥去了。他認的個長老，說他有神方仙藥。今去其數日，不見回還。今有張光遠、羅彥威，在此驛亭中安下。某今日安排酒肴，小校先請將張光遠、羅彥威來者。（卒子云）理會的。張光遠、羅彥威，大人有請。（張光遠、羅彥威同上）（張光遠云）登州驛內權時住，則等哥哥趙大郎。某張光遠是也。這個將軍，乃是羅彥威。俺同趙大郎哥哥、鄭恩兄弟，奉聖人的命，去剿捕山東草寇。路過此登州，來看李節度。有哥哥拜義李夫人做姐姐，見夫人有些身子不快，親自同鄭恩兄弟，往穆陵關洪吉寺取藥去了也。（羅彥威云）哥哥，自從趙大郎去了，多蒙李節度大人，終日安排酒食管待。這穆陵關的路數，哥哥也早晚便到也。今日又着人來請俺，須索走一遭去。可早來到也。小校報復去，道有俺二人來了也。（卒子云）理會的。（做報科，云）大人，有張光遠、羅彥威來了也。（李節度云）道有請。（卒子云）理會的。有請。（二將做見科）（張光遠云）大人，終日重承管待，難以克當也。（李節度云）不

敢，二位將軍請坐，則怕今日趙大郎、鄭恩來，俺安排下筵宴等候。小校望者，若來時報某知道。（卒子云）理會的。（正末同鄭恩跚馬兒上）（正末云）某趙匡胤是也。自前日打了韓通，在洪吉寺討了這藥，送與李節度家來。兄弟也，俺行動些。（鄭恩云）哥哥，若這貼藥醫好了李夫人呵，顯的俺也有些敬心也。（正末云）兄弟說的是也呵。（唱）

【雙調・新水令】則願的李夫人病患當時消，也見的志誠心討回好藥。雖然是初認親，當目作舊知交。我這裏心下量度，肯分的他與我姓同趙。

（云）兄弟，俺來到也。（鄭恩云）令人報復去，道有趙大郎、鄭恩來了也。（卒子云）理會的。（做報科，云）報的大人得知，有趙大郎、鄭恩來了也。（李節度云）道有請。（卒子云）理會的。有請。（正末同鄭恩見科，云）姐夫，俺兩個討將藥來了也。（做拿藥科）（李節度云）有何德能，着兩個兄弟如此用心也。（張光遠云）匡胤哥，你自去後，俺兩個多多攪擾這節度大人也。（正末云）兄弟也，異日承謝大人。姐夫，請姐姐出來用此藥也。（李節度云）令人請出夫人來者。（卒子云）夫人有請。（夫人上云）自家李夫人便是。正在房中染病，大人相請，須索見大人去。令人休報復，我自過去。（見科，云）大人，妾身來了也。（李節度云）夫人，請你出來不爲別，有兩個兄弟取藥回來了也。（夫人云）起動兄弟多多用心也。喫了這藥，可有應麽？（正末云）姐姐，若喫了這藥，你則但放心也。（唱）

【雁兒落】遮莫是多年身病勞，這藥他有氣力能醫療。這三丸做一服，休在這檐哨底

着風冒。

（云）姐姐，你用了這藥者。（夫人調藥喫科，云）兄弟也，我喫下這藥去，腹中的病好了也。

（正末云）謝天地，慚愧也。（唱）

【得勝令】呀，聽説罷腹内病無了，不由我心下喜難消。一來是顯的俺真情厚，二來是老儒僧的手段高。（夫人云）我這病年深日久，數個良醫，不會醫的好。今日兄弟討將藥來，將我的病醫好了，我異日親去謝那長老也。（唱）路數兒迢遥，急且裏便不得行的到。姐姐你聽着。（帶云）這藥不是藥也。（夫人云）是甚麽那？（正末唱）他是那養身的無價寶。

（李節度云）小校排果桌來，我與衆弟兄飲一杯也。（卒子云）理會的。（長老同行者上，云）禪床静坐思親故，趙氏門風好漢多。貧僧乃穆陵關洪吉寺普惠長老是也。自那一日我兄弟趙匡胤，來問貧僧取藥，我説與他穆陵關韓通是一個好漢。兄弟回來，在叔父趙思家中，不想韓通奪了他的馬，被俺趙大郎與他爭着馬，韓通將五十兩銀爲賭賽。好趙大郎，三番打倒韓通，天下皆聞名姓。他今在登州李節度宅上，貧僧會説，你若打倒韓通，我來與你相賀。不敢失信。行者，將着禮物，可早來到登州府門首也。小校報復去，道有洪吉寺長老在門首。（卒子云）理會的。（做報科，云）大人，有洪吉寺長老來見。（正末云）姐夫、姐姐，這長老正是施藥的僧人，是某親眷哩。（李節度云）道有請。（卒子云）理會的。長老有請。（長老、行者做見科，云）大人，貧僧是洪吉寺長老。兄弟在此，多蒙管顧。貧僧徑來相賀趙大郎也。（李節度云）

長老，多謝你的好藥也。（夫人拜科，云）若不是師父的藥，我這病幾時得好？正要相謝去，不想今日來的正好也。（長老云）貧僧不敢。非爲財物而至此，亦爲信行而來。則爲趙匡胤打倒韓通，天下聞名，貧僧特來相賀也。（李節度云）兄弟，怎生不說與我知道，你幾時打倒了韓通也？〔二〕（正末云）打韓通有何希罕？不敢向大人行說也。（李節度云）將酒來，與匡胤作慶也。（長老云）借大人酒來，我先遞一杯。（長老把盞科，云）大郎，貧僧當日會言，你若打了韓通，我定來慶賀。今日既打了韓通，貧僧豈敢失信。滿飲一杯，將紅來掛了者。（掛紅科）（正末云）感蒙長老如此用心也。（長老云）匡胤，你在那裏見韓通，與他比試來？你說一遍，俺衆人試聽也。（正末云）長老不嫌絮煩，聽我說一遍，衆人試聽者。（唱）

【沽美酒】洪吉寺別罷了，急回首送丹藥。他將我戰馬慌忙牽去了，惱的我心中痛焦，恨不的盼他來到。

【太平令】不一時在門前吵鬧。（長老云）飲過酒者。（正末飲酒科）（李節度云）我聞的韓通是個爲頭的好漢，你怎生打倒他來？（正末唱）霎時間喫了三交，枉輸了他偌多錢鈔。我覷韓通，無多奇妙。（長老云）據你的英雄，諒那韓通到的那裏也！（正末唱）呀，今日個有勞，長老，偌遠的路遥，思念起將何補報？

（柴榮上云）小官柴榮是也。今奉聖人的命，來至登州，與趙匡胤等加官賜賞，可早來到也。小校報復去，道有天朝使命來了也。（卒子云）理會的。（做報科，云）大人，有天朝使命來了

也。（李節度云）使命至也，俺接待去來。（衆接科）（柴榮云）趙匡胤，你因何披着這紅？（正末云）因我打了韓通，這個長老與我慶賀來。（柴榮云）敢是穆陵關韓通麽？（正末云）正是也。（柴榮云）兄弟，你不知道，這韓通是個爲頭的好漢，不匡還出不了你的手。多時不見，借酒來，我與兄弟敬一杯。（做把盞科）（正末云）哥哥，不當如此。（柴榮云）不枉了天下馳名也。〔二〕（正末唱）

【折桂令】謝哥哥不忘知交，一載相別，會在今朝。（柴榮云）你破草寇有功，又打了韓通兄弟，豈不美哉也。（正末唱）當日個破滅狼煙，將名聲直播皇朝。（柴榮云）我奉聖人的命至此，與您加官賜賞也。（正末唱）哥哥你奉聖命加官賜爵，我這裏喜孜孜心痒難撓。若不是志氣清高，將那草寇除了，怎能够禄享千鍾，更那堪金帶羅袍。（柴榮云）小校擡了果桌者。小官奉聖人的命，與您加官賜賞，你望闕謝了恩者。（衆做拜科）（正末唱）

【殿前歡】我這裏便辭皇朝，喜的是當今聖德賽唐堯。似磐石社稷黎民樂，雨順風調，獻麒麟瑞雪飄。喜外國年年到，臣宰每全忠孝。則願的皇圖永固，見如今萬姓歌謠。

（柴榮云）您衆將望闕跪者，聽聖人的命：因草寇擾亂山東，奉聖命差遣天兵。趙匡胤領兵征剿，將賊將翦草除根。因此上聖人大喜，加官爵光顯門庭。趙匡胤殿前太尉，樞密院點檢三軍。因取藥穆陵關過，憑勇力打倒韓通。張光遠山南節度，持斧鉞衣紫腰金。羅彥威登州總管，掌軍權列鼎重裀。李節度取回朝内，李夫人共受官封。加鄭恩皇城團練，與匡胤共理權

衡。封普惠講經之職，洪吉寺顯耀禪林。則爲您多施功效，今天朝特降恩榮。奉聖命加官賜賞，一齊的望闕謝恩。（同下）

題目　登州聚會英雄漢

正名　穆陵關上打韓通

校記

〔一〕『倒』字原無，王本校補。今從。

〔二〕『馳名』原作『持名』，王本校改。今從。

楊六郎調兵破天陣

劇目說明

此劇不見《録鬼簿》、《太和正音譜》著録。《脈望館抄校本古今雜劇》據明内府本移録，上有趙琦美校筆，凡遇對皇帝稱呼處都擡頭二格另起一行，劇後附有詳細穿關，是宫廷戲班演出的本子。王季烈編入《孤本元明雜劇》時，取消對皇帝稱呼的擡頭，在文字上也有所校正。

關於此劇的時代歸屬，王季烈《孤本元明雜劇提要》云：『原標「楊六郎調兵破天陣」，明抄本，不著撰人姓名。』又云：『事本楊家將等小説，至爲無稽，曲文亦不足觀。惟場面熱鬧，流俗愛武劇者，或有取爾。』似認爲此劇爲明劇。從劇中演員衆多的情況看，也只有演員衆多的宫廷戲班可以演出。但是此劇寫楊六郎殺死奸臣謝金吾後詐死藏於汝州，實際上是元劇《謝金吾》的續篇，劇中的番兵軍師顔洞賓，實際上是元代盛行的全真教的道士的形象，劇中寫番兵時多用蒙古語，如稱酒爲『答剌孫』，肉爲『米罕』，馬爲『抹鄰』等，都顯示出濃厚的元劇色彩。因此可推斷它是元代流傳的楊家將劇，進入宫廷後經過明人修訂。今以脈望館本爲底本，參校王本。

楔　子

（沖末扮寇萊公領卒子上，云）少年錦帶掛吴鈎，鐵馬西風塞草秋。〔二〕全憑匣中三尺劍，坐中往往覓封侯。老夫姓寇名準字平仲。幼習儒業，頗看詩書。自中甲第以來，累蒙擢用，隨朝數載。謝聖人可憐，官拜萊國公之職。今因北番韓延壽領兵侵犯邊境，奉聖人的命，着老夫領兵直至銅臺，與番兵交戰。不想韓延壽連夜將銅臺城困住，裏無糧草，外無救軍。聖人夜作一夢，夢見與番兵交戰，正行之際，前至一道河，河中一隻船，船頭上立着一個美色的女人，戴着滿頭花，那女人言稱道：『我主，此處有保駕將軍在此。』聖人言道：『在那裏？』則見那船艙裏面，跳出一隻大羊來，那羊踴身跳在岸上，將番兵趕退了。撒然驚覺，可是南柯一夢。聖人着小官喚將陰陽臺官苗士安來，圓此一夢。小校與我喚將陰陽臺官苗士安來者。（卒子云）理會的。苗士安安在？（正末扮苗士安上云）小官乃陰陽臺官苗士安是也。因爲韓延壽侵犯邊境，俺寇萊公統領軍馬，直至銅臺。不想番兵知道，連夜困了銅臺。今日寇萊公呼喚，不知有甚事，須索走一遭去。可早來到也。小校報復去，道有苗士安來了也。（卒子云）理會的。喏，報的大人得知，有苗士安來了也。（寇萊公云）道有請。（卒子云）理會的。有請。（做見科）（正末云）大人呼喚小官，有何事也？（寇萊公云）苗士安，喚你來別無甚事，今有聖人，夜作一夢，夢見與番兵交戰。正行之際，前至一道河，河中一隻船，船頭上立着一個美色女人，

戴着滿頭花，那女人言稱道：『我主，此處有保駕將軍在此。』聖人言道：『在那裏？』則見那船艙裏面，跳出一隻大羊來，那羊踴身跳在岸上，將那番兵趕退，撒然驚覺，可是南柯一夢。今奉聖人的命，着你圓這一夢，是主何吉兇？（正末云）大人，這個夢不主凶，單主吉。（寇萊公云）怎生不主凶，單主吉？（正末云）大人，這個夢單主着吉，有個應夢的將軍來，救銅臺之困也。（寇萊公云）這應夢的將軍在何處也？（正末云）大人，這一道河，可不包含着個水字？這個女人，這個三點水着女字，可不是個汝字也？這船者，乃是州也。大人，這個應夢的將軍，姓名顯然。這船裏面跳出一隻大羊來，這個人姓楊，那女人頭上戴着花，乃是景也。這個應夢將軍，乃是楊景，在汝州哩。（寇萊公云）住住住，這楊景爲他私下三關，貶在汝州，說他殁了，又剽將他首級來，再那裏得個楊景來？（正末云）大人，這楊景是一員名將，怎生便殁了？小官夜觀乾象，見楊景將星，緊伏在那雙魚宮，此人還有哩。（寇萊公云）若是如此，怎生得這楊景來？（正末云）如今便差能事之人，打出陣去，連夜速至汝州。若有了楊景呵，擒那北番韓延壽，有如翻掌相似也。（寇萊公云）苗士安，若有了楊景，圓了此夢，乃先生所算之神妙也。（正末唱）

【仙呂·賞花時】見如今番將臨城將陣勢擺，我將這應夢的將軍名姓解。俺見如今疾差遣，快安排，若得那英雄可便到來。（云）此一去若有了楊景呵，（唱）穩情取平番寇，可兀的救銅臺。（下）

（寇萊公云）苗士安去了也，我如今可着誰去？則除是殿前太尉呼延贊之子呼延必顯，〔三〕他可以取楊景去。小校與我喚將呼延必顯來者。（卒子云）理會的。呼延必顯安在？（呼延必顯上云）幼習兵書戰策通，安營下寨貫奇通。安邦定國扶王業，馬到旗開顯姓名。某乃殿前太尉呼延贊之子呼延必顯是也。今因韓延壽侵犯邊境，寇萊公領兵來至銅臺，不想番兵連夜將銅臺困住。今日寇萊公呼喚，不知有甚事，須索走一遭去。可早來到也，小校報復去，道有呼延必顯來了也。（卒子云）理會的。喏，報的大人得知，有呼延必顯來了也。（寇萊公云）着他過來。（卒子云）理會的。過去。（做見科）（呼延必顯云）大人呼喚呼延必顯，有何事也？（寇萊公云）呼延必顯，喚你來別無甚事，因爲陰陽官苗士安，與聖人圓夢，言説有一個應夢的將軍，乃是楊景，見在汝州。你如今打出陣去，到汝州取楊景去。（呼延必顯云）大人，則一件，楊景在汝州殁了也，那裏再得楊景來？（寇萊公云）呼延必顯你不知道，有陰陽官苗士安，説楊景的將星，分明的顯着哩。你如今若到汝州，則問胡祥太守要，若有了楊景時，將他那私下三關罪犯，盡皆饒免了罷。他若退了番兵，那其間另有加官賜賞。你小心在意，疾去早來。（呼延必顯云）得令。則今日打出陣去，直到汝州，取楊景，走一遭去。將又英雄馬又奔，槍刀滚滚賽兵山。密排隊伍分前後，穩取今朝得勝還。（下）（寇萊公云）呼延必顯去了也。若取將楊景來，愁甚麽番兵不破。若退了韓延壽，某奏知聖人，自有加官賜賞。忙差必顯取六郎，打陣衝軍武藝強。若到汝州見楊景，銅臺城下戰一場。（下）

校記

〔一〕『塞』原作『衰』，從王校改。

〔二〕『延』字原脱，從王校補。原『呼必顯』王校均作『呼延必顯』，從王校改。

第一折

（韓延壽領番卒子上，云）番番番，地惡人奔。騎寶馬，坐雕鞍。飛鷹走犬，野水荒山。渴飲羊酥酒，饑餐鹿脯乾。鳳翎箭手中施展，寶雕弓背上斜彎。筵前酒闌胡旋舞，丹青寫入畫圖間。某乃六邦教首韓延壽是也。〔一〕某知天文，曉地理，觀氣色，辨風雲。知黃公三略法，習呂望六韜書。我手下有番兵百萬，戰將千員。有蕭天佐、蕭天佑、土金宿、耶律灰、都骨林、忽里歹，又有軍師顏洞賓。我常有取東京之意，奪汴梁之心，爭奈大宋家有楊六兒，把住瓦橋等三關。我差人打聽去來，説無了楊六兒也。我如今聚俺番將，統領十萬番兵，先取銅臺，後取汴梁，方稱我平生之願。小番與我喚將衆將來者。（番卒子云）理會的。衆將安在？（二淨扮都骨林同耶律灰上）（都骨林云）我做元帥實聰明，相持廝殺都不通。下寨則在中軍耍，常被天兵劫了營。某乃韓延壽手下番將都骨林是也。這個是我姪兒耶律灰。俺正在帳房裏喫燒酒

耍子，元帥呼喚，不知有甚事，須索走一遭去。〔三〕可早來到也。小番報復去，道有都骨林同耶律灰來了也。（番卒子云）理會的。報的元帥得知，有都骨林、耶律灰來了也。（韓延壽云）着他過來。（番卒子云）理會的。過去。（做見科）（都骨林云）阿的元帥，呼喚俺二將來，那廂使用？（韓延壽云）且一壁有者。（二淨扮忽里歹同土金宿上）（忽里歹云）我做番將實是能，但凡上陣逞英雄。到的陣前都不怕，上的馬去掉了魂。某乃韓延壽手下番將忽里歹是也。這個是土金宿。俺正在後山打圍場中喫答剌孫米罕耍子，有元帥呼喚，不知有甚事，俺見元帥去來。（土金宿云）元帥呼喚，更無別事，則是見今日天晴日暖，與俺打圍獵射，再無別的勾當。論俺番將，不好步走，則騎抹鄰。但凡無事，山上胡行。跌將下來，撞破頂門。正要喫耍，元帥呼喚，須索走一遭去。可早來到也。小番報復去，道有忽里歹、土金宿來了也。（番卒子云）理會的。報的元帥得知，有忽里歹、土金宿來了者。（韓延壽云）着他過來。（番卒子云）理會的。過去。（做見科）（忽里歹云）阿的元帥，喚俺二將，那裏耍去？（韓延壽云）一壁有者。（二淨蕭天佐同蕭天佑上）（蕭天佐云）我做番將委實好，不騎抹鄰則是跑。爲甚常川不害眼，夏天不會脱皮襖。某乃蕭天佐是也。這個蕭天佑，是俺兄弟，同在韓延壽麾下爲將。俺這北番地面，並無莎草斑斑，盡都是平沙漠漠。俺正在帳房喫了些米罕，往後山中打筋斗耍去，元帥呼喚，不知有甚事，須索見他去。（蕭天佑云）哥也，無甚勾當，一定則是喚俺喫答剌孫倒刺着耍子，俺跑一遭。可早來到也。小番報復去，道有蕭天佐、蕭天佑來了也。（番卒子云）理會的。報的元帥得知，有蕭天佐、蕭天佑來了者。（韓延壽云）着他過來。（番卒子

云）理會的。過去。（做見科）（蕭天佐云）阿的元帥，喚俺二將，那廂使用？（韓延壽云）您且一壁有者。（二淨扮蕭虎同蕭彪上）（蕭虎云）我是番將喚蕭虎，不慣廝殺會擂鼓。若被南朝捉了去，耍了撒髏一世苦。某乃韓延壽手下番將蕭虎是也。〔三〕這個是我兄弟蕭彪。俺二人正在打圍場喫乾糧奶子，有元帥呼喚，必然有事計較。（蕭彪云）哥，俺須索走一遭去。可早來到也。小番報復去，道有蕭虎、蕭彪兩個大叔來了者。（番卒子云）理會的。報的元帥得知，有蕭虎、蕭彪來了者。（韓延壽云）着他過來。（番卒子云）理會的。過去。（做見科）（蕭虎云）阿的元帥，喚俺二將，那廂使用？（韓延壽云）您衆將都來了，喚您來別無甚事，您都賀萬千之喜。我差人去南朝家打聽去來，說無了楊六兒也。我如今領一百萬番兵，先取銅臺，後取汴梁，您衆將意下何如？（衆番將同云）都依隨元帥調遣也。〔四〕（韓延壽云）既然如此同心合意，小番請將軍師顏洞賓來也。（番卒子云）理會的。軍師安在？（淨扮顏洞賓上云）髮垂雙練狗皮袍，腳穿兀剌忒清標。昨日敲冰去飲馬，不防着水走了硝。貧道姓顏名雙梅道號洞賓。佐於韓延壽麾下，爲軍師之職。貧道望塵知敵數，〔五〕嗅土識兵機。俺奉道坐靜，遊方尋仙；〔六〕餐松啖柏，玩水遊山；黃冠鶴氅，息氣養神；導嚥還丹，〔七〕飲風餐露；晨參暮禮，打漁鼓簡板；綰髽髻，懸織袋；誦黃庭，尊太上；講道德，說真言；書符呪水實怕鬼，跨鳳乘鸞跌破頭；倒大來無榮無辱無拘繫，我是個怕當差役的狗骨頭。〔八〕貧道顏洞賓是也。今日元帥請我，不知有甚事，須索走一遭去。可早來到也。小番報復去，道有軍師顏洞賓來了也。（番卒子云）理會的。報的元帥得知，有軍師顏洞賓來了也。（韓延壽云）道有請。（番卒子云）

理會的。有請。（做見科）（顏洞賓云）阿的元帥，請貧道有何事商議？（韓延壽云）軍師，請你來別無甚事，我打聽的南朝家無了楊六兒。今日是吉日良辰，我統領十萬番兵，大小番將，先取銅臺，後取汴梁東京。則怕南朝家有能文會武的人，倘或還有楊六兒呵，如之奈何？（顏洞賓云）阿的元帥，當初無有貧道，便怕甚麽楊六兒，〔九〕今日既有了貧道，休道是一個楊六兒，便是十個楊六兒，我也不怕他。（韓延壽云）軍師，你有何妙策，調度番將，支撥番兵，與南朝家相持廝殺去？（顏洞賓云）貧道也不和他相持廝殺，對壘迎敵，明日我擺一個陣勢，他若識的我這陣勢，咱便與他伏降；他若不識我的陣勢，着他讓與俺雲應等十六州東京城池，與俺歇馬着。元帥道，諒這一個陣勢，怎生着他與俺城池？我這陣勢，也不在黃公三略法，也不在呂望六韜書，也不在兵書之內，按三卷天書裏面，取一個天陣。這天陣裏則不一個天陣，按着東南西北，前有朱雀，後有玄武，左有青龍，右有白虎。這四陣外，又擺八卦陣，乾、坎、艮、震、巽、離、坤、兑。這八卦陣，又按八門陣，是休、生、傷、度、景、死、驚、開。這八門陣外，又有二十八陣，按着二十八宿，角、亢、氐、房、心、尾、箕，斗、牛、女、虛、危、室、畢，奎、婁、胃、昴、壁、觜、參，井、鬼、柳、星、張、翼、軫。這角亢房中有參辰陣，乃是都救應長川不住。又有十二陣，按着十二宮辰，是寶瓶宮、人馬宮、磨蝎宮、天蝎宮、天秤宮、雙女宮、獅子宮、巨蟹宮、金牛宮、白羊宮、雙魚宮、陰陽宮。這十二陣，按十二時，是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十二時按着十八陣，十八陣按着三十六陣，元帥坐在中軍，按於中央。周迴有陣，按着九曜，是一羅睺、二土星、

三金星、四水星、五太陽、六火星、七計都、八太陰、九木星。這九陣外有四斗陣，東斗着一十三將，按着東斗一十三星；西斗一十四將，按西斗一十四星；南斗六將，按南斗六星；北斗七將，按北斗七星。這四斗陣前，又有五陣，按着金、木、水、火、土。外有天河陣，相連黃河九曲陣；內有二暗陣，是羅睺計都。又是左輔右弼。這銅臺是一座龜城，元帥按北方北斗玄武七星陣，下了天關地軸陣，東陣高聳打紅旗紅幟，乃是太陽朝闕陣。西一陣乃是太陰元鐵陣，正名曰是周天二十八宿陣。聚而爲一，散則計數，總一百四十二陣。俺這陣前排朱雀扶五方，後有玄武列天罡，又有八卦乾坤陣，二十八宿按陰陽。四斗九曜臨軍陣，更有黃河九曲長。他那裏軍馬便有千千隊，我教他打陣之時個個亡。（韓延壽云）既然軍師有這等妙策神機，善能擺陣，則今日某親領大勢番兵，擒拿楊六兒去者。（顏洞賓云）元帥說的是。若是這等，貧道支撥他衆將，各擺陣勢，務要擒拿了楊六兒。（韓延壽云）軍師，你若擺陣拿了楊六兒呵，更加封你大大的官職者。（顏洞賓云）元帥你還不認我哩，我非凡人，若不是你這等的撒因答剌孫米罕管待我呵，我怎肯替你擒拿楊六兒？少時駕祥雲騎着水牛上天，去了多時也。元帥慢在，貧道先回帳下去也。說罷也欲待騰空，我歸去駕起青雲。你問我仙鄉何處，說起來唬了三魂。栽花時則在頃刻，韓湘子和我關親。王祖師是我舅舅，馬丹陽與我緊鄰。張四郎釣魚我喫，張果老是我阿公。我則是藍彩和身上的跳蚤，我則是漢鍾離腳上的蠓蟲。（下）（韓延壽云）軍師去了也。大小番官，則今日跟某統領大勢番兵，與南朝相持廝殺，走一遭去。統軍校莫得消停，拔營寨即便登程。皂雕旗勝似雜彩，塞北軍猛如羆熊。衆兒郎人人敢勇，沙塞子個

個猙獰。馬到處鼓旗相望，臨軍陣要見輸贏。（下）（胡祥領祗候上，云）經史留心曉夜攻，鰲頭獨占享崢嶸。當初不盡芸窗苦，豈得佳名宇宙中。小官乃胡祥是也。幼習儒業，頗覽經書，自中甲第以來，累蒙擢用。謝聖恩可憐，所除汝州太守之職。自莅任以來，〔一〇〕頗得民心。今有楊景私下三關，殺謝金吾一事，將楊景貶在汝州。有奸臣王欽若，詐傳聖命，差軍校前來剽取楊景首級。小官度量楊景，乃是國家一員虎將，久後定有重用之日，我將牢中重囚一人，與楊景面貌相同，代伊身死。將他隱藏在我後花園中，荼蘼架後，太湖石邊，挖一土窖，着他隱姓埋名，至晚間擊響木蓋，他便出來，與小官飲酒談話。今聽的醜虜契丹，大奮猖獗，侵邊犯境，圍取銅臺，事在緊急，小官想來，若是楊景出師，掃蕩群胡，萬里清平。當時若聽王欽若之奸，是悖天之道也。今日無甚事，於後堂中看理文卷。祗候門首覷者，但有軍情事，報復我知道。（祗候云）理會的。（呼延必顯上云）親承聖敕離京國，特取安邦定亂人。某乃呼延必顯是也。被某打出陣來，星夜到汝州，則這裏便是胡祥太守任所。左右報復去，道有使命至此也。（祗候云）理會的。報的太守得知，有使命到此也。（胡祥慌科，云）使命到此，小官親自接他去。（見科，云）使命大人，有失迎接也。（呼延必顯云）胡太守你聽者：聖人的命，爲因楊六郎私下三關，殺了謝金吾全家老小之罪，盡皆饒免。如今用人之際，可將楊景獻出來，着他復還舊職，前去剿殺番兵，朝廷自有加官賜賞。着他出來，你謝了恩者。（胡祥云）使命大人，楊景已殺了多時也。（呼延必顯云）見今楊景的將星，緊伏在雙魚宮，這人有哩，你及早獻出他來。（胡祥云）使命大人，小官並不敢隱諱也。（呼延必顯云）真個無了？我回去也。

（胡祥云）大人喫了筵席去。（呼延必顯云）不必筵席。大人，這隔壁是何處所？（胡祥云）是一座古刹佛寺。（呼延必顯云）我且在這寺中安歇一宿，明日早行。（下）（胡祥云）使命去了也。這一樁事，未審真假。等待至晚，與楊將軍說知，再做計較。小官且回後堂中去也。（下）（呼延必顯上云）某乃呼延必顯是也。奉聖人敕命，到此汝州，行取楊景，銅臺救駕。有太守胡祥，言說楊景已殁了。言語之中雖強，顏面慌悚，其間必有暗昧。〔二〕我詢問寺中僧人，這寺後牆，相連胡太守花園，今夜對此好天良夜，月白風清，不免跳過這牆去，潛在園中，探聽他個虛實，便知詳細。（做跳牆科，云）阿可綽，我跳過這牆來了也。是好花園也。趁此月明如水，萬籟無聲，我行至這太湖石邊背陰之處，暫且潛踪躡足，我試聽者。（正末扮楊景上云）某乃楊景是也。爲某累建奇功，謝聖恩可憐，加某爲鎮守三關經略使。因爲某私下三關，殺了謝金吾家一十七口，本該死罪，聖人憐某有功，以此教我在汝州爲酒醋都管，自到此處。不想奸臣王欽若，詐傳聖旨，差官前來剽某首級。多虧了胡祥太守，將牢中該死重囚一人，與某面貌相似，替了某罪，救某不死之恩。就在此太守後花園中，挖一土窖，隱姓埋名。可是爲何？想俺父子八人都陣亡了，則剩下楊景一人，想某與國家累立戰功，剿除胡虜也呵。（唱）

【仙呂·點絳唇】想當初久鎮邊庭，曾將那佞臣掃淨。咱平定，練士操兵，我也曾封官爵，蒙君命。

【混江龍】俺也曾旗開得勝，若論着挾人捉將慣曾經。雖不學七擒七縱，常則是千戰

千贏。我也曾擒虜寇火燒了撦鼓寨，〔二三〕我也曾破匈奴砲打碎了那樺皮城。嗔忿忿臨敵敢勇，氣昂昂下寨安營。則爲我領雄兵一陣定了輸贏，掃妖氛萬里知咱名姓。（云）往常我與番兵交戰呵，（唱）殺的那韓延壽北走，他可也不敢南行。

（云）想楊景也曾東蕩西除，南征北討，困來馬上眠，渴飲刀頭血，立下蓋世功勳。不想今日埋名隱跡，何日是我那崢嶸顯耀時節也。（唱）

【油葫蘆】則我這一世功勳有那萬代名，我則待保山河社稷興。後來在臣僚班裏列簪纓，指望待子孫後代襲封贈。不能够麒麟閣上圖形影。（云）不是楊景説大言，（唱）我做班超平西戎鎮玉關，學馬援定南蠻銅柱境。似這等盡忠的和那報國的則是從天命，博一個青史内去標名。

（呼延必顯做聽科）（正末唱）

【天下樂】則俺這爲子爲臣的要志誠，我可便叮也波嚀，心間可便仔細評。我如今埋名隱跡遠利名。想當初攝梯航萬國朝，撫偏邦四海清，託賴着聖明君治太平。

（呼延必顯背科，云）皇天加祐，乃宋朝社稷幸甚，天下生靈幸甚，果然楊景還有哩。（做看科，云）他在這地窖中説話，可不知門户在於何處，我再聽者。〔二三〕（正末云）楊景也，幾時是那崢嶸顯耀的時節也？我白日裏點上一盞燈，看兵書戰策，到晚來有人敲響這木蓋三下，我便出來與太守共話飲酒。這早晚則怕太守來請我也。（呼延必顯云）這楊景在這地窖中説，有

人敲響這木蓋三下，他便出來與太守共話。我試敲響這木蓋者。（做敲科，云）一，二，三。（正末云）天色晚了也，敢是太守敲這木蓋？我開了這栓兒，我與你託起這木蓋者。（呼延必顯見正末拖住科，云）呀呀呀，楊將軍，你原來在這裏，可不道你殁了也？（正末慌科，云）可怎了也！（呼延必顯云）你出來，我和你説話。楊將軍，你的罪過非輕。小官非奉私來，奉聖人的命，今有北番韓延壽，困住銅臺，着小官星夜來取你。胡太守説你殁了，你可躲在這土窖中。（正末云）將軍，因楊景多得罪犯。（呼延必顯云）楊將軍，你望闕跪者：聖人將你那私下三關罪犯，都饒免了。今有北番韓延壽，領番兵圍了銅臺，你若殺退番兵，復還你舊職，再有加官賜賞。謝了聖恩者。（正末云）感謝聖恩，將軍鞍馬上勞神也。（呼延必顯云）救國家危困，豈憚驅馳也。（正末云）將軍，若存的楊景在呵，諒那虜寇，何足道哉？這廝好是無禮也。（呼延必顯云）將軍，見如今醜虜猖獗，圍了銅臺，他有軍師顏洞賓，善能排兵布陣，你怎生迎敵他也？（正末唱）

【後庭花】聽説罷骨碌碌怪眼睜，惡哏哏殺氣生。不是這顏洞賓能排陣，單註着韓延籌他送那百萬兵。你看我便顯功能，我可便一言爲定。（云）將軍放心也。（唱）我可敢半合兒着那廝刮土平。

（呼延必顯云）將軍，韓延壽領番兵圍了銅臺，聖人着小官來取你破韓延壽去。將軍，你怎生鋪謀定計，破這番兵也？（正末云）將軍放心也。（唱）

【金盞兒】憑着我善排兵惡相爭，我將龍韜虎略我端的能施逞。你看我擒賊斬寇定邊城。（呼延必顯云）將軍臨陣可是如何？（正末云）我若是臨陣呵，（唱）直殺的城河鮮血滾，遍地死屍橫。（呼延必顯云）將軍，見如今韓延壽領番兵侵邊犯境也。（正末唱）那裏是那韓延壽來犯境，他則是特地送殘生。

（呼延必顯云）將軍，俺且閒共話，看有甚麽人來。（胡祥上云）小官胡祥是也。今日早間，有朝中差遣使命來取楊景，未保真假。小官堅執回言楊景殁了。那使命不肯在公館中安下，在這州衙側近寺中歇息去了。天色晚了，不免說與楊將軍，着他小心提備。可早來後花園中也。（看科，云）呀呀，可怎生這土窖的木蓋掀着？我試近前去看者。（做見科）（呼延必顯云）呀呀，胡太守來了也，可不道楊將軍殁了也？（胡祥跪科，云）使命大人，小官胡祥，誠恐有詐，不合隱匿楊景，罪惡彌天，望大人寬恕者。（呼延必顯云）太守請起。見如今世態紛紜，安危未保，此等所爲，足見太守愛君憂國之忠也，但勿掛懷。既今日有了楊景也，將你那罪犯盡皆饒免也。（胡祥云）左右即便安排果桌，與二位將軍餞行送路也。（正末云）多蒙太守管顧，此恩異日必當重報也。（呼延必顯云）天色明了也，便索長行。（正末云）小官獨力難行，我如今同將軍先到鄭州，收了焦贊，就着焦贊持着我的書呈，直至太行山，招安我那二十四個指揮使，俺衆弟兄每見了我的手字，他必然來也。某與將軍在瓦橋等三關駐扎，待弟兄衆每領兵來全了時，擒拿韓延壽，未爲遲也。（唱）

【尾聲】我如今疾便的救銅臺，連夜的臨邊境。先到那太行山把英雄帥領。（呼延必顯云）楊將軍，韓延壽非能，他手下有個軍師，乃是顏洞賓。此人知天文，曉地理，善能排兵布陣，好生高強也。（正末云）將軍，你道的差了也。（唱）休誇那能擺陣的軍師顏洞賓，這英雄說着無憑。若是那兩下裏陣相迎，殺氣騰騰。我着那十萬賊兵，無一個性命。（云）若是擒拿了韓延壽和顏洞賓呵，（唱）恁時節趑蹬蹬馬蹄兒慢行。（云）我若是得勝呵，（唱）響璫璫鞭敲金鐙。（云）憑着我坐下馬，手中槍，有萬夫不當之勇，不是楊景說大言，（唱）你看我便笑吟吟齊和凱歌聲。（同下）

校記

〔一〕『乃』原作『那』，從王校改。　〔二〕『走』原作『遭』，從王校改。　〔三〕『乃』原作『那』，從王校改。　〔四〕『也』原作『又』，從王校改，下文同例不出校。　〔五〕『敵』原作『地』，從王校改。　〔六〕『方』原作『訪』，從王校改。　〔七〕『導嚥』原作『道演』，從王校改。　〔八〕『骨』原作『刮』，從王校改。　〔九〕『甚』原作『是』，從王校改。　〔一〇〕『莅』原作『理』，從王校改。　〔一一〕『昧』原作『昧』，趙校改爲『謎』，誤。從王校改。　〔一二〕『也僧』原脱，據上下文曲詞補。　〔一三〕『者』原作『咱』，從校本改。下文同例不另出校。

第二折

（岳勝領僂儸上，云）武藝精熟智量能，會習呂望六韜文。久鎮三關番兵怕，則我是敢戰迎敵岳排軍。某乃花面獸岳勝是也。今因俺拒敵北番，多有功勳，官封俺做指揮使。則不某一人，有孟良、焦贊、李瑜、張蓋等二十四員，俺跟着哥哥楊景手下爲將，久鎮這瓦橋等三關。爲因哥哥與焦贊私下三關，殺了謝金吾一十七口家屬，將楊景貶在汝州，焦贊發去鄭州爲民。不想哥哥到於汝州，亡逝已過了。某想俺這二十四員指揮，多虧了六郎楊景。今日哥哥歿了，焦贊又在鄭州風魔了。俺衆將撇了三關，領軍來到這太行山，落草爲寇。俺每日在此飲酒快樂。今日孟良兄弟巡山寨去了。安排下酒肴，這早晚兄弟敢待來也。（焦贊上云）鎮守三關爲好漢，殺的番兵紛紛散。軍前陣後敢當先，則我是魚眼司公焦光贊。〔二〕某乃焦光贊是也。爲因某私下三關，殺了謝金吾一十七口家屬，發我去鄭州爲民。聽知的楊景哥哥歿了，我在鄭州假粧風魔。不想楊景哥哥不曾死，親身來到鄭州，見了我，言説有聖人的命，爲北番韓延壽困住銅臺，今差呼延必顯來，將俺四個的罪犯，盡皆饒免，着俺去收捕韓延壽。若殺退了番兵，復還俺舊職。不想岳勝衆將，離了三關，都在太行山落草爲寇。某如今持着楊景哥哥的書呈，前去太行山，招安岳勝哥哥，走一遭去。可早來到也。小僂儸報復去，道有焦贊特來拜見。（僂儸

云）理會的。喏，報的哥哥得知，有焦贊特來拜見。（岳勝云）焦贊他在鄭州風魔了，他可怎生得到這裏？着他過來。（僂儸云）理會的。過去。（做見科）（岳勝云）焦贊兄弟，你在鄭州風魔了，怎生得好了來也？（焦贊云）哥哥，我非是風魔，聽知的楊景哥哥殁了，我假粧風魔。誰想俺楊景哥哥不會死，親身到鄭州，見了您兄弟，説有北番韓延壽，領番兵圍了銅臺，今差呼延必顯來，將俺的罪犯盡皆饒免了，着俺收捕韓延壽。若退了番兵，復還俺舊職。有哥哥脩的書呈在此，您試看者。（岳勝云）將書來我看。（做看科，云）真個是俺哥哥的手字。俺衆將則今日便往銅臺去。（焦贊云）可怎生不見孟良？（岳勝云）孟良兄弟巡山寨去了，這早晚敢待來也。（孟良上云）胸懷韜略習黄公，驅兵領將顯英雄。官軍捕盜聞吾怕，則我是足智多謀孟火星。某乃孟良是也。自與哥哥楊景，在於瓦橋等三關約别，俺哥哥因爲私下三關，貶在汝州。不想楊景哥哥殁了也，俺衆兄弟，聽知哥哥殁了。撇了三關，都在這太行山，不得已落草爲寇。俺衆兄弟，讓岳勝哥哥爲頭領。某今日巡山寨已回，不會見一個侵邊犯境的人。俺見哥哥，走一遭去。小僂儸報復去，道有孟良來了也。（僂儸云）理會的。報的哥哥得知，有孟良來了也。（岳勝云）焦贊兄弟，你且躲在一壁，等孟良來時，你與他廝見。着他過來。（僂儸云）理會的。過去。（做見科）（岳勝云）兄弟你喜歡者，俺楊景哥哥不會死，如今見有哩。（孟良云）哥哥，是誰説來？（岳勝云）兄弟，見有寄書的在此，你與他廝見者。（孟良見焦贊科，云）兀的不是焦贊哥哥？説你在鄭州風魔了，怎生得好了來？（焦贊云）兄弟不知，説俺楊景哥哥殁了也，我就在鄭州假推風魔。如今楊景哥哥有了，見在三關等候，俺衆將便往三關

上見了楊景哥哥，一同破韓延壽去。（孟良云）既是這等，俺如今撇了山寨，領兵見哥哥去來。（岳勝云）則今日點就軍校，破韓延壽走一遭去。英雄將志氣高強，驟征騁即回故鄉。破番兵忘生捨死，看這個岳排軍展土開疆。（寇萊公領卒子上云）老夫寇萊公是也。今因韓延壽困住銅臺，聖人着苗士安圓夢一事，說楊景見在汝州。我差呼延必顯，打出陣去，直至汝州，問胡祥太守，要勤王保駕將軍。〔三〕去了許多時，不見回來。小校城頭上望者，若有救軍來時，報復我知道。（卒子云）理會的。（正末領岳勝、焦贊、孟良、李瑜、張蓋、楊宗保、呼延必顯、卒子上）（正末云）兄弟每，俺今日來到銅臺，兀的不望見番兵了也？（岳勝云）哥哥放心，憑着俺衆將英雄，務要擒拿了韓延壽也。（正末云）兄弟每也，忠心效力者，憑着俺弟兄每威嚴英勇，諒那番寇，何足道哉也！（唱）

【中呂・粉蝶兒】看今日領將驅卒，我將那北番兵片時收捕。憑着我八門陣遁甲之書。（岳勝云）哥哥，憑着俺衆將武藝高強，務要擒拿了韓延壽。三軍擺佈的嚴整者。（正末唱）遮莫他列着旌旗安營壘。（云）哎喲，兄弟也，（唱）遮莫他四圍堅固，萬隊軍卒，我今日個仗雄才運籌調督。

（岳勝云）哥哥，憑着您兄弟岳勝、焦贊、孟良、李瑜、張蓋等衆將每，必要成功也。（正末云）兄弟，你道的是。真乃是英雄之將也。（唱）

【醉春風】則俺這焦光贊他可也志豪雄，更和俺這孟火星他可也膽氣粗。（岳勝云）憑着

您兄弟這般英勇，我務要擒拿了韓延壽也。（正末唱）則俺這英雄敢戰的岳將軍，兄弟也，我端的便許，許。則我這心秉忠良，胸藏韜略，我則待法行軍律。

（淨都骨林領番卒子上，云）某乃番將都骨林是也。大小番兵，今日圍住銅臺，兀那塵土起處，必然有軍馬來了也。（正末云）兄弟，兀的不是番兵來了也？（岳勝云）哥哥，俺與他交鋒去來。（正末云）兀的番將，來者何人？（都骨林云）某乃韓延壽手下大將都骨林是也。來者何人？（正末云）你認的某麼？（都骨林云）你是誰？（正末云）則我便是楊六郎。（都骨林云）說楊六郎殁了，那裏再得個楊六郎來？這廝假名託姓，你敢廝殺麼？（正末云）兀那無名的番將，你敢和某交鋒麼？（都骨林云）諒你到的那裏？操鼓來！（做戰科）（正末唱）

【迎仙客】四周圍擺着士馬。（云）岳勝，你小心在意者。（唱）四下裏調上軍卒。（云）衆將跟着我去來。（唱）則聽的高阜處一聲一聲家兀那信砲舉。吴鈎槍似火光飛，坐下馬似追電出。直殺的他陣亂賊輸，也顯出我那破賊寇的這威風處。

（都骨林云）大小番兵，某近不的他，走走走。（下）（正末云）衆兄弟每，俺衝開這番兵，入的這城來。小校報復去，道有楊景同衆將來了也。（卒子云）理會的。喏，報的大人得知，有楊景同衆將都來了也。（寇萊公云）道有請。（卒子云）理會的。有請。（正末云）衆兄弟，俺見大人去來。（做見科）（寇萊公云）楊將軍，可不道你殁了也？（正末云）大人，楊景與衆將來了也。（寇萊公云）楊將軍，見如今韓延壽困了銅臺，着呼延必顯取將你來，着你救銅臺之

困。韓延壽不強，他手下有一個軍師，乃是顏洞賓。此人知天文，〔三〕曉地理，能布陣，善排兵。你有甚計策，破他那陣勢也？（正末云）大人但放心，憑着楊景與衆將，必要退了番兵也。（寇萊公云）既然如此，你退了番兵，聖人另有加官賜賞也。（韓延壽同淨顏洞賓、都骨林、忽里歹、耶律灰、蕭虎、蕭彪、蕭天佐、蕭天佑、土金宿領番卒子上）（韓延壽云）軍師圍住銅臺也。我與他答話。兀那城上的軍校，教你那名將出馬，弱者休來與俺答話也。〔四〕（卒子云）理會的。喏，報的大人得知，有番兵來至城下，要與名將答話哩。（寇萊公云）楊將軍，您衆將與番兵答話哩。（正末云）大人放心，我和他答話去。（正末做見科，云）兀那無名的番將，你認的某麽？（韓延壽云）你是誰？（正末云）則我便是楊六郎。（韓延壽云）你是那楊六郎，我如今大勢番兵圍了銅臺，你聞早投降，憑着俺大勢番兵，軍師顏洞賓，不和你廝殺，俺軍師擺下個陣勢，你若破的我這個陣勢，將雲應等十六州我便與你；若破不的這個陣勢呵，將你那東京汴梁，趁早獻與我者。（正末云）你如今不和俺交鋒，要擺陣勢？着你那軍師來，與俺答話。（韓延壽云）軍師，楊六郎要與你答話哩。（顏洞賓云）元帥你過來，貧道與他答話。兀那楊六郎，你聽者：貧道是顏洞賓。我如今圍住您這城池，我待和你廝殺來，諒你有多少軍馬？我今擺個陣勢，你若識得我這陣勢，我便伏降你；若不識我這陣勢，將您這東京汴梁獻與俺，意下如何？（正末云）兀那番將，你擺陣勢我看。（顏洞賓云）大小番兵，擺開陣勢。你認我這陣勢，是甚麽陣？（寇萊公云）楊將軍，你識他這個陣勢，端的是甚麽陣？（正末云）他這個陣，也不是黃公三略法，也不是呂望六韜書，乃是天書裏擇出來的。兀那番將，

此陣是周天八卦陣，是也不是？（顏洞賓云）他怎生知道這個陣勢？既然你知道，你打我這個陣勢。（正末云）兀那番將，今日俺且小歇小歇，我來日打這個陣。（顏洞賓云）休道是一日，便與你三日，你也打不的我這陣勢。元帥，既是這般，俺領軍馬，且退一射之地。（韓延壽云）大小番兵，退一射之地，明日擺陣，務要擒拿了楊六兒。俺且回營去來。（同衆下）（寇萊公云）楊將軍，怎生打這個陣？（正末云）大人，這個陣，乃是周天八卦陣。某今日支撥軍馬，大小衆將近前來，聽某調遣，聽令而行。今日支撥軍馬，來日打陣，則要您衆將齊心奮力者。（岳勝云）俺衆將近前來聽令者。（正末唱）

【上小樓】岳排軍聽的囑付，孟火星依咱調度。你那裏槍舞梨花，馬驟狻猊。你端的可便劍掣鋸鋙，先打那左青龍右白虎，更和那黃河九曲。你後打他那朱雀陣，再攻玄武。

（云）岳勝，撥與你三千軍馬，打這青龍陣去，則要你成功而回也。（岳勝云）得令。某領三千軍馬，打青龍陣，走一遭去。俺去那青龍陣裏統干戈，來朝對陣戰千合。時間略展英雄手，不着番兵一個活。（下）（正末云）孟良近前來，撥與你三千軍馬，你打白虎陣去，小心在意者。（孟良云）得令。奉着元帥將令，統領三千軍馬，打白虎陣，走一遭去。手拿開山金蘸斧，敵軍陣裏顯功能。無名番寇聞吾怕，着他認的英雄孟火星。（下）（正末云）李瑜，撥與你三千軍馬，你打朱雀陣去，則要你成功而回也。（李瑜云）得令。領三千軍馬，打朱雀陣，走一遭去。

奉令驅兵出禁城，朱雀陣裏逞英雄。全憑武略安天下，管取狼煙萬里平。（正末云）焦贊近前來，撥與你三千軍馬，你打這玄武陣去，小心在意者。（焦贊云）得令。領三千軍馬，打玄武陣，走一遭去。統雄兵去打玄武，衆軍校開弓蹬弩。穩情取一戰成功，掃蕩了北番醜虜。（下）（正末云）張蓋近前來，撥與你三千軍馬，你打日精月華陣去，小心在意者。（張蓋云）得令。領三千軍馬，打日精月華陣，去走一遭。奉將令親領雄兵，打陣勢敢逞功能。殺匈奴亡魂喪膽，保家邦萬載咸寧。（下）（正末云）呼延必顯近前來，撥與你三千軍馬，你打黃河九曲陣去，則要你成功而回也。（呼延必顯云）得令。領三千軍馬，打黃河九曲陣，走一遭去。戈甲層層軍士排，將軍年少顯英才。休言九曲黃河陣，鐵壁銀山也撞開。（下）（正末云）大人，這青龍白虎陣，朱雀玄武陣，日精月華陣，二十八宿陣，黃河九曲陣，可也不打緊。（寇萊公云）楊將軍，全在你今日支撥了軍馬，來日打陣。大小衆將，聽楊將軍調遣，聽令而行也。（正末云）您衆將，誰敢打這天門陣去也？（楊宗保云）父親，您孩兒打這天門陣去。（正末云）楊宗保，憑着你甚麼武藝，你敢打那天門陣去？（楊宗保云）父親，憑着您孩兒身材凜凜，志氣昂昂，敢與番兵打陣交戰去也。（正末唱）

【上小樓】他氣昂昂的揚威耀武，他威凜凜的戎裝結束。（楊宗保云）您孩兒仗父親妙策神謀，您孩兒千戰千贏也。（正末唱）憑着你那千戰千贏，百戰百勝，妙策神謀。（楊宗保云）父親，憑着您孩兒手中定淮刀，敢當番兵也。（正末唱）則你那定淮刀，衝陣馬，把賊兵當

住，直殺的些個敗殘軍可也亂逃無數。

（云）楊宗保，撥與你三千軍馬，則要你小心在意，成功而回也。（楊宗保云）得令。奉父親將令，領三千軍馬，打天門陣，走一遭去。雄兵率領出銅臺，猖獗匈奴犯境來。揮刀奮勇施威武，我着他遍山堆起虜屍骸。（下）（寇萊公云）楊將軍，這衆將怎生調遣來？（正末云）大人，楊景支撥了衆將也。（寇萊公云）將軍打陣，衆將都支撥了，索是費心也。（正末云）大人，還有二十八宿陣勢哩。（寇萊公云）將軍，這二十八宿陣勢，可差何人去也？（正末云）某領三千軍馬，親自打這陣去。（寇萊公云）憑將軍胸中謀略，敢勇當先，諒那虜酋到的那裏也！（正末云）非是楊景之能，皆賴聖人洪福也。（唱）

【耍孩兒】託賴聖明萬壽吾皇福，則俺這大將軍揚威耀武。（寇萊公云）楊將軍，你憑甚麽威武，掃除群胡也？（正末唱）憑着我運籌決勝顯英雄，看今番破天陣剿捕匈奴。俺這裏馬如北海金精獸，一個個人似南山他這個白額虎。我直着寫滿了功勞簿。試看這一場交戰，不弱如那十面埋伏。

（寇萊公云）楊將軍，你同衆將與北番打陣交鋒，我專聽凱旋報捷，得勝回京也。（正末唱）

【二煞】看招�領隊的旗，聽撲鼕鼕催陣鼓。喝一聲陣門開，統長槍直殺入中軍去。那的是那顏洞賓來日排天陣，合該那韓延壽明朝可兀的歸地府。我去那四下裏邀截住咽喉路，〔五〕我直殺的高阜處骨碌碌人頭亂滾，低窪處骨突突鮮血模糊。

（寇萊公云）楊將軍，如今聖人招賢納士，豁達大度，正用你股肱之臣，則要你用心竭力也。（正末唱）

【尾聲】整朝綱須用您文，定邊疆當用武。那的是俺這大將軍端的是英雄處，託賴着洪福齊天聖明主。〔六〕（下）

（寇萊公云）楊將軍支撥了軍將也，這一去必然打破此陣，成功而回也。俺這裏人又英雄馬又奔，堅心竭力展江山。楊家父子忠良將，不殺番兵誓不還。（下）

校記

〔一〕『魚眼司公』之『司』原作『思』，據慣例改。　〔二〕『勤』原作『擎』，音誤，從王校改。

〔三〕『文』原作『門』，音誤，從王校改。　〔四〕『也』原作『又』，從王校改。　〔五〕『截』原作『甙』，形誤，從王校改。　〔六〕『託』原作『推』，從王校改。

第三折

（韓延壽同淨顏洞賓、都骨林、忽里歹、耶律灰、土金宿、蕭天佐、蕭天佑、蕭虎、蕭彪躧馬兒領番卒子上）（韓延壽云）全憑軍師排陣勢，定捉南朝楊六郎。某乃韓延壽是也。統領大勢

番兵，困住銅臺。軍師，今日楊六兒要來打陣，你與衆將説知，着他各守其位，用心擺陣者。（顔洞賓云）元帥放心，我擺這陣勢與元帥看。大小番將，各依着陣勢。都骨林，你在青龍陣，土金宿，你在白虎陣。蕭天佐，你在朱雀陣。蕭天佑，你在玄武陣，忽里歹，你在天門陣。耶律灰，你在九曲黄河陣。蕭虎、蕭彪，你二人在日精月華陣。您知道了陣勢，各人用心，務要擒拿了楊六郎者。（韓延壽云）大小番兵，擺開陣勢，務要擒拿了楊六兒。兀那塵土起處，楊六兒敢待來也。（正末同岳勝、焦贊、孟良、張蓋、李瑜、楊宗保、呼延必顯躧馬兒領卒子上）

〔二〕（正末云）〔三〕衆將各自用心，大小三軍，擺布的嚴整者。（唱）

【雙調·新水令】見騰騰殺氣可便暗青霄，我則見蕩征塵軍行五哨。則聽的震天金鼓響，捲霧繡旗搖。明晃晃劍戟槍刀，我看見堂堂陣列着軍校。（云）兀那番將，我如今打你那陣勢來也。（顔洞賓云）忽里歹，擺布的嚴整者，着他打俺這陣者。（忽里歹云）得令。（擺陣科）（正末唱）

【快活三】惡哏哏門旗前答話了，鬧垓垓陣勢裏喊聲高。響璫璫喧天聒耳戰鑼敲，忽刺刺助殺氣催軍砲。

（云）楊宗保打那天門陣去。（楊宗保云）得令。（打陣科，云）打了天門陣也。（韓延壽云）軍師，打了天門陣也。（顔洞賓云）不妨事，還有二十八宿陣哩。擺開青龍白虎陣者。（都骨林、土金宿云）得令。（擺陣科）〔三〕（正末唱）

【鮑老兒】喊一聲撲入垓心兩陣交，左右肋追風道。（云）岳勝、孟良，你與我打這青龍白虎陣去。（岳勝、孟良同云）得令。（打陣科）（孟良云）打了青龍白虎陣也。（韓延壽云）軍師，又打了青龍白虎陣了也。（顏洞賓云）不妨事，還有二十八宿陣哩。朱雀玄武陣擺開者。（蕭天佑、蕭天佑同云）得令。（擺陣科）（正末唱）山頂上招呼旗磨着，接應起東西哨。有英雄虎將，開弓蹬弩，擐甲披袍。〔四〕見馬軍步軍，鳴鑼擊鼓，舞劍輪刀。

（云）李瑜、焦贊，打朱雀玄武陣去。（李瑜、焦贊同云）得令。（打陣科）（焦贊云）打了朱雀玄武陣也。（韓延壽云）軍師，打了朱雀玄武陣也。（顏洞賓云）不妨事。還有二十八宿陣哩。擺開黃河九曲陣、日精月華陣者。（耶律灰、蕭虎、蕭彪同云）得令。（擺陣科）（正末唱）

【柳青娘】一隊隊衝開陣角，人劣蹶馬咆哮。一行行英雄躁暴，仗兵器逞粗豪，從來不似這場惡戰討。（云）張蓋、呼延必顯，您這二將，打這黃河九曲陣、日精月華陣去。（張蓋、呼延必顯同云）得令。（打陣科）（張蓋云）打了黃河九曲、日精月華陣也。（正末云）好將軍也。（唱）四壁下軍圍數遭，料賊兵難走難逃。〔五〕則見馬着槍人中箭，人中箭哭嚎啕。

（韓延壽云）軍師，又打了黃河九曲、日精月華陣也。（顏洞賓云）不妨事，還有二十八宿陣哩。（正末云）衆將，跟我打這二十八宿陣去來。（衆將混戰科）（唱）

【道合】殺氣冲霄，鏦鏦箭響似風雹。覷分毫，擒草寇顯功勞。仗雄威憑謀略，施埋伏排軍校。四圍四圍聽咱調，擡鼓擡鼓奪旗號。那四圍四圍聽咱調，戰鼓戰鼓連天

操。輕展猿猱，覷準低高。則見那紫金鈚，三思臺，穿透了箭翎稍。（顏洞賓云）不想被他打破了我這陣也。不中，逃命，走走走。（同韓延壽等慌敗下）（正末云）俺今日破了他陣勢，大敗而走。更待干罷，便差四將岳勝、焦贊、孟良、楊宗保，您衆將務要趕殺番兵，將顏洞賓執縛定，丞相府中獻功去來。（岳勝云）得令，俺趕殺番兵去來。（正末云）誰想有今日也。（唱）

【尾聲】將顏洞賓活捉拿，把韓延壽首級剽。班師得勝人歡樂，三軍踴躍，恁時節封官賜賞論功勞。〔六〕（同衆將下）

校記

〔一〕『贊』字原脱，據王校補。　〔二〕『正末』後原有『上』字，從王校删。　〔三〕『陣』原作『開』，從王校改。　〔四〕『擐』原作『貫』，從王校改。　〔五〕『料』原作『略』，從王校改。　〔六〕『恁』原作『您』，從王校改。

第四折

（寇萊公領卒子上，云）全憑智勇安天下，忠心輔佐聖明君。老夫寇萊公是也。有楊景領衆將

破番兵去，捷音來報，得勝還營也。早間奏過聖人，就着老夫，在帥府中安排筵宴，慶賞衆將，犒勞三軍。小校門首覷者，若楊景等衆將來時，報復我知道。（卒子云）理會的。（正末同岳勝、焦贊、孟良、張蓋、李瑜、呼延必顯、楊宗保上）（正末云）兄弟每，咱去元帥府獻功去來。便好道大丈夫奮發有時，誰想有今日也呵。（唱）

【正宮・端正好】俺得勝也齊唱着那凱歌回，喜孜孜敲金鐙敢可兀的還營寨。單注着韓延壽月值年災，這一夥兇徒惡黨他可也今朝敗。顏洞賓也，你可也把名聲壞。

（云）這一場廝殺也呵，（唱）

【滾繡毬】不弱如韓元帥領雄兵在九里山，那一場大會垓。勝如那班超般，鎮邊關那手策。（云）兄弟也，非俺衆將之能。（唱）也則是託賴着聖明君百靈助，齊天福大，方顯俺大將軍用機謀，施展我這雄才。（岳勝云）哥哥，俺這等盡忠竭力，可望甚麼那？（正末云）兄弟也，俺這等盡忠竭力呵，（唱）我則待播清風着萬古揚，留名譽在青史載。俺只願的社稷安寧，我保山河永泰。恁時節受皇宣畫戟門排，俺則待忠心竭力把皇恩報。想古人言則俺那白屋寒門哎出這將相才，我今日個步上金階。

（岳勝云）可早來到也。哥哥，俺見大人去來。（正末云）小校報復去，道有楊景衆將，得勝還營也。（卒子云）理會的。喏，報的大人得知，有楊景等衆將，得勝還營也。（寇萊公云）道有請。（卒子云）理會的。有請。（正末同衆見科）（寇萊公云）楊將軍征討匈奴，掃蕩醜虜，鞍

馬驅馳也。（正末云）大人坐帥府不易也。（寇萊公云）楊將軍，老夫奉聖人的命，因爲你破虜擒胡，保安黎庶，在此帥府，安排筵宴，慶功行賞。小校擡上果桌來者。（卒子云）理會的。（擡果桌上科）（寇萊公把盞科，云）將酒來，楊將軍滿飲此杯。（正末云）大人先請。（寇萊公云）將軍請。（正末做飲科）（寇萊公云）將軍真乃英雄之將，誰想番兵侵犯邊境，將軍統領軍校，殺退番兵，兩陣之間，怎生施謀用智，你說一遍，老夫試聽者。（正末云）那番寇會把天門陣勢排，施逞巧計戰銅臺。俺這裏真天子百靈咸助，方顯俺大將軍施展雄才。（唱）

【倘秀才】殺的個韓延壽、顏洞賓失魂喪魄，單注着十萬賊月值年災。〔二〕他可也會把天門陣勢排，俺得勝也花腔邊鼓擂。將雜彩繡旗開，越顯出俺英雄的氣概。

（寇萊公云）楊景，您衆將望闕跪者，聽聖人的命：大小衆將，一個個論功行賞，封官定爵。岳勝，威勇破寇，所向無敵，封你爲鎮守瓦橋等三關節度使；焦贊，雄威能戰，敢勇當先，封你爲鎮守代州節度使；孟良，驍勇過人，定邊無賽，封你爲鎮守忻州節度使；張蓋，深知謀略，廣運機籌，封你爲鎮守汾州節度使；李瑜，諫諍竭忠，邊關出衆，封你爲鎮守嵐州節度使；呼延必顯，爲你出陣有功，奮身不顧，封你爲鎮守銅臺節度使；楊宗保，打陣破敵，精曉兵法，與同楊景總鎮邊關提督軍將都招討。衆將都封了官職，您謝了恩者。（正末同衆云）感謝聖恩。（寇萊公云）楊將軍，那北番虜寇，怎生布陣排兵，你可怎生命將破陣，試說一遍者。（正末唱）

【脫布衫】則爲這顏洞賓將天陣齊排，領番將困住銅臺。我施展這神機妙策，唬的他魂飛在九霄雲外。

（寇萊公云）楊將軍，此一場平虜安邊，一託聖主洪福天威，二賴將軍英勇才智也。（正末唱）

【小梁州】也是俺聖主能差將相才，今日個顯耀胸懷。也是他番賊福謝一齊來，我揝住他腰間帶，我將他活挾過馬鞍來。

【幺篇】韓延壽逃生縱馬離營外，我可便急慌忙去扯銅胎。〔三〕喝一聲休要走，他回首忙遮蓋。我這裏弓開箭去，吉玎璫正中三思臺。

（寇萊公云）今日定功行賞，筵宴已畢。您聽者：韓延壽悖逆侵邊，楊六郎掃滅狼煙。顏洞賓詭計排兵，岳勝等奮勇當先。今日個論功行賞，在帥府大設華筵，仗天威平胡破虜，一齊的拜謝天顏。（同下）〔三〕

題目　韓延壽索戰賭三籌

正名　楊六郎調兵破天陣

校記

〔一〕『月值年災』原作『年值月災』，據文意改。

〔二〕『銅』原作『通』，從王校本改。

〔三〕『（同下）』原無，依例補。

焦光贊活拿蕭天佑

劇目說明

此劇爲元明之際佚名之作。現僅存《脈望館抄校本古今雜劇》本。王季烈編入《孤本元明雜劇》，有所校正。傅惜華《元代雜劇全目》認爲『元明間無名氏撰』。

此劇寫楊家將與遼兵作戰之故事，王季烈稱：『劇中之焦贊、耶律灰、耶律馬、蕭天佑，皆史所不載，未必有其人也。曲文亦平庸無勝處，伶工筆墨也。』據此當係民間流傳的演出本。至於劇作的時代，劇中稱楊家七兄弟爲『平、定、光、輝、昭、朗、嗣』，與元劇《謝金吾》的『平、定、光、昭、朗、景、嗣』和《昊天塔》的『平、定、光、輝、昭、朗、嗣』近似，而與明代小說《楊家府演義》的『淵平、延廣、延慶、延朗、延德、延昭、延嗣』和《楊家將》的『淵平、延定、延輝、延朗、延德、延昭、延嗣』相差較大；此外，此劇主要歌頌的英雄是疾惡如仇的焦贊，楊六郎僅放在次要地位，用『外』扮演。這與元劇《謝金吾》主要歌頌焦贊一致，而與明代小說主要歌頌楊六郎不同。故此劇有可能自元代流傳。劇中多處稱番將番兵爲『匈奴』，疑對異族統治有所忌諱而云然。今以脈望館本爲底本，參校王本。

第一折

（冲末扮韓延壽領卒子上，云）敢勇番官勝虎彪，黄金甲襯錦貂裘。皂雕旗抹排成陣，隊隊軍行似水流。某乃番將韓延壽是也。生居塞北，長在番邦，駝馬成群，牛羊遍野。某手下兒郎百萬，番將千員，人人擐甲相持，〔二〕個個排兵列陣。方今大宋國朝，名將極多，惟有六郎楊景，驍勇難敵，英雄好漢，鎮守着瓦橋三關，他手下人強馬壯。俺這裏有一人，是賀驢兒，改名是王欽若，入中原爲細作。若是得志，裏應外合，務要收伏了中原。誰想此人到於大宋，果然得志，官拜樞密之職，貪戀中華富貴，忘卻契丹之恩，更待干罷。我如今差細作持書，直至京師，見王樞密去，看他有何機見。某隨後差小番下將戰書去，單搦名將出馬，必然是楊景領兵，來與某交戰。把楊景賺入三關，調百萬番兵，困在垓心，必然擒拿了楊景，方稱某之願矣。番兵百萬統貔貅，兒郎奮勇敢爭籌。交鋒此陣擒楊景，大宋疆封一鼓收。（外扮八大王領卒子上，云）兩朶肩花擎日月，一雙袍袖整乾坤。世間誰是王都管，半由天子半由臣。某乃八大王是也。方今大宋疆封，聖人治世，文武忠良，赤心報國。今有塞北韓延壽，下將戰書來，單搦大宋國名將出馬。某奉聖人的命，選將興兵，某今在此相府中，請衆官來商議。小校喚將寇萊公來者。（卒子云）理會的。寇萊公大人安在？（外扮寇萊公上云）曾受寒窗十載勞，烏紗象簡紫羅袍。身榮顯耀居官位，報國堅心立聖朝。老夫姓寇，名準，字平仲。幼習儒業，頗

看詩書，一舉狀元及第，隨朝數載，頗有政聲。謝聖恩可憐，加老夫萊國公之職。令人來報八大王呼喚，不知有甚事，須索走一遭去。可早來到也。小校報復去，道有寇萊公來了也。（卒子云）理會的。喏，報的大王得知，有寇萊公來了也。（八大王云）道有請。（卒子云）理會的。有請。（做見科）（寇萊公云）大王呼喚寇準，有何事也？（八大王云）寇萊公，請你來有事商議。小校與我請將王樞密來者。（卒子云）理會的。王樞密大人安在？（淨扮王樞密上云）我做樞密諸般妙，通曉六韜並三略。平生諂佞逞奸滑，則我是瞞心昧己王欽若。小官乃王欽若是也。官拜樞密之職。這裏也無人，我原本是北番韓延壽麾下人，我自幼小讀書，口能舌辯，入京師爲細作。臨行之時，曾有誓願，我若得志，裏應外合，必然要取了京師。誰想楊六郎一家兒好漢，十分英雄，人強馬壯，鎮守着瓦橋三關。如今韓延壽下將戰書來，〔二〕單搦名將出馬，他又差細作人怪將來，爭奈没計可施。八大王着令人來呼喚，須索走一遭去。可早來到也。小校報復去，道有王樞密來了也。（卒子云）理會的。喏，報的大王得知，有王樞密來了也。（八大王云）道有請。（卒子云）理會的。有請。（做見科）（王樞密云）大王呼喚王樞密有何事？（八大王云）王樞密，請你來有軍情事商議。小校請將太尉党彥進來者。（卒子云）理會的。党太尉大人安在？（正末扮党彥進上云）某乃党彥進是也。官封太尉之職。正在演武場中，操兵練士，有八大王呼喚，不知有甚事，須索走一遭去。想俺宋朝聖祖，立起錦片江山，非同小可也呵。（唱）

【仙呂・點絳唇】想着俺聖祖開基，統軍出力，到陳橋驛，兵變心機，那其間一統歸仁德。

【混江龍】賢臣每輔安天地，堅心竭力志金石。一來是吾皇仁聖，則俺這文武忠直。都則爲納表稱臣能遜禮，稱尊道寡善垂衣。見如今四海民歡會，則願的八方無事，更和那萬國來儀。

（云）可早來到也。小校報復去，道有党彥進來了也。（卒子云）理會的。喏，報的大王得知，有党彥進來了也。（八大王云）道有請。（卒子云）理會的。有請。（見科）（正末云）大王今日呼喚某有何事？（八大王云）党彥進，喚你來不爲別，今有北番韓延壽，下將戰書來，單搦宋朝名將出馬。今請將您衆將來商議，便整搠軍馬，征伐賊寇，走一遭去。（正末云）大王，便好道『軍來將敵，水來土堰』，當以興兵征伐賊寇也。（寇萊公云）党彥進說的是。論此匈奴，好生無禮也。（正末唱）

【油葫蘆】見如今賊寇臨邊尋對壘，咱須索親戰敵。那廝也欺天罔上用心機。（八大王云）這番兵浩大，好生勇猛也。（正末唱）也須是鼠竊狗盜成何濟，怎如俺攀鱗附翼英雄輩！（八大王云）北番軍馬浩大，十分英雄難敵也。（正末唱）遮莫他軍校多將帥威，俺這裏兵雄將虎多才智，怕甚麼賊寇犯邊陲。

（王樞密云）大王在上，我王樞密不敢多言。論行兵有甚麼好處？但行兵便是損兵折將，不如

講和爲上。我是忠言，若說差了。我喫蜜蜂兒屎。（寇萊公云）王樞密，你說差了。賊寇犯邊，當以與他拒敵，俺爲臣子，竭力盡忠，焉得坐觀成敗也？（正末唱）

【天下樂】俺怎做的避箭畏刀躲是非？見喫着堂也波食，咱須索出些氣力。（王樞密云）我說的忠直言語，怕我有甚麼歹心。（正末背科）（唱）你是個欺心壞法鏤面賊。〔三〕（王樞密云）論我的文武本事，輔安宋朝，那個似的我也？（正末唱）你文不能立宋朝，武不能安社稷，怎知道輔安天地理？

（八大王云）寇萊公，可選那一員將軍，與韓延壽交戰去？（寇萊公云）大王，這一場征戰，則除是楊景，可與韓延壽拒敵，必然取勝也。（八大王云）楊景在於何處？（寇萊公云）楊景在於瓦橋三關鎮守哩。（八大王云）便差人直至三關，取將楊景來，征伐賊寇。（王樞密云）大王，不可以去。想韓延壽好生英勇，兵多將廣，諒那楊景，到的那裏？則怕損兵折將，枉教北番韓延壽笑話。你這幾個奸佞之人壞事，豈是忠臣也？（正末云）王樞密，你說的差了也。（王樞密云）我怎麼說差了也？（正末唱）

【那吒令】憑着這党彥進安邦定國，若論着這寇萊公攄誠盡禮。（王樞密云）諒那楊景，怎麼贏的韓延壽也？（正末唱）則這個楊郡馬覷妖氛淨洗。（王樞密云）我不是騙你老子驢嘴，我的忠心，誰人似的我也？（正末唱）誰不知諂佞人是你一個王樞密，你如今扭是爲非。（王樞密云）阿彌陀佛，我若扭是爲非，我家養着好驢好馬哩。（正末唱）

【鵲踏枝】你從來不真實，負心賊。（王樞密云）罵我是負心賊，桂英是王魁負了心來，你怎麼賴我？（正末唱）你這般昧地瞞天，諂佞奸僻。（八大王云）某則今日奏知聖人，遣寇萊公直至瓦橋三關上，取楊景回朝，領兵收捕番賊也。（寇萊公云）老夫不避驅馳，親上瓦橋三關，走一遭去。（正末唱）你如今上三關傳宣奉敕，不枉了盡忠心燮理鹽梅。

（王樞密云）便好道『忠言逆耳』，你若有些差遲，休道我不會勸你。（八大王云）寇萊公，某則今日奏知聖人，你便上三關，着楊景征伐賊寇去，不可遲慢也。（寇萊公云）老夫理會的。（正末唱）

【寄生草】你如今傳宣命莫怠遲，你端的忠肝義膽施仁義，更那堪堅剛節操無私弊。真乃是存誠守分將江山立，你是那調和鼎鼐廟堂臣，扶危救困安邦器。

（八大王云）您衆臣宰，則今日跟着某，見聖人走一遭去。（正末云）俺衆將跟隨大王，走一遭去。（王樞密云）大王不必取楊景，枉自損兵折將，不如和議爲上，免惹刀兵。（八大王云）嗯，王樞密靠後，勿得多言。（王樞密云）誰會開口來？（寇萊公云）大王奏知聖人，老夫便到瓦橋三關，取楊景統領本部下人馬，征伐賊寇，未爲晚矣。（正末唱）

【尾聲】你如今親上瓦橋關，你可也不索心遲滯，你可也無明夜登山渡水。（寇萊公云）楊景憑手下將士，馬到成功，覷賊兵一鼓而下也。（正末唱）則這個楊郡馬英雄奪第一，端的是四海無及。俺如今託皇威洪福天齊，則他這楊景英名天下知。馬到處賊兵頓息，死

無那葬身之地。則要你鞭敲金鐙早些回。（下）

（八大王云）寇萊公，你不避驅馳，便索長行，直至瓦橋三關，傳與楊景，着他掛印爲帥。若破了番兵，自有封官賜賞。（寇萊公云）理會的。則今日辭別了大王，便索長行。我出的這門來，不敢久停久住，便索上瓦橋三關，取楊景走一遭去。休把山遥取次看，迢迢豈避受風寒。不分星夜登途路，親身直至瓦橋關。（下）（八大王云）寇萊公去了也。您衆官員跟着某，回聖人話走一遭去。醜虜侵邊統士卒，驅兵選將出皇都。興師掛印擒番將，除非楊景破匈奴。（同下）

校記

〔一〕『擐甲』原作『慣甲』，從王校改。　〔二〕『韓延壽』原缺，據文意補。　〔三〕『鏤面賊』原作『陋面賊』，『鏤面』爲在罪犯面上刺字，『陋』爲『鏤』音誤，今改。

第二折

（外扮楊景領卒子上，云）勇鎮三關顯志酬，〔一〕遼兵不敢犯白溝。父兄因爲行忠孝，敕賜清風無佞樓。某姓楊名景，字彦朗。父乃金刀教首楊令公。所生俺弟兄七人，乃是平、定、光、

輝、昭、朗、嗣。父子八人，弟兄七個，於國盡忠，赤心報國。俺父親征伐韓延壽，被番兵賺入兩狼山虎口交牙峪，不能得脱，撞李陵碑身亡。某統雄兵數萬，鎮守瓦橋三關，殺番兵不敢正目而視之。某手下有二十四個指揮使，威鎮邊關。聽知的韓延壽下將戰書來，單搦大宋名將出馬。某欲待統兵征伐，未得聖命，不敢自專。某差排軍岳勝巡邊境去了，不見回還。小校轅門首覷者，若有軍情事，報復某知道。（卒子云）理會的。（寇萊公上云）老夫寇萊公是也。自離了京師，可早來到瓦橋三關也。小校報復去，道有寇萊公，奉聖人命至此也。（卒子云）理會的。喏，報的元帥得知，有寇萊公奉命至此也。（楊景云）小校裝香來，某接待大人去者。〔三〕（做見科）（楊景云）大人有請，有請。（寇萊公云）楊景望闕跪者，聽聖人的命。（楊景做跪科）（寇萊公云）楊景，今有塞北韓延壽，下將戰書來，單搦大宋名將出馬，衆官員舉薦你統兵征伐，掛印爲帥。若破了番兵，自有封官賜賞。望闕謝了恩者。（楊景云）感謝聖恩。令人一壁廂卧番羊安排筵會。大人，楊景手下有數員名將，可同某征伐賊兵，大人意下如何？（寇萊公云）可矣，可矣。請衆位將軍來相見者。（楊景云）理會的。小校喚李瑜來者。（卒子云）理會的。李將軍安在？（外扮李瑜上云）虎略龍韜氣象新，征袍籠罩虎軀身。扶持社稷忠良將，安邦定國大將軍。某乃李瑜是也。佐於六郎楊景麾下爲將，小校來報，說有寇萊公大人到此。今有六郎哥哥呼喚，不知有甚事，須索走一遭去。可早來到也。小校報復去，道有李瑜來了也。（卒子云）理會的。喏，報的元帥得知，有李瑜來了也。（楊景云）着他過來。（卒子云）理會的。過去。（李瑜見科，云）哥也，喚您兄弟有何將令？（楊景云）且一壁有者。小

校喚張蓋來者。（卒子云）理會的，張蓋安在？（外扮張蓋上云）久鎮邊關氣勢雄，人人敢勇逞威風。臨軍顯耀施英勇，廝殺相持建大功。某乃張蓋是也。在此瓦橋三關爲指揮使，今佐於楊六郎哥哥麾下爲將。正在演武場中，小校來報，六郎哥哥呼喚，不知有甚事，須索走一遭去。可早來到也。小校報復去，道有張蓋來了也。（卒子云）理會的。報的元帥得知，有張蓋來了也。（楊景云）着過來。（卒子云）理會的。過去。（張蓋見科，云）哥喚您兄弟，有何將令？（楊景云）且一壁有者。小校喚將孟良來者。（卒子云）理會的。孟良安在？（外扮孟良上云）心粗膽大世無雙，旗開出馬敢承當。手持月樣宣花斧，敢戰番兵號孟良。某乃孟良是也。幼小間武藝滑熟，使一柄宣花斧，萬夫不當之勇。正在教場中操兵練士，小校來報，六郎哥哥呼喚，說有使命大人至此也，不知有甚事，須索走一遭去。可早來到也。小校報復去，道有孟良來了也。（卒子云）理會的。喏，報的元帥得知，有孟良來了也。（楊景云）着過來。（卒子云）理會的。過去。（孟良見科，云）哥，喚您兄弟有何將令？（楊景云）孟良，喚你來有軍情事，且一壁有者。小校喚焦贊來者。（卒子云）理會的。焦贊將軍安在？（正末扮焦贊上云）某乃魚眼司公焦贊是也。恰纔巡邊境已回，有楊景哥呼喚，不知有甚事，須索走一遭去。想俺這弟兄每，在此操軍練士，鎮守邊關，非同容易也呵。（唱）

【正宮·端正好】每日家練士卒驅軍校，想着俺弟兄情結義英豪。俺端的相持廝殺偏能好，一個個武藝天生妙。

【滾繡毬】俺如今鎮三關在瓦橋，立功勳扶宋朝。誰敢道半星兒違拗，俺端的無明夜掙劍磨刀。出來的壯氣雄武藝高，真乃是定邊塵那些兒不到，則我這性剛強不採分毫。我可也殺人放火偏能慣，拽象拖犀氣力高，端的是英勇難學。

（云）可早來到也。小校報復去，道有焦贊來了也。（卒子云）理會的。喏，報的元帥得知，有焦贊來了也。（楊景云）着他過來。（卒子云）理會的。過去。（正末見科，云）哥也，喚焦贊來那廂使用？（寇萊公云）楊郡馬，看了焦贊是一員好將軍也。（正末云）哥那裏征伐？您兄弟走一遭去。（楊景云）焦贊，你近前來，今有北番韓延壽，統領大兵，單搦宋朝名將出馬。今寇萊公大人，奉聖人的命，着俺衆將，征伐韓延壽去，喚您衆將來商議。（正末云）這番賊好是無禮也。（唱）

【倘秀才】那廝他施僥倖堅心兒戰討，你看我憑武藝將賊兵盡剿。我可也叵奈匈奴膽氣高，我和他纔相見怎躭饒，我則待施逞些躁暴。

（楊景云）衆兄弟，俺若統兵與他拒敵，你可是敢去麽？（正末云）哥哥，你說的差了也。憑着俺衆將，諒那番賊到的那裏也！（唱）

【呆骨朶】則我這性剛強引鬬的心生躁，甚的是善與人交。將那廝活捉活拿，也是他合當命夭。將我這大桿刀頭上劈，更和這夾鋼斧身邊落，着那廝潑殘生目下亡，我教他片時間怎地逃。

（孟良云）哥哥放心，俺弟兄每各領人馬，跟隨哥哥擒拿韓延壽去，有何難哉！（楊景云）到來日調遣三軍，同共擒拿匈奴，有何不可也！（寇萊公云）衆位將軍，那塞北韓延壽，有雄兵百萬，戰將千員，此人好生英勇也。（正末云）大人，憑俺哥哥楊景智謀，衆將英勇，諒那番賊到的那裏也！（唱）

【脫布衫】則我這旗開處戰馬咆哮，韓延壽膽喪魂消。憑智謀威伏四海，仗英雄力誅邪虐。

【小梁州】我和那胡虜賊兵相陣交，登時間命喪荒郊。（楊景云）焦贊，那番賊侵犯邊境，更待干罷也。（正末唱）惱的我心中有似熱油澆，恨那廝多奸盜。你看我施展虎狼腰。（張蓋云）俺衆將跟隨哥哥，與賊將交戰，必然得勝也。（正末唱）

【幺篇】他是個無端疥犬何須道，欺負俺宋朝家將老兵驕。也不誇焦贊能，且休說番兵弱。俺若是軍分五哨，敢教他一戰命難逃。

（楊景云）焦贊，你不必遲慢，便去點就精兵，跟某征伐韓延壽，走一遭去，則要你竭力建功也。（正末云）哥哥但放心也。（唱）

【尾聲】則這個英雄焦贊天生惡，我覷那草寇賊徒怎的饒。我直着殺氣騰騰暗碧霄，秋水鑼鳴不住敲。試看英雄膽氣高，我教那醜虜腥羶命怎熬。我直殺的頓首投降未爲了。（下）

（寇萊公云）楊將軍，老夫不敢久留於此，便索回聖人話去也。（楊景云）大人喫了筵席去。（寇萊公云）將軍，不必喫筵席了，便索酌別。令人將馬來，某不敢久停久住，則今日回京，同八大王見聖人，走一遭去。速離三關疾便行，驊騮緊驟盼神京。楊景驅兵擒虜寇，親身赴命便回程。（下）（楊景云）大人去了也。李瑜，你領本部下人馬，左哨行軍，小心在意者。（李瑜云）得令。則今日點就本部下人馬，擒拿番賊，走一遭去。疾忙傳令踐塵埃，軍馬成行雁翅排。擒拿番將韓延壽，放心，不殺賊兵誓不來。（下）（楊景云）張蓋，你領本部下人馬，右哨行軍，小心在意者。（張蓋云）得令。不敢久停久住，統領本部下人馬，右哨行兵，與韓延壽交兵，走一遭去。前排軍校列雄兵，劍戟槍刀擺數層。全憑智勇施三略，馬踐番賊如土平。（下）（楊景云）孟良，你領本部下人馬爲前部先鋒，擒拿番將，則待你得勝而回，小心在意者。（孟良云）得令。奉哥哥將令，統領人馬，爲前部先鋒，擒拿番賊，走一遭去。聽言說罷氣昂昂，孟良今日顯高強，休誇大將韓延壽，難比垓前楚霸王。（下）（楊景云）衆將去了也。某統領大兵，則今日拔寨起營，擒拿韓延壽走一遭去。對陣排兵列戰場，番兵個個盡皆亡。統領雄師擒虜寇，堅心報國鎮邊疆。（下）

校記

〔一〕『酬』原作『籌』，從王校改。

〔二〕『者』原爲『咱』，從王校改。下文同例不另出校。

第三折

（韓延壽領卒子上，云）某乃大將韓延壽是也。自從下將戰書去，單搦大宋名將出馬，果然是楊景領兵前來。諒他到的那裏？小番與我喚將耶律灰來者。（卒子云）理會的。耶律灰安在？（淨扮耶律灰上云）我做將軍曉戰討，不好騎馬則是跑。一年四季不害眼，六月裏不曾脫皮襖。某乃番將耶律灰是也，今佐於韓延壽麾下爲將。我正在帳房裏咽骨頭，小番來報，元帥呼喚，不知有甚事，須索走一遭去。可早來到也。小番報復去，道有耶律灰來了也。（番卒子云）理會的。報的元帥得知，有耶律灰來了也。（韓延壽云）着他過來。（番卒子云）理會的。着過去。（做見科）（耶律灰云）元帥呼喚耶律灰那廂使用？（韓延壽云）且一壁有者。小番，喚將耶律馬來者。（番卒子云）理會的。耶律馬安在？（淨扮耶律馬上云）我乃大將耶律馬，廝殺相持則當耍。若還大宋拿住我，不是踢來就是打。某乃韓延壽手下大將耶律馬是也。正在帳房背後踢飛腳，小番來報，元帥呼喚，不知有甚麽勾當，須索走一遭去。可早來到也。小番報復去，道有耶律馬來了也。（番卒子云）理會的。報的元帥得知，有耶律馬來了也。（韓延壽云）着他過來。（番卒子云）理會的。過去。（做見科）（耶律馬云）那顏喚我來，那廂使用？（韓延壽云）你且一壁有者。小番喚將蕭天佑來者。（番卒子云）理會的。蕭天佑安在？（外扮蕭天佑上云）虎將雄威列戰場，雕弓短箭共刀槍。元帥中軍傳將令，帳下兒郎個個強。某乃番邦

大將蕭天佑是也。十八般武藝，無有不拈，無有不會。騎的劣馬，拽的硬弓。某正在山坡直下操練兒郎，打圍獵射，小番來報，元帥呼喚，須索走一遭去，可早來到也。小番報復去，道有蕭天佑來了也。（番卒子云）理會的。報的元帥得知，有蕭天佑來了也。（韓延壽云）着他過來。（番卒子云）理會的。過去。（做見科）（蕭天佑云）元帥呼喚蕭天佑，有何將令？（韓延壽云）喚您衆將來別無甚事，我差小番下將戰書去，單搦大宋名將出馬。如今楊六兒領兵前來，與俺相持，諒他何須道哉！蕭天佑，撥與你三萬人馬，你爲前部先鋒，耶律灰、耶律馬爲左右二哨，各人領一萬人馬。此一去則要您得勝回還，小心在意。若是擒拿了楊六兒，重賞封官。你衆將不可延遲，則今日便索長行。（蕭天佑云）得令。奉元帥將令，統領三萬人馬，與楊六兒交鋒走一遭去。大小番兵，聽吾將令：三通鼓罷，拔寨起營，但犯違令者，必當斬首。大小兒郎個個強，鋼叉鉞斧共刀槍。番兵敢勇如熊虎，活拿三關楊六郎。（下）（韓延壽云）耶律灰，你便索領兵長行，則要你小心在意者。（耶律灰云）得令。則今日統領番兵，擒拿楊六兒走一遭去。也不索顯耀機謀，安排着弩門速門。楊六兒若還來趕，跟着我准備牙不。（下）（韓延壽云）耶律馬，你不可久停久住，便索領兵長行。若擒拿了楊六兒，自有重賞封官。（耶律馬云）得令。則今日統領番兵，擒拿楊六兒走一遭去。若論我排軍布陣，我和他當面言定。兩陣上若有高低，楊六兒替我償命。（下）（韓延壽云）衆將去了也。憑着俺番兵勢大，必然擒拿了楊六兒，方稱某平生之願也。雄赳赳數員番將，一個個英雄膽量。楊六郎命在逡巡，若拿住決無輕放。（下）（正末扮焦贊同楊景、孟良領卒子跚馬兒上）（楊景云）大小三軍，擺開陣

勢者。（正末云）看了俺這三軍，端的是英雄也呵。（唱）

【越調・鬬鵪鶉】俺這裏將勇兵強，真乃是爬山越嶺，一個個掛劍懸鞭，都待要安邊定境。你看這旗幟飄揚，我將這戈矛再整。俺這裏將士雄，武藝能，明晃晃鎧甲千層，光輝輝寒波萬頃。

（楊景云）你看那騰騰殺氣，靄靄征雲，俺衆將端的是好英雄也。（正末唱）

【紫花兒序】昏鄧鄧一天殺氣，冷颼颼滿目寒風，鬧垓垓將士猙獰。則我這精神抖擻，膽氣英能，更和這武藝精通。你看這虎士雄兵前後擁，我教那韓延壽立如癡掙。則我這虎將威風，膽氣偏增。

（孟良云）大小三軍，擺開陣勢，兀那遠遠的不是番兵來了也？（楊景云）三軍擺布的嚴整者。（蕭天佑同耶律灰、耶律馬領卒子跚馬兒上）（蕭天佑云）大小三軍，擺開陣勢，兀的不是宋朝人馬來也？（楊景云）兀那來的番賊，你何不通名顯姓？（蕭天佑云）某乃北番大將蕭天佑是也。這兩個是耶律灰、耶律馬。你這三個是誰？（楊景云）某乃大宋名將楊景是也。這兩個將軍，是孟良、焦贊。（耶律灰云）老子也，怎麽走將他三個來了？我則心跳上來了。（蕭天佑云）兀那楊景，諒你到的那裏？怎敢與某拒敵？（孟良云）這野奴好生無禮也！（正末云）想這匈奴好是無禮也。（唱）

【金蕉葉】我見他氣昂昂威風自逞，雄赳赳施逞些氣性。使不着你叫吖吖尋踪覓影，

你看我兩陣前生情見景。

（耶律馬云）你敢與我相持麽？（楊景云）三軍擺布的嚴整着。（正末云）小校操鼓來。（蕭天佑云）諒你到的那裏也？（混戰科）（正末唱）

【調笑令】征鼙又亂鳴不絕聲，我這裏縱馬橫槍膽氣生。料應來我手裏難逃命，片時間魄散魂驚。諒這個腥羶虜賊尋鬬爭，命懸似風裏殘燈。

（楊景云）着這野奴喫吾一槍。（做槍刺耶律灰科）（耶律灰云）我死也。（下）（蕭天佑云）被楊景一槍，刺死耶律灰也，可怎了？（耶律馬云）眼見的尋着我也。（楊景云）休教走了番賊也。（孟良云）得令。大小三軍圍住者。（正末唱）

【禿廝兒】施逞起威風氣性，刀過處一片寒冰。我覷這無徒逆賊似水上萍，蕭天佑命將傾，送了這殘生。

（做活拿蕭天佑科，云）小校執縛住者。（做綁科）（蕭天佑云）怎了也？（耶律馬云）則剩下我一個，眼見的也是死數也。（正末唱）

【聖藥王】這廝他兵法輕，力不成。我這裏刀橫秋水晃人明，他那裏魂魄消，無路生。則見他倒戈卸甲命難存，這廝他無翅怎飛騰？

（耶律馬云）則剩我一個，不如走了罷。（下科）（李瑜、張蓋領卒子跚馬兒冲上）（李瑜云）三軍圍住，休教走了這匈奴。（耶律馬云）眼見的我無那活的人了。（張蓋云）某拿住這廝了也。

（楊景云）衆將，把這匈奴執縛定，到於三關上寫表申朝，獻功去來。（李瑜云）得令。將這匈奴執縛了也。（孟良云）這一遭征伐賊寇，皆是哥哥威武，衆將之能也。（楊景云）多虧了衆兄弟汗馬之勞也。便索鳴金，收兵罷戰，回於三關去來。（正末唱）

【尾聲】憑着俺英雄威武除奸佞，剿滅了腥羶太平。擒拿住潑匈奴罪難逃，恁時節省。（同下）

第四折

（外扮岳勝領卒子上，云）習演兵書武共文，三關久鎮立功勳。番兵個個聞吾怕，綽名花面岳排軍。某乃花面岳勝是也。今佐於楊景麾下爲將，久鎮在瓦橋三關，殺番兵不敢侵犯界境。叵奈韓延壽無禮，下將戰書來，單搦大宋名將出馬。奉聖人的命，着俺楊景哥哥，掛印爲帥，統兵數萬，征伐番兵去了。飛報前來，衆將得勝班師。小校遠遠的望者，六郎哥哥來時，報復我知道。〔二〕（卒子云）理會的。（正末同楊景、孟良、李瑜、張蓋拿蕭天佑、耶律馬上）（楊景云）俺衆將今日得勝班師，將這匈奴拿上三關去來。（正末云）大小三軍行動些。哥哥，想俺衆將這一場征戰，非同容易也呵。（唱）

【雙調·新水令】今日個戰賊兵得勝恰還鄉，鬧垓垓將凱歌齊唱。番兵皆頓首，賊寇

盡歸降。殺的他無地潛藏，他每都逃性命五魂喪。〔三〕

（楊景云）可早來到也。小校報復去，道有某同衆將得勝班師也。（卒子云）理會的。喏，報的將軍得知，有元帥同衆將得勝班師也。（岳勝云）呀呀呀，元帥來了也，道有請。（卒子云）理會的。元帥有請。（正末同衆將見科）（岳勝云）哥哥、衆將，鞍馬上勞神也。（楊景云）兄弟守關口不易也。（岳勝云）想這匈奴好生無禮，無事興兵，侵犯俺大宋邊境，欺凌上國，罪已難容也。〔三〕（正末云）諒這腥羶醜虜，到的那裏也？（唱）

【駐馬聽】俺這裏將士忠良，耀武揚威立紀綱。我覷那匈奴奸黨，恰便似湯澆瑞雪一時亡。（李瑜云）俺雖行兵得勝，皆託聖人洪福齊天也。（正末唱）託賴着吾皇寬厚勝堯湯，這的是妖氛一戰魂飄蕩。普天下名贊揚，則願的兵戈永息皆歡暢。

（岳勝云）哥哥，那匈奴賊寇被哥哥生擒在於何處也？（楊景云）小校與某拿過那兩個番賊來者。（卒子云）理會的。（做拿二番賊上）（見跪科）（楊景云）兀那匈奴，你爲何心生叛逆，反亂宋朝？今日被某擒拿，有何話說？（蕭天佑云）這的是韓延壽用機謀妄行侵擾，非是某之罪也。（耶律馬云）我沒有這個心，都是韓延壽、蕭天佑帶累我來，怎生饒我這遭，我送幾個駱駝與你要子。（正末云）想這匈奴不遵上命，難以輕饒也。（耶律馬云）你若放了我，送狐狸皮與你做披肩戴。（正末唱）

【川撥棹】你今日犯邊疆，統賊兵起戰場。擺列着戈戟刀槍，英勇兒郎。改不了醜虜

腥羶氣象，潑妖氛有甚強。

（岳勝云）您衆將覷這匈奴有何當緊也！（正末唱）

【七弟兄】俺這裏勢況怎當，他可也不提防。撲刺刺縱馬垓心撞，仗神威英勇不非常。潑匈奴怎敢心欺誑。

【梅花酒】俺在這兩陣上，旗幟飄揚，鼓震穹蒼，〔四〕顯耀英昂。實丕丕人中槍，登時間馬着傷。他可也力怎當？宋朝家顯高強，北番家痛遭殃。

【收江南】呀，皆因是當今天子重賢良，今日個削除殘害定家邦，黎民道泰盡榮昌，一齊的受享，則願的千邦萬國永伏降。

（楊景云）小校遠遠的望者，看有甚麼人來，報復我知道。（卒子云）理會的。（寇萊公上云）老夫寇萊公是也。因爲楊六郎殺壞番兵，擒拿了蕭天佑等衆將，得勝班師。老夫奉聖人的命，直至瓦橋三關，封官賜賞走一遭去。可早來到也。小校報復去，道有寇萊公，特來封官賜賞。（卒子云）理會的。喏，報的元帥得知，有寇萊公特來封官賜賞下馬也。（楊景云）裝香來，道有請，俺衆將接待大人去來。（做見科）（寇萊公云）楊景，您衆將望闕跪者，聽聖人的命。（衆做跪科）（寇萊公云）韓延壽不義懷奸，逞兇頑侵害中原。楊六郎施逞勇躍，統雄兵賭鬬爭先。耶律灰長槍刺死，蕭天佑活捉軍前。耶律馬身遭刑憲，受擒縛罪犯無邊。將二賊關前斬首，一個個命掩黃泉。您衆將建功效力，都教您重職陞遷。手下軍論功行賞，賜金帛犒勞開

筵。今日個封官賜賞，賀皇朝萬載千年。（同下）〔五〕

題目　楊六郎槍刺耶律灰

正名　焦光贊活拿蕭天佑

校記

〔一〕『報復』原爲『報道』，從王校改。　〔二〕『逃性命』原作『逃生性』，從王校改。

〔三〕『已』原作『以』，從王校改。　〔四〕『穹蒼』原作『空蒼』，從王校改。　〔五〕『（同下）』原缺，依例補。

八大王開詔救忠臣

劇目說明

本劇係脈望館自明内府本移録，上有趙琦美的校筆。王季烈録入《孤本元明雜劇》，有所校正。傅惜華《元代雜劇全目》認爲『元明間無名氏撰』。隋樹森《元曲選外編》不收。

劇的前半部分寫楊七郎被亂箭射死、楊令公撞死李陵碑等情節，與元劇《昊天塔》第一折中的叙述相一致。劇的結尾，楊六郎在皇帝赦書下達之前殺死了潘仁美等人，八大王則利用赦書中『則赦活的不赦死的』之語赦免了楊六郎，與元劇《陳州糶米》末折的情節相似。對楊家七子稱『平、定、光、輝、昭、朗、嗣』，也與《昊天塔》合，而與明代楊家將小説有異。可見它與元代民間流行的楊家將戲曲一脈相承。進入内府後又經過教坊藝人的加工，並留有明人加工的痕跡。如第三折党太尉下場詩有『股肱良將輔皇明』之句，同折劉君期曰：『若有一些兒不實，我就是鱉養的。』以鱉罵人，爲宋元通俗文學中所鮮見。根據上述情況，應從王、傅二家著録，定爲元明間無名氏之作。今以《脈望館抄校本古今雜劇》本爲底本，參校王本。

第一折

（冲末韓延壽領番卒子上）（韓延壽云）塞北兵強顯耀雄，逐朝山下逞威風。皂旗招颭入雲磨，〔二〕纓拂團圓烈火紅。某乃六番都教首大元帥韓延壽是也。祖乃塞北雲州人氏。某深居野塞，長在深番，地連不盡深山，黑河翻波水滚。馬肥弓硬，將勇兵強。人人衣袂左掩，個個髮挽雙垂，青氊笠子，似千池荷葉弄輕風；雪色皮裘，如萬朶梨花映曉日。某手下屯兵十萬，將有千員。爲因在前有大宋人馬來征俺北塞，被俺將宋朝大小衆將，困在幽州城内。不期楊令公的長子楊大郎，假粧做他大人，瞞過俺衆將出北門，來與俺交鋒。俺人馬浩大，將楊大郎長槍刺死，楊二郎短劍身亡，楊三郎馬踏爲泥，楊四郎不知所在。開了南門，他衆將保着他的大人殺將出來，折了我許多人馬。我心裏懸懸在懷，有不捨之意。我要復領大兵，去與宋朝大戰一場，方稱我平生之願。雖然如是，還聚我手下大將土金宿來計議。早晨着人呼喚他去了，不見到來。小番望者，等土金宿來時，報復我知道。（番卒子云）理會得。（淨扮土金宿上云）髮練雙垂語不真，皮條油鬧繫腰身。腥臊臭穢人皆躲，邋遢皮襖搗殺人。〔三〕自家土金宿是也。若論在下爲人，不好行走，則騎抹鄰。但凡無事，山上閒行。那馬惱了，往下一蹲，把我跌倒，撞破腦門。掙將起來，血流滿身。撞個窟籠，不害頭疼。我正在後山中看駱駝上樹耍子兒哩，

有韓元帥着人來叫，不知有甚事計議，須索走一遭去。可早來到也。小番報復去，道有你老叔來了也。（番卒子云）理會得。（報科）（云）報的元帥得知，有土金宿在於門首。（韓延壽云）着過來。（番卒子云）理會得。過去。（做見科）（土金宿云）老元帥，我在下來了也。則怕那裏打圍要去，帶攜我要一遭去。（韓延壽云）我無事也不來呼喚你來。爲因大宋朝統人馬征伐俺北番，俺把他衆將困在幽州城内，被那楊大郎假粧瞞過俺北番將，南朝可罕救的去了。雖然折了楊家四個將軍，可也損了俺北番家許多人馬，我心中好生放意不下。我今喚你來商議，欲要統領大兵，侵犯天朝邊境，定下妙計，未知用兵如何也。〔三〕（土金宿云）元帥，我心裏也是這等説。爭奈他父子每好生英雄，元帥怎生計較來？（韓延壽云）某想楊令公父子，驍勇過人，難以交兵，則可智取。撥與你三千人馬，與楊家父子長兵野戰。兩陣之間，不可取勝，則要你輸，不要你贏。可抛戈卸甲，佯輸詐敗，他必然領兵追趕，將他父子賺他入兩狼山虎口交牙峪，進退無門，某隨後率領大小番將，調上百萬雄兵，困住交牙峪，鐵桶相似。着他裏無糧草，外無救軍，自知勢孤力窮，不能拒敵，便插翅也飛不過北番去。此計如何也？（土金宿云）此計大妙，正好與他廝殺去也。（韓延壽云）土金宿，我與你三千人馬，埋伏在兩狼山的左右，引戰楊令公，小心在意，看計行兵也。（土金宿云）我兒，我知道了，我做元帥罷。（韓延壽云）你看這廝，我做元帥，你爲合後，成功而回，我隨後便來接應你也。（土金宿云）韓元帥好没生的，着我做合後。也罷，我跟他走一遭去。我平生性兒邋遢，好没生着我廝殺。若還被南朝拿住，〔四〕一准是把我哈喇。〔五〕（下）（韓延壽云）土金宿這一去引戰楊令公，必然

中吾之計也。我率領番將，接應土金宿，走一遭去。我大率番兵跨戰鞍，金戈鐵甲響珊珊。佯輸詐敗施謀計，楊家父子陷於番。他緊追深入交牙峪，我調兵困住兩狼山。擒拿虎將機謀大，名播乾坤宇宙間。匣中寶劍吹毛快，殺的那大宋軍兵透膽寒。（下）（外扮殿頭官上云）忠正廉能保宋疆，堅持節操表賢良。金門出入多榮貴，一片誠心答上蒼。小官殿頭官是也，輔佐宋朝。方今聖人在上，八方寧靜，四海晏然，黎民樂業，五穀豐登，天下太平。自從潘仁美請入幽州，被番將韓延壽統一百萬番兵，圍了幽州。有楊令公捨其四子，救主回於東京。今有代州節度使寫表申明，奏知聖人，今有北番韓延壽，統領番兵，圍了代州城池。某奉聖人的命，差太師潘仁美爲帥，賀懷簡、劉君期爲副帥，就敕楊家父子三人爲先鋒，征伐北番寇賊，有何難哉。某今早朝，分付潘仁美、賀懷簡、劉君期，用心剿殺賊寇。此一去，憑着潘仁美、楊家父子三人威勇，必然殺退番兵。若成功而回，將他重賞封官，有何不可。小官不敢久停久住，回聖人的話，走一遭去。則爲那賊將番兵起戰爭，〔六〕豈知宋國有英雄。楊家父子多雄壯，永保皇朝享太平。（下）（八大王領卒子上，云）只少鑾輿共靜鞭，與王車駕不爭偏。御書金簡藏袍袖，唬殺奸臣奏事官。某乃八大王趙德芳是也。方今大宋聖人在位，八方無事，四海晏然，五穀豐登，萬民樂業，君聖臣賢。我想當年三下河東，征劉薛王之時，有潘仁美被楊令公射了一箭，後楊家父子八人，投降了俺宋朝，扶持江山，累建其功。不想潘仁美這匹夫無禮，常記一箭之讐，只要謀害楊家父子。古云：『千軍易得，一將難求。』自從他請駕入幽州，折了楊家弟兄四人，奉命着楊公公父子領兵，鎮守瓦橋三關。今有代州節度使，寫表申朝，北番蕭太后

部下六番都教首韓延壽，差將興兵，圍住代州城。今日早朝，奉聖人的命，着潘太師掛印爲帥，賀懷簡、劉君期爲副帥，征進北番。一壁廂差使命前去瓦橋三關，敕楊令公父子三人爲先鋒，同征番兵去了。某不敢久停久住，回聖人的話，走一遭去。奉敕傳宣不暫停，楊家父子統三軍。拿住番兵必殺壞，得勝班師宇宙寧。（下）（潘太師同淨賀懷簡、劉君期領陳林、柴敢、卒子上）（潘太師云）狡狠奸雄腹内藏，〔七〕一心則待損忠良。蒙恩受爵居官位，倚勢奸讒顯志剛。某姓潘雙名仁美，官拜太師之職。此二位乃是國舅賀懷簡、劉君期是也。〔八〕這裏可也別無人來。某平生狡狠欺賢，〔九〕不容忠良之士。有楊家父子，某十分懷恨。想當年下河東之時，被楊令公那老匹夫，射吾一箭，此一箭之讐，未曾得報。某對天盟誓：某若但得軍權在手，將那楊家父子，殺的翦草除根，纔稱俺平生之願。自從被某使了奸詐之計，請駕入幽州，被番將韓延壽，統一百萬大軍，將幽州困的水洩不通，楊令公捨其四子，救主回東京。今有代州申報，有韓延壽不捨幽州之氣，今領兵圍了代州城池。奉聖人的命，着某掛印爲帥，二國舅爲副帥，某就在八大王跟前討楊令公爲前部先鋒，我正意的則是要殺了那老匹夫，報河東一箭之讐。不期八大王着呼延贊爲監軍，保着楊家父子。某自領兵到此，與番兵交戰三次，不曾得他半根兒折箭，倒反輸了三陣。叵奈楊家父子無禮，他做先鋒，至今不到，若來時，決無輕恕。趁此機會，將他父子三人，都殺壞了，便是我平生之願。您二位副帥，心下如何也？（賀懷簡云）元帥言者當也，諒那老匹夫，何足道哉。則問他個會合來遲，按軍令合當斬首，就將他父子謀害了，有何難哉！（劉君期云）妙妙妙，若如此，一定將他父子就哈剌兒了。據元帥

辦着這片好心，天也與你半碗飯喫。（潘太師云）既然如此，小校轅門首看者，若有軍情事，報復我知道。（卒子云）理會的。（呼延贊上云）英雄慷慨世無雙，匣中寶劍迸寒光。鐵鞭手内輕輪起，佞子奸臣目下亡。某總管呼延贊是也。奉八大王令旨，着某爲監軍趲運糧草使，沿路糧草，都是我催趲。正意的則爲楊家父子，與潘仁美有讐，着我緊保楊家父子。今者潘仁美與番兵見陣，連輸了三陣，有楊家父子未至，我恐怕潘仁美尋趁他父子，謀害忠良。我今見了潘仁美，後有楊家父子來到呵，有某在此，決不有失。可早來到也。小校報復去，道有呼延贊來了也。（卒子云）理會的。喏，報的元帥得知，有呼延贊來了也。（潘太師云）道有請。（卒子云）理會的。道有請。（見科）（潘太師云）總管，你沿路上來，催的糧草如何？（呼延贊云）沿路上糧草，皆運至大營也。（潘太師云）好好好，總管請坐。小校轅門首覷者，看有甚麽人來，報復我知道。〔一〇〕（卒子云）理會的。（楊令公同正末、七郎上）（令公云）威震邊關氣勢雄，丹心耿耿作元戎。匣中三尺鋸鋙劍，永保皇圖建大功。老夫楊繼業是也，乃火山楊滾之子。廣知兵甲之書，精曉排軍之法。先佐於劉薛王麾下爲將，某所生七子，乃是平、定、光、輝、昭、朗、嗣，同扶劉主。加某爲金刀大將軍、智勇無敵都總管、兵法教授楊令公。昔日有潘仁美三下河東，被某箭射了左臂，宋將救回。後來宋朝率大勢雄兵，困了河東，水淹了俺劉薛王。大宋聖人，招安某父子八人入朝，同扶社稷，加某爲鎮國大將軍之職。自降宋以來，累建大功。幽州大戰救駕之後，〔一一〕俺父子折其一半。敕賜與俺清風無佞樓一座，上有三朝天子御書，官員人等，至於樓前下馬。某名揚寰海，皇綱大振。叵奈老賊潘仁美無禮，常記恨一

箭之讐，至今不解。今奉聖人的命，因爲北番拜韓延壽爲元帥，統一百萬番兵，侵邊作亂，聖人選將出師，潘仁美掛印爲元帥，某爲前部先鋒。某今在潘仁美麾下聽令，孩兒也，似此怎了也？（七郎云）父親兄長在上，這老匹夫常記一箭之讐，至今不解。論我父子之功，又有八大王令旨，着呼延贊保俺父子，父親不足憂慮也。（正末云）父親在上，兄弟說的是。一壁廂點就三軍，拔寨起營，直至代州，追殺番兵，走一遭去。想俺父子東蕩西除，南征北討，多曾與國家出力也呵。（唱）

【仙呂·點絳唇】俺端的輔佐皇朝，保安宗廟，俺一家兒行忠孝，端的是建立功勞。（令公云）孩兒，我想爲將者，博一個名揚四海，〔一二〕以傳後世也。（正末唱）則落的萬古人稱道。（令公云）想着俺父子苦征惡戰，漾人頭廝摔，噙熱血相噴，保宋國江山，穩勝磐石，非一日之力也。（正末唱）

【混江龍】俺如今密排着軍校，披星戴月豈辭勞。〔一三〕（令公云）爲臣者必盡其忠，爲子者當以盡孝也。（正末唱）俺如今一門盡節，博的個青史名標。〔一四〕（令公云）俺父子每竭力盡忠，殺番兵片甲不回也。（正末唱）則俺這父子忠心扶社稷，怕甚麽番兵奮怒起槍刀。若論着廝殺呵，我可敢脾心好。（令公云）俺這裏兵強將勇，諒那番兵到的那裏。（正末唱）則俺這軍兵奮勇，不避那塗路迢遥。

（七郎云）哥哥，憑着俺父子威名，覷番兵有似嬰孩也。（正末云）兄弟，諒那番兵，何足道也

哉。（唱）

【油葫蘆】我覷那無禮番兵如芥草，我和他相戰討。（令公云）爭奈我年紀老了也。（正末唱）父親你年衰猶識陣雲高。（令公云）六郎，俺父子須要奮勇當先，務要破番定虜也。（正末唱）則俺這弟兄每英雄奮勇寰中少，則他那番兵膽大何須道。一壁廂排隊伍，一壁廂驅將校。（令公云）楊景，看你父親出馬，殺番兵進退無門也。（正末唱）試看俺那楊家父子施謀略，我教他目下喪荒郊。

（令公云）憑着俺三軍敢勇，父子當先，殺他個片甲不回也。（正末唱）

【天下樂】俺如今大殺番兵這一遭，豈肯輕也波饒。我可便自暗約，若今番兩軍廝撞着，（令公云）憑着我刀馬武藝，殺的他七斷八續，覓子尋爺。（正末唱）亂紛紛塵蕩了旗，濕浸浸血染了袍，我直殺的他苦淹淹無處逃。

（令公云）楊景、七郎，傳下令去，收拾人馬，直至代州，見潘太師，走一遭去。（做轉科）（七郎云）哥哥，前離代州不遠也，三軍行動些。（正末云）啟知父親，今至代州也。就些向陽之地，扎住人馬，俺父子三人，同見元帥去來。（令公云）吾兒說的是。來到此帥府門首也。小校報復去，道有先鋒楊令公，領兵來見元帥。（卒子云）理會的。喏，報的元帥得知，有先鋒楊令公，領兵來見元帥。（潘太師云）語未懸口，他父子每已來了。小校，準備着刀斧手，着他過來。（卒子云）理會的。着您過去。（楊令公同正末、七郎見科，云）元帥，先鋒楊繼業

父子三人來了也。（正末云）元帥，小將等劍甲在身，不能施禮也。（賀懷簡云）元帥，你看這廝，看着俺不施禮，恁般好無禮也。（潘太師云）兀那老匹夫，你知罪麽？（令公云）某不知罪。（潘太師云）噤聲！老匹夫，你推不知罪，我問你：我大也是你大？（令公云）元帥大，我這先鋒小。元帥因何說這一句？（潘太師云）我是大元帥，先領兵到此，與番兵交戰數陣。你做着一個前部先鋒，今日纔來。兀那軍政司，先鋒會合來遲，躲避交鋒，得何罪犯？（卒子云）元帥，先鋒違令，會合來遲者，處斬。（潘太師云）既然如此，小校將他父子三人，推出轅門，斬訖報來。（卒子云）得令。（卒子做拿三人科）（正末同令公叫科，云）冤屈也！（劉君期云）我說老楊，屈千屈萬，則屈了你三個人？古人云：『除死無大災。』順受喫了一刀，把頭丟在一邊，可也省的喫飯。（令公云）俺委實的冤屈了也！（潘太師云）小校，將那老匹夫拿將過來。（卒子云）理會的。（卒子拿令公面見科）〔一五〕（潘太師云）兀那匹夫，你有何冤屈？（令公云）俺父子三人非誤會合，望元帥可憐者。〔一六〕（劉君期云）元帥，和他說甚麽，拿出去哈剌兒罷了。（令公云）呼老大人，勸一勸兒，救俺父子每者。（呼延贊云）刀下留人者。元帥，楊家父子，非會合來遲，且饒過這一遭，有何不可？（潘太師云）總管，此事饒不得。小校與我斬訖報來。（呼延贊怒科，云）元帥，某奉八大王令旨，保着楊家父子，你今要殺壞他，我也不勸你。我徑回東京，告與八大王。你也可知道他的金簡，敢饒了你麽？（潘太師云）罷罷罷，看着總管的體面，且饒過你這匹夫去。再違將令，必當斬首。（令公云）謝元帥不斬之恩也。（正末唱）

【那吒令】他那裏顯威風施逞些氣豪，我這裏強支吾伏低也那做小。（令公云）好氣殺我也！（正末唱）則見俺老父親險些兒氣倒。又不曾誤了你限期，又不曾相違拗，怎做的犯法違條？

（潘太師云）兀那老匹夫，我饒便饒了你，我可說的明白，我是元帥，你父子三人，是前部先鋒，可不道『先鋒先鋒，到處先行』。某領人馬，先到此處，與那番兵交戰數陣，你父子每今日纔來，畏刀避箭，我若不看着總管的體面，將你這匹夫每斬首了多時也。（劉君期云）若不看老呼的面上，這早晚死無葬身之地。我說老楊，你老實說，怎麽不早來會合元帥？你若說的是，我買一瓶渾洼酒，替你壓驚。你說你說。（令公云）元帥在東京起身，俺父子三人，在瓦橋三關起身，又不曾與元帥相約，又無軍令，小將怎做的會合來遲？豈不是屈殺俺三人也？（潘太師云）你這老匹夫，不忠不敬，又這等巧言支對，本當斬首，暫免項上之罪。再犯呵，定不饒你這父子三人也。（賀懷簡云）元帥說的是。今後犯下一芝麻兒大的罪過呵，就都哈剌兒了罷。（正末唱）

【鵲踏枝】好教我怒冲霄，自量度，端的是氣夯胸脯，憤怒難消。我可便平白地擔煩受惱，我怎容的這無籍兒曹。〔一七〕

（潘太師云）兀那楊繼業，您父子每有何武藝，讀甚兵書，敢違我將令也？（呼延贊云）楊令公，你父子每怎生排兵布陣，你對着元帥，試說一遍者。（正末唱）

【寄生草】若說着臨軍陣，惡戰討，遮莫是排兵布陣驅軍校，奪旗搶鼓施謀略，更和那相持對壘心偏好。（潘太師云）俺這大將軍有八面威風，諒着你父子三人，到的那裏。（正末唱）更休題將軍八面虎狼威，須知俺楊家父子全忠孝。

（潘太師云）兀那楊繼業，聽某的將令，我撥與你三千人馬，明日與番兵交戰，若贏了呵，將功折罪；若輸了呵，二罪俱罰。（令公云）上告元帥得知，明日是個十惡大敗之日，又是黑道，不可發兵。若興兵呵，必然有失。望元帥再選吉日，乞元帥台鑒不錯。（潘太師云）兀那老匹夫，豈不聞『在朝天子三宣，閫外將軍一令』，倒由了你？若出陣便罷，若不出陣去，將你這老匹夫，斬首於轅門。（劉君期云）楊老官兒，你則依着元帥的鈞旨，若是輸了，你都被番軍拿了你父子三人去呵，正是打鼓送瘟般，但得冤家離眼前。（令公云）六郎、七郎，此一去必然不利也。（正末云）父親，既然元帥不從，好歹明日與番兵見陣去來。（唱）

【尾聲】俺今日出力報皇朝，爲帥主臨邊道。（令公云）（依着某呵，但凡十惡大敗，不可行兵也。（正末唱）統士軍馬行黑道，則這個不識字的元戎心性惡，他則待滅絕俺父子根苗。（令公云）孩兒也，他掌着軍權，則索聽令而行。（正末唱）我可便仗英豪，有一日得志青霄。（令公云）故着俺黑道日行兵，有害俺父子們那樣心也。〔一八〕（正末唱）他將這滿腹冤讐相報了。（令公云）見如今邊關上，都是這奸臣賊子，不能定亂除危，倒惹的侵犯大邦也。（正末唱）見如今邊關鬧吵，賊情傳報。（令公云）某殺他個拱手而降。（正末唱）我直教那番兵

納禮拱皇朝。（下）

（令公云）俺父子三人，奉元帥將令，統兵與韓延壽交戰，走一遭去。威風赳赳統干戈，兩軍相對戰千合。時間略展英雄手，屍橫千里血成河。（下）（潘太師云）他父子三人去了也。呼將軍，今有大勢人馬在此，還有後運的糧草未至，有勞總管催運一遭，意下如何？（呼延贊云）既然如此，某催運糧草，走一遭去。楊六郎父子盡忠，於宋國竭力見功。潘仁美心懷毒忿，見大王奏説奸雄。（下）（潘太師云）呼延贊已去了也。二位國舅，明日委的是黑道日，這楊家父子也是強。我務要他出陣，則願的番兵圍住他，必然差他兒子們打出陣來取救軍，若一個來，我着他一個死，兩個來，一雙亡，將父子三人，盡誅殺絶，方稱我平生足願。無甚麽事，二位國舅，請回後帳中飲酒去來。楊令公統領戈矛，便興師不許停留。若違令必當斬首，報河東一箭之讐。（同下）

校記

〔一〕『入』原作『如』，從王校改。　〔二〕『邏遏』原作『刺塌』，同音假借，今改。下同。　〔三〕『如何』原作『何如』，從王校改。『也』原作『又』，被趙筆涂去，從王校改補。下文句末多如此，均改補。

〔四〕『被』字原脱，從王校補。　〔五〕『二』原作『以』，從王校改。　〔六〕『爭』原作『兵』，從王校改。　〔七〕『狡狠』原作『僥倖』，從王校改。　〔八〕『君』字原脱，從王校補。　〔九〕『狡狠』原作『僥倖』，從王校改。　〔一〇〕『復』原作『服』，從王校改。　〔一一〕『戰』字原脱，從王校補。

〔一二〕『博』原作『播』，從王校改。〔一三〕『戴』原作『帶』，從王校改。〔一四〕『博』原作『播』，從王校改。〔一五〕『令公』二字原脱，從王校補。〔一六〕『者』原作『咱』，從王校改。下文句末多如此，均改。〔一七〕『曹』原作『遭』，從王校改。〔一八〕『那樣』趙校原删，從王校復原。

第二折

（淨土金宿躧馬兒領番卒子上）（土金宿云）我做將軍委實高，諸般武藝不會學。騎着駱駝上陣去，吊下驢來跌折腰。某六番都教首韓延壽麾下大將土金宿是也。某文通三略，武解六韜，兵書戰策，並不會學。聽的廝殺，唬的躲了，跳上綿羊，當做快馬，不拿槍刀，則着拳打。這等手段，真個好耍。奉元帥將令，着我引戰楊六兒去。我想那楊六兒虎刺孩那等英雄，好没生着我和他交鋒，可不是弄我那老性命哩？官差依着他，領着些畏刀避箭的番兵，引戰楊六兒去。則要我輸，不要我贏，他埋伏着番軍，在虎口交牙峪跟前。大小番軍，排開陣勢，兀那塵土起處，敢楊六兒的軍馬來了。我這一會兒心頭跳了。（正末同令公、七郎躧馬兒領卒子上）（令公云）某乃楊令公是也。叵奈潘仁美無禮，今日是個黑道日，他着俺父子領兵出戰，他則是要謀害俺父子的性命也。（正末云）父親，離代州不遠，大小三軍，擺布的嚴整者。（七郎云）哥哥，不免俺父子三人奮勇當先，大戰一場，務要殺退番奴也。（正末云）兄弟，既然到此，何足懼哉。看了俺這裏兵雄將勇，諒他到的那裏也呵。（唱）

【中吕・粉蝶兒】若論着廝殺相持，俺可便與皇家索會出力。一任那鞭鐧撾鎚，〔二〕遇敵兵，逢賊寇，我可便如同兒戲，施展雄威。我教他死無那葬身之地。

（令公云）孩兒也，若論俺父子的英雄，諒那番兵，何足道哉。爭奈是個黑道之日，我以此心憂也。（正末唱）

【醉春風】想當日含恨出幽州，今日又領兵臨塞北。他着俺日臨黑道，犯着凶星。潘美也那裏有這等理，理。俺託賴着大宋天威，俺楊家驍勇，那番兵諒成何濟。

（土金宿云）大小三軍，打開旗號者。（令公云）孩兒也，且住着。你見麼？番兵旗上，畫着一隻狼，三隻羊，躧翻一隻羊，踏住一隻羊，〔三〕口裏咬着一隻羊。孩兒也，他是狼，我是羊，好是不祥也。（七郎云）父親，我料番兵無此機謀，乘勢不得不追也。（正末云）這番兵好無禮也。父親、兄弟靠後，待我殺這番奴。兀那番將，我想着幽州之恨，理當興兵，剿除你這番奴，正當其理。你如何又敢領兵，將代州城圍住？及早領兵退回，我和你佛眼相看；若道半個不字，我直殺你個片甲不回。（土金宿云）你道你殺我個片甲不回？你也說的是。看了我這些殘軍敗將，你都殺了，倒也是個乾淨。好老叔，你則留我一個，好回去報信。乾嚷了一日，不知你姓甚名誰？（正末云）兀那番奴，這個老將軍是金刀教授、無敵大將軍楊令公。（土金宿云）你乃是何人？（正末云）某乃六郎楊景。你是誰？（土金宿云）我死也〔三〕，可不是晦氣？真個是楊六兒來了。則我便是大將土金宿。你敢和我交鋒麽？（正末云）這番奴無禮也。

小校操鼓來。（做戰科）（唱）

【紅繡鞋】我則見齊臻臻手持着兵器，撲鼕鼕鼓震春雷。則我這坐下馬不刺刺驟狻猊。（云）兀那番將，及早納降，免你一死。（正末唱）哎，你個無名將，我跟前怎施爲？我直殺的你血模糊，難後悔。

（土金宿云）看了楊六兒，委實英勇，殺的我碎屁兒直流。你則看他那個老兒，又兜搭，又有個小將軍十分勇猛。若我再戰一會兒，直當喫他哈喇兒了。虛劈一刀，走走走。（虛下）（令公云）這番奴走了也。他旗幡不亂，隊伍不差，俺不要追趕，扎下營寨，小校與我鳴金者。（正末唱）

【石榴花】俺父親便鳴金罷戰暫停息，則見他便逃命走如飛。則俺這楊家英雄您須知，我跟前對壘，施展雄威。（令公云）今日是黑道日，不宜出兵也。（正末唱）正值着空房大敗不良日，把俺這大將軍故陷兵機。俺可便奉天行道休疑忌，憑着俺忠孝把名馳。

（土金宿領番卒子上，云）某乃土金宿。我則道楊六兒那虎刺孩，他趕將來。他原來看了我的手段槍馬，不敢來趕。我不免再衝他一陣，務要引的他軍馬進峪口中來。兀那楊六兒，頭裏我讓你，是鬬你耍來。你若再敢來交馬，我定要活拿了你，纔顯在下老土的手段也。（正末云）這廝好無禮也。（唱）

【鬬鵪鶉】不由我氣夯胸脯，好教我便心中怒起。（土金宿云）憑着我十八般武藝，我望塵

知敵數，嗅土識兵機，諒你何須道哉。（正末唱）這廝他說短論長誇稱誇稱他見識，則這個無禮番奴敢戰敵。（土金宿云）兀那楊六兒，你也知道我的武藝弓馬，我教你聞着我屁兒害臭。（正末云）噤聲！（唱）我跟前賣弄武藝，直趕到你海角天涯，直殺的你心忙意急。

（七郎云）哥哥，諒這番奴，打甚麼不緊，倒着他兩次三番迤逗。俺今番務要拿了這番奴也。（正末唱）

【十二月】惡狠狠行兵北極，不刺刺戰馬如飛。諒你這番賊虜寇，我將你小覷低微。昏鄧鄧征塵蕩起，嗔忿忿對壘迎敵。

（云）兀那番賊，趁早納降。（土金宿云）楊六兒，他委實的英雄。衆番兵一齊着力，再和他歪纏一會。我則不濟了，可怎麼了？（再戰科）（正末唱）

【堯民歌】呀，哎，你個番奴猶自說兵機，你可便虛張聲勢要相持。臨軍對陣走如飛，我直教三軍齊唱凱歌回。罵你個番也波賊，番賊怎對敵，我可便活挾你，回朝內。

（土金宿云）我成不的了，虛劈一刀。衆把都兒，跟着我帳房裏咽牛骨頭去來，走走走。（同番卒下）（正末云）這番奴又敗了也。父親、兄弟，將大營齊起，趕殺番賊，務要活挾回朝獻功去。（趕下）（土金宿云）劣馬不會騎，弓箭幾曾習。昨日不喫飯，今日肚裏飢。某乃前部先鋒土金宿是也。爲因俺領兵來與楊令公交鋒，我想楊六兒那個虎刺孩，手裏那條槍輪磨動，便似一根大蟒。我若不走的緊，我這後心頭，擬定着他一槍，那裏尋我的性命着。我走入這兩狼山

虎口交牙峪裏來，他不知俺有埋伏之計，他父子三人，後面趕將來。不想俺元帥四下裏又埋伏下軍兵，務要將他父子三人都困在這虎口交牙峪裏，我着他便插翅也飛不出峪口去。不想他父子三人，中了俺之計。大小番兵，將峪口圍的嚴整着，休着走了這三個虎刺孩。我回元帥話走一遭去。〔四〕（下）（正末同七郎再上）（正末云）因趕番兵，被他賺入山中，似此怎了也？（七郎云）哥哥，今日天色晚了也，明日務要殺將去也。（正末唱）

【尾聲】今日個爲皇家保帝都，趕番賊到這裏。這的是兩狼山虎口交牙內，可正是爲國於家落得的。（同下）

校記

〔一〕『鋼』原作『鍊』，從王校改。　〔二〕『踏』原作『搭』，從王校改。　〔三〕『死也』原作『也死』，從王校改。　〔四〕『遭』字原脱，從王校補。

楔子

（楊令公同正末、楊七郎上）（楊令公云）孩兒也，不想我父子三人，被番奴賺入此山，將峪口把的水泄不通，如之奈何？（正末云）父親免憂，我與兄弟整搠人馬，殺將出去，方解此圍。

（七郎云）哥哥差矣，大勢番兵，圍了峪口，俺父子雖強，寡不敵衆，實難取勝也。（正末云）似此怎了也？（七郎云）哥哥放心，你且與父親牢固軍馬，我今單人獨馬，殺將出去，到代州問潘太師取討救兵來，裏應外合，混殺他一陣，此圍方解也。（正末云）兄弟也，你怕不說的是。大勢番兵陣中，倘有疏失，我可怎生得知也？（七郎云）哥哥，我有一計。我貼肉的汗衫兒脫下來，與哥哥收着，三日之後，若聽的狼煙砲響，舉火爲號，便是我取的救軍來了也，你便往外殺，我便領兵殺入來。若三日不聞消耗，便是我折於番陣也。你將我這汗衫兒上秤稱了，將去營門外，與我招魂，我這汗衫兒便重了。我爲大將，那個邪祟敢上我這衫兒來？（正末云）兄弟說的是。（七郎做脫衫兒科）（衆悲科）（七郎云）哥哥牢固軍馬，好看父親，我打陣出去也。（令公云）孩兒也，你小心在意，疾去早來。（七郎云）父親放心，我好歹務要取將救軍來。不敢久停久住，便索取救軍走一遭去。匹馬單槍顯志能，忘生捨死立功名。取的救兵臨邊境，殺盡番邦草寇寧。（下）（令公云）孩兒去了也。六郎，俺且去山坡直下小歇去來。（同下）（潘太師同賀懷簡、劉君期、陳林、柴敢上）（太師云）安排損壞忠良計，施展平生奸佞心。某乃潘太師是也。這二位是副帥賀懷簡、劉君期。前日因爲楊令公三人父子來遲，我欲待要殺了那老匹夫，報我一箭之讐，不期被呼延贊那匹夫勸了，因此上不曾殺壞。那一日是黑道日，就與他五百軍馬，教他前去，迎敵番兵去。我着人打聽去來，說道被番將土金宿賺到兩狼山虎口交牙峪中去了。可不道人有所願，天必從之。我一心則要殺壞了那老匹夫，不期他呵，中了番兵之計，着番兵殺那老匹夫，不強如我殺他。今日無甚事，在這帳中，安排酒肴，

請兩個副帥慶喜，飲幾杯酒。陳林、柴敢，擡上果桌來者。（陳林、柴敢云）理會的。（做擡桌科）（劉君期云）老大兒，我在下老劉，平昔是個好人，又不趨人害人，正要猜三枚，喫酒耍子兒哩。（賀懷簡云）左右將酒來，太師滿飲此杯。（潘太師做飲酒科）（云）俺慢慢的飲酒，小校轅門首覷者，若有軍情事，報復我知道。（陳林云）理會的。（七郎上云）某楊七郎是也。自從與父親、哥哥領兵，追殺番將土金宿，被大勢番兵，將俺父子三人，困在兩狼山虎口交牙峪，裏無糧草，外無救軍。某單身打出陣來，問潘太師取討救軍去，可早來到轅門首也。兀那把門的哥哥，報復太師得知，有邊庭上楊七郎，來見元帥。（陳林云）理會的。喏，報的元帥得知，有邊庭上楊七郎來見。（太師云）說他父子每，被番兵困在兩狼山虎口交牙峪，他可怎生得出來？陳林。（陳林云）有。（太師云）準備着刀斧手，着他過來。（陳林云）理會的。着過去。（七郎做見科）（太師云）兀那小的，你是那裏來哩？〔二〕（七郎云）小將楊七郎。我父子三人，追殺番將土金宿，不想他佯輸詐敗，將俺父子賺入兩狼山虎口交牙峪，困的裏無糧草，外無救軍。小將打出陣來，特來問太師取軍求救也。（太師云）你這小賊無禮。我見你父子每殺敗了番兵，你怎生倒來求救軍？〔三〕你父子每必然降了番兵，故來說賺我來，更待干罷。刀斧手，拿出這小賊去，殺壞了者。（陳林做拿科，云）理會的。（七郎云）冤屈也！（賀懷簡云）你看這廝，叫冤屈，打攪我這酒席。（劉君期云）我說老大兒，我們正好喫酒耍子兒，平白地走將來，攪了我們的筵席。你若要殺他，便殺了也罷，不殺他時，推出轅門，着他牙不了罷。（太師云）兀那小賊，你父子每蓋世英雄，因何困於番陣，故來亂惑三軍？陳林，將這

小賊搶出轅門去。（陳林做推七郎科，云）理會的。（太師云）柴敢，將過花來，我與兩個副帥簪花飲酒者。（柴敢云）理會的。（做遞花酒科）（七郎朝轅門悲科，云）天也，我父兄困於番陣，太師在此簪花飲酒，正是幾處笙歌幾處愁也。（劉君期云）老大兒，你說這小賊無禮麽，我們好意不殺他，倒在轅門外罵我們。左右蘸蒜喫狗肉，殺了楊七郎。〔三〕自做還自受，着小校拿將過來，哈剌兒了罷。（太師云）小校，與我將那小賊拿過來。（陳林云）理會的。（做拿七郎科）（太師云）兀那小匹夫，你父子每領出人馬，去與番兵交戰，又折了我的軍馬，又被番將困在峪中，你倒罵我！〔四〕更待干罷。陳林，將這小賊拿出帳外去，綁在花標樹上者。（陳林云）理會的。（做拿七郎綁科）〔五〕（賀懷簡云）好好好，喫了這會悶酒，正要射箭耍子哩。（劉君期云）綁着綁着，將弓箭來，我正要演手段耍子兒哩。（太師云）兩個副帥，跟着我出帳外去來。（同出帳科）（太師云）陳林，將那金鼓旗擺在那廝左右兩邊，將我的弓箭來。（柴敢云）理會的。（做遞弓箭科）（太師云）陳林，與我擡出那果桌來，等我射中這小賊一箭，便飲一杯酒。與我搖旗吶喊者。（陳林做擡果桌科）（太師云）二位副帥，助着射這小賊者。〔六〕（賀懷簡云）老大兒，你若射不中，一箭罰我一鍾酒。（太師云）兀那小賊，你聽者：當日下河東之時，你那老匹夫，射了某一箭，我今日報讐。（劉君期云）我老大兒說的是。（做射不中科）（太師云）可怎生射不中這小匹夫那？（七郎云）罷罷，事到今日也，兀那匹夫，我有瞅箭法，你如何射的中我也？（太師云）這小匹夫不說，我怎生知道。陳林，便與我將那小匹夫額顱蓋上的皮，割將下來，遮了他眼睛者。〔七〕（陳林云）理會的。（做割科，云）遮了眼

也。（太師再射不中科，云）兩個副帥，好是奇怪也，可怎生又射不中？（七郎云）兀那老賊，我雖眼裏看不見，我耳朵裏可聽着哩。（太師云）這小匹夫倒會這等手段。陳林，將綿花塞住小賊的耳朵者。（陳林做塞耳科，云）塞住了也。（太師射中科）（吶喊科）（太師云）陳林、柴敢，將酒來某飲。（陳林云）理會的。（做遞酒科）（三人飲酒科）（又射科）（太師云）想當日下河東之時，那老匹夫射了我一箭。此讐未曾報得。今日一箭還十箭，一個來一個死，兩個來一雙亡。二位副帥，務要射死這匹夫。（賀懷簡云）將弓箭來，我射幾箭。（陳林云）理會的。（做遞弓箭科）（劉君期云）將我的弓箭來，我也射他幾箭。（柴敢云）理會的。（做遞弓箭科）（三人做射科）（七郎做死科）（太師云）俺射了一日，我這兩臂酸麻了也。陳林、柴敢，看他死了也不曾？（陳林云）理會的。（做看科，云）死了也。（太師云）既然死了也，你兩個打下那廝身上的箭數一數，看射了多少箭。（陳林、柴敢數箭科，云）元帥，射了一百單三箭，七十二箭透腔。（太師云）既射了一百單三箭，七十二箭透腔，今日纔報了河東一箭之讐。將酒來，我與兩個副帥慶喜，飲幾杯酒。（劉君期云）七郎也，射死了也。我們再嚷上三鍾，放風箏要去來。（太師云）既是這等，陳林、柴敢，把這箭都賞與你兩個。你將這小的屍首，丟的桑乾河裏去。若丟了呵，可來回我的話，再有重賞。（陳林云）理會的。柴敢也，俺兩個擡着七郎屍首，桑乾河裏丟去來。（做擡科）（同下）（太師云）兩個副帥，我同你後帳中飲酒去來。非是我毒害爲頭，則爲那老匹夫怨恨難休。今日個楊七郎身歸地府，方報了下河東一箭之讐。（同下）（正末上云）某楊景是也。自從兄弟取討救軍去了，今經數日，並無音信，好煩惱人

也。未知何日得解此危。覺一陣昏沉上來，暫且盹睡片時。（做睡科）（楊七郎扮魂子上云）某楊七郎打陣出去，取討救軍，不想着讐人潘太師，將某攢箭射死，不免去哥哥行託一夢，教他與我報讐。（做叫正末科，云）哥哥，哥哥。（正末做起身科）（云）你是何人？（魂子云）是你兄弟楊七郎。（正末云）兄弟來了也，你取你救軍在何處？（魂子云）自從您兄弟單馬出陣，番官無人敢敵，我直至代州，問潘太師求救。他簪花飲酒，不肯發兵。你兄弟道『幾處笙歌幾處愁』。叵奈老賊無禮，他還記着那一箭之讐，將兄弟們綁在花標樹上，同賀懷簡、劉君期攢箭射死你兄弟，共射了一百單三箭，七十二箭透腔，不能與哥哥同扶社稷，共保山川。哥哥好生看着父親，可以竭力盡忠，你兄弟不幸被奸臣陷害了也。哥哥，兀的不痛殺我也。（正末悲科，云）兄弟你放心，我明日整搠人馬，殺將出去，告與八大王，好歹與你報讐。（魂子云）若殺退番兵，哥哥替兄弟報讐。想俺弟兄七個，父子八人，與國家多有功勳，今日一旦休矣。我說兀的做甚麼也？爲國於家惡戰爭，忘生捨死殺番兵。幽州救駕功勳大，滅寇除危定太平。我一副金甲猶霑土，三尺龍泉血上腥。黑道日興兵臨峪口，誰知父子陷番營。我親身單馬尋求救，老賊將我喪殘生。七魄悠悠歸地府，三魂杳杳赴幽冥。不見了捉將挾人驍勇勢，則落的分屍碎首表其形。若還父子重相見，除非南柯一夢中。哥哥休推睡裏夢裏。（下）（正末做醒科，云）哎約，兄弟也，痛殺我也！（楊令公上云）孩兒也，你爲何發悲？（正末云）父親不知，恰纔兄弟託一夢，說他被潘仁美老賊攢箭射死了也。（令公云）孩兒也，夢中之事，未可深信。（正末云）當日兄弟會言，遺留下貼肉布衫兒，他若身死之後，把這衫兒將到營門外，招魂已

了，如若兄弟身亡，其衫便重。我試招魂者。（做招魂科）（魂子打轉下）（做稱衫兒科，云）呀呀呀，一陣旋風過處，其衫果重了，眼見的無了兄弟也。（做悲科，云）兄弟也，則被你痛殺我也。（令公云）孩兒也，則被你痛殺我也。叵奈潘仁美老賊無禮，俺父子二人，怎做計較？（正末云）父親放心，我今整搠人馬，同父親殺將出去，到東京奏知聖人，告與八大王，好歹與兄弟報了冤讐。父親請上馬。（韓延壽跚馬兒上，云）某乃番兵都教首韓延壽是也。某差首將詐敗佯輸，迤逗楊令公。誰想楊家父子，果然中吾之計，賺入兩狼山虎口交牙峪。有他那第七個將軍，那虎刺孩好生英勇，單馬撞出陣去了。諒他一個，到的那裏。楊令公父子每，便插翅也飛不將出去。兀那大小番官，調遣軍將，圍的兩狼山嚴整者，都要弓弩上絃，刀劍出鞘，緊防堅守，休教走了楊六兒那虎刺孩。（正末同令公撞陣科，云）兀那番兵開陣，放我人馬過來。（韓延壽云）兀那虎刺孩母刺赤，走那裏去？你好自在性兒，你看我這裏滿山滿峪，盡都是大勢番兵，你父子雖然英雄，名播天下，可也難逃這峪口。若不歸降我，和你決戰九千合。（正末云）交馬來。（做戰科）（韓延壽云）這虎刺孩是英雄，楊六兒一條槍，翻江攪海，衝圍撞陣，難以拒敵。我虛搠一戟，番兵倒干戈，走走走。（敗下）（正末趕科，云）大小三軍，一齊着力，殺將出去。（下）（韓延壽再上云）兀那老將軍，你不必追趕我，你雖然殺了我一陣，你的軍兵可也盡皆折損了，則剩下這一枝敗將殘兵。我雖然輸了，我這大勢番兵還在，你寡不敵衆，及早歸降俺這北番，着你做大大的官位，你意下如何？（令公云）六郎殺出去也。不想被番將打折了我馬腿，他殺不如自殺，此處乃是李陵碑，不如我撞碑而死。皇天可

表：降宋朝父子八人，潘仁美想一箭之因。（韓延壽云）今日個撞碑身死，一靈兒先見閻君。嗨，可惜了楊令公，他撞李陵碑身死了也。楊六兒撞出陣去了，折了俺大半番兵，着小番擡着老將軍屍首，大營裏獻功去來。（正末衝上云）某楊景是也。貪慌救將出來，不想把我父親陷在陣中，我今再殺入去救父親出來。前面一簇番兵攔路，兀那番賊開陣。（韓延壽云）兀的不是楊六兒？你那老將軍，撞李陵碑身死了也。你個虎刺孩，降伏俺了罷。（正末云）不想父親撞李陵碑身亡，哎約，父親也，則被你痛殺我也！兀那番兵，我不與你交鋒，我上東京，與你告御狀去也。（韓延壽云）你既然不肯投降，又不廝殺，大小番兵，跟的我班師回程，獻功去來。可惜金刀老令公，英雄今日撞碑薨。我折的大半人和馬，我落的屍骸去獻功。（下）（正末云）某不分星夜，上東京告御狀，走一遭去。（唱）

【仙呂·賞花時】不由我兩眼汪汪雨淚流，則他這屈死冤讐甚日休？當日俺持忠孝，保皇猷。今日個兵臨在這峪口，我可便捨性命，報冤讐。（下）

校　記

〔一〕『裏』原作『你』，從王校改。　〔二〕『倒』原作『道』，趙校改作『到』，均誤，今從王校改。

〔三〕『了』原作『子』，從王校改。　〔四〕『倒』原作『道』，趙校改作『到』，均誤，今從王校改。

〔五〕『科』原作『个』，從王校改。本折作舞臺動作表演的『科』原均作『个』，實即『介』字，均從王校改。

〔六〕『者』原作『咱』，從王校改。以下句末『咱』字均改作『者』。　〔七〕『眼睛』原作『眼睜』，依文意改。

第三折

（潘太師同淨賀懷簡、劉君期領卒子上）（潘太師云）朝中惟我爲班首，勢力專權敢殺人。某乃潘太師是也。今有楊令公父子三人，果然中某之計，攢箭射死楊七郎，某聽知令公那老匹夫，撞李陵碑身亡。止有楊景那小賊，打出陣來，說他往東京告某去了。某着人各處挨拿，如若拿住，翦草除根，萌芽不發，纔稱了俺平生之願。小校轅門首看者，但有軍情事，報復某知道。（卒子云）理會的。（党彥進上云）輔國安邦作棟梁，臨敵驍勇鎮邊疆，官居太尉身榮顯，耿耿丹心報聖皇。某乃党彥進是也。祖居朔州馬邑縣人氏，幼而給事魏帥杜重威，愛某恭謹，及壯驍勇絶人，不識文字。從太祖征伐四方，居常恂恂如也。每擐甲冑，毛髮皆竪。同李繼勳征北漢，某親領數騎，奮身而進，累建奇功，四方皆稱驍將也。封某爲太尉之職。因爲賀懷簡、劉君期隨潘仁美爲副帥，叵奈三人無禮，在邊庭上謀害了楊家父子。有楊景打出陣來，到東京告了御狀，今奉八大王令旨，奏過聖人，着某親上邊庭，擒拿此三人，回朝問罪施行。某想潘仁美在邊庭上，威權太重，誠恐激變了此事。某到那裏，自有個主意。可早來到也。小校報復去，道有党彥進下馬也。（卒子云）理會的。（報科，〔二〕云）喏，報的元帥得知，有党彥進下馬也。（潘太師云）党彥進，他是當朝的太尉，來這邊庭上有何事？（賀懷簡云）元帥，他乃達達人，最老實。我和你問他楊景告狀一事，他必然說也。（潘太師云）言者當也。道有請。

（卒子云）理會的。有請。（党彥進見科，云）呀呀呀，太師，二位將軍，征進勞神也。（潘太師云）不敢不敢，此乃職分之所當爲。敢問太尉，因何到此也？（太尉云）元帥，因爲你征伐遼寇，那三軍苦勞，奉聖人的命，着小官特來賞軍。（劉君期云）既然這等，擺上果桌來，與太尉接風者。（潘太師云）將酒來，太尉滿飲此杯。（賀懷簡云）敢問太尉，你離朝之日，有楊景告狀一事，可知道麽？（太尉云）我不知道。（劉君期云）你這老兒，又兜搭了，你若說了呵，我買歡喜團兒請你。（太尉云）有有有，楊景告太師：下河東征劉薛王，楊令公射了太師一箭，有此舊讐，你着他父子黑道行兵，困在虎口交牙峪，裏無糧草，外無救軍，楊七郎打出陣來，問你求救，被您三人攢箭射死楊七郎。這事有麽？（潘太師云）太尉，並無此事也。（太尉云）這個也不打緊，他又告你勾結遼兵，將元帥牌印獻與了韓延壽也。（潘太師云）你說這個小匹夫無禮，我爲國家大臣，豈肯投降外國，他揑出這一段虛情來。（太尉云）太師，你元帥印端的有也無？（賀懷簡云）元帥，請出牌印來，着太尉看。（潘太師云）小校請出牌印來者。（卒子云）理會的。（捧牌印上科）（太尉云）將來我看。太師，這個是甚麽東西？（潘太師云）則這個便是牌印也。（太尉云）則這個便是牌印。楊景也，便好道一樁實，百樁實；一樁虛，百樁虛。你做的個詐不以實，有誑君之罪麽。休道這牌印不會與了韓延壽，便與了呵，不打甚麽緊。（潘太師云）這個人真乃是達達人，不曉的掌印生殺，由某之意。太尉，你豈不知軍隨印轉，藥隨引轉。（太尉云）太師，怎生喚作『軍隨印轉，藥隨引轉』？（潘太師云）爲元帥的，但凡行軍，須憑牌印，有此印，方可調軍。（太尉云）哦，太師有這印，便調

的軍馬，無這印，調不動軍馬。我也不信，若是小人掛着這印，可也調的動這人馬麽？（劉君期云）可知哩，你不移時，你就掛了印。休說軍馬，就是我在下老劉，也隨你調。（太尉云）兀那大小三軍，七重圍子，能征猛將，慣戰英雄，某今掛印爲帥。聽吾將令，違令者處斬。〔三〕與我吶喊三聲者。（卒子云）得令。（衆做吶喊科）〔三〕（太尉云）刀斧手，與我將潘仁美、賀懷簡、劉君期拿下者。（卒子云）理會的。（做拿下三人科）（潘太師云）太尉，你爲何拿我？（太尉云）兀那老匹夫，某非是送賞，奉聖人的命，爲你在邊庭上，陷害忠臣良將，有誤國欺天之罪，楊景在京師，告下御狀。爭奈你個老匹夫軍權太重，某奉聖人的命，智賺元戎牌印，擒拿你三個逆賊來。（潘太師云）某中了他的計策也。（太尉云）軍校將此三人繩纏索綁，囚入檻車內，回東京見聖人去來。聖德巍巍海宇清，股肱良將輔皇明。今日個施謀智賺元戎印，去來，親押三人赴帝京。（党太尉同卒子拿三人下）〔四〕（長老上云）參禮金容一炷香，誦經功業兩三行。禪林老衲慚無補，特把丹心奉上蒼。貧僧皈依寺住持長老雪寃是也。因貧僧戒行精嚴，深通佛教，十方施主，無不瞻仰。近日有太師潘仁美，同二國舅賀懷簡、劉君期，被党太尉就邊庭賺了牌印，拿來寺中，軟監在此，等旨發落。貧僧在此等候，看有甚麽人來。〔五〕（潘太師同賀懷簡、劉君期上）（潘太師云）事要前思，免勞後悔。某乃潘太師是也。自從害了楊令公父子二人，不想楊景直至東京告狀，差党太尉前來，賺了我的牌印，將我三人，收在這太原府皈依寺。又不知聖人如何下斷。（賀懷簡云）聞說楊景告了御狀，可怎生不見勘問推官？軟監在此，何日是了也？（劉君期云）你說話不如放屁，倒要推問。假若問出攢箭射死

楊七郎又不發救軍情由呵，可不弄了老性命。且由他軟監在此，終日喫酒耍子兒罷。（潘太師云）兀那長老，你山門首望者，但有過往的官員，若知某在此，定有相探的。若有來的呵，報復我知道。（長老云）理會的。（正末扮寇萊公上云）老夫姓寇名準字平仲，官封萊公之職。今奉聖人的命，八大王令旨，爲因潘仁美、賀懷簡、劉君期，在邊庭上損害忠良，着楊家父子黑道日行兵，攢箭射死楊七郎，逼老令公撞李陵碑身死，不發救兵，端坐中軍，終日飲酒，不理軍情。被党彥進智賺了他牌印，拿在皈依寺軟監着。奉聖人的命，着老夫勘問去。我今不做勘官打扮，則說老夫失儀落簡，貶去太原做知府，徑去望他三人，他必然酒筵相待，說話中間，務要賺出他真情來。那其間老夫自有個主意也。（唱）

【商調・集賢賓】我奉皇宣做推官離帝主，我可便無曉夜踐程途。堪恨那害忠良狠毒的這潘仁美，送了許多保皇家英勇的征夫。他每都喜孜孜設酒排筵，笑吟吟定計鋪謀。他將那楊七郎坐間一命殂，端的是意狠心毒。好教我怒氣冲牛斗，不由我哀痛淚如珠。

【逍遥樂】論這廝其情難恕，陷的他父子身亡。他可便銜冤負屈，好教人便感嘆長吁。不由人氣夯胸脯，論這廝損滅忠良當滅族。我教他便自寫招狀，則那他罪同山嶽，性狠如狼，心毒如虎。

（云）可早來到也。（做見長老科，云）兀那和尚，你認的我麽？（長老云）貧僧不認的大人。

（正末云）則我便是寇萊公。（長老云）貧僧有失迎迓，望丞相寬恕者。（正末云）不必施禮。兀那和尚，我說與你，我非私來，奉聖人命，着我來體勘潘仁美三人之事。他見我之時，定有酒筵相待。你便回方丈裏，可將紙墨筆硯伺候着者，等我酒席間問他一句，他回我一句。你便依着他的言語，寫的明白着，不許差了。你若泄漏了此事，決無輕恕。（長老云）貧僧謹領鈞旨。〔六〕（正末云）你報復去，道有寇萊公相望。（長老云）理會的。（報科，云）太師，有寇萊公相望。（潘太師云）道有請。（長老云）理會的。有請。（正末做見科）（潘太師云）老丞相，有失迎接，勿罪也。（正末云）老夫不敢。（賀懷簡云）老丞相何往？（正末云）大人不知，因老夫失儀落簡，大聖人怒，今貶在這太原府做知府，經過此處。聞知太師同二位大人在此，故來相訪也。（做跪科，云）太師，老夫敢煩三位大人，若到朝中，見了聖人，怎生保奏提拔老夫一言，老夫當以結銜之報，決不忘大恩也。（潘太師云）老丞相你放心，我到朝中，見了聖人，若無事呵，我在聖人跟前說過，取你回朝，還着你做萊國公之職也。（正末云）多謝了太師。（潘太師云）左右擡上那果桌來，我與老丞相飲取三杯，有何不可。（劉君期云）我說寇老官兒，就是你失儀落簡，也將就些罷，直貶做知府。如同我三人，將楊七郎攢箭射死了，也是俺手段來，〔七〕不發救兵，老楊撞碑身死，休說死了一個，便死了十個，打甚麼不緊。〔八〕把我三人拿將來，監在此寺中。我當初倒是好心不忌他，正是好心不得好報也。（正末唱）

【金菊香】太師你驅兵領將統軍卒，老夫我落簡失儀禮法疏。今日個受貶遭危真負屈。太師你仔細躊躇，今日個太平不用你個老征夫。

（潘太師云）老丞相說的是。想當日下河東之時，某受盡千辛萬苦，今日太平已定，他則認的楊令公，豈用老夫也。（正末云）兀那和尚，俺這裏說話，你回方丈中歇息去。（長老云）理會的。（下）（潘太師云）老丞相，我有一句話問你：自從党彥進將俺三人，拿到此寺中數日光景，未審聖意若何？（正末云）太師，你乃柱國之臣，又有二位大人，不足憂慮。我想楊家父子，委的無禮，太師所行之事不差。我若在於朝中，與太師同謀，奏准聖人。將楊家父子翦草除根，萌芽不發，爭奈我遭貶無計可施。三位大人在上，咱原是一殿之臣，幸得到此處，就是一家一計之人，有話不要相瞞。他說你在前請駕入幽州一事，您怎生主意來？（太師云）老丞相，要是第二個人呵，我也不說與他。委的是我故意兒請駕入幽州，暗算楊家父子。不想果然番兵圍了城，楊令公不免捨其四子，纔救的主人回東京，委的是我來。（正末云）他又說你，着他父子三人黑道日行兵，此事虛實？〔九〕（潘太師云）老丞相你不知。前者因爲韓延壽圍了代州，聖人着我爲帥，着他父子每爲先鋒。不想我領兵先到代州，與番兵交戰，他父子每來遲，我本待要殺壞，被呼延贊勸了，因此上不曾殺壞他。肯分的那一日是黑道日，我就着他出軍去，委實的也是我着他黑道日行兵來。（正末云）又說你將楊七郎攢箭射死，你可曾射他來不曾？（潘太師云）他父子三人，領人馬與番兵交戰，不想被土金宿將他父子每困在兩狼山虎

口交牙峪。有楊七郎打出陣來，問某請救軍去，被某不發救軍，他將我毀駡，因此上將那小賊拿住，綁在花標樹上，射死他來。（劉君期云）是我同賀兄助箭來，則說着他要子哩，不想真個射死了。雖然是我射他，可是射箭的不是了，如今你倒成了功也。（正末云）又說你不發救軍，楊令公撞李陵碑身死，端的這幾樁事，委的是實麽？（潘太師云）請駕入幽州，折了他弟兄四人；黑道日行兵，射死楊七郎，不發救兵，逼令公撞李陵碑身死，都是我來，件件是實，並不虛揑。老丞相，若是第二個人，我也不備細的說與他。（劉君期云）寇老官兒，我元帥狗也似個直人，在下老劉也不虛，若有一些兒不實，我就是鰲養的。（正末云）此事一樁樁都是實？（劉君期云）你這個老兒，我恰纔賭了這等大誓，若有虛情，我再賭一個大大的呪，我就是癩頭黿養的。（正末怒科，云）兀那老匹夫！我非私來，奉命着我體問這一件事。你三人招詞已定了，跟的我回朝，見聖人去來。（劉君期云）好說好說。我跟你回朝去，弄了老性命不是要，我則不去。（潘太師云）這個，老丞相，我恰纔鬬你要來。你怎生說我招詞都已定了，跟你回朝去？自古道官憑文書私憑約，就是我謀害了楊家父子，有何招狀？片紙隻字皆無，如何着我招認？（正末云）你的招詞，明明白白的，你還不認，推甚麽？（潘太師云）我在那裏供狀來？（正末云）你的招詞在這裏也。兀那和尚，拿他三人的招狀來！（長老云）有有，招狀在此。（潘太師云）兀那和尚，我有甚麽招狀？（正末云）兀那和尚，你讀與他聽。（長老云）供狀人潘仁美、賀懷簡、劉君期，各年甲不等。請駕入幽州，折了四將，也是我來。我着楊令公父子三人，黑道日行兵，也是我來。攢箭射死楊七郎，也是我來。不發救兵，也是我

來。逼楊令公撞李陵碑身死，也是我來。件件是實，並無虛捏，所供是實。淳化五年十二月日。（劉君期云）好也，這和尚可也能哉，他一句句寫的明明白白的，早是我老劉不曾說甚麽欺心的事。太師，你一定替楊家父子償命去也，我還要看你出殯哩。（正末云）左右將這三個匹夫拿回東京去，謹謹密密牢固者。（唱）

【梧葉兒】你明明的供了招狀，我暗暗的細記取，一件件豈爲虛。他父子遭着毒害，全家兒受着困苦，你尚兀自強支吾。你可便趁早兒償他命去。

（潘太師云）老丞相，我纔說要子來。便好道『拿賊見贓，廝打見傷』，休道我不曾射死楊七郎，便是我射死他呵，這七郎屍首在於何處？打箭的人在那裏？誰是證見？（正末云）中間裏怎生得個證見來，可也好也。（陳林、柴敢衝上云）喏，俺二人是證見。（潘太師云）〔一〕可怎麽了也？（正末云）哦，既然你是證見，你說你那詞因。（陳林云）丞相且息雷霆之怒，暫罷虎狼之威。俺兩個一個是陳林，一個是柴敢。那一日潘太師與賀懷簡、劉君期正飲酒中間，不想七郎將軍，來問太師索取救軍，太師不與救軍。七郎言道：『俺父親見在兩狼山虎口交牙峪受困遭危，你在這裏喜孜孜簪花飲酒，可正是「幾處笙歌幾處愁」。』潘太師聽言道罷，心生惱怒，將七郎拿住，綁在花標樹上，要攢箭射死七郎。有賀懷簡、劉君期助箭，射了一百單三箭，七十二個透腔，射死了七郎，就着俺兩個丟在河內，不往下流，返往上流。俺將那屍首埋在那第七棵柳樹底下。我說兀的做甚，告丞相與人做主，俺兩個從頭細數。見放着俺兩個證

見，這楊七郎委實的含冤負屈。（正末云）是實麼？（陳林云）並無虛詞。（劉君期云）哎約，俺可死也。（正末云）你今真贓實犯，有何理說？（潘太師云）老丞相可憐見，看我與你舊交之情，寬恕者。（正末唱）

【醋葫蘆】則因你奸讒僥倖忒心毒，你謀害忠良，欺着聖主。今日個犯法違條休怨語。（劉君期云）老丞相，我們這一去敢朝廷見怪麽？（正末唱）你少不的正罪遭誅，今日個臨危試問你何如。

（賀懷簡云）老丞相，我此一去，未知聖意如何也。（劉君期云）不妨事，到的東京，一定丟了這顆顱頭也。砍便砍了頭罷，則把身子放在露天地裏。（賀懷簡云）爲何？（劉君期云）等到六月裏大雨施行時，還長出來，那其間又做好漢。（賀懷簡云）也長不出來。（正末云）兀那從人，把這三個匹夫，拿向東京，明正典刑，與楊家父子償命去來。（唱）

【浪來裏煞】當日個中軍帳拿住逆賊，今日在皈依寺問出虛實。你將那忠臣良將故贓謀，想着你按兵不舉心更毒。（劉君期云）老丞相，你怎麽將就些，指與我個活路罷，則這遭再不幹這等事了。（正末唱）便休想別尋個生路，你少不的到東京血染錦征服。（同下）

校　記

〔一〕『科』原作『个』，從王校改。下文凡作舞台動作提示的『个』均改作『科』。

〔二〕『處』原作

『取』，從王校改。〔三〕『科』原作『个』，字下並多一『云』字，從王校改删。〔四〕『党太尉』原作『潘太師』，誤，從王校改。〔五〕『甚麽』原作『是甚』，從王校改。〔六〕『謹』原作『緊』，從『是』，從王校改。〔七〕『俺』原作『演』，從王校改。〔八〕『不』字原無，從王校補。〔九〕『事』原作〔一〇〕『潘太師』原作『潘太做證見』，誤，從王校改。

第四折

（八大王領卒子上）（八大王云）虎視寰中四百州，英名赳赳鎮諸侯。手提敕賜黄金簡，專打奸臣佞子頭。某八大王是也。叵奈潘仁美無禮，他同賀懷簡、劉君期在於邊庭，暗損害楊家父子，將楊七郎攢箭射死，不發救軍，老令公撞李陵碑身亡。郡馬楊景打出陣來，撾怨鼓告了御狀，卻被雷廷幹所謀，爭些兒不害了楊景。被某金簡打死了雷廷幹。我着党彦進上邊廷，賺了他軍印，拿至皈依寺。後着寇萊公親到寺中，勘問明白，招詞已定。將他三個匹夫，都下在刑部牢中。有聖人夜作一夢不祥，着苗士安圓夢。奏過聖人，明日要放郊天大赦。若赦出這三個逆賊來，久後楊景還落在他彀中。我如今喚將楊景來，與他計議。今晚教楊景就在牢中，將他三人剉屍萬段，明早可來投首，〔一〕豈不美哉。左右那裏？與我喚將楊景來者。（卒子云）理會的。楊景安在？（正末云）某楊景是也。自從峪口殺將出來，到京師撾怨鼓告御狀，被雷廷

幹將某所害，被八大王金簡打死了。多蒙八大王做主，就着党彥進上邊庭，賺了牌印，將他三個逆賊，拿到皈依寺中。後着寇萊公到寺中，勘問明白，將他三人下在刑部牢中。今有大王呼喚，須索走一遭去。想俺楊家父子，立下蓋世功勞，到今日落在這老匹夫彀中，是好傷感人也呵。（唱）

【雙調·新水令】想着俺苦征惡戰靖邊疆，數十年領兵驅將，相持了數百陣，對壘到幾千場。今日個父子身亡，銜冤屈怎承望。

（云）可早來到也。令人報復去，道有楊景來了也。（卒子云）理會的。報的大王得知，有楊景來了也。（八大王云）道有請。（卒子云）理會的。有請。（正末做見科，云）大王，多蒙大王可憐見，雖將潘仁美等三個老賊，拿在牢中，終不見個了絕。望大王與楊景做主，將這三個逆賊，剉屍萬段，以報父子之讐也。（八大王云）楊景，你還不知哩。如今要放大赦，有苗士安奏過聖人，明日早朝放赦，必然赦了他三個也。（正末云）似此怎了也？（做跪科，云）望大王與臣做主者。若赦了三個逆賊，我父子之讐，何日得報也？（八大王云）我有一計。等我如今回王府之時，你便攔我馬頭告狀，我不准你的，你便苦苦的哀告，我亦是不准，你便向前扯住袍袖伸冤，我便大怒道：你怎敢扯住某袍袖？豈不聞『臣扯住君衣，理合當死』？我着左右人，將你送到刑部牢中，我再差人送帖子與獄卒，着他扶助着你，你將那三個逆賊，殺斬由你。明日早朝放赦時分，你可挑着三顆首級投首來，你心下如何？（正末拜科，云）多謝大

王。小臣粉骨碎身，難報大王之恩也。（唱）

【喬牌兒】望大王做主張，明條律靜邊障，剿除逆賊誅奸黨，把芳名萬代揚。（虛下）（八大王云）左右。（卒子云）有。（八大王云）擺開頭搭，某回南清宮去也。（卒子云）理會的。（做走科）（正末冲上）（攔住科，云）大王可憐見，小臣楊景，委的冤枉，望大王與臣做主者。（八大王云）兀那楊景，他三人是勢要之家，我難與你做主，再不許你來打攪。（正末云）望大王可憐見。想我父子之，難以饒他，與臣做主者。（八大王云）兀那楊景，我不管你，明日早放赦哩，你若再來打攪，決無輕恕你也。（正末唱）

【甜水令】好教我痛苦無伸，冤讐難訴。殘生皆喪，將俺這父子兩人亡。想着俺東蕩西除，南征北討，驅兵領將，到做了伍子胥困在丹陽。（做扯袍袖科，云）大王與小臣做主者，若赦了三個逆賊，我父子之命，着誰償也？（八大王怒云）兀那楊景，你好無禮也！怎敢扯住我袍袖？豈不聞『臣扯君衣，理合當死』？左右將楊景拿了，送到刑部牢中去。（卒子云）理會的。〔二〕（卒子做拿正末科）（正末唱）

【折桂令】我今日苦哀哀無處聲揚，則我這負屈銜冤，受困遭傷。你道我犯上違顏，衝突儀仗，罪死相當，我可便一句句言明字朗。大王那裏惡哏哏意急心忙，唬的我似醉如狂，心內慌張。今日俺這父子身亡，望大王仔細參詳。

（卒子拿正末下）（八大王云）左右與我喚將劉達來者。（卒子云）理會的。劉達安在？（劉達

上云）煙塵寧四海，黎庶樂雍熙。幸遇昇平日，一統宋華夷。某乃劉達是也。想潘仁美陷害忠良，萬民懷恨。今有八大王呼喚，須索走一遭去。可早來到也。報復去，道有劉達來了也。（卒子云）理會的。喏，報的大王得知，有劉達來了也。（八大王云）着他過來。（卒子云）理會的。過去。（劉達見科，云）大王呼喚劉達，那廂使用？（八大王云）劉達，你將着某這個紙帖兒，送與刑部尚書林迪去者。（劉達云）得令。某出的門來，領着大王令旨，持着簡帖，見林尚書走一遭去。只因潘美記私讐，楊景銜冤甚日休。速離大王親領命，一封書簡訴情由。（下）（八大王云）劉達去了也。某無甚事，且回南清宮去也。（下）（外扮林迪領祗候上，云）幼習詩書苦用功，文章耿耿用辛勤。自從一舉登虎榜，輔佐家邦理政刑。小官姓林名迪字景明，祖居京兆府人也。小官文如錦繡，字草龍蛇，掌蕭曹法律，習顏孟文學。蒙聖人可憐，所除刑部尚書之職。近日有潘太師、賀懷簡、劉君期，陷害忠良，如今已問成了也。今日無甚事，在此衙門中閒坐，看有甚麼人來。（劉達上云）某劉達是也。奉大王令旨，持着書簡，見林尚書去。可早來到也。令人報復去，有個八大王府中差人，來見大人。（祗候云）理會的。報的大人得知，有八大王府中一差人來見。（林迪云）着他過來。（祗候云）理會的。過去。（劉達做見科，云）大人，小人奉八大王令旨，來見大人。（林迪云）你此一來爲何？（劉達云）小人此一來不爲別，因爲楊景，乃柱石之臣，盡忠報國，不幸被潘仁美陷害，望大人察情由施行。見有大王書簡在此。（做遞科）（林迪看書科，云）書中意我盡知了也。你回去。（劉達云）既知道了，我辭了大人，回大王話去也。爲楊景蓋世之功，潘仁美陷害英雄。剿除了奸

臣賊子，宋江山萬載興隆。（下）（林迪云）令人喚江廉拿出潘仁美、賀懷簡、劉君期來者。（祇候云）理會的。江廉安在？大人着你拿潘仁美、賀懷簡、劉君期來者。（江廉同孟德上）（江廉云）手搭無情棒，懷揣滴淚錢。曉行狼虎路，夜伴死屍眠。自家江廉的便是。這個是孟德。在這刑部裏，做着個牢頭。奉大人的命，將潘仁美、賀懷簡、劉君期，囚在牢中，每日上匣。有尚書林迪親問這樁事。聽知的明日放赦，若赦了這三個逆賊，楊家這冤讐幾時報的？昨夜晚間，我與孟德兄弟，將那三個逆賊，擡上匣床，把他頭髮拴在將軍柱上，上了滚肚索，用了些刑法，着我們擺布了一夜。今日大人呼喚。兀那潘太師、賀懷簡、劉君期，大人喚你哩，行動些。（潘仁美、賀懷簡、劉君期帶刑法上）（潘仁美云）一身枷鎖居牢獄，怎免今朝目下災。某潘仁美是也。這兩個是賀懷簡、劉君期。因俺與楊景有讐，我攢箭射死楊七郎。今有楊景告俺三人，拿在牢中。今有聖人開詔放赦。林大人喚俺，俺須索見他去來。（孟德云）三位老大兒，俺大人喚你哩。（做見林迪科）（潘仁美云）林大人，俺三人來了也，有甚麽説話？（林迪云）兀那潘太師，你當日怎生攢箭射死楊七郎來？你與他有甚麽讐恨？（潘仁美云）林大人你不知，我爲下河東之時，那楊令公射了我一箭，有此冤讐，所以懷恨在心，要殺他父子們來。（林迪云）這一樁事，你差了也。既有聖人的命，（背云）又有八大王令旨。江廉、孟德附耳來，可是這般恁的。（江廉云）理會的。（林迪云）你兩個好生用心看守，我回去也。潘太師害卻賢良，楊令公屈死銜冤。既然有八大王令旨，到明日便見根源。（下）（孟德云）江廉哥，大人回宅中去了。天色晚了也，俺如今將他三個收了監，上了些刑法。（江廉云）你説的

是。三位大人，天色晚了，我如今收監也。一了說上命遣差，皆不由己，你受刑法，則上了匣床，把這頭髮，拴在將軍柱上，上了滚肚索，停當了也，俺歇息者。（正末同劉達上）（劉達云）將軍，此是八大王的令旨，你小心在意。我喚這牢門者。（做叫門科，云）開門。（江廉云）是誰喚門？我開了這門。（見正末、劉達科）（劉達云）江廉休大驚小怪，有大王令旨在此。（江廉云）我知道。（劉達云）關上門。將軍，這不是那三個賊臣？你今日可報了冤讐也。（正末云）我知道了也。（潘仁美云）楊景，你來做甚麽？（正末唱）

【落梅風】這匹夫無公當，暗將咱父子傷。到今日怎生輕放，將奸臣必分屍刀下亡。趁不了我滿懷惆悵。

（劉達云）二更一點了也，你不下手，等甚？我撮補你。（正末云）我和這老匹夫，說出甚麽來？我殺這老賊者。（潘仁美云）楊將軍恕罪，我在你跟前也不曾有歹心。（正末做殺科，云）我殺了這三個逆賊也。（三人同下）（唱）

【攪筝琶】今日個心舒暢，無語自參詳，斬了這佞子奸臣。我可也如蛇似狼，報冤恨，趁心腸。仰望穹蒼，〔三〕悲傷。怎着他將元戎金印掌，損滅俺忠良。

（云）俺提着首級，投首去來。（同下）（劉達云）五更一點了，我關了牢門，放出楊景，投首去了。我回俺大人話去也。（下）（殿頭官引祗候上，云）奉敕傳宣出禁圍，〔四〕天香拂拂惹朝衣。丹心一點持忠孝，近侍龍顏在鳳池。小官殿頭官是也。有潘仁美同賀懷簡、劉君期，不合

在邊庭上暗損傷楊家父子，有楊景打出陣來，告了御狀。今將潘仁美等三人，拿在刑部牢中。小官奉命，要救他三人。無計可施，詐言主上夜夢不祥，令司天監官苗士安圓其夢曰：此夢主赦可解。我今故放郊天大赦，正意的則要赦他三人。今日早行頒詔，想他三人，已經赦宥，他必然來見某也。令人門首看者，但有投首的，不許攔當，疾便放他入來。（祇候云）理會的。（八大王云）某八大王是也。今日放赦，我見大人去來。可早來到也。祇從人報復去，說某來了也。（祇候云）理會的。報的大人得知，有八大王來了也。（殿頭官云）道有請。（祇候云）理會的。有請。（八大王見科，云）大人，今日放赦，看有甚麼人來。（正末提三顆首級上云）某楊景是也。被某昨夜將潘仁美等三個逆賊殺壞了，今來投首，可早來到也。祇從人報復去，道有投首的來見。（祇候云）理會的。報的大人得知，有投首的來見大人。（殿頭官云）着他過來。（祇候云）理會的。着過去。（正末見科）（殿頭官云）兀那廝，你殺的是何人？你來投首？（正末云）大人，小人楊景，殺者是潘仁美、賀懷簡、劉君期三個逆賊，特來投首。（殿頭官云）嗨，某今放赦，正意的則爲他三人來，不想被這小賊先殺了也。令人與我將楊景斬訖報來。（祇候云）理會的。（八大王云）住者，休拿楊景，有赦。（開詔云）奉天承運大宋詔曰：邇者邊方寧謐，海宇清安，天降禎祥，地生賢哲，聊兹感上之誠，須肇恤下之典。天下有土之民，罪無大小，有無發露，流斬以上，笞杖以下，租稅課徵等，盡皆蠲免。故兹詔示，咸使知聞。詔内另一款，則赦活的，不赦死的。（正末唱）

【沽美酒】想當日領天兵，臨戰場，剿番虜，靖邊疆。則被這潘仁美奸讒心似狼，他將俺一家兒害傷，父子每，盡遭殃。

【太平令】幸逢這寬洪海量，寇萊公智略無雙，賺出了奸回情狀，明證了冤讐形象。我這裏急忙，拜揚，大王，多謝了仁慈皇上。

（八大王云）楊景望闕跪者，聽我下斷：因宋朝馬壯人強，統三軍展土開疆。潘仁美私懷讐恨，黑道日統發兒郎。困令公交牙峪口，楊七郎攢箭身亡。老令公撞碑而死，楊六郎告訴衷腸。聞朝命欲行大赦，寇萊公心上參詳。虧了某略施小計，斬三人首級該償。正赦着犯人楊景，排筵宴滿捧瑤觴。萬萬載皇基永固，一齊的拜謝吾皇。（同下）〔五〕

題目　楊六郎報讐雪冤恨

正名　八大王開詔救忠臣

校記

〔一〕『投首』原作『投赦』，從王校改。下同。　〔二〕『理會』原作『理位』，從王校改。　〔三〕『穹』原作『空』，從王校改。　〔四〕『敕』原作『勸』，從王校改。　〔五〕『（同下）』二字原無，依例補。

梁山五虎大劫牢

劇目說明

此劇不見《録鬼簿》、《太和正音譜》著録。現存脈望館抄本，上有趙琦美的校筆。王季烈編入《孤本元明雜劇》時有所校正。

此劇寫梁山好漢招韓伯龍上山聚義，其情節不見明初成書的《水滸傳》，可能在元末已流行。其次，此劇結尾以『大劫牢』的方式救出韓伯龍，釋放所有的囚犯，下場詩云：『久鎮梁山顯姓名，替天行道有功能。拔刀相助扶危困，驟馬逢迎敢戰爭。』與元劇《黑旋風》、《李逵負荆》的下場詩略同，其『除暴安良』的主旨，亦與大部分元劇水滸戲一致。其三，此劇完全没有明初内府本所充斥的頌聖之語，而是表現了強烈的『反官軍』的傾向，也與元代水滸戲相似。其四，此劇第四折云：『看了此人中珠模樣』，『中珠』爲元代武官高位之稱。因此，可以較爲肯定，此劇爲元末民間藝人之作。今以《脈望館抄校本古今雜劇》本爲底本，參校王本。

第一折

（冲末宋江同吴學究領僂儸上）（宋江云）寨名水滸住梁山，好漢英雄透膽寒。四面方圓八百里，三十六里水面蓼花灘。某姓宋名江字公明，綽名順天呼保義，曾爲鄆州鄆城縣把筆司吏。因與閻婆惜作伴，有梁山上托塔天王晁蓋寫書來招安某上山，某當夜酒醉睡着，閻婆惜盜了書呈。某覺來尋書不見，以知是閻婆惜，恐怕人知，被某殺了閻婆惜，腳踢翻蠟燭臺，沿燒了官房。官軍捕盜將某拿住，送赴本縣。本是致傷人命，多虧了刑房司吏，出脫某殺人之罪，改做誤傷人命，杖了八十，迭配江州牢城營。路打梁山過，多虧晁蓋哥哥，救某上山，讓某第二把交椅坐。晁蓋因三打祝家莊身亡，衆弟兄每拜某爲頭領，聚三十六大夥，七十二小夥，半垓來小僂儸嘯聚梁山。學究哥，我有一件事，與哥哥商議。（吴學究云）哥哥不知有何事也？（宋江云）我打聽的灤州有一人是韓伯龍，此人其家巨富，文武兼濟，使一條鐵棒，打天下無對。我有心招安此人上山，學究哥意下如何？（吴學究云）哥哥，似此英雄好漢，正可招安上山也。（宋江云）哥哥，我如今差點撲天雕李應，此人年小聰俊，着他下山，招安韓伯龍，走一遭去，有何不可？小僂儸喚的李應來者。（僂儸云）理會的。撲天雕李應安在？（正末扮李應上云）某乃撲天雕李應是也，在於宋江哥手下爲頭領。正在寨中，宋江哥呼喚，須索走一遭去

也呵。（唱）

【仙呂・點絳唇】則爲我智勇剛強，少年雄壯，多才量，憑着這闊劍長槍，豪氣三千丈。

【混江龍】我端的言無虛誑，我也曾戰官軍迭併數千場。愛的是忠臣孝子，敬的是德行賢良，害的是倚勢挾權豪貴客，救的是無挨困苦受孤孀。端的是誰敢相侵傍，俺可便威名廣大，四海傳揚。

（云）可早來到也。小僂儸報復去，道有李應來了也。（僂儸云）理會的。喏，報的哥哥得知，有李應在於寨門首。（宋江云）着他過來。（僂儸云）理會的。過去。（正末見科，云）哥，您兄弟來了也，喚我有何事？（宋江云）某今喚你來，有一件事用你，未知你心下如何，你試猜者。（正末云）您兄弟試猜者。（唱）

【油葫蘆】莫不是濫吏贓官將民業攘？（宋江云）不是。（正末唱）莫不是奸盜廣？（宋江云）也不是。（正末唱）莫不是近梁山逆子毀爺娘？（宋江云）也不是。（正末唱）莫不是弟兄不肯行謙讓？（宋江云）衆弟兄尊某爲兄，坐頭一位，誰敢不敬某？也不是。（正末唱）莫不是競田宅無倚投詞狀？（宋江云）也不是。（正末唱）莫不是山寨中倉廩乏？（宋江云）不是。（正末唱）莫不是權豪將民庶傷？（宋江云）也不是。（正末唱）莫不是蓼兒窪地業新開創？（宋江云）也不是。（正末唱）莫不是賊寇損農桑？

（宋江云）也不是。你都猜不着。（正末云）好是奇怪也。（唱）

【天下樂】空教我腹内尋思論短長，思也波量，多半响，好教我意躊躇悶懷難對當。你這般心慮多，我這裏無伎倆。你與我訴實情，空妄想。

（云）哥有甚麽事，與您弟兄説者。（吴學究云）哥哥，明白説與李應，怕做甚麽？（宋江云）兄弟也，我爲甚麽教你猜？則怕你不會幹事。某打聽的灤州有一人，是韓伯龍，此人其家巨富，更文武兼濟，使一條鐵棒，打天下無對。我有心招安此人上山，某今差你下山，招安一遭，你意下如何？（正末云）哥，您兄弟去則便了也。（唱）

【醉扶歸】你道他文武多才量，英勇世無雙。（宋江云）兄弟，俺正意的則是着你招安他去也。（正末唱）你教我特意招安到遠方，我可也怎敢道是相違抗？不是我誇稱自獎，穩情取我手裏到梁山上。

（宋江云）兄弟也，你年紀幼小聰俊，此一去必然成功也。辭别了某，便索長行也。（正末云）哥，您兄弟辭别了，便索下山去也。（唱）

【後庭花】你可也莫憂愁，自忖量。（宋江云）兄弟，你若到灤州，見了韓伯龍，務要招安他上山來。（正末唱）我端的便到灤州有義方，我是個出水金精獸，穩情取擎天架海梁。（宋江云）説此人使一條鐵棒，好生英勇也。（正末唱）你道他不尋常，使一條齊眉鐵棒，善威風，有膽量，能忠義，有主張，普天下人讚揚。

（宋江云）兄弟，此一去則要你着志者。（正末唱）

【柳葉兒】也不索心懷悒怏，何須的說短論長。（宋江云）兄弟你下山去，則要你幹事的當也。（正末唱）我端的平生幹事能的當，這一去心舒暢。那其間卻還鄉，休承望心意行唐。

（宋江云）兄弟此一去，小心在意者。（正末云）哥哥放心也。（唱）

【尾聲】今日個辭卻宋公明，我又索行色添悽愴。何須要分星擘雨，則我這自己誇談都是枉。何須要說短論長，莫荒唐。憑着我志氣軒昂，也不索晝夜思量，心內想。也不索掂斤播兩，顯耀我這英雄猛將。恁時節喜孜孜，將士肯伏降。（下）

（宋江云）李應去了也，此一去韓伯龍必然歸伏俺梁山也。李應今日逞英雄，特下梁山見伯龍。全憑智勇施藝業，恁時方表見頭功。（下）

第一折

（外扮韓伯龍同旦兒領徠兒、淨興兒上）（韓伯龍云）弓馬熟嫺自幼習，能爭好鬬把名馳。頂天立地英雄漢，博取聲名四海知。小可灤州人氏，姓韓雙名伯龍。嫡親的三口兒家屬：渾家陳氏，所生一子，喚做京住；這個小的是俺家生孩兒，喚做興兒。家中頗有資財，是這灤州數一

數二的財主。我平昔好弓馬武藝，四方往來好漢，我多曾與他比試，無有不伏。爲人在世，空學成十八般武藝熟嫺，爭奈不能立身，皆造物所繫也。時遇冬暮間天道，紛紛揚揚下着國家祥瑞，風又大，雪又緊，在此看街樓上，何不賞雪飲酒。興兒看酒肴來。（旦兒云）興兒看熱酒來，這般偌大的風雪，正好飲幾杯。（興兒云）理會的。酒在此，奶奶先遞一杯，興兒執壺。（旦兒做遞酒科，云）韓伯龍，你滿飲一杯。（韓伯龍云）興兒將酒來，大嫂，你也飲一杯。（旦兒做飲酒科）（韓伯龍云）慢慢的飲酒，樓下望者，看有甚麽人來。（淨店小二上云）買賣歸來汗未消，上牀猶自想來朝。爲甚當家頭先白，曉夜思量計萬條。自家店小二的便是。我這店裏，下着一個客人，害了一場天行證候，房宿飯錢都少下。大主人家埋怨我，着我遣他出去，他又不肯出來，下着這般的大雪，怎麽得賺他出去，可也好也。則除是這般。兀那君子，門首有人尋你哩，你出來答應他去。（正末扮李應上云）哥也，偌大的風雪，你喚我做甚麽？（店小二云）門首有兩個人尋你，等着你哩，你見他去。（正末云）哥休鬬小人耍。（店小二云）我不鬬你耍，你看去，這不是？（正末云）是真個？我出的這門來。（店小二云）出去！我關上這門，凍死餓死，不干我事，我則家去也。（下）（正末云）哥也，開門來，偌大的風雪，着我往那裏去的是？他關上這門，可怎生是好？這裏也無人。自家李應的便是。自從離了梁山，來到這店肆中，染了一場天行的證候，將次痊可，少下店小二的房宿飯錢，將我遣趕離門。時遇冬天，下着這般大雪，身上無衣，肚裏無食，可怎了也呵？（唱）

【中吕・粉蝶兒】我則見瑞雪紛紛，翦鵝毛片時成陣。你看這應天關密布彤雲，起寒風飄玉粉，卻又早秋霜兩鬢。瑞氣氤氲，恰便似糝瓊花片時掃盡。

【醉春風】我則見淅淅雪飄疾，颼颼風越緊。似這般風吹雪緊凍難移，怎生教我忍，忍。看別人畫閣重關，翠樓深掩，輪到我有誰瞅問。

（云）來到這家兒門首高房子，必然是一個財主人家。我無計所奈，唱些兒蓮花落者。（唱科）一年家春盡一年家春，天轉地轉，倒也倒也。（做倒科）（韓伯龍云）興兒，甚麼人門首吵鬧？你試看去者。（興兒云）理會的。可不早說，俺家門首，凍倒一個人也。（韓伯龍云）興兒扶上樓來。（興兒云）理會的。兀那君子，你有福，上樓來，上樓來。（做扶正末上樓科）（韓伯龍云）興兒，生些炭火，着他靠暖處些。可憐人也，將熱酒來，與他喫者。（興兒云）理會的。你喫些熱酒兒。（正末做喫酒科）（韓伯龍云）兀那君子，你這一會兒覺如何？（正末云）這一會兒身上和暖了也。（唱）

【紅繡鞋】若不是乞賜與金波九醞，險些做了北邙山無主孤魂。你這般濟救顛危助窮民，更那堪心寬大，端的是善爲仁，可憐見這小乞兒常受窘。

（韓伯龍云）一個好年小聰俊的後生也。兀那後生，你那裏人氏？姓甚名誰？因甚麼餓倒在這大雪裏來？（正末云）不瞞長者說，小人乃東平府人氏，來到這灤州，做些買賣。不想染了這場天行證候，本利傷折，將次痊可，少下店小二房宿飯錢，將我遣趕出來。時遇冬天，紛紛揚

揚下着這般大雪，肯分的凍倒在長者門首。若不是那壁長者救了小人，那裏得我這性命來？（韓伯龍云）好可憐也。大嫂，我有心要認義兄弟，結拜他，你意下如何？（旦兒云）韓伯龍，隨你主意也。（韓伯龍云）不妨事。兀那君子，我有心認義你做個兄弟，你意下如何？（興兒云）長者，未知是好人歹人，你省的捍麵杖壓纂兒，你粗操。（正末云）長者休鬬小人耍。（韓伯龍云）我不鬬你耍，從今後則在我家裏住。（正末云）索是謝了哥哥嫂嫂。李應也，這的是睡裏夢裏也。（唱）

【石榴花】若不是富家郎德厚惜孤貧，這其間何處得安身？感謝這吾兄寬大志常存，比當時禹鈞，勝似純仁。似這般恤孤念寡憐危困，更那堪布德施恩，寬洪海量行忠信，你端的四海總爲人。

（韓伯龍云）兀那君子，看了你這般動靜，也不是受貧的人。（正末唱）

【鬬鵪鶉】似這般性烈忠直，廉能敬謹。小人也乞化終朝，避不的避不的笑哂。這的是半世飄零不進身。今日個幸遇親，從今日吐膽傾心，我與你從根至本。

（韓伯龍云）兄弟也，從今已後，則在我家中住也。（正末云）多謝了哥哥嫂嫂也。（唱）

【十二月】你將我看承做上賓，險些兒命在逡巡。我做了乞食的劍客，你做了個慷慨的田文。謝你個有德行哥哥愛憫，這其間無處安身。

【堯民歌】呀，送的我孤身，不離了瓦窰門，遶街趲户怎安存。今日個崢嶸得志假成

真，得時須報大恩人。殷也波勤，忠心報主恩，則在人方寸。

（旦兒云）興兒，收拾了這酒果者。（興兒云）理會的。（韓伯龍云）兄弟，你回後堂中更換衣服去。（正末云）您兄弟理會的。（唱）

【尾聲】謝尊兄德性寬，你爲人絶比倫。則這個結昆朋纔把親兄認。你看我扶助的哥哥，我可也證了本。（下）

（韓伯龍云）大嫂，誰想今日認着了個兄弟，我心中好生喜歡。天色晚了也，且回後堂中去來。今朝結義爲兄弟，異日須知有報時。（下）

第三折

（宋江同吴學究領僂儸上）（宋江云）某乃宋江是也。自從差李應下山，招安韓伯龍去了，可早半載光景，音信皆無，着某懸懸在心。學究哥，我如今再差頭領下山接應李應去，哥哥意下如何？（吴學究云）哥哥説的是，正當差人接應去也。（宋江云）小僂儸，喚將魯智深來者。（僂儸云）理會的。魯智深安在？（魯智深上云）敢戰官軍膽氣粗，經文佛法半星無。袈裟影裏真男子，削髮叢中大丈夫。某乃魯智深是也，佐於宋江哥麾下爲頭領。小僂儸來報，宋江哥呼喚，不知有甚事，須索走一遭去。可早來到也。小僂儸報復去，道有魯智深來了也。（僂儸云）

理會的。喏，報的哥哥得知，有魯智深來了也。（宋江云）着他過來。（傳儸云）理會的。過去。（做見科）（魯智深云）喏，哥，您兄弟來了也。（宋江云）你且一壁有者。小傳儸，喚的武松來者。（傳儸云）理會的。武松安在？（武松上云）性惡粗疏敢自當，梁山寨上顯高強。幼年勇躍能敵對，雙拳打虎景陽崗。某乃武松是也，佐於梁山宋公明麾下爲頭領。正在後山演習武藝，小傳儸來報，宋江哥呼喚，不知有甚事，須索走一遭去。可早來到也。小傳儸報復去，道有武松來了也。（傳儸云）理會的。喏，報的哥哥得知，有武松來了也。（宋江云）着他過來。（傳儸云）理會的。過去。（做見科）（武松云）喏，哥，您兄弟來了也。（宋江云）魯智深、武松，喚您二人，別無他事，因爲灤州有一人，是韓伯龍，此人弓馬熟嫺，英雄好漢，我着撲天雕李應下山，招安韓伯龍，去了半載光景，不見上山，不知爲何，則怕李應着絆。您二人則今日下山，接應李應，招安韓伯龍，走一遭去，則要您小心在意者。（魯智深云）得令。則今日辭別了哥哥，便索下山，接應李應，走一遭去。蒙將令不須停捺，〔二〕宋公明仁慈寬大。到灤州打探實情，俺二人同回山寨。（下）（武松云）則今日辭別了哥哥，便索下山，接應李應，招安韓伯龍，走一遭去。武松不避路迢遥，今朝豈怕受劬勞。李應不知音信杳，親身接應撲天雕。（下）（宋江云）魯智深、武松去了也。學究哥，我再差二人，隨後接應，有何不可？（學究云）哥哥說的是。（宋江云）小傳儸，喚將劉唐來者。（傳儸云）理會的。劉唐安在？（劉唐上云）慣戰交兵誰可比，廝殺相持能對壘。梁山好漢有聲名，本姓劉唐赤髮鬼。某乃赤髮鬼劉唐是也。正在後山演習武藝，小傳儸來報，宋江哥呼喚，不知有甚事，須索走一遭

去。可早來到也。小僂儸報復去，道有劉唐來了也。（僂儸云）理會的。喏，報的哥哥得知，有劉唐來了也。（宋江云）着他過來。（僂儸云）理會的。過去。（做見科）（劉唐云）喏，哥，您兄弟來了也。（宋江云）劉唐且一壁有者。小僂儸喚將阮小五來者。（僂儸云）理會的。阮小五安在？（阮小五上云）騙馬輪刀斧共槍，人人英勇貌堂堂。捉虎擒蛟真壯士，好漢聲名播四方。某乃阮小五是也，在此梁山宋公明麾下爲頭領。小僂儸來報，宋江哥呼喚，不知有甚事，須索走一遭去。可早來到也。小僂儸報復去，道有阮小五來了也。（僂儸云）理會的。喏，報的哥哥得知，有阮小五來了也。（宋江云）着他過來。（僂儸云）理會的。過去。（做見科）（阮小五云）喏，哥，您兄弟來了也。（宋江云）喚您二人來不爲別，因爲灤州有一人，是韓伯龍，此人英雄好漢，我着李應下山，招安去了，不覺半載光景，不見上山。我着魯智深並武松接應去了，則怕有失，您二人則今日下山接應，走一遭去，則要您小心在意者。（劉唐云）得令。則今日奉哥哥將令，下山寨接應，走一遭去。疾忙前去不停留，吾兄心下莫憂愁。速離寨柵登途路，親身接應到灤州。（下）（阮小五云）則今日辭別了哥哥，接應衆將，走一遭去。蒙差遣豈敢消停，宋公明囑付叮嚀。阮小五忙離山寨，下梁山便索登程。（下）（宋江云）衆將去了也。學究哥，無甚事，咱後山中飲酒去來。今日親將頭領差，登山驀嶺踐塵埃。若見李應疾回報，四人絕早上山來。（同下）（正末扮李應上云）自家李應的便是。自下梁山，不想得了一場天行證候，肯分的凍倒在韓伯龍門首，認義爲兄弟。雖然在此受用，宋江哥好是憂心也呵（唱）

【正宮・端正好】蒙大德受深恩，謝兄長行寬恕。我如今到家中半載有餘，樂陶陶每日無憂慮，端的是共飲相歡聚。

【滾繡毬】謝仁兄德不孤，將貧困來扶。他有那孟嘗君般心肚，不爭你受榮華心意狂圖。惹的這吳學究心內焦，宋公明眉不舒。這其間望佳音旦夕朝暮，好教我急煎煎短嘆長吁。幾時得功成名就還山寨，這的是君子無毒不丈夫，心下躊躇。

（云）我在家中悶坐，看有甚麼人來。（魯智深扮和尚同武松扮行者上）（魯智深云）某魯智深是也。這一位乃是武松。奉着宋江哥的將令，到此灤州，接應李應兄弟。問人來，這裏是韓伯龍家。門裏有人麼？（正末云）甚麼人喚門？我試看者。（見科）（正末云）兀的不是魯智深和武松哥？（武松云）不要大驚小怪的。（正末云）您家裏來？（魯智深云）韓伯龍在家麼？（正末云）不在家。你二人則推在此化齋。（武松云）你說的是。（正末云）下次小的每看齋來。（唱）

【倘秀才】我敬的是蓮座上如來佛祖，我情願助道糧持齋施主。你可甚麼德重須教龍虎伏，則你那瞞天智，語無虛，你是這當途卧虎。

（魯智深云）這裏也別無人，宋江哥久等多時也。（正末云）哥，不是您兄弟害了一場天行證候，這其間到梁山久矣也。（武松云）你怎生得這病來？（正末唱）

【呆骨朵】則為我命將危，折倒的身無措，感謝這韓伯龍救困扶危。（魯智深云）你怎生

到這裏來？（正末唱）我將他認義爲兄，他覷我似同胞共乳。（武松云）你戀韓伯龍富貴，忘了宋公明，不肯還於山寨也。（正末唱）非是我忘恩義，我可也豈戀家豪富。則這個有仁心韓伯龍，比着我那宋公明不待古。

（魯智深云）兄弟，論你心下如何？（正末云）二位哥不知，明日是清明節届，韓伯龍往郊外踏青，你二人扮作師徒，與他戰鬬，引他上梁山。我後邊放火，燒了他房舍，他必然歸降俺也。（武松云）此計大妙，你則小心在意者。〔三〕（正末云）哥哥，此人好生英勇也。（唱）【伴讀書】不是我生奸慮，除此外別無故。你與我鬬打相爭行跋扈，俺端的殺人放火爲活路。你是必遮截架解勞防禦，休看的似有如無。【笑歌賞】他、他、他，論英雄有智謀，是、是、是，鐵棒起難敵拒，敢、敢、敢，但犯着無輕恕。你、你、你，自暗伏，我、我、我，話從初，來、來、來，勾引上梁山去。

（魯智深云）到來日某扮做化緣和尚，武松爲行者，將韓伯龍好共歹勾引上梁山去也。（正末云）你二人小心在意者。（武松云）你放心也。（正末唱）【尾聲】尋思計策擒彪虎，準備機關打鳳雛。魯智深你英雄世上無，韓伯龍威風武藝熟。宋公明英才有計術，吴學究當權智有餘。俺端的名播清風萬萬古。（同下）

校記

〔一〕『捺』原作『奈』，從王校改。　〔二〕『你則小心』原作『你小心則』，從王校改。

第四折

（韓伯龍同正末、淨興兒挑擔兒上）（韓伯龍云）但將酩酊酬佳節，何用登臨怨落暉。自家韓伯龍便是。自從認義了兄弟李應，可早半載光景也。過日月好疾也！一個好兄弟，幹家做活，喫辛受苦。時遇清明節令，家家上墳拜掃。興兒將着春盛擔子，紅乾臘肉，俺弟兄二人，到於郊外踏青賞玩。兄弟，是好節令也。（正末云）哥哥，看了這桃紅柳緑，仕女鞦韆，香車寶馬，燒錢烈紙，來往交雜，是好清明節令也呵。（唱）

【越調·鬬鵪鶉】試看這柳緑桃紅，〔一〕佳人羅綺；更和這紫陌紅塵，青山緑水，寶馬香車，遊人共喜。紅杏邊，緑柳堤，共賞春光，香浮緑蟻。〔二〕

【紫花兒序】緑茸茸芳茵繡草，高聳聳仕女鞦韆，錦重重紅杏疏籬。我則見一川景物，四壁屏圍，堪咏堪題。一段春光錦繡堆，真乃是繁華之地。驀聽的一派笙歌，絃管聲齊。

（韓伯龍云）來到這荒郊野外柳陰直下，興兒看酒食來，我與兄弟橫飲數杯。（興兒云）這裏正好喫酒。打將這野草來，打着這火石，燒着這草，釃的這酒熱。二叔，你遞一杯。（正末云）興兒將酒來，我與哥哥遞一杯酒。哥哥滿飲此杯。（韓伯龍云）兄弟先請。（正末唱）

【小桃紅】我這裏高擎佳釀捧金杯，慶賞春光媚。百載光陰拚沉醉。莫獃癡，人生能幾皆相會。則俺這青春遲日，趁着這年華榮貴，我則怕白髮故人稀。

（興兒云）你看那家至户到，燒錢烈紙，啼天哭地，不由的我也煩惱了。我那兒也。（韓伯龍云）兄弟也，你看那大男小女，燒錢烈紙，苦痛哀憐，是好傷感也。（正末云）哥哥，想人生會少離多，爭長競短，你死我活。便好道三寸氣在千般用，一日無常萬事休也。（唱）

【調笑令】趁風光物美且銜杯，見如今古往今來放過誰？咱人這離多會少空勞力，電光般兔走烏飛。則咱這樽中有酒且莫推，轉頭空百事休題。

（興兒云）二叔好熱酒兒，你再遞一杯。（正末云）哥哥滿飲一杯。（韓伯龍云）將酒來，我再飲一杯。（正末云）哥哥，俺怕不在此飲酒，俺偌大的個家當，止有嫂嫂和姪兒在家，恐有疏失，可怎了也？哥哥，你慢慢的來，您兄弟先回家中去也。（韓伯龍云）兄弟，你說的是。俺怕不賞春飲酒，家中別無人，止有你嫂嫂和姪兒，無人看管。兄弟，你先回去罷。（正末云）理會的。興兒好生看哥哥，我先回去也。（下）（韓伯龍云）兄弟去了也。興兒，俺在此慢慢的飲幾杯酒，看有甚麽人來。（興兒云）天色還早哩，好熱酒兒，再飲幾杯，咱家去。（魯智深同

武松拿禪杖上）（魯智深云）某乃魯智深是也。武松，俺打扮做出家兒僧人，則說是師徒二人，來到這郊外也。問人來，兀那柳陰直下飲酒的，他便是韓伯龍。武松，俺向前拖逗他去來。（武松云）哥，看了此人中珠模樣，是一個英雄好漢也。俺拖逗他者。（做見科）（魯智深云）問訊。貧僧是行路的師徒二人，饑渴之際，一徑的問長者抄化些酒肉食用。（韓伯龍云）好和尚也。那個出家兒的和尚，喫酒肉來？（魯智深云）長者，酒肉穿腸過，佛在心頭坐。這酒肉你喫的，我也喫的。（武松云）和他說甚麼？你姓甚名誰？（韓伯龍云）兀那和尚，你不認的我，則我便是韓伯龍。（武松云）你便是韓伯龍？敢和那廝打麼？（韓伯龍云）諒你到的那裏？少走！（做拿擔子打科）（交鬬三科）（魯智深云）俺走走。（二人同下）（韓伯龍云）這廝走了也。走到天涯，趁到海嶠，不問那裏，趕將去。（下）（興兒慌云）天也，甚麼勾當，平白地走將這兩個和尚來，就打將起來了，把匾擔奪將去。怎了，丟下許多家活，着我獨自一個，怎麼將的去？天也！天也！（做跌瘩、打滾、起身科，云）都去了，我也家去。（下）（旦兒同俠兒上云）妾身陳氏，俺夫主是韓伯龍，和小叔郊外踏青去了，可怎生這早晚不見來家？（正末上云）被我三言兩句話，支過了韓伯龍。我回家中，放一把火去。可早來到也。我與你暗暗的放火者。〔三〕（做放火科）（旦兒同俠兒慌科）（旦兒云）韓伯龍不在家，不知怎生火起，兀的不唬殺我也！（官軍上云）救火也！救火也！（正末唱）

【禿廝兒】烈焰生紅光迸起，照天關電走虹霓。我則見官軍左右前後圍。（旦兒云）可怎

了也？韓伯龍又不在家，兀的不痛殺我也！（正末唱）他那裏痛傷悲，可便悲啼。

（官軍云）是韓伯龍家火起，將他渾家並孩兒，拿的見官去來。（拿旦兒、倈兒科）（旦兒悲科，云）兀的痛殺我也！（同下）（正末云）我與你走也。（唱）

【聖藥王】我這裏行步疾，走似飛，忘生拚命莫延遲。常言道『人自欺，天不虧』。則爲他才高智勇善勁敵，今日個獨自一個落便宜。

（云）某不敢久停，回梁山去也。（唱）

【尾聲】則這個英雄漢，若肯向梁山內，衆弟兄齊聲賀喜。成就了宋公明，韓伯龍低首無言，恁時節悔。（下）

校　記

〔一〕『試』原作『是』，從王校改。　〔二〕『蟻』原作『醅』，從王校改，方合韻。　〔三〕『放火』原爲『放這火』，從王校删。

第五折

（宋江同吴學究領僂儸上）（宋江云）自從差將離山寨，招集英雄久未回。某乃宋江是也。自從

差魯智深、武松、劉唐、阮小五四將，下山接應李應，招安韓伯龍去了，不見上山回報。小僂儸踏着山崗望者，若四將來時，報復某知道。（僂儸云）理會的。（魯智深、武松、劉唐、阮小五拿韓伯龍同上）（魯智深云）某乃魯智深是也。俺弟兄四人，拿住韓伯龍，上梁山見宋江哥去。可早來到也。小僂儸報去，道有魯智深等四人，拿將韓伯龍來了也。（僂儸云）理會的。喏，報的哥哥得知，今有魯智深等，拿將韓伯龍來了也。（宋江云）學究哥，果然拿將韓伯龍來了也。（僂儸云）理會的。過去。（衆做見科）（韓伯龍做跪科）（魯智深云）哥也，您兄弟拿將韓伯龍來了也。（宋江云）釋了縛者。韓伯龍，我聞知你是英雄好漢，故意的着衆將招安你上山，就爲頭領，你意下如何？（韓伯龍云）太僕，〔二〕韓伯龍怕不待投於麾下，爭奈妻子牽掛，潑天也似家緣家計，急難棄捨也。（宋江云）你若肯佐於某麾下，不在他人之右，必當重用也。（韓伯龍云）太僕，小人嬌妻幼子，無所歸著，〔三〕太僕可憐見，放小人回還也。（宋江云）既然堅意不肯，且放你下山去。你若無是無非，亦無話說；若是有危有難，我着衆頭領搭救你上山。後會有期也。（韓伯龍云）謝了太僕，不敢久停久住，離了梁山，回我那灤州去也。（下）（魯智深云）哥，俺衆將拿他來，可怎生又放回去了？（宋江云）衆弟兄，您那裏知道，我自有主意。安排酒肴，後山中與兄弟慶功飲酒去來。（同下）（韓伯龍上云）某乃韓伯龍是也。多蒙宋江可憐，將某放下山來，回我那灤州去。可早來到本鄉中也。我慢慢的行。（外扮官軍二人上云）自家官軍的便是。今有韓伯龍火燒了房舍，結交梁山泊裏好漢，他走了也。如今捉拿他來。到這長街市上，兀的不是韓伯龍？拿住者！（做拿住科）（韓

伯龍云）哥哥爲何拿我？（官軍云）爲你火燒了房舍，結交梁山泊裏好漢。拿住你也，下在死囚牢裏去來。（韓伯龍哭科，云）天那，怎生是好也？可着誰人救我也！（同拿下）（宋江同魯智深、武松、劉唐、阮小五上）（宋江云）某乃宋江是也。自從放韓伯龍回去，他到於灤州，被官軍拿住，不合結交梁山泊好漢，如今下在死囚牢中。魯智深、武松、劉唐、阮小五同李應，您弟兄五人，同下山劫牢，走一遭去，務要搭救韓伯龍上山，則要您幹事成功者。（魯智深云）哥，你但放心，俺弟兄五個，則今日去灤州劫牢，走一遭去。人人奮怒逞英豪，官軍捕盜不相饒。俺便似弔客喪門和太歲，試看這梁山五虎大劫牢。（同下）（宋江云）衆將去了也，此一去必然救了韓伯龍也。五員虎將顯英才，好漢遭逢羅網災。繫獄之囚休心困，便是虎窟龍潭救出來。（下）（張千上云）手執無情棒，懷揣滴淚錢。曉行狼虎路，夜伴死屍眠。自家五衙內都首領張千的便是。如今有韓伯龍，結交梁山泊裏好漢，三口兒都下在牢中。今日該我當直。弟兄每，把那韓伯龍拿出來。（祗候枷韓伯龍同旦兒、倈兒上）（韓伯龍云）哥哥可憐見，小人也是出於無奈也。（張千云）兀那韓伯龍，犯法身無主。天色晚了也，上了刑法，休要大呼小叫的，則怕提牢官來。（正末同武松、魯智深、阮小五、劉唐上）（魯智深云）天色晚也，俺弟兄每劫牢去來。（正末云）俺行動些也。（唱）

【雙調・新水令】則聽的畫樓中禁鼓可便恰初交，你看這五員將施逞勇躍。威雄如跳澗虎，勢猛似出波蛟。一個個豪氣冲霄，則他這冤讐恨眼前報。

（武松云）來到也。這早晚夜深也，俺五將正好劫牢救韓伯龍也。（魯智深云）兄弟你說的是。俺五虎將跳過這牆來，我與你打開這牢門，衆人吶喊者。（衆人喊叫科）（張千云）不好了，有劫牢的也。俺逃命，走走走。（下）（劉唐云）俺將這一牢的人都放了。韓伯龍，你三口跟着俺逃命去來。（正末云）兀那弓兵休來趕，但來趕呵，人人皆死，個個身亡。韓伯龍哥哥嫂嫂孩兒，跟着俺逃命，走走走。（韓伯龍云）多謝衆太僕可憐見，救俺三口兒之難也。（正末唱）

【雁兒落】俺這裏人人施勇驍，個個通謀略，存心救濟人，惻隱行公道。

【得勝令】呀，我與你衝破虎狼巢，險些兒失散了鳳鸞交。今日個父子重完聚，則俺這恩情不憚勞。顯耀些英豪，我這裏勇鬬驅殘暴。怎肯道躭饒，試看俺威風膽氣高。

（魯智深云）將一牢人都放了也。俺五虎將，保着韓伯龍三口兒，親上梁山，見宋江哥哥去來。（同下）（宋江同吴學究領僂儸上）（宋江云）某乃宋江是也。我差五員虎將劫牢去了，不見來。小僂儸踏着山崗望者，若來時，報復某知道。（僂儸云）理會的。（正末同魯智深、武松、劉唐、阮小五、韓伯龍、旦兒領倆兒上）（正末云）哥哥，疾快行動些。（韓伯龍云）若不是衆位太僕，可怎了也。（魯智深云）兄弟，可早來到也。小僂儸報復去，道有俺五虎將同韓伯龍來了也。（僂儸云）理會的。喏，報的哥哥得知，今有五虎將，同韓伯龍來了也。（宋江云）着過來。（僂儸云）理會的。過去。（正末同衆見科，云）哥哥，俺五虎將劫牢，救將韓伯龍來了也。（宋江云）好兄弟，不枉了也。（魯智深云）俺兄弟五人，將牢打開，一牢人都救出來了

也。（宋江云）韓伯龍，你今日歸於梁山也。（韓伯龍云）若不是哥哥遣五虎將劫牢搭救俺呵，豈有今日也。（宋江云）某怎肯教兄弟陷於不義也。李應，你五虎將怎生劫牢來？你慢慢的說一遍者。（正末云）聽李應慢慢的說一遍者。（唱）

【川撥棹】當日我逞粗豪，遇官軍惡戰討。一個個舞劍輪刀，忠義堅牢。遮莫他四壁下官軍列繞，我仗威風逞躁暴。

（武松云）憑俺弟兄英勇，諒那官軍，到的那裏也。（正末唱）

【七弟兄】俺可便智略藝高，則聽的鬧鑊鐸劍離匣，扯出沙魚鞘。仗威風英猛立功勞，殺人放火除奸盜。

（宋江云）兄弟，憑着您衆頭領的勇智，諒那官軍，到的那裏也。（正末唱）

【梅花酒】呀，一個個顯六韜，武勝文高。膽量誰學，貫滿皇朝。天罡星臨世間，施仁義建功勞。我可便奮氣惡，除奸佞斬兒曹。平生志不虛囂。

（宋江云）您五虎將劫了牢，救了韓伯龍，又將一牢罪囚，盡皆放了，皆是衆兄弟之能也。（正末唱）

【收江南】呀，我將這獄囚人扶策的上青霄，則我這弟兄恩義有誰學。宋公明今日稱心苗。願天長地老，俺須索敲牛慶喜宴佳肴。

（宋江云）因爲韓伯龍文武兼備，不期陷於牢獄之中。某遣魯智深、李應、武松、阮小五、劉

唐五虎將下山劫牢，救韓伯龍上山。今日俺敲牛宰馬，殺羊造酒，做一個慶喜的筵席。久鎮梁山顯姓名，替天行道有功能。〔三〕拔刀相助扶危困，驟馬逢迎敢戰爭。忠義堂前英勇將，扶持寨主宋公明。點差李應離山寨，親去招安韓伯龍。李應放火燒房舍，武松四將逞威風。今日飲罷慶功酒，永息干戈享太平。

題目　李應酬恩韓伯龍

正名〔四〕　梁山五虎大劫牢

校記

〔一〕『太僕』，王校改作『太保』，誤。太僕爲元劇中對盜魁的稱呼，如《趙禮讓肥》：『告太僕且耽饒。』仍按原本。下同。　〔二〕『歸著』原作『歸者』，從王校改。

〔三〕『替』原作『體』，據文意改。

〔四〕『正名』原爲『名正』，從王校改。

梁山七虎鬧銅臺

劇目說明

此劇不見《録鬼簿》、《太和正音譜》著録，脈望館自明内府本移録。王季烈編入《孤本元明雜劇》時有所校正。傅惜華《元代雜劇全目》録入元明間無名氏作家作品。

此劇寫梁山好漢用計招盧俊義上山聚義，内容與《水滸傳》大致相同。劇尾下場詩云：『安邦護國稱保義，替天行道顯忠良。一朝聖主招安去，永保華夷萬載昌。』與元劇水滸戲只提『除暴安良』、不涉及受皇帝招安的主題思想不類，而更似《水滸傳》七十回後的思想内容。可能是《水滸傳》流行後編演，並流入宫廷的。第四折兩軍混戰時，演員多至二十餘人，也更似明代宫廷戲班的演員陣容。但是，此劇的情節和風格都近似《大劫牢》，又有可能傳自元末，並經明教坊藝人的加工。因此，暫從傅氏之説，以元明間無名氏作品收入。今以《脈望館抄校本古今雜劇》本爲底本，參校王本。

楔　子

（沖末扮宋江領僂儸上）（宋江云）英雄貫滿東京府，會理兵書習六韜。報國赤心如皎月，傑士叢中把姓標。某姓宋名江字公明，祖居鄆城縣人氏。幼而頗習文業，在本縣中當着個把筆司吏。爲因些過犯在身，投奔梁山入夥。衆弟兄立吾爲首領，建忠義堂，插黃旗一面，上寫着『替天行道』。俺不奪孤兒寡婦之財，不截經商客旅之物，專一招聚英雄豪傑。今日陞帳，不見兄弟每來。小僂儸門首望者，若有人來時，報復我知道。（僂儸云）理會的。（外扮蕭讓上云）幼而從習聖賢書，今來山內且潛居。執掌錢糧爲都管，聖手書生天下知。某蕭讓是也。今在梁山執掌糧草，人皆稱吾做聖手書生。今往忠義堂見俺宋江哥去，可早來到也。兀那小僂儸，報復去，道有蕭讓來了也。（僂儸云）理會的。（做報科，云）喏，有蕭讓來了也。（宋江云）着他過來。（僂儸云）過去。（見科）（蕭讓云）宋江哥，喏，您兄弟來了也。（宋江云）且一壁有者。等衆弟兄每來時，有事計議。（外扮林冲上云）從在東京爲教首，今來山內度時光。銀甲金盔光閃爍，青驄戰馬紫絲韁。某林冲是也。今往忠義堂，見俺宋江哥去，可早來到也。兀那僂儸，報復去，道有林冲來了也。（僂儸云）理會的。（報科，云）喏，有林冲來了也。（宋江云）着他過來。（僂儸云）過去。（見科）（林冲云）宋江哥，喏。衆弟兄每，喏。您兄弟來了

也。（宋江云）林冲你來了，如何不見張順來？（林冲云）張順這早晚敢待來也。（正末扮張順上云）某張順是也。恰纔打水寨來，今往忠義堂見俺宋江哥去，可早來到也。兀那小儽儸，報復去，道有張順來了也。（儽儸云）理會的。（報科，云）喏，有張順來了也。（宋江云）着他過來。（儽儸云）過去。（見科）（正末云）宋江哥，喏。衆弟兄每，喏。您兄弟來了也。（宋江云）兄弟每都來了也。蕭讓，我有一事問你：俺這倉廒糧料，還有多少也？（蕭讓云）草料儘有，則是糧食缺欠，稟的大哥知道。（宋江云）既然如此，如今誰敢下山，往銅臺城内，打聽米價，走一遭去？（正末云）您兄弟願往。（宋江云）既然你要去，路上休欺負那孝子順孫，只除害那不忠不義。小心仔細者。（正末云）宋江哥，你則放心也。（唱）

【仙吕・賞花時】則今日辭别尊兄疾去忙，改姓更名離水鄉。把朴刀暗中藏，打疊起金銀數兩。（云）宋江哥，衆弟兄每，您兄弟去也。（唱）今日個離忠義下山崗。（下）

（宋江云）張順下山打聽米價去了也。小儽儸收拾帳房，俺山後飲酒去來。今差張順下山崗，只爲山中缺少糧。倉廩虚兮難度日，不消旬日便回鄉。（同衆下）

第一折

（淨扮監倉官領弓兵上）（監倉官云）開倉糶米依時價，拔濟民間行德化。升斗上面剋除糧，一

心瞞上不瞞下。小官姓臧名軟字皮混，做着這廣府監倉官是也。今奉上司明文，着我開放義倉，救濟民間。我雖是爲官，幾時得摸的着這一場買賣。今日開倉放米，若有使用到的，我早散與他；但是不與我錢的，遲遲的打發他。當斛一石，則是九斗。我也似不的那懸魚留犢，學不的包拯、方謙。弓兵，把倉開了者。（弓兵云）理會的。（正末上云）某張順是也。自從離了梁山，前來到廣府。下山來時，宋江哥曾説，休惹那孝子順孫，除害不忠不義。今打聽的開放義倉，不免街市上看一遭去來。（唱）

【仙吕·點絳唇】信步閒行，遶街穿徑，英雄性。前來到倉廩之中，我可便舉目瞻觀定。

（監倉官云）兀那弓兵，有那話兒的，便先打發他糧；無有那話的，且着他靠後。（正末唱）

【混江龍】忽聽的監倉官弊政，弓兵排列勢猙獰。他説道有錢的先放，無鈔的您且消停。猛然聽的他言語，我這裏心中惡怒怎施逞。卻不道扶危濟困行公正，他把那上司瞞昧，他一迷裏專把人坑。

（見科）（弓兵云）您這人是買米的？（正末云）我是買米的。（弓兵云）既是買米的，每十石米，除一兩銀子，與俺大人，做使用錢。（正末云）這廝説話好無禮也。上司着你濟困扶危，救拔百姓，怎許你要錢也？（監倉官云）這個刁民大膽，你倒挾制我？左右與我拿了者！（正末做拿刀科，云）我把你這無知贓官，你認的我麽？（監倉官云）我不認的你，你是誰？（正

末云）行不更名，坐不改姓，我便是梁山泊宋江手下浪裏白跳頭領張順。因見你不肯替天行道，特差我來殺你這贓官也。（監倉官云）哎喲，你原來是梁山泊的賊，左右與我拿了這賊者。（正末唱）

【油葫蘆】則我這梁山泊英雄不隱名，咱怎肯把姓更。事君之道必忠誠，事親之禮相恭敬〔二〕，守官之道法清正，此三事爲典謨，此三事爲准繩。誰似你瞞官作弊施讒佞，怎如俺濟貧老，助朝廷。

（監倉官云）弓兵齊下手，好歹拿住這賊，休教走了他。（弓兵云）理會的。（正末走科，云）我頭裏看見，則五六個弓兵，如今一發多了，若不是走的緊，定遭他人之手。兀的前面一道大河，不如且跳入這水中去者。（唱）

【天下樂】則聽的捉拿吾當一片聲，不由咱心也波驚，心驚我便深自警。則我這單身，怎肯敵衆人。見河中水泛濤，我則索獨自省。不免的入河中，保性命。（虛下）

（弓兵云）這賊漢下水去了，不免回報大人去。（見科，云）大人，趕的那賊漢跳下河裏去了。（監倉官云）既然他跳下水去了，分付四門上仔細者。梁山賊漢合成夥，唬的小子無處躲。不是弓兵護從嚴，險些着他殺了我。（同下）（正末再上云）某張順是也。恰纔弓兵趕的我急了，我跳入水中。誰想浮到人家後花園中，金魚池邊。這天氣看有一更之分。將這衣服脱將下來，晾一晾穿了，上梁山去也。（唱）

【鵲踏枝】看天氣有初更，不覺的滿天星。潛伏在太湖石邊，佇立空庭。忽聽的人言一聲，猛可裏把我心驚。

（淨旦兒上云）妾身盧俊義之妻賈氏是也。我家中有個李固，我背着俺夫主，早晚與他私通。若是俺員外早早的死了，我與李固白頭相守，便是我平生願足。今晚約下他在這花園中燒香，李固這早晚敢待來也。（淨李固上云）我在盧家度朝夕，惟恐傍人說是非。多虧嫂子可憐見，此情只有老天知。小子李固是也，是這盧俊義家的個義兄弟。早晚多虧員外照顧。不瞞人說，我背着員外，與俺嫂子有些不明白的事。忙裏偷閒，要笑一會。今晚說定，同嫂子在後花園內取齊，可早來到了也。（見科）（李固云）嫂子，你倒先來了。（旦兒云）着我等了你這一會，你纔來，俺上香去來。（李固云）你先上香。（旦兒上香云）賈氏焚香，神明照鑒：則願的員外早早急病身死，我與李固相守偕老，許清醮三百六十分。你上香。（李固云）神天聽着：則願的員外重風不語死了，俺兩個自在歡樂到老，就齋三百六十個僧也罷。（正末云）此處原來有這等奸夫潑婦，正當殺他兩個也。（唱）

【寄生草】李固他無天理，此潑婦不志誠。卻不道三從四德存貞（三）性，將他那色心一片專偏倖。我將這朴刀出鞘傾他命。不由我急慌忙轉過太湖石，卻與那盧員外除了傷身病。

（云）兀那奸夫潑婦，您說甚麼哩？我來殺您也！（李固同旦兒慌走科）（旦兒叫科，云）燕青

那裏？有賊了，有賊了！（燕青拿弩弓上云）平生好使三石弩，從在江邊射二雕。廣府城内稱浪子，員外家中顯英豪。某燕青是也。平生善射弩弓，在這盧員外家結爲兄弟。人皆稱我做浪子燕青。正在房中閒坐，忽聽的嫂子喚我，不免見他去。（見科，云）嫂子，叫燕青有何事？（旦兒云）後園中有賊，我叫你出來。（燕青云）賊在那裏？（李固云）在太湖石邊哩。（燕青云）等我射他去。（正末云）聞説燕青能射，原來在此處。明槍易躲，暗箭難防。不如跳入水内浮出去罷。（唱）

【幺篇】我本待將他害，誰想他有救星。一個他欺心悖逆無仁政，一個他瞞夫作弊無忠鯁。我則待誅殘滅暴把綱常正。聞説道燕青硬弩射雙雕，我則怕暗箭惟恐傷咱命。（虛下）

（燕青尋科了，云）這嫂子虛驚，那裏有賊？俺且回各各房中去也。（下）（旦兒云）李固，俺也回房中去來。妾身險些被賊傷，多謝燕青義不忘。分付家僮前後照，總然無賊也提防。（同下）（宋江同雷横領僂儸上）（宋江云）自從張順離山寨，一去旬朝無信音。某宋江是也。自從張順下山，打聽米價去了，未見回來。僂儸門首看者，若來時，報復我知道。（僂儸云）理會的。（正末再上云）某張順是也。奉宋江哥將令，我下山打聽米價，惹了一場禍。今日上山去，可早來到忠義堂門首也。兀那僂儸，報復去，道有張順來了也。（僂儸云）理會的。（做報科，云）喏，有張順來了也。（宋江云）着他過來。（見科）（正末云）

宋江哥，喏。衆弟兄每，喏。您兄弟來了也。（宋江云）張順，你下山打聽的米價如何？（正末云）宋江哥，聽您兄弟告訴一遍者。（唱）

【金盞兒】我那日離山營，到銅城。見倉官壞法胡行徑，專瞞天昧地不公平。舉刀要去砍，別立正公明。豈想他弓兵人數廣，教我跳入在浪波汀。

（宋江云）你跳入水去，可浮到那裏來？（正末云）不想浮到盧俊義家花園內金魚池邊太湖石畔，那時天氣，約有一更時分。見一佳人，自言賈氏，與同義兄弟李固私通，夜晚焚香，要害他親夫。被我要殺他。有他家中人，叫做浪子燕青，拿着弩弓，要來射我，着我跳入水中走了也。（宋江云）着你下山打聽米價，你卻這等惹禍也。（正末唱）

【尾聲】我則待盡忠誠，切不敢違軍令。驅將校威嚴再整，我教他污吏贓官心內驚。咱不怕禍起傷生，都則要顯英名天下知聞。潑婦奸夫心自省。非是我仗哥哥的英勇，只因他心中不正，得殺了這潑無徒，方顯我名聲。（下）

（宋江云）張順去了也。聞說廣府盧俊義是個好漢，他的異名，叫做玉麒麟。又一個叫做浪子燕青，能使三石弩弓。俺怎得他二人來，做個頭領也。（雷橫云）宋江哥，這盧俊義委實是個好漢，寸鐵在手，有萬夫不當之勇。我如今傳着哥哥將令，着吴學究賺他上山，除是他便去的，未知哥哥意下如何？（宋江云）既然如此，得學究下山，方得成就此事。雷橫，你即傳我的將令，分付吴用，着他疾便下山，智賺盧俊義，小心在意者。（雷橫云）兄弟知道，便分付

吴學究，教他即時下山，智賺盧俊義、燕青去。管教他廣府城内難存住，忠義堂前立姓名。計就水鄉添浪子，鋪謀去賺玉麒麟。（下）（宋江云）雷横去了也，他分付吴學究下山賺盧俊義去了。我且回後帳去來〔三〕。銅臺去賺高門客，學究神機智略通。分付僂儸山下望，准備鞍馬接英雄。（同下）

校記

〔一〕『事君』、『事親』原作『侍君』、『侍親』，從王校改。

〔二〕『貞』原作『真』，從王校改。

〔三〕『來』原作『了』，從王校改。

第二折

（外扮盧俊義上云）廣府城中爲富室，從小生來不怕人。自家喚做盧俊義，綽名叫做玉麒麟。某盧俊義是也，綽號叫做玉麒麟。在這廣府居住，别無家屬，的親者止有妻賈氏一人。有認義的兩個兄弟，一個是燕青，一個是李固，早晚在家照顧。因爲前者後園中有賊，我如今叫他每過來，分付他。燕青那裏？（燕青上云）某燕青是也。只聽的員外呼喚，須索過去見員外去。（見科，云）員外支揖。喚燕青那裏使用？（盧俊義云）你且一壁有者。李固怎生不來？（燕

青云）李固，員外喚你哩。（淨李固上云）小子李固是也。前日與嫂子後園中燒香，險些兒不弄下了。今日員外叫我，不免見他去。（做見科，云）員外，喚李固那裏使用？（盧俊義云）您兩個兄弟，前者後園中有賊，兄弟每早晚仔細照管前後。李固門首看者，有人來時，報復我知道。（李固云）理會的。（正末扮吴用裝先生領道僮上，云）某吴用是也。奉哥哥將令，智賺盧俊義、燕青去。自從離了梁山，可早來到廣府城中。我如今裝做個貨卜的先生，若還見他，我自有分曉。盧員外，你怎識我這梁山壯士也。（唱）

【中吕·粉蝶兒】滾滾征塵，早來到銅臺城郡。本是個英雄士伶俐之人，若還是過高門，見員外，就將那語言動問。莫得因循，用機謀運籌方寸。

【醉春風】若將他五行四柱，細參詳論，幾句禍福言，着他心内忖。我則要梁山又聚一英豪，我道的准，准。我如今裝醉如癡，推聾做啞，待時守分。

（云）可早來到也。我恰纔問人來，言説此處，就是盧員外家門首。（正末做哭三聲，笑三聲科，云）盧員外哀哉也。（李固云）你這個先生，好是奇怪也。你哭了三聲，笑了三聲，你不風了也？（正末云）你這醜生，聽我説與你也。（唱）

【紅繡鞋】哭了笑其中難信，更不曉玄奥真形。只因你宅上有災迍，一徑來除禍患，報復與你主家人。我是個出家兒真道本。

（李固云）你則在門首，休要去了。等我與員外説去。（正末云）我不去。你與員外説去。（李

固報科，云）員外，門首有一個先生，望着門裏，哭了三聲，笑了三聲，又說俺家有災星哩。（盧俊義云）你請他過來。（李固云）先生，俺員外請你過去哩。（正末做見科，云）員外稽首。（盧俊義云）先生請坐。你到我門首，哭者何也，笑者何也？（正末云）我笑你萬貫家財絕其嗣，我哭你眼下有一百日大災，則怕你身家不保也。（盧俊義云）先生，這災可躲的也躲不的？（正末云）此災要躲，方免無憂也。（盧俊義云）左右拿十兩銀子，奉與先生者。（正末云）員外，我是個雲遊道人，則要去採訪洞府真仙，要你這銀子何用？你記者，逢危時有四句詩，則要你牢〔一〕記心中者：蘆花蕩內一扁舟，俊義身危可去遊。若肯山中尋保義，那時方斬逆賊頭。（盧俊義云）先生言語，我怎肯忘了也。（正末唱）

【滿庭芳】心中自警〔二〕，即裝行李，便離家庭。你休要淹纏留戀無忠信，禍奔臨身。據相貌必然有損，你聽直言莫得生嗔。（盧俊義云）先生，那一方是吉地也？（正末唱）甲乙地宜前進，只今便行，管汝笑欣欣。（下）

（盧俊義云）那先生去了也。我思量起來，真個奇怪。李固，你即便收拾行李，跟我去。燕青在家照顧家事也。（李固云）着燕青跟員外去，留小子在家中伏〔三〕侍嫂嫂照〔四〕顧家中罷。（盧俊義云）燕青有武藝，着他看家。你跟我去，收拾行李，明日早行也。先生說罷我心驚，今去山東避災星。百日之中無橫禍，那時方顯老先生。（同下）（宋江同李逵、雷橫、張橫領僂儸上）（宋江云）梁山水泊爲首領，南北東西顯姓名。某宋江是也。自從吴學究下山，智賺盧

俊義去了，怎生不見回來也？（李逵云）宋江哥寬心，學究哥敢待來也。（宋江云）小僂儸門首看者，若來時報復我知道。（僂儸云）理會的。（正末上云）某吴用是也。自從到廣府，果然賺的盧俊義往梁山路上來了。我今先往梁山上，回報俺保義哥去。可早來到也。兀那僂儸報復去，道有吴用來了也。（僂儸云）理會的。（報科，云）喏，有吴學究來了也。（宋江云）道有請。（僂儸云）理會的。有請。（見科）（宋江云）學究，一路上辛苦也。（正末云）爲朋友有甚麽辛苦來。（宋江云）學究，可見盧員外也不會？（正末唱）

【上小樓】一到的銅臺郡中，賺的他何當謙〔五〕遜。止用了些小機謀，唬的他手腳慌張，進退無門。咱徑來報與兄，非咱謀論，託賴着衆豪傑弟兄相趁。

（宋江云）好也，賺的他往山東地界來了。學究，怎生做個擺布，收伏盧俊義，此功非小也。（正末唱）

【幺篇】非是咱機變能，妙用神，也只要扶助英豪。梁山寨内，聚義殷勤。非是咱下狠心無情短幸，則是要忠義堂更添發憤。

（宋江云）既是這等，怎生得盧俊義上俺梁山來也？（正末云）如今等我支派人馬下山截他去。李逵安在？（李逵云）您兄弟有。（正末云）你領三百僂儸，在南山大路，等盧俊義來時，你與他相持逗引，賺他往梁山泊來。（李逵云）謹遵學究哥的將令，下山截殺盧俊義〔六〕，走一遭去。金盔銀甲絳毛纓，統領精兵出泊中。若還相遇盧員外，活捉將來見老兄。（下）（正末

云）李逵去了也。雷横安在？（雷横云）小弟有。（正末云）你領三百僂儸下山去，等盧俊義趕李逵之時，你便引僂儸，搶劫了他行李車輛。（雷横云）謹遵學究哥〔七〕將令，下山走一遭去。埋伏人馬等他來，謹奉公明學究差。引領僂儸三百整，旌〔八〕旗一展下山崖。（下）（正末云）張横安在？（張横云）小弟有。（正末云）你便駕一隻船，在蘆花蕩内，等盧員外在岸邊，就賺他上船，拿了他者。（張横云）謹遵學究哥將令，駕船走一遭去。平生則會棹孤舟，每日乘船浪内遊。若還遇着盧員外，上船與他做敵頭。（下）（宋江云）學究此一場擺布，一定賺的他來了也。（正末云）哥也，不愁他不上山來。（唱）

【脱布衫】此機謀莫漏風聲，四下裏羅網鋪陳。他若肯投咱入夥，輔皇朝替天發憤。（宋江云）説盧員外寸鐵在手，有萬夫不當之勇，着兄弟每仔細者。（正末云）哥也，則管寬心，不妨事。（唱）

【小梁州】你説他武藝精熟有似神，俺可也布陣排軍。旌旗耀日氣超羣，訇雷震軍威將勇，一個個顯精神。（下）

（宋江云）學究同衆兄弟去了也。我且回後帳中去。劍戟光輝武藝精，學究今去顯英名。不消旬日期程内，山中又聚一英雄。（同下）（李逵領僂儸上）（李逵云）某乃李逵是也。奉吴學究哥的將令，着我領僂儸截殺盧俊義去。某在此大路上等候着，這早晚敢待來也。（雷横領僂儸上）（雷横云）某雷横是也。奉吴學究將令，着我領僂儸等待盧俊義。與李逵相持時，就搶他

行李車輛。某在此等候着，這早晚敢待來也。（張橫駕船上云）某張橫是也。奉吴學究將令，着我駕着船。在蘆花蕩内，等盧俊義到岸邊時，就賺他上船。某在此等候，這早晚敢待來也。（正末上云）某吴用是也。算定今日，盧俊義到此也。某接應衆兄弟，走一遭去。（唱）

【幺篇】我如今排兵設下瞞天陣，不由我喜笑欣欣。非是我用意真，英雄奮，教他有家難奔，無計轉歸門。

（盧俊義領淨李固擔行李上）（盧俊義云）只因八字多乖蹇，且往東南避禍災。某盧俊義是也。自因那先生説我有百日之災，今往山東去，一來躲災，二來做些買賣。可早來到〔九〕金沙灘路上了。李固將車輛行李仔細者。（李固云）員外，則怕梁山泊有賊漢下來，怎了也。（盧俊義云）不妨事，我如今寫一面旗，打將起來，寫着道：單捉梁山吴學究，生擒鄆縣宋公明。掃除水泊如翻掌，那時方顯玉麒麟。將披掛來我披。（李固云）理會的。披掛在此。（盧俊義做披掛科）（李逵云）兀那來的車輛，一定是盧俊義的，都與我留下。你聽者：有人若過金沙岸，十擔行李留九擔；如有一擔不肯留，一斧過去休抱怨。兀那來的人，快將行李留下者。（喝〔一〇〕科）（盧俊義云）兀那賊漢，休走，你認的我麽？（正末云）李逵休走，我來助你來也。（唱）

【十二月】盧俊義聽咱事因，我今日纔辯個清渾。不怕你英昂似虎，我教你入地無門。你那裏持槍來趕，（盧俊義云）兀那賊漢，喫吾一槍。（做戰科）（李逵云）我及不過你，走走走。（下）（正末唱）我這裏撥馬迴奔。

（盧俊義云）李固看着車輛，等我趕這賊漢去。（正末云）休要來趕，我及不過你也，走走。（下）（盧俊義做趕科，云）饒你腳下會騰雲，吾當跨馬也趕上。（下）（雷横云）果中了俺學究之計也。僂儸每與我搶搶搶。兀那跟盧員外的人，你員外上梁山入夥去了，你都回去罷。俺將他這車輛行李，送上山去來。果然學究賢，妙策神機不可言。貨物車輛歸水泊，旌旗回轉奔梁山。（下）（李固云）誰想員外往梁山入夥去了。我回家與嫂子計較一個長便的法子，送了員外，我同嫂子，早起晚夕，快活耍笑。天也，誰想今日稱了我的心願也。步疾如飛心内想，行行沉吟多半响。就去報與上司官，萬貫家財我執掌。（下）（盧俊義再上云）誰想梁山賊漢，有這許多的，着我趕的他都不見了。不覺天色晚了，又不知去路，四下裏俱是蘆花水泊，怎生是了？則見前面一隻船，我須投於船上去。兀那撑船的，撑過船來者。（張横云）果然中了學究之計也。你是甚麽人？（盧俊義云）我是盧俊義，被賊漢將我行李都搶去了。我是好人。（張横云）你是好人，那個是賊？你上船來。（盧俊義上船科）（正末再上云）兀的不是盧員外上船去了。我念在前那四句詩者：盧花蕩内一扁舟，俊義身危可去遊。若肯山中尋保義，那時方斬逆賊頭。（盧俊義云）好是奇怪也，這首詩是在家時那先生與我的來，可是甚麽人念也？（盧俊義云）不好了，不好了，這船兒見的漏了也。（盧俊義云）可怎生是好也？（張横做翻船科）（盧俊義下水科）（張横抱住科）（正末云）張横拿上岸來者。員外，你認的我麽？（盧俊義云）你不是算命的先生也？（正末云）員外，我本不是算命的 先生，則我是梁山泊吴學究。俺宋保義請你，故賺到此。員外，俺上山去來。（盧俊義云）太僕，小人家業重大，入不的夥

也。（正末云）員外，俺同見宋江哥哥去來。（唱）

【堯民歌】呀，俺則要忠心爲國報君恩，並不去鼠竊狗盜費精神。則是要招聚豪傑立功勳，施謀設智細鋪陳。尊也麽兄，今朝到此中，暫且權安分。（同盧俊義、張横下）

（宋江領僂儸上）（宋江云）某宋江是也。自從衆兄弟下山，迎接盧俊義去了，未見回來。僂儸門首看者，若來時，報復我知道。（僂儸云）理會的。（正末同盧俊義上）（正末云）盧員外，俺説着話，可早來到也。兀那小僂儸，報復去，道有某來了也。（僂儸云）理會的。（做報科，云）喏，有吴學究來了也。（宋江云）道有請。（僂儸云）有請。（做見科）（正末云）宋江哥，您兄弟請將盧員外來了也。（宋江云）盧員外，小寨低微，難藏虎體，左右安排酒果來者。（盧俊義云）多蒙太僕顧愛，小人家業素〔一〕重，則是可憐見，放我下山去。若是太僕不肯，我就在此尋個無常也。（正末云）盧員外，你聽，我説與你者。（唱）

【耍孩兒】只因俺梁山缺米差張順，因到你廣府銅城住存，打聽你家中素日歹風聲。非是咱謬語胡云，有那賈氏李固私配偶，後花園中害你身。賺你到梁山境，與保義盡忠輔國，行天道保障黎民。

（盧俊義云）告太僕則是可憐見，放我下山去罷。（宋江云）既是這等，左右將鞍馬來，打發員外下山去。（正末云）員外，你若家去，但恐有禍臨身，不如且在此處罷。你堅意要去，休道我每不曾留你也。（唱）

【一煞】你若是到家中禍到身，把家財四散分，那時有路難迴奔。不如早早存山寨，也得芳名天下聞。不把我言來信，倘若是身遭羅網，俺這裏就統三軍。

（盧俊義云）則今辭別衆太僕，小人下山去也。今日辭別忠義堂，衆兄情分非敢忘。一朝若到銅臺郡，傳與鄉中把姓揚。（下）（宋江云）學究，他百般的不肯入夥，下山去了。俺可怎生做個計較？（正末云）哥則管寬心，不愁他不來入夥。此去必然他有大難，俺須索救他去也。（唱）

【尾聲】宋保義你放心，我將他明賺引；此去一定遭危困，俺可便搭救仁兄意當謹。（同衆下）

校記

〔一〕『牢』原作『勞』，據文意改。　〔二〕『警』原作『謹』，從王校改。　〔三〕『伏』原作『扶』，據文意改。　〔四〕『照』原作『着』，從王校改。　〔五〕『謙』原作『欽』，從王校改。　〔六〕『義』字原脱，從王校補。　〔七〕『哥』字原脱，從王校補。　〔八〕『旌』原作『征』，據文意改。　〔九〕『到』原作『致』，從王校改。　〔一〇〕『喝』原作『唱』，從王校改。　〔一一〕『素』原作『所』，從王校改。

第三折

（淨旦兒同燕青上）（旦兒云）自從夫主逃災去，曉夜心慌意不寧。妾身盧員外妻賈氏是也。自從夫主與李固往山東做買賣，去了多時，可怎生不見回來也？（燕青云）嫂嫂不妨事，有我在家照顧，則放寬心也。（淨李固上云）自家李固是也。正是那將計就計，到家中就告與上司知道，俺盧員外結交了梁山賊漢，今已入夥去了也，就來家命也不保。等我到家中，與嫂子商量者。可早到了家也。不免過去。（做見科）（燕青云）李固來了也。（李固來了也。（燕青云）嫂子在房裏。（李固云）我見嫂子去，你休來。（見科）（旦兒云）李固來了也。（李固云）嫂子，且喜俺兩個好了也。員外原來結交了梁山賊漢，俺如今瞞着燕青，將計就計，廣府上首告去來。（旦兒云）是真個？（李固云）我怎肯哄你？嫂子不知我的心，明日清晨把狀行。且去安排三杯酒，今晚與我洗風塵。（同下）（燕青云）嗨，誰想李固與嫂子有這等事！恰纔背着我，他兩個商議，要害員外。倘若他首告在官，連我也不保。員外若來，一定遭他毒手。我不如徑投梁山去，報與宋江，教他準備救俺員外，也是燕青好心也。賊子無知敗壞家，思量情理淚如麻。若還說與梁山將，怎肯輕輕放過他。（下）（盧俊義上云）某盧俊義是也。誰想梁山賊子，智賺我到山東，着我入夥。被我再三不肯入夥，星夜下山來了。可早來到家門首。我試看者，可怎生不見一人？李固、燕青，都在那裏也？（淨旦兒同淨李固上）（李固云）

在下李固，正與嫂子房中叙話，只聽的人叫，我自己看去。（見科，云）好也，你結交了梁山賊，你帶累我們，你又來家。嫂子，俺拿住者，往上司首告去來。（盧俊義云）似此怎了也？（李固云）你還強嘴哩。你在梁山假撇清，吾今與你到公廳。反賊休想存留命，准定今朝不得生。（同旦兒、盧俊義下）（淨王太守領弓兵上）（王太守云）胸中皎潔如渾酒，腹内明白似麵湯。掌管黎民除殘害，可作擎天一棟梁。小官王太守是也。奉上命除授，在這廣府中掌管人民，與梁中書一同管事。今日開放早衙，弓兵門首看者。倘有告狀的人，報復我知道。（弓兵云）理會的。（淨李固同淨旦兒拿盧俊義上）（李固云）可早來到府門首也。兀那弓兵哥，報復一聲，道有人來告狀。（弓兵云）您且一壁有者。等我報復者。（做報科，云）喏，有人在府門首來告狀。（王太守云）着他過來。（弓兵云）着過去。（李固同旦兒、盧俊義做跪科）（王太守云）拿的是甚麽人？（李固云）是盧俊義。他結交梁山強盜，恐怕他帶累俺一家，今來首告也。（王太守云）是實麽？（李固云）是實媽兒哩。（盧俊義云）大人，小人並無此事，他冤枉我哩。望大人察情也。（李固做與太守打耳暗科，云）大人，若把他打的招承了，我在下送白馬一匹，銀一百兩與大人。（王太守云）你休要哄我也。（李固云）小人要説謊，就是癩象的兒子，並不敢哄大人。（王太守云）你去你去，我知道了。説的那話兒，早早的送將來。（李固云）嫂子，俺家去來。（旦兒云）今日個纔稱了我的願也。結交賊盜累我身，大人在意用殷勤。不是心毒行無道，我則怕造反之人滅九親。（同下）（王太守云）也不管他青紅皂白，左右，且拿一面大枷來，把他枷着，送在牢中，再做計較。（弓兵做枷盧俊義科，云）牢裏收人。（盧俊

義下）（王太守云）無甚事，且回後堂中飲酒去來。此等之人豈得容，項帶沉枷且受刑。饒君就有通天策，難出法司囹圄中。（同下）（宋江領僂儸上）（宋江云）某乃宋江是也。前者學究果然賺的盧俊義上山來了，百般的不肯入夥，又放他下山去了。學究不見來，僂儸門首看者，若來時，報復我知道。（僂儸云）理會的。（正末上云）某吴用是也。我想盧員外一節事，宋公明仁德慈心，放他回家去了。某今往忠義堂見宋江哥，走一遭去。（正末唱）

【正宫·端正好】雖住在野山岡，一心把忠誠辦，會英傑聚友偏難。只因那玉麒麟一片心腸板，全不把俺英雄讚。

（云）可早來到忠義堂也。兀那僂儸，報復去，道有某來了也。（僂儸云）理會的。（報科，云）喏，有吴學究來了也。（宋江云）道有請。（僂儸云）理會的。有請。（見科）（宋江云）學究，前者鞍馬上勞神也。（正末唱）

【滚繡球】何必説馬與鞍，此勤勞莫要言。俺則要會英豪勝如親眷，盧俊義莫得傷殘。他爲家中心内懸，待朋情意兒懶。就着他掌梁山委實勇悍，更不知妻妾無端。有一日醜名傳與銅臺郡，羞死英雄一面顔，膽戰心寒。

（燕青上云）某乃燕青是也。誰想嫂子與李固私通，將員外首告在官，説與梁山結義。王太守受贓，將員外下在牢中。我今往梁山，報與宋江去。可早來到也。僂儸休放冷箭，報復去，有個燕青來見。（僂儸云）理會的。（做報科，云）喏，有個燕青來見。（宋江云）着他過來。（僂

儸云）理會的。着過去。（見科）（宋江云）那裏來的？（燕青云）小人是盧俊義兄弟燕青是也。（宋江云）盧員外好麽？（燕青云）自從員外下山去，到的家中，有嫂子賈氏，與李固私通，將員外首告於本府。王太守受贓，將俺員外身帶重刑。因此小人上山，報與太僕知道，可救俺員外一救也。（正末云）這廝好無禮也。（唱）

【叨叨令】攙絨繩寶鞘扯純鋼劍，他百般的不聽我公明勸。回家去豈想他身遭患，眼睜睜受苦難何人見。兀的可不苦殺人也波哥，兀的可不苦殺人也波哥，倒被他奸夫賊子將身坑陷。

（宋江云）學究，似這等如之奈何也？（正末云）須索調人馬，下山救他去也。（宋江云）學究說的是。（正末云）徐寧安在？（徐寧上云）金花斜插帽檐傍，繡襖盤花繫鬧妝。官宦名門爲教首，禁軍總管使金槍。某徐寧是也。學究哥呼喚，不知有甚事，須索走一遭去。（做見科，云）宋江哥，喏。學究哥，喏。喚徐寧那廂使用？（正末云）你今領三千人馬，下山救盧俊義去。倘到銅臺，小心在意。聽我分付你者。（唱）

【倘秀才】你近前來聽咱事端，選精兵三千調遣。遠遠埋伏兩道邊，等他來廝趕，便去搶橋關。你休着他支轉。

（徐寧云）謹遵將令。即今就領人馬下山，走一遭去。埋伏銅臺大道中，鋪謀設智建功勳。軍師賺動他人馬，就奪銅臺一座城。（下）（正末云）雷横、秦明安在？（雷横、秦明上）（雷横

云）明盔鐵甲絳毛纓，坐下驊騮疾似風。忽聽忠義堂前喚，二人參見宋公明。某雷横是也。這個是秦明。學究呼喚，不知有甚事，須索走一遭去。（見科）（秦明云）宋江哥，喏。學究哥，喏。喚俺二人，那廂使用？（正末云）您二將近前來，今差您往銅臺救盧俊義去，您二人先入城，等俺人馬到時，就要接應。聽我分付你者。（唱）

【幺篇】〔二〕你兩個先入城潛身莫言，專聽我將軍兵催趲。裏應相合奪禁關，市前爲戰地，街道往盤桓。都不要意懶。

（雷横云）謹奉學究的令。先往銅臺郡，救盧俊義，走一遭去。學究神機有大才，二人先去入銅臺。打聽城邊人馬到，仗劍横衝殺出來。（同秦明下）（正末云）小僂儸，與我喚將朱仝來者。（僂儸云）理會的。朱仝安在？（朱仝上云）曾在鄆縣爲捷機，今歸山内度時光。一朝聖主招安去，可作擎天架海梁。某乃朱仝是也。今有學究哥哥呼喚，不知有甚事，須索走一遭去。（見科）（朱仝云）宋江哥，喏。學究哥，喏。喚朱仝來，那廂使用？（正末云）朱仝，你便與燕青領三千人馬，等廣府城開了，入牢救盧俊義去。聽我分付你者。（唱）

【幺篇】你如今領人馬即便下山，到銅臺休得意闌，救出英雄即便還。此事都在你，莫當等閒看，你切休要怠慢。

（朱仝云）得令。則今日同燕青，就點人馬下山，走一遭去。旌旗閃閃馬如龍，銀甲金盔晃日明。大喊一聲離水泊，二人去救一英雄。（同燕青下）（正末云）李逵安在？（李逵上云）天性

忠直不怕人，一生慷慨逞英雄。鎮守梁山爲好漢，異名叫做黑旋風。某乃李逵是也。學究呼喚，不知有甚事，須索走一遭去。（做見科，云）宋江哥，喏。學究哥，喏。喚李逵那廂使用？（正末云）李逵，你領三千人馬，跟我下山，走一遭去。（李逵云）得令。則今日領三千人馬，同學究哥救盧員外去。烏龍馬跨繡雕鞍，鐵甲明盔晃日寒。交鋒輪動夾鋼斧，忿怒劈倒太行山。（下）（宋江云）學究，今領李逵等到銅臺，小心在意者。（正末云）宋保義不消囑付，俺則今日就領人馬下山，走一遭去。（唱）

【尾聲】則今日梁山七虎將銅臺盼，捨死忘生一陣間。非擾黎民將百姓殘，只爲英雄心內煩。統領雄兵早下山，教他那污吏贓官心膽寒。俺可也共保那華夷將俺這姓名罕。（下）

（宋江云）衆兄弟每下山救盧員外去了，此一去必然得勝而回。無甚事，且回後寨中去來。弟兄七個下山川，擊鼓鳴鑼振動天。救得英雄歸水泊，爲友名揚宇宙間。（同下）

校　記

〔一〕〔幺篇〕原作〔倘秀才〕，從王校改。下〔幺篇〕同。

第四折

（淨王太守領弓兵上）（王太守云）受人之託總成非，接受贓錢不好題。事務到今無奈何，捨着性命往前爲。小官王太守是也。前者盧俊義妻賈氏，同李固首告他夫主盧俊義，結交梁山泊賊漢宋江。那李固送了我些銀兩馬匹，着我將盧俊義苦打承招，下在死囚牢中，則等典刑。若得了當了他，也是個清潔。這兩日我有些眼跳的緊，不知主何吉凶。弓兵那裏？（弓兵應科，云）有。（王太守云）你衙門首看者，有人來報復我知道。（弓兵云）理會的。（鋪兵慌上云）鑼鼓喧天喊殺聲，旌旗招颭鬼神驚。銅臺有甚虧公事，梁山人馬下山中。小人乃是廣府中個鋪兵是也。急遞鋪報帖前來，說道梁山泊宋江，調人馬下山來救盧俊義。我如今去報與本府王太守知道。說話中間，可早來到也。弓兵報復去，你道有個鋪兵來稟事。（弓兵云）理會的。（做報科，云）喏，有個鋪兵來稟事。（王太守云）着他過來。（弓兵云）理會的。過去。（見科）（王太守云）兀那鋪兵，你有甚麽事？（鋪兵云）今有梁山人馬下來救盧俊義，稟的大人知道。（王太守云）可怎生是了也？左右跟我點人馬去，將四門關了者。慌忙急去點軍兵，明朝就去出城中。若還得見無徒子，拿來府內盡抽筋。（同下）（徐寧躧馬兒領僂儸上）（徐寧云）某徐寧是也。奉學究哥的令，領人馬離銅臺五里田地埋伏，我且在此等候也。（朱仝同燕青上）（朱仝云）某朱仝是也。奉學究哥的令，着我與燕青領人馬等城門開時，徑往牢中救盧俊義去，俺

且在此等候者。（正末同李逵躧馬兒領僂儸上）（正末云）某吴用是也。與李逵同去救盧俊義，可早來到銅臺地方也。李逵當先，您衆人仔細者。（李逵云）學究哥你放心，不妨事。（正末云）兀的不是衆兄弟人馬都來了也。（淨王太守躧馬兒領卒子上）（王太守云）小官王太守是也。今點就人馬出城，捉拿梁山賊漢去。你這軍卒每，聽我將令：人要喫飯馬喫草，上陣各要識起倒。當中留條寬寬路，倘若敗了我好跑。兀那陣面上賊漢聽着：強漢出馬，弱者休來。（見科）（正末云）我曉的你是王太守。三軍操鼓來。（做戰科）（唱）

【南吕・一枝花】訇雷戰鼓鳴，耀日旌旗動。堂堂人似虎，個個馬如龍。蓋世英雄，不怕你軍兵衆，俺軍卒惡勢猛。（李逵云）大小僂儸，與我用力殺進去！（做趕殺科）（正末唱）俺李逵砌龍鱗甲掛秋霜，飛虎豹揚威耀〔一〕勇。

【梁州第七】戰馬交星〔二〕迴斗轉，戰塵飛霧鎖雲籠，刀疾斧快全無空。殺的他難分上下，不辨西東，屍山血海，馬倒人横。更有金槍將教首徐寧，又有那霹靂火猛烈〔三〕旋風。怒騰騰軍發喊振動天宫，惡叉叉雄赳赳兵威將猛。一會兒倒干戈敗軍馬滅跡潛踪。（王太守云）我及不過你也。（正末唱）見他大恐，着槍中箭身着痛，尋走路似飛迸，意急奔馳有似風，智淺機窮。

（王太守云）我及不過你也。梁山賊漢似虎豹，雖然廝殺眼皮跳。虛搠一槍逃命走，留着撒髏戴紗帽。大小三軍跟着我，走走走。（同卒子下）（雷横、秦明上）（雷横云）某雷横是也。這

位是秦明。奉學究哥的令，着俺先到城中，待俺梁山上人馬來時殺出去。今日人馬到了，俺打開城門，殺出去來。（正末云）兀的不城門開了也。大小頭領，將盧俊義房子圍了，打開門者。（唱）

【隔尾】謹將房屋相圍定，休要教他逃性命〔四〕。無大小，無輕重。衆人要急攻，切莫要放鬆。殺的他棄甲拋戈教他自心恐。

（朱仝云）燕青，俺往牢中救盧俊義去來。（同燕青下）（淨李固同淨旦兒上）（李固云）小人李固是也。這個是盧俊義的渾家，我和他有些不伶俐的勾當。如今惹下禍了，梁山上好漢殺將來了。嫂子，往那裏躲去是好？（李逵云）兀那賈氏、李固，你那裏走？（雷横、秦明、徐寧、李逵做拿住李固、賈氏科）（李固云）衆老叔可憐見，饒了俺兩個，明日買羊頭烙鏇餅請你罷。（正末唱）

【罵玉郎】則因你奸夫淫婦傾人命，因此上下水泊，救他身。今朝休想得活命。你卻又耳不聾，眼不盲，你怎生心狂縱。

（朱仝同燕青、盧俊義上）（朱仝云）某朱仝是也。我同燕青救出盧俊義來了。俺見學究去來。（見科）（朱仝云）喏，報的學究哥知道，俺救的盧俊義來了也。（正末云）盧員外索是驚恐也。（盧俊義云）小弟盧俊義，悔不聽學究哥之言，果遭縲絏之苦。若不是衆頭領下山相救，險不性命難保也。（正末云）盧員外爲你領人馬下山，此一場好相持也。（唱）

【感皇恩】呀，殺的他力盡途窮，水斷山空，散軍兵無歸路，血光紅。只因你運拙惡曜當逢。你當初莫胡爲，多思慮，豈遭凶。

（盧俊義云）悔不聽學究之言，今朝有此惶愧之事。李大哥將過那斧來者。（李逵做遞斧科，云）斧在此，那廂使用也？（盧俊義云）賈氏，我萬貫家財，着你執掌，今日個和李固做下這等勾當，玷辱夫名，難以干罷。奸夫淫〔五〕婦太不仁，險把吾身一命傾。宣花斧過紅光染，碎剁屍骸方〔六〕稱心。（旦兒同李固做死科）（下）（正末唱）

【採茶歌】只因他怎相容，俺可便遠來攻，因此上銅臺境內亂縱橫。似這等橫禍非災難報怨，他今日天誅地滅理難從。

（云）衆頭領分付僂儸，不許深擾城內軍民之家，如有違令者，必當斬首。（李逵同衆云）謹遵學究的令也。（正末云）把員外家中財物，盡搬上梁山去。吶喊三聲，俺見宋江哥去來。（唱）

【尾聲】班師回轉雄兵擁，搭救英雄有始終。一應家財山中送，壯士每立功，弟兄每奮勇，把一個合死的奸夫滅除了種。（同衆下）

校　記

〔一〕『耀』原作『躍』，從王校改。　〔二〕『星』原作『升』，據文意改。　〔三〕『烈』原作『劣』，從王校改。　〔四〕『命』原作『金』，從王校改。　〔五〕『淫』原作『逆』，從王校改。　〔六〕『方』

原作『不』，從王校改。

第五折

（宋江領僂儸上）（宋江云）一心翦除不仁事，舉意削平不義情。某宋江是也。自從衆兄弟每下山救盧俊義去了，未見回還。聞知學究同衆兄弟得勝，小僂儸門首看者，若來時報復我知道。（僂儸云）理會的。（正末同徐寧、朱仝、燕青、李逵、雷横、秦明、林沖、盧俊義上）（正末云）某吴用是也。誰想俺則一陣破了銅臺，救了盧俊義。今上山見宋江哥去。我想俺這一起人，英雄並輳，衆虎同心，好一班人物也呵。（唱）

【雙調·新水令】一個個能文能武有龍韜，衆豪傑搦搜容貌，秉心行正直，替天輔皇朝。不覺的轉過山腰，遥望見忠義堂早來到。

（李逵云）學究哥，俺到了寨門首也。（正末云）兀那僂儸，報復去，道有某等來了也。（僂儸云）喏，有學究同衆頭領來了也。（宋江云）等某接去。（見科）（宋江云）學究，衆兄弟每，鞍馬上勞神也。（正末云）宋江哥，守寨不易也。盧員外，你與宋江哥廝見也。（盧俊義做拜科，云）多蒙保義哥相救，若不是學究同弟兄每下山去，豈有盧俊義之命也。（宋江云）盧員外，既然到此，今日你就掌梁山之事也。（正末唱）

【雁兒落】今日個盧員外爲故交，掌管俺梁山道。（盧俊義云）小弟多感活命之恩，怎敢掌梁山之事也？（正末唱）你休得要謙遜言，聽保義從頭告。

（宋江云）學究，此事都要依某也。（正末云）左右將酒來。（唱）

【得勝令】呀，高擎着玉盞泛葡萄，淹濕絳征袍。盧員外可掌梁山事，只爲你胸中武藝高。俺一夥英豪，秉忠正，行天道。倘身到皇朝，那其間凌煙把姓標。

（盧俊義云）小弟斷然不敢掌梁山之事，情願聽從使令也。（正末云）既然盧俊義不肯掌管，宋江哥還掌梁山之事，盧員外坐第二把交椅，餘者照舊而坐也。（徐寧同衆云）學究所言，深有理也。（正末云）將酒來。俺今日喜得又添了員外，衆弟兄都要開懷歡飲，盡醉方歸也。（唱）

【水仙子】今朝又聚一英豪，水泊威風膽氣高。秉心正直行公道，將無徒須盡剿。一個個文武才高，有一日聖明主招安去，掃蠻夷輔聖朝，麒麟閣都把名標。

（宋江云）你衆弟兄每聽者：既將奸夫潑婦俱殺壞了，報了冤讐，又救的盧員外上山來，今在一處，結爲刎頸之交，同心合意，生死相護。俺衆頭領做個慶喜的筵席，都要開懷而飲，盡醉方歸。則俺這梁山豪傑顯高強，仗義疏財心氣剛。一個個論文過如曹子建，一個個論武賽過楚霸王。安邦護國稱保義，替天行道顯忠良。一朝聖主招安去，永保華夷萬載昌。（同下）

題目　廣府壯士遭囹圄

正名　梁山七虎鬧銅臺

王矮虎大鬧東平府

劇目說明

此劇不見《録鬼簿》、《太和正音譜》著録，脈望館據明内府本移録，附有穿關。王季烈編入《孤本元明雜劇》時有所校正。

此劇寫梁山泊首領爲歡度元宵節，派王矮虎和徐寧下山買花燈，與官軍發生衝突之事，爲《水滸傳》所不載，近人多疑爲元末明初伶工之筆。劇中寫時世是：『時逢稔歲樂陶陶，官清法正少差徭；民安國泰絶征討，大家歡樂鬧元宵。』劇中寫王矮虎與吕彦彪打擂比武，並没有根本的利害衝突；劇尾梁山義軍戰勝官軍，楊衙内等俘虜爲王矮虎誤期作證，宋江則饒放了所有官軍俘虜。這與元代水滸戲強烈的反暴政情緒是不一致的。因此，有人認爲，此劇有可能是明初的作品。然此劇寫元宵社火的熱鬧場面，與《西游記》劇中《村姑演説》近似，寫王矮虎和關西大漢吕彦彪打擂比武，與《劉千病打獨角牛》近似，都是引人哄笑的關目。正像本劇第三折所説的『笑樂院本』，不能以一般除暴安良的水滸雜劇來要求它。因此，仍可認爲此劇爲元代民間流傳的作品，在傳入宫廷之後，又經過教坊伶工的改動，以階級調和終場。今以《脈望館抄校本古今雜劇》本爲底本，參校

王本。

第一折

（冲末扮宋江同吴學究領小傻儸上）（宋江云）當年把筆爲司吏，奔上梁山集衆多。信義兼行人懼怕，智謀壓倒漢蕭何。某姓宋名江字公明，先爲把筆司吏，緣事而奔上梁山。集聚到半垓小傻儸，三十六大夥，七十二小夥，威鎮這梁山，要不義之財，釋有仁之士。時逢正月元宵，俺在梁山縱横自在，酒筵受用。所事皆有，止少的是幾盞兒花燈。帳前擂動聚將鼓，喚那衆頭領來，看那個敢下山，去東平府城中買燈去。擂動聚將鼓者。（小傻儸擂鼓科）（外扮關勝、呼延綽、武松上）（關勝云）風高敢把高牆跳，月黑提刀去殺人。某乃大刀關勝是也。這兩個兄弟，乃是呼延綽、武松。俺都是宋江哥哥手下頭領。擂響聚將鼓也，不知爲何，俺見哥哥去來。可早來到也。小傻儸報復去，道有俺三人來了也。（小傻儸云）理會的。喏，報的哥哥得知，有關勝等三人來了也。（宋江云）着他過來。（小傻儸云）理會的。過去。（做見科）（宋江云）三個兄弟來了也。（關勝云）俺來了也，那廂使用？（吴學究云）等衆兄弟都來到時，俺與他每說此事也。（宋江云）哥哥說的是。（外扮李逵、張青、華榮上）（李逵云）某乃李逵是也。這

兩個是張青、華榮。同去帳前，聽哥哥將令去來。可早來到也。小儍儸報復去，道有俺三人來了也。（小儍儸云）理會的。喏，報的哥哥〔二〕得知，有李逵等三人來了也。（宋江云）着他過來。（小儍儸云）理會的。過去。（做見科）（李逵云）哥哥，俺來了也。（宋江云）李逵，您且一壁有者。衆頭領每敢待來也。（外扮張順、燕青、徐寧上）（張順云）某乃張順是也。同燕青、徐寧，俺哥哥帳前聽令去。可早來到也。小儍儸報復去，道有俺三人來了也。（小儍儸云）理會的。喏，報的哥哥得知，有張順等三人來了也。（宋江云）着他過來。（小儍儸云）理會的。（宋江云）張順，您來了也。（張順云）哥哥，聞的聚將鼓響，俺都來聽令也。（宋江云）您且一壁有者，尚有幾個頭領未到哩，待來全時，某一一的分付您也。（正末扮王矮虎同一丈青上）（正末云）某乃王矮虎是也。這的是渾家一丈青。向山寨中昨夜多飲了幾杯酒，起遲了些兒。哥哥帳前擂動聚將鼓，兀的衆頭領每都上山去了。一丈青，走走走，不知有甚麽急事。遠遠的看者，誰似俺哥哥的號令也呵。（唱）

【仙呂·點絳唇】我這裏破步撩衣，山前佇立，張旗幟。端的是號令嚴齊，則聽的戰鼓鼕鼕擂。

【混江龍】俺哥哥才兼武備，鎮梁山件件虎狼威。端的他心行仁義，不是強賊。每日家糯酒佳肴連夜飲，歌兒舞女列筵席。少甚麽爲官意，到大來無憂少慮，起早眠遲。

（一丈青云）王矮虎，來到帳前也。俺見哥哥去來。（王矮虎云）小儍儸報復去，道有某來了

也。（小僂儸云）理會的。喏，報的哥哥得知，有王矮虎來了也。（宋江云）着他過來。（小僂儸云）理會的。過去。（做見科）（宋江云）您二人來了也，別的頭領都有差使，止有這大刀關勝等在此。如今節遇元宵，俺這寨中，所事皆有，則少幾盞兒花燈。誰敢下山，去東平府內，買取幾盞花燈上山來，以應良辰也？（正末云）哥哥，除是王矮虎敢去。（關勝云）則怕你去不的麽。（正末唱）

【油葫蘆】慶賞元宵山寨裏，端的是少甚的。酒傾東海泛玻璃，肴陳着美味山堆集，齊歌着妙曲歡聲起。少花燈十數盞，應良辰所事宜。我與你穩拍拍直至東平地，管取教買的異燈回。

（吴學究云）你去則怕買不的燈來麽？（正末唱）

【天下樂】也知道王矮虎英雄天下奇，智量誰及，心細微。遮莫待論文論武到那裏，論文呵舌似槍，論武呵拳腳疾。因此上強承頭不暫推。

（一丈青云）夫主也，你則怕失了事，累及妾身，你不要去。着別的個頭領哥哥去罷。（正末云）噤聲。（唱）

【那吒令】男兒家出一言怎生道退悔，婦人家助一言休道是信你，哥哥他發一言似泰山不移。怎肯教失了事情，並不教遲了節日。罪有當歸。

【鵲踏枝】哎，你個大賢妻少支持，直着那功顯元宵，慶賞佳期。說起來心兒中暗喜，

定着您賞花燈元夜遊嬉。

（吴學究云）你去自去，到城中休顯出是梁山上的來。（正末云）某知道了。哥哥，您兄弟去也。（宋江云）住住住，你去呵，則怕一時間失下事，無人搭救。再有誰敢同他去？（徐寧云）哥哥，徐寧同他去。（正末云）也罷也罷，俺兩個去來。（唱）

【寄生草】着徐寧爲幫手，入城中不可遲。這其間歡喜殺英雄輩，到其間施展胸中計，那其間方顯多才藝。遮莫是東平府裏有英豪，直着他一個個見俺天靈碎。

（宋江云）則要你買上燈來，不許你與人爭鬬，若是犯了，決不輕饒。（正末云）俺知道，俺知道。辭別了哥哥，俺去也。（二人拜科）（正末唱）

【尾聲】拜辭了二仁兄。（宋江云）若誤了限次，決然斬首。（正末唱）再不必言詳細，直走向東平府裏，買取花燈急急回。哎，徐寧緊緊相隨，生怕俺不遵依，向城中惹事招非。假若是誤了期程招罪累，扮做個鄉村中庶黎，不與人鬬爭閒氣，直着那滿城人不識是山賊。（同徐寧下）

（宋江云）王矮虎、徐寧去了也。安排酒肴，大設筵席，到十五日元宵，待他買的燈來，咱慢慢的慶賞。水滸寨中同宴飲，梁山頂上慶元宵。（同下）

校記

〔一〕『哥哥』原作『一可』，爲印刷不清之故，從王校補。

第二折

（外扮社頭上云）謝天謝地好收成，大男小女笑欣欣。共樂良辰因歲稔，同酬元夜爲時登。自家是這東平府中一個社頭。如今年豐歲稔，時遇元宵，家家點放花燈，於此節慶賞三日。在於這大街前鼓樓下，聚會天下好漢，爭籌打擂。今有關西一個偌大漢，名是呂彥彪，世之無敵。他爲首領，要與人打擂，自家安排下銀碗花紅綵段，若有擂翻了的，這銀碗花紅，就是他的。無甚事，請鄉人每走一遭去。（下）（外扮店主引淨店小二上）（店主云）門外大書天下館，家中安歇四方人。自家是這東平府大街西張員外是也。開着一座酒食店，更安歇往來客人。小二哥打掃了閣子者，看有甚麽人來。（店小二云）老的，昨日土地託夢與我來，說今日有一個人來哩。（店主云）你看這廝，那裏有這個話說也。（正末同徐寧上）（正末云）某乃王矮虎是也。同着兄弟徐寧，走走走，入的城來，好是鬧嚷也呵。（唱）

【中呂·粉蝶兒】端的是鬧嚷人稠，走的人汗浸浸布衣濕透。比俺那鄉村中事事皆

優〔二〕。則見酒樓高街市闊，委實是無出其右。袖手抽頭，休違了俺哥哥學究。

【醉春風】本是個山寨上打截人，扮做個村莊裏買辦叟。待要那花燈數盞慶元宵，他這裏有，有。做的是走獸飛禽，神仙人物，描金綵繡。

（徐寧云）哥哥仔細着，不要與人爭鬬，忍辱些兒者。（正末云）我知道。兄弟，腹中有些兒饑餒，往兀那酒食店中，買些酒飯兒喫，怕做甚麽。（徐寧云）哥哥，咱是買些酒飯兒喫，來到店中也。（做見科）（店主云）請請請。兩個鄉里上來的人〔三〕。（正末背與徐寧云）休顯出來。（徐寧云）你休分付我，俺索做小伏低者。（正末云）我知道。兀那老的，看酒來與俺喫。（店主云）有有有。小二哥，便盪酒與兩個哥哥喫者。（店小二云）來也來也。（做拿上酒科）（正末與徐寧笑科）（正末云）好酒也。（唱）

【紅繡鞋】正是咱饑渴時候，香噴噴酒勝清油。（帶云）店小二，將大鍾子來者。（唱）這時乘興兩三甌。（徐寧云）哥哥又怎的？（正末唱）須臾間心性起。（店小二云）與您甌子，不許撒酒風，我就打死您。（正末唱）我這裏索央求，休怪俺不達時野外叟。

（云）店主人，這城中有些甚麽稀奇的事？（店主云）俺這城中，來日是十四日，鼓樓之下，有個關西哨子呂彥彪，要與人爭籌打擂哩，俺都去看去也。（正末云）是誰？（店主云）是呂彥彪。（正末云）我和他比手，見個高低，怕做甚麽。（店主云）哥哥，你留着你性命罷，惹不的他。（店小二云）量你這麽一個腌形像，怎生近的他也。（正末唱）

【普天樂】惱的我眼圓睜，神眉皺，長別人志氣，滅自己風流。（店小二云）哥哥，你倒好拽耙扶犂，怎生打的他也。（正末唱）看的人似等閒，我端的無紕謬。（徐寧云）哥哥，俺不要管他這麽閒事也。（正末唱）不忿之私難禁受，我和他做一個敵頭。（店主云）你恰好不知呂彥彪之名也。（正末唱）遮莫是英雄彥彪，威風赳赳，爭似我氣勇食牛。

（店主云）你可是甚麽人？敢和他爭鬬也？（正末云）您可也是不知道俺也。（唱）

【快活三】俺家居城外頭，喜元夜景風流，俺特來買燈城内不停留。（店小二云）你如今要怎的？（正末唱）待和他尋敵鬬。

（店主云）哥哥，買了燈回去罷。（正末唱）

【朝天子】老兄也你莫愁，遮莫他是教首。看這扶犂叟，鄉〔三〕村胄，紛紛怒氣怎生收。（徐寧云）哥哥，你又怎的？（正末背唱科）這會兒忘了爲山寇。（帶云）店主，我打了他，則要你請一席好酒。（唱）則要你重擺佳筵，不把你那金銀接受。打的他死臨侵無處走。（徐寧云）哥哥，俺來買燈來那，廝打來那？（正末唱）俺如今暫留店中住一宿，這的是好事偏能輳。

（云）我務要和他打擂。（徐寧與正末背題科，云）哥哥，不爭你打擂，則怕誤了哥哥山上賞玩的花燈也。（正末云）不得誤了，明日纔十四日也，不誤了，十五日上去罷。（店主云）哥哥，你依着我，不要去打擂，你打不倒他。（正末云）老的也，你休焦躁，俺在這店中歇一夜，到

來日晚間，你看我打那哨子。（店主云）既是這等呵，打掃閣子，留他兩個宿歇一夜，到來日單看你哩。（正末唱）

【耍孩兒】今日個特來攪擾多生受，單看咱來朝和他比手。遮莫他拳疾腳快性狂乖，怎敵這村莊家猛烈搦搜。拳着管取天靈碎，腳踢定教鮮血流。難喫受，便是他人中少有，我做的世上爲頭。

（店小二云）你來納命來？也罷也罷，天晚了也，來這閣子上安歇，明日看你哩。（徐寧云）俺睡去來。（正末唱）

【尾聲】我須是今朝口應心，來朝心應口，到其間誰把他搭救。（云）我若是打倒他呵呢，（店主云）情願安排酒請您。（正末唱）來赴您賭勝筵席賽輸酒。（同徐寧下）

（店主云）天晚了也，收拾了酒店，關上門户，到來日看這兩個莊家，與那呂彦彪打擂，若打翻了呵，安排酒果花紅禮，迎取鄉人壯士回。（同下）

校記

〔一〕『優』原作『幽』，從王校改。　〔二〕『人』字原爲『的』，涉上文『的』字而誤，從王校改。

〔三〕『鄉村胄』原爲『多村胄』，疑誤。宋元俗文學中有簡寫『鄉』爲『乡』的，與『多』形近。徑改。

第三折

（宋江同吴學究領小傻儸上）（宋江云）就枕方寧息，眠牀夢寐營。五更天未曉，日出事還生。某乃宋江是也。爲因時遇元宵節令，差王矮虎同徐寧下山，置買花燈去，怎生還不見回來。（吴學究云）王矮虎關西人倔強〔二〕，則他能遊戲惹事，公明可做個計較也。（宋江云）學究，如今差兩個頭領，領些人馬接應他去，可着誰去也？（吴學究云）任從哥哥將令。（宋江云）小傻儸，便喚關勝、呼延綽來。（小傻儸云）得令。關勝、呼延綽安在？（關勝同呼延綽上）（關勝云）每日寨前聽號令，人人有勇顯猙獰。得名頭領三十六，不怕能強百萬兵。某乃大刀關勝是也。這個是呼延綽。宋江哥哥呼喚，不知有甚事，須索走一遭去。可早來到帳前也。不索報復，俺自過去。（做見科，云）喏，喚關勝、呼延綽，那廂使用？（宋江云）您二人領五十騎人馬，輕弓短箭，曉夜前去東平府，接應王矮虎、徐寧。他去置買花燈，連日不見上山，恐有疏失，疾去早來，休得生事，損害良民也。（呼延綽云）奉哥哥將令，將人馬埋伏於東平府城外，俺二人隨路打聽，接應他去。（關勝云）不敢久停，引領着五十騎人馬好漢，徑奔東平府，路上接應那，走一遭去。倚仗哥哥威福大，管取教他無事回。（同下）（宋江云）分付殺羊造酒，安排元宵賞燈筵會。（吴學究云）筵會酒果，都已安排停當也。（宋江云）着他二人去，某已放心了。無甚事，且回山寨中去來。安排佳宴梁山上，準備元宵慶賞燈。（同下）（外

扮社頭同淨里長、沙三、牛表、王留、伴哥、旦兒、伴姑打鑼鼓上）（社頭云）時逢稔歲樂陶陶，呵。（衆云）呵呵。（社頭云）〔三〕官清法正少差徭，呵。（衆云）呵呵。（社頭云）民安國泰絶征討，呵。（衆云）呵呵。（社頭云）大家歡樂鬧元宵，呵。（衆云）呵呵。（社頭云）自家東平府在城社頭。時逢稔歲，節遇上元，在城内鼓樓下作一個元宵社會。數日前出了花招告示，俺這社會，端的有馳名的散樂，善舞的歌工，做幾段笑樂院本，搬演些節義戲文，更有那魚躍於淵的筋斗，驚眼驚心的百戲，更有一班兒打擂教首，跌打班頭。内有一人吕彦彪，乃是河東郟州人，天生下個偌大漢，打天下有名教首。今日正月十四日，頭場社會，先看打擂，後演古今。你看城裏城外，四村上下，老小男女，都來看社，好是快樂也。擂動鑼鼓，教首這早晚敢待來也。（外扮吕彦彪同大趕力、小趕力各執槍棒上）（吕彦彪云）行拳走踢我爲頭，膽氣剛強力敵牛。全憑拳㾮爲活計，打遍南州共北州。洒家河東郟州人氏，姓吕名彦彪，三輩兒行教，跌打絶倫，拳法無對。相邀了這各處教首，都是好漢，拜義洒家爲師。聞的東平府一帶有能跌打的好漢，社頭請洒家打擂。衆徒弟，俺走一遭去來。（衆云）俺去來。（吕彦彪云）可早來到也。好熱鬧的社會也。衆徒弟跟我上露臺來。（做見科）（社頭云）吕教首來了也。俺這裏集聚下大衆，久等多時也，單看你那英豪壯氣哩。（吕彦彪云）四面看社君子，有好漢出來，爭籌打擂。（社頭云）大衆數内，四方君子，我備下銀碗花紅酒禮，打擂勝者相贈，有好漢出來。（做叫三科了）（社頭云）吕教首，聞你的名，誰敢來賭賽。你師徒搽兩路，熱鬧社會也。（吕彦彪云）也罷也罷，既無人敢承頭，俺師徒搽兩路。（吕彦彪同衆做搽拳科）（社頭同衆喝

采〔三〕科，云）好教首，名不虛傳也。（打住）（呂彥彪云）四方君子出來，略搽兩路，以見高低。（社頭云）已是無人敢與你打擂了，露臺下安排下酒飯，衆位暫時小歇，用些酒飯者。（呂彥彪云）索是動勞社頭。衆徒弟跟洒家喫酒飯去來。（衆下）（正末同徐寧領小僂儸拿各樣花燈上）（正末云）自家是這東平府城南蓼兒凹東莊裏人。同這個徐大户，來城中置買幾盞兒花燈，將去俺村裏應節耍子。（背與徐寧云）哥哥，你看那鼓樓下敢是做社處麽？（徐寧云）可知是哩。（正末云）俺則説看社，看那呂彥彪如何。好是熱鬧的社會也呵。（唱）

【越調・鬬鵪鶉】則聽的鑼鼓喧天，人稠物穰。又則見老小爭馳，填滿了前街後巷。正值着春首時光，慶賞那太平景象。我如今變了姓名，改了穿張。俺莊家乍入城池，改不了村沙的勢樣。

（徐寧云）兄弟，你顯出來，惹哥哥罪俺也。（正末唱）

【紫花兒序】告尊兄再休閒絮，您小弟把捉軀老，常則是忍耐心腸。自生身偏爭好鬬，便死呵倜儻，倘徉。休慌，看一個高低，覷個穩當，早難道將他輕放。我怎肯失了俺的機關，折了俺的剛強。

（徐寧云）兄弟休言語，俺則看社會耍子罷。（正末做看科，云）分開人。老哥哥，小哥哥，放開路兒，着俺鄉下人靠前看一會兒，休擠了俺的花燈也。（淨扮楊衙内領從人衝上）（從人云）小來下路。（衙内云）某乃楊衙内是也。鼓樓前看社會，可早來到也。怎生這般冷静？（社頭

做見科，云）衙内爹爹來了也。（衙内云）怎生不見作戲打擂的？（社頭云）恰纔打擂的下去喫酒飯，去了便來也。打擂教首上露臺來，衙内爹爹喚您打擂哩。（吕彦彪同衆上云）來也來也。喫了酒飯，上的露臺來。（做見科）（社頭云）恰纔衙内爹爹，喚您呈幾解耍子哩。（吕彦彪云）俺呈解有甚稀罕？四週圍有好漢出來，贏了洒家的，得銀碗花紅；輸了的當露臺拜我八拜。（正末云）哥哥，你聽的麽？（唱）

【金蕉葉】開大言全然不想，他教人八拜，他花紅受賞，惱的我心勞心嚷。（徐寧云）兄弟，按捺性子者。（正末唱）着這個同伴人，咕噥的我氣夯。

（吕彦彪云）衙内爹爹，無人敢出來承頭。（做打飛腳支架科，云）好漢出來！（正末做脱剥、小打扮上露臺，云）有有有，我和你比試打擂。社頭，銀碗花紅道定者。（吕彦彪云）入來。（正末做搽拳科）（正末唱）

【調笑令】也不索用槍使棒〔四〕，我與你戰一場。看我這腳快拳疾難堵當，擎着拳托塔天王，像翻身輪杵金剛。我見他拳來架住兩壁廂，腳起處背脊着傷。

（吕彦彪做跌倒科）（正末唱）

【禿廝兒】仰刺杈階前直躺。（吕彦彪起身擂科，云）不怕你，不怕你。（正末唱）藝低微口兒裏能強，出山饑虎逢着壯羊。（做摑彦彪一掌科〔五〕）（吕彦彪云）哎喲，着重也。（正末唱）摑一掌中胸膛。（吕彦彪吐科，云）傷了心也，吐出血來了。（正末唱）你便休慌。

【聖藥王】他早則手腳忙，没主張。（呂彦彪云）住者，洒家輸了也。（正末唱）你不好教人八拜你跟廂。（云）你跪下，我饒你命。（呂彦彪跪下科，云）好漢好漢！（正末唱）我權時擔待，你須信我情性莽。若不是當着社會受伏降，我這其間着你去見閻王。

（云）徐大户，將着花燈，俺去來。（做問呂彦彪借槍云）我饒你性命，借你那槍來，我要一路槍，與大衆看。（呂彦彪做問大趕力手中取槍與正末科）（正末接科）（社頭云）壯士，銀碗花紅你收了者。安排酒來。（正末云）收了銀碗花紅，不用你酒了，誤了我家裏花燈。（社頭云）你姓甚名誰也？（正末同徐寧小僂儸走科）（正末云）將着這杆槍，殺出社會來了。您聽者：元宵作社爭籌賭，打倒關西身受苦。社頭要知名和姓，則我是梁山好漢王矮虎。走走走，打開人去來。（同徐寧下）（衙内云）好也，原來是梁山上王矮虎。説與知府，點人馬趕了去。（社頭云）我去告知府大人去也。（同衆下）（關勝、呼延綽領小僂儸躧馬兒衝上）（關勝云）某乃關勝是也。同呼延綽來到這東平府南關外，將半垓人馬，遠遠的專等兄弟王矮虎、徐寧，二人敢待來也。（正末同徐寧領小僂儸拿花燈上）（正末云）遠遠的不是關勝、呼延綽兩個哥哥？小僂儸行動些，則怕官軍趕將來。（做見科）（關勝云）兄弟也，誤了假限也。你在那裏來？（徐寧云）且不説哩，整搠人馬，則怕官軍趕將來。（關勝云）小僂儸牽馬來，與兩個兄弟騎上者。（正末云）將馬來，上的馬，俺慢慢的行。（同衆虚下）（知府同衙内、里長、社頭領卒子躧馬兒上）（知府云）某乃東平府知府是也。元宵做社，誰想梁山好漢王矮虎，直入城中，爭籌打

擂，奪一根槍在手，於大衆中殺將去，更待干罷。領着人馬，同衙内務要趕上也。（衙内云）正要拿他哩，我圖陞個大官。知府大人，把這功次讓與我罷。（知府云）讓與衙内。走走，往正南上趕將去來。（同衆虚下）（正末同關勝、呼延綽、徐寧領小傻儸躧馬兒衝上）（正末云）哥哥，你看後面不是官軍來了也？（知府同里長、衙内、社頭躧馬兒領卒子衝上）（知府云）山賊少走！（正末云）你快回去，不與你爭鬬，誤了我假限也。（衙内云）這廝開大言。（做戰科）（關勝云）量你到的那裏！（知府云）敵不住他，走了罷。（正末云）那裏去？小傻儸都與我捉將來。（做拿住知府、衙内、里長、社頭科）（知府云）太僕饒命。（正末云）綁縛了上梁山，見哥哥去來。（唱）

【尾聲】俺跟前施展你那兵雄壯，你正是自撞入天羅地網。（知府云）放了小官罷。（衙内云）饒了小人罷。（正末唱）我如今也不殺你，不饒他。見了俺保義的哥哥，慢慢的講。（同下）

校　記

〔一〕『倔強』原作『決強』，從王校改。

〔二〕『（社頭云）』原缺，據文意，『時逢稔歲樂陶陶，官清法正少差徭；民安國泰絶征討，大家歡樂鬧元宵』爲社頭所唸之詩，衆人只是以『呵呵』作和，故補。下文三處『（社頭云）』，同上而補。

〔三〕『喝采』原作『唱采』，從王校改。

〔四〕『使棒』原作『大棒』，據王校注改。

〔五〕『做摑彥彪一掌科』原作『正末摑一掌科』，從王校改。

第四折

（宋江同吴學究領小傳儸上）（宋江云）節近元宵最可誇，東風吹暖入梅花。梁山快樂開佳宴，自在縱横第一家。某乃宋江是也。學究哥哥。（吴學究云）不敢。（宋江云）令日是元宵節令，怎生王矮虎同衆頭領，尚不曾見來，可是爲何？（吴學究云）花燈是晚間用的物，他每必然不敢有誤也。（宋江云）可也過了限期，使某心中憂疑。小傳儸去請山寨衆頭領，若有差下山不在者便罷，見在山寨頭領，都請來赴會，以樂元宵佳節也。（小傳儸云）理會的。出的門來，大小傳儸，各分頭向去請見在頭領赴元宵筵宴也。（外應科）（小傳儸云）衆頭領有請，赴元宵會也。（李逵同張青、華榮、張順、燕青、武松、一丈青上）（李逵云）某乃李逵是也。同衆頭領每寨中赴宴去來。説話中間，可早來到也。不索報復，俺自過去。（做見科）（宋江云）衆兄弟每，您都來了也。你看俺那酒宴，都皆停當了。則是不見王矮虎買的燈來，某更差的人接應他去了，這早晚也不見個來的，莫非有些疏失麽？（一丈青云）哥哥，不妨事，料他每怎肯失下事。小傳儸山寨前看者。衆弟兄每，這其間敢待來也。（正末同徐寧挑花燈，關勝、呼延綽領小傳儸綁縛楊衙内、里長、社頭上）（正末云）走走走，早是不誤了哥哥的花燈。小傳儸拿的他每牢着。誰想在城中打輸了吕彥彪，他後來知俺是梁山上好漢，楊衙内同府官相領着人馬

追趕出城。不想哥哥差關勝、呼延綽領小傻儸接應將上來，把他每登時就戰退，又擒捉了這楊衙内、里長、社頭，拿的他上山見哥哥去來。好好好，天晚了，點着這花燈，兀的不開宴飲酒哩也。（唱）

【雙調・新水令】買花燈山上慶元宵，恰今朝轉回來到。則見他弟兄每排宴飲，山寨裏按笙簫。心下量度，誰似俺這榮耀。

（徐寧云）且休題此事，則怕哥哥見責麽。（正末云）不妨事。（衙内云）太僕饒性命，休殺了俺，寧可與你曬馬糞罷。（關勝云）休言語。王矮虎、徐寧哥哥，您二人先見哥哥去。（正末云）説的是。徐寧，俺兩個先見去。小傻儸報復去，道有王矮虎等來了也。（小傻儸云）理會的。喏，報的哥哥得知，有王矮虎等來了也。（宋江云）着他過來。（小傻儸云）理會的。過去。（做見科）（宋江云）您可來了也。好也，怎生去了兩三日，方纔回來？説的有理呵，將您輕饒，若無理呵，決然斬首。（徐寧云）王矮虎不説呵，等甚麽？（宋江云）你説你説。（正末唱）

【駐馬聽】頭領聽着，故向城中顯氣豪；有一個關西要操，（吴學究云）他要操怎的？（正末唱）當場鬬打在昨朝。也是我胸懷不忿小兒曹，我去那露臺前親把他贏了。（宋江云）哦，你可與人鬬爭來，於理可也難饒。（正末跪科，唱）須告饒。（帶云）非您兄弟惹事，（唱）也則是故將山上英雄表。

（吴學究云）你可有甚執照那？關勝與呼延綽都在何處？（正末喚科，云）關勝都與我拿過他每來者。（關勝云）小僂儸拿衆做見科）（衙内同衆跪科，云）饒性命。（里長云）宋老官兒，我是王里長，我出城來趁打哄耍子兒，他就拿將我來了。（宋江云）關勝，他每端實是怎的？（關勝云）奉哥哥言語，着俺去接應他二人去，到於東平府城外，則見他二人將着兩盞花燈，後面這楊衙内，領着人馬趕將來。俺與他當時打退，就擒了他每來，以爲執照。（宋江云）嗯，兀那衙内是此情麽？（衙内云）太僕，並不虛矣，則是饒命。家中有八十歲老母，則是可憐見者。（吴學究云）恁的呵，哥哥可也當饒王矮虎和徐寧也。（正末唱）

【喬牌兒】謝哥哥相薦保，非因俺故違拗。可恨這府官特地將兵調，我和他惡狠狠齊併捉。

（衙内云）太僕，俺今日方知您是英雄好漢。你看那奢華富貴，端的是舉世無如也。（吴學究云）您今日方知俺之富貴也。（宋江云）你這兩盞花燈，可是那裏得來？（正末云）哥哥是不知道。（唱）

【甜水令】這花燈人手奪來，當場打倒，不消錢鈔。今日應點慶元宵，唬的他那城市居民，癡獃立掙，無着無落。哎，哥哥不必心焦。

（宋江云）這兩盞花燈，也是人手裏奪來的？（衙内云）宋大叔，就是我的伴當手裏奪來的。

（宋江云）兀那衙内，爾等聽者：某雖爲寇，替天行道，不殺無義，專害奸邪。您一行雖犯在

俺手，奈你家有八旬老母，其中頗有義理，俺今不殺您，都放您回去。王矮虎兄弟，你這兩盞花燈，於萬人叢中奪來，又將吕彦彪打退，後於城外又擒伏得他衆人上梁山，兄弟，你委果好漢。今日個正是元宵之夜，斟酒來，俺弟兄每横飲幾杯者。（正末唱）

【沉醉東風】筵席上歡聲不少，弟兄每慶賞在今朝。酒裏斟香糯浮，痛飲後同舒笑。醉醺醺慢叙知交，不受拘鈐胸次高。（帶云）將酒來。（唱）一任教酩酊醉倒。

（吴學究云）哥哥，既是他每見了俺這般受用快活呵，他每既無罪責，怎生看我面，饒放起來者。（一丈青云）不要饒他每，都殺了罷。他當時怎麽要拿我丈夫來？（宋江云）既然學究哥哥説呵，都與我解了繩子者。（小僂儸云）理會的。（做解科）（里長云）老子也，你纔是個人也。（衙内謝科，云）謝了太僕寬仁厚德也。（宋江云）若無您來呵，某可也不饒這王矮虎、徐寧。（正末云）一丈青將酒來，我與哥哥把一盞者。（正末把盞科）（衙内云）宋公明，我不家去了，留下我我也做賊罷，這裏倒好耍子哩。（宋江飲酒科，云）酒够了，好快樂也。衙内、社頭、里長，都饒您性命，與我下山去者。（衙内同衆謝科，云）謝了太僕也。（正末唱）

【雁兒落】俺將他喜歡歡都放卻，則落的個入城裏人稱道。雖是俺爲賊在山澤中，倒強似您仕宦聞邊報。

【得勝令】呀，憑哥哥信義結英豪。也得的敬重似同胞。不爭我東平府裏施英勇，顯的這梁山上志氣高。把歲月淹消，到得長安樂，謝哥哥躭饒。拚着個醉而醒鬧到曉。

（宋江云）衙内等您聽者：俺梁山五夜排尊俎，買花燈親自聽吾語。到城中奮氣露臺前，打倒人又把花燈取。您趕他特地向城東，憑接應捉獲難飛舉。仗仁義不殺放回歸，到今朝方識吾豪富。今日個慶賞喜無邊，把清風永播千千古。這的是呂彥彪打擂元宵節，結末了王矮虎大鬧東平府。（同下）

題目　呂彥彪打擂元宵節

正名　王矮虎大鬧東平府

宋公明排九宮八卦陣

劇目說明

此劇不見《録鬼簿》、《太和正音譜》著録。脈望館據明内府本移録。王季烈編入《孤本元明雜劇》時，有所校正。傅惜華《元代雜劇全目》定爲『元明間無名氏撰。』

此劇寫宋江等梁山英雄排九宮八卦陣大破遼兵，與百二十回本《水滸傳》征遼部份的故事梗概、人物系列基本一致。它可能在《水滸傳》成書過程中，與《水滸傳》平行發展，互相滲透，亦可能在《水滸傳》成書之後，受《水滸傳》的影響寫成。如屬前者可定爲元末，如屬後者可定爲明初。在未有確證之前，暫從傅氏之説，定爲元明間無名氏之作。

劇中多美化宋君宋廷、醜化番將番兵處，在元代宮廷不能無忌諱，看來更像明初的内府本。今以《脈望館抄校本古今雜劇》本爲底本，參校王本。

第一折

（冲末扮兀顏統軍領番卒子上）（統軍云）久鎮遼邦統大軍，六韜三略顯英雄。四州總領爲頭將，獨占番夷百座城。某乃大遼國兀顏統軍是也。爲某文通三略，武解六韜，領大小軍卒，所管各州將校，能知吕望兵文，深曉孫吴戰策，善能排兵布充陣，久鎮着北地四州，是澶州、順州、霸州、涿州所屬之地。今聞知宋朝新收了梁山泊宋江等爲將，某想來，這一夥人，在梁山之時，某要去收伏，今降了宋國，正好擒拿他去。我有一子，乃是兀顏受，此子善曉兵文，多習戰策，某教他排兵布陣，依諸葛武侯〔二〕之書，好生英雄。某喚他來計議此事，小番與我喚將兀顏受來者。（番卒子云）理會的。小將軍安在？（外扮兀顏受上云）善曉黄公三略文，祖居遼國顯威名。統兵數萬侵州縣，敢勇相持建大功。某乃兀顏統軍大的個孩兒兀顏受是也。自小在父親跟前，學成兵書戰策，善能排兵布陣。統領各處軍馬，正在教場中操練軍士。今父親呼喚，不知有甚事，須索走一遭去。可早來到也。小番報復去，道有兀顏受來了也。（番卒子云）理會的。報的元帥得知，有小將軍來了也。（統軍云）着他過來。（番卒子云）理會的。過去。（兀顏受見科，云）父親，喚您孩兒來，那廂使用？（統軍云）孩兒也，某喚你來不爲別，今聞知的大宋收了梁山宋江等，我今要統兵與他交戰去，與你商議此事如何。（兀顏受云）

父親，割鷄焉用牛刀？量這一夥無名之將，何須父親去？您孩兒去走一遭去，與他交戰去，將這一夥人生擒活拿將來也。（統軍云）你用多少人馬？我再着那幾員上將跟你去？（兀顏受云）父親不用別的，您兒部下有兩員上將，一個是李金吾，一個是戴真慶，着他同您孩兒去，俺三將足已够了也。（統軍云）既然這等，小番與我喚李金吾、戴真慶來者。（番卒子云）理會的。李將軍、戴將軍安在？（淨扮李金吾、戴真慶上）（李金吾云）我做將軍全不知，鐵刀劍戟拿的稀。閒來所事都不做，帳房後頭打髀殖。某乃統軍手下李金吾是也。這個兄弟是戴真慶。俺兩個平昔一對，所事不通，諸般不會。（戴真慶云）哥哥，憑着俺二人的武藝，若論廝殺，一〔三〕准不濟。今日元帥喚俺，須索走一遭去。可早來到也。小番報復去，道有俺兩個來了也。（番卒子云）理會的。報的元帥得知，有李金吾、戴真慶來了也。（統軍云）着他過來。（番卒子云）理會的。過去。（二淨做見科）（李金吾云）元帥，俺來了也，那裏使用？（統軍云）您兩個近前來，你今日同小將軍去薊州扎營，問大宋索宋江等，則要您成功者。（兀顏受云）李金吾、戴真慶，某舉您同俺一處索戰〔三〕，你先去，某隨後便來也。（戴真慶云）李將軍，俺兩個則今日先去扎營，走一遭去。軍卒將士兩邊排，離了營中定有災。若還撞見梁山將，一〔四〕准連命不回來。（同下）（兀顏受云）父親，您孩兒則今日統領人馬，先去薊州城下扎營，單搦宋江交戰，走一遭去。習黃公妙策高強，顯武藝久鎮遼邦。憑陣勢施威定計，某務要活捉宋江。（下）（統軍云）孩兒去了也。此一去憑他的手策，定要成功。某去操練下軍馬，預備接應孩兒，走一遭去。大遼勢曠占州城，保助山河帝業興。吾兒此去排兵隊，軍前一陣立成功。

（下）（宿太尉領卒子上，云）保助江山顯志能，虔心輔佐定邊庭。調和鼎鼐爲臣子，扶立乾坤大宋興。小官姓宿雙名元景。幼習儒業，頗看詩書。方今大宋聖人在位，四海晏然，八方寧靜。今爲梁山泊宋公明等歸順宋朝之後，今有大遼國兀顏統軍，獨占北地四州，着他孩兒兀顏受來索戰，單搦宋江等。今奉聖人的命，着宋江爲帥，就領本部人馬，征進大遼。着人呼喚宋江、盧俊義、吴用、公孫勝。有頭領四人楊志等，叫他一人前來聽命。着人喚去了，這早晚宋江等敢待來也。（外扮宋江同盧俊義、楊志上）（宋江云）梁山聚義某爲魁，獨占山東顯雄〔五〕威。收伏水泊歸真主，赤心輔佐宋華夷。某姓宋名江字公明，綽名順天呼保義。原是鄆州典吏，犯罪躲上梁山去，聚義招軍，替天行道。有宿太尉頒恩降詔，招安俺衆頭領歸宋。今日宿太尉在帥府中呼喚，不知有甚事。盧俊義，俺走一遭去也。（盧俊義云）哥哥，俺自離梁山，歸降宋國，俺一百單八人發願同心，共扶真主，豈有怠慢也。（楊志云）二位哥哥，雖然離了梁山，到於宋國，未曾有宅舍安下。今日有太尉呼喚，俺走一遭去。（宋江云）小校報復去，道有宋江、盧俊義、楊志來見。（卒子云）理會的。喏，報的太尉得知，有宋江、盧俊義、楊志來見。（宿太尉云）道有請。（卒子云）理會的。有請。（宋江等做見科）（宋江云）太尉，宋江、盧俊義、楊志，俺三人特來拜見。（宿太尉云）宋將軍、衆位將軍少待，有聖人的命在此。還有吴用、公孫勝，他二人未來哩。小校望者，他二人敢待來也。（吴用同公孫勝上）（吴用云）幼看兵書六甲文，梁山結義衆羣英。今歸宋國扶真主，保護乾坤宇宙寧。某姓吴名用字加亮，本貫鄆州東溪村人氏。自同宋公明梁山聚義，則爲俺三人敗高太尉之後，有宿元景在大宋

聖人跟前舉薦歸宋朝。俺未會定體，各家老小，未會安頓。今有太尉喚俺衆將，不知有甚事，須索走一遭去。（公孫勝云）兄長，今降宋國以來，俺弟兄每非比梁山放蕩也。今日太尉呼喚，俺須索走一遭去。可早來到也。小校報復去，道有吴用、公孫勝來了也。（卒子云）理會的。喏，報的太尉得知，有吴用、公孫勝來了也。（宿太尉云）道有請。（卒子云）理會的。有請。（吴用、公孫勝見科）（吴用云）太尉，俺二人來了也，有何事商議也？（宿太尉云）宋公明，您衆頭領都來了，聽聖人的命：爲因大遼國兀顏統軍，久占北地，攪亂州城，着他孩兒兀顏受，統兵來單搦你交戰。着宋江爲征北總兵，盧俊義副總兵，吴用、公孫勝爲軍師，楊志爲副將。止少一個前部先鋒，誰人堪可也？（吴用云）宿太尉，這先鋒非比其餘，要逢山開道，遇水疊橋，不是吴用僭言自主，論俺梁山衆將，惟有楊志英雄，可做前部先鋒也。（宿太尉云）既軍師主張，楊志，你就爲前部先鋒，同宋公明征大遼，選日行兵。咱慢慢的議事，看有甚麽人來。（正末扮李逵上云）某山兒李逵是也。自隨着宋江哥降了大宋，主人着俺在驛亭中居止。今日哥哥往帥府中見大人去了，某須索走一遭去。自離了梁山，來至京師，好是悶倦人也。（唱）

【仙呂·點絳唇】自從俺離了梁山，弟兄每雨零〔六〕星散。忠心殫，受了有多少艱難。我可便勞力曾經慣。

【混江龍】若論這英雄好漢，除了俺梁山頭領忒兇頑。這些時人閒罷戰，馬卧除鞍。

則我這鎧甲繩鬆都解散，夾鋼斧上土成斑。這些時更改了喬妝扮。往常我縱橫自在，今日個身受拘拴。

（云）可早來到也。小校報復去，道有李逵來了也。（卒子云）理會的。喏，報的大人得知，有李逵來了也。（宿太尉云）宋公明，這李逵來有何事也？（宋江云）大人，他見俺來了，他有些悶倦，以此自家走將來了也。（宿太尉云）着他過來。（卒子云）理會的。過去。（做見科）（宋江云）李逵兄弟，你來爲何？（正末云）哥哥也，我半日不見哥哥，特來看哥哥來。你都在這裏做甚麽哩？（宿太尉云）李逵，你不知道，有兀顏受作亂，奉聖人的命，着宋公明前去征討。如今着楊志做先鋒，李逵，你也走一遭去。（正末云）既着李逵去，我要做先鋒。（楊志云）李逵，你有何強？要做先鋒？（正末云）哥也，今日你不用李逵也。（唱）

【油葫蘆】想着俺同上梁山聚會難，到今日無甚罕。我也會苦爭惡戰數千番，但行處忘生捨死何曾慢。我也會排兵布陣軍前趲。（宋江云）兄弟也，如今由不的我也，上放着大人哩，你休要多言。（正末唱）既然你難主張，不如俺聞早還。（吴用云）兄弟也，既降了大宋，你又往那裏去也？（正末唱）倒不如歸山且去閒消散，又無那怒氣惱心煩。

（宋江云）李逵，你的性兒全然不會改了也。（正末唱）

【天下樂】我從來劣性忠直無甚彎。哥哥你便心也波煩，將我來忒外看。（宋江云）李逵兄弟若有此心，您當初不尊敬我也。（正末唱）倒着個楊志掛印爲將班。（楊志云）李逵，俺都

是山寨上弟兄，何必論你強我弱也。（正末唱）非是我比弱強，這言詞都是閒。（帶云）哥也，我不管您。（唱）遮莫您上天去，我隨後趕。

（宿太尉云）宋公明，您休要嚷，如今着李逵也做先鋒，但是你手下軍將，都跟你去也。（宋江云）大人，宋江知道了也。（宿太尉云）李逵，你敢與兀顏受交鋒麽？則怕你近不過他也。（正末云）大人，你放心也。（唱）

【後庭花】我將那潑無徒忒小看，到來日當先將軍士趲。我從來好鬬偏爭氣，則我這斧常在手內挽。兩下裏擺旗旛，槍刀光燦，覷的他似等閒。馬到處誰當攔，敗殘軍前後趕，敗殘軍前後趕。

（公孫勝云）李逵兄弟也，則要你着志者。（正末唱）

【柳葉兒】呀，我是那梁山泊好漢，受盡那多少風僝。遮莫他雄兵猛將屯千萬，你看我成功幹，得勝也便回還，俺則待扶持着宋室江山。

（宿太尉云）不枉了英雄好漢。宋公明，你明日辭了朝，同您弟兄每便索長行也。（宋江云）大人，某知道。李逵兄弟，你先收拾器械去也。（正末云）大人勿罪，某先行也。（唱）

【尾聲】憑着我敢相持敵軍慣，也不用鋼鞭鐵鐧。則我這雙斧經輪雪刃寒，遮莫去驀水登山。俺哥哥左遮攔，則怕我歪語胡纏。須看明朝陣前罕，施展我鬧滄州手眼，我着那大營前齊讚，你看我平除奸黨勝回還。（下）

（宿太尉云）李逵去了也。楊志，既然你相讓這先鋒印與李逵掛了，此是您梁山弟兄每和氣也。宋公明、吴學究、盧俊義、公孫勝，您大小衆將，統兵征大遼去，在陳橋驛取齊。來日行程，您小心在意者。（宋江云）太尉放心，宋江不才，託賴衆將之力，今征遼國，定要成功也。（宿太尉云）既您受了宣命，便索行兵。小官回話，走一遭去。梁山將顯耀英豪，大宋國忠正明朝。收衆將赤心輔佐，則一陣定破番遼。（下）（楊志云）哥哥，宿太尉去了也。恰纔李逵要做先鋒，某不讓他，恐失了俺梁山鋭氣，某讓他爲先鋒。某先去陳橋驛安營，來日行兵征大遼，走一遭去。俺梁山志氣多雄，奉君命誰敢消停。宿太尉頒恩降詔，讓李逵做了先鋒。（下）（公孫勝云）哥哥，既然今日奉命征遼國，俺梁山將士，誰敢有違。貧道先去陳橋驛大營中聚下衆將，等哥哥來征遼，走一遭去。因遼邦興起士馬，梁山將披袍擐甲。幼年學萬卷經書，全然按五雷正法。（下）（吴用云）哥哥今日奉命，吴用不敢延遲。某則今日先去陳橋驛營中聚下衆將，來日行兵。哥哥慢來，某先到大營中，走一遭去。梁山聚百萬征夫，讀經典者也之乎。征遼邦吴用先去，全憑某足智多謀。（下）（盧俊義云）哥哥，恰纔太尉降詔，着俺弟兄兩個，封爲征北總管。我先去陳橋驛大營整點軍士，等哥哥來征遼，走一遭去。梁山頭領施謀計，輔佐宋朝皆出力。英雄戰退大遼兵，方顯北京盧俊義。（下）（宋江云）衆將去了也。某便索起兵，征伐大遼，破兀顏受，取北地州城，走一遭去。百員虎將敢相爭，獨鎮梁山有大功。今日歸宋征遼國，方顯豪傑宋公明。（下）

校記

〔一〕『侯』原爲『武』，從王校改。　〔二〕『一』原作『以』，從王校改。　〔三〕『索戰』原作『戰索』，從王校改。　〔四〕『一』原作『以』，從王校改。　〔五〕『雄』原作『姓』，從王校改。　〔六〕『雨零』與『星散』對文，原作『五零』，誤，徑改。

第二折

（兀顏受同淨李金吾、戴真慶上）（兀顏受云）他年曾習孫吴策，今日興師敵宋兵。某兀顏受是也。奉俺父親的將令，同李金吾、戴真慶二位將軍，迎敵宋兵。投到某來，宋江軍馬，不匡就到霸州等處。某今來到這涿州，屯住軍馬。李金吾，咱明日怎生與宋江交戰也？（戴真慶云）小將軍，俺明日軍分在三下裏，你在中軍，俺兩個在左右。若是他殺將來，俺兩個隔斜裏走了，也不是人。（兀顏受云）你看他。俺如今軍分三路，某在中軍，你兩個爲左右救應使先行。明日合兵，小心在意者。（李金吾云）俺知道了。戴真慶，俺兩個依着他先去來。（戴真慶云）你說的是。俺領兵先去左右安營，走一遭去。金吾快戰雄赳赳，我的武藝諸般有。若還撞見宋兵來，放心也，各自逃生則顧走。（同下）（兀顏受云）他兩個去了也。某然後起兵，並爲一

處。來日與宋江交戰，走一遭去。槍刀晃晃列征旗，遼國英雄占地基。明日若遇梁山將，不拿無徒誓不回。（下）（外扮羅真人領淨道僮上云）養道脩真天地清，任從寒暑轉西東。陰陽造化居其性，龍虎同宮煉卻形。貧道姓羅，道號靜一真人，居於此薊州南宮縣山中虛靜庵脩行辦道。貧道所受天心法律，太上真文，驅邪斷祟，斬怪除妖，救天下世人之疾病。貧道有一徒弟，乃是公孫勝，此人非凡，上按天罡星，同梁山上宋公明等，今歸大宋，親征大遼，到此薊州山下，說道今日要來拜見貧道。此人若來時，我自有道理也。（道僮云）師父，徒弟有。叫我做甚麼？（羅真人云）你庵門首望者，若有一切事，報復我知道。（道僮云）理會的。我這師父，平日不這等，今日有些瑣碎。我依着他。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看有甚麼人來。（公孫勝上云）幼年學道離鄉去，今日回家拜本師。貧道覆姓公孫名勝，道號一清，本貫薊州人氏。因上梁山，同宋公明哥哥聚義之後，貧道爲破高雲離家。今歸大宋，奉命征遼。俺梁山頭領成功，取了三處大郡。今到本鄉薊州家中，拜了老母，上山就拜師父羅真人去。可早來到也。道僮，師父在庵中麼？（道僮云）師父，多時不見。你師父在庵中，纔說罷。我報復去。報的師父得知，有公孫勝來了也。（羅真人云）着他過來。（道僮云）理會的。過去。（公孫勝見科，云）師父，徒弟離家許久，爲因山寨事冗，今日回鄉，特來拜見師父也。（羅真人云）公孫勝，你去之後，你母親我着人侍養。你功業將滿也。宋公明如何？（公孫勝云）宋江哥哥，今日要來參見師父哩，敢待來也。（羅真人云）道僮庵門首望者，若來時，報復我知道。（道僮云）理會的。（宋江同吴用、戴宗上）（宋江云）常懷忠孝志，今日順天朝。

某宋公明是也。這個是學究先生，這個是神行太保戴宗。俺今歸宋朝，奉命征遼。自那日陳橋驛起兵，託聖人洪福齊天，賴衆弟兄之力，累建大功，取了三處大郡。今到薊州，聞知羅真人師父在此虛靜庵。學究，俺見師父去來。（吴用云）哥哥，久聞羅真人大名，説他知過去未來之事。俺見了他，問幾句話，可也放心也。（戴宗云）二位哥哥，您可不曾見這羅真人。您兄弟曾來走了一遭，就是一個活神仙相似。兩個哥哥，跟着您兄弟去來。（做走科）（宋江云）戴宗兄弟，這裏敢是麽？（戴宗云）這個便是虛靜庵。（宋江云）門首一個道僮。道僮報復去，説有宋江、吴用、戴宗，特來拜見師父。（道僮云）理會的。報的師父得知，有宋江、吴用、戴宗，特來拜見。（羅真人云）道有請。（道僮云）理會的。有請。（衆見科）（宋江云）師父，宋江久聞大名，今日奉命征遼，敬來上山拜見。得見尊顔，實乃宋江之幸也。（羅真人云）將軍是上界列宿，下方乃國家公卿，貧道山野村叟，何敢當此也？（吴用云）師父的清名，俺聞知久矣，也則是無緣；今日得見師父，也則是俺有緣也。（羅真人云）學究先生，貧道久聞大名久矣，徒弟公孫勝多説也。請坐。（宋江云）師父，某此一來知師父曉未來之事，宋江一點忠義之心，未知久後如何？（羅真人云）將軍不棄貧道愚言，久後好處甚多。得意濃時，便當退步，勿得久戀也。（宋江云）富貴非宋江之願，只得弟兄常常完聚也。（羅真人云）大限到來，豈容汝留。將軍且請坐。道僮看齋食來。（道僮云）理會的。（羅真人云）俺慢慢的説話，看有甚麽人來。（正末上云）某李逵是也。自降了大宋聖人，今有大遼兀顔統軍，見俺新降了宋朝，他來單搦俺梁山上名將出馬。我昨日掛了先鋒印，見今大兵至薊州，宋江哥瞞着某參拜

羅真人去了。我隨後跟將去，看他說甚麽。來至這二仙山也，離他庵中不遠。時遇着秋天，是好景致也呵。（唱）

【正宮・端正好】引動我故鄉情，感起我這梁山意。你看那帶霜的紅葉紛飛〔二〕，冷颼颼一陣西風起，香噴噴數畝黃花地。

【滾繡毬】雖是俺梁山上有是非，一個個隨心兒任意爲。無事也則去那後山中大醉，今日個守王條怎敢那移。秉忠心保宋朝，掌三軍施虎威。一心待治家邦盡心竭力，經了那幾千場廝殺相持。想着俺梁山自在憂愁少，今日在宋國殷勤心不灰，保助着皇基。

（云）可早來到他這庵門首也。我不過去，聽他每說甚麽。（羅真人云）宋將軍，你如今再往何處去？（宋江云）師父，俺奉聖命，前征兀顏受，就問師父求智來。俺弟兄雖是英雄，還得師父用神機妙策，方纔勝的兀顏受也。（羅真人云）宋將軍，這個不打緊。則是你弟兄每都好，止有李逵不可用他。（宋江云）師父，李逵雖是愚魯，處處當先成功也。（羅真人云）依着貧道，不可用他。（正末云）這懶夫好無禮也。（唱）

【倘秀才】我這裏低着頭聽沉了一會，則俺這衆弟兄則多着李逵。哎，你個能避懶的村夫有甚見識？不是我忒輕微，問他個就裏。

（云）我明破這懶夫去。且住者，這先生他有手段，在前弄了我一遭，我如今見他，自有個主

意。（做見科，云）羅真人，你與俺哥哥計議的好也。（宋江云）李逵，你來爲何？（戴宗云）李逵兄弟，俺與師父計議大事，你又來打攪也。（正末云）戴宗哥哥，俺在梁山無有羅真人，怎生也成功來？今日則有羅真人，無有俺弟兄每的情也。（唱）

【脫布衫】他無那諸葛亮妙策神機。（宋江云）兄弟也，我的言語你不聽那？（正末唱）你不似劉玄德結義爲魁。你則待躬着身依他所爲，有甚麽動天驚地。

（羅真人云）李逵，您弟兄每是仁義之人，惟有你不遵道理也。（正末唱）

【小梁州】你則會不出茅庵躲是非，倒説我不識尊卑。衆人心下自猜疑，您都是英雄輩。好做小，要伏低。

（吴用云）李逵，休你攪了俺大事也。（正末唱）

【幺篇】到來日陣前軍馬相敵對，殺的他四散分離。羅真人有甚強？不如俺驅兵隊。不知您是何主意？我村性，不依隨。

（宋江云）李逵，你是前部先鋒，不去整點人馬，來這裏攪擾俺衆將計議，你若不回去，必當斬首也。（公孫勝云）李逵兄弟你先行，俺隨後便來，休教哥哥動意也。（正末云）隨您這裏攘。我領兵先行也。（唱）

【尾聲】憑着我手中板斧雙輪起，腹内忠心敢去敵。這村夫有甚奇，他將咱忒量欺。到來朝忿怒起，你看我掃滅了狼煙，教你在陣前喜。（下）

（羅真人云）宋將軍，李逵去了也。我與你說，明日兀顏受統軍必來，我傳與你一陣，此陣你須得知，未及貧道之傳授。名喚做九宮八卦陣。你九宮上安九個大將，八卦上安八個英雄。公孫勝，貧道另有秘法，傳與您此陣變法。將軍，你近前來。（做打耳喑科了）（公孫勝云）貧道得了法旨也。（羅真人云）宋將軍如何？（宋江云）師父，宋江謹依尊命也。若是兀顏受來，此陣必定破了他也。則是一件，頭裏師父要說幾句話，久後宋江等結末之事，望師父垂訓者。（羅真人云）將軍既然堅意問貧道未來之事，我寫八句詩與你牢收者，久後有用他處也。（做寫科，云）將軍你聽者：忠心者少，義氣者稀。幽燕功畢，明月輝輝。始遇冬暮，鴻雁分飛。吴頭楚尾，巨緣同回。此八句詩，久後句句有用也。衆將軍恕罪，貧道回後庵中去也。宋公明實意心堅，征草寇發願當先。明指與忠言大道，久以後必應吾言。（同道僮下）（公孫勝云）哥哥，師父回後庵中去了也。貧道再問師父幾句秘法。哥哥，你先回本營中去，貧道明日來陣前相會。我回後庵中走一遭去。訪仙師授教威名，羅真人後事皆通。傳與俺排兵布陣，到來日都要成功。（下）（宋江云）學究先生，他每去了也。這羅真人的八句詩，不知怎生着哩。（吴用云）哥哥休作疑惑。俺既歸大宋，盡心報國，明日陣前，必然成功也。（宋江云）學究，既然這等，將着這詩收牢者。俺同共回營中去來。離梁山衆將恭心，奉聖命剿捕賊兵。排陣勢施謀定計，定宋朝天下太平。（同下）

校記

〔一〕『紛飛』原作『芬菲』，從王校改。

第三折

（外扮朱〔一〕武領卒子上，云）廣看孫吴戰策書，深習經典數年餘。梁山久結英雄輩，今日歸降宋國君〔二〕。某神機軍師朱武是也。同宋公明聚義，替天行道，以忠正爲念。有宿元景頒恩降詔，俺同共降宋朝。聖人的命，着俺衆將前征大遼國。俺累建大功。某深識陣勢，通曉兵文，今收三處大郡，屯軍於涿州境外，與兀顏受交戰。今日陞帳，宋公明哥哥與衆將，敢待來也。（宋江、吴用、公孫勝同上）（宋江云）功興宋業江山定，保助家邦統大軍。某乃宋公明是也。這兩位是吴學究、公孫勝先生。自降宋朝以來，奉命征遼，累累成功。（吴用云）哥哥今日陞帳，聚俺衆弟兄每，來把羅真人的秘訣施展，決破遼兵也。（公孫勝云）哥哥，師父是再來的活神仙，哥哥依着他的言語，貧道另有驅兵之法。可早來到也。小校報復去，道有俺三人來了也。（卒子云）理會的。喏，報的將軍得知，有宋公明哥哥，同學究、公孫勝來了也。（朱武云）某接待哥哥去。（做見科，云）哥哥來了也，請坐。（宋江云）朱武軍師，今日聚將，要

排一陣，大破遼兵。軍師，某與你計議，擺一個九宮八卦陣如何？（朱武云）哥哥此陣最高，九宮分九九八十一宮，八卦分八八六十四卦。（公孫勝云）軍師說的是。此陣又有變法，是天、地、風、雲、龍、虎、鳥、蛇，堪可破遼兵也。（吴用云）既然議定，着聚將鼓響。這早晚大小衆將敢待來也。（外扮韓滔、彭起上）（韓滔云）久住梁山好戰爭，盔纓滚滚照天紅。新降宋國誅遼寇，定亂除危百戰功。某乃天目將韓滔是也。兄弟是百勝將彭起。俺今降大宋，累建其功也。（彭起云）將軍，俺今屯兵於涿州境外，要與兀顔受交戰。今日哥哥陞帳，俺見哥哥去來。可早來到也。小校報復去，道有韓滔、彭起來了也。（卒子云）理會的。（韓滔、彭起見科）（韓知，有韓滔彭起來了也。（宋江云）道有請。（卒子云）理會的。有請。（韓滔、彭起見科）（韓滔云）哥哥，衆將軍，某韓滔、彭起來了也。（宋江云）二位將軍且少待，等衆將來全時，自有主意。這早晚敢待來也。（外扮秦明、索超上）（秦明云）保助華夷歸宋都，梁山頭領顯機謀。狼牙棒舉誅賊寇，報國忠勤大丈夫。某霹靂火秦明是也。這位將軍是急旋風索超。俺同宋公明梁山聚義，今歸大宋，奉命征遼，累建大功也。（索超云）將軍，今日俺兵屯涿州地方，與遼兵交戰。今日哥哥陞帳，俺須索走一遭去。可早來到也。小校報復去，道有秦明、索超來了也。（卒子云）理會的。喏，報的元帥得知，有秦明、索超來了也。（宋江云）道有請。（卒子云）理會的。有請。（秦明、索超見科）（秦明云）哥哥，衆弟兄，秦明、索超來了也。（宋江云）二位將軍來了，等衆將來時，有事商議。這早晚敢待來也。（外扮朱仝、雷横上）（朱仝云）獨霸豪傑武藝通，殺場征戰顯英雄。濟州都領無人對，梁山綽號美髯公。某美髯公朱仝是

也。兄弟是插翅虎雷横。俺二人同鄉同里，結交梁山宋公明。自降宋朝之後，奉命征遼，立下大功數件也。（雷横云）哥哥，俺梁山壯士，共義同心，覷大遼草寇，一鼓而下。哥哥今日陞帳，可早來到也。小校報復去，道有朱仝、雷横來了也。（卒子云）理會的。喏，報的元帥得知，有朱仝、雷横來了也。（宋江云）道有請。（卒子云）理會的。有請。（朱仝、雷横見科）（朱仝云）哥哥，衆弟兄每，恕罪，朱仝、雷横來了也。（宋江云）二位將軍，等衆將來全時，有事商議。這早晚敢待來也。（盧俊義上云）幼年富貴忒奢豪，因上梁山名目高。敢戰敵兵坐下馬，天下無對雁翎刀。某乃玉麒麟盧俊義是也。今歸大宋，封某爲副帥征遼總兵，與宋公明哥哥累建其功。今日陞帳，須索走一遭去。可早來到也。小校報復去，道有盧俊義來了也。（卒子云）理會的。喏，報的元帥得知，有盧俊義來了也。（宋江云）道有請。（卒子云）理會的。有請。（盧俊義見科，云）宋公明哥哥，學究先生，朱武軍師，某來遲也。（宋江云）哥哥請坐。且少待，衆將敢待來也。（外扮陳達同楊志上）（陳達云）雄鎮梁山施英武，上陣奪旗能搽鼓。今歸大宋定華夷，綽號威名跳澗虎。某乃跳澗虎陳達是也。這位將軍是征遼先鋒青面獸楊志是也。（楊志云）陳達，俺自離梁山，今歸大宋，不負我先祖餘蔭。我祖公公，乃是金刀教首楊令公，某原爲宋將京都御林指揮使，今日還歸宋朝，非同容易也。（陳達云）將軍的遠祖，某已得知。今日征遼，哥哥陞帳，須索走一遭去。可早來到也。小校報復去，道有楊志、陳達來了也。（卒子云）理會的。喏，報的元帥得知，有楊志、陳達〔三〕來了也。（宋江云）道有請。（卒子云）理會的。有請。（陳達、楊志見科）（楊志云）哥哥，衆弟兄每，某同陳達

來了也。（宋江云）二位將軍，等衆將來全時，有事商議也。（外扮杜千、宋萬上）（杜千云）威風赳赳敢當先，耀武揚威武藝全。梁山頭領英雄將，綽號英名摸着天。某乃摸着天杜千是也。這位將軍是雲裏金剛宋萬。俺在梁山聚義，今歸大宋，共破遼兵也。（宋萬云）將軍，俺梁山將校，都有功勞。今日哥哥陞帳，俺須索走一遭去。可早來到也。小校報復去，道有杜千、宋萬來了也。（卒子云）理會的。喏，報的元帥得知，有杜千、宋萬來了也。（宋江云）道有請。（卒子云）理會的。有請。（杜千、宋〔四〕萬見科）（杜千云）哥哥、衆弟兄，杜千、宋萬來了也。（宋江云）將軍少待，衆將敢待來也。（解珍、解寶同上）（解珍云）昔年獵射打山獐，弩箭倭弓謹謹防。梁山結義豪傑輩，今爲宋國報君王。某乃兩頭蛇解珍是也。兄弟是雙尾蝎解寶。俺祖貫青州獵户，自上梁山結義，今歸宋國也。（解寶云）哥哥，俺今到宋朝，奉命征遼，非同容易也。（解珍云）兄弟説的是。今日俺見哥哥去。可早來到也。小校報復去，道有解珍、解寶來了也。（卒子云）理會的。喏，報的元帥得知，有解珍、解寶來了也。（宋江云）道有請。（卒子云）理會的。有請。（解珍、解寶見科）（解珍云）哥哥，俺弟兄兩個來了也。（宋江云）二位將軍，待衆將來全，有事商議也。（外扮薛永、施恩同上）（薛永云）梁山猛將好相持，今扶宋國列征旗。同心協力征遼寇，捨死忘生敢戰敵。某乃病大蟲薛永是也。這個是金眼彪施恩。俺同在梁山聚義，今降大宋，奉命征遼國也。（施恩云）哥哥，俺梁山衆將，個個英雄，累累得勝也。今日哥哥陞帳，俺須索走一遭去。可早來到也。小校報復去，道有薛永、施恩來了也。（卒子云）理會的。喏，報的元帥得知，有薛永、施恩來了也。（宋江云）道

有請。（卒子云）理會的。有請。（薛永、施恩見科）（薛永云）哥哥，薛永、施恩來了也。（宋江云）二位將軍少待，衆將來全時，有事商議也。（外扮鄭天壽、王矮虎同上）（鄭天壽云）鎧甲征袍金介冑，英雄不落他人後。梁山出衆有威名，則某是白面郎君鄭天壽。某乃鄭天壽是也。這個將軍是王矮虎。俺今歸大宋，奉命征遼也。（王矮虎云）將軍，今日哥哥陞帳，俺見哥哥去來。可早來到也。小校報復去，道有鄭天壽、王矮虎來了也。（卒子云）理會的。喏，報的元帥得知，有鄭天壽、王矮虎來了也。（宋江云）道有請。（卒子云）理會的。有請。（做見科）（王矮虎云）哥哥，俺二將來了也。（宋江云）衆將都在此。某今奉命征遼，蒙恩非淺，某今要排一陣，是九宮八卦陣，要拿番將，八卦上八員大將，九宮上九個英雄。衆將都來全了麽？（卒子云）止少李逵未來哩。（宋江云）學究哥哥，你看李逵波，他是先鋒，聚將來遲，更待干罷。小校望者，若李逵來時，報復某知道。（卒子云）理會的。（正末上云）某李逵是也，同宋江哥征兀顏受去。昨日在二仙山受了羅真人一場氣，今往營中見宋江哥，走一遭去也。（唱）

【中呂·粉蝶兒】自從我離了山岡，辦着片盡忠心共扶皇上。捨殘生安定邊疆。今日個領雄兵，排戈甲，西除東蕩。我量那兀顏受有甚高強，試看這李山兒再施勇壯。

【醉春風】憑着我雙斧敢迎敵，單身自去當。覷他那大遼人馬似微塵，不怕他來攘，攘。到來日兩陣之間，三軍擺住，我着他萬夫難傍。

（云）可早來到也。小校報復去，道有李逵來了也。（卒子云）理會的。諾，報的元帥得知，有李先鋒來了也。（宋江云）着他過來。（卒子云）理會的。過去。（做見科）（宋江云）李逵，你是先鋒，怎生這早晚纔來？（正末云）哥也，你兄弟巡營去來。（宋江云）李逵，俺如今降了宋朝，你還似梁山上的性兒，我不看着結義的情，定不饒你也。（正末云）我那裏受的這等氣也。（唱）

【迎仙客】你道是歸宋朝，不似俺在山場，受不的忒拘束忒拘束的我心內癢。（吴用云）兄弟也，這國朝的軍令，難同俺山寨上的號令，俺須隨時而行也。（正末唱）你則待要趁時行，全無那當日強。我這裏仔細思量。（帶云）自從降了宋呵，（唱）無一日心舒暢。

（宋江云）李逵，我且不用你哩，靠後。學究哥，衆將都全了，怎計較？（吴用云）朱武軍師，俺恰纔説的那九宫八卦陣，軍師支撥衆將者。（朱武云）學究哥，我怎敢支撥衆將也。（盧俊義云）軍師雖然用智，還是宋江哥支撥衆將也。（朱武云）言者當也。宋江哥，某有幾個紙帖兒與哥，一卦上一個，一宫上一個，散與衆將者。（宋江云）衆將近前來，韓滔、彭起。（韓滔云）有。那廂使用？（宋江云）您二將近前來，一人與您個紙帖兒。韓滔守坎卦，彭起守艮卦，您各領人馬，看計行兵。（彭起云）得令。（正末云）你且住，哥，我守此卦去。（宋江云）李逵，你是個勇夫，壞了我的大事，你去不的也。（正末云）我既是前部先鋒，怎生不要我去？（唱）

【紅繡鞋】你將我再三阻當，惱的我氣夯胸膛。便教我守着八卦有何妨？不要我當先去，又不曾犯商量。您則待要顯英才論智廣。

（宋江云）李逵，我不用你，靠後。您二將即便長行也。（韓滔云）俺整點人馬便行也。（彭起云）則今日守卦排兵，走一遭去。豪傑聚會梁山上，今扶宋主圖名望。韓滔、彭起去排兵，纔顯英雄百勝將。（同下）（宋江云）朱仝、索超近前來，一人與你一個紙帖兒。朱仝守震卦，索超守巽卦，小心在意，看計行兵。（正末云）今番我可走一遭去。（宋江云）且住，你去不的，誤了軍情事也。（正末云）兀的不氣殺我也！（唱）

【滿庭芳】我當初梁山要強，受不的閒言剩語，數短論長。到今日將我忒欺誑，不由我腹熱腸狂。我也曾戰滄州平除逆黨，殺的那高太尉三敗着慌，本是一個英雄將。（宋江云）你也近不過那兀顏受也。（正末唱）我覷那兀顏受小量，我着目下一身亡。

（宋江云）你且靠後，您二將即便行也。（朱仝云）得令。俺去整點軍馬，便索前行也。（索超云）朱仝哥，俺去來。巽震卦上俺排兵，刀劍叢中顯智〔五〕能。今番不破大遼國，陣內誰知急旋風。（同下）（宋江云）二將去了也。雷横、秦明，一人與您個紙帖兒。雷横守離卦，秦明守坤卦，您兩個看計行兵。（秦明云）得令。俺領兵守卦，排陣去來。（雷横云）大小三軍，跟俺排陣，走一遭去。敢戰相持施英武，平生慷慨隨衙府。坤離位上整軍兵，試看這霹靂火同插翅虎。（同下）（吴用云）哥哥，李逵一時性勇，着哥哥動念。他今日做個先鋒，看俺衆將之

面，怎生用他一遭，可不好也？（宋江云）學究哥，我本不用李逵，看您衆弟兄面皮。李逵，你近前來。（正末云）哥也，你不用我，叫我做甚麽？（宋江云）我看學究哥衆將的面皮，用你走一遭去。如今守乾卦排兵，則你手裏要擒兀顏受也。（盧俊義云）兄弟着意者。（正末云）哥，你教放心也。（唱）

【十二月】聽説罷心中氣爽，你看我施展些個剛強。俺哥哥先前可便間阻，可怎生用我承當。你看我今番這場，定着他個個遭亡。

（宋江云）李逵，若不是學究勸諫，我定不用你也。（正末唱）

【堯民歌】呀，你恰纔衷心不用鐵衣郎，倒將這李逵名將暗埋藏。我將這如風霜斧更添鋼，我着那逆黨遼兵盡着慌。度也波量，看着乾地上那一個合死的先來撞。

（宋江云）楊志，你守兑卦排兵，同李逵便索長行也。（楊志云）得令。李逵兄弟，俺同去守卦排兵去來。兄弟也，你休賭氣，用心些也。（正末云）哥哥，我知道了也。（唱）

【尾聲】乾卦上排戰軍，大營前施會莽。今番一陣煙塵喪，少不的將受高官士卒賞。

（同楊志下）

（宋江云）李逵去了也。軍師，我恰纔着八員將，守把八卦，還有九宫之陣，未曾分撥軍將哩。（朱武云）哥哥，這九宫在八卦之内，必須用名將所守也。（宋江云）杜千、宋萬，您兩個近前來。（杜千云）有。那裏使用？（宋江云）您二將領軍，與你這個紙帖兒，守天稱、天蝎二陣，

小心在意者。（杜千云）得令。宋萬將軍，俺去來。（宋萬云）則今日俺二將領兵前去守天稱、天蝎二陣，走一遭去。全按兵文八卦同，今降宋主要成功。驅兵領將離營去，把住天蝎、天稱宮。（同下）（宋江云）他二將去了也。解珍、解寶。（解珍云）有。那裏使用？（宋江云）你兄弟二人，與你這個紙帖兒，領軍去守巨獬、獅子宮〔六〕二陣，小心在意者。（解珍云）得令。兄弟，俺去來。（解寶云）哥哥，則今日便去守巨獬、獅子宮二陣，走一遭去。虜寇起心生忿惡，離梁山歸降及〔七〕早。奉令守巨獬二宮，方顯俺解珍、解寶。（同下）（宋江云）他二將去了也。薛永、施恩近前來。（薛永云）哥哥，俺二將有。那裏使用？（宋江云）您二將領軍去，與你這個紙帖兒，守白羊、人馬宮二陣，小心在意者。（薛永云）得令。將軍，只今便去來〔八〕。（施恩云）薛永，俺則今日便去守白羊、人馬宮二陣，走一遭去。謀略深懷武藝強，梁山將校敢相當。槍刀劍戟離軍陣，人馬宮中戰一場。（同下）（宋江云）他二將去了也。鄭天壽、王矮虎近前來。（鄭天壽云）俺二將有。那裏使用？（宋江云）你兩個將軍，與你這個紙帖兒，領軍去守雙魚、雙女宮二陣去，小心在意者。（鄭天壽云）得令。將軍，俺去來，務要成功也。（王矮虎云）鄭將軍，俺則今日領兵，去守雙魚、雙女二陣，走一遭去。歸降宋國盡其忠，把隘關河大地雄。梁山將校施威武，牢把雙魚、雙女宮。（同下）（宋江云）他二將去了也。陳達近前來。（陳達云）有。那裏使用？（宋江云）陳達，你領軍去，與你這個紙帖兒，你守寶瓶宮陣，九陣之首，全在你變，小心在意者。（陳達云）得令。則今日領兵守寶瓶陣，走一遭去。報國相持斬將能，梁山諸將各施功。今朝此去排戈甲，九九宮中一陣贏。（下）

（宋江云）軍師，衆將此去平川坡下擺開此陣，未知遼寇敢來打陣麽？（公孫勝云）哥哥，此陣雖然易打，他不知貧道還有變法在内。我先去陣前作法，走一遭去。施神通道法精強，四面排敢戰兒郎。到陣前分兵排陣，放心，都着他人馬皆亡。（下）（朱武云）哥哥，公孫勝師父去了也。某去陣上四面支撥着衆將，休失信地，不要走了賊將也。（宋江云）軍帥先行，某便至也。（朱武云）則今日去陣前調衆將，拿兀顏受，走一遭去。則我這妙策神機不可敵，排兵布隊有誰及。九宮八卦迷魂陣，那其間方知朱武機神疾。（下）（吴用云）哥哥，俺今日四面分兵排陣，某去陣前等待遼兵，看衆將交戰去也。（宋江云）則今日去陣前迎敵遼兵，走一遭去。（吴用云）扶真主四海寧安，用機謀大破遼兵。軍前排九宮八卦，則一陣必定都贏。（下）（宋江云）盧俊義哥哥，此一陣未知成功否麽？（盧俊義云）哥哥，此陣非比尋常，虧兄長記的親切。公孫勝去作法變陣，俺衆將一准成功也。（宋江云）盧俊義哥哥，既然這等，俺着人倒襲涿州，俺去那高阜處，看衆將排陣去來。統雄兵個個威儀，到陣前捨死相持。若得破遼兵一陣，凱歌聲齊唱方回。（同下）

校記

〔一〕『朱』原作『諸』，從王校改。　〔二〕『宋國君』失韻，疑『宋國主』之誤。　〔三〕『達』原作『道』，從王校改。　〔四〕『宋』字原脱，從王校補。　〔五〕『智』原作『志』，從王校改。　〔六〕『宫』字原脱，從王校補。　〔七〕『降』原作『義』，『及』原不清，從王校改補。　〔八〕此句下

原有數句：『（施恩云）薛永，俺則今日便去守白羊、人馬二陣，小心在意者。（薛永云）得令。將軍，只今便去來。』施恩之語與下文重復，薛永之語與上文重復，可見是抄寫錯行之誤。從王校删。

楔　子

（宋江、朱武、公孫勝躧馬兒領卒子上）（宋江云）某乃宋江是也。今與兀顏受交鋒，排九宮八卦陣破他，未知若何也。（朱武云）哥哥，這兀顏受他也知的幾個陣勢也？（公孫勝云）量他到的那裏。（宋江云）等衆將來全，俺擺陣。這早晚敢待來也。（正末同楊志、朱仝、雷横、索超、秦明、韓滔、彭起躧馬兒上）（正末云）衆弟兄每，今日宋江哥哥排九宮八卦陣，俺將軍馬擺定也，見哥哥去來。（楊志云）軍馬已定，則等宋江哥哥傳令哩。（做見科）（正末云）哥哥，俺來了也。（宋江云）還有九宮上人馬未至哩，等來了俺擺陣也。（杜千、宋萬、解珍、解寶、施恩、薛永、陳達、鄭天壽、王矮虎躧馬兒同上）（杜千云）某乃杜千是也。今日宋江哥排九宮八卦陣，俺弟兄九個守九宮，見哥哥去來。（王矮虎云）俺將人馬屯住了也，同見宋江哥去來。（做見科）（杜千云）哥哥，俺來了也。（宋江云）兄弟每都來了也，您各守宮位，小心在意者。（朱武云）弟兄每各領兵依宮卦擺住者。（公孫勝云）李逵兄弟，若敵兵來打陣，你則看我手裏的黄旗招動，你向前就拿兀顏受也。（正末云）您兄弟知道。遠遠的不是人馬來也。

（兀顏受同淨戴真慶、李金吾躧馬兒上）（兀顏受云）某乃兀顏受是也。今統兵與宋江交戰去。大小三軍，擺開陣勢者。（戴真慶云）元帥放心，我手裏務要拿了宋江也。（李金吾云）元帥，前面敢是宋江的人馬來也？（做對陣科）（宋江云）來者何人？（兀顏受云）某乃大遼國上將兀顏受是也。你是何人？（宋江云）某乃新降大宋朝梁山上頭領宋江是也。你來者何人？（兀顏受云）宋江，我和你略鬬幾合也。（朱武云）兄弟，你則守着你的地方者。（兀顏受云）宋江，你怎麽不出陣來？（宋江云）兀顏受，俺衆將若與你戰，量你到的那裏也。我如今擺一個陣，你若認的，就算你強也。（兀顏受云）我看你擺甚麽陣。（宋江云）大小三軍，各依方位，勿得有失也。（衆云）得令。（正末云）哥也，且休擺陣，我先拿了兀顏受罷。（公孫勝云）李逵，你守乾位，小心在意，休離左右也。（衆做排陣科）（兀顏受云）量你這個陣勢，打甚麽不緊！（戴真慶云）元帥休問他陣勢好不好，俺打去來。（兀顏受云）宋江，我來打陣。（公孫勝云）李逵，他來打陣也，全在你這乾卦上成功哩。我招動旗，就要變陣也。（正末云）您兄弟知道。（兀顏受云）您二將左右下攻，某當先去。（李金吾云）元帥，俺殺將去來。（兀顏受、李金吾、戴真慶做入陣科）（公孫勝搖旗科）（正末同衆圍住三人科）（兀顏受云）可怎生東南西北不知了，往那廂出去的是？（正末云）兄弟每，休着走了這廝也。（唱）

【仙呂・賞花時】今日個難比交逢單戰爭，則見他來往慌張無處行。你可也難敵俺衆雄兵，你今日身亡在這地境，這一陣衆人驚。

（兀顏受云）這事不中，我往空便處走走。（下）（衆做拿賊戴真慶、李金吾科）（戴真慶云）不干俺事，正頭兒走了也。（正末唱）

【幺篇】他可也纔見梁山虎將能。（宋江云）倒走了兀顏受也。（正末唱）則見那敗走的軍卒尋大營。（宋江云）雷横、朱仝，您二將趕兀顏受去。（雷横云）得令。（正末唱）您二將便登程。（宋江云）今日得勝也，收軍回營去來。（正末唱）俺哥哥威風可便自逞，他可也纔認的這一個宋公明。（下）

（雷横云）俺二將趕兀顏受去來。（朱仝云）大小三軍，跟俺去來。領三軍飛電而行，看朱仝敢勇多能。兀顏受今番大敗，管教他送了殘生。（同下）（公孫勝云）俺衆將今日得勝，則走了兀顏受也。（宋江云）二將去必然擒了他也，俺回營中去來。奉聖命親征大遼，衆弟兄都見功勞。排九宮八卦陣勢，破敵兵得勝回朝。（同衆下）

第四折

（宿太尉領卒子上，云）舉薦賢良來輔佐，滅遼興宋定乾坤。小官乃太尉宿元景是也。自因舉薦梁山泊宋公明、盧俊義等，歸降宋朝。有大遼兀顏統軍〔二〕，興兵犯界，遣他大的個孩兒兀顏受、同〔三〕李金吾、戴真慶領兵來索戰，單搦宋江等交戰。小官奉聖人的命，着他統兵前

征。此人盡心報國，取了四州，排了個九宮八卦陣〔三〕，破了兀顏受，衆將成功也。聖人大喜，着小官直至宋江營中，與他衆將加官賜賞，走一遭去。梁山義士施謀智，衆將成功皆出力。親持詔命到營中，加官宋江、盧俊義。（下）（盧俊義領卒子上，云）梁山義士遵朝命，大破遼邦一陣功。某乃玉麒麟盧俊義是也〔四〕。自歸大宋，奉命征遼，俺宋公明哥哥，與某等累累建功，着衆將排一個九宮八卦陣，衆將成功。某今在大營中，預備下筵席，這早晚衆將敢待來也。（宋江同吴用上）（宋江云）學成戰策驅軍隊，排兵布陣破遼邦。某乃宋公明是也。學究先生，今日俺奉命征遼成了功也。（吴用云）哥哥，此一陣皆是哥哥之能，衆將都同心協力，以此上報國安民也。（宋江云）學究，俺到大營中見盧俊義去來。可早來到也。小校報復去，道有某同學究來了也。（卒子云）理會的。喏，報的將軍得知，有宋元帥、吴學究來了也。（盧俊義云）某親自接待哥哥去。（做接科，云）哥哥，征戰不易也。（宋江云）盧俊義，於國盡忠，豈避艱險也。（吴用云）哥哥到營中共話也。（宋江云）俺待衆將來全時共話。這早晚敢待來也。（公孫勝同朱武上）（公孫勝云）道法精嚴驅將校，排兵神術理乾坤。貧道公孫勝是也。今奉命征遼，陣上施展手策神機。軍師，俺哥哥好陣勢也。（朱武云）先生，恰纔陣上衆將，都竭力報國，亦無怠慢之心。俺見哥哥去來。（公孫勝云）可早來到也。小校報復去，道有公孫勝、朱武來了也。（卒子云）理會的。喏，報的元帥得知，有公孫勝、朱武來了也。（宋江云）道有請。（卒子云）理會的。有請。（公孫勝、朱武見科）（朱武云）哥哥，俺二人來了，好陣勢也。（公孫勝云）哥哥，遼兵衆將，豈能敵大國之兵也。（宋江云）二位先生請坐，待衆

將來全時，共同商議。這早晚敢待來也。（韓滔、彭起上）（韓滔云）坎艮卦上施謀略，擒捉遼兵立大邦。某乃天目將韓滔是也。這個是百勝將彭起。奉哥哥將令，排陣成功也。（彭起云）將軍，哥哥好陣勢也，方顯俺梁山英雄。俺見哥哥去來。可早來到也。小校報復去，道有韓滔、彭起來了也。（卒子云）理會的。喏，報的元帥得知，有韓滔、彭起來了也。（宋江云）道有請。（卒子云）理會的。有請。（韓滔、彭起見科）（彭起云）哥哥，俺二將排陣成功也。（宋江云）兩個將軍少待，衆將敢待來也。（朱仝、索超上）（朱仝云）刀法寰中無對手，排兵震巽顯吾能。某乃美髯公朱仝是也。奉哥哥的將令，排震巽二陣，成功而回也。索超，俺見哥哥去來。（索超云）哥哥說的是，俺宋公明哥哥好陣勢也，遼兵就不會展的手。俺見哥哥去來。可早來到也。小校報復去，道有朱仝、索超來了也。（卒子云）理會的。喏，報的元帥得知，有朱仝、索超來了也。（宋江云）道有請。（卒子云）理會的。有請。（朱仝、索超見科）（朱仝云）哥哥，俺二將守把震巽二陣，成功而回也。（宋江云）二位將軍少待，衆將敢待來也。（雷横、秦明上）（雷横云）會施手策軍前鬬，歸順天朝累建功。某乃插翅虎雷横是也。奉哥哥將令，俺排陣勢，被秦明將軍一棒打死兀顏受也。（秦明云）將軍，俺陣上如何走的脱？也是這廝合死也。今日俺成功也，見俺哥哥去來。小校報復去，道有雷横、秦明來了也。（卒子云）理會的。喏，報的元帥得知，有雷横、秦明來了也。（宋江云）道有請。（卒子云）理會的。有請。（雷横、秦明見科）（雷横云）哥哥，俺二將守坤離二陣，秦明打死兀顏受也。（秦明云）哥哥，某一狼牙棒成功，打死兀顏受也。（宋江云）二位將軍，其功不小也。待衆將來全時，

共同商議。這早晚敢待來也。（杜千、宋萬上）（宋萬云）天稱天蝎驅兵隊，顯出梁山捉將能。某乃雲裏金剛宋萬是也。奉哥哥將令，排九宮八卦陣成功也。杜千，俺見哥哥去來。（杜千云）將軍，俺哥哥好陣勢也，遼兵大一陣皆亡。可早來到也。小校報復去，道有杜千、宋萬來了也。（卒子云）理會的。喏，報的元帥得知，有杜千、宋萬來了也。（宋江云）道有請。（卒子云）理會的。有請。（杜千、宋萬見科）（杜千云）哥哥，俺二將排九宮陣成功而回也。（宋江云）二位將軍少待，衆將來全時，一同商議。這早晚敢待來也。（解珍、解寶上）（解珍云）鋼叉無對手，降宋鎮華夷。某乃解珍是也。兄弟解寶。俺弟兄兩個，奉哥哥將令，排陣成功而回也。（解珍云）哥哥，今日衆將成功也。俺見宋公明哥哥去來。可早來到也。小校報復去，道有解珍、解寶來了也。（卒子云）理會的。喏，報的元帥得知，有解珍、解寶來了也。（宋江云）道有請。（卒子云）理會的。有請。（解珍、解寶見科）（解寶云）哥哥，俺兄弟兩個排陣成功也。（宋江云）兩個將軍少待，衆將敢待來也。（施恩、薛永、陳達同上）（施恩云）平安寨裏爲頭將，綽號英雄金眼彪。某乃金眼彪施恩是也。這二位將軍，是病大蟲薛永，跳澗虎陳達。俺三人奉令成功而回也。（薛永云）將軍，俺宋江哥好機謀也，不枉了梁山寨頭一個英雄也。（陳達云）俺陣上殺那遼兵，不會走了一個，都皆成功。俺見哥哥去。可早來到也。小校報復去，道有施恩、薛永、陳達來了也。（卒子云）理會的。喏，報的元帥得知，有施恩、薛永、陳達來了也。（宋江云）道有請。（卒子云）理會的。有請。（施恩、薛永、陳達做見科）（施恩云）哥哥，俺三人親奉將令，排九宮八卦陣，得勝而回也。（宋江云）三位將軍少待，衆

將來全時，共同商議，衆將敢待來也。（王矮虎、鄭天壽、楊志、同卒子拿賊戴真慶上）（楊志云）名傳祖輩無敵將，新佐天朝立國基。某乃青面獸楊志是也。這兩個將軍，是王矮虎、鄭天壽。俺三員大將，奉哥哥將令，排陣成功而回也。（王矮虎云）楊將軍，俺哥哥腹〔五〕內藏着這等機謀的陣勢，量大遼到的那裏也。（鄭天壽云）兩個將軍，恰纔陣上，楊將軍活拿了戴真慶成功，休滅了俺梁山上志氣也。（戴真慶云）三位老叔，不干我事，都是兀顏受那風弟子孩兒使我來。您饒了我罷。（楊志云）小校拿牢着，休教走了這廝。可早來到也。小校報復去，道有俺三將來了也。（卒子云）理會的。喏，報的元帥得知，有楊志、鄭天壽、王矮虎來了也。（宋江云）道有請。（卒子云）理會的。有請。（三將做見科）（楊志云）哥哥，俺三將擺陣成功，某活拿將戴真慶來了也。（宋江云）三位將軍成功也。少待片時，將戴真慶且拿在一壁者。衆將都來了也，還少誰哩？（卒子云）則有李逵未曾來哩。（盧俊義云）哥哥，您兄弟備辦下筵席，俱各停當，待李逵兄弟來時，一同慶功也。（宋江云）小校轅門首望者，若李逵來，報某知道。（卒子云）理會的。（正末領卒子拿李金吾上，云）某李逵是也。奉宋江哥哥的將令，着我破遼兵，排陣守着乾地〔六〕，有兀顏受來打陣，被秦明棒打死了兀顏受。有李金吾來打陣，被某一陣，生擒將來了也。（李金吾云）將軍，我不曾敢廝殺，我來看排陣耍子兒來。（正末云）小校將着這廝，獻功去來。（唱）

【雙調·新水令】我如今倒干戈得勝報功來，指望待要爭一件紫袍金帶。畢罷了梁山

落草心，今日在宋國顯胎孩。受了這軍令親差，則一陣殺的那遼兵敗。（云）可早來到大營也。小校報復去，有李逵得勝回營也。（卒子云）理會的。喏，報的元帥得知，有李逵得勝回營也。（宋江云）着他過來。（卒子云）理會的。過去。（正末云）小校，將這廝拿在一壁者。我叫您拿過來，你便拿過來。（卒子云）得令。（正末見科，云）衆位哥，李逵得勝回營也。（宋江云）好兄弟也，我着你守着乾地排兵，您怎生用意成功來，你說一遍，俺衆將聽者。（正末云）衆位將軍，聽我說一遍，您試聽者。（唱）

【雁兒落】自從將九宮八卦排，他那裏忿怒起離了營寨。就和他到垓心戰了數合，他又早撥轉馬，先虧敗。

（楊志云）李逵兄弟，你與我共做先鋒，你建的功勞在何處也？（正末云）小校，將那廝拿過來者。（卒子云）理會的。（卒子拿李金吾見科）（宋江云）這個是誰？（李金吾云）在下是李金吾。（正末唱）

【得勝令】呀，則他是名將大英才。（盧俊義云）你可怎生活拿將來？（正末唱）他今日性命也合該。（吳用云）你可也英雄也。（正末唱）他纔識俺英雄漢，方知是將相才。（朱武云）李逵兄弟，我的妙法如何？（正末唱）論妙法奇哉，超越出乾坤外。（公孫勝云）這場功勞不淺也。（正末唱）我心下明白，端的是功勞寬似海。

（宋江云）兀那李金吾，俺這裏都是天兵在此，你說李逵英雄麽？（李金吾云）說一個英雄哩。

則一個九宮八卦陣，把我們些好漢都殺敗了，我就不會敢強，把我和戴真慶都拿將來了也。（戴真慶云）我又不會動手。（宋江云）既是這等，小校將這兩個賊將殺壞了者。（李金吾云）戴真慶，我死也。前日一個陰陽算我，說今日有些晦氣。（戴真慶云）我昨日眼跳了一日也。（李金吾云）罷罷罷，死的着也。我做元帥本不濟，跟着別人閒爭氣。今日鋼刀響一聲，罷，丟了腦袋倒爽利。（同下）（朱武云）斬了李金吾、戴真慶也。（卒子云）斬了也。（朱武云）李逵兄弟，我的這八卦陣如何？（正末云）哥哥，好陣勢，好陣勢。聽李逵慢慢的說一遍者。（唱）

【川撥棹】兩壁廂陣初開，則見將軍兵密密擺。俺將這八卦安排，施展雄才。見一個小將軍冲將陣來，走將來，無處猜。（宋江云）我將九宮八卦陣排定了，我到後來變了陣勢，你們敢有些慌麽？（正末唱）

【七弟兄】陣擺到後來、變排，唬的人眼難開。（朱武云）你可在那裏來？（正末唱）占乾方不敢那一驀，領兒郎則索暗藏埋，斧雙輪舞到有那十餘解。

【梅花酒】呀，李金吾猛到來。（宋江云）他撞將來，你可怎生敵他來？（正末唱）在我行施乖，賣弄他雄才，顯耀些胎孩。（盧俊義云）我聞的這李金吾，也是個英雄好漢也。（正末唱）李金吾不算強，呀，敢俺跟前怎寧奈，我將他會擘劃。（盧俊義云）小校安排筵宴，我與衆將慶功者。（正末唱）忙把這玳筵開，今日個聚英才。拚沉醉，且開懷。拚沉醉，且開

懷。

（宋江云）李逵兄弟也，誰匡今日，俺衆頭領都皆得志，定有加官賜賞也。（正末唱）

【收江南】呀，指望待居官盡〔七〕禮受宣差，爲臣作宰轉千〔八〕階，受皇恩福禄一齊來。願皇圖萬載，則願的天長地久永無災。

（宿太尉上云）小官宿太尉是也。奉聖人命，與宋江等加官賜賞。可早來到大營也。小校報復去，道有使命至此也。（卒子云）理會的。喏，報的元帥得知，有使命至此也。（衆做接科）（宋江云）呀呀呀，太尉來了，恕衆將接遲之罪。（宿太尉云）你衆將望闕跪者，聽聖人的命，與您加官賜賞。（衆做跪科）（宿太尉云）爲大遼變亂城都，侵州郡不肯歸伏。宋江等梁山義士，降大宋統領征夫。排九宫八卦之陣，領衆將施展兵符。盧俊義北京總管，有朱武廣設機謀。宋公明滄州節度，因功大破滅無徒。公孫勝一清真人，吴學究廣看兵書。二將軍滄州大尹，理王事皆要無辜。百勝將韓滔、彭起，插翅虎秦明心毒，青面獸朱仝索超，黑旋風李逵誰如，摸着天杜千宋萬，鄭天壽快使鋸鋙，兩頭蛇解珍解寶，跳澗虎陳達彪軀，王矮虎施恩薛永，一個個狀貌非俗，殺虜寇望風奔走，平遼國一陣皆除，都封爲指揮僉事，賜百兩寶貝金珠。將醜虜市曹斬首，定太平衆將平胡。聖明君加官賜賞，朝帝闕拜謝鑾輿。（同下）

題目　公孫勝展三略六韜書

正名　宋公明排九宫八卦陣

校記

〔一〕『兀顏統軍』原作『兀顏受統軍』，依第一折改。　〔二〕『同』字原脱，據文意補。　〔三〕『陣』字原脱，從王校補。　〔四〕『是』原作『士』，從王校改。『也』字下原多一『是』字，從王校删。　〔五〕『腹』字原缺，從王校補。　〔六〕『地』原作『坤』，從王校改。　〔七〕『盡』原作『進』，從王校改。　〔八〕『千』原作『阡』，從王校改。

張于湖誤宿女真觀

劇目說明

此劇《録鬼簿》、《太和正音譜》不見著録，脈望館據于小谷本校抄。王季烈編入《孤本元明雜劇》時，有所校正。傅惜華《元代雜劇全目》定爲『元明間無名氏撰』，從文筆的典雅流暢看，應出於擅長詞曲者的手筆。

此劇寫道姑陳妙常與書生潘必正相戀，被建康太守張于湖斷爲夫婦，爲宋元以來民間盛傳之故事。曹本《録鬼簿》載關漢卿有《萱草堂玉簪記》一劇，不知是否與此劇有關，明高濂有《玉簪記》傳奇，傳演至今。明代小説《張于湖宿女貞觀》的内容亦與此劇略同。王季烈《孤本元明雜劇提要》認爲此劇全本明人所撰《古今女史》，即認此劇爲明人所作，恐未必然。劇作第二折的『舊歲大開南省』的『南省』是唐代、元代對尚書省的稱呼，（元）熊夢祥《析津志輯佚·朝堂公宇》載：『至元二十七年，尚書省事入中書省，桑柯移中書省。於今尚書省爲中書省，乃有北省南省之分。』而明代自洪武十三年罷丞相不設後，即無南省之稱。（見《明史·職官》）本劇的第三折潘生還説：『正欲去長安就試。』『長安』指南宋京城臨安，是宋人對京城的稱呼。而明人卻稱京城爲南

京、北京，或金陵、燕京（沈德符《萬曆野獲編》），可見此劇可能自元代流傳。但劇中用『外』扮演潘生，第二折偶爾還用『生』、『末』扮演潘生，又可見此劇流行到明代後受南戲的影響。今以《脈望館本抄校古今雜劇》本爲底本，參校王本。

楔子

（正旦道服引小旦上開）小道姓陳，法名妙常。本貫建康府昇平橋下陳頭巾的女兒。自幼十歲時，父母將我捨身，在通江橋女真觀中出家。俺觀主師父姓潘名法誠，是個有道行的道姑。我到此觀中，又早十年。無事不出中堂，每日侵晨，諷誦諸品仙經。閒暇兼攻書史，博覽古今，頗事吟咏。且好絲桐，每值良辰美景，清風明月之下，焚一柱香，操一曲琴，便是俺出家人消磨日月，得其快樂。這一個小女僮，法名道清，俗姓張氏，年方一十四歲。他與俺做伴兒，早晚與我燒香撥火，携琴煮茶，且是得人意。今日天清氣朗，道清，你與我叫門公王安，打掃涼棚下乾淨，我操琴則個。（道清云）理會的。（做叫科）門公王安，師父叫你打掃涼棚乾淨者。（淨上云）小子生來姓王，少年曾見風光。如今老矣無歸着，雇與僧尼化月糧。人笑我無錢斷酒，臨老脩行。小子姓王，名安，字好閒，在教坊司門首居住。自幼也曾風花雪月，今年六十餘歲，老無所歸，專去庵觀寺院打些勤勞，念幾聲佛過日子。如今在這女真觀看守大門，且是

自在清閒。每日在這通江橋下，朝着揚子江，則唱曲兒。（外問云）你唱甚麼曲兒？唱個我聽。（淨唱）

【柳葉兒】每日在通津橋下，拿着柺棒，掐着數珠，來來往往行踏，自在清閒快活殺。直走到樊山下，看了些浪翻花，江邊頭扒着一個大……（做噤聲科）（外問云）看見個甚麼大？（淨唱）大王八。

（淨云）適間張道清叫我，我須索走一遭。（做見科）（云）提點尋我，有甚事幹？（道清云）俺師父教你打掃涼棚乾淨，操琴閒適，就要同衆姑姑賞此中秋明月，你預備些茶果者。（淨云）理會的。（下）（旦同衆姑姑上）（旦云）是好月色也呵。道清，你與我焚一柱香，待我操一曲雅調，以遣道情，庶不辜負良宵也。（道清云）香已燒上，茶果在此。衆師父請些。師父，今夜中秋令節，露冷風寒，月明雲斂，一林紅葉，滿院天香，淡波輕霧，遠漢疏星，是好淒涼景致也呵！（旦云）是好秋景也呵！（唱）

【仙呂·賞花時】玉露凋傷楓樹林，冷雨催開桂子金。煙慘淡，氣蕭森。殘霞散錦，皓魄上遥岑。

（道清云）師父，去歲中秋不曾見月，今歲中秋天色晴明，是好月光也呵。（旦唱）

【幺篇】月呵，則被那苦雨酸風歲歲侵，因此上碧海青天夜夜心。將此恨付瑶琴。月呵，今宵對恁，方便是知音。（同下）

第一折

（孤扮官上云）小官姓張，名孝祥，字安國，道號于湖居士，本貫溧陽人也。大宋孝宗朝，賜進士出身，除授長沙太守。考滿來京，路經金陵，泊舟於通津橋下。今日是中秋節令，看了這江南佳麗地，金陵帝王州，山明水秀，乃百二山河最勝之處也。聞的這山下有一座女真觀，信步行遊一遭去來。（做行到門見淨，云）門公作揖。（淨云）敢問相公從何處來？（孤云）小官長沙太守，經過此地，阻風在此。久聞仙境清幽，特來閒玩。（淨云）待小子報的觀主知道。（孤云）休去報知，我只在此閒玩一回。（孤壁上題詩科）（念云）宦遊清興滿江關，金碧樓臺接遠山。隔岸秋歸千里外，倚闌人在畫圖看。月生海嶠雲初斂，風撼林梢鳥倦還。總爲西峰多爽氣，筆端詩思不容慳。（旦上云）衆師兄先回去了。道清，你添上香，我操一曲琴則個。（道清云）理會的。（添香科）（旦撫琴科）（孤做行近涼棚見旦云）呀，元來是道姑在此撫琴。（做聽科，云）這女子約有二十餘歲，真乃冰雪之姿，有仙風道骨，不在於飛瓊雙成之下，莫非是嫦娥降臨凡世？我就在此粉壁上再題詩一首。詩曰：理罷仙容樂未休，開琴對月小軒幽。冰絃細寫羽衣曲，桂魄淨涵林壑秋。流水高山知己盡，廣寒宮殿許神游。良宵共擬鍾期榻，洗耳憑消萬古愁。又詩曰：幽居長夜興如何，玩月絃琴樂更多。靜把芳心傳綠綺，故邀皓月注金波。坐間無客知鍾子，牆外有人瞻素娥。曲罷定飛魂夢去，廣寒宮裏聽雲和。（淨云）相公，你拿

着管筆，着處胡題亂寫，明日觀主看見，罵小人也。今夜已晚了，山下有虎，去不的，官人且在門房裏權宿一宵，明日再來看罷。（孤云）我且問你：這個彈琴的姑姑，姓甚名誰？誰家女子？幾歲出家？（淨云）它是建康府昇平橋下陳頭巾的女兒，十歲出家，來此十三年了，法名妙常。官人休打攪他操琴，他埋怨我也。（孤云）等我聽他彈則個。（旦唱）

【仙呂・點絳唇】鵁鶄風清，鳳臺人靜。秋光瑩，江闊潮生。兀良，玉宇懸明鏡。

【混江龍】香焚寶鼎，一方明月可中亭。金徽有韻，銀漢無聲。志在高山流水趣，曲終風雨鬼神驚。看了那紛紛薄利，細細虛名，百年身世，半霎春酲。爭如俺一爐香，一口劍，一張琴，消磨了百年事，萬古恨，千般興。得乾坤二氣，惟琴月雙清。

（彈琴科）（道清云）師父，今夜霧氣重，琴絃不響。（旦唱）

【油葫蘆】適趣何勞絃上聲。（道清云）師父，迴廊下有個穿白的走響。（旦唱）你試聽，莫不是山人去後野猿驚？莫不是黃蘆岸孤雁棲不定？莫不是碧梧桐落葉飄金井？莫不是翠岩前山溜泠？莫不是蒼松上鶴夢醒？莫不是戰西風鐵馬兒窗前競？卻元來迴廊下有人行。

（云）道清，你與我叫門公王安來，我問他。（唱）

【天下樂】急喚門公問此情。（道清云）門公王安，師父叫你哩。（淨上）（見科）（旦云）那壁廂是甚麼人？（淨云）他是個經過官人，在此遊玩，天晚去不的。（旦唱）原來是書生夤夜行，

又不是窮途阮籍哭未省。莫不是赴臨川雙縣令，爲多情蘇小卿？莫不是趕茶船迷了路程？

（云）他端的是個甚麼人？王安，你與我問個仔細來説。（淨問科，云）官人，俺提點教我問你，端的是甚人？（孤云）我實説與你，我與陳妙常是親戚，我有一封書，你替我送去與他。（淨接書科）（見旦云）我才問那官人，他説是師父的親戚，見有封書寄與你。（旦接書）（唱）

【那吒令】我又不曾識荆，題着我姓名。（淨云）他説是師父家親戚。（旦唱）憑誰家的面情，有甚麼照證？（淨云）着我送書來。（旦唱）依着他使令，將書緘謹呈。（看書云）元來是一首《臨江仙》詞。詞曰：誤入蓬萊仙境，松風十里凄涼。衆中仙子淡梳妝，瑶琴横膝上，一曲泛宫商。獨步寂寥歸去睡，月華冷淡高堂。覺來猶惜有餘香，有心歸洛浦，無計夢襄王。（旦云）這個秀才好無禮也，襄王雲雨之事比我。（唱）撞入這道院中，錯認做蓬萊境，受松風十里多清。

【鵲踏枝】見了俺衆娉婷，貌輕盈。我無那洛浦容顔，他無宋玉才能。便指望巫娥女來臨夢境，誤了你楚襄王一世前程。

（云）道清，將紙筆來，也回他兩句，打發他去了罷。（旦寫，付王安將去科）（淨送至，孤接念）原來是一首《楊柳枝》詞。詞云：襄王夢裏雨雲期，兩心知。子高（二）無意戀瓊姬，漫心癡。吾心恰似絮沾泥，不狂飛。任把楊枝作柳枝，枉挨屍。（云）好個聰明姐姐，想殺我也。

就今日不睡也罷，直和他做到天明。我再寫一首詞送與他。（淨接柬遞與旦科）（旦念云）碧玉冠簪金縷衣，雪如肌。從今休去說西施，怎如伊。杏臉桃腮不傅粉，貌相宜。好對眉兒共眼兒，覷人遲。（唱）

【寄生草】你道我碧玉冠霞光燦，金縷衣雲霧輕。你說咱雪肌花貌常清淨，桃腮杏臉行端正，月眉星眼天然性。誦的是黃庭道德蕊珠經，怎比那嘲風咏月淫詞令。

（云）我再寫一柬。門公，你將與那秀才，打發他就去門房裏打個草鋪，教他睡了罷，再不要來也，觀主知道不好。（旦寫柬與淨科）（淨送與孤，念云）清淨堂前不捲簾，景幽然。閒花野草漫連天，莫胡言。獨坐洞房誰是伴，一爐煙。閒來窗下理冰絃，小神仙。（孤云）門公，你與我上復陳妙常，教他記着『清淨堂前不捲簾』七個字。我暫宿一宵，明日早行了。（孤、淨俱下）（旦唱）

【幺篇】這其間銀河瀉，玉露澄。則俺那六銖衣風透鮫綃冷，七星冠日轉芙蓉影，八答〔三〕鞋露濕凌波映。我向那蒲團上且下死工夫，秀才也你去那草窩中權害一夜相思病。

（云）道清，移過坐兒來，我玩月者。（道清云）師父，這月色是甚麼物？有時圓，有時缺，有時明，有時黑，是如何說？（旦云）你聽我說。（唱）

【後庭花】他是個六丁中太乙精，它是個五行內金水英。照耀着山河象，消磨盡今古

情。搗藥的兔長生，爲甚麽循環不定？初一二不見形，初三四方見影，初七八弦上平，十五光滿盈，十六七陰魄生，二十二三二半傾，二十八九無了半星。

【青哥兒】呀，一月一個晦明剋應，一月一個長落虧盈。萬古千秋不世情。也不分金屋銀屏，草舍茅亭，孤苦門楹歡家庭。遮莫是長江大海與溝坑，都一般清光瑩。

（道清云）師父，三更了也，誤了功課，收拾房裏去了罷。（旦唱）

【賺煞】殿角斗梢横，簾内燈光映。爇盡龍涎鳳餅，紙帳梅花夢不成。近中庭，夜氣凄清，銀燭秋光冷畫屏。煉真元氣形，謝黄婆媒聘。身中自有一陽生。（同下）

校記

〔一〕『子高』原作『子羔』，誤。王子高夢遊芙蓉城，是宋元通俗文學中常見的典故。徑改。

〔二〕『八答』原作『八踏』，徑改。八答鞋，指有八個紐結的鞋，亦見元劇《黑旋風》、《硃砂擔》等。

第二折

（旦引道清上，云）自昨夜見那書生詞，好放心不下。道清，你與我叫門公來，我問他。（道清叫云）門公何在？師父叫你哩。（淨上）（見科）（旦云）夜來那個人，實是那裏來的？（淨云）

他說是做官的，此處經過，來此閒玩。因見師父在涼棚下彈琴，聽了一會，他問我那彈琴的姑姑，是何處人氏，幾歲在此出家，這等聰明。我對他說師父的貫址來歷，他就說是師父的親戚，寫了一個柬兒送與你，你又回了他一柬，因此上兩次三番，做了個不了。師父說怕觀主知道，着他〔二〕門房裏歇去，他說道上復陳妙常，教他記着『清淨堂前不捲簾』七個字。次日早行了，再沒甚話說。（旦云）既如此，你看門去罷。（淨下）（旦云）道清，我昨夜被那個聽琴的秀才，做那詩詞來戲我，我初然不以爲事，後來想過來，惱的我半夜睡不着，今日意思恍惚，如有所失。看他詞句才調，是一個聰明特達的人，但不知他容貌如何？臨去時又交教我記着『清淨堂前不捲簾』七個字，料想他必然有個好意思在我身上。自恨我一時無見識，不曾請他喫杯茶。未知何日再得會也。（唱）

【正宮・端正好】本是個冰雪女真堂，錯認做風月天台洞。又不曾約佳期在月下桑中，他將那情詞數闋相譏諷，引的我一點芳心動。

【滾繡毬】昨夜個理瑤琴曲未終，爇龍涎香正融。則聽的畫樓間有人吟咏，我只索按冰絃急喚門公。他說道咱家俗眷中，音信通。他〔三〕將那一緘書往來傳送，獎芳姿任意過從。花箋瀲灩書金縷，又不曾綵袖殷勤捧玉鍾，有甚麼情濃。

（道清云）師父，昨日留下那先生敘敘也罷來。（旦唱）

【倘秀才】昨夜個愁沒亂更長漏永，今日個神恍惚心勞意冗。幾時得山屐相逢滿徑踪。

空留下千古恨，遥望一江風，都做了連天的浪湧。

（道清云）師父且牢守規戒，不宜如此。（旦唱）

【滚繡毬】想當初守清規習祖風，煉真茅養正宗。咱去那有用用中行用，向無功功裏施功。疏散的體態慵，折倒的鬢髮蓬。煉真元固求鉛汞，望長生啖柏餐松。往常時身無綵鳳雙飛翼，今日個心有靈犀一點通。憔悴了嬌容。

（道清云）師父，你不會面會那生，怎生便這等留心也？（旦唱）

【倘秀才】都只爲不識面清詞一封，倒惹的凝望眼相思萬種。仙境那能得再逢。滿懷心腹事，盡在不言中。到做了色即是空。

（云）道清，你關上這門，我且回經堂中去者。（同下）（卜扮觀主上開）老身女真觀觀主潘法誠是也。自幼十三歲，來這女真觀出家，經今五十餘年。惟以清規律己，守道脩真，因此上衆姑姑尊我師長。每日家上殿，領衆焚脩，祝延聖壽，演誦經文。觀中徒弟二十餘人，這一個小女僮沈道寧，小心謹慎，早晚與我做伴兒。道寧，你與我説與門公王安，這觀中一應閒雜人等，不許放入，但有人來往，都要報的我知道。（道寧云）理會的了。（外引琴僮上開）小生姓潘，名必正，本貫和州溧陽人也。平生以儒爲業，螢窗苦志，雪案勞心，學成滿腹文章。爭奈時乖運蹇，舊歲大開南省，小生應舉京師，不料染病，誤了科場。一向遊學，羞歸故里。我有一個親姑娘，在這通江橋下女真觀出家。俺那姑娘，是個有綱紀的人。今日特來探望他一遭，

就依棲着他，溫習半載，以待來年下科赴試，有何不可。行說着話，又早來到也。不知姑娘在否。琴僮，你問那門公。（琴僮云）門公，觀主在家麽？官人來訪。（淨見外科）（外云）你去報知觀主，說有姪兒潘必正，特來拜望。（淨報云）師父，外邊有你姪兒潘必正來拜望哩。（卜云）快請他進來。（外見卜云）姑娘，受您孩兒兩拜。（卜云）孩兒，長偌大了，你怎生許多年不來看我？（外云）上告姑娘，恕姪兒之罪。姪兒自拜別姑娘之後，一向習學舉業。舊歲科場，不料染病京師，誤了進場，因此上羞歸故里，遊學四方。想念姑娘，久失問安，特來拜望，勿以怠慢見責。（卜云）我今日見侄兒這等俊秀，喜不自勝。想你父親往日做官，積下陰隲，你可上緊攻書，不要墮落了你先人的志氣。你坐着，我叫徒弟來拜你。沈道寧，你來拜了您哥哥，一壁廂安排些酒來，與你哥哥接風。門公王安，快收拾了西邊方丈，與你哥哥安頓行李。孩兒，我這裏則是個出家清淨去處，無可口的飲食管待，你若不棄嫌，就此讀些詩書，以待來年應舉，可不好也。（外云）多蒙姑娘雅意，他日倘得寸進，必當厚報。（卜指琴僮云）這小的將着這一張古琴，想必你會彈。（外云）孩兒頗曉一二曲。（卜云）我這觀裏，有個徒弟陳妙常，也能操幾曲，又通詩詞，着沈道寧叫來，彈一曲你聽。（道寧云）陳妙常，師父請你哩！（旦上云）小道陳妙常，適聞師父呼喚，須索見者。（做見科）（卜云）這個是我姪兒，數年不見，今日特來望我。因見他帶着這古琴，請你來與他一會。妙常，你年紀小似他，你先拜他爲兄。（旦外相見科）（卜云）將酒來，妙常替哥哥奉一杯。（旦云）理會的。（遞酒科）（飲科）（旦云）道寧，擡過桌兒來，焚上香，請哥哥先彈一曲，與我聽者。（外云）小生久在困

中，功名不遂，久矣不彈，指法荒疏，但恐污耳，望勿見笑。請師兄先彈。（旦云）願聞雅操，請發柔指，何勞太謙。（外彈科）（彈畢）（卜云）陳妙常，你也彈一曲。（旦云）先生江海之學，小道是井底之蛙，焉敢於班門弄斧。（卜云）你也少謙，出家人操的不好，也罷了。（旦彈科）（淨云）這先生彈一會，陳師父彈一會，幾時是了，站的我腿脛骨疼。老師父請回方丈，先生也辛苦了，也去歇一歇，大家散罷。（卜云）也說的是。姪兒，你歇去罷。（並下）（旦復上云）好是怪哉也，事〔三〕有可疑。前日平白地走將一個過路官人來，臨晚與我吟詩作賦，兩回三次，引的心中百沒是處的。悔當初不曾見他一面。昨日又是個師父的姪兒，請我出來，與他拜爲兄妹，彼各彈了一曲琴。我見他眉清目秀，動靜語默，是個非常的人，莫不有些蹺蹊？道清，我今年喜事動了，我還俗了，嫁了這秀才罷。正是無心理經懺，有意害相思。（外上云）小生來望姑娘，不想到此遇見陳妙常，這段好姻緣，真所謂『絶代有佳人，幽居在空谷』。看了這女子言詞動靜，誠所謂淑女可以配君子。天那，潘必正若得此女子爲妻呵，方稱了平生之願。今日去探望他一遭去來。（外做到科，云）無人通報，我嗽上一聲。（道清看，云）那秀才來了。（旦出迎云）唬的我來，原來是哥哥，哥哥請坐。（外云）小子夜來輕薄，琴調不正，有污清耳，望勿見笑。（旦云）哥哥返說污耳。小道孤陋寡聞，疏慵愚鈍，哥哥不棄下顧，見教爲幸。（外云）小生遊覽江湖，未嘗見師兄這等聰明人物。正是『自然富貴出天姿，不待金盤薦華屋。』借紙筆來，略有小詞，不足爲贈。（做寫科）（旦接念云）詞寄《楊柳枝》：傍觀仙子過茅屋，驚人目。星冠珠履逍遥服，能妝束。弄玉儀容瓊姬態，傾人國。雅淡全無半

點俗，荆山玉。謝哥哥珠玉之才。小道方外鄙人，何以克當。小妹也有一首小詞獻醜。（做寫科）（外接念云）《青玉案》：茅屋藏身隨所寓，冷淡清虛。正是脩真處，默誦黄庭香一柱。四時節序不關心，自有逍遥趣。重門盡日無人過，只有營巢燕來去。放入雙雙梁上住，簾幕空懸貯。（外云）師兄才調敏捷，學生何敢望回。古人文君蔡琰，猶且不及。學生願得聽教。正是『共君一席話，勝讀十年書。』小生且告退，再來拜望。（旦云）先生不棄，閒來告茶。（外〔四〕辭下）（旦云）道清，這個秀才深有眷戀之心，我一定嫁了他罷。（唱）

【呆骨朶】莫不是黄婆勾引的婚姻動，莫不是紅鸞和天喜相衝？我是個山野疏慵，怎配得文章鉅公？若能够春宵抵萬金，不枉了夜月琴三弄。也是我淒涼小運終，多管是風流大限通。

（外〔五〕上云）我纔别了陳妙常，回到館舍中，好生悶倦。且將這琴彈一曲，以寄情興者。（做彈科）（旦云）這秀才彈的是《鳳求凰》。道清，今夜教我怎生睡的着也。（唱）

【叨叨令】莫不是劉晨誤入天台洞，多應是雍伯曾把瓊瑶種，裴航相約雲英共，蕭郎同跨緱山鳳。兀的不想殺人也麽哥，想殺人也麽哥，則被那漢相如暗挑的琴心動。

（云）昨夜聽的那秀才彈那《鳳求凰》之曲，引的我一夜春心無奈。道清，將紙筆來，我寫一首詞，以寓悶懷。（做寫科）（念云）《西江月》：松舍清燈閃閃，雲堂鐘鼓沈沈。黄昏獨自展孤衾，未睡先愁不穩。一念静中思動，遍身慾火難禁。強將津液嚥凡心，爭奈凡心轉甚。（云）

道清，將這詞兒壓在硯匣底下。（道清放科）（沈道寧上云）小道沈道寧是也。奉觀主師父法旨，着我請陳妙常，來到這裏。無人報復，我自過去。（做見云）師父稽首。潘老師父請師兄說話。（旦俱下）（外上云）小生夜來去望陳妙常，蒙他作詞一首，付與小生。深有過愛相招之意。我今日再去望他，看他有甚麽話說。（做行到科，云）道清，你師父何往？（道清云）適間潘老師父請去說話，不久便來也。請坐告茶。（外云）不勞不勞。（外在硯匣底見詞念了）（藏入袖云）我也就紙筆作一《西江月》。（寫科，云）玉貌何須傅粉，仙花豈類凡花。終朝只去煉黃芽，不顧星前月下。冠上星簪北斗，杖頭經掛南華。未知何日到仙家，會許綵鸞同跨。（旦上云）適間潘老師父叫去，說話回來，不想哥哥在此，有失迎迓，勿罪勿罪。道清看茶來。（做見詞念科）（怒云）先生，我師父因你是姪兒，念斯文分上，留你在此讀書，着我與你敘兄妹之禮，豈知你這等無狀，寫這等淫詞調戲我。誰會許你綵鸞同跨來？（外云）師兄〔六〕請息怒。你若不先有心嘲我，我豈敢如此。（旦云）我那裏嘲你來？（外出詞云）這『強將津液嚥凡心』，是誰做的？我拿去姑娘前出首去。（旦慌陪笑云）哥哥，我哄你哩。（外云）我也唬你哩。（旦云）既先生不棄陋拙，略備蔬酌，今夜成其伉儷。（外跪云）師兄肯如此過愛，小生當犬馬之報。（旦云）非是我荒淫犯戒，因見先生外貌謙恭，內才樸實，表裏相稱。況又是師父的姪兒，因此成就這段姻緣。道清，你快收拾花燭酒果，天色將晚也。（外云）日色已沉，林光漸暝，點燈者。（旦唱）

【脫布衫】轉銀籌漏滴銅龍，靄雕盤香裊金蟲。燃絳蠟光搖蟐蝀，照紗窗月華澄瑩。

【小梁州】春滿蘭房喜氣濃，簾幕重重。幾回魂夢與君同，誰想今宵共。咫尺到巫峰。

（外、旦交杯科）（旦唱）

【幺篇】輕憐痛惜嬌摶弄，結同心誓飲金鍾。志已從，情偏重。隻鑾孤鳳，天與配雌雄。

（外云）夜深了，咱就枕罷。（旦云）非是妾荒淫，因見先生才貌非凡，日後必有榮顯，以此違了三寶，犯了清規，破了十戒，將千金之軀，付與先生。只恐足下久後負了我。（外云）師兄有如此般恩愛，日後潘必正，但忘了師兄之恩，永墜阿鼻地獄。（外看手帕科）（旦唱）

【醉太平】羞占着粉容，半掩着酥胸。香羅手帕點猩紅，嬌怯怯的怕恐。耨聲俏俏蛾眉縱，弓鞋窄窄纖腰送。元精耿耿貫當中，儘今生愛寵。

【三煞】從今後巫娥不作遊仙夢，準備着蕭史同登玉女峰。我是個嫩蕊嬌花，不比那殘花敗柳。將咱蘭蕙芳心，休看做桃李春風。污平生冰清玉潔，儘今宵搓粉摶朱。恐明朝怨紫啼紅，山盟海誓，彼各在心胸。

【二煞】今宵個鮫綃被底鴛鴦共，煞強如烏鵲橋邊夫婦通。休題那拜月瞻星，踏罡步斗。陽火陰符，暮鼓晨鐘。似這嬌鶯乳燕，倒鳳顛鸞，索強如伏虎降龍。一任的梅花

紙帳，翻騰做褥隱繡芙蓉。

【煞尾】從今後知其白，守其黑，五千道德無心誦。準備着朝行雲，暮行雨，十二巫峰有路通。服氣餐霞總是空，導引勞形枉費功。坎離交馳火不烘，卯酉分差水不烹。龜吐醍醐味正濃，鳳飲刀圭樂未窮。想當日玄默今無守靜功，總與金丹不是同。則今日真水真鉛結真汞，真鼎真爐遇真種。（外、旦俱下）

校記

〔一〕『着他』原作『着你』，據前折旦白改。　〔二〕『他將那一緘書』，『他』下原衍『那』字，據文意删。

〔三〕『事』原作『是』，從王校改。　〔四〕『外』原作『生』，從王校改。　〔五〕『外』原作『末』，從王校改。　〔六〕『師兄』，王校誤作『師父』，仍從原本。

第三折

（外同旦上）（旦云）先生，想我與你成其夫婦，不覺半載餘矣。奈我身懷六甲，身體蠢笨，看看出懷，倘有外人知覺，怎生是好？老師父又是個嚴切急性的人，咱如何受的他氣？不如你且離了這裏，上京應舉去，等我慢慢處置。（外云）小生春闈側近，正欲去長安就試，只因師兄

有此〔二〕喜事，小生放心不下，故此淹留。倘姑娘知覺見責，小生在此，終有骨肉之情，不肯凌辱，若就肯主張，成了姻緣，十分之好。再待三年科舉，未爲晚矣。師兄且自寬心保重，調護貴體。（旦云）先生，只是俺出家人，幹這等事，不甚好看。一會家思想起來，好是愁悶人也呵。（唱）

【商調・集賢賓】春愁滿懷何處着，歡娛罷轉心焦。道可道憑誰可道？學難學對衆難學。我將那玄牝之門，到三更離坎相交。近來自知學問飽，每日價把嬰兒摟抱。何時分子母，甚日脫胎胞。

（外云）何不告謝天地衆神，許些願心，保護你身輕體健也好。我見師兄這些時，真個氣粗身笨了些。（旦唱）

【逍遥樂】我暗暗將老君禱告，只願的子結金蓮，長生不老。散澹逍遥，舞蹁躚邂逅麻袍。緊繫定腰間紫綵絛，任從他腹大胸高。不能够騰雲駕霧，服氣冲霄，跨鳳騎鶴。

（外云）我與你前生有緣，今世得成姻眷，非同小可也，不必怨悔。（旦唱）

【醋葫蘆】這些時轉河車氣不調，步虛聲不甚巧。半年來信斷海門潮，春酥暗添惟自覺。幾曾敢街前行跳，腆着脯只恐怕外人囂。

（外云）師兄，今早姑娘使人來請喫晚飯，只恐來遲，望勿見責。（旦云）先生是必早些來，不

要似前日來的晚了，着我等候。（唱）

【幺篇】幾番價經堂中來的較早，手支頤簾下托，直等的剔團欒明月上花梢。入門來畫堂春自好，緊緊的將咱倚靠，那溫存那顧惜那些劬勞。

（外云）小生暫別師兄，休得懸念。（下）（旦云）道清，你哥哥今夜老師父請喫飯，一定來遲，你與我泡下苦茶等他，只怕酒醉了。（道清云）師父，如今已是夜深了，則怕他不來了。（旦云）道清，你聽四更動了，將次撞鐘，他已是不來了。你將紙筆來，我寫一首詞，你明日早送與他看。詞寄《楊柳枝》：昨宵腸斷黃昏約，人寂寞。洞房獨對燈花落，無歸着。紗窗幾陣東風惡，羅衣薄。今宵何事青鸞邈，肌如削。（道清接簡〔三〕云）理會的。（俱下）（道清上云）昨日晚間奉師父命，送這柬帖與潘秀才。來到這書房門首，不免進去叫一聲。先生先生。（外上）（見科）（道清云）俺師父着我送這柬帖與先生。（外接念科，云）這小生夜來貪杯失約，師兄怪的是。道清少待片時，我寫一回柬謝罪，詞寄《楊柳枝》：尊姑久矣情疏闊，呼酬酢。留連杯酒燈前酌，身如縛。歸來殘月窺窗角，星初落。幾回欲把朱扉啄，人知覺。（做遞與道清科，云）上覆師兄，今夜自當謝罪。（道清下）（外云）天色還早哩，我街上散心一會去。琴僮好生看家則個。（下上云）小道潘法誠，見爲女真觀主。我這觀中二十餘人，止有陳妙常聰明伶俐，詩詞歌賦，琴棋書畫，無所不能。這些時我見他乳大胸高，不似那女子形容。這觀中又無閒人往來，止有我姪兒潘必正，在此讀書，半載餘矣。我夜來叫他喫晚飯，因說科場在

邇，可早早收拾去。他全不說起身之事，我心中有些猜疑。今早我上殿回來，又見張道清從他書房出來，不知有甚麽事，我只裝不知。我去書房中看看姪兒，試看他怎麽說。（做行到云）琴僮，你哥哥那去了？（琴僮云）俺哥哥心上悶倦，上街閒行去了。（卜於桌上見柬）（念云）詞寄《楊柳枝》：昨宵腸斷黃昏約，人寂寞。洞房獨對燈花落，無歸着。紗窗幾陣東風惡，羅衣薄。今宵何事青鸞邈，肌如削。呀！這是陳妙常親筆寫的，只因昨夜一宵不到，有許多話說。看起來這事也不止一日了。沈道寧，你與我叫陳妙常來。（道寧叫云）陳妙常，師父叫你哩！（旦內應云）上復師父，我這兩日有些不好，去不的。（道寧云）師父，陳妙常有病，來不的。（卜〔三〕怒云）叫門公王安來，我問他。（道寧叫科）（淨上）（見云）老師父叫王安有何事？（卜云）我見陳妙常這些時面色改變，乳大胸高，這觀中有甚麽人來往？（淨云）蒙老師父法旨，這觀中一應閒雜人等，不敢擅入。我小人又年紀大不濟事。（卜云）敢有我姪兒潘必正？（淨云）鄰家不見了雞，都在我肚裏。我去叫他來，一頓打，怕他不認。（淨叫科，云）陳妙常，老師父要下手你哩，快來快來，仔細仔細。（旦上）（見云）師父稽首，叫我有何法旨？（卜云）我兩次三番叫你，如何不來？（旦云）我身子有些不好，睡着來。（卜云）敢是害哩？（旦云）害甚麽？（卜云）害娃娃哩。我見你這些時乳大胸高，你敢有些不巧的勾當，有甚麽人往來？你快說！（旦唱）

【梧葉兒】每日價參玄妙，無甚麽閒事擾。（卜云）無閒事，你那門半夜價不關，做甚麽來？

（旦唱）將門户緊關着，悶把瑶琴操。閒將經卷學，又没個外人瞧。師父哎，您徒弟怎肯把清規壞了。

（卜云）你這些時怎麽把模樣改變了？（旦唱）

【醋葫蘆】我身軀兒瘦似柴，面皮兒黄似瓢，喘吁吁回不過小蠻腰。諸般飲食怕待要嚼，看看羸弱，若非中滿恐成癆。

（卜罵云）癆，甚麽癆？是色癆酒癆？沈道寧，與我將他〔四〕腰解開看，若乳大便是胎，乳小便是癆。（道寧上前）（旦不容科）（卜云）王安，拿繩子來捆了！你好好的對我實説，與甚麽人往來便罷，若不説，我直打死你這個賤人！（旦云）天呵，羞死我也！休打我，我説了罷。是你姪兒潘必正來。（卜云）他是個讀書的秀才，你是個出家的人，怎生便惹上他？便大膽，他做這等勾當？你從頭招説。（旦唱）

【幺篇】自從那初相見那一朝，我見他逞風流模樣標。怎禁他鳳求凰良夜把琴調，咏月嘲風詩句挑。引的人神魂顛倒，因此上兩情恩愛漆投膠。

（卜云）我昨夜叫他喫些晚飯，他連連告辭起身，我苦留住他。你今日清早，可寫了一個詞兒與他，引的他晝夜無心攻書，街上走去了。你倒説他咏月嘲風，詩句挑你。這不是你寫的柬兒？你看。（旦唱）

【幺篇】每夜價等雲堂法鼓敲，聽鐘聲響殿角。捲珠簾推把夜香燒，直等的露冷風寒

人靜悄。昨宵不到，特書小柬敬相邀。

（卜云）你這賤人，他只一夜不來，就有許多話說。你是個脩行辦道的人，守清貧纔好。你一夜也守不的，你出甚麽家？你當初只嫁人也罷了。（旦云）情是人間何物，慾心一動，禁持不住。我有做的一篇詞，訴與師父聽：寂寂雲堂斗帳閒，爐香消盡爇沉煙。烘卻布衾圖睡暖，轉生寒。霏霏細雨穿窗濕，颯颯西風透枕珊。此際道心禁不得，故思凡。（卜云）你父母十歲上捨你出家脩行，今有二十三歲了，這裏許多人出家，偏你禁不的，故思凡？（旦唱）

【幺篇】怎當他雪紛紛窗外飄，風颼颼林下掃，砧聲兒纔住雁聲嘹，雨淋鈴響當當檐外鐸，幾般兒終年家聒噪。你便是鐵石人對此也難熬。

（卜云）你就實說，你兩個偷期多少時了？（旦唱）

【幺篇】自中秋玩蟾光夜睡的遲，到清明惜花心春起的早。過了些擔驚受怕雨雲宵，架〔五〕上金鷄剛報曉，猝〔六〕然驚覺，並香肩携手下庭皐。

（卜屈指數科，云）八月中秋，到今清明之時，已是八個月了。我看你這身孕，那裏發落？我觀中清淨的法門，許你生男生女，那裏尋穩婆去？（旦唱）

【幺篇】我請幾個老師兄廝守着生，衆高徒來抱腰。哎，你個親姑娘合與俺做三朝，待孩兒滿月將他頭剃了，請師父合家歡樂。我拚着兩糖三果大烹鳧。

（卜云）你倒說的好也。我這觀裏，與你生兒長女，做三朝滿月，兩糖三果做筵席？（淨云）

我與你請和寧院裏香兒來彈唱，他也是還俗的尼姑。就叫幾個末尼來，做個尼姑還俗的雜劇，也帶携我喫些酒，不枉了替你看門子。（旦唱）

【幺篇】既不沙呵暫將庵觀離，且將那經卷抛。效文君司馬過仙橋，你權做個撮合山主親的月下老。俺兩個銜環之報，成就了碧桃花下鳳鸞交。

（卜云）好好，你與潘必正，走去他鄉外府去了，你家裏問我要人，我那裏尋你去？我只送你到建康府，當官叫你父母領去，大家散火，我這觀中卻不乾淨。（旦唱）

【後庭花】哎，你個歹姑娘心性惡，將他那賢姪兒看待的喬。他母親與你是親嫂，他先尊與你共一胞，暢好是忒情薄。可憐見諸人哀告，衆街防跪膝着，撲簌簌雨淚抛。他飄零身無歸落，倚門親年紀老，受螢窗書案勞，望鵬程釣巨鰲，權寧這一遭。百般的不肯饒，越哀告，越着惱。

【青哥兒】呀，有一日將龍門龍門飛躍，那時節虎榜虎榜上名標。象簡烏靴錦繡袍，得了一品二職官僚，三檐四馬乘着，五府六部權豪，七元八愷功勞，九年十載陞擢。那時節加着官，進着禄，封着妻，廕着子，軒軒昂昂氣揚揚束帶立於朝。師父哎，將你那恩情報。

（外上云）姑娘，暫息雷霆之怒，聽學生告禀。這事不干師兄事，自那日姑娘請師兄，與小生拜爲兄妹，彼各彈了一曲琴。我見他眉清目秀，動静幽雅，引動了學生的心，因此上不告而

娶，私自與他成其伉儷。一來學生無妻室，二來又是個無家室的女子，望姑娘篤念骨肉之親，將我二人成其夫婦，就做了主親，成了此事，豈不美乎？免去經官動府，玷辱山門，有辱姑娘清規。（卜怒云）賊醜生！枉着你讀幾行書，怎生這般没志氣？卻不道『書中有女顏如玉』，如何戀這等臭肉？他父母捨他在此出家，不會着我把他改嫁與姪兒做媳婦，他家倘去府中告狀，我那裏尋他去？我這觀中，二十餘個姑姑，都似他要嫁人，我都與他尋個漢子，我也不是個觀主，我倒是個媒婆，我今後怎生鉗束下人？（淨云）我與師父尋個天妃宮老道士罷，我老小人那裏發落，我面上饒了他罷。（旦唱）

【醋葫蘆】他睜着眼不順情，咬着牙不放腳。誰知道喫齋人笑裏暗藏刀，將咱二人口詞實串了招。若到官司中陳告，羞答答怎過北門橋。

（卜云）門公，將陳妙常氅衣道冠都收起，玷辱我這道門。（淨做脱衣科）（旦唱）

【掛金索】脱了我的鶴氅雲巾，我將那不救苦的天尊來叫。摘了我的鳳髻星冠，恰便似不自在觀音貌。穿着這納襖油裙，將我做不謹慎的婆娘笑。看了我這垢面蓬頭，惹的些不曉事的兒僮鬧。

（卜云）王安將繩子來，把他兩個都縛着，送去建康府，當官發落他，各自歸宗去。（旦唱）

【醋葫蘆】也不索白麻繩項上縛，也不索黄桑棒身上拷。到官司自認了犯奸條，願大人可憐見將完娶了。前程難料，師父也，你這個主家不正罪難逃。

（卜云）你兩個一條繩拴着，你羞不羞？好秀才，好道姑，惶恐不惶恐？（旦唱）

【浪裏來煞】我如今夫婦雙脩，抵多少共乘鸞飛入緱山廟。我當初尋火棗，遇仙桃，隱身在蓬萊三島。得手便玄關一竅，煞強如將心猿意馬拴牢。（卜領旦、外一行人同下）〔七〕

校記

〔一〕『此』，王校誤作『些』，仍從原本。

〔二〕『簡』原作『箇』，從王校改。

〔三〕『卜』原無，從王校補。

〔四〕『他』原作『主』，從王校改。

〔五〕『架』，王校誤作『街』，仍從原本。

〔六〕『猝』原作『撮』，從王校改。

〔七〕『（卜領旦、外一行人同下）』原無，從王校補。

第四折

（卜領旦、外一行人上）（旦唱）

【雙調·新水令】我誓今生不入禁城門，打開了死生關了生死命。脩持真道本，誰想業障又纏身。本是個林下的閒人，幾時得半仙分。

【駐馬聽】看了這碧蘚粼粼，雨洗殘碑五代文。青山隱隱，煙迷荒草六朝墳。世間爭

說古時秦，山中豈料今爲晉。宋梁陳，英雄一去繁華盡。

【喬牌兒】我想那臨春閣望禍門，玉樹曲送亡的音韻。隔江聽唱猶遺恨，只與那漁樵家作話哂。

（外云）師兄，都是我玷辱你。我一日崢嶸發達時節，怎敢忘了今日的辛苦？（旦唱）

【雁兒落】恨多情過一春，春一過情多恨。悶無心我負人，人負我心無悶。真成假，假成真。恩生害，害生恩。人幾有清閒論，論清閒有幾人。辛勤，貧不富時交運；勤辛，運交時富不貧。（下）

（孤上云）『爾俸爾祿，民膏民脂。下民易虐，上天難欺。』小官姓張名孝祥，字安國。道號于湖居士。和州溧陽縣人也。先任長沙太守，蒙朝廷旌異，改除金陵建康府府尹。古人云：『法（二）正天心順，官清民自安。』到任已來，並無差科攪擾良民，民安物阜，各縣豐稔，安家樂業，人民富庶。並無詞訟，以此清閒。大開着府門，無一個告狀的人來。左右掛起告牌，但有告狀的，着他進來。（卒子云）理會的。（做叫科）掛起這告牌，但是一應人等，都來陳告。（卜領一行上云）來到這府門前。皂隸大哥，通報一聲，道有告狀的來見官。（卒子入報云）禀的老爹知道，外面有個老姑，拴着一個秀才，一個小道姑，來告狀。（孤云）着他進來。（卒子云）告狀人進去。（衆進走科）（旦唱）

【水仙子】我低頭曲脊入公門，抵多少懺罪禳災告北辰。恰便似踏罡步斗，難趨見□

神州新大尹，他便是九幽拔罪天尊。則爲静〔三〕功不淨，可憐見身中有娠〔三〕。願大人仁者安人。

（衆一行跪科）（孤云）那老道姑告甚麽事？（卜云）貧道乃通江橋女真觀觀主潘法誠是也。今有本觀道姑陳妙常，與這個小秀才通奸往來，玷辱法門清規。（孤云）那秀才那裏人氏，與這女姑通奸？（外云）小生溧陽縣人氏。因舊歲赴京科舉，染病京師，誤了科場，羞歸故里，特來依棲着姑娘潘法誠，留我在本觀讀書。俺姑娘着陳妙常出來，拜我爲兄。日往月來，遂成夫婦。此是實情，望大人可憐見，看斯文的面上，乞賜寬恕。（孤云）潘法誠，他是你親姪兒，你只合送他去别處居住，不合留在觀中，一處相會，嘲風咏月。使怨女曠夫，眉來眼去。人非草木，觸目動情，淫心一舉，安能寂寞？這是你主家不正，你們都有罪。你可兩頭尋他父母來，兩相情願，配合成婚，一來免的出醜，二來不失了骨肉之情，三來省這場官司，可不美哉？（卜云）告的老爹知道，此事只憑老爹施行。（孤云）陳妙常，你是那裏人氏？（旦唱）

【折桂令】我是建康城有籍良民，爲雙親兒女難存，恰十歲父母離身。徑入青山，相依緑水，跳出紅塵。名妙常俗家姓陳，昇平橋發賣頭巾。告大人，願改嫁良民。去秋闈誤了鵬程，待春闈難跳龍門。

（孤云）陳妙常，你記的那『清淨堂前不捲簾，閒來棚下理冰絃，小神仙？』你今日卻是小神仙了。（淨做認科，云）呀呀呀，這老官我認的你了，你記的一個草鋪與你通腳睡了一夜，第

二日五更裏悄悄的去了。你好極也，你當初央及我，我倒作成你做娘子，也罷了。（旦唱）

【沽美酒】當夜個月初圓，秋色分，雲散綺，露花勻。玄晏先生夜扣門，他道是與咱舊親，又未知主何因。

【太平令】他將那簡帖兒傳消寄信，詞章兒撥雨撩雲。兩三次聯詩押韻，引的我常懷憂悶。我呵，心兒裏暗忖，未准，卻元來是君。今日個見面有故人情分。

（孤云）你兩人都該杖八十罪。（外云）望大人可憐見，方便學生。（孤云）潘法誠，你這個徒弟，也不是出家的人，倒與你姪兒完娶了罷。（卜云）若如此，老父斷判十分好。老身無知，當初只怕他領在別處去了，陳妙常家問我要人，連累着我。今日既蒙完娶，您二人過來，拜謝老爹者。（外、旦拜科）（淨云）老官，當初你早寄個信來，我把陳妙常只作成嫁你，卻不好？（旦唱）

【川撥棹】當初自別了君，魚不知雁不聞。空着我目斷行雲，路阻風塵。怎得漁郎來問津，意懸懸未得申。

（孤云）後來幾時遇着潘秀才？（旦唱）

【七弟兄】後因、幾旬，又逢了新，我見他溫柔典雅龐兒俊，憐香惜玉意兒勤，因此上委身失節心兒順。

【梅花酒】也是願允自配了新婚，暗結佳姻。法鼓三鼕斟合巹，道香一炷接冰人。今

日是窘，我怎肯朝私遁，暮私奔，甘辛苦，受辛勤。他清俊，我青春，情如海，敬如賓。明人理，正人倫。

【收江南】呀，想當初脩真是假假脩真。今日個母能生子子生孫。效孟光舉案樂清貧，學那姓桓的少君，與漢鮑宣共挽鹿車輪。

（孤云）潘必正，他也是和州溧陽人，我與你同鄉共井。我今日與你完娶了這段好姻緣，你二人各做一篇詞，我看。（外云）謹遵台旨。（做寫科）（遞上科）（孤念云）羽翼將成，功名未遂。偶然撞入鴛鴦會。當初望折桂枝香，不期又作桃源媚。月下幽歡，星前伉儷。分明犯了風流罪。大開羅網選英賢，佇看鵠立丹墀內。（孤云）陳妙常，你也快寫來。（旦寫遞上科）（孤念云）相府潭潭數十重，入門馬上氣如虹。儼然端坐黃堂上，憂國憂民俯仰中。蒙下顧，謝姑容。仙禽從此脫樊籠。當初只說常清淨，羞對先生滿面紅。（孤云）潘必正做了一篇《踏莎行》，陳妙常做了一篇《鷓鴣天》，你二人正是一對。我也做一篇詞，送你二人。詞寄《鷓鴣天》：脫卻麻衣換繡裙，仙凡從此兩俱分。蛾眉再畫當時柳，蟬髻仍梳舊日雲。施玉粉，點朱唇。星冠不戴貌超羣。枕邊一任潘郎愛，再也無心戀老君。你二人近前來，我今日判斷，成此一段姻緣。我賫助你三個月俸錢。明日是個青龍黃道日期，上京取應去。你二人路上慢慢的行去者，若得了時，休忘了今日。潘法誠，你領二人回去，收拾了起身。（二行拜謝科）（旦唱）

【離亭宴帶歇指煞】我命裏有貴星主照師尼運，又沒那助夫的人才走入臨官印。一步

步青雲路穩。我將那幻生身，着繡衣，本來面，施朱粉，有烏〔四〕髮，鋪雲鬢。往常時帶星冠道骨輕，今日個整霞佩腰肢笨。不是我還俗的太狠，往日的貪嗔滅。戒五葷，定智慧，開三昧，生老病，縈方寸。無饑餐蔬食緣，有坐享堂食的分。精氣神三般爲本，報你個歸根復命有恩人。（孤云）是誰？（旦唱）是建康新大尹。

（孤云）天下喜事，無過夫婦團圓。殺羊宰馬，快做慶喜的筵席者。（同下）〔五〕

題目　俏書生暗結鴛鴦伴
　　歹姑娘分破鸞凰段

正名　陳妙常巧遇好姻緣
　　張于湖誤入女真觀

校記

〔一〕『法』原作『國』，從王校改。　〔二〕『静』，王校誤作『淨』，仍從原本。　〔三〕『娠』，王校誤作『身』，仍從原本。　〔四〕『烏』原作『爲』，從王校改。　〔五〕『快做慶喜的筵席者。（同下）』原作：『做喜慶的筵席。雜劇卷終也。文官把筆安天下，武將提刀定太平。』從王校删改。

清廉官長勘金環

劇目說明

本劇見於《脈望館抄校本古今雜劇》，爲明抄本，四折一楔子。

此劇曲白當行本色。劇中妯娌不和鬧分家、社長貪財偏心眼，以及昏官斷案、外郎主謀等情節，與同類元劇相似。對白中如稱李仲仁妻孫氏爲『李阿孫』，稱上司查案爲『刷卷』，稱巡按爲『走馬帶牌廉訪使』，亦皆元人習語。全劇無內府本常見之對明朝皇帝的頌聖諛詞。王季烈云：『曲文頗本色，饒有元人氣息，惟乏俊語耳。』

今據脈望館本移録，對個別詞語作了校訂。

楔　子

（冲末扮李仲義同淨外旦上）（李仲義云）耕牛無宿料，倉鼠有餘糧。萬事分已定，浮生空自忙。自家姓李，雙名仲義，乃汴梁人氏。我哥哥是李仲仁，嫂嫂孫氏，姪兒是福童。我渾家是

王臘梅，他是門户中人。俺嫂嫂有個兄弟是孫榮，他學成滿腹文章，未曾進取功名，則在我家中喫飯。早晚家私裏外，多虧了這個人。（外旦云）李二也，想俺那哥哥嫂嫂，怎麽這等利害？嫂嫂又不賢，我想他則做的你嫂嫂，你怎麽這等怕他？你哥哥只娶你嫂嫂來，不曾娶孫榮來，怎麽我家要養活他？則今日俺尋他些不是，就是趕了孫榮，便是我平生願足。（李仲義云）他有着凡百的不是，則看着俺哥哥的面皮，你着我怎麽趕他？（外旦云）你要趕他也不難，你喫了三鍾酒，尋一場鬧，你好歹趕了孫榮罷。（李仲義云）既是這等，我則依着你。咱去來。（同下）（李仲仁同正旦、孫榮、俠兒上）（李仲仁云）活計經營感上蒼，欣逢稔歲好時光。家私裏外俱完備，每奉青天一炷香。自家姓李，雙名仲仁，乃汴梁人氏。嫡親的五口兒家屬，渾家孫氏，孩兒福童，兄弟李仲義，他媳婦兒是王臘梅。他是個個中人，好生的不賢慧，他搬調的俺兄弟，數次的來與我爭競。這個是我的小舅子，喚做孫榮，是我渾家的親兄弟。此人學成滿腹文章，未曾進取功名，早晚家私裏外，多虧了我這舅子孫榮。我這兄弟李仲義，不知怎生，兩個眼裏，見不的我這小舅子孫榮。大嫂，他兩口兒有萬千般的不是，你則看着我的面皮，休要和他爭競，着街坊每笑話也。（正旦云）員外，想孫榮兄弟，多多的定害員外。選一個吉日良辰，着孫榮兄弟進取功名去。得一官半職，改換家門，可不好那。（孫榮云）姐姐說的是。（李仲仁云）且休言此事，看有甚麽人來。（李仲義同淨外旦上）（李仲義云）二嫂，來到門首也。我則憑着你也。（外旦云）李二，你好歹和他鬧一場。（李仲義云）二嫂，不必你分付，我知道。（同做見科）（李仲義云）哥哥嫂嫂，你兄弟支揖哩。嫂嫂怎麽不還我禮？哥哥，

俺家裏則娶嫂嫂來，這孫榮是誰，我怎麽養活他？則今日便着他出去。（李仲仁云）這個……兄弟，這孫榮他不會喫了閒飯，早晚解典庫中上文利，可也多虧了他。既然這等，舅子，你也這裏難停住，我與你些盤纏，你則今日進取功名去。（正旦云）叔叔嬸子，誰説你甚麽來？你休鬧。孫榮兄弟，你見麽，則今日好日辰，你辭別了你姐夫，你便進取功名去。（孫榮云）則今日辭別了姐姐姐夫，上朝進取功名。您兄弟凍死餓死，再也不上姐姐姐夫家門來了也。（做拜科）（李仲仁云）大嫂，多與孫榮些盤纏。（李仲義云）我少他的錢鈔？與他五百文鈔。（正旦云）休要他李家的錢物，我與你這隻金鳳釵，上面珍珠子挑牌，你倒換過做盤纏。得官不得官，勤勤的捎個書信來，着我知道。兄弟也，則被你痛殺我也！（孫榮云）姐夫，看孫榮的面上，看覷我姐姐者。（李仲仁云）舅子，你一路上小心在意。得官不得官，勤捎個書信來，着俺兩口兒知道也。（孫榮辭二旦科，云）二員外娘子，孫榮在此，多多定害。我若得官，此恩異日必當重報也。（外旦云）誰做官？孫榮他做官？桑木官柳木官，這頭躧着那頭掀，吊在河裏水判官。與他一貫，也有我五百文，不似你把併家私忒放蕩。（正旦云）嬸子，兄弟臨行，也要這等閒言賸語，做甚麽那？（唱）

【仙呂·賞花時】你道我把併家私忒放蕩，可怕不自有傍人話短長。（云）你的好，我的歹，（唱）瞞不過鄰里衆街坊。您將他小看的來滅相，他星斗焕文章。

【幺篇】兄弟也，我則理會的壯志男兒當自強，省可裏將他廝料量。你則今日赴科場，問甚

麽狀元也那襯榜。（云）兄弟也，你着志者！（唱）我則要你衣錦可兀的早還鄉。（同俠兒下）

（李仲仁云）孫榮，則要你着志者，勤勤的捎書信兒來，休着俺兩口兒憂心也。此去求官赴選場，金鑾答策獻文章。來春必遂平生志，恁時衣錦早還鄉。（下）（孫榮做出門科，云）二員外，你便是有錢的財主，我便是無錢的窮漢。你這財主，我不信你敢財主到老；小生孫榮，不信我直窮到老。小生便窮殺者波，我乃是國家白衣卿相，時間樂道甘貧。員外以何擇其貧？孟子曰：麒麟之於走獸，鳳凰之於飛鳥，泰山之於坵垤，河海之於行潦，怎肯出乎其類，拔乎其萃？我與你有似個比喻。（李仲義云）喻將何比也？（孫榮云）你似那積雪成山，難傲俺這有力之松；磨墨成池，豈染無瑕美玉；明珠交雜，豈立丹盤。你這等小見人有萬種機謀，怎出俺高人之手？我和你說出甚麽來。便好道見貧休笑富休誇，誰是常貧久富家。秋到自然山有色，春來那個樹無花。天也，兀的不窮殺孫榮也！（下）（李仲義云）二嫂，孫榮去了也，他敢有些兒怪我。（外旦云）可知哩。趕了孫榮也，無甚事，咱喫酒去來。男兒實無用，妻兒忒弄乖。趕出孫榮去，方稱我心懷。（同下）

第一折

（李仲義同淨外旦上）（李仲義云）二嫂，自從趕了孫榮，好是快樂也。（外旦云）李二也，雖

然趕了孫榮，如今這家私，有他一半，俺要些錢鈔，怎生問他支使？你依着我，尋一場鬧，分了這家私，便是我平生願足。（李仲義云）家私裏外，多虧俺哥哥，我可怎生開口？（外旦云）李二，你嫂嫂每日搬調你哥哥。怕你不信，我和你聽他去來。（李仲義云）我不信，我和你聽去來。（同下）（李仲仁同正旦上）（李仲仁云）大嫂，自從兄弟孫榮去了，音信皆無。我聽的人說，您妯娌每爲這家私爭競，可是爲何？（正旦云）李大也，你不問我也不說，你試聽，我慢慢的說一遍者。（唱）

【仙呂·點絳唇】你道是因甚爭差，則爲俺二親亡化。他道是咱獨霸，（帶云）依着我呵，（唱）休管他卧柳眠花，並無那各口爭差話。

（李仲仁云）大嫂，如今這李二，自從父母亡逝已過，他不聽我訓教，數番家挺撞我，他好生的無禮也。（正旦唱）

【混江龍】索甚麽問天買卦，俺可便從心所欲儘教他。不自然哥哥行和睦，更和這嫂嫂上謙洽。但有的家私，儘他做主，分撥的莊宅田土，儘他當家。（李仲仁云）他每日家伴着那狂朋怪友，飲酒非爲，不依公道，久後必敗了俺這家私也。（正旦唱）不自由呼幺喝六，撥萬輪千，追朋趁友，恁般風塵，他直等的踢騰了使盡俺這家私罷。咱李二不學那經紀人算計，則學那貴公子行踏。

（李仲仁云）大嫂，我多聽的人說，李二家兩口兒好生的欺負你，你怎生不和我說？（正旦云）

李大，你但不在家裏呵，（唱）

【油葫蘆】他每日在家中喬做衙，將人來欺負殺。他可便入門來誰敢道着他。（李仲仁云）你不說呵，我怎麽得知道。這廝好無禮也！（李仲義同淨外旦上）（做聽科）（外旦云）他正說俺哩。（正旦唱）是他可便兩三番帶酒將咱來打，是他便五七番不醉和伊罵。（李仲仁云）原來背後罵你，我那裏知道。（李仲義同外旦見科）（李仲義云）你說的我好也，背後原來搬調俺哥哥。（正旦云）誰說你甚麽來？（李仲仁云）你嫂嫂不曾說你甚麽。（正旦唱）我見他來忙和哄，是他可便越急發。（外旦云）李二，你不打他怎麽？（李仲義云）說的是。（正旦唱）這裏可便使不着你那臂膊粗，拳頭大。（外旦云）李二，你打他娘，有甚麽事那。（正旦唱）他那裏精唇潑口鬧喧嘩。

（李仲仁云）小男婦女，有你甚麽說處？（正旦云）嬸子，這裏是那裏？（外旦云）這是俺家裏。（正旦唱）

【天下樂】俺這裏便又不是你那尋常賣酒家。哎，你個娘也麽那，你與我便勸了他，是他可便兩三番左右難按納。弟兄每甚體面？顯的俺妯娌每甚家法？惹的他這街坊每人笑話。

（外旦云）笑了七八笑，饒了一包刀瘡藥。這媳婦兒腿上害瘡疼，俺伯伯口上貼膏藥。把家私分了罷！（李仲仁云）甚麽言語，這家私分不的！（李仲義云）分了罷。（外旦云）你不分了

等甚麼？（正旦唱）

【後庭花】今日可便誰和你閒打牙，今日可便並無人評論咱。你看你那粉遮着蒼驢臉，我見他身穿着潑兔巴。（外旦云）你不要巧言支對，分開了罷。（李仲義云）說的是，分了罷。（正旦唱）休則管裏鬧喧譁，你大古裏物擡高價，明明的便貴買下，貴買下你個花木瓜。一對腳似拍扒，山聲爪猶自差。

【青哥兒】呀，你須是爺娘爺娘生下，生下這路柳路柳牆花。覷不的他精神喬勢煞，休則管裏絮絮答答，叫喚吖吖，送定鼻凹，咬碎鑿牙。如今那滿城裏都喚你做敗壞人倫攪蛆扒，他每敢題起來誰不罵？

（外旦云）我是第一個賢慧的，誰敢罵我？分了罷，分了罷！（李仲義云）你和他說出甚麼來，我請社長去。我出的這門來，社長在家麼？（淨扮社長上云）老也老，起的遲，睡的早。硬的難餐，軟的蒸餅兒倒好。老漢是本處社長，不知甚麼人喚門，我試看者。急丟磕塔撲搔，我開開這門，渾家接了門閂。（做見科）（李仲義云）叔叔支揖。（社長云）李二，你有甚麼話說？（李仲義云）我請社長來。（社長云）請我做甚麼？（李仲義云）我要分這家私，請社長權做個主張，這家私虧了誰？（社長云）虧了李大。（李仲義云）恰濟事，你則說虧了我罷。（社長云）本虧了李大員外。（李仲義云）你則說虧了我，我軟肉薄餅，好酒爛羊頭，我便請你。（社長云）你若請我，我則說虧了你。俺去來。（社長做見科，云）喏喏喏。（李仲仁云）社長，如

今俺兄弟要分這家私，你可盡知道俺這家務事，這家私端的虧了誰？（社長云）這家私虧了李大。（李仲義云）社長，羊頭薄餅是我的。（社長云）這麽便虧了羊頭薄餅。（李仲義云）老弟子孩兒，則爲嘴！（社長云）我是個本分的人，這家私虧了李二，我則與您平平的分開。（李仲義云）社長，有五十個金子。（社長云）五十個金子，李二拿四十九個，李大拿一個。我則是個本分平心。（李仲義云）六十個銀子。（社長云）李二拿五十九個，李大拿一個。別的東西，李二拿三分，李大拿半分。我則是個心平分了也。李二可將些甚麽來我喫？（李仲義云）今日無有，我改日請你。（社長云）弟子孩兒，你許了請我，多分了家私與你，怎麽改日請我？這廝十分無禮，氣殺老漢也。我出的這門來。老漢真個無來由，許下薄餅爛羊頭。分了家私不請我，打您奶奶禿光頭。（下）（李仲仁云）家私也分另了，砌起界牆，咱各自居住，你再也休上我門來。（正旦唱）

【尾聲】你也忒壞人倫，一句句傷風化。則是個慣了性的閒驢劣馬，一腳的將人門户踏，少不的家業消乏。誰是你個潑煙花，常好是虛諂奸滑，你似那猿鎖在那空房性又要。（李仲義云）我是個公直有禮的人，我也不會差行了事。（正旦唱）你那裏會人公理法，更和他這尊卑高下。（云）李二，你若休了這婦人，我對您哥哥說了呵，（唱）那其間我與你助財禮錢，別娶一個好渾家。（同下）

（李仲義云）二嫂，分了這家私，你可歡喜了也。（外旦云）我可知歡喜哩。俺無甚事，後堂中

飲酒去來。家私分的好，酒肉喫不了。每日醺醺醉，歡樂直到老。（同下）

第二折

（李仲義同淨外旦上）（李仲義云）財物般般有，衣服件件餘。自家李仲義的便是。自從分了這家私，好是快樂也。二嫂也，早稱了平生願足也。（外旦云）李二，自從分了這家私，俺那伯娘每日燒着香兒，呪罵你哩。（李仲義云）敢無這等勾當。我和你看哥哥嫂嫂去來，若真個有這等言語呵，我自有個主意；若無這等勾當呵，我不道的饒了你哩。我和你看哥哥嫂嫂去來。（同下）（李仲仁上云）自從昆仲分居住，家門清静少愁煩。自家李仲仁是也。自從與兄弟分開了這家私，倒大來耳根清淨也。今日大嫂街坊人家請的喫筵席去了，福童孩兒上學去了，我無甚事，在這解典庫裏閒坐，看有甚麽人來。（外扮王婆婆上云）花有重開日，人無再少年。休道黃金貴，安樂最值錢。老身汴梁人氏，姓王，是王婆婆，家中過的好生艱難。我有一對金環兒，去這李員外家中，當了二十貫錢，本利該四十貫錢。老身對付了四十貫錢，可去贖我那環兒去。咱可早到也。（做見科，云）員外萬福。（李仲仁云）王婆婆，你那裏去來？（王婆婆云）員外，老身前者當了一對環兒，如今本利四十貫錢，今日將着一本一利，特來贖我那金環兒來。（李仲仁云）婆婆，別人的錢鈔，也不知饒了多少，量你這些錢鈔，打甚麽不緊？四十

貫錢，我則要你二十貫本錢，饒了你那利錢，與你做盤纏，將的這金環兒去。（做與環兒科）（王婆婆拿一雙環兒科，云）多謝了員外，我出的這門來。（李仲仁云）這婆婆丟下一隻環兒，我藏了者。（王婆婆看科，云）呀，可怎生則一隻？我貪歡喜，則拿了一隻，撇下一雙在櫃上，我回去討我那環兒去。（做見科，云）員外，我撇下一隻環兒在櫃上，將來與我。（李仲仁云）這婆婆，一雙環兒你都將去的了。（王婆婆云）休逗老身耍，你舒出這隻手來。（李仲仁舒出手科，云）沒有。（王婆婆云）你舒出那隻手來。（李仲仁又做舒手科，云）沒有。（李仲仁嚥環兒在口裏）（做慌寫文書了，死科）（王婆婆做慌科，云）員外是那愛小便宜的人，將我那一隻環兒嚥在口中，噎殺了也。不中，我還家中去。久以後這官私不起便罷，若起呵，將這隻環兒與他做個大證見。（下）（外扮倈兒上云）自家福童的便是。下學來家裏喫飯去。來到也。爹爹在解典庫裏。爹爹。俺爹爹怎生不言語？俺爹爹敢死了也！我喚俺奶奶去者。（正旦同羣旦上）（羣旦云）姐姐，俺閒口論閒話，自從分另了這家私，你倒大來耳根清淨也。（正旦云）不因姐姐問，我也不說，聽我慢慢的說一遍。（羣旦云）姐姐試說，我們試聽者。（正旦唱）

【南呂·一枝花】不因我將閒話兒題，因帶酒把家私來說。俺李大他無主張，無正事，他可也忒水性，忒隨斜。誰家個男子漢，綱紀也無些，可着個辱子分了家業。我可便兩三番，我把他勸道者。（帶云）他便道：（唱）俺這昆仲疏，皆因是您這婦女每搬調，則俺這弟兄惡，多因是您這妯娌每間別。

（云）聽的道李大有些怪我呵，（唱）

【梁州第七】可慣的那潑醜生爭頭鼓腦，可慣的那浪包婁片口張舌。我入門來多少閒枝節。（帶云）做小叔叔的便道：嫂嫂，比似這般勸俺哥哥一勸，怕做甚麼？（唱）做丈夫的把我來迎門兒羅惹。（帶云）做嬸子的走入門來，你也忒不賢慧。（唱）做嬸子的把我來劈面兒相截。一個待尋根拔樹，一個要打草來便驚蛇，所事兒做的來情絕。您精細俺做癡獃，俺、俺、俺、俺，這些時不付能寧貼。是、是、是，若是便不這般如何能夠間別？呀、呀、呀，俺今日便不分開怎的和協〔二〕？我把他覷者，看者，這家私待不到春三月，每日家尋嗑口覓枝節。縱然是絃管笙簫不斷絕，待有的多少時節。

（群旦做辭科，云）姐姐，我每送到你門首也。俺每回家去也。（正旦唱）

【牧羊關】姐姐您權休怪，小的每且略別，不相棄感承你便多謝。（云）到家裏喫了茶去波，姐姐謝相伴來。（羣旦云）俺不必喫茶，俺回去也。（下）（正旦做掠頭髮科）（唱）我掠起我這雲鬢偏斜，整理不的我身子兒便趔趄。氤氤的覺我這腮斗兒熱，隱隱的着我這袖兒遮。你酒量淺也難躭待，獃賤人也你怕他那黑心多少用些。

（倈兒見科，云）奶奶，俺爹爹死了也！（正旦慌科，云）在那裏？（倈兒云）在解典庫裏面。（正旦覷科，云）李大，我早不去人情，去則便了也！兀的不有寫下一張紙。（做拿紙讀科，云）『我不合嚥卻金環致命，等李大嫂回家去，我這喉嚨裏取出金環，休教李二家兩口兒知道。

便知道呵，休要經官。便經官，休着本處官人整理。』李大也，則被你痛殺我也！（唱）

【哭皇天】也是我前世前緣業，則俺這潑家私恰恨的少這些。空着我慢懊惱，我讀罷也痛傷嗟。李大也，你正是弄巧來翻騰做拙。則俺這家緣無數，錢物過餘，你今日身居白屋，命掩黃泉，俺今日便一星星一星星向這紙上寫。

【烏夜啼】也是我惡緣也那惡業，空沒亂自推也那自跌。（云）他道我不合嚥卻金環致命，等李大嫂回家，去我這喉嚨裏取出金環，我與你取這金環者。福童門首覷者，怕叔叔嬸子來時，報我知道。（做取金環科）（唱）我這裏急慌忙用手向喉嚨裏捻，天那，可怎生倘甘也似鮮血攔遮？（倈兒云）奶奶有人來也。（正旦唱）聽的道有人來，慌的我心喬怯。可着我難隱難遮，怎的分說？我便有蘇秦張儀蒯通舌；（李仲義同淨外旦上）（外旦云）開門來，開門來。（正旦唱）天那！我劈頭裏第一句難分說。（李仲義云）開門來，俺哥哥在那裏？（正旦唱）叔叔，您哥哥醉了也權時歇。（李仲義踏門科，云）我踏開這門。（正旦唱）他把那房門來踢開，亮槁踏折。

【鵪鶉兒】常好是有氣力哥哥，（外旦云）躧了腳也。（正旦唱）你可便過去波姐姐。（李仲義云）俺哥哥怎麽來？兀的不死了也！（正旦云）你看您哥哥寫下的遺留文書。（李仲義云）我看者。『我不合嚥卻金環一隻致命。若李大嫂來家，去我喉嚨裏取出金環兒，休着李二經官。』哥哥也……這環兒打甚麽不緊，送了你性命也。（外旦云）李二，你好不聰明也，這婦人有奸夫，所算了

你哥哥的性命，這文書是他假捏下的。（李仲義云）二嫂說的是。嫂嫂，你有奸夫，氣殺俺哥哥，是你奸夫故捏合下的文書。（正旦唱）則管裏吵鬧得這喧呼，你可便叫喚個甚的？見如今在地停喪，我可也怎的棄捨？眼見的難打跌，不由分說，索下縲絏，性命休也不必用八棒十挾。赤緊的做賊的便無贓，今日個殺人見血。

（外旦做哭科，云）我那伯伯也！李二你來，休言他，你問他官休也私休。（李仲義云）二嫂，怎麽是官休？怎麽是私休？（外旦云）私休，將家私孩兒都留與我，着他自身出去；若官休呵，俺拖他到官中，着他償俺伯伯的命，便是官休。（李仲義云）二嫂你說的是。嫂嫂，你有奸夫，氣殺俺哥哥，我問你要官休也可是私休。（正旦云）我那得那奸夫來？怎麽是官休私休？（李仲義云）官休拖你見官去，你便是死的人也；私休呵，將家私孩兒都與我，你自身出去。（正旦云）能〔三〕死也不肯。我心上無事，我和你見官去來。（李仲義云）明有清官，我和你見官去來。（外旦云）把俺伯伯削一條柳棍，油甕裏蘸了，去他皮膚裏簽入去，把他斡葬了。（李仲仁云）我不死了！（外旦云）爲甚麽不死了？（李仲仁云）醜弟子，我則怕你斡葬。（同外旦下）（正旦唱）

【尾聲】到今日則由您誇貞烈，到今日則由您賣清潔。休、休、休，枉分說，罷、罷、罷，俺冤業。眼見的屈死了娘，橫死了爺，送的俺一家兒不見了一似燈滅。則願的您夫妻每百歲也。（同下）

校　記

〔一〕『和協』底本作『和諧』，失韻，今改。　〔二〕『能』疑當作『寧』。

第三折

（淨扮官人領張千上）（官人云）我做官人實是妙，告狀來的則要鈔。上司若還刷卷〔二〕來，廳上打的鷄兒叫。小官本處縣官是也。今日陞廳，坐起早衙，但有驢喫田、馬喫豆、鬬打相爭，都來告狀。（李仲義同淨外旦拖正旦、倈兒上）（李仲義云）嫂嫂，我和你見官去，你不見官去，便私休了罷，你真個不私休冤屈？（外旦云）李大嫂，你將家私與了我罷。（正旦云）叔叔，你索尋思者。（唱）

【中呂·粉蝶兒】世做的潑水難收，到官中怎生解救？赤緊的兩事家共我做敵頭。願他誰悔自己，自僝僽自愁，潑性命千死千休，眼睜睜自作自受。

【醉春風】我今日犯着我也一身當，何須您百事有。（外旦云）到官司招出奸夫來，看你羞也不羞。（正旦唱）爲男兒便死有何羞。（外旦云）你便是殺丈夫的人也。（正旦唱）誰聽你那口、口。（李仲義打倈兒科，云）不是那好爺好娘養的小弟子孩兒。（正旦云）李二，你好狠也！

（唱）這孩兒須是你李家根芽，李大的子嗣，須是您李家的骨肉。（李仲義同外旦扯正旦科，云）冤屈也！（官人云）甚麼人叫冤屈？張千，與我拿過來。（張千云）理會的。（做拿衆見科）（張千云）當面。（衆跪科）（官人云）兀那廝，你告甚麼人，說你那詞因，說的是便罷，說的不是也罷。（李仲義云）大人，小人汴梁人氏，哥哥李仲仁，小人李仲義。有嫂嫂孫氏不賢，私通奸夫，謀殺了俺哥哥。大人可憐見，與小人做主者。（官人云）人命事我那裏斷的，請出外郎來。（張千云）令史大人有請。（淨扮令史上云）官人清似水，令史白如麵，水麵打一和，糊突做一片。自家王令史的便是。在這本縣裏做着一個令史。今日無甚事，在這司房裏攢造文書。官人坐衙哩，敢是那糊突蟲斷不下事來，又來請我。可早來到也。報復去，說道我來了，着他來接我。（張千云）報的大人得知，有令史來了也。（官人云）道有請。（張千云）着你接待他去哩。（官人云）我親自接待。（令史云）你休起來，坐着去，百姓每看着哩，不要着人笑話。（官人云）令史，這一行人是告狀的，你問他。（令史云）誰是原告？（李仲義云）小人李仲義我是原告。（令史云）張千，與我採起來，打這弟子孩兒。（官人云）不要打他，倘若有些好歹，又貽累我坐牢。（張千做採科）（李仲義做慌舒三個指頭科，云）先生。（令史云）你那兩個指頭瘸？（李仲義做舒五個指頭科）（令史云）纔是也。說你那詞因來。（李仲義云）小人汴梁人氏，嫡親的五口兒家屬，哥哥李仲仁，小人是李仲義，嫂嫂孫氏，姪兒福童，我渾家王氏。誰想俺嫂嫂有奸夫，將俺哥哥因奸藥殺了。相公可憐見，與小人做主者。（令史云）你哥哥死了麼？（李仲義云）死了也。（令史云）死了便罷，告甚麼娘的

大腿？（李仲義云）可憐見與小人做主。（令史云）是實麽？（李仲義云）是實。（令史云）誰是屍親？（外旦云）俺伯娘他因奸夫藥殺了俺伯伯，他就是屍親。（令史云）張千，將那婦人提近前來。（張千云）理會的。（做拿正旦向前科）（令史云）這婦人兀的不喫酒來？（李仲義云）正是與奸夫喫酒來，你看他醉的那模樣。（正旦唱）

【紅繡鞋】他着那閒言語將咱來拖逗。（令史云）你好歹和奸夫商量來，有多少時了？（正旦唱）他將那巧言詞把我來追求。（令史云）你在那裏商量來？（正旦云）小的每不曾別處去。（唱）多因是那做生日處連飲到兩三甌。哎，酒也，你能消那千古事，到今日空惹下這一天愁。（帶云）天也天也，（唱）則被你便送了我也三杯没興酒。

（令史云）兀的婦人，你那裏每喫閒茶浪酒來？你丈夫死了，你怎生不知道？（正旦唱）

【滿庭芳】誰敢道閒茶浪酒？（令史云）你婦人家爲甚麽不看家？（正旦云）相公，爲一家人家，（唱）誰無一個人情探望，親眷追逐？（外旦云）他有奸夫。（正旦云）我有奸夫無奸夫，試問我孩兒。（令史云）他小孩兒家，曉的甚麽。（正旦唱）是則是我兒他雖年幼，與您娘別辯分憂。（令史〔三〕做搭扶倈兒科，云）我與你果子兒喫，說你娘有奸夫。（倈兒云）俺娘有奸夫。（令史云）這孩兒倒直。（正旦云）憑不的。（唱）這文卷興心兒廝扭，端的可便這言詞信口胡謅。（云）俺員外有寫下的遺留文書。（令史云）既有遺留文書，你怎麽不來首告？（正旦唱）我爲甚不去您這官中首，倒做了殺丈夫的犯由，（帶云）員外也，（唱）怎做的親筆

寫遺留。

（云）相公喚個仵作子來，檢驗這屍首，若是有金環兒呵，便是小的每無奸夫；若是喉嚨裏無有金環兒，便是小的每有奸夫。（令史云）誰是屍親？（正旦云）我是屍親。（令史云）張千，喚個仵作子來。（張千云）仵作子沈成安在？（淨沈成上云）自小身世習土工，檢屍相勘我偏能。洗冤六書盡通曉，我的名姓是沈成。自家仵作子沈成的便是。正在家中閒坐，有官人使張千來叫，不知有甚事，我須索走一遭去。可早來到也。張千，叫我做甚麽？（張千云）沈成的來了，我報復去。（報科，云）報的大人得知，有沈成來了也。（官人云）着他過來。（張千云）理會的。過去。（沈成做見科，云）小人來了也。（令史云）沈成，你檢這屍首。（沈成云）理會的。誰是屍親？（李仲義云）我是屍親。（沈成云）你是屍親，你這人命的事，則憑我檢屍哩，你與我多少銀子？（李仲義背云）哥哥，你若檢屍呵，喉嚨裏有一隻金環兒，你便就拿了與你，你則說並無金環兒，服毒身死，再與你這個銀子。（沈成云）少。再與我多少銀子。（李仲義云）我再與你一個銀子。（沈成看砌末科，云）外郎，你便寫的明白着，我便檢屍，喚總小甲拿石灰和醋來，有紙拿幾張來，把那衣服解開，鋪上這紙，噴上些醋。外郎，你便聽，我說了你便寫。頭東腳西。（令史云）沈成你檢屍。（沈成做驗科，云）無故身長二尺七寸三分。（令史云）怎麽這般短？（沈成云）他是個矮子。無故左臂長三尺六寸四分，右臂長一尺二寸。（令史云）怎么一隻長一隻短？（沈成云）他是慞手兒。左腿長三尺三寸四分，右腿長一尺九

寸二分。（令史云）怎麽這條腿短？（沈成云）他是個瘸子。（沈成做見環兒科）（拿環兒袖科，云）相公，檢了屍也。（令史云）有金環也無金環？（沈成云）並無金環，服毒身死。（外旦云）可怎麽無金環兒？是你藥殺俺伯伯來。（正旦唱）

【十二月】那妮子精神兒抖擻，唬的我魂魄可便悠悠。我性命恰便似當風秉燭，恰便似水上浮漚。哥哥也，那金環兒無也那是有？（沈成云）並無金環，服藥身死。（正旦唱）這公事恰便似火上澆油。（李仲義云）現無有環兒，你還不認哩。（正旦唱）

【堯民歌】天那！我便是一重愁番做了兩重愁。（外旦云）你現有奸夫，你怎麽不認那？（正旦唱）呀，都是你個昧己瞞心的浪包婁，這的是好看承於濟你的下場頭。亡過了俺男兒今日報冤讐。（李仲義云）你藥殺俺哥哥，倒說我報讐？（正旦唱）休也波謌，除非我死後休，到底來出不得風塵垢。

（令史云）和你說甚麽，不打不招，張千打着者。（張千云）理會的，回背。（做打科，云）一十二十三十。（正旦云）哎約，天那！我是那好人家女，好人家婦，那得那奸夫來？（唱）

【耍孩兒】批頭棍着處開了皮肉。（令史云）你攀一個便了了。（正旦唱）我指攀下官司你便更勾。（外旦云）你認的誰？（正旦唱）你不知偏我可便識他誰，你暗暗的搭手在心頭。把我個心廝愛的丈夫歸泉的早，把我個銅斗兒般家緣刮地收。無虛謬，令史的一迎一合，官人又東澗〔三〕東流。

（令史云）你不招，我則是打。張千打着者。（張千打科，云）一十二十三十。（正旦云）哎約！天那，我喫不過這打拷也，我且屈招了。是小的每有奸夫來。（令史云）既然招了也，上了枷，下在死囚牢裏去。（令史畫字科）（官人云）你不要畫字，畫了字就是死的人也。（正旦云）哥哥，喚我孩兒來，我分付他者。（做扯倈兒科）（唱）

【一煞】哎，兒也，你交新年十歲整，不比我在家時百事兒有，空閒裏但得那些兒勾。（帶云）你道俺娘坐牢哩，（唱）你叫化些殘湯剩飯休辭憚，（倈兒云）奶奶，我不羞那？（正旦唱）你央及那鄰里街坊不道有甚麽羞。我待性命到分秋後，我與你爺市曹中償命，哎，兒也，將您娘去那淺土裏浮坵。

【尾聲】若留的這潑性命，但存的我這四根瘦骨頭，饒你有一千隻奸夫手，（帶云）誰受了買告，誰屈打的我招了，有告處，有告處，（唱）你可便掩不住我銜冤他這個負屈口。（同下）

（令史云）我都斷了。（官人云）生受你。（令史云）相公，明日新官下馬，準備着接新官去。張千，你跟的相公回去罷。（官人云）明日新官下馬，外郎，咱收拾了書案，接新官去來。（張千隨下）（令史云）兀那沈成，事已問成了也，牽過馬來，緊了肚帶，騙上騾子，打一鞭子，家去了罷。（下）（淨扮銀匠上云）滴滴多，滴滴多，滴滴多來滴滴多。我做銀匠實是高，論我手段有誰學。人家拿來的好銀子，我不是偷了便換了。自家是個銀匠，今日開了這鋪兒，看有

甚麽人來。（沈旦上云）妾身是仵作子沈成渾家的便是。（背科，云）這裏可也無人，俺沈成檢屍處得了一隻金環兒，家中無有盤纏，我去銀匠鋪裏倒換些銀子使用。可早來到也。（做見銀匠科，云）哥哥，我這裏有一隻金環兒，重五錢，倒換些銀子使用，有也是無？（銀匠云）大姐，我買你的，你要多少錢鈔？（沈旦云）我要二百貫鈔。（銀匠云）我先與你一百貫，你停一會兒，再來取那一百貫。（沈旦云）我將這一半兒去，記着一半兒，我轉一會兒便來討。（下）（王婆婆上云）自家王婆婆的便是。過日月好疾也，自從贖這環兒去，可早一年光景也。這官司事已定了也，我將着這一隻環兒，去銀匠鋪裏配一隻兒去者。可早來到也。（做見銀匠科，云）哥哥，老身有一隻金環兒，你有便配一隻與我，若無呵，我賣與你這一隻。（銀匠云）我這裏有一隻兒，未知配的上配不上。（王婆婆云）你將來，我試看者。（銀匠做遞環兒科，云）婆婆，你看這隻金環兒。（王婆婆看科，云）哥哥，這一隻環兒。可不是我的也？可怎生得到你手裏來？（銀匠云）是一個婦人賣與我來。（王婆婆云）那婦人在那裏？（銀匠云）他便來也。（王婆婆云）好波，我在這裏等着他。（沈旦上云）妾身沈成的渾家便是，銀匠鋪裏討我那銀子去。（做見銀匠科，云）哥哥，我來取那銀子來了，有也是無？（銀匠云）婆婆，這婦人便是。（王婆婆云）姐姐，這環兒是我的，怎生得到你手裏來？（沈旦云）這環兒是我的。（王婆婆云）你這環兒可是那裏得來的？（沈旦云）是我丈夫沈成的。（王婆婆云）你是沈成的渾家。環兒不打緊，上面干係着人的性命哩。明有清官，我和你見官去來。（王婆婆拖沈旦下）（銀匠云）天那，我不曾賣的一文錢，惹下這一場人命事，早是我好造物。他兩個見官去了，

我也不做甚麽銀匠，我去張家灣賣蒜去也。金環不曾倒的成，自家丢了一百貫。（下）

校　記

〔一〕『刷卷』底本作『説卷』，今改。　〔二〕『令史』二字原無，依上下文意補。　〔三〕『東澗』底本『澗』作『諫』，音誤，今改。

第四折

（孫榮領張千排衙上）（孫榮云）錦繡文章腹内藏，金鑾對策姓名香。蒙恩授職居官位，輔國安民正紀綱。小官孫榮是也。自離了我姐姐姐夫，今經可早三年光景也。自到帝都闕下，擡過卷子，一舉狀元及第，累蒙擢用，頗有政聲。謝聖恩可憐，頭一任爲太常博士。第二任爲國子祭酒，第三任爲參知政事。聖人爲小官廉能清正，節操堅剛，加小官爲天下提刑肅政廉訪使之職，着小官遍天下審囚刷卷。敕賜與勢劍金牌，着我先斬後奏。今到這開封府也。想小官幼年間父母雙亡，若不是我姐姐姐夫擡舉的我成人，豈有今日一身榮顯？我欲待先去拜我那姐姐姐夫去來，那牢獄中有冤枉的罪囚，巴不的盼一任清官下馬，訴他那腹中冤枉，等小官審罷囚，刷罷卷，可拜我那姐姐姐夫去，也未是遲哩。今日陞廳，坐起早衙，張千，怎生不見那重刑科

當該司吏來？（令史拿文卷上科，云）令史來了來了。不想今日有御史下馬也。他將着勢劍銅鍘，先斬後聞。他來這開封府裏審囚刷卷，我早知道呵，做這歪令史做甚麽，唬的我腿也是顫。我如今見大人去。（見科）（孫榮云）你是那重刑科當該司吏？（令史云）小人便是。（孫榮云）小官欽奉聖人的命，爲此處開封府官濁吏弊，人民頑魯，敕賜我勢劍金牌，着我先斬後聞。你若文卷上有那半米兒差遲，將銅鍘先切了你那驢頭。有甚合簽押的文卷，將來我看。（令史云）文書在此。（孫榮云）是何文卷？（令史云）這一宗文書，是李阿孫揑合遺留文書，有奸夫將他夫主毒藥致命。（孫榮云）李阿孫因奸合毒藥，藥殺丈夫。好是奇怪也，此一宗文卷，便與小官同姓。嗨，俺這孫氏門中，也出這等不廉的歹人李阿孫。這在城我姐夫不姓李？我姐姐不姓孫？李阿孫莫不是俺姐姐姐夫麽？孫榮也，世上有多少同名同姓的，俺這姐夫也不是這等横亡的人。兀那令史，有甚麽顯證贓仗將來。（令史云）有。（孫榮見文書科，云）這字體不是我姐夫寫的？小官我如何不認的？我試看者：『我不合嚥卻金環致命，等李大嫂回家，去我喉嚨中取出金環，休着李二家兩口兒知道。便知道呵，休要經官；便經官呵，休着本處官人每整理。』孫榮也，這件事莫非俺姐姐敢做下來也！兀那令史，那待報〔二〕的女囚有麽？（令史云）有。（孫榮云）與我律上廳來。（令史云）理會的。張千，將那罪人律上廳來。（張千云）理會的。（張千做拿李仲義同淨外旦、正旦帶枷鎖上）（張千云）兀那婦人，如今新官下馬也，你翻了案者。（正旦云）哥哥也，你着我翻了案呵，我這一頓打，又是死也。（唱）

【雙調・新水令】則我這滿懷冤枉告他誰，怎禁那順人情他這個愛錢司吏？他把我連問到五六番，屈打到二三十，則我這皮肉怎生當的！（帶云）翻了案，（唱）休、休、休，則不如我早償了命倒伶俐。

（令史云）兀那婦人，新官下馬也，休說甚麼。（同正旦做見科）（令史云）待報的囚人律上廳來了也。（孫榮云）放下問事簾。拿上廳來。（張千云）理會的。（孫榮云）兀那女囚，擡起你那頭來。（正旦擡頭科）（孫榮哭科，云）果然是我姐姐，折倒的不成了也！兀那待報的女囚，你怎生合毒藥藥殺丈夫？則怕前官手裏枉錯了，你有甚麼不盡的詞因，你實實的說，我與你做主者。（正旦唱）

【雁兒落】我休、休、休，說個甚的，罷、罷、罷，罷，關前世。（孫榮云）我這筆落處，你便是死的人也。（正旦唱）我與他便葫蘆提死去來，（孫榮云）這的是十惡大罪也。（正旦唱）我躭一個殺丈夫的彌天罪。

（孫榮云）前官則怕枉了你麼？（正旦唱）

【得勝令】則除是天地聖賢知。（孫榮云）這狀上怎生無個證見人那？（正旦唱）你着我平白的指他誰？（孫榮云）這事敢冤枉着你麼？（正旦唱）就裏實冤枉，（孫榮云）這一件事必有暗昧。（正旦唱）其中決暗昧。（孫榮云）則是從實的說。（正旦唱）我可便從實，（孫榮云）你可休瞞昧俺這官府也，（正旦唱）怎敢道相瞞昧。（孫榮云）我仔細看這文書者。（正旦唱）相公

你便觀窺，（孫榮云）說是奸夫寫下的，（正旦唱）怎做的奸夫寫下的？（孫榮云）兀那婦人，你那孫氏門中，再有甚麼親人？（正旦唱）

【滴滴金】我是一個獨自婆娘，孤身隻影，別無親戚。我正是人善被人欺。（孫榮云）本處官吏曾受贓來麼？（正旦唱）則他那孔目官人，當該司吏，受了東西。（孫榮云）你不招呵，也由你那？（正旦唱）他可便單質着我做頭敵。

（孫榮云）張千，捲起問事簾，將交牀來，我扣廳自問。（張千云）理會的。交牀在此。（孫榮坐科）（正旦唱）

【折桂令】我見他那交牀，直至階基，則我這活死存亡在今日。（孫榮云）兀那婦人，你這孫氏門中，別有甚麼親眷？（正旦云）大人可憐見，小的別無甚麼親眷，止有一個兄弟，喚做孫榮，上朝求官應舉去了，知他我那兄弟有也是無。（孫榮擡頭認科，云）姐姐，你擡起頭來，認的我麼？（正旦云）大人是誰？（孫榮云）則我便是孫榮。（正旦云）哎約，兄弟也！（同做哭科）（孫榮云）姐姐，痛殺我也！（正旦唱）我這裏猛然擡頭，定睛的覷了容儀。（孫榮云）您兄弟幸得爲官，誰想姐姐有這場凶事也。（正旦唱）我則道你薄落了羞歸故裏，誰想你報蟾宮折桂而回。（孫榮云）姐姐，你這一場可怎了也？（正旦唱）兄弟也，你可憐見我無主無倚，我財散人離。可憐見我負屈銜冤，你是必救我者波，兄弟！

（孫榮哭科了，云）張千，與我扶起姐姐來。姐姐，孫榮若不是姐姐呵，豈有今日榮顯？指望

與姐姐同享富貴，誰想姐姐犯下十惡大罪。姐姐，這訟廳上受您兄弟四拜。姐姐，則被你痛殺我也！（做哭科，云）兀那兩廊典吏，一應大小官員，着您便道一個帶牌走馬廉訪使，今日陞廳，一件王事不曾斷，訟廳上與一個待報的女囚，抱頭相哭，可是爲何？您那裏知道。則他便是我腳踏頭梢的親姐姐。小官自父母下世之後，多虧了我姐姐，擡舉的我成人長大，小官若不是姐姐呵，豈有今日一身榮顯？指望我與姐姐同享富貴，誰想俺姐姐犯下這等十惡大罪。着您便道，就是你姐姐呵，這人命事莫非則這般罷了麽？豈有此理。便好道誅不責骨肉，賞不避仇讐。恰纔我下拜，是續親禮，不忘俺那弟兄姊妹之情。便好道酒肉灘場喫，張千將問事來，我則理會的王條依正行。兀那罪人，你則從實的招了者。（正旦唱）

【喬牌兒】我可是麽告着你個包待制，他共咱兩家意。丟下那一堆家問事，那裏肯容咱分細。（孫榮云）不招呵，我不容你那。（正旦唱）便打殺孩兒每我高叫起。（孫榮云）前官勘問已定，這其中必有暗昧，你可怎生招成來？（正旦唱）

【豆葉黃】兄弟也，我是個婆娘婦女，幾曾道慣打官司？我便是偷盜的，雖強賊，我怎當那打拷凌遲，六問三推，千方百計，孔目官人做面皮？見義當爲，審問個伶俐。若見那防禦和那同知，兄弟也，你可休官官相衛。

（孫榮云）我試仔細看這文書者。『我不合嚥卻金環身死，等大嫂還家，去我喉嚨裏取出金環來。休着李二嫂兩口兒知道，便知道，休要經官，便經官，休着本處官人整理。』這遺留文書

的字體，本是我姐夫寫的。這狀子上並無金環，服藥身死。兀那當該的司吏，這人命事曾檢屍來？（令史云）您孩兒每檢屍，並無金環，服毒身死。（孫榮云）那仵作子有麽？（令史云）見有。（孫榮云）與我喚將來。（令史云）理會的。仵作子安在，大人呼喚。（沈成上云）來了來了。（做見跪科，云）孩兒每是沈成。（孫榮云）可知我姐姐冤枉哩。他走將來，可早審成了也。兀那仵作子，是誰檢屍來？（沈成云）是孩兒們檢屍來。（孫榮云）有金環無金環？（沈成云）並無金環，服毒身死。（孫榮起身做祝天科，云）皇天可表，果然我姐姐冤枉呵！中間裏怎生得個證見來，可也是好也。（王婆婆扯沈旦上云）好冤屈也！（孫榮云）張千，甚麽人叫冤屈，與我拿過來。（張千云）理會的。（拿王婆婆、沈旦跪科，云）當面。（孫榮云）兀那婆婆兒，你怎生冤枉？（王婆婆云）我不冤枉，這個姐姐冤枉。（孫榮云）婆婆兒近前來。這姐姐怎生冤枉？（王婆婆云）告大人停嗔息怒，暫罷虎狼之威。老身在城人氏，姓王，是王婆婆，家中好生艱難。我有一對金環兒，問在城李員外當了二十貫錢，本利對該四十貫。老身將着一本一利，贖我那環兒去。見了員外，員外是那慈心的人，見我艱難，饒了我二十貫錢，則要了二十貫本錢。老身貪歡喜，忘了一隻環兒在櫃上。老身回來，問員外討這隻環兒。員外是那愛錢的人，他藏了我那隻環兒，被老身尋得緊了，他嚥在口裏。老身害慌也。我便道，將這隻環兒回家去。這官司不起便罷，若起呵，這環兒做個大證見。這一年光景，官司已定了也。我去街市上配這一隻環兒去。到的銀匠鋪裏，肯分的見我這隻環兒。大人可憐見，便好道物見主，必索取。我問他這環兒是那裏將來的，他便道：『是仵作子沈成的渾家賣與我的』。老身

便道：『環兒不打緊，上面干連着人性命哩，明有清官，我和你見官去』。投至的見大人，便似撥雲見日，昏鏡重磨，久旱逢甘雨，病重遇良醫。這姐姐那冤枉，有天來高，地來厚，海來深，道來長，柔軟莫過溪澗水，不平地上也高聲。大人，你懷揣萬古軒轅鏡，照察俺這銜冤負屈人。說兀的做甚，則爲這李員外貪財不足，金環兒噎的來身歸地府。告你個清耿耿廉訪大人，李阿孫委實的銜冤負屈。（孫榮云）兀那廝，可不道並無金環服毒身死？（沈成云）孩兒每那一日喫了一鍾早酒也。（孫榮云）這件事小官已知也，一行人聽我下斷：本處官吏，屈勘平人，杖一百停職罷俸。仵作子檢屍不明，杖斷八十。李二嫂敗壞人倫，有傷風化，杖一百，聽離歸宗。李二主家不正，杖八十。我將十錠俸錢與這婆婆兒爲賞，小官侍養我姐姐到老。只因官吏貪贓物，致令妻女放兇頑。若不是孫廉訪審囚大斷案，結束這李阿孫屈死勘金環。（並下）

題目　仵作沈成錯檢屍

正名　清廉官長勘金環

校記

〔一〕『待報』底本作『大報』，今改。下同。

觀音菩薩魚籃記

劇目說明

本劇今存脈望館藏明内府抄本，四折一楔子，劇末附有穿關。該劇關目順暢，曲詞文雅，似出文人手筆。内容與《布袋和尚忍字記》等佛教點化出家的戲基本同一路子。劇本無明代人創作的痕跡。現據《脈望館抄校本古今雜劇》本移録校訂。

楔　子

（沖末扮釋迦佛領阿難、迦葉上）（佛云）釋迦拈花露本心，迦葉微笑遇知音。燈燈相續傳千古，朗朗光明到至今。貧僧乃釋迦文佛是也。今洛陽有一人，乃是張無盡，見爲本處府尹之職。此人有菩提正果之因。爭奈他貪戀着榮華富貴，不肯脩行，恐迷了此人正道。今差南海觀世音菩薩，化一漁婦，前去點化此人。後差彌勒世尊，化爲布袋和尚，文殊、普賢，化爲寒

山、拾得，點化此人，歸於佛道。迦葉，與我請將觀世音菩薩來者。（迦葉云）理會的。（正旦扮觀音菩薩上云）貧僧乃南海觀世音菩薩是也。今有我佛呼喚，不知有何法旨，須索走一遭去。可早來到也。迦葉報復去，道有貧僧來了也。（迦葉報云）報的我佛得知，有觀世音菩薩來了也。（佛云）道有請。（迦葉云）理會的。有請。（正旦見科，云）我佛呼喚貧僧，有何法旨也？（佛云）觀世音，請你來不爲別，今下方有一人，乃是張無盡。此人有菩提之根。如來之性，恐迷卻正道，如今領我法旨，下方點化此人去。化做一漁婦，再着彌勒尊者，化爲布袋和尚，後差文殊、普賢，化爲寒山、拾得，務要點化此人。歸於佛道，速至佛境之地也。（正旦云）貧僧領我佛法旨，點化此人，走一遭去。（唱）

【仙呂・賞花時】將法語真言記在心，用普賢、文殊、觀世音，俺三個去塵世索跟尋。見如今輕紗衣錦，但行處有人欽。

【幺篇】更積下白銀趲下金，則爲那福禄如山似海深。你若是有緣分到雷音，着你便罪輕的這福廕。咱和他同共的赴禪林。（下）

（佛云）觀世音去了也。此一去，必然點化張無盡正果也。則爲那張無盡一念思凡，觀世音直至人間。若此人歸於佛道，成正覺同赴靈山。（下）（張無盡領張千上，云）滿腹詩書七步才，綺羅衫袖拂香街。今生坐享人間福，不是讀書那裏來？小官姓張雙名無盡。幼習儒業，頗覽詩書。自中甲第以來，累蒙擢用，頗有政聲，今除洛陽府尹之職。小官平昔見不的這僧尼道俗，

喫不的齋素，我常則是好富貴奢華。爭奈小官不曾娶妻，家中無得力之人。這個小的是張千，早晚家私裏外衙門中，則是他跟隨着我。今日無甚事，衙門中理事走一遭去。平昔不齋僧，爲官理不公。家無良婦管，何日稱心中？（下）

第一折

（正旦扮觀音提魚籃上云）這裏前後可也無人。妾身非是凡人，乃是南海普陀洛伽山七珍八寶寺觀世音是也。因爲下方張無盡，貪戀人我是非，酒色財氣，癡迷不省，今奉我佛法旨，直至塵世，引度此人走一遭去。世俗人愚眉肉眼，不識好人，笑我這般模樣，你豈知俺佛力也呵。瓔珞嚴身掛彩衣，玉環穿耳鬢雲垂。風流一種無人識，籃内金鱗賣與誰。（唱）

【仙吕·點絳唇】大道相傳，世間通顯、先行善。後要心堅，下苦志真脩煉。

【混江龍】自然出現，那其間方可得昇天。纖毫不染，所事無偏。你若是一點靈光得省悟，那三塗無你受凄然。我可便離海面至梁園，舟橋下六河邊。我托淨瓶則在那南海洛伽山，今日個提魚籃遶遍塵寰轉。有那等愛魚人若買你，可敢不許熬煎。

【油葫蘆】這魚擺尾摇頭在水内顯，全不知深共淺。每日家趁波逐浪戀深淵，他去那是非海内都遊遍，可端的不提防羅網將身纏。今日在籃内盛，更着這緑柳穿。誰承望

魚也遭刑憲，都則是自惹下業和冤。

【天下樂】卻正是生死輪迴在眼前，若比並愚也麽人，可端的怎似賢。將賢愚若是知近遠，你敬賢呵挪在那邊，愛愚呵執在這邊。（云）這魚不死哩，（唱）他兀的正昏迷難動轉。

（張無盡領張千上，云）辦畢公家事，卻回宅院中。小官張無盡，衙門中辦事已回，來到這街市上，遠遠的見一個婦人，生的好美貌也，手中拿着一尾魚，張千，你與我喚將那賣魚的婦人來。（張千云）理會的。兀那賣魚的婦人，俺大人喚你哩。（正旦云）在那裏？（張千云）兀的不是。（正旦見科，云）官人萬福。（張無盡云）一個好婦人也！兀那婦人，我問你，這魚是買的也賣的？（正旦云）是賣的。（張無盡云）原來是賣的，可怎生這等個女子賣魚？我若得這個女子做個夫人，可不好。我試問他者。兀那婦人，你這等年紀幼小，可怎生在街市上賣魚？你家中無有男子漢那？（正旦云）妾身家中並無一人。（張無盡云）小娘子，你無男子漢呵，你嫁一個官員之家，可不好那？（正旦云）可知要嫁人，爭奈無人娶我。（張無盡云）小娘子，你說無人娶你，你肯跟將我去，與我做個夫人，也不辱没你也。（正旦云）可知好哩。（張無盡云）你可要多少財錢？（正旦云）我不要財錢，你若依我三件事，我便嫁你。（張無盡云）小娘子，可是那三件事？（正旦云）是看經、持齋、脩善。（張無盡云）且住者，他着我看經、持齋、脩善。這三件事，平昔是我惱的，我想來，且依着他，到的家中，再做個計較，不由他

不順我。我試問他，小娘子，這三樁事，有甚麽好處？你說一遍，我試聽者。（正旦云）這三樁事，（唱）

【醉扶歸】你共我爲親眷，卻正是好姻緣。我待要成就你個青春美少年，稱了我平生願。依着我三件事，端的自然，則要你持齋脩善，你可便看蓮經七部周全。

（張無盡云）小娘子，我都依的你，同小官家中去來。（正旦云）你既然脩善，休用這魚，我將此魚放在河中，我也發善心也。（張無盡云）既是這等，張千，你跟將夫人去，放了魚即便回家中來，我在家中專等，疾去早來。偶遇一佳人，提籃賣錦鱗。若能成配偶，開宴會高賓。（下）（張千云）相公去了也，我跟夫人那裏去放魚來。（正旦云）你跟着我走，來到這河邊，我放這魚。張千，你躲在一壁，則怕唬殺你。（張千云）這夫人說虛話，一個魚放了便罷，可怎生說唬殺我？我不信，你放我看。（正旦云）你不信，我放你看。（做放科）（鬼力上做接魚科）（鑼鼓霹靂響科）（下）（張千唬倒科，云）哎約，唬殺我也！（正旦唱）

【金盞兒】那魚可便得寒泉，入深淵。他可便張牙舞爪波中現，我着他復還本位伴韋天。則爲他年高生健脊，白髮鬢霜髯。要小呵淨瓶中翻素體，要大時身占滿山川。

（張千醒科，云）唬殺我也，你還唱哩。（正旦云）可知唬殺你也。（張千云）夫人，你放這魚，可怎麽滔天浪滚？那水中不知是甚麽東西，我則見霹靂閃電，風雲罩滿了江面，唬殺我也。魚也放了，你跟着我見相公去來。（正旦云）咱去來。（同下）（張無盡上云）早間見漁婦，至今

掛在心。小官着張千同小娘子放魚去了，可怎生不見來。（張千同正旦上）（張千云）夫人，可早來到俺大人私宅也。你則在這裏，我報復去。（見科，云）相公，我與夫人放了魚來了也。（張無盡云）你來了也，那婦人在那裏？（張千云）相公，險唬殺我也。他領我到河邊，他道張千，你躲在一邊，我放這魚，則怕唬着你。我不信他。夫人將那魚不放，萬事罷論，將那魚放在水中，則見河内滔天浪滚，電光閃爍，黑霧濛濛，險唬殺小人也。（張無盡云）可怎生有這般事，我也信不及，你與我請過夫人來。（張千云）理會的。夫人，相公有請。（正旦見科，云）相公，妾身放了魚也。（張無盡云）小娘子，既然放了魚，也不必還你那家中去，就在小官宅内住坐。今日大好日辰，成合了這門親事。張千安排酒肴，我與夫人飲一杯。夫人請坐。（張千云）理會的。擡上果桌來者。相公，酒在此。（張無盡云）將酒來，夫人滿飲一杯。（正旦云）相公請。（張無盡云）夫人請。（飲酒科）（張無盡云）張千，門首覷者，若有人來，報復我知道。（張千云）理會的。（寒山、拾得上云）吾心不比月，似月有圓缺。你也不須論，我也不須説。（做笑科，云）俺二人非是寒山、拾得，乃文殊、普賢是也。奉我佛法旨，有凡夫張無盡，有如來正覺之根，差俺點化此人，歸於正道。可早來到他門首也。張無盡，張無盡。（做笑、哭科）（張千云）這兩個風廝，大呼小叫的，我報復相公去。（見科，云）報的相公知道，門首有兩個風廝，叫相公的名姓哩。（張無盡云）那廝是甚麼人？你與我喚將過來。（張千云）理會的。（見科，云）兀的兩個風廝，你怎麼喚俺相公的名字？俺相公喚你哩。（寒山云）我去，他敢把我怎的。（寒山、拾得做見張無盡、正旦科，云）兀的不是姐姐！（正旦云）原

來是我兩個兄弟，這個是你姐夫哩。（張無盡云）夫人，這兩個人原來是你兄弟，是我舅子哩。請坐，將酒來，我與舅子遞一杯。（做遞酒科）（寒山、拾得笑科，云）將酒來，我兩個喫一個刺塌醉回去。（正旦唱）

【後庭花】絮叨叨語笑喧，他兩個趁着風遊閬苑。挽髽髻的是文殊，那一個蓬頭的是普賢。他兩個在門前，他可便特來和你相見。（寒山云）姐夫，你跟的我出家去來。（做笑科）（張無盡云）舅子喫酒則喫酒，莫要題閒話。再飲一杯者。（正旦唱）一個便笑呷呷的說善言，一個喜孜孜將法教傳，我這裏慢騰騰走向前。深深的施體面，深深的施體面。

（云）相公。（張無盡云）夫人，你怎麼？（正旦唱）

【青哥兒】他兩個將你將你苦勸，則是與人與人方便，敢着你白日飛昇上九天。你爲這酒色財氣牽連，貪嗔愛慾纏綿，戀着萬貫家緣，掙下桑棗莊田，蓋造東閣西軒。你若是鎖住意馬心猿，跳出苦海無邊。則要你忍殺生，除的盜，斷的淫，戒的酒，絕了望，將五件分明盡除免。你那其間敢便得將如來見。

（張無盡云）舅子，你要我出家，你休勸，等我久後，慢慢的出家去。（寒山云）那其間可老了也。你聽者：春夏秋冬四季天，風花雪月緊相連。長江不見回頭水，人老何曾再少年。（拾得云）姐夫，你也聽我四句詩：有心扮道莫俄延，戀定榮華在眼前。受用一日勝十日，俺那裏一朝勝你一千年。（正旦云）我也有一首，您聽我說：則我這百年只在暫時間，莫把光陰當等閒。

努力脩行成佛意，今生錯過出頭難。（唱）

【尾聲】執迷人實難勸，皆因是緣薄分淺。要見觀音不甚遠，洛伽山只在跟前。你若是肯參禪，我着你共佛祖齊肩。出廣長舌大道傳，遍覆這三千大千，方顯俺這佛家手段。我着你片時頃刻到西天。（下）

（張無盡云）夫人回後堂中去了。舅子，你改日再來，我跟你出家去。我且與夫人後堂中飲酒去也。後閣重排宴，成親飲巨甌。穩情成配偶，錦帳效綢繆。（下）（寒山云）張無盡不識俺二人，他怎肯跟的俺出家去也。（拾得云）他那是凡夫，愚眉肉眼，豈得知道俺都是聖僧也？今日遇寒山，拾得好相看。若得心地悟，和你赴靈山。（下）

第二折

（張無盡領張千上，云）自娶嬌姿後，不肯效鸞鳳。小官張無盡是也。我這夫人，好是無理也。我見他賣魚，生的十分有顏色，不由我動心。我將他領到宅中，着他做夫人，他百般的不肯隨順我。我待要趕他出去，我可又捨不的他。則除是這等，我如今與他十石麥子，限巳時便要磨了，若不了，我就磨房中則一頓，就打也打殺他。張千，便說與梅香，到磨房中看此婦人去，若是推磨便罷，若是不依着我的言語，可來回我的話來，我倒不得饒了他哩。我意可憐他，他

心不顧咱。若得回心意，方可做渾家。（同下）（土地領鬼力上，云）莫瞞天地莫瞞心，心不瞞人禍不侵。十二時中行好事，災星變做福星臨。小聖乃當坊土地是也。頗奈張無盡無理，他着菩薩隨順他，因菩薩不肯，罰在磨房中推磨。他不識是觀世音菩薩。奉我佛法旨，着我領着衆鬼兵，直至磨房中，替菩薩推磨，走一遭去。速遣神兵共鬼卒，磨房之內用工夫。登時麥子俱成麵，管取凡夫拱手伏。（下）（張千上云）自家張千的便是。奉着相公的言語，將着十石麥子，去磨房中與夫人推去。可早來到也。我推下這麥子。夫人你出來。（正旦上云）張千，喚我怎的？（張千云）相公的言語，因你不肯隨順相公，着我與你這十石麥子，限巳時便要磨了。若不了呵，相公倒不得饒了你哩。你推磨去，我回相公話去也。（下）（正旦云）張無盡不肯依我脩行，則要戀酒迷花。爲我不隨順他，着我去磨房中推磨，與我十石麥子，要巳時便磨了。他那裏識我是如來也呵！（唱）

【南呂·一枝花】我親奉這佛祖言，來引度張無盡；我着你一心歸正道，他則待本意結婚姻。我可便怎肯成親，則爲我不隨順，將假來認做真；豈不聞四大非身，則他這苦海內翻波滾滾。

【梁州第七】我着你超三界，脫離了地獄，你若是到靈山別是乾坤。你又不耳聾眼暗愚癡鈍，我着你早登海面，似踐紅塵。你去了這酒色財氣，捨了那愛欲貪嗔；則你這五雲山盡是虛云。我覷這四神洲掌上觀紋，則俺那西天意五派禪分。是、是、是，傳

大道要知他這根本，來、來、來，想神光見達摩爲法亡身。你心自忖，戀妻財子禄何時盡？我言語你不信，則他這六道輪迴有定准，那其間你敢進退無門。

（云）來到這磨房門首。我推開這門，在此推磨，看有甚麽人來。（淨扮梅香上云）我是一梅香，疊被共鋪床，和煤並燒火，真個世無雙。奴家是張無盡家中的梅香。相公的言語，着我去磨房中看新夫人磨麥子，須索走一遭去。可早來到也。我自過去。（見正旦科，云）姐姐，你依着我，隨順了俺相公罷，不強似你推磨受苦也。（正旦云）姐姐，你也勸不的我。（梅香云）倒笑了我一鼻子醬，呸，是汗。我怎麽勸不的你？（正旦唱）

【隔尾】這磨中無煩無惱無愁悶，我寧可早晚朝夕受苦辛。則您這富貴榮華一時運，你着我穿金帶銀，做夫人縣君。（云）則我那八寶金冠垂珠纓絡不用，可愛你寶髻團衫，好也囉，（唱）這一個自在觀音倒折了本。

（梅香云）你不肯依我，我也不敢隱諱，對相公說去也。夫人扯模樣，說着憑口強。惱了俺相公，打的没處藏。（下）（張千上云）自家張千的便是。奉相公的言語，着我看那夫人推磨去。來到門首也。我自過去。（做見科，云）兀那婦人，你怎生不推磨，相公着我來看你哩。（正旦云）張千，你休慌，等我略盹一盹兒，我推這麥子。（做睡科）（張千云）你也說的是。你〔二〕獨自一個推磨也辛苦，你歇息一歇息，我在這裏也打個盹。（做睡科）（土地領鬼力上，云）一陣東風至，來到磨房前。吾神乃土地是也。可早來到也。鬼力那裏，與我推磨者。（鬼力做推

磨科了）（土地云）疾，麥子推了也。咱回我佛話去來。（同下）（張千做驚科，云）兀的不唬殺我也！夫人，你起來。（正旦云）你叫我做甚麽，攪了我一覺〔三〕好睡也。（張千云）你不知，恰纔你睡着，我則聽磨響哩，一夥神鬼，將十石麥子，登時都磨了，你在那裏來？（正旦云）我在靈山來。（張千云）這夫人好胡説也。（正旦唱）

【牧羊關】我恰到靈山會，朝至尊，（帶云）聽的你喚呵，（唱）我可便趁西風駕霧騰雲；半霎兒磨轉千遭，萬劫内大道轉輪。休道是十石麥，這磨有四千斤。我覷那大海一掬水，西華山一揑塵。

（張千云）這個婦人有些古怪，不要惹他，等我請俺相公來。相公，相公。（張無盡云）張千，爲何大驚小怪的？（張千云）相公，唬殺我也！我領相公言語，來到磨房中，我説兀那婦人，你不推磨做甚的？他説道等歇一歇着。我説你歇。不知怎的，那磨不推自動，將十石麥子都推了。我則見一陣風起，有一夥神鬼，騰空去了。相公，這婦人定有些手段的，不要惹他罷。（張無盡云）我不信，我看去，果然真個都磨了。兀那婦人，麥子也磨了，必然是些術法，我也不信，你不如隨順了我罷，免的你受苦也。（正旦唱）

【罵玉郎】你可便從今後索把神佛信，相公你依着我看經文。你如今可共俺這高人論。你待要胡爲眷姻，強做親，成婚聘——

【感皇恩】你可便肉眼無珠，不識賢人。（張無盡云）這婦人好無禮也！張千，你與我拿將白

練帶頭勒殺者。（張千云）理會的。（正旦唱）做甚麽氣昂昂、嗔忿忿、怒哏哏？（張無盡云）張千拿的白練帶，與我勒殺了者。（張千云）理會的。（正旦唱）你着我白練下受死，卻正是唬鬼瞞神。（張無盡云）就今日要你死也。（正旦唱）也不怕明朝盡，今宵死，便着我命逡巡。

【採茶歌】我這裏跪在階痕，把頭伸；（張千做勒科，云）死去黃泉做鬼，休怨我。（正旦唱）你來覷波，卻兀的將白練斷做了數十根。他可便似醉如癡，去了三魂。你正是夜深也纔見緝麻人。

（張千云）好古怪也！相公，我將白練帶勒他，不知怎生，白練帶自斷了也。（張無盡云）白練自斷，這婦人必然蹺蹊。張千，既是這等呵，將這婦人領到後花園中，着他掃落葉殘花，我自尋他些罪過，一發結果了他性命罷，方稱我平生願足。送到園中，可來回我的話，我且回後堂中去也。（下）（張千云）兀的婦人，你不隨順俺相公，如今不要你推磨，着我領你去後花園中。着你打掃落葉殘花去，我倒替你愁哩。（正旦云）不妨事，我去我去。（唱）

【尾聲】由你便千般凌虐難侵近，你將我萬樣禁持不壞身。你這作惡行凶幾時盡？（張千云）你做夫人縣君，可不好那？（正旦唱）你道我有夫人的命分，我心裏怎肯，則我那八寶座蓮臺比您這轎兒穩。（同下）

校記

〔一〕『你』底本作『他』，依上下文意改。　〔二〕『覺』底本作『攪』，據文意改。

第三折

（布袋和尚引寒山、拾得上）（布袋和尚云）行也布袋，坐也布袋；放下布袋，呵呵呵，倒大自在。貧僧乃布袋和尚是也。因爲張無盡有如來正覺，我佛差貧僧共觀世音菩薩、文殊、普賢，引度張無盡。今此人着菩薩打掃敗葉殘花，二位菩薩，咱直至園中，着張無盡見個警頭，他必然回心向善也。俺同共引度此人走一遭去。張無盡性執心迷，豈知俺佛力巍巍，不脩善不尊三寶，不敬僧不念阿彌。遣韋天略施法力，花園中暫顯神威。着此人登時省悟，纔參透大道根基。（下）（正旦上云）我來到這後花園中也。今日張無盡必然回心向善也。他那裏知道俺的主意也呵。（唱）

【中呂·粉蝶兒】他不解禪機，所行事寸心不昧，富和貧天數輪迴。算人長，瞞人短，心生巧計，但行處惡業相隨。他不提防損身之罪。

（云）人間善惡，此人豈知也。（唱）

【醉春風】積善的上天堂，造惡的入地獄裏，天堂地獄要人知，你若參透這個理、理。豈不聞鐵樹花開，千年萬載，不知道幾時出世。

（云）我想這花木樹株，也有這堅固摧殘，休道爲人也。（唱）

【紅繡鞋】風吹落殘紅滿地，怎如他耐歲寒翠竹松梅？您着這春夏秋冬四季催，有一日和風退。怎禁他這杜鵑啼，那其間嘆花陰，如逝水。

（布袋和尚同寒山、拾得上）（布袋和尚云）可早來到張無盡後花園中也。（做見科，云）菩薩，俺三人來遲，菩薩索是受魔難也。（正旦唱）

【石榴花】見和尚將布袋手中提，因此上度羣迷。長引定兩個小徒弟，是寒山、拾得，每日相隨，那凡人怎解其中意？豈風魔非是獃癡，錯猜做每日長時醉。（布袋和尚云）諸惡莫作，衆善奉行也。（正旦唱）他可便講佛法，說禪機。

【鬬鵪鶉】咱在這塵世中相逢，少不的都到靈山會裏。（布袋和尚云）你在此做甚麽？（正旦唱）他着我整治花園，待散心散心的玩喜。看了他除睡人間總不知。（布袋和尚云）等他來，我和他說話也。（正旦唱）你和他說個甚的？由你可便論古談今，枉費了你那言甜句美。

（張無盡同張千上，云）小官張無盡，去後花園中看那婦人走一遭去，可早來到也。（做聽科，云）張千，裏面有人說話，必定是奸夫。我踏開這門，原來與三個風子說話，好是無理也。

（正旦唱）

【十二月】走將來無明的火起，不問個好弱高低。連聲的罵毀，他可便吵鬧揚疾。你正是瞞神唬鬼，做甚麼努目厖眉。

（布袋和尚云）着他見個警頭，疾。（韋天上科）（下）（張無盡拜跪科，云）尊神尊神，兀的不唬殺我也！（正旦唱）

【堯民歌】則見那乾坤上下墨雲迷，你今日得便宜翻做了落便宜。只爭來早共來遲。使精細一會兒不精細。你可便纔也波知，知俺有見識，這的是念彼觀音力。

（張無盡跪拜科，云）看那香風靄靄，彩霧騰騰，神聖威嚴，霞光耀目，唬殺小官也！（正旦唱）

【尾聲】忽然見起迅風，唬的他獸答孩有似癡，戰兢兢磕着頭塵埃中跪，則這個布袋和尚度脫了你。（下）

（布袋和尚云）張無盡，你省也麼？（張無盡云）師父，張無盡省了也。（寒山云）張無盡，你道你做的事瞞昧過人，豈不聞奸漢瞞癡漢，癡漢總不知；奸漢變驢子，可與癡漢騎。盡日往東行，回頭便是西。冤冤來相報，件件失便宜。（下）（拾得云）張無盡你聽者：嗟見世間人，永劫在迷津。不省這個意，脩行徒苦辛。奉勸獸癡漢，只管弄精神。回頭便是岸，從此出沉淪。（下）（布袋和尚云）張無盡，你不認的貧僧，你見我這件物麼？（張無盡云）老師父，你拿的

是個布袋，可有何奇特也？（布袋和尚云）張無盡，你休看的這布袋輕，你可聽吾説與你者。布袋包藏千世界，杖頭撥動五須彌，思量兜率宮中景，靜坐之時説與誰。（張無盡云）弟子省了也。師父，恰纔那個婦人，兩個仙長，是誰？（布袋和尚云）張無盡，你既然回心向善，你非是凡人，你乃第十三尊羅漢。因爲你一念差遲，罰你到下方，見了酒色財氣，人我是非。今日功成行滿，爲你有菩提證果之根，恐防迷卻正道，我佛故差三位菩薩，到於塵世化你脩行。那兩位菩薩，則他便是文殊、普賢，化做寒山、拾得，那漁婦乃是南海普陀洛伽山七珍八寶寺號圓通名自在觀世音菩薩是也，特降塵世，故化漁婦，點化你來。（張無盡云）弟子省了也。（布袋和尚云）既然你省了也，跟着貧僧見我佛去來。張無盡，你本是西方羅漢，難比那濁骨凡胎，今日個功成行滿，同共見我佛如來。（同下）

第四折

（正旦扮觀音同文殊、普賢、韋天、善財童子、獅吼、白象上）（正旦云）貧僧乃觀世音是也。這二位是文殊、普賢。今日個張無盡功成行滿，他豈知佛門中顯化之事也。（唱）

【雙調·新水令】宏揚大法度羣生，發善念至心皈命。有緣能覺道，今日個張無盡上傳燈。朗朗光明，將萬物盡皈正。

（云）彌勒尊者同張無盡敢待來也。（布袋和尚同張無盡上）（布袋和尚云）貧僧乃彌勒尊者是也。引度張無盡見我佛走一遭去。可早來到也。不索報復，自己過去。（做見科，云）三位菩薩，貧僧引得張無盡來了也。（正旦云）張無盡，你認的我麽？（張無盡云）我佛，弟子乃濁骨凡胎，不識如來，怎生可憐見，傳與弟子佛法，可也好也。（正旦唱）

【雁兒落】奉諸佛圓覺成，禮三寶堅心敬，永皈依佛法僧，常守定諸天聖。

（布袋和尚云）張無盡，你看俺佛門現萬道金光，滿天現祥雲瑞彩也。（正旦唱）

【得勝令】瑞靄氣融融，彩霞霧籠籠，楊柳枝榮翠，堪宜淨水瓶。見寶蓋層層，講佛法高聲，頌齊聲，贊如來大道行。

（云）張無盡，你見這山明水秀之處麽？（張無盡云）弟子不知是何處也。（正旦唱）

【沽美酒】洛伽山翠錦峰，南海水澄清，八寶七珍瑞氣生。看了佛家勝境，普世界，好脩行。

（張無盡云）原來是南海之境，弟子省了也。（正旦唱）

【太平令】千百億通靈顯聖，則我這現千手變化無窮，三昧力無不感應，說法處諸天諦聽。若說着化身、度生，你今日悟省，一刹那超凡入聖。

（張無盡云）我佛，弟子省了也。師父是誰？（布袋和尚云）你不認的貧僧。你聽者：我乃是彌勒尊者，故化爲布袋和尚，你今歸於佛道，返本還原，復登菩提之位。你聽者：則爲這大地

衆生受苦辛，我佛發願救衆生。故化漁婦來塵世，引度迷人上九重。方顯佛門威力大，龍華會上禮金容。今日個復歸正道張無盡，同赴靈山見世尊。（并下）

題目　布袋和尚救衆生

正名　觀音菩薩魚籃記

呂翁三化邯鄲店

劇目說明

本劇録自于小谷本，有趙琦美校筆，全劇無穿關，與内廷演出本有别。

該劇題材與馬致遠等《黄粱夢》、湯顯祖《邯鄲記》同源於唐人傳奇《枕中記》。《黄粱夢》把《枕中記》故事改頭換面，演漢鍾離度呂洞賓；本劇則直接從《枕中記》化出，演呂洞賓度盧生，情節與《邯鄲記》同。看來似從《黄粱夢》到《邯鄲記》之間的過渡之作。

自細節觀之，第二折呂洞賓上場詩云：『朝遊北海暮蒼梧，袖褪青蛇膽氣粗。三醉岳陽人不識，朗吟飛過洞庭湖。』與馬致遠《岳陽樓》劇全同。此劇八仙名目，與《岳陽樓》同而與《邯鄲記》略異。《邯鄲記》有何仙姑，《岳陽樓》作徐神翁，劇中八仙的排名符合元代神仙道化劇的通例。八仙中之有何仙姑，始於明朝以後，據此當可將此劇創作年代前移。

全劇關目緊湊，辭采振拔，在脈望館抄校本中顯得别具文采，即使比之朱權、朱有燉的作品，亦顯得二朱庸碌。似出名家之手，頗近於元末明初賈仲明、谷子敬諸人的風格。《録鬼簿續編》著録谷子敬存《邯鄲道盧生枕中記》目，題目正名作『終南山呂公雲外遊，邯鄲道盧生枕中記』，可

知其情節人物當與該劇相近，或疑是谷子敬《枕中記》劇的改本。

劇中第二折〔正宮·端正好〕套曲和第三折〔南呂·一枝花〕套曲，分別收入《雍熙樂府》第三和第九卷，題名《黃粱夢》，可見它的曲子較受當時人欣賞。而《雍熙樂府》所選雜劇，除朱有燉作品外，都是元代或元末明初人作品，故該劇亦應屬於這一時期。

該劇以《脈望館抄校本古今雜劇》本作底本，參校《雍熙樂府》本。

第一折

（沖外盧生上云）天子重英豪，文章教爾曹。萬般皆下品，惟有讀書高。小生姓盧名志字道成，本貫山東邯鄲縣人氏，卜居柳塘莊上，務農讀書。當今大唐天下，聖人在位，任賢良，尚文學。據小生平生，篤志詩書，他日必有豁達的時分。今日頗閒，且溫習些舊書，看有甚麽人來。（做讀書科）（正末扮呂翁上云）貧道姓呂名嵒字洞賓，道號純陽子。因爲山東邯鄲縣有一人，姓盧名志字道成，此人有仙風道骨，衆朋友於東華帝君前保舉貧道，往其家中，用心點化他。我想來，此人雖有仙分，久混塵俗，明昧未分，便怎生片言之間，得成正果？雖然如此，乃聖皇法旨，安敢有違。今天色尚早，駕起天風，須索走一遭去。（唱）

【仙呂·點絳唇】初日蒼涼，玉河微晃，天風蕩。鶴背翺翔，來世上，離天上。

【混江龍】覷了咱山林模樣，誰道是終南道士呂純陽。腹內金丹燦爛，匣中寶劍光芒。笑引蒼龍遊太華，倒騎黃鶴過扶桑。訪蓬萊，登閬苑，萬里無攔當。見了些海枯石爛，經了些地老天荒。

（云）今日早到邯鄲縣也。兀那柳塘上，敢是他家麼。是好一處幽閒的景致也呵。（唱）

【油葫蘆】我則見流水柴門帶綠楊，陰陰護草堂。（云）他正讀書哩。（唱）則聽得讀書聲字字響琳琅。（云）他門前一犁兩耙，乃莊農之器，他又耕田地又讀書，只是要富貴兩全哩。（唱）他待要良田一片禾苗旺，又待想禹門三月桃花浪。（云）我且喚他一聲。盧生稽首。（外云）這個道人好作怪也，我與他素不相識，他怎麼喚我姓名？（末云）你久混塵俗，是不認得了。（唱）你道我姓名徑呼禮數講，我正是不辭千里來相訪。抵多少雞黍約，到山陽。

（云）我且問你，近日有何養生之藥？（外云）不過力田讀書。（末云）這力田乃莊農之業，何樂之有？（外云）道人說差了也。這力田呵，春耕夏耨，秋收冬藏，無飢寒之憂，何爲不樂？（末云）這讀書朝暮之勤，何爲自苦？（外云）這道人又說差了。這讀書呵，乃立功名，取富貴，前程萬里，豈不美乎？（末云）你則想前程而不想正道，獃漢，回頭便是。（唱）

【天下樂】這言語又不比流出桃花賺阮郎，你煞荒唐。不自量，如今人力田讀書天下廣。（云）你又力田，又讀書，（唱）你寸心有萬事縈，百年人做千歲想，則怕你浮生空自忙。

（外云）我是個儒生，豈無個寒暄之禮，敢問道人，從何而來？（末云）吾乃雲水閒身，不勞動問。（外云）固是雲水閒身，豈無父母家邦？（末云）你可說得是。（唱）

【醉中天】太乙翁是俺親家長，瑤池母是俺老尊堂。（外云）那裏是家？（末唱）俺家住在白雲天一方，絕鄰里，無街巷。（外云）也有個鄉貫。（末唱）我與那明月清風共鄉。（云）我那住處，煙霞灼眼，鷄犬無聲，瑤草瓊林，明山秀水，（唱）依稀似武陵溪上。（外云）說與我實話，他日也好相尋。（末唱）恁時要問通津，則我是漁郎。

（外云）這個道人，打扮的好蹺蹊。我且問你，既是出家人，背負一劍，於汝道家何用？（末云）你既問我，我對你說者。這劍五金之英，太陽之精，寄氣託靈，匪礪匪硎，揮之有折衝之氣，服之有八面之威，斬三尸，驅六賊，於汝亦有所益。（唱）

【穿窗月】光輝輝百衝鋼，露華凝隙月光芒。自來薛燭曾褒奬，過巨闕，勝干將，斬三屍六賊除魔障。

（外云）請問三屍六賊是何物也？（末云）凡人腹隱三屍，令人促壽；身迷六賊，使人昏亂。秀才，你若棄俗出家，脩真樂道，入長生之路，何憂此等？（外云）道人，你又說的差了也。吾乃孔門弟子，豈學異端之術？（末云）秀才，你道你博覽羣書，這《道德經》《神仙傳》，你也曾看來麽？（外云）我也曾看，皆虛誕渺茫之事。（末云）老子《道德經》，皆脩己治人法，至道存焉，豈爲虛誕也？（唱）

【寄生草】《道德經》非虛誕，《神仙傳》豈渺茫？（云）我試說幾個古人你聽。（唱）一個晉王喬彩鳳跨青霄上，一個衛叔卿白鹿降丹墀上，一個趙琴高赤鯉泛滄波上。一個東方朔曾做殿頭官，一個陶貞白虛受山中相。

（云）你力田讀書，都不濟事，不如跟我出家去來。（外云）你道我力田讀書都不濟，你那出家人有甚麼快活？你說與我聽。（末云）我說我那出家人受用快活，你聽者。（唱）

【後庭花】我雖無百尺樓數仞牆，止不過四圍山三厦房。近閬苑黃金闕，勝長安錦繡鄉。非是我自誇揚，說與你一年景況：杏花風暖熔熔，吹將來蘭麝香；藕花風足律律，飄將來冰雪涼；桂花風廝琅琅，搖拽的環佩響；雪花風亂紛紛，玉龍戰鱗甲光。《蕊珠編》誦幾章，《黃庭經》寫幾行。芙蓉冠薜荔裳，清風琚秋水璫；金英杯玉薤觴，青精飯甘露漿；展白雲鋪卧牀，吸甘露潤渴腸；駕青鸞遊上方，奏琅璈朝玉皇。自逍遥自曠蕩，没差役没慮想。

（外云）道人雖道是出家兒快樂，小生亦有主意。這力田呵，儹下萬廩千倉，成富家翁，這讀書呵，立功名，取富貴，爲卿爲相哩。（末唱）

【柳葉兒】你則待爲卿爲相，儹贏餘萬廩千倉。可不道催人白髮三千丈？則指望家私旺，積蠶桑，全不顧兩字『無常』。

（外云）道人，你道力田也不濟事，讀書也不濟事，似這鳳凰池，麒麟閣，調和鼎鼐，榮居廟

堂，馬前列兩行朱衣，胸中燦一天星斗，此等事業，豈非讀書之力乎？（末云）秀才，你忒執迷所事，不依我勸也呵。（唱）

【賺煞】你待要身到鳳凰池，名掛麒麟像；調鼎鼐榮居廟堂，馬前面朱衣列兩行，纔稱你一天星斗文章。（外云）道人豈不聞：『天生我才必有用。（末云）獃漢，生死事大，功名事小。（唱）我覷你貌堂堂，無半點兒斟量，不食丹丘不死方。獃漢，怎不覷禾離離北邙道旁，草萋萋樂遊原上，（云）你試看新墳舊塚，澆茶奠酒，（唱）盡都是爭名奪利少年郎。（下）

（外云）這道人我又素不相識，走將來談今論古，平白地着我拚捨出家，我那裏聽他的言語。明日趁此天時，東作將興，且往南村走一遭去。若爲〔二〕不耕與不教，是乃父兄之過歟。（下）

校記

〔一〕『若爲』底本作『若惟』，從趙琦美校筆改。

第二折

（淨扮道僮上，云）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小僮姓鶴名得僅。人都喚我做鶴得僅。自小裏跟隨着呂純陽師父出家。俺師父見我脩長挺脫輕巧疾妙上頭，好生愛我。俺師父閒時節，微撲着我的翅膀，喚我做翩躚羽僮。俺師父喜時節，摶弄着我這脖項，喚我做鳴皐仙子。醉時節拿住我這嘴，喚我做尖嘴噇材。惱時節摩挲着我這丹頂，喚我做赤頭毛鳥。今日爲個盧生，說道此人有夙緣仙分，俺師父到他家中點化他，此人不從。今日着我來邯鄲道上，尋一個四通八達、傍山近水的去處，就化一境，要度脫他。我看了一遭，這裏最好，這早晚俺師父敢待來也。（末扮邯鄲道老人上云）朝遊北海暮蒼梧，袖褪青蛇膽氣粗。三醉岳陽人不識，朗吟飛過洞庭湖。世道可知，天機莫泄。貧道因爲盧生好生用心，自那日到他家裏，用言再三勸化，他略不省悟，今日又索走一遭去。（唱）

【正宮·端正好】恰離了洞庭湖，再上邯鄲道，駕天風萬里扶摇。想當初尋真誤入蓬萊島，今日又被閒人惱。

（云）貧道到此，有幾個道友，不會相見，又早數百年了。不爭探望了一遭，又俄延了兩日也。

（唱）

【滚繡毬】我不合滄浪亭住了一朝，芙蓉城過了一宵，抵多少遲違了太公家教。〔二〕恨不得袖飄飄拂破麻袍，險踏穿足底鳧，好慌殺跨下鶴，則爲我對東華〔三〕慨然允諾。雖不似波心裏將明月空撈。盧生也，也是你三生累積功千劫，教我一夜思量計萬條，意攘心勞。

（云）道僮那裏？（淨上云）我尋的這個去處，請師父看者。（末看科）（唱）

【倘秀才】初日昇林霏縹緲〔三〕，新雨過溪聲鬧吵，路轉峰回過小橋。深林冲鳥雀〔四〕，枯木掛猿猱，靜悄。

（云）此處太靜，不中。（淨云）又有一答兒去處，傍山近水，四通八達，請師父試看者。（末覷科）（云）此處是好，就在這裏化一境。（做變科）（末云）疾，真個好個酒肆也。（唱）

【滚繡毬】我則見鬧穰穰長途接遠村，高聳聳危峰際碧霄；密匝匝護柴門綠陰桑棗，青藹藹帶林皐淺水蘭苕；紅灼灼低檐映海棠，嬌滴滴疏籬間野桃；齊臻臻助幽懷藥爐茶灶，（淨云）師父，景致都好，只少些酒器家活也。（末云）疾。（變酒器科）（唱）清淡淡稱閒情瓦鉢椰瓢；香馥馥榨頭白酒涓涓響，滴溜溜牆角青旗颭颭摇，景物堪描。

（淨云）我見師父這般用心，若盧生不打從這裏過呵，徒弟使一個鳥道，遮麽那裏，拿也拿將他來，師父放心者。（末云）休得胡説。（唱）

【倘秀才】你與我將土坑上苔痕灑掃，將竹几藤牀拂綽，（云）我是仙家，（唱）則理會春

日春風醉碧桃。棋聲花院靜，幡影石壇高，出家人快樂。

（淨虛覷科，云）師父，兀那遠遠的不是盧生來了也！（末云）盧生來了，你則在這門首等他。（淨云）理會的。（末云）盧生呵，我那裏是賣酒的，則我便是呂洞賓，故意教他不認的。且題四句詩在這壁上，看他省的麽。（題詩科）五十年間一茂才，功名生死苦爲懷。誰知一枕遊仙路，夢逐西風到藁街。串無心道人書。（外上云）祝融南來鞭火龍，火旗焱焱燒天紅。日輪當午凝不去，萬國如在紅爐中。小生盧志，待往南村走一遭去。天氣暄熱，神思昏倦，你看這裏是一處好酒肆。（見淨科）（淨云）秀才那裏去？俺這裏酒店頗潔淨，秀才不飲酒呵，消停半時也不妨。請請請。（外云）也說的是。（做與老人相見科，云）老人祇揖。（末云）這個秀才生的清致，是個出家人動靜。（外云）迎頭兒我說甚麽來？呀，這壁上題詩者何人也？（末云）是一個過往的閒人，自稱串無心道人。秀才，你何處來？何處去？（外云）小生來處來，去處去。（末云）秀才何所見而來？何所見而去？（外云）老丈休閒說，小生則在這柳塘莊上居住，欲往南村幹事，天氣暄熱。神思困倦，借此消停片時，老丈勿罪。（末云）秀才休笑話，前言戲之耳，老夫頗能風鑒。（外云）小生平日讀書，志在功名，不知有爲官的骨相麽？請一相之。（末云）老夫見子眼有綠光，名在瓊簡；陰有伏骨，名在赤書；胸有偃骨，名在山林，凡子皆有之。此非凡俗富貴，乃神仙中之人也。鶴得僅將酒過來，今日與秀才把一盞，他日必有相見的日子。（外云）何勞老丈賜酒？（末云）秀才飲一杯者。（做勸科）（唱）

【滾繡毬】雖不是殷勤捧玉鍾，珍珠滴小槽，列珍羞煩爇炮〔五〕，我是個野人家止不過野蔌山肴。（云）秀才，對此日色暄和，風光駘蕩，且放懷飲數杯。（唱）看山花設綺羅，聽松風響翠濤，煞强如奏鈞天九韶音樂。（云）秀才休罪。（唱）你將那利名心一筆勾消。豈不聞兩輪日月雙催逼，萬古雲霄一羽毛？秀才你仔細量度。

（末與外把酒科，云）適見秀才，語話中間，志在功名，老夫飲了數杯酒，不由我想起四個棄職投閒的古人來。（外云）這四個是何代古人？願聞者。（末云）我說與秀才聽者。（唱）

【脫布衫】一個釣桐江萬古清高，一個是耕鹿門一世逍遥；一個棄彭澤五斗折腰〔六〕，一個別蘇門一聲長嘯。

（外云）這四人雖然如此，他必有個主意。（末唱）

【小梁州】他道是自古雲林遠市朝，因此上跳出風濤，真乃是南山秋色兩相高。非驕傲，明知道浮世不堅牢。

（外云）這四人雖有清高之名，難免生死之患，未見其所長。（末唱）

【幺篇】雖不在長生路上參玄妙，也能够落落陶陶。明月歌，清風操，巢由同調。誰待要束帶立於朝？

（云）老夫想來，爲官的則不如咱出家兒快活。（外長嘆科）（末云）老夫與子談諧方適，而長嘆息者何也？（外云）老丈，你怎知我心中事。夫人生於世間，當建功立勛，出將入相，列鼎

而食，選聲而聽，使芳名益彰而家益盛，然後可以言適乎？爲吾志於學，遊於藝，自以爲富貴可取，今逾壯年，猶勤畎畝，非困而何？（末云）秀才既讀書，豈不知一切有爲法，如夢幻泡影？老夫勸你，雖道是爲官的好，則不如棄俗出家，脩真樂道，入長生之路爲妙也。（外云）老丈，是何言歟？孔子云：攻乎異端，斯害也已。（末背云）言之諄諄，聽之藐藐，良藥苦口，信有之矣。則除是這般便了。（向外云）秀才篤志於功名，老夫先人留下一枕，質狀瓷石，名爲長春如意枕，但枕之，必遂平生所願。（外云）試請觀之可乎？（末云）鶴得僅，將過枕頭來。（淨取枕上）（侍於末側科）（末執枕看科）（唱）

【三煞】這枕孕陰陽滋雨露，發天機叱巨靈，高從西華山頭琢；這枕蘊風雷含斗曜，遣飛廉驅岡象，深向東瀛海底撈。這枕滑膩如珊瑚，清和如琥珀，古淡如鴛鴦，溫潤如瓊瑤。這枕抱着呵骨清毛爽，靠着呵心曠神恬，枕着呵夢斷魂勞。但黑甜一覺，知他是幾千遍紅日上花梢。

（外云）黑甜一枕，幾千遍紅日上花梢。老丈，大抵睡卧，無過少憩而已，豈有如此夢寐哉？

（末云）秀才，古人有詩云：處世若大夢，胡爲勞其生。老夫試舉幾個古人夢中勾當你聽。

（唱）

【二煞】入羅浮棲野店，對寒梅偎素質，參横月落啼青鳥。（外云）此乃趙師雄。（末唱）盼陽臺瞻楚岫，惹嬌雲沾嫩雨，暮約朝期望翠翹。（外云）此乃楚襄王。（末唱）賦甘泉吞

鳳成章。（外云）此乃揚子雲。（末唱）釣渭水飛熊協兆，（外云）此乃姜子牙。（末唱）繞南柯逐蟻穿槐，（外云）此乃淳于棼。（末唱）採荒郊得鹿蒙蕉。（外云）此乃鄭野人。（末唱）悶懨懨懷中失筆，（外云）此乃江文通。（末唱）磣可可腹上生松，（外云）此乃吴丁固。（末唱）光輝輝梁上懸刀。（外云）此乃晉王濬。（末唱）都是些神魂擾擾，〔七〕則落的乾生受，枉劬勞。

（末遞枕與外科，云）秀才請看枕。（外接枕看科，云）是好枕也呵，常言道：眼觀希奇物，令人壽命長。（末云）秀才，日當卓午，腹中飢餒，我炊黄粱飯，聊爲一餉。鶴得僅疾快者。（淨云）理會的。（做炊飯科）（末云）秀才略睡片時，黄粱待熟也。（外做睡科）（末指外云）盧生也，你雖有仙分，爭奈塵緣未斷，教你功名生死路上走一遭去，咱兩個再廝見，未是遲哩。

（唱）

【尾聲】你伴着半窗花影鶯聲悄，我趁着萬裏風頭鶴背高，向東華上九霄。你到南閶〔八〕走一遭，折桂攀蟾姓字標，入省登臺意氣豪；曳玉拖金享重爵，耀武揚威靖邊徼〔九〕，畫閣蘭堂飽宴樂，鳳枕鴛幃配艷嬌。日月如流不可招，富貴榮華不能保，投至得五十載其間再撞着，少不得緑鬢朱顔鏡中老。（下）

（淨戲弄外科，云）可愛他盧生清秀，不枉教喚做儒流。禀天地胚胎聰慧，受陰陽氣質溫柔。閒歲月衡門深巷，淡衣冠博帶寬裘。論務農雄談注水，説求官豪氣吞牛。七尺軀昂昂矯矯，一

柄 臉醋醋溜溜。慢行步搖搖擺擺，細吟哦唧唧啾啾。五行中星星講論，三墳内事事探搜。兩肋落《尚書》《論語》，一肚皮《周易》《春秋》。口不停荀、楊、孔、孟，心不向譚、馬、丘、劉。也不怕無常呼喚，也不究生死緣由。也不想玄關有路，也不想弱水無舟。也不管年華閃電，也不管身世浮漚。也不願聲聞絳闕，也不望名列丹丘。俺師父棄了俗，出了家，着實散澹；他便道讀些書，種些田，倒大優遊。師父道：脫凡胎，離濁骨，神遊紫府；他便道：獻良謀，陳妙算，名覆金甌。師父道：吸金丹，餐玉蕊，無爲上道；他便道：賣寶劍，買黃犢，有事西疇。師父道：跨黃鶴，乘彩鳳，駕斑麟，騎白鹿，同登閬苑；他便道：宴瓊林，入紫闕，插金花，飲御酒，獨步瀛洲。師父道：引飛瓊，携弄玉，喚麻姑，呼織女，暮歡朝樂；他便道：重后稷，效樊遲，訪龐……〔一〇〕，春種秋收。一樁樁心無所順，一句句話不相投。曾記的古人一語，要睡時與你個枕頭。（下）外扮盧生夢中起坐科，云）昨日風光好，今日恐不歸。春風喚于人，吾乃愁自知。盧生也，讀書半世，則這般藏諸韞櫝，幾時是了？況過半生之世？夜來有同堂朋友，報我知道，今秋大開選場，若挫一年，又待三載，盧生老矣。没話説，則今日收拾琴劍書箱，上朝取應去來。三寸舌爲安國劍，五言詩作上天梯。青霄有路終須到，金榜無名誓不歸。（下）

校　記

〔一〕以上三句《雍熙樂府》中，『滄浪亭』作『滄浪洲』、『芙蓉城』作『芙蓉亭』。『太公家教』底本作『太公

字教』，『字』依律當平聲，今從《雍熙樂府》改『字』爲『家。〔二〕『對東華』《雍熙樂府》作『東牆邊』。〔三〕此句《雍熙樂府》作：『初日昇岩雲縹緲。』〔四〕此句《雍熙樂府》作：『深蘿喧鳥鵲。』〔五〕『煳爐炙炮』底本作『炮爐炙煳』，此句按律當韻，從《雍熙樂府》改。〔六〕『五斗折腰』底本作『折腰五斗』，此句按律當韻，從《雍熙樂府》改。〔七〕『神魂擾擾』《雍熙樂府》作『神魂顛倒』。〔八〕『南閭』《雍熙樂府》作『南浮』。〔九〕『靖邊徼』《雍熙樂府》作『靜邊鬧』。〔一〇〕此處底本脱四字。

第三折

（外倒扮官人上云）朝爲田舍郎，暮登天子堂。斯言不誣矣。盧生也，自幼讀書，則想立身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爲願也。盧生託賴天地之恩，於開元十八年登科甲，脱白衣，即授校書郎。不數年間，官至京兆府尹。因爲瓜沙節度使王君奐去官，就除我爲御史中丞河西隴右節度使，大破戎虜，斬首七百級，開地九百里，勒石紀功而歸。就於本年轉陞我爲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事，我與裴光庭同執大政，出入臺閣，應答稱旨，所以中外稱羨，呼我爲賢相。我想來，自開元十八年爲始，光陰好疾也，不覺的五十餘年矣。我所生五子，皆有國器，並膺寵爵，每語夫人崔氏，言及於此，未嘗不舉觴稱慶，大丈夫事業如此足矣。我如今見鎮北戎，爲國之藩翰重臣。近間爲因此處草寇生發，擾害百姓，大人領兵捕捉草寇，未得寧息。我則再領軍兵，

剿除草寇，若不早除，恐爲邊患。則怕無這事，且付之度外。不妨事，看有甚麼人來。（使臣引解子上）（使臣云）盧生聽敕旨。你知罪麼？爲你坐視不救，以致草寇擄掠民財，擾害百姓。聖人震怒，教來捉拿你哩。（外云）可怎了也？誰人救我！的是只因一着錯，萬般都是空。（解子一行捉外下）（正末扮漁翁撑船上云）自家是個漁翁，生長江湖，笑傲煙水，不耕而食，不蠶而衣，似我這等快活也呵。（唱）

【南吕·一枝花】不貪黃閣名，不競紅塵利；不耕附郭田，不採故山薇。咱漁業雖微，自得其中味。書不讀字不識，不思量功成渭水六韜〔二〕，則待要身老嚴灘七里。

（云）貧道别無甚掛念，止不過水上一小舟，岸上一釣臺，有些輪竿，有些蓑笠。（唱）

【梁州第七】蕩悠悠一葉釣舟〔三〕，骨揸揸三尺漁磯，這兩般兒便安身地。絲輪網罟，箬笠蓑衣；魚蝦伴侶，鷗鷺親戚。閒遥遥無事無非，樂陶陶無譽無譏。（云）我有三般兒自家意思，喜一般兒，笑一般兒，愁一般兒。（唱）喜則喜蘆花月照見〔三〕我肝腸，笑則笑蓼花風吹老我面皮，愁則愁楊花雪凍損我容儀。我今日、老矣〔四〕，世不見捉人打户石壕吏。蓬窗下，柳陰内，除睡人間總不知，倒大來便宜。

（云）今日早晨，釣得一尾魚，沽得些酒，今日天氣較寒冷些，且飲一杯酒者。好魚也呵！

（唱）

【隔尾】銀絲鱠切鉤頭鯉，玉液香浮瓮面醅。醉了還醒，醒了還醉；醉了似癡，醒了

又喜，〔五〕一世逍遥在醉鄉裏。

（飲酒科，云）不想今日下着紛紛颺颺國家祥瑞，好冷也呵！（唱）

【罵玉郎】黑風忽捲滄江立，没揣的雲黯黯，倏忽的雪霏霏〔六〕，千村萬落門都閉〔七〕。吹鹽花似撩亂飛，飄瓊葩似零碎積，剪玉屑似繽紛墜。〔八〕

【感皇恩】没徑遮籬，漫野平溪。（云）今日纔見俺漁家富貴也。（唱）粉牆圍〔九〕，銀網纜，玉蓑笠。大古來滕六試巧，遮莫你巽二揚威。（笑科）（唱）我又没甚麽事縈牽，妻受冷，子啼飢。

（解子一行押外枷鎖上）（外云）好苦也呵！不想是一條斷頭路，兀那遠遠的，有一只船兒，我且喚那漁翁者。（做喚科）（末聽科）（唱）

【採茶歌】又不是水禽啼，又不是野猿悲，（末顧見科）（唱）原來是待船人喚斷橋西。（云）這幾個客人要過渡，明日又有我酒錢也。（唱）得酒何愁天氣肅，煞强如滿船空載月明歸。

（外云）兀那漁翁，你且摇過船來，我問者。（末云）他喚我哩，我且摇過這船去。（做摇船科）（唱）

【賀新郎】覷着惡狠狠公吏後追隨，冒雪湯風，叫天吼地。（末覷外科）（唱）真乃是武陵溪畔曾相識，暗想起其中就裏，但開口天知地知。（云）你這一行人，喚我做甚麽？（解子

云）這一位官人，待借你船兒渡一渡者。（末云）你是甚麼官人？（外云）我是應舉及第的官人。（末笑科，云）你是應舉及第的官人？（唱）幾曾見披着枷離月窟，纏着鎖下雲梯？你那般惡風光，全不如登科日。〔一〇〕

（外云）漁翁，你休輕視我，我也曾出入臺閣，三臺八輔裏勾當來。今日患難到此，不想紛紛下着這般大雪，漁翁你休怪，就借你船兒，渡我每這幾個人過去者。（末唱）

【哭皇天】他道是居臺省三公位，〔一一〕列八輔宰相職。（云）你那爲官受用處我知道，遇着這般天氣呵，（唱）舒心兒列管絃，揀口兒喫堂食，這的是承天奉敕到家裏。朱門深閉，繡幕低垂，烹茶掃雪，弄盞傳杯，紅爐燄燄，錦被堆堆，這其間則我這打魚人恰纔罷釣歸。（外云）我今日倒不如你了也。（末唱）你不學張良辭世〔一二〕陶朱棄職。

【烏夜啼】則待作抱官囚覓不着逃生計，急回頭待悔來應遲。又不將心猿意馬牢拴繫，也不是你本性難移，舊病難醫。（外云）這漁翁好無禮也，我則借你船兒渡一渡，沒來由比方比正閒議論。是這般天氣呵，你正是坐而不知立而飢。（末唱）你道是坐而不覺立而飢，你爲官不看傍州例。學不到王子猷，可做了吴元濟。豈不聞天條井井，天網恢恢。

（云）我不渡你，不渡你。（外云）漁翁，咱和你那裏不廝見來？止不過一個松木船兒。（末云）你道我的一隻松木船兒。（笑科）（唱）

【牧羊關】俺這船雖是個松木船兒無妝飾，比着那竹葉舟〔一三〕煞整齊，我也曾泛銀河

直至瑶池。（外云）敢問漁翁，這地面是那裏？（末唱）這地面西到藍橋，東連弱水。〔一四〕（外云）天色晚了也。（末唱）你告我何爲晚，我渡你莫嫌遲。〔一五〕（云）哥哥，你真個到那裏去？（外云）我往京兆府藁街坊去。（末唱）你若是到藁街坊〔一六〕身無恙，便是入桃源路不迷。

（外云）漁翁可憐見，咱前無村後無店，若不渡我，如之奈何也？（末背云）我那裏是漁翁，我便是呂洞賓，故意教他不認的我哩。（向外云）君子，常言道有路莫登舟。（外云）漁翁，你不渡我也罷，我請問你，則這京兆府，路從那裏去？你指與我徑路者。（末云）這東西南北，總是一條大路，你好纏殺我也。（唱）

【尾聲】我覷着枷頭鐵鎖纏聯繫，你可甚麽兩行朱衣左右隨〔一七〕。（云）你不聽老人言語呵，（唱）你則待幼讀書，壯遊藝〔一八〕，蓋書樓，買農器，圖功名，攢財賄，萬言策，五陵氣，施權謀，展經濟，〔一九〕追前非，覺後悔，望妻兒，盼親戚，哭哭啼啼，巴巴急急。靜悄悄人煙，白茫茫田地，疏刺刺風聲，凍剥剥天氣。〔二〇〕少不的血裏埋身，劍下做鬼。〔二一〕比及你六道輪迴到人世，想着那百般是非，幾場黜陟，猶兀自煩心〔二二〕不徹黄粱半鐺兒米。（下）

（外云）那漁翁指與咱路。他去了，咱也去來。（衆推外下）

校記

〔一〕此句《雍熙樂府》作：『不思渭水功成八百』。　〔二〕『釣舟』《雍熙樂府》作『釣艇』。

〔三〕『照見』《雍熙樂府》作『照徹』。　〔四〕『我今日，老矣』，依正格當作二字兩句，《雍熙樂府》作『我如今老矣』一句。　〔五〕以上四句《雍熙樂府》作三句：『醉了還醒醒還醉，醉來以癡，醒來自喜。』

〔六〕『雪霏霏』《雍熙樂府》作『雪花飛』。　〔七〕『門都閉』《雍熙樂府》作『家家閉』。　〔八〕以上三句《雍熙樂府》作：『鹽花似撩亂吹，瓊苞似零碎扯，玉屑似繽紛墜。』　〔九〕『粉檣圍』《雍熙樂府》作『粉艢桅』。　〔一〇〕以上二句《雍熙樂府》作三句：『似你般惡風光全似登科日，猶思量靜鞭三下響，不提防平地一聲雷。』　〔一一〕『三公位』《雍熙樂府》作『三臺名』。　〔一二〕『辭世』底本作『辭位』，此處當韻，從《雍熙樂府》改。　〔一三〕『竹葉舟』《雍熙樂府》作『蓮葉舟』。　〔一四〕以上二句底本作：『這地面西到藍橋連弱水』，依律此當二四字句，從《雍熙樂府》改。　〔一五〕以上二句底本作：『如今我渡你，切莫嫌遲。』依律此當二五字句，從《雍熙樂府》改。　〔一六〕『坊』字底本無，從《雍熙樂府》補。　〔一七〕『隨』《雍熙樂府》作『圍』。　〔一八〕以上六字《雍熙樂府》無。　〔一九〕以上十二字《雍熙樂府》無。　〔二〇〕以上四句《雍熙樂府》無。　〔二一〕以上二句《雍熙樂府》作：『血裏埋劍下做鬼。』　〔二二〕『煩心』《雍熙樂府》作『煮』。

第四折

（正末引道僮上）（化酒肆科，云）今番着盧生正果也。（解子引外上行科，云）藁街坊到了也。盧道成，因爲你兩軍對壘，臨敵賣陣，敕旨教斬了你哩。（做刑科）（衆下）（外做驚醒科）（看壁上原題詩科）（淨云）黄粱飯熟了也。（外云）呀呀呀，我知道了也！盧生也，你爲官受爵，娶妻生子，五十餘年，波波碌碌，卻原來是南柯一夢。我省了也。（末云）炊黄粱飯者。（淨云）秀才略睡片時。（末云）盧生，你只今主意如何？（外云）則今日跟隨師父出家去來。（末云）徒弟，你今日卻省悟也。（唱）

【雙調·新水令】五十年辛苦爲功名，今日入玄關了身達命。似嫦娥奔廣寒，勝徐福訪蓬瀛。行滿功成，纔知道一動不如一靜。

（云）盧生，你認的柳塘莊上道人麽？（外云）正是師父。（末云）你認的風雪江邊那個漁翁麽？（外云）也是師父。（末云）盧生也，則爲你名登丹闕，跡混紅塵，東華帝君差我來此，度脱你三次也。（外云）師父，弟子不想有今日也。（末唱）

【駐馬聽】脱骨超形，萬里西風遊太清；離凡入聖，五明宫内賀長生。（云）徒弟聽我説：凡脩真者，未究玄妙之初，先理金丹之要。（外云）師父，金丹是何物也？（末云）這金丹攢

簇五行，和合四象，五氣朝元，三花聚頂，乾坤作鼎器，烏兔爲藥物，解抽添，能揣度，善調和，知沐浴，半刻之差，千里之謬。汝今至此，若非夙緣仙契，安可及也？（唱）從今後焚香不索誦《黃庭》，脩真再莫調金鼎。照六根，鑒七情，則我是一輪天上軒轅鏡。

（外云）師父，弟子到此，自覺天光廓落，霧氣空明，敢問此乃何處也？（末云）你年少時，曾多記古人詩來？（唱）

【喬牌兒】這天上白玉京，你曾記古人詠。五城十二樓，是真仙境。你將這腹中詩，心內省。

（外云）是是是，我曾記得兩句詩云：天上白玉京，十二樓五城。莫非是太清仙境麽？（末云）然也，此處正是東華闕下。（唱）

【掛玉鈎】你覷這玉殿金扉絢紫清，這答兒親領東華命。金作蛟龍簇繡楹，光燦爛，相輝映。謝聖恩，施恭敬；瞻望宸光，頓首虔誠。

（外云）弟子賴師父指教，得長生了也。敢問這天人間雖是差別，亦有飲饌暑寒適悶的勾當麽？（末云）你聽我說。（唱）

【雁兒落】飢餐玉兔精，渴飲銀河凝。熱呵綃蒙紫霧輕，寒呵錦苫丹霞靜。出入呵穩駕彩鸞軿，睡呵靜靠碧雲屏。飲酒呵香泛瓊瑤浪，啜茶呵溫調沉擷冰。閒評，斷不了五千言《道德經》。兩三篇煙霞興；閒評，止不過

（八仙隊子一行上）（鍾離云）適間洞賓度了一個徒弟。咱弟兄每慶賀去者。（淨上哭科，云）師父在上，衆師父在此，鶴僮一來慶賀，二來有句話說。小僮鶴得僅，自幼跟着師父出家，受了多少艱難，俺師父性子又緊，要我立便立，要飛便飛，要舞便舞，要騎便騎。誰想俺師父棄舊憐新，有了一個徒弟，便不顧我了，不由我氣出一個〔江兒水〕來。師父，鶴得僅明明的對你說，你今後謹慎者。（唱）

【江兒水】師父自來心性直，長赴蟠桃會；背到半空裏，已帶三分醉；滴溜撲把師父攧做肉泥。

（鍾離云）洞賓跋涉凡塵，用心不易。（末唱）

【川撥棹】想當日下青冥，數齊州似九點星。跋涉滄溟，纔度蓬瀛，真乃是追風覓影。望邯鄲，煙樹暝。

（鍾離云）他原來喚做盧道成，爲何喚做盧生？（末唱）

【七弟兄】諱名道成號盧生，也是他實丕丕注定真仙命。滴溜溜跳出火炎坑，眼睜睜跳脫劫塵穽。

（鍾離云）他青春幾何？（末唱）

【梅花酒】年紀兒正妙齡，多視多聽，多做多營，多論多評，多藝多能。（鍾離云）他在家作何生理？（末唱）他朝耕着附郭田，暮守着看書燈。（鍾離云）他又力田，他又讀書，必

有所圖，何不教他輪迴裏走一遭去？（末云）言者當也。（唱）指乾坤一化境：生死路也會登，風波海也會經；黃金榜也題名，碧油幢也驅兵；凌煙閣也圖形，鳳鸞幃也和鳴。虛飄飄樂浮生，磣可可受嚴刑。蒼精劍血猶腥，黃粱飯夢纔醒。（末指外科）（唱）

【收江南】他纔知道十年前是一書生，謝殷勤相賀笑相迎，棄了個碧桃花底笑吹笙。他覷了這太清，再不想龍樓鳳閣九重城。

（云）徒弟，參拜衆師父者。（外拜科）（衆仙云）盧生，間別久矣。（外云）弟子素不與衆師父每相見。（末云）藁街坊有一面之舊。（外云）呀呀呀，原來是七位神仙。這第一位是誰？（末唱）

【水仙子】天書到手離神京。（鍾離云）吾乃漢鍾離是也。（外云）這一位師父是誰？（末唱）這鐵拐隨身顯聖靈。（李岳云）吾乃鐵拐李岳是也。（外云）這一位師父是誰？（末唱）清歌信口爲新令。（藍采和云）吾乃藍采和是也。（外云）這一位師父是誰？（末唱）駕煙霞驢背輕。（張果老云）吾乃張果老是也。（外云）這一位師父是誰？（末唱）棄皇親隱跡埋名。（曹國舅云）吾乃曹國舅是也。（外云）這一位師父是誰？（末唱）背葫蘆神遊三界，（徐神翁云）吾乃徐神翁是也。（外云）這一位師父是誰？（末唱）指牡丹花開四景。（韓湘子云）吾乃韓湘子是也。（外云）這七位師父都認的了，師父卻是誰？（末唱）我是串無心呂字分明。

（外云）原來是呂洞賓師父也。（鍾離云）盧生聽者：你本是夙世真仙，在人間久戀塵緣。恐怕

（外云）原來是呂洞賓師父也。（鍾離云）盧生聽者：你本是夙世真仙，在人間久戀塵緣。恐怕你迷卻正道，差洞賓引度相連。邯鄲店倏然一夢，着功名富貴縈牽。都見了妻財子禄，又遭了刑憲迍邅。多不到一炊飯頃，經歷了五十餘年。今日個功成行滿，做神仙返本還元。多虧了呂純陽三番點化，你今日列仙班拜謝蒼天。（並下）

題目　爭名不把詩書厭
　　奪利常把良田占

正名　盧生一夢藁街坊
　　呂翁三化邯鄲店

時真人四聖鎖白猿

劇目說明

本劇見於脈望館藏明抄本，四折一楔子，無穿關，疑非内府演出本。劇中主角沈璧爲『泛海之家』，即從事海上貿易者。元代海外貿易頗盛，而明前期曾禁海運，故此劇若非明中葉之作，就可能出自元人。本劇曲白本色當行，甚似元無名氏除妖降魔劇，劇中稱杭州爲古杭，稱全真教爲『五祖七真之教』，皆是元初人口吻，元人創作的可能性較大。第二折淨角打諢中有『送他兵馬司裏去』語，元置『兵馬司通』，明始置『五城兵馬司』，二者皆掌捕盜司獄事，故『兵馬司』一語並不能作爲明人創作的顯證。在没有發現新材料之前，今作存疑收入，供研究者鑒别。今據《脈望館抄校本古今雜劇》本移録校訂。

楔　子

（冲末扮時真人領道僮上，云）混沌初分不記年，每經滄海變桑田。蟠桃結果成熟後，不識塵

寰幾變遷。貧道姓時名玄，字道初，道號景陽子，曾參五祖七真之教，頗解天機造化，能窮生死存亡。貧道慧眼一觀，古杭城有一人，姓沈名璧，字君玉，此人三輩兒奉道，平日恤孤念寡，敬老憐貧，齋僧奉道。爭奈此人是泛海之家，他利心太重，要泛海去，有一年不死之難，他的渾家有妖氣所纏。我今日扮做一個乞化先生，一來化齋，二來勸此人走一遭去。指開海角天涯路，引的迷人大道行。（下）（正末扮沈璧領旦兒、倈兒、淨興兒上）（正末云）自家姓沈名璧，字君玉，祖居是這古杭在城人氏，年二十五歲。渾家李氏，年二十歲。孩兒福僮，年四歲。這個是我家生的孩兒名興兒。俺積祖是泛海之家，頗有些資本。平日俺家恤孤念寡，敬老憐貧，人口順都喚我做沈員外。我曾對天發願，每日家齋僧道。渾家也，我想來俺積祖是泛海之家，我今日收拾些資本，我還泛海去也。選定今日是吉日良辰，我行李都收拾了也。渾家，你在家中看覷孩兒者，休忘了齋僧的念頭，我去也。（真人薄籃冲上云）沈璧休去，貧道化一齋。（正末云）既遇着師父呵，齋了師父便行。（擺齋科）（正末云）敢問先生有何術藝？（真人云）貧道善能周易。（正末云）師父何不就與小人決疑者。（真人祈禱，鋪下卦錢科，云）君子此卦何用？（正末云）小人沈璧，積祖是泛海之家，我今收拾些資本，還泛海去也。未知可宜不可宜？（真人云）好也，此卦八純坎卦，上下四爻，未來之事，主大獲財寶。則一件，你妻室有暗昧之事。（正末云）師父，俺荆婦莫不有當死之事麽？（真人云）不至死，則是有妖怪所纏。你不信呵，有四句卦歌。（正末云）先生也，何不留下，後來吉凶應驗，當得厚謝也。（真人寫四句卦歌云）遠外經營財寶豐，提備妻兒厄怪中。若解災危凶吉事，則除是寺旁逢着

日邊翁。（正末做看詩科）（唱）

【仙呂・賞花時】（二）寫着道遠外經營財寶豐，提備妻兒厄怪中。（做尋思科，云）前面這兩句好省，後面這兩句我不解其意也。（唱）這兩句意難通。若解得災危吉凶，則除是寺傍得個日邊翁。

【幺篇】休聽他我恰便似無形的過耳風。（真人云）沈璧你休去，你有一年不死之難，你那渾家有妖氣所纏，你去不的。（正末唱）我則見他後仰前合酒力擁。（旦兒云）員外也，家間少你甚麼？你去了，我在家倘有些不測之事，如之奈何？（正末唱）爭奈我行色又去的匆匆，妻也，你心下休驚波莫恐。（帶云）我去之後，家私裏外，都不打緊，（唱）你是必好覷當這一個小頑僮。（旦兒、興兒、俠兒同下）

（真人云）此人被利心所牽，堅意不聽貧道之言。此人當來受不死之災，其妻合還他那妖怪姻緣。爭奈這妖怪有數年的旺氣，不能侵近，若妖怪時滿月足，貧道恁時再來救護，未爲遲哩。一心泛海要離家，嬌妻妖怪所纏他。沈璧躲過亡身禍，保佑團圓積善家。（下）（外扮煙霞大聖上云）占斷煙霞萬裏峰，任吾來往自縱橫。爬山過嶺施英勇，翻江攪海顯神通。騰雲駕霧昇狂雨，走石吹沙起怪風。閒攀峻嶺千年樹，悶戲巔峰萬丈松。夜隨獻果猿啼月，晝伴林前虎嘯風。我是個通天徹地煙霞聖，不弱如庾嶺多年白申公。吾神乃煙霞大聖是也，在於煙霞山煙霞洞居止，號曰是煙霞大聖。某與天地同生，日月並長，神通廣大，變化多般。某離了煙霞山，立於雲端，觀見杭州在城有一人，姓沈名璧，字君玉。此人是巨富之家。他的渾家生的十分大

有顏色。此婦人與吾有宿世姻緣，今沈璧泛海去了，我變化做沈璧一般模樣，到他家中，圖謀了他渾家，便是某平生願足。須索走一遭去。天生俊俏女嬋娟，妖艷如花配少年。共樂同歡錦帳底，成就前生宿世緣。（下）（旦兒領倈兒、淨興兒上）（旦兒云）自從員外去了，一月光景也，並無音信。今日無甚事，我在這解典庫中閒坐，看有甚麼人來，問個信息者。（煙霞大聖扮沈璧上，云）吾神煙霞大聖是也。搖身與一變，變做沈璧一般模樣，來到這沈璧家門首也。（做見興兒科，云）興兒報復去，道員外來家了也。（興兒做見旦兒報云）報的母親得知，員外回家來了也。（旦兒接見科，云）員外去不够一月便回，可是爲何也？（大聖云）渾家你不知則爲我臨行時遇着那個先生，道你有妖氣所纏，我放懷不下。我着下次人將着本錢去了，我回家來望你一望。（旦兒云）興兒安排下酒果，去後堂中與員外拂塵飲酒去來。（同下）

校記

〔一〕『仙呂』二字原無，今補。

第一折

（煙霞大聖同旦兒領淨興兒上）（大聖云）大嫂，過日月好疾也，自回家可早二年光景也。（旦

兒云）員外，人將的本錢去了，二年光景，怎生不見回來？（大聖云）渾家你放心，有管事人收拾的本錢回來也。興兒安排酒果來，俺兩口兒慢慢的飲幾杯，看有甚麼人來。（正末上云）自家沈璧是也。自從離家泛海去，不覺二年光景，謝天地利增百倍，今日方得到家。想俺爲商做客的，披星戴月，忍冷躭饑，非同容易也呵！（唱）

【仙呂・點絳唇】萬里驅馳，二年經紀，非容易。受了些日炙風吹，今日個纔盼得還鄉地。

【混江龍】利增百倍，我謝天謝地謝神祇。有綾羅疋緞，寶貝珠璣；更有那瑪瑙珊瑚黃琥珀，更和那翠毛犀角綠玻璃。到家呵兀的不快活殺俺幼子，歡喜殺俺嬌妻。我忙邀鄰里，便請相知。將神羊來享賽，把口願收拾。做一個洗塵的茶飯，擺一個慶喜的筵席。鬧垓垓觥籌交錯，笑哈哈弄盞傳杯，韻悠悠吹彈歌舞，喜孜孜擂鼓吹笛。直喫的昏慘慘更闌人靜，直熬的明皎皎斗轉星移。那時節笑吟吟的忘卻滿懷愁，你看我樂陶陶拚卻今宵醉。我如今穩拍拍的情穿情喫，索強似戰兢兢的躭是躭非。

（做見興兒科，云）興兒在門首哩，你報復去，道員外回家來了也。（興兒做攔正末科，云）你往那裏走！（三科了）（正末云）這廝兀的不醉了也。（唱）

【油葫蘆】三輩兒的僕人好無道理！我來他不認的，他將我來左攔右擋兩三回。（帶云）爲人怎生無恩，禽獸尚自以死報家主之恩也。（唱）想當日那耕牛爲主遭鞭罪，當日個戰馬

也有垂韁的意。且休説這背主的奴，則説俺綰角的妻，聽的我回家來不出閨房内，他那裏肯似孟姜女送寒衣！

【天下樂】俺家裏少一通舉案齊眉的德政碑，這廝每其實全無些人的見識，好着我不鄧鄧怒從心上起。（帶云）妻也，你尋思波，（唱）你家裏穩拍拍揀口兒食，齊臻臻換套兒衣，妻也我可不道那些兒虧負你？

（興兒云）俺家裏有員外喫酒哩。（正末云）我自過去。（見科）（大聖云）這廝是人也是鬼？（正末云）你是甚麽人？（大聖云）我是沈璧。（正末云）你是鬼，我是沈璧。（唱）

【那吒令】我入門來他叫起，他道我是鬼；我須是沈璧，我問你是誰！（帶云）我去了二年，不想家中有這等勾當。（唱）我揩不盡臉上羞，（大聖做怒科，云）這廝好無禮也！（正末唱）他按不住心頭氣，出醜揚疾。

【鵲踏枝】他那裏怒如雷，唬得我似獃癡。則見他擺袖揎拳，怒目龐眉。（大聖變出本相科）（正末唱）他那裏變化出妖精面皮。天那，少不的又一場庚嶺尋妻。

（大聖拔劍趕科）（正末慌走科）（正末唱）

【寄生草】我見他直聳聳神眉豎，唬的我戰兢兢魂魄飛。黑洞洞兩道妖光起，明晃晃兩手持着兵器，唬的我兩腳難存立。睜開他雄赳赳兩點虎狼睛，舒展他惡狠狠兩隻猿

猱臂。

（大聖打倒正末科，云）沈璧，你不認的我，吾乃煙霞大聖是也。你這渾家，生的十分大有顏色，爲你泛海去了，我變化你的容顏纏攪他。我和你渾家有宿世姻緣之分。我今赴蟠桃會去也。我限你三日，你將嬌妻幼子，田産物業與我，萬事皆休；若不與我，着你碎屍萬段。沈璧心下記明白，將家緣妻子送將來。若還一言敢不允，目下便見血光災。（下）（興兒、旦兒救正末科）（正末做省科）（唱）

【後庭花】我指望待受榮華享富貴，誰承望禍臨頭死限催。撞着你個殢酒色天魔祟，更狠如喫人心的柳盜跖。我這裏自思惟，莫不是前緣前世，我做經商圖些利息？我臨行時不甚喜，齋僧道那一日，有一個先生來化口食。他端詳了我面皮，六爻内分個是非，八卦内剖個凶吉。卦内他便説就裏，他道我遠行呵財禄喜，您家中不甚吉，您妻兒遭着困危，有邪魔有鬼魅，我其實信不及。

【青歌兒】誰信他玄通、玄通《周易》，到今日死無那葬身、葬身之地。（帶云）不聽好人言，果有恓惶事。（唱）我正是船到江心補漏遲。他占了我花朶兒嬌妻，山海也似田地，銅斗兒活計。送的我無主無依，財散人離，瓦解星飛。好着我感嘆傷悲，雨淚雙垂。想起這業畜情理，亂作胡爲，改變了他容儀。他和我一般身己，一般衣袂，一般的名諱。來到咱家裏，圖謀了俺嬌妻；將俺這父子夫妻，生趷扎的兩分離。天那！怎下的

撲刺刺打散俺這鴛鴦會。

（旦兒、興兒扶起科）（旦兒云）員外不須憂心，這城裏有好法官，請將一個來，斷除了可不好？（正末云）大嫂，你也說的是。興兒，你便與我請去。（唱）

【尾聲】你將那有道德的法官來尋，將這個忒愚濫的邪魔退。則要他仗法力書符呪水，灑掃的宅舍安居無是非。他若是要酬勞，輕重你休推。（帶云）想咱從來，飄蓬泛海，使心作倖，做買做賣，損人利己，到今日有如此報應也！（唱）咱人心切莫相虧，（帶云）休愁不報，（唱）則爭個來早波來遲。善惡如同燭影隨，則爲我瞞心昧己，博得些金銀珠翠，我正是得便宜翻做落便宜。（下）

（旦兒云）興兒，員外分付你去請法官，你疾去早來者。（旦兒、興兒同下）

第二折

（淨扮法官上云）我做法官多年，書符呪水不閒。喫了蒜就去告斗，噇了酒就念經言。但是人家燒紙，把祭祀設在案前。大公鷄餐了一頓，爛羊頭咽了半邊。腦兒酒喝上八碗，喫醉了倒在壇前。推伏章地下盹睡，衆鬼怪將我來纏。我仗着劍連忙捉鬼，不想被邪魔一夥齊攢。野狐精奪了我法劍，猿猴精搶了我香錢，大蟲精撾了我令牌，野狼精採了我簪冠，老鼠精咬了我大

腿，骷髏精混的我頭眩。我做法官驅邪十載，嗨！喫没頭鬼打了幾磚。貧道姓鄒名謊字扯砲，道號弄虛先生。平昔道法不濟，專倚花酒爲念，人都説我平常。小道發志氣拜了明師，乃崆峒山脱空洞總虛祖師法座下爲徒弟，一應道法，無不通曉。但是人家頭疼腦熱，纏床卧枕，鬼魅精邪，請了我去，小道一掃而去之，除了精怪共計二萬三千四百六十五個半。我如今每一個鬼與他些罪過，我也不打他，不殺他，不咬他，我在西山裏尋了七十二塊大石頭，做了七十二張碓，我那道庵道院道堂道觀，前後都埋着碓，連小道床上都是碓。到的二更前後，從床底下將那許多鬼採將出來，每一個碓裏安上十數個，我共我老子兒子媳婦，一家兒都跳上碓去，搗鬼爲生，直搗爛了鬼纔罷。止剩了一百二十個，着鹽暴醃起來，送了節禮。世人見我手段高強，都喚我做搗鬼先生。前日改了名字，喚做蹇道元，在這雲清庵住持。行的是五雷天心正法，斬妖縛邪，書符呪水，這杭州城裏誰不知我的名兒？今日無甚事，在此静坐，看有甚麽人來。（淨興兒上云）自家興兒是也。這雲清庵有一人，是蹇道元，行五雷天心正法，則除是此人斷除這妖怪，請此人走一遭去。（興兒做喚門科，云）先生開門來。（法官做開門見科，云）是甚麽人喚門哩？我開了這門，我試看者。（興兒云）小人是沈員外家興兒，近日家間有些不測之事，奉員外言語，請師父到家，有事計議。（法官云）沈員外是我的施主家，我又和他梅香有一面之交，我收拾了道服，走一遭去。我做法官的，當書符呪水慢帳。到人家信口胡謅，衒一味諞言虛誑。入門來就要喫齋，丢了碗就要謝將。若是麵筋豆腐正眼也不瞧，我則好喫狗肉血臟。（同下）（正末抱病，旦兒、倈兒扶上）（正末云）自從泛海回家，誰想有這妖魔在家纏攪

着我渾家。此妖怪道俺渾家和他有宿世姻緣，限我三日，將我渾家和財産物業都與他，若不與他呵，着我死於非命。今日是第三日也，我着興兒請個法官來，斷除了這妖怪。想起我當初，若信那先生的言語呵，不道的有今日也呵！（唱）

【南呂·一枝花】莫不俺曾結下前世的冤，還不足今生債？不甫能打熬出三載的苦，誰承望逃不出半年災。則爲我好賄貪財，那先生卦内明該載。知他俺那李淳風這其間安在哉？我不合信心兒泛海漂洋，誰着你縱意兒爲商做客。

（云）那先生道：沈璧，你有一年不死之難。誰信他的言語那。（唱）

【梁州第七】他將那衷腸話爲頭兒勸我，（帶云）我道：先生噤聲。（唱）我將那惡言語將他便劈面的搶白。（帶云）不信好人言，果有恓惶事。（唱）我正是歲寒然後知松柏，那廝不分好弱，豈辨清白。把我這并頭蓮拆散，連理樹分開。好着我淚盈盈苦痛哀哉，哭啼啼感嘆傷懷。你着我怎割捨那十數處錦片也似莊宅？你着我怎漾的下這五百年花枝的眷愛？天那天那！你着我怎抛離的這兩三歲癡小的嬰孩？這廝他輕賢重色。妻也則爲你不施朱粉天然態，引惹下這妖怪；則爲你百媚千嬌更體態，端的是杏臉桃腮。

（淨興兒同淨法官上）（法官云）人説道高龍虎伏，我説德重神鬼怕。我驅邪撞見魍魎鬼，唬的便往灶窩裏趟。貧道蹇道元的便是。今有沈員外請貧道驅邪斷怪，呪水書符，貧道平昔道法手段，比衆不同，求風便下雨，求雨就刮風，道號是空裏謊，外名是謊裏空。小道不必延遲，須

索走一遭去。可早來到也。興兒報復去，道學兒來了也。（興兒云）員外，我請將法官來了也，是這雲清庵行法的蹇道元師父。（正末云）請過來。（興兒云）有請。（做見科）（正末云）呀呀呀，師父，小人感一口驚氣，染了些病疾，不能動止，有失迎接，師父恕罪也。（法官云）小道不敢不敢，何勞足下病體驅馳，降階而接待？蹇道元有何德能也。（正末唱）

【賀新郎】則爲我病身軀兩隻腳難擡，迭不的出户相迎，籍不得降階而接待。（法官云）員外穩便，不須動勞，你則重重的打發我，接待不着也罷。（正末唱）師父你慈悲爲本將我都休怪。（法官云）聽的員外遠回，貧道失於探望也。（正末唱）間別後經今可早二載，俺家失瞻顧送米供柴。（法官云）員外戴月披星則爲過活，你媳婦兒枕冷衾寒，小道有失照顧也。（正末唱）我受了些披星戴月苦，覓得些溫暖養家財。（法官云）員外利增百倍，貧道住持的庵院疏漏，都是我跳牆躧壞了的，望員外脩蓋脩蓋。（正末唱）我把這雲清庵親自重脩蓋。（法官云）不瞞員外説，我因少酒錢，把一領布袍着人扯壞了，這雙雲頭履也破了，前日踏罡步斗，露出指頭來，着人笑話。望員外與我買雙泥頭靴打扮節罷。（正末唱）與師父添一領呼風喚雨的新布袍，與師父換一對踏罡步斗的舊麻鞋。

（法官云）舊麻鞋倒好換鹽。員外請我貧道，有何事也？（正末云）師父聽小生告禀：因小人泛海去，誰想家間有一妖怪，自稱道他是煙霞大聖，纏攪着我渾家。告師父可憐見，仗祖師法力，與小人斷除那妖怪者。（法官云）員外放心，量這等山精鬼怪，都是腳梢皮東西，怎生敢

攪亂五姓之家？員外休驚莫怕，我着他死無潛形之處，絶折他姑娘腰節骨，看小道擺布也。（正末唱）

【牧羊關】我如今一不成二不就，他如今千自由百自在。他如今往來的則是一家無外。（法官云）沈員外放心，憑着我法力高強，與你驅除那邪祟，着你那渾家拜謝我，把梅香招了我做女婿罷。（正末唱）師父道法力高強，那廝更神通廣大，師父也則願與去卻身邊禍，與小人除卻眼前災。（法官云）我有那斷鬼的天蓬帥哩。（正末唱）師父道有斷鬼的天蓬帥，師父也你是個救苦的觀自在。

（法官云）員外着下次人灑掃了房舍，鋪設壇場，供養下羊頭三牲，爛牛肚子用四個，臨了謝將，我嚼那廝一頓。（正末唱）

【隔尾】興兒也快與我鋪陳灑掃把壇場來擺，你將那淨酒清茶的供桌來排，我這裏滿斗焚香磕頭拜。（法官云）員外請穩便。（做穿法衣上香叩頭拜科，云）道香一炷，法鼓三通，十方肅靜，萬神仰聽，恭聞道香德香無爲香，無爲清靜自然香，妙洞真香，靈寶惠香，朝三界香，三界真香。（做踏罡科）（擊令牌科，云）一擊天清，二擊地靈，三擊五雷，速變真形。（書符科，云）天圓地方，律令九章，神筆到處，萬鬼潛藏。天上麒麟子，頓斷黃金鎖，偷走到人間，誰人收得我。紫微殿前丹霞遶，白玉階前劍佩齊，十二僮子傳詔罷，星冠雲冕一齊回。（呪水科，云）水無正形，以呪爲靈，在天爲雨露，在地作泉源。一噀如霜，二噀如雪，三噀之後，百邪潛藏。（執劍

科，云）老君賜我驅邪劍，離火煅成經百煉。出匣紛紛雪霜寒，入手輝輝星斗現。先請東方南方北方西方又中方，五方五帝之神，銜符背劍，入吾水中。吾今此水非凡水，九龍吐出淨天地。太乙池中千萬年，吾今將來淨妖氣。太乙靈陽紫氣星，諸宮洞府，齊下雲軒。仰三峰華嶽之神，謹請年值月值日值時值當日功曹，值日神將，攪海大聖，翻江大聖，驅雷大聖，撒波大聖，吾今用爾，壇前仗劍而等待，休錯吾一時半刻。吾奉太上老君，急急如律令攝。謹謹關將，來喫三牲，燒酒羊肚，獨蒜醋葱，嚼上幾口，喝上幾鍾，非爲褻瀆，可捉妖精。令牌起處，速降壇庭，鬼魅精怪，萬里潛踪。若還不退，告與官中，拽折肋肢，摳了眼睛，掙了眉毛，打斷腿脡，顯我手段，施吾威靈。疾，急急如律令。（正末驚科，唱）怪麽那，赤力力雲遮了日色，疏剌剌風刮動世界。（法官做怕科，云）沈員外休驚莫怕，放心，放着我哩。這風起處妖精來也，尋下條繩子綁了，送他兵馬司裏去。（正末唱）怕這廝攪海翻江的性兒歹。

（法官云）老子也，這一會兒，我也怕起來了，衆神將休離了我左右。（正末唱）

【牧羊關】他恰待把神祇來召，忙將鬼力差。（法官云）不妨事，放着我哩。（煙霞大聖上）（喝科）（蹇道元做喝科，云）嗯！甚麽妖精進門來，一劍砍折你大腿。（正末唱）是誰在門前大驚小怪？（大聖云）這廝敢這般欺負吾神。（做扯碎符籙、摔碎香爐科）（法官云）好也，你扯碎了符籙，摔碎了香爐，我和你法司裏跑一遭罷。我兒也，你作死也！（正末唱）他把那符籙來揪撏，他把那香爐來碎摔。（法官云）妖精無禮，着我一劍。（大聖打倒法官科）（法官云）老

子也，不干我事，都是沈員外着我遣你來。我死也！你要饒了我，到年下我送幾道硃砂符與你煙霞洞裏鎮壓，如今把我這口法劍，與你渾家切菜喫，饒了我罷。（正末唱）將法官劍劈碎他天靈蓋，手搭住他三思臺。我則見鼎沸起座三清殿，當攔住一條十字街。

（大聖云）蹇道元，量你到的那裏。我有昇天入地之神通，呼風喚雨之法力，三千鬼力，驅吾部下，百萬妖魔，皆吾管領，量你何足道哉！我饒你的殘生，再來不得無禮。（法官云）謝了大聖，我師姑庵裏喫壓驚酒去也，唬出我個曲兒來。（唱）

【正宮·尾聲】今朝小道躭驚氣，我跌腳搥胸怨沈璧。設下香燈花果奇，擺三牲共酒食，畫燭高燒排祭祀。我恰纔仗劍除妖喬斷鬼，不想逢着惡鬼魅，我哀告你個爹爹饒過小姪。你摔碎香爐嗔怒起，將我拿翻在地皮，則我這法劍硃符送與你，饒了我殘生速回避。我去了呵，看你個沈員外哥哥，（帶云）兀的不疼殺我也！（唱）我其實便救不的你。

（云）煙霞大聖在此，險把小道唬死，幸得饒我殘生。（正末云）法官，你替我遣一遣。（法官云）我遣你姑娘漢子。（下）（大聖云）沈璧，我和你說，限你三日之後，你讓與我這妻子家緣過活，你剗的着這廝書符呪水捉拿我。我恰纔赴天齋回來，被這廝驚動吾神，我本待殺壞你來，看你那渾家的面皮，饒你一命。你則今日便離了我這門户，便收拾些盤纏，去你那莊兒上住去。（正末云）似這般呵，如之奈何！（唱）

【罵玉郎】我這裏回身款把門桯驀，他着我拋了家業、他着我住莊宅。他這般損人利己心毒害，我便似冲着太白，迎着弔客，遭着殘害。

【感皇恩】天那！好姻緣生各支兩下分開，妻情撇在九霄雲外。他強占了我腳頭妻，強奪了我懷内子，強要了我家財。倚仗他神通廣大，欺負我軟弱囊揣。莫不我爲商賈，做買賣，過江淮？

【採茶歌】莫不我瞞天地使心懷，昧神祇覓錢財？天那！誰承望禍臨頭福卸一時來。俺夫妻分離痛傷懷，把俺這鴛鴦拆散淚盈腮。

（云）我這家私過活、妻子奴僕、房屋宅舍，皆屬了妖魔，要我這性命怎麽？羞見親戚朋友，不如投西湖身死。罷罷罷！（唱）

【尾聲】他硬割斷俺這解不開砍不斷同心緒結合歡帶，他燒碎俺這煅不壞燒不毁足色真金雙鳳釵。好姻緣怎擘劃？有妻兒誰眷愛？這冤家怎生解？痛傷心淚滿腮。則這武林郡疏財的沈員外，他送的我破家散宅，閃的我天寬地窄，我捨性命身亡大東海（同興兒下）

（大聖云）你的丈夫我趕出去了，我和你後堂中飲酒去來。（同下）

第三折

（時真人上云）幽暗玄冥自有神，是非擾擾在紅塵。由來善惡分明報，答救浮生念善人。貧道時真人是也。誰想沈璧被妖魔趕將出去，此人無處投奔，待投西湖身亡。此人敬天地，重三寶，孝父母，怎教他夭壽而亡？我今日化作一漁翁，去西湖岸上救此人去者。（下）（正末上云）自昨日請將法官來，斷除這妖怪，被妖魔將法官打折了大腿，將我趕出門來，嬌妻幼子，家緣過活，都被妖魔占了，要我這性命何用？不如我投於西湖而亡。沈璧也，誰想有今日之禍也呵！（唱）

【中呂·粉蝶兒】不由我感嘆嗟吁，誰承望有這場恥辱。我想這潑妖魔罪不容誅。強占了我腳頭妻，懷內子，想這廝殺人可恕。知你是負爾何辜，掀騰的俺一家兒不成個活路。

【醉春風】這煩惱甚時休，這憂愁何日足？痛殺殺的嬌妻幼子，與了別人，眼睜睜做不的主、主。送的我有國難投，有家難奔，死的來不着一個墳墓。

（云）來到這西湖岸上，罷罷罷，我與你尋個自盡。（做投河科）（唱）

【滿庭芳】我割捨了身歸地府。（時真人扮漁公上）（扯住正末科，云）君子也，螻蟻尚且貪生，

爲人何不惜命也？（唱）誰人扳住我臂膊，扯住我這衣服？我這裏挪身緩步回頭覷。（帶云）救我的是誰？是這漁公來呵。（唱）我這潑殘生似漏網之魚。（真人云）君子爲何發此念頭？（正末唱）被別人強占了我蘭堂畫屋，硬分開我兒女妻夫，他趕的我離門户。（真人云）現放着清廉的大衙門，告那廝去，可不好那？（正末唱）誰和他便經官告府，（真人云）你如今往那裏去？（唱）我則待捨性命亡西湖。

（真人云）人身難得，何故發此念頭？兀那卦肆有個先生，善斷吉凶生死，你那裏問去者。（下）（正末云）漁公道兀那裏有個卦肆，先生行問個生死去來。（下）（時真人扮先生上）（坐定科）（正末上云）來到這卦肆門首。我自過去。（見科，云）先生，與小人決疑者。（真人云）有何疑慮，將此卦錢，遥空瞻仰，禱告擲下，便斷吉凶。（真人遞錢與正末科）（正末擲卦錢禱祝科）（正末唱）

【快活三】我去那八卦内剖個禍福，六爻内定個榮枯。我去那周文王鬼谷子處，斷個乘除；袁天罡李淳風處，決個疑慮。

【朝天子】師父也，我這裏問卜，（帶云）今有沈姓弟子禱祝，在前八八六十四卦内占一卦，三百八十四爻内占六爻。（唱）將吉凶來斷取。（帶云）莫順人情，休隨人意。（唱）休將俺迷人來誤。（做遞卦錢與先生科）（真人鋪下卦錢，云）君子此卦何用？（正末云）問小人今日合死麽？（真人云）好不吉利也，怎生不問生，卻問死？（正末云）先生不知也，（唱）我今日人離

財散受孤獨。（真人云）你見今在那裏？（正末唱）爭奈我便無一答兒安身處。（真人云）閻王注定黃昏死，不許留人到五更。這生死怎留的人也？（正末唱）莫不我便禄盡衣絶，難逃天數？（真人云）君子也，你不問吉，則問凶，爲何？（正末唱）先生也，我正是問災來不問福。（真人云）君子，你問這死的緣故爲何？（正末云）先生不知也，（唱）俺家裏有一個怪物，（真人云）那妖怪敢怎的也？（正末唱）纏攪着俺媳婦，（真人云）那妖怪直這般利害？（正末唱）先生也，被這廝生拆散俺五百年的姻緣簿。

（云）好着先生知道，我因泛海去二年光景，家間有一妖魔，纏攪着我渾家，請法官不能斷除，強占了渾家。我無處投奔，因此上我尋個自盡也。（真人云）君子，此事非可，皆因你不會做好勾當，所以招此怪也。（正末云）先生不知，小人家中三輩兒奉道。（唱）

【上小樓】俺也會看經念佛，俺也會持齋把素；我也會奉道齋僧，敬老憐貧，念寡恤孤。（真人云）既有如此善事，怎遭這個妖怪也？（正末唱）知他是怎生來今世裏和這冤家相遇，（帶云）嬌妻幼子，家緣過活，被他占了。天那！（唱）送的俺夫妻每死生別路。

（真人云）君子，你莫非甘泉坊居住的沈璧麽？（正末失驚科）（唱）

【幺篇】你怎生知我性字？怎生來知我住處？（做省科，唱）阿，我原來肉眼愚眉，濁骨凡胎，不辨賢愚。（云）我記起來也，（唱）我這裏向前來把師父環縧來扯住。（帶云）師父，與迷人指路者。（唱）問師父那日邊翁在於何處。

（做跪科）（真人云）你問我日邊翁，我指引你去，遠不過百里，近止在目前，日邊翁不移時便到也。我和你在此等候者。（正末睡科）（真人云）我着你大睡一覺，疾。（下）（正末唱）

【白鶴子】見一個惡狠狠金甲神，唬的我慌速速下街衢。（金甲神上云）吾奉日邊翁師父法旨有請，不許推辭。（唱）他着我奉法旨莫推辭，我則索隨定你個尊神去。

（正末同神子下）（時真人領左神右神上）（擺住）（金甲神領正末上）（正末云）敢問尊神，這裏是人間也是天上？（金甲神云）這裏是蓬萊洞，這裏是閬苑山，左首下是三清殿，右首下是七真堂。（正末唱）

【幺篇】你看那接蓬萊雲縹緲，遶閬苑錦模糊。你看那七真堂紫霞圍，三清殿祥光布。（金甲神領正末跪下科）（真人云）兀那沈璧，你渾家怎生妖怪纏攪？怎生趕你出來？你說一遍，我與你做主也。（正末云）上聖聽小人說一遍者。（唱）

【石榴花】我這裏戰兢兢膝跪在階衢，上聖那裏一一的問從初。（真人云）那妖怪便怎生能够到你家來？（正末唱）我則為做經商泛海離了鄉閭，有一個怪物，（真人云）那怪物到你家呵，你那渾家，便怎生認了他來？（正末唱）他變的和我一般規模。（真人云）那妖怪在你家作福作禍那？（正末唱）在家中纏攪着我賢達婦。（真人云）既有這妖怪，你請個高功法官斷除他呵，可不好那？（正末云）不濟事。（唱）幾番家呪水書符，他將法官覷的如無物。（云）這法官每，（唱）他可也不是我護身符。

【鬬鵪鶉】據着他斷怪除妖，我道來恰便似班門弄斧。（真人云）沈璧，假若我近的他麽？（正末唱）上聖是注陰府存亡，判陽間的禍福。（真人云）我差斗口四將，馬趙溫關，拿住這業畜，着你夫妻團圓呵，如何？（正末唱）但能够夫妻團圓斬了那業畜，我今日將這心願許。（左神將云）我手裏拿住妖怪，與你報讐如何？（正末唱）我與上聖再建座祠堂，（右神將云）我手裏交付與你那渾家呵，如何？（正末唱）我與上聖重脩一座廟宇。

（真人神子先下）（將帥打推下）（正末醒科）（真人扮先生上）（坐定云）沈璧，你睡着也麽？（正末云）小人睡來也。（真人云）你睡着呵，做甚麽夢來？（正末唱）

【耍孩兒】見一個惡狠狠的神將把我勾將去，（真人云）那神將和你到那裏來？（正末唱）直引到丹曹紫府。（真人云）到那裏見誰來？（正末唱）見衆多神將駕着龍車，更和那金僮玉女相扶。則見那幢幡寶蓋層層繞，彩鳳仙鶴隊隊舞，神將每相遮護。我則道是九重的仙闕，覺來也卻原來是一夢的華胥。

（真人云）沈璧，你省也麽？（正末云）先生也，日邊翁安在？（真人云）君子，你識字麽？（正末云）小人頗識數字。（真人云）日邊寺，是甚麽字？（正末云）日邊寺是個時字也。（真人云）吾乃便是日邊翁時真人也。沈璧，二年前四句卦歌，今果應驗來麽？（正末唱）

【三煞】想當日四句卦歌，原來包藏着幾句禍福。（真人云）既有如此厄難呵，你怎生不尋貧道？（正末唱）師父，我也曾踏盡鐵鞋無覓處。（真人云）你當日若依着我的言語呵，豈有今

日之禍也？（正末唱）則爲我當初，不信你個真人話，因此上今日難將怪物除。誰想今日重相遇，我將你似張天師般敬重，許真君般賓服。

（真人云）吾有信香一塊，硃符一道，與你牢收在懷，到你家中，見那妖怪，休驚着他，將此符搭蓋在他身上，此妖怪不能走躲。若妖怪知有此符，他必駕雲而起，你可將信香，有火火中焚，無火口中嚼碎，望空與一噀，貧道領部下神將自來救你也。（正末云）師父此言有准者。（唱）

【二煞】我忙收着一瓣香，牢揣着一道符，師父你除妖斷怪有神兵助。則爲着吾師有惠爲神道，放心，自古道無毒不丈夫。把妖怪活拿住，則好教貶離凡世，押入酆都。

（真人云）沈璧，你放心，我率領雷部下神將，布下天羅地網，雷公電母，風伯雨師，活拿住那業畜，與你報讐也。（正末唱）

【尾聲】師父也，這一場早難道神不知鬼不覺，業畜也，今日個冤有頭債有主。來日將天羅地網周圍布，（帶云）則不煙霞大聖也，（唱）和你那七代先靈做不的主。（下）

（真人云）沈璧去了也。我觀此妖怪，若拿住，萬事皆休；若拿不住，我領雷部神兵，斗口四將，布下天羅地網，設起壇場，務要擒拿了這妖怪。他奉道心十分恭敬，行善得神天報應，顯神通布地網天羅，齊奮勇擒煙霞大聖。（下）

第四折

（煙霞大聖同旦兒領淨興兒上）（做飲酒科）（大聖云）興兒安排酒來。我自從趕出沈璧去了，至今不知消耗，我和娘子飲幾杯者。（正末上云）自家沈璧是也。我昨日欲待投西湖身亡，被師父時真人救了我的性命，又與我硃符一道，信香一瓣，着我將此符籙，擒捉那妖怪去，我則索走一遭去。俺是兒女夫妻，被這妖怪拆散了，好是煩惱也呵！（唱）

【雙調·新水令】俺本是好姻緣生扭做惡姻緣，被這廝掀騰俺好人家宅眷。他那裏侯門深似海，色膽也大如天。我本待要命掩黃泉，謝師父將我這潑性命廝留戀。

（做見興兒科，云）興兒，那業畜在家麽？（興兒云）員外，妖怪在正堂上喫酒哩。（正末望科）（唱）

【駐馬聽】見那廝置酒張筵，他可甚悶向秦樓列管絃？（大聖見科，云）兀那沈璧，你來，我和你同飲幾杯。（正末唱）他着我同席飲宴，去來，我可甚笙歌引至畫堂前？（大聖云）向前來坐的。（正末坐科）（唱）我這裏悶懨懨側坐定懶回言；他那裏笑吟吟將酒盞兒殷勤勸。（大聖云）沈璧，你不回過頭來爲何？（正末唱）你道我爲甚不回頭廝顧戀，（帶云）大聖不知也，（唱）我正是歸家懶睹妻兒面。

（大聖替正末遞酒科）（正末云）小人不會飲酒。（大聖云）沈璧，自從你去莊兒上去呵，快活麽？（正末唱）

【殿前歡】自從我棄了家緣，我則待買牛耕種洛陽田。（大聖云）想你這媳婦兒來家也？（正末唱）我死心腸再誰想春風面，休題那恨惹情牽。（大聖云）你來家爲甚麽？（正末唱）我則爲這無爺的小業冤。俺父子這一番重相見，便回我那天台縣。（大聖云）你幾時去？（正末唱）我怎敢再躧踏你這楚岫，我則是誤入這桃源。

（云）師父着我將這符籙擒妖怪，如今不下手，等到幾時也。（唱）

【雁兒落】則爲我豁不了我腹內冤，（做怕科）（唱）我這裏把不定心驚戰。（取符籙科）（唱）我將這硃砂符恰便取，（大聖見正末取符怕科）（正末唱）那廝他怪眼睛先瞧見。（大聖云）不中，此人有上聖的符籙來拿我，我索駕雲而起也。（大聖走下）（正末云）此妖怪走了也。（唱）

【得勝令】見那廝飛上焰魔天，（云）我將這信香嚼碎，望空一噀，師父，救弟子沈璧者！（時真人領道僮上住）（正末見科）（唱）見師父乘瑞靄，駕雲軒。（真人云）天神地將，值日神祇，布下天羅地網，擒拿妖怪者。（正末唱）師父有斷怪降妖力，師父有除邪歸正的權。（真人云）風伯雨師，雷公電母，與吾擒住妖怪者。（正末唱）見師父手仗着龍泉，呼風雨，驅雷電。（真人云）馬趙溫關，斗口四將，擒拿妖怪，速至壇前，吾奉太上老君急急如律令敕。（正末

唱）見師父口念着真言，（外扮馬趙溫關四帥拿大聖上壇前跪科）（正末見妖怪科）（唱）呀，活拿住這潑妖魔在目前。

（真人云）兀那業畜，你怎敢興妖作怪，纏攪良家女子，阻隔人的夫婦也！（正末唱）

【甜水令】我則見後擁前拿，亡魂喪魄，心驚膽戰。你可甚無事小神仙？則爲你害衆成家，損人利己，其心不善，廝琅琅的枷鎖身纏。

【折桂令】你早則走不了你那意馬心猿。你強奪人家幼子嬌妻，硬和他兩個共枕同眠。送得我有國難投，有家能奔，有口難言。你則待喜孜孜共渾家過遣，送的我眼睜睜赤手空拳。果然道禍福無偏，善惡相連，則爲你昧己瞞心，因此上惹罪招愆。

（真人云）四位神將，將此妖怪押入酆都受罪，着沈璧父子夫婦團圓也。（四帥押大聖下）（正末云）如今嬌妻幼子，都得完聚。應有的家財物件，盡皆散了，有的金銀物貨，捨與庵觀寺院，俺三口兒蓋座茅庵，脩行辦道去來。（唱）

【水仙子】師父也我再不想趁波逐浪利名牽，（同旦拜科）（唱）我師父明月清風養浩然。（拜）（唱）我將那黃金白玉無心戀，世跳出火坑中，和苦海邊。謝吾師將道教親傳，（拜）（唱）將九轉丹砂來煉，念五千《道德》言，我隨師父跨鳳朝元。

（真人云）我奉道法悟徹玄玄，甘粗糲安養心田；行善事救拔苦惱，遵法律普濟黎元。申陽精妖魔惑衆，良人婦強結因緣。奪了他妻子財産，清平世何苦遭愆。沈君玉累積功行，持齋素德

行兼全。貧道人知因識果，施道法解釋讐冤。擒拿了煙霞大聖，入酆都永墮黃泉。作善者諸神擁護，造惡者禍患相連。衆神將各安方位，沈君玉妻子團圓。（並下）

徐伯株貧富興衰記

劇目説明

本劇爲明抄本，四折一楔子。情節簡單直白，關目無曲折處，其所表現的循環報應觀與鄭廷玉之作相近。劇中多用元人熟語，無内府本共有的頌聖文字。王季烈云：『事足以風世，曲文亦頗有俊語，洵爲曲中上乘文字。』末二曲作齊唱，不類元人體例。今作存疑收入。今以《脈望館抄校本古今雜劇》本爲底本，參校王季烈《孤本元明雜劇》。

楔　子

（正末扮徐伯株上云）君子時乖志有餘，腹中背記五車書。吾日三省朝聞道，自古寒儒陋巷居。小生姓徐名林字伯株，祖貫山西蒲州在城人也。年長二十有五，自幼攻書。小生空習就滿腹文章，不能遂志。先父在日，頗有家財，自先父棄世，家業陵替，止有老母在堂。小生聞的來年

春榜動，選場開，小生意要上朝取應去。爭奈路途遥遠，缺少盤纏，不能前進。小生想來，有俺叔父徐員外，家有萬貫錢財，榮華大富，見在城南居住。我去那裏借些東西，不知如何。我一會家想起來，好是貧難也呵！（唱）

【仙吕・賞花時】俺本是狀貌堂堂大丈夫，志氣昂昂膽量粗。胸隱好規模。青雲有路，何日踐鵬途。

【幺篇】聖人道君子時乖德不孤，便做道陋巷簞瓢義不疏。非我羨榮枯，但將本務，志不在貧乎。

（云）便要去呵，須索與母説知好去。（下）

第一折

（卜上云）老身徐伯株之母是也。今日正值暮冬天氣，好生寒冷，不知孩兒在那裏。（末上云）母親，孩兒在這裏。正有一句話，要與母親説。（卜云）孩兒你説。（末云）母親，你孩兒空有滿腹文章，不能遂志，何日是了？（卜云）孩兒時運未至，怎生遂得心也？（末云）孩兒要上朝取應一遭去，不知母親意下如何？（卜云）你就去呵，把甚麽做盤費？（末云）孩兒去城南叔叔徐員外家，借些使用。（卜云）便休想也，他不肯借與你。（末云）不妨事，與不與，借一

遭去者。（卜云）你既要去，也當不住你，只是天冷，偌遠路程，早些回來。（卜下）（末行科云）我出門時，天晴日朗，一會兒就天陰了，下這等大雪，又刮大風，身上又冷，無個躲避的去處。好大雪也！（唱）

【仙呂·點絳唇】四野雲迷，雪花飄墜。長空內，柳絮紛飛，裁剪的鵝毛碎。

（云）這等大雪，是好冷也！（唱）

【混江龍】嚴凝天氣，風吹雪打好傷悲。我則見漁翁罷釣，樵子尋歸，正應着閉户寒儒窗下苦，歸窰貧士洞中棲。似這雪買臣受冷，顏子擔饑，袁安高卧，孟浩尋梅。你則看南嶺雲埋蘇武廟，北邙雪擁李陵碑。隨風亂舞，和月爭輝。

（云）兀的不凍殺人也！（唱）

【油葫蘆】我將這百結襴衫手内提，扯過東，露着西。我這裏寒打顫，怎支持，身軀倒偃行無力，低頭聳背難存立。身上又無甚衣，腹中又無甚食。我正好與顏曾伊尹爲交契，受苦楚，自家知。

【天下樂】怎不教撥盡寒爐一夜灰，傷悲，那裏討火伴煨。我比那吕蒙正則少個瓦罐提。撲面的雪又飄，風又吹，也是俺窮漢每命運低。

（云）這一會越發下的大了也！（唱）

【那吒令】覷長空萬里，布彤雲甚密。望前村色輝，鋪瓊瑶路迷。疏林似綻梅，淺山

如畫幃。漁翁每釣不垂，渡口下舟橫住，都潛身在草舍茅籬。

【鵲踏枝】官道上路人稀，旅店內掩柴扉。富貴的鼓腹謳歌，貧窮的乞丐悲啼。也是咱命分裏無些兒靠倚，受艱難身體尪羸。

（云）怎了，迷了路也！走了這一會，不知是何處。兀那一叢樹木，怕敢是村舍人家，我去那裏問一聲者。這雪一發不住了。打緊路又不通，怎生是好？（唱）

【寄生草】堆擁了藍關道，平鋪了楊柳堤。把一個韓退之阻隔難行騎，凍蘇秦歸路難尋覓，窘孫康也把柴門閉。我則見乾坤萬里一壺冰，蓬萊三島寒潭內。

（云）不覺早來到村裏也。卻怎生不見鷄鳴犬吠，也不見煙籠霧鎖？入的林來，只見青松長短侵雲漢，檜柏參差長碧霄。雪實低藏狐兔穴，枝上高呼鳥鵲巢。龜背石碑存古代，朱牌金字寫前朝。槐榆密罩栽前後，蓬蒿棘刺繞週遭。殿宇嵬峨雲靉靆，鐘樓高聳勢迢嶢。粉牆八字磨磚砌，甬道方階甃石條。風吹窗紙如呼哨，竹擊檐鈴韻自敲。脩蓋魯般機意巧，丹青道子用心描。原來是一座廟。不知是何聖像，我試看者。（做入廟科）（唱）

【幺篇】入的這神堂廟，助詩人吟咏題。（云）看了這蒼松上積雪呵，（唱）恰便似崖前白虎施威勢。（云）看了這石鼎上積爪臨凡世。（云）看了這龜背上積雪呵，（唱）恰便似玉龍探雪呵，（唱）恰便似銀盤捧定瓊瑤器。周遭一色粉妝成，乾坤上下琉璃砌。

（云）是好一座廟宇呀！原來是劉關張之廟。（唱）

【後庭花】這廟是魯般脩，廟整齊；八字牆，磨磚砌。聖像是劉鑾塑，畫工是吴道筆。我這裏覷端的，原來是關張劉備。這三人有志氣，貫乾坤天下知；留芳名史記題，廟堂中影像威。

（云）想劉關張兄弟三人，當初也受艱窘，何人得似他也。（唱）

【青哥兒】想着他當初一日，聚會在桃園結義。先主在獨樹樓桑受困危，織履編席，缺食無衣，到處尋覓，挽菜挑虀。誰想他運至時來，立漢基，將心遂。

（云）這雪越發不住了，卻怎生是好？常記的王□《積雪》詩一首，我試誦一遍者：『滕六司權綴玉葩，滿空飛舞影横斜。銀妝枝葉千千樹，玉作樓臺萬萬家。光映蓬窗堪讀史，清添石鼎稱煎茶。明時喜見豐年瑞，隔歲多呈六出花。』兀的不看看晚上來了，只得趲行。遠遠的望見一個村兒，怕敢是我叔父家了。（唱）

【賺煞】看看日影西，漸漸金烏墜。盼孤村心忙意急。途路艱難訴與誰，昏慘慘霧鎖煙迷。自傷悲，四望人稀，數點寒雅□待飛。思量淚垂，正逢今日，這早晚敢倚門望歸期。（下）

第二折

（孛老扮徐員外、貼扮徐夫人引淨徐金瑣上，云）富貴榮華樂有餘，寬懷無慮少躊躇。放錢舉債家私盛，有子何勞教讀書。老夫姓徐名榮字景華，祖居蒲州在城人氏。老夫今年五十有五，頗有家財。止生一子，名喚徐金瑣。別無營運，專靠放〔二〕些錢債，因此上人都叫我徐員外。今日正值暮冬天氣，下着這等大雪。婆婆，安排酒來，俺賞雪飲一杯者。（貼云）我安排去。（淨云）父親，似這等大雪，一連下上十四五日，有那等艱難人家，無柴無米，又來俺家借也。但有來借的，問他要三倍利錢纔與他。（孛老云）孩兒，正是這等說。（貼安排酒上）（做飲科）（淨云）我去關了門，則怕有乞化的來。（做關門科）（正末上云）小生徐伯株是也。從早辰走了這一日，纔來到叔父門首。呀，關着門哩，我試叫門者。（做叫科）（淨云）父親，你聽外邊不知是甚麼人叫門哩。（孛老云）你試看去。（淨開門見末問科，云）你是誰？（末云）叔父在家麼？我是徐員外的姪兒，今日特來探望叔父。（淨云）你等着，我與俺父親說。（做見孛老科，云）外邊不知那裏來的一個窮子，穿着一領布衫，上面有一二百個疙疸，帶着個破氈帽子。他說是父親的姪兒，我不曾放他進來。（孛老云）這廝窮斷脊筋哩，孩兒不要開門，咱每喫酒。（貼云）員外不中，不凍壞了他。着他進來。（孛老云）你休管他。（淨云）我去看他去了不曾。（淨出見末科，云）俺父親說來，不認的你，快走過一邊去。（末云）大哥，你去說，

我是他親姪兒。（淨云）我那裏耐煩。我只關了門，去不去隨你。（淨關門科）（末云）天也，好是艱難人也呵！（唱）

【正宮·端正好】淚淋漓添愁悶，沒奈何算計求人。誰想他全然不肯將咱認，好教我這答兒沒投奔。

【滾繡毬】他走將來關了門，細思量嘆殺人也。一去了杳無音信，凍的我戰兢兢沒處潛身。覷檐前瑞雪紛，覺腮邊珠淚滾。待要歸去呵，路途又不近，又聽的野寺內鐘送黃昏。方信道貧居鬧市無人問，富在深山有遠親。如今人愛富嫌貧。

（云）不覺的天色晚了，我再叫這門者。叔父開門來，凍殺你姪兒也！（唱）

【倘秀才】想叔叔真個忒狠，無一個把咱瞅問。我不住頻將手打門。伺候了多半晌，叫够了數十巡，他坐的來安穩。

（淨云）父親，你聽那廝叫哩。（末云）孩兒休管他。（貼云）員外不中。常言道：親不擇骨肉，恨不記舊讐。開了門放他進來，省的凍壞了他。（孛老云）既是如此，你開了門，放他進來，看有甚麼話說。（淨背云）父親教我開門，我且不開門，我聽他說甚話。（做聽科）（末云）呀，怎生就不開門了，兀的不凍殺人也！（唱）

【滾繡毬】風颯颯怎地捱，冷颼颼難受忍。這時月富豪家有分，則俺這窮漢每無處溫存。聖人道德不孤必有鄰，似俺這一宗枝豈不親？你怎生只恁的把咱來撒唔？全無有

半星兒愛老憐貧。全不肯施仁布德行方便，那裏有仗義疏財發好心。不由人雨淚紛紛。

（淨開門云）你進便進來，休要說長道短的。你跟的我來。（引末進見科）（孛老云）兀那廝，你來有甚麼事？（末唱）

【倘秀才】見叔父將咱問審，我鞠躬躬向門傍倒褪。他那裏滿飲香醪不動身。不由我心中想，腹內自沉吟，不知他准也不准。

（孛老云）你休要之乎者也的，有話就說來。（末唱）

【滾繡毬】叔父呵莫要嗔，姪兒呵來訴伸，沒奈何這答兒投奔。俺母親道多多的拜上年尊。爲姪兒家業貧，躭寂寞身軀窘，一生來又無營運，則學了些孔孟書文。我欲待上朝取應求官職，爭奈我囊篋空虛無半分，因此上激惱雙親。

（孛老云）你取應不取應，干俺甚麼事。（末云）叔父，只因缺少路費，俺母親着我來問叔，不拘多少借些。若姪兒得了志呵，不敢有忘。（孛老云）得甚麼志，看了你這嘴臉，直等淹殺鵝的，那一年上纔得官？你趁早去，我也沒那東西與你。（末唱）

【倘秀才】不由我呆答孩心中自忖，叔叔把咱來全不取信。我十載燈窗受苦辛，我只待名標金榜上，親近玉堂人。那時節報叔厚恩。

（孛老云）沒有沒有。你趁早去，莫晚了你也。（末云）叔父，怎生看俺父親面上，借與姪些。

若是得官回來，不忘了叔父。（孛老云）這廝無理，説没有没有，則管裏纏頭裹腦的。（淨云）父親，從今後把這等窮親斷了罷。（貼喝云）這小廝有甚麽説處！（末云）叔父既不與呵，今日天晚，姪兒明日去罷，路上難走。（孛老云）呀，不中！你回去，這裏没處睡。（貼云）是也，晚了，教他明日去罷。（孛老云）你婦人家知道甚麽，這早晚還没起更哩。肯走呵，一會子就到家裏。（貼云）則怕路上難走。（孛老云）看他穿的襖子布衫靴子帽，則怕有短路的？（末云）哎，好可憐見人也！（唱）

【滚繡球】嬸子呵少費心，叔父呵莫怒哏，小哥哥你不須身困，徐伯株便索抽身。休將咱言語侵，窮則窮□□有分，你富貴富的來無根。你則待杜門絶客休來往，斷義忘情不認親，真個是不辨清渾。

（做行科）（貼背云）這早晚怎生去的？我索瞞着員外，叫他回來者。（孛老云）關了門，咱家去來。（孛老淨同下）（貼喚云）孩兒，你且回來。（末回科）（貼云）天晚了，瞞着員外，你歇了，明日去。（末云）則怕叔叔知道。（貼云）不妨。（末住科）（一夜了）（末云）嬸子，我回去罷。（貼云）我這裏有短金釵一對，拿去做路費，這領襖子遮寒。你休嫌少。（末拜科，云）嬸子够了，孩兒殺身難報。（貼云）孩兒着志者，得了官早些回來，免你老母憂念。（末云）孩兒知道。（做辭科）（唱）

【尾聲】我正是時乖不不遂男兒恨，運拙諸般不趁心。幾時得換卻腰金紫綬新，萬里

鵬程雲路穩。望闕朝天拜帝恩，酬志燈下窗前十年困，恁時節衣錦還鄉證了本。（下）

校　記

〔一〕『放』底本作『於』，筆誤，今改。

第三折

（孛老同貼、淨上，云）一生無慮少愁懷，榮華大富有家財。今日老夫添一歲，安排酒果候人來。老夫徐員外是也。今日是老夫生辰之日，家中宰殺猪羊，安排酒果，怕有親戚來上壽。家僮，門首望者，看有甚麽人來。（火帝真君道扮上云）小聖南方火帝真君是也。今有蒲州城南徐員外家，因他不忠不孝，不公不正，嫌貧愛富，奸婪貪財，小聖奉上帝敕遣，往他家降災一遭。小聖撥開雲頭一望，今日正是徐員外生日，小聖扮作雲遊道人，將着這一把天火，就與徐員外上壽去。（做行科，云）早來到徐家門首也。立着一個僮，我試問他一聲。小大哥，你去報與員外，說貧道來與員外上壽。（僮云）理會的。（做報科，云）老員外，門外有個道人，來與員外上壽哩。（孛老云）他怎生模樣？（僮云）他穿着道袍冠子，手打愚鼓，擋也擋不住，

則要進來。（孛老云）好好，俺這裏正少個唱的，你引他進來。（僮云）兀那道士，教你進去哩。（做引道士見科）（孛老云）道人，你來有何事干？（道云）稽首，貧道今日特來與員外上壽。（孛老云）道人，你從那裏來？（道云）你聽我說與你者。（唱）

【中吕·粉蝶兒】我家住南方，丙丁村與太陽相向，離蒲州水遠山長。今日爲老員外特來探望，不要你半星兒布施齋糧，我與你酒筵前一一歌唱。

（孛老云）你幾時離了家來？（道唱）

【醉春風】午時三刻離家鄉，到這裏無半晌。手敲愚鼓唱仙腔，你都休攘、攘。休問我去跡來踪，家鄉何處，庵居方丈。

（孛老云）這道士風狂了。你纔說水遠山長，怎生無一時，卻到的這裏？（道唱）

【脫布衫】你道我風的顛狂，俺出家兒就裏安詳。你這世間人無瞻無仰，利名心不公不當。

【小梁州】恨不的積趲黃金着斗量，米麥陳倉，綾羅裝滿櫃和箱。虛飄蕩，歸去自家忙。

【幺篇】百年世事漚隨浪，都做了一枕黃粱。逞強將人讓，休要兩般三樣，富貴莫思量。

（孛老云）這正是個風漢，胡言亂語的。似你這等窮道士，有誰敬你？（道云）貧道是物外，

不要人敬。似員外這等富貴人，則怕不得長遠。有朝一日，運去時衰，那時報應的疾也。（孛老云）這廝說話無禮，我這等家財，便有甚麼報應？（道云）你不信，聽我說。（唱）

【上小樓】報應呵猶如影響，如何阻擋？怎知道今日明朝，黃昏半夜，受害遭殃？您怎防這一場？降災殃〔二〕，少不的一家兒人離財喪。

（孛老云）這道士十分無禮，說這等話。家僮，與我叉出去！（道云）員外，你還不知死哩。（唱）

【幺篇】你休享富貴多無半晌，便見你時間模樣。那裏有舜目瞳睛，蘭心蕙性，不識吾黨。你誇富貴，施巧計，無些寬量。將你那愛錢心并無鬆放。

（孛老云）這牛鼻子大膽，怎生在我跟前說長道短的。家僮，趕出去，省的我打壞了他。（道唱）

【紅繡鞋】你休要將咱毀謗，豈知我降你災殃。不覺的紅輪西墜便昏黃，點着我心頭火，能燒燎萬年荒。不怕你有家財房舍廣。

（孛老云）好不利市也。我憑着萬貫家財，誰敢奈何我？今日撞着這廝，說長道短的。（道云）罷罷，我點着這火者。（唱）

【滿庭芳】你憑着家財萬兩，我覷似春冰向日，臘雪投湯。愚眉肉眼將咱謗，賣弄能強。則爲你不平心福消禍長，因此上剋去禎祥。回頭望，後堂中火光，燒着了兩廂

房。

（云）員外，你回頭看。（孛老做看科，云）呀，後房中失火也！（道云）兀的不燒着了，我索顯化與他者。（做變化神子科）（上雲端叫科，云）兀的徐員外，你休推睡裏夢裏，則我不是別人，南方火帝真君是也。今奉上帝敕令，遣我送一把天火與你。（唱）

【耍孩兒】則爲你瞞心昧己無公當，愛富嫌貧行不長。惱虛空烈火降從天，丙丁神遣下南方。高低上下千尺焱，前後周圍萬道光，不留寸截蒿柴杖。那裏消一時半刻，只燒的無處潛藏。

（孛老慌叫云）街坊都來救火者！（神唱）

【三煞】你恰纔笑欣欣不動身，這其間哭啼啼手腳忙，鬧烘烘救火的難親傍。火隨風勢十分大，不怕你人近河邊有萬桶漿，越救越興旺。豈不聞一星之火，能燒燎萬頃之荒。

【二煞】你收進時大斗收，借出時小斗量，放錢舉債標虛帳。則因你扭曲作直如蛇蝎，意狠心毒似虎狼。全不肯將人讓，似這等天災財敗〔三〕，神禍家亡。

（孛老云）上聖善着，凡夫再不敢了。（神唱）

【一煞】凡夫也怎改的，頑心也不久長，你時乖運拙遭磨障。你處交友無終始，斷義疏親絕故鄉。將三教惡言謗，怎生得全家富貴，永遠榮昌？

（做燒了科，云）我回去也。（唱）

【尾聲】富貴的無有糧，貧窮的無有殃，敢則怕打牆板兒下上。這的是自古遺言不是謊。（同下）

校　記

〔一〕『降災殃』三字原缺，據下〔紅繡鞋〕曲補。

〔二〕『財敗』原無，徑補。

第四折

（正末衣冠上云）三寸舌爲安國劍，五言詩作上天梯。青雲有路終須到，金榜無名誓不歸。小官徐伯株是也。自到京師，託祖宗餘廕，一舉成名。幸蒙聖恩，除授本州太守，今日走馬到任。左右，收拾起程去也。（唱）

【雙調·新水令】羅袍象簡謝天恩，出皇都本州臨任。數年居陋室，一旦住公門。出類超羣，方遂了男兒恨。

【駐馬聽】左右公人，莫戀春光景色新。登程要緊，絲鞭緊控莫殷勤。不須怠慢快登臨，何時得到蒲州郡。咱今志已伸，怎忘了寒窗十載無人問。（下）

（扮卜兒上云）老身徐伯株母親是也。自從孩兒取應去了，三載有餘，不見回來。如是煩惱人也呵！（末上云）不覺早來到蒲州也。兀的不是家中了，我進去見母親者。（做見卜拜科）（唱）

【雁兒落】入門來拜母親，託祖宗家聲振。任蒲州太守官，纔把俺心間稱。

【得勝令】我去時途路受孤貧，歸來時皂蓋擁朱輪。方信道將相寒門出，文章可立身。想着俺前春，受苦殺誰來問。今日個鄉老隨跟，得時人□笑欣。

（卜云）孩兒，你今日得了官也，衆鄉老都來相賀。孩兒，快安排筵席相待。（末云）左右快將酒果來。（做設酒科）（衆飲科）（孛老引貼、淨同上云）老夫徐景華是也。想當初我有錢時，人都叫我徐員外。一把天火燒了，如今要喫的也無，要穿的也無，可是怎了。婆婆，這一會肚中飢上來，怎生奈何？（貼云）老兒，咱每須索尋討些飯喫。（孛老云）婆婆，咱拿着鼓板，唱着蓮花落，着金瑣孩兒提着罐子，長街上討去來。（貼云）老兒，兀那人家搭着大棚，喫筵席哩，咱往那裏討去。（孛老云）婆婆，你打着板兒，我念着蓮花落，孩兒和着，咱進棚去。（做念科，云）手拿鼓板往前行，哩哩哩蓮花落；不由兩眼淚紛紛，哈哈蓮花落。一街兩巷聽咱念，哩哩哩蓮花落；古人留下勸世文，哈哈蓮花落。你富我貧休誇富，哩哩哩蓮花落；你貧我富莫言貧，哈哈蓮花落。富的無有苗和稼，哩哩哩蓮花落；貧的無有苗和根，哈哈蓮花落。我見幾家貧了富，哩哩哩蓮花落；幾家富了卻還貧，哈哈蓮花落。打牆板兒翻上下，哩哩哩蓮

花落；皇天不負善惡因，哈哈蓮花落。貧居鬧市無人問，哩哩哩蓮花落；富住深山有遠親，哈哈蓮花落。富不相欺貧不間，哩哩哩蓮花落；得時人休笑失時人，哈哈蓮花落。惟有感恩並積恨，哩哩哩蓮花落；萬年千載不成塵，哈哈蓮花落。（末聽科，云）兀那打蓮花落是甚麽人？左右與我叫過來。（左右引孛老、貼跪科）（末云）你是那裏人氏？（孛老云）貧子是此處城南人氏。爲因一把天火，燒了家私，出於無奈，因此上尋討些兒。（末云）你姓甚麽？（孛老云）老拙姓徐。（末背云）莫不是叔叔麽？我再問他。（末云）兀那老人家，你將你鄉貫住坐，姓甚名誰，從頭說來。（孛老云）婆婆，你打着板，等我說。（做念云）大人問我名和姓，哩哩哩蓮花落；不是無名少姓人，哈哈蓮花落。家住蒲州城南裏，哩哩哩蓮花落；城南村裏有家門，哈哈蓮花落。則我便是徐員外，哩哩哩蓮花落；這個便是老夫人，哈哈蓮花落。兀的便是徐金瑣，哩哩哩蓮花落；一家三口受孤貧，哈哈蓮花落。爲因不幸遭天火，哩哩哩蓮花落；萬貫家財没一文，哈哈哈蓮花落。（末云）住了住了，你不是徐景華老員外麽？（孛老云）大人怎生知道老拙是徐景華？（末笑云）員外，你認的我麽？（孛老云）大人，老拙不認得。（末云）我則說你富貴到老來，不想也有今日。（唱）

【水仙子】我則道你榮華富貴永無貧，卻也有運拙時乖無一文。想你姪兒投奔當時分，你今日怎見人。抬頭來不索沉吟，你假意兒將咱不認。料自己無甚重恩，兀的不辱殺鄉親。

（云）徐員外，你記的當初一日，暮冬天道，下着大雪，你姪兒徐伯株，問你借些盤纏，你不與他，又將他趕出門來。你記的麽？（孛老云）大人怎麽得知道？（末云）則我便是徐伯株。（孛老慌科）（貼跪下科）（末云）嬸母請起，不干你事。（唱）

【折桂令】想着他斷義疏親，嬸子是賢德尊堂，姪兒呵不暗前因。常想着暗與金釵，又兼綿襖，囑付頻頻，姪子當知恩報恩。嬸子休費意勞神，穩便安身。休慮家貧，我今日衣錦還鄉，改換家門。

（孛老云）早知你今日做官，那時和你平分了家財也罷了。（末云）少說，遲了也！那時節不怕凍死了我哩。（貼云）既看我面上，甚話都休說了。（末指淨問云）這個年小的是誰？（貼云）這是你兄弟徐金瑣孩兒。（末云）哎，兄弟也，你記的當初說的話麽？（唱）

【雁兒落】兄弟呵忒不仁，說起來心間恨。則道你怎生來常富貴，卻也有今朝困。

【得勝令】想着你那時節不開門，凍的我茅檐下把身存。你則待將俺這窮親斷，對着咱發怒嗔。你自己沉吟，是誰個無德信？你心上評論，這清濁怎地分？

（貼云）都是他父子每不是了，看我面，甚話休題罷。（末云）嬸母這等說，看嬸母面上，都休去了，就在這裏住罷。左右請母親出來相見。（卜相見科）（末云）母親，這便是我有恩的嬸母。（卜、貼、孛老、淨一齊作見科）（齊唱）

【沽美酒】這的是親不責骨肉親，恨不協舊讐人。君子身窮志不貧，奈時間受窘，有一

日須發憤。

【太平令】大丈夫不勞心困，運未至且守寒門。富貴的休忘忠信，貧窮的安心守分。奉勸您世人、見真、自忖，切莫去愛富嫌貧生忿。

（斷云）愚叔叔仗他錢鈔，賢嬸嬸待人無傲。濁富兒斷義疏親，清貧子讐將恩報。（並下）

題目　老員外賞雪排佳會
賢夫人不肯忘恩義

正名　火帝神發怒降災殃
徐伯株貧富興衰記

像生番語罟罟旦（殘折）

出處說明

本劇《太和正音譜》、《録鬼簿續編》著録，簡名《罟罟旦》或《括罟旦》。題目正名作『風雪當站兀剌赤，像生番語括罟旦』。全劇已佚。《盛世新聲》、《詞林摘豔》、《雍熙樂府》皆收録〔中吕宫〕一套，《北詞廣正譜》收録該套曲的〔窮河西〕、〔播海令〕、〔古竹馬〕三曲，《太和正音譜》收録〔窮河西〕一曲。以上佚曲，由趙景深輯入《元人雜劇鈎沉》一書中。

本劇劇情不詳。曲文中蒙古語甚多，當爲描寫蒙古事跡者。

本劇據趙本移録，以其他各本參校。

第三折

【中吕·粉蝶兒】心下疑猜，俺男兒慣會出外〔二〕，受了些無人煙〔三〕日炙風篩。一來

是爲家邦，二來因公幹，三來與國家除害。好是傷懷，〔三〕怎當那滿懷愁一天雪大。

【醉春風】飛柳絮剪鵝毛，粉妝成銀世界。瓊花亂糝在空中，天氣〔四〕兒好歹、歹。身上單寒，肚中饑餓，站車搬載。

【紅繡鞋】猛聽的一聲驚怪，莫不是俺官人〔五〕認的明白；多管是軍陣中受驅馳恰回來。雪迷了人踪跡，風吹我眼難開，常言道在家好敬客。

【窮河西】〔六〕皓首蒼顏老宣差，駕車的心哎怯。都麻呢咬兒只不毛兀剌你與我請過來。倘或間些兒個無甚麽管待，休笑我這女裙釵，觸犯着你個官人也少罪責。

【播海令】〔七〕哎，你個俺答的官人你便休怪，若有俺那千户見了你個多才〔八〕，這其間殺羊造酒，宰馬敲牛，爲男兒不在，帳房裏没甚麽、没甚麽東西、東西的這五隔。〔九〕一來是爲人在客，二來甫〔一〇〕年高，三來是看上敬下，怎敢小覷俺這腰間明滴溜虎頭牌。

【古竹馬】齊上馬離氈帳，趕站車步塵埃。葫蘆站有妖怪，李陵站最難捱；〔一一〕寒葫蘆站上平川地，阿彌站上不停鞋；白梨河站上人煙少，走乏的那鋪馬痛傷懷。俺那裏原無這嶺黑河水，淡煙籠罩李陵臺。我説的話明白，你與我記心懷。老官人休笑粗魯的旗婆别無甚麽管待。安插兒三秋有朝一日來到俺沙陀，道是騰忔裏取律撒銀那顏，

託賴着天地氣力，帝王福蔭，身奇安樂〔一二〕，馬無疾病，俺答官人，哎，你個囊篋的房子裏〔一三〕，哎，那顏咬兒只不毛兀剌你與我請過來。〔一四〕

校　記

〔一〕『男兒』，《盛世新聲》、《詞林摘艷》並作『官人』。　〔二〕『人煙』，《盛世新聲》、《詞林摘艷》並作『人情』。　〔三〕此句《盛世新聲》、《詞林摘艷》並作『暢好傷懷』。　〔四〕『天氣』，《盛世新聲》、《詞林摘艷》並作『天色』。　〔五〕『官人』上《盛世新聲》、《詞林摘艷》並有『老』字。　〔六〕此曲《太和正音譜》作：『你把那皓首蒼顏老宣差，下意低情請將來。我怎敢小覷你那腰間明溜溜的虎頭牌，便上馬離氈帳，趕站宿，步塵埃。』趙本原按：『據《廣正譜》考訂，此乃是湊成他曲句文者。』　〔七〕此曲牌《盛世新聲》、《詞林摘艷》並作『〔波海令〕』。　〔八〕『多才』，《盛世新聲》、《詞林摘艷》、《廣正譜》並作『官人』。　〔九〕以下曲文，《盛世新聲》、《詞林摘艷》分題〔幺篇〕。　〔一〇〕『甫』字下《盛世新聲》、《詞林摘艷》、《詞林摘艷》並多一『間』字；《廣正譜》多『問』字。　〔一一〕以上二句，《盛世新聲》、《詞林摘艷》、《廣正譜》並作『葫蘆站最難捱，李陵站有妖怪。』　〔一二〕『身奇』，《廣正譜》作『身軀』。　〔一三〕以上三句，《盛世新聲》、《詞林摘艷》、《廣正譜》並作『在俺這囊篋的房子裏』。　〔一四〕以上曲文《雍熙樂府》所收略異，多因譯音之故，意義無有出入。

楚金仙月夜杜鵑啼（殘折）

出處説明

本劇《太和正音譜》、《録鬼簿續編》著録，劇本及題目正名均佚。《正音譜》簡名作《月夜杜鵑啼》，《録鬼簿續編》簡名作《杜鵑啼》。《詞林摘艶》輯存此劇〔仙呂宫〕曲文一套，注明『第一折』。《北詞廣正譜》輯存〔雙調〕曲文一隻，未注明折數。按雜劇慣例，應爲第四折。趙景深將其輯入《元人雜劇鈎沉》，但未標明折數。今即據趙書移録，增加折數，並據以上二本參校。

第一折

【仙呂・點絳唇】楊柳絲柔，海棠花秀，東風吼。緑慘紅愁，枉廢卻東君手。

【混江龍】園林春暮，落花飛絮兩悠悠。愁生眼底，恨鎖眉頭。畫閣蘭堂享富貴，爭如緑窗朱户鎖風流！想春風桃李，夏日荷花，秋霜賞菊，冬雪尋梅；空牽情惹恨，不

曾展眼舒眉，常則是深閨寂寞捱昏晝。每日家拘束悶倦，甚時得散袒（誕）優遊？

【油葫蘆】我爲甚懶上青春翡翠樓？我則怕一重愁番做兩重愁。俺娘咶噪將咱來守，梅香則是相隨着走，恰便似得罪的人常散收。傷心昨日黃昏後，雲外月如鈎。

【天下樂】你比我飛去飛來得自由，擔擱我年方恰二九。不嫁不招無去就，因此上懷抱着憂，眉鎖定愁，對菱花妝鏡羞。

【村裏迓古】正是懶晴天氣，禁煙時候；和風麗日花草香，江山明秀。則見這紫燕飛，黃鶯語，蝴蝶舞，繞着這芍藥欄，荼蘼架，菡萏池，閒散心穿花度柳。

【元和令】則見他相如般有志氣，更那堪潘郎般更清秀，堂堂人物甚風流；堪與咱成合鸞鳳友。他來來往往没緣由，又不敢分明廝問候。

【上馬嬌】則見他把見識尋，智量搜，推把帶鞋搊。我意遲遲佯整裙兒皺，兩意暗相投，又不敢把他揪。

【遊四門】相逢無計苦連流，多少斷腸愁！則管裏眼去眉來相迤逗。情意幾時休？休！無語懶抬頭。

【勝葫蘆】真乃是背面相思對面羞，甚日得綢繆？眼趁上姻緣難措手。也是自家心順，怕甚外人講究，方信道『女大不中留』。

【幺篇】若是萬里鵬程得志秋，登虎榜釣鰲頭，氣吐虹霓射斗牛。他如今吃黄虀淡飯，異日白馬紅纓，穩放着拜相與封侯。

【後庭花】你使潑言詞信口謅，搶白的我臉上羞。本待共秀才成秦晉，爭敢共梅香先卯酉。暢好是没來由，女孩兒家村胄，休學那不律頭，咱家中使數有，咱家中使數有。

【柳葉兒】消甚麽叮嚀説透，量那些鞋頭襪面休休。這公事奶奶行休泄漏。從今後鬼胡尤，不要你老婆舌頭。

【尾聲】交他低赴粉牆來，我多應斜壓着朱扉候；休交他辜負了燕期鶯約。你比那普救寺紅娘且近後，我比鶯鶯心事難酬。〔一〕他臨去也再回頭，爭忍凝眸！咫尺一樣相思兩處愁。則願的佳期應口，姻緣成就。天呵！卻休交俺好前程空溜下眼兒羞。

校　記

〔一〕此句趙書作『我，我鶯鶯心事難酬』，誤。今據《詞林摘艷》改正。

第四折

【雙調·梅花酒】怎耐向，泄漏了春光，惹禍招殃；割肚牽腸，又不敢聲揚。天丁又惡噷噷，力士又氣昂昂；顯躁莽，没面目性村桑，全不肯好商量。又不敢廝四方，忙跪膝告神王。

風風魔魔紙扇記（殘曲）

出處說明

本劇《太和正音譜》、《録鬼簿續編》著録，題目正名作『淋淋灕灕水布衫，風風魔魔紙扇記』，簡名《紙扇記》。全劇已佚，惟《北詞廣正譜》收録該劇〔南吕〕曲一隻，〔雙調〕曲一句，趙景深已將其輯入《元人雜劇鈎沉》一書中。今即據趙書移録。

【南吕・鶴鶉兒】好着好着，這的是愛小婦休前妻到頭下梢。誰想我騎馬一世，不想驢背上喫了一交。休了個四德三從武大嫂，自暗約，怎地好？過了今宵，須有明朝，大數難逃！不道的走了你個家奴，你可也忙怎麽小桃。

【雙調・步步嬌】……誰慣食店内衣食……

火燒阿房宮（殘曲）

出處說明

本劇《太和正音譜》著録，題目正名及劇本均佚。《太和正音譜》、《北詞廣正譜》收録了此劇〔雙調〕佚曲一隻，《太和正音譜》標明『第三折』。趙景深將其輯入《元人雜劇鈎沉》一書中。今即據趙書移録。

第三折

【雙調·慶豐年】不曾林外種，坡下耩，打麒麟也撇下那條黄桑棒。我去開荒？舜子也曾把歷田耕，你也曾把羣羊放。深村種養，如何

張順水裏報冤（殘曲）

出處說明

本劇《太和正音譜》、《録鬼簿續編》著録，題目正名作『宋江岸上加兵，張順水裏報冤』，簡名《水裏報冤》。全本已佚，《太和正音譜》收録〔商調〕佚曲一隻，標明第二折。趙景深將其輯入《元人雜劇鈎沉》一書中。據題目正名，此劇顯系演水滸故事。莊一拂《古典戲曲存目彙考》云：『疑即張順請安道全一事之藍本。今京劇有《貪歡報》，又名《張旺截江》，即演此事。』今據趙書移録。

第二折

【商調·雙雁兒】都磨到一炊時，呵，行不到半條街；須臾間臨左側。前後撒道没遮寨，簌珠簾，挂寶階，點銀燈，侵亮槅。

藍關記（殘曲）

出處說明

此劇《太和正音譜》著録，僅有簡名。全劇已佚，惟《太和正音譜》和《北詞廣正譜》並收録〔南呂〕佚曲一隻，《太和正音譜》標明『第三折』。趙景深將其輯入《元人雜劇鈎沉》一書中。

據歷史實事，韓愈爲諫阻迎奉佛骨，被貶爲潮州刺史，途中作《左遷至藍關示姪孫湘》詩，本劇當據此詩意敷演而成。按脈望館抄録雜劇中有《韓退之雪擁藍關記》，題趙明道作，今已亡佚，不知與此劇是否一劇？又，紀君祥有《韓湘子三度韓退之》劇，已佚。據賈仲明弔紀君祥『三度藍關韓退之』句，趙景深認爲『紀氏此劇亦有簡稱《藍關記》可能』。

今據趙書移録。

第三折

【南呂・賀新郎】恰纔玉皇朝罷下瑶階。獨步那萬仞山頭，只疑在九霄雲外。花籃藥钁隨身帶，腳到處將靈芝便採。更高如徐福蓬萊，梅花尋不見，隨後暗香來。冰肌玉骨堪人愛，原來前村深雪裏，昨夜一枝開。

藍采和鎖心猿意馬（殘曲）

出處說明

此劇《太和正音譜》、《録鬼簿續編》著録，《太和正音譜》作簡名《收心猿意馬》，《録鬼簿續編》則作全名《藍采和鎖心猿意馬》，並有題目正名：『漢鍾離赴紫府瑶池，藍采和鎖心猿意馬。』全劇已佚，惟《太和正音譜》收録〔中吕〕佚曲二隻，並標明第三折。趙景深將其輯入《元人雜劇鈎沉》一書。今據趙書移録。

第三折

【中吕·石榴花】俺這裏一聲長嘯海天秋，恣意傲王侯。共黄冠道士喜同流。念經的會首，意氣相投。今朝醉倒明朝又，笑吟吟拍手狂謳。就中消息都參透，問甚麽一月不梳頭。

【鬬鵪鶉】俺這裏仙酒延年，不強如清茶漱口？俺對着緑水青山，不強如野盤路宿？壺裏乾坤只自由，並無他半米愁。我問甚暑往寒來，一任他天長地久！

拂塵子仁義禮智信（殘曲）

出處說明

此劇《太和正音譜》、《録鬼簿續編》著録。《太和正音譜》劇名作《拂塵子仁義禮智信》，簡名作《拂塵子》；《録鬼簿續編》題目作『陶伯齡賺甲袍馬令』，正名作『拂塵子□仁義禮智』，簡名《仁義禮智》。按《録鬼簿續編》題目爲八字對句，可知正名『拂塵子』下缺一字。此劇全本已佚，惟《太和正音譜》輯存〔仙吕宫〕曲文一隻，題曰『楔兒』，即楔子。趙景深將其輯入《元人雜劇鈎沉》一書中。今即據趙書移録。

楔　兒

【仙吕·端正好】既相别，難留戀，爲昆仲捻指十年。臨行也將二弟叮嚀勸：你若是居臺省，掌兵權，平天下，立山川，方稱了一世男兒願。

望思臺（殘折）

出處說明

此劇《太和正音譜》、《永樂大典雜劇目》著録。《太和正音譜》作簡名《望思臺》，《永樂大典雜劇目》作《漢武帝望思臺》。全本已佚，《盛世新聲》、《雍熙樂府》等書輯存該劇〔商調〕曲文一套，未標明折數。從曲文内容可知，此劇乃敷演漢武帝戾太子故事，本事見《漢書·武五子傳》。略云：戾太子以巫蠱事被誣，發長樂宫衛，斬江充，並舉兵反，後兵敗自經。久之，巫蠱事多不信。武帝知太子惶恐無他意，而車千秋復訟太子冤，乃作《思子宫》，爲歸來望思之臺。又，《寶文堂書目》有《漢忠臣疊土望嗣臺》一本，已佚，不知與此劇是否一劇。

該套〔商調〕曲文已被趙景深輯入《元人雜劇鈎沉》。今據趙書移録，以《盛世新聲》等二本參校。

【商調·集賢賓】殿頭官恰纔傳聖敕，宣老漢入宫闈。不曾歇一時半刻，連宣到兩次三回。俺這裏鞠〔二〕躬躬象簡當胸，寬綽綽紫袍簇地；按下俺這紗幞頭，更將這玉束

帶整齊，〔三〕登輦路直叩丹墀。不聽的靜鞭三下響，那裏也文武兩班齊。

【逍遥樂】又不在長朝殿内，朝陽宫裏，〔三〕多管在望思臺〔四〕上坐地。每日家則是哭哭啼啼。你不合信讒言父子相離，可不道事要前思，免勞後悔。他並不知我暗藏着苗裔；我今日舉薦皇孫〔五〕，怕甚麽泄漏了天機！

【梧葉兒】〔六〕都堂内，臺省裏，都一般法清正，理鹽梅。普天下黎民樂，黎民樂罷了戰敵。我這裏跪在丹墀，舞蹈揚塵三叩頭，老微臣可便拜舞罷，急忙山呼萬歲。

【金菊香】〔七〕現如今毁將兵器爲農器，不動征旗挂酒旗，省刑罰薄税斂賊盜息。路不拾遺，普天下四海樂雍熙。

【醋葫蘆】那老兒他道是女配了夫〔八〕，兒娶了妻，則他那有錢有物有東西〔九〕，則他那親兒親女都來這裏慶八十。那老兒歡天喜地，倚仗他有官有禄〔一〇〕有承襲。

【幺篇】老微臣有官呵襲與誰？有家私誰做主意？無挨無靠無親戚。淚淹淹盡將袍袖濕！不由我啼天哭地，雙眸中雨淚似扒推。

【金菊香】老微臣身死靠着誰？誰是我拖麻〔一一〕拽布的？做了個秦不收魏不管忠孝鬼。若到寒食，誰與我燒一陌紙錢灰？

【村裏迓古】〔一二〕饑餓的黑乾憔悴，早難道飽食終日。深山内胡尋亂喫，啃樹皮似珍

羞百味。餓的慌飲澗水，食榆葉，采蕨薇。皇帝孫，君王嗣，太子妃，都做了首陽山伯夷叔齊。

【元和令】小儲君腹內饑，委實的捱不得！將一個李延年剮割的血淋灕，與儲君〔一三〕胡亂喫。李延年剮皮割肉代糧食，怎做的損別人安自己？

【上馬嬌】怎當那肚裏饑，又無那身上衣。天也！做三口兒苦相隨。正寒天臘月在深山內，凍的似癡，捱不過這天氣。

【遊四門】則他那撲頭撲面雪花飛，凍損了病身體；趦天趦地寒風起〔一四〕，太子命將危。幾口兒悲，〔一五〕含恨有誰知。

【勝葫蘆】閤不住撲簌簌腮邊淚珠垂，三口兒痛傷悲。埋怨俺尊君忒下的，教別人斷送了苗裔！教別人欺瞞了尊位，〔一六〕教別人情受了漢華夷。

【後庭花】〔一七〕信江充歹見識，送東宮三不歸。有國難投奔，做了個不着墳墓鬼。那廝用心機，把君王瞞昧。道東宮生歹意，行魘昧，圖反背，逐他在外壁。你朝中請俸給，思量起這潑賊，撥弄殺漢武帝。

【柳葉兒】我王卻道甚養軍千日，誰承望泄了天機！實走了話，便索傳宣敕。把那賊親問罪，出宮闈，拿將去萬剮凌遲。

【尾聲】〔一八〕今日將社稷扶，聖明主，賽堯年正好捧金杯。穩坐着盤龍亢金飛鳳椅。他正是君臣慶會，輔佐着山河日月衮龍衣。

校　記

〔一〕『鞠』，《新聲》作『曲』。　〔二〕此句《新聲》作『將我這帶那（挪）的甚整齊』。　〔三〕此句《新聲》作『朝陽殿裏全無』。　〔四〕望思臺，《新聲》作『望嗣臺』。　〔五〕皇孫，《雍熙》作『儲君』。　〔六〕此曲文《雍熙》作『君王悅，達着這聖主機，咱正是白髮故人稀。遥望見盤龍椅，怎敢道免拜禮，誰敢失了尊卑？我這裏舞蹈揚塵三叩畢，老微臣拜罷山呼萬歲。』　〔七〕此曲《新聲》無。　〔八〕『女配了夫』，《新聲》作『女聘了人』。　〔九〕『有錢有物』，《新聲》作『有孫有子』。　〔一〇〕『有官有禄』，《新聲》作『有錢有物』。　〔一一〕『拖麻』，《新聲》作『披麻』。　〔一二〕此曲文《雍熙》語意稍異，作『餓的我黑乾憔悴，早難道飽食終日。深山内胡尋亂吃，他每都咽樹皮。也無那珍羞百味，渴飲澗水，饑餐榆樹，採蕨薇。也不是聖主孫，君王嗣；也不是太子妃，也做得過首陽山伯夷叔齊』。　〔一三〕『儲君』，《新聲》作『東宫』。　〔一四〕『踅天踅地』，《新聲》作『刮天刮地』。　〔一五〕此句《新聲》無。　〔一六〕以上二句，《新聲》作『教别人請了苗裔，教别人做了皇嗣』。　〔一七〕此曲及下曲〔柳葉兒〕《雍熙》本無。　〔一八〕此曲《新聲》無。

唐三藏西天取經（殘折）

出處說明

本劇天一閣本《録鬼簿》、《太和正音譜》著録，題目正名作『老回回東樓叫佛，唐三藏西天取經』，簡名《西天取經》。全劇已佚，惟有曲詞二折存于《萬壑清音》、《北詞廣正譜》、《九宮大成譜》、《納書楹曲譜》、《綴白裘》等曲本中，另清代宮廷大戲《昇平寶筏》第十六出、十八出亦即據這兩折戲移録。關於這兩折戲的作者，歷來有不同意見。自明代中葉以來，大都以爲無名氏所撰，孫楷第先生始將其歸之于吴昌齡，邵曾祺則認爲其〔雙調・新水令〕一套屬吴昌齡，〔仙吕・點絳唇〕一套仍屬無名氏。趙景深先生較爲謹慎，將這兩套曲詞末標名作者收入《元人雜劇鈎沉》一書附録中。

今即據趙書移録。

餞送郊關開覺路（《昇平寶筏》第十六出）

（雜隨意扮衆男女鄉民；丑扮王留兒，戴腦包穿喜鵲衣繫腰裙；旦扮胖姑兒，穿衫背心繫汗巾；同從上場門上云）我們乃長安城中衆百姓是也。今日奉旨餞行三藏禪師往西天取經；備有許多雜耍、社火，恭送起程。這也是難得見的，我們同去看看。（內作鼓樂科）（衆鄉民云）咦，那邊鼓樂喧天，想是一隊隊的先往長亭伺候；我們大家同去看看便了。（虛云）（發諢科）（同從下場門下）

（雜扮李世勣、魏徵、杜如晦、房玄齡、殷開山、程知節、虞世南、柴紹……衆官員同從上場門上云）七寸瀟湘管，三分玉兔毫；落在文臣手，猶如斬將刀。（李世勣云）今有大唐三藏師傅往西天五印度取大藏金經，奉俺聖人命令，在十里長亭餞行發路。怎麽還不見尉遲老將軍到來？（衆官云）想必來也！（淨扮尉遲恭，戴黑貂、穿蟒、束帶，從上場門上云）某，覆姓尉遲名恭，字敬德，乃朔州善陽人也。今有大唐師傅往西天五印度取大藏金經，奉俺聖人命令，着俺唐家一十八路總管，在十里長亭餞行發路；須索走遭也！（作見科）（衆官云）老將軍請了！（尉遲恭云）請了！（衆官云）老將軍爲何來遲？（尉遲恭云）列位嗄！（唱）

【仙呂・點絳唇】一來爲帝主親差，二來爲老夫年邁。（衆官云）都要持齋戒了！（尉遲恭唱）持齋戒，只將這香火安排，送師傅臨郊外。（衆官云）遠遠望見幢幡寶蓋，想必師傅來也！（尉遲恭云）呀！（唱）

【混江龍】遥望見幢幡和那寶蓋，（内作喧鬧科）（衆官云）那些軍民百姓好不熱鬧也！（尉遲恭唱）見軍民百姓都鬧垓垓。引着這一行兒侍從，也蕩散了滿面塵埃。坐下馬如同的流水急，鞍心裏人似朔風來。俺這裏按撲頭、挪玉帶。（雜扮衆吹手：各戴校尉帽，穿駕衣，繫搭包；持樂器奏樂科）（雜扮衆執幡幢人：各戴哨子帽，穿箭袖，繫鸞帶，執幡幢）（雜扮二侍者：各戴僧帽，穿僧衣，繫絲絛，帶數珠，挑經擔；引生扮唐僧：戴毘盧帽，穿道袍，披袒衣，帶數珠，騎馬，從上場門上云）一鉢千家飯，孤身百衲衣。（作下馬）（衆執事人從兩場門下）（場上設椅。唐僧轉場坐科。衆官作參拜科。尉遲恭唱）見師傅禪心已定，師傅將慧眼落得這忙開。

（唐僧云）貧僧有何德能，敢勞衆公卿遠來！（衆官云）不敢。（唐僧云）請問列位姓名？（衆官各各對答了）（唐僧云）此位莫非是尉遲老將軍麽？（尉遲恭作笑科，云）不敢，不敢！（唐僧云）久聞老將軍南征北討，東蕩西除，定下六十四處煙塵，擅改一十八家年號；貧僧只看得幾卷經文，不知上拜威嚴。請老將軍試説一遍，貧僧洗耳恭聽！（尉遲恭云）嗄！師傅若不嫌絮煩，待某家試説一遍。（唐僧云）願聞。（尉遲恭唱）

【油葫蘆】十八處都將年號改，某扶立起這唐世界。（唐僧云）可不殺生害命？（尉遲恭唱）師傅道俺殺生害命也罪何該，想當日尉遲恭怎想到今日持齋戒！今日個謝吾師怎便超度俺的唐十宰。俺這裏整頓了宮袍，拂了土垓，就在那塵埃中，展腳可便舒腰拜；望師傅特地請取一個法名來。

（唐僧云）要貧僧取法名麽？（衆官云）正是。（唐僧云）待貧僧取經回來，與你們摩頂受記便了。（衆官云）多謝師傅！（尉遲恭唱）

【天下樂】救度俺衆生們可便離了苦海。師傅那片虔也麽心，我可也無掛礙，正按着救苦救難得這觀自在。（唐僧云）參得透？（尉遲恭唱）參的透色即是空。（唐僧云）參不透！（尉遲恭唱）參不透空即是色。師傅那片脩行的心可便有甚麽歹！

（雜扮四典膳官各戴紗帽，穿圓領，束帶；從兩場門上，云）禀衆位老爺，聖上賜有齋筵，命衆位老爺陪宴！（衆官云）排宴過來！（內奏樂。場上設筵宴桌椅。唐僧、衆官各入桌坐科。雜隨意扮二樂丞引雜扮衆宮戲呈技人同從上場門上。各隨意發諢，呈應宮戲科。衆男女鄉民、王留兒、胖姑兒各從兩場門上；作擁擠爭看科。衆男女鄉民、宮戲人各從兩場門下）（唐僧云）久聞老將軍在南御園小交鋒，勤王救駕一事，再請試說一遍！（尉遲恭云）師傅若不嫌絮煩，待某家出席，手舞足蹈試說一遍。（唐僧云）如此甚好！（各作出席科）（尉遲恭云）師傅，此一節事呢，不爲別的而起，（唐僧云）端爲誰來？（尉遲恭云）喏！（唱）

【後庭花】都只爲病秦瓊他狠利害，皆因是尉遲恭年老邁。我想那一日相約定，那一日相約定，這都是杜如晦的計策。（云）老夫聞言聽罷，（唱）忿氣可也滿胸懷；這都是唐家、唐家的十宰，那一日鼓不擂，鑼不篩，箭不發甲怎生披！則聽得耳根裏人報來，御科園將暗計排，御科園將暗計排。

【青歌兒】堪恨那無知無知叵耐，見一人倒在倒在塵埃。（唐僧云）倒在塵埃的是誰？（尉遲恭云）那年五月五日，蕤賓節屆，借那南御園改作御科園，他弟兄三人做一個蹴柳會。（唐僧云）那三人？（尉遲恭云）第一建成。（唐僧云）第二？（尉遲恭云）元吉。（唐僧云）第三？（尉遲恭云）第三乃是吾主。（唐僧云）阿彌陀佛！（尉遲恭云）遍遶着那御園轉三次，離百步之外，豎一高竿；高竿上掛一金錢，要射那金錢之眼。（唐僧云）可醞射？（尉遲恭云）那時吾主就拈弓在手，搭箭當弦；飛魚袋內挽一張鞘不長、靶不短、拽得硬、射得遠、背闊弦粗、銅胎鐵靶、叱咤的寶雕弓。（衆官云）好弓也！（尉遲恭云）走獸壺中拔一枝捻一捻轉千遭水銀灌桿，叮叮噹噹，百步穿楊，棗齒狼牙箭。（衆官云）好箭也！（尉遲恭云）擰柱硃紅扣，搭上紫金錍。左手推靶，右手兜弦：左手推靶，似挺檀台；右手兜弦，如哺嬰孩。弓開如半輪秋月，箭發似一點寒星。那箭無不發，發無不中；中無不倒，倒無不死。他就颼、颼、颼、颼連射三箭。（唐僧云）可醞中？（尉遲恭云）正中金錢的眼。（唐僧云）好神箭也！（尉遲恭云）那時吾主就扭項回頭，觀看他二人，賣弄那家的武藝？不道那建成就起不仁之心，他就掣劍在手，欲傷吾主。（唐僧云）可醞傷？（尉遲恭云）

不道那劍有些戀鞘；那元吉就把弓來，這麽的打！（唐僧云）可醞打着？（尉遲恭云）又被那花枝兒抓住。（唐僧云）阿彌陀佛！聖天子百靈擁護。（衆官云）大將軍八面威風。（尉遲恭作笑科，云）不敢，不敢。（唐僧云）那時老將軍在於何處？（尉遲恭云）那時某家正在澄清澗澡馬。喏，忽有軍師來報，說主上有難，速往救駕！阿呀，就嚇、嚇得某家，人也披不及甲，馬也掛不及鞍；我就剗馬單鞭，直至御園。被某家厲聲高叫：『呔！勿傷吾主；嗄！勿傷吾主！』不料那建成、元吉，見了某家，也就這麽害慌了。（唐僧云）見了老將軍這等威嚴，不由人不慌。（尉遲恭云）有詩爲證：建成元吉使雙鋒，頃刻英雄一夢中；若非尉遲鞭在手，（衆官云）誰人搭救唐聖公！（尉遲恭云）被某家跍踏步攢住他的獅蠻寶帶，滴溜撲撒下馬來。（唱）腳踹住他胸懷，腳踹住他胸懷，則教他怎生樣的掙扎！匝耐寒才，使的計策，便把那人殺害，忿氣可滿胸懷，老微臣拍喇喇一騎馬兒趕將來；（云）我則這一鞭，（唱）打碎那廝天靈蓋。

（唐僧云）天色已晚，貧僧趲路去也。（衆官云）吾等再送一程！（作遶場科）（尉遲恭唱）

【煞尾】百忙裏脩行大，善性兒分毫不改。梵王宮把金經取回來，願大唐師傅，疾疾而去早早的歸來！

（二侍者引唐僧騎馬各從兩場門分下）

獅蠻國直指前程（《昇平寶筏》第十八出）

（丑扮小回回，戴回回帽，穿回回衣，執拐杖，從壽堂上場門上）（唱）

【回回舞】回回、回回把清齋，虔誠虔誠頂禮拜。眼睛眼睛凹進去，鼻子鼻子長出來。

（云）自家乃回回國小回回便是。今有大唐師傅，往西天五印度取大藏金經。老回回着我在此迎接。只得在此伺候！（雜扮二侍者，戴僧帽，穿僧衣，繫絲絛，挑經擔；引生扮唐僧，戴僧帽，穿僧衣，繫絲絛，帶數珠，騎馬，從壽臺上場門上云）迢迢千里路，走盡萬程途。（作下馬科）（場上設椅）（轉場坐）（小回回云）小回回把酥！（唐僧云）老回回怎麽不見？（小回回云）老回回接了數日，不見到來，又往東樓叫佛去哩！（唐僧云）快請去！（小回回作應請科，云）老回回，大唐師傅到了，快來迎接！（淨扮老回回，戴獅盔，簪雉尾、狐尾，穿蟒，繫絲絛，帶數珠，拄杖，內云）來呀！（小回回云）來呀！（老回回云）彌呀！（小回回云）彌呀！（老回回云）嗶呀！（小回回云）嗶呀！（老回回云）南無噠摩耶，南無噠摩耶！絲嘚兒僧嘚嘚唵呀呢吡喳哩吡喳哩絲嘚兒絲嘚兒嗚咄嚨吽吧囉蘇阿彌陀佛，阿彌陀佛！來得緊。（小回回云）來得緊！（老回回從壽臺上場門上。雜扮小回回，戴回回帽，穿回回衣，隨上）（老回回唱）

【雙調・新水令】纔離了叫佛樓，我剛下這拜佛梯。（云）阿囉呼吸吧嘚囉（小回回云，同前句）（老回回唱）俺這裏望西天叫佛了這一回。俺將那呬叭嘚囉在我這頭上纏，將那別離行緊忙披。您這廝誤了俺的看經，（小回回云）那見誤了你的看經？（老回回云）我與你數嘚。（小回回云）數嘚！（老回回云）唆咯哩唿嗯扯嘚勒嗷喰哈咐哈喰喰喰唿嘚！（老回回唱）您這廝兀的不誤了、誤了我整十日。

（小回回云）老回回，大唐師傅到了，快去迎接！（老回回云）到了麽？（小回回云）到了。（老回回云）路上狼蟲虎豹甚多，你們須要伴着俺行哩！（小回回云）伴着你行哩！（小回回作扶科）（老回回唱）

【喬木查】我喚您那兀多蠻來得緊，您便引着些——（小回回云）狼來了！（老回回作急奔走科）（唱）阿呀，好，好教俺走不的來行不的！好教俺走不的來行不的。老的俺便力盡筋衰，歪歪，呀，走的俺氣喘落得這狼藉。

（云）狼在那裏？（小回回云）狼在那裏？（老回回云）狼在那裏？（小回回云）他在那裏要你。（老回回云）你們都該罰罪！（小回回云）大唐師傅在上面。（老回回作見科，云）早知師傅到了，只合遠接，接待不週，勿令見罪。（唐僧云）罷了！接時不到，到時不接，我也不計較你。我奉大唐天子之命，往西天五印度取大藏金經；從你這裏經過，聞你好善持齋，特來問路。（老回回云）師傅出關幾月了？（唐僧云）兩月了。（老回回云）難爲了也！師傅你自出國

到西天的路程有十萬八千餘里。過了俺國，此去便是河灣東敖、西敖、小西洋、大西洋，往前就是哈密城、狗西番烏斯藏、車遲國、暹羅國、天主國、天竺國、伽毘盧國、舍衛國，那國內有一道橫河，其長無許，其闊有八百餘里。有一橋，名曰鐵線橋；若過得此橋，便是釋迦談經之所，叫做伽耶城，歧遮峪。往前就是五印度雷音寺了。（唐僧云）善哉，善哉！貧僧取經回來，與你們人人滅罪，個個消災。（老回回云）師傅，你與唐王脩佛力；（唐僧云）我與衆脩佛老。（老回回唱）

【沽美酒】與唐王脩佛力，與唐王脩佛力，與俺那衆僧們得這發慈悲。師傅你便取經到俺那西天得這西夏國，小回回您想波！咱師傅他怎肯來到俺這裏，行了些沒爹娘的歹田地。

【太平令】師傅，您便遠路紅塵不避，受了些幾場兒日炙價風吹。卻離了中華得這佛國，您便來到他這裏闥獅蠻的田地。（作跪科，唱）見吾師連忙去頂禮，向前嗑膝，忙到了薩蘭、薩蘭得這哞呢，師傅，您是必休笑俺是一個闥師蠻的回回。

（小回回作扶老回回起科，云）老回回！他的年紀小，你的年紀老。怎麽倒去拜他？（老回回云）你們不知：他的年紀小，我的年紀老。他雖年小，倒是我的師傅哩！（小回回云）如此該拜的？（老回回云）該拜的。（小回回作推科，云）你去拜！（老回回作怒欲打科）（唱）

【川撥棹】這廝你便毀俺菩提。（小回回云）你去拜！（老回回唱）那廝您便毀俺菩提，向

人前沒個道理。噯嗑膝空提，阿蘭遮呢，嗑嗑膝哞呢，噯嗑膝哞嘗啷吼嗓的，您再來時休恁的！再來時休恁的！

【豆葉黃】師傅！咱凡胎濁骨，俺須是肉眼愚眉。咱師傅怕憂愁思慮，戒了酒色財氣。與師傅添香洗鉢換淨水。向師傅的跟底，向師傅的跟底，念摩訶般若價波羅密。啞嘚嘚的，摩頂受記。

【喬牌兒】闖獅蠻老回回，超度的救度的。看清涼上下龍華會，唵哞呢、薩吧嘚兒喫。（唐僧云）身謝指引。天色已晚，貧僧趲路去也！（老回回云）吾等再送一程。（衆作遶場科）（老回回唱）

【煞尾】俺只見黑洞洞的征雲起，更那堪昏慘慘霧了天日。願您個大唐師傅取經回，再沒有外道邪魔可也近得你。

（二侍者引唐僧從壽堂下場門下）（二小回回云）狼來了！（老回回等同從壽臺下場門下）

ISBN 7-02-002035-6

9 787020 020355 >

ISBN 7-02-002035-6/I・1664

定价 44.00元